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一冊目次

李深之文集六卷又一卷 （唐）李絳撰 蔣偕輯 明鈔本（又一卷配清鈔本） 〇〇一

紹陶錄二卷 （宋）王質撰 清康熙三十年翁炳翁掞鈔本 〇四四

鄂國金佗稡編二十八卷鄂國金佗續編三十卷 （宋）岳珂輯 元至正二十三年朱元佑刻明修本 〇七二

諸葛忠武書十卷 （明）楊時偉輯 明萬曆四十七年楊氏刻合刻忠武靖節二編本 五八三

李深之文集六卷又一卷

（唐）李絳撰　蔣偕輯

明鈔本（又一卷配清鈔本）

李相國論事集六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舊本題曰李深之文集，唐李絳撰。深之，絳字也，隴西人，擢進士，補渭南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蹟具新唐書本傳。今考其書，乃唐史官蔣偕編絳奏議之文與論諫之事，雖以集名，實魏徵諫錄之類也。前有大中五年偕自序，稱今中執法夏侯公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有直臣風概，讀之令人激起忠義，始自內廷，終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爲李相國論事集云云。其說本明，此本標題殆後人傳寫所妄改歟。偕序稱七篇，今佚其一，所存惟爲翰林學士時四十六事，爲戶部侍郎時四事，爲宰相時十五事，共六十五條。敘事朴拙，頗乏文采，謝狀賀表之類雜錄其間，多與論諫無關。又批答賀屏風一條，宣示李栻密疏一條，盛夏對宰臣一條，皆憲宗之事，尤與絳無涉。編次蕪雜，亦乖體例，然遺聞舊事，紀錄頗詳，多新舊唐書所未載，亦足以備考核。王楙野客叢書引其救鄭絪一條、論採擇良家子一條，謂足補唐書之疎；葉夢得避暑錄話引其論吐突承璀安南寺碑樓一條，訂唐書之誤，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證矣。陸游集有此書跋，稱舊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以序考之，偕所序蓋七卷者，今一卷之本未見，而此爲七卷之殘本乃有偕序，並後人以游跋更正歟。

李深之文集序

公元和二年四月以監察御史選充翰林學士未幾改主客員外郎依前充學士逾年轉司勳員外郎來年改本司郎中依前充學士自始直內置周旋凡五年不獨以文章號令為應職意欲極直諫之道開天子之耳目致生人於仁壽以為己任是時因抗言論事面命授中書舍人賜之金紫時憲宗固以為南司大用矣不逾年自戶部侍郎遂平大政其後二十年間崇践中外卒以剛鯁致奸凶之大禍大中初有詔史官差第元和間相臣五人將臣五人將命圖形以補凌煙二十四人之次有司即以公之名跡列在選中及上奏獨公之名留中不報噫自古忠臣不得其死者自兩漢王嘉李固至西晉張華如國朝褚河南裴河東之類剛毅不回有類公之遺烈於公之生余中執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正直臣風槩讀之者令人激起忠義自始內庭迄乎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為李相公論事集下以指模於後代上以顯元和聖后納諫之得昇平之運可惜其致云尒大中五年辛未歲冬十月史臣蔣偕序

李深之文集目錄　論事集

李絳　字深之

第一卷

論事

論李錡財產請代浙西百姓租稅狀

論請驛遞赦書事　請立皇太子狀

論宣慰狀　上問得賢興化事對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狀

造屏風事

進歷代君臣事跡五十條狀

批答宰相等賀忠諫屏風表

論裴均進銀器

第二卷

論事

學士謝狀　論柳公綽事

論鄭絪事　論諫議事

奏事上怒旋激賞事

論白居易事

論中尉不當統兵出征事

論裴武事

論國學疏

第三卷
論事
上令宣示邪人事　論讒毀事
論鎮州事宜　又論鎮州事
又上鎮州事　論盧從史請用兵事
論澤潞事宜　澤潞節度使
張茂昭
第四卷
論事
論易定事宜　論鎮州淮西事宜
六十四
論內庫錢帛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
請揀放後宮人　論得音事
賀得音狀　謝宣慰狀
又謝宣慰狀　謝恩賜宣勞狀
論許遂振進奉請館驛遞送至上都事
論不對事　延州事
論檢勘楊憑家產事
第五卷
論事
憲宗出游畋獵中罷
論王鍔加平章事　論祭器弊惡
論任賢上言承璀事
上處分舊例戶部有進奉事
論戶部闕官斛㪷　論元義方事
論太平事　論魏博事
北邊闕營田事　論朋黨事
第六卷
論事
論鹽鐵月進事
論京西京北神策軍鎮遏軍事
六十五
上言德宗事　論邊事
夏中對宰臣事　上言外戚事
上言開元天寶事　上求諫諍事
論諫諍事　上官惜官事
論採擇事
李深之文集目錄終

史031-004

李深之文集卷第一

論事

論李錡財産請代浙西百姓租稅狀
論請驛遞赦書事　論立皇太子狀
謝宣慰狀
上問得賢興化事對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狀
造屏風事
進歷代君臣事跡五十條狀
批答宰相等賀忠諫屏風表

論裴均進銀器狀

論李錡財産請代浙西百姓租稅狀

元和二年浙西擒李錡伏法准舊例籍其家財産差送上都翰林院學士裴洎李絳等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不道之告陛下哀憫無告為之弔代變愁怨之氣為發生之和歌舞聖時負戴恩德其李錡家所積錢帛皆歛於人或有酷法究濫之徒斂殄其身取其貨或有枉法徵剝之吏加其罪納其財前後事狀布聞遠近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以戒過亂暴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下獲哀之詔降雨露之澤將逆人財物並以賜本道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賦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上覽狀嘉歎久而從之

論請驛遞赦書狀

元和三年三月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知樞密中使劉光奇黨庇同類奏准舊例散差中使走馬往諸道送赦書所貴疾速意欲流假其類使至諸道受納財賂候其至也自獲其手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奏曰陛下自臨御海內事推至當易去煩苛今復以赦書散差勅使專送是求方鎮貨財盖非陛下意旨請付度支鹽鐵急遞發

遣既得疾速簡便又無求取勞擾上依絳等所奏光奇又奏曰舊例如此難使改易上曰舊例若是即須恭守若不是即須改移豈可循舊弊耶冝依裴洎李絳所奏自此衆情以知處事可以理奪真致治之英主也故云特事和正觀開元和之政焉

論立皇太子狀

元和三年學士李絳上言曰書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寶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己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寶四年于茲矣而儲副未

立典策不行是闕寵觀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
廟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爲憲
章伏望陛下抑偽讓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輿儲副
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先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
百王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度懇未通於天地孝
誠未達於宗祧而遽示天下私光及子孫朕甚恶焉
然以卿忠誠累有陳情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經典憲章
事重禮崇罷然增惕宜依所請遂下制司擇日備禮冊
命即惠昭太子也

謝宣慰使

今日奉宣聖旨以立皇太子制下特賜宣示臣者祇奉
詔命歡抃失容伏以時屬昇平運逢交泰陛下恩固大
本以承鴻休爰命元良式昭茂典無疆之祚惟永至德
之光日宣億兆生靈鼓舞欣戴臣猥惟淺陋獲奉精嚴
時降眷慈俯賜宣示以榮爲荷倍百常情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狀

元和四年盛備飾安國寺左軍中尉功德使吐突承璀
令僧惟應等連狀奏請立聖德碑承璀恩澤無二言必
不行遂先立碑石大小高下一依華岳碑及堂構客
成承璀奏請學士撰碑文且曰臣以排此一萬貫錢充
送撰文學士有進旨令學士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李絳
撰於是絳與諸學士議以自古聖帝明王無聖德碑豈
德不追數力不及數蓋以謂不宜刊勒且示聖德有區
限也及同狀上論其旨曰陛下布維新之德政刻積習之
弊行前王所不能行革歷代所不能革四海延頤日望
德音令忽自立碑以示天下不廣彰滿假之漸招矜誇
之譏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
拱勵精求理化成天下高視百王豈可以文字而盡聖
德又安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敘述是有分限乃反虧
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堯舜禹湯文武無立碑之事

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置嶧山之碑揚
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迹適足爲百王之笑萬代所譏至
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哉陛下嗣高祖
太宗之基舉正觀開元之政思治不遑食從諫如順流
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
經之事而自損聖德近者閹臣源請立紀聖德碑陛下
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碑與前頗乖可否相
違是非殊異況此碑既在安國寺中即敘載修營崇飾
之事述游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正經固非哲王所
宜行也伏乞聖慈特賜寢罷臣等職恭近密理合獻陳

庶申葵藿之誠冀增海岳之大謹奏其日晚奉宣進言
覽所陳深嘆忠懇已依所奏不令造立其碑樓遣令拽倒
訖想宜知悉勑使宣了學士相視不準擬一状便行奏
問勑使如何拽倒曰聖人覽状時承璀正在旁立上處
分令拽倒承璀云碑樓功積大卒拽不倒疑緩令折意
欲延引候方便吾論上厲聲曰多着牛拽乃不敢言遂
以百牛拽倒其是旬當了奏聞便令宣與學士
　上問得賢與化事對
上嘗御浴北堂廊從容言曰朕閱覽前史見興化致理
之主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加興歎想其風彩洎我正

觀開元之化備在青史垂於不朽朕不量菲薄欲庶幾
仰承祖宗之道追蹤古昔之風將釣拔俗之士致濟代
之才舉茲周縻納諸仁壽遠境靡烽燧之驚郡縣無愁
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忝謚號不爲宗廟之羞
何行而可以致是也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與聖慮發德
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釣築之士想致
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祗應清問
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
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昔周成王

泣啓金縢皇天爲之返風宋景公誠發德言妖星爲之
退舍天人相應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
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
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
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
必効靈才彥當圖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傅說周文獲於
渭濱顧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爲能之抑臣又聞奏
必觀其實不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
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尊其下則無由
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答也今陛下以

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祿而望超代之器
是由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鱗設弓弋之繳以羅垂
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伯夷太公出
昭王禮士而鄒衍樂毅至故必身先之以誠致之未有
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
屏邪佞盡忠進直者獎之希合從諫者斥之與大臣言
敬而遠之不使小人參其事與賢士游親而禮之不令
不肖者構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疎唯仁是行不論貴
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
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

史031-007

優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
治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惡矣如
此則聖問周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革變鳥獸率舞石
況於人乎則必賢哲慕義英俊赴響伊尹必負鼎而來
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弃戎而委質寗戚必捨牛而
効用三傑成功於高祖四七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出雲
起虎嘯則俗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群
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興宗瓦與
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睿心
企及何遠之有哉惟陛下動行之尔若言之不至無星

也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上曰美哉斯言
朕當書之於紳因有進旨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邪臣
事跡造屏風焉

造屏風事

元和四年勅學士令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侫臣事跡
作屏風三合真圖畫美惡題寫其事朕施於便殿坐臥
觀閱用為鑒誡以自省察學士李絳崔群錢徽韋弘景
白居易等檢討事跡如文王得呂望以興周桓公任管
仲以霸齊宣王誅阿大夫京房對漢元帝周幽王嬖褒
姒而為身禍秦二世委趙高以亡天下陳後主方事文

猴遂以亡國宋昇勸梁武帝納景臺城遂陷如此之類
都五十餘事造屏風三合具列其事進入并以狀稱賀
上大悅乃令中使將出中書以示宰臣百僚上章賀
曰張於便殿朝夕省閱顧左右中人指示曰汝等大須
作意不得有如此之事

進歷代君臣事跡五十條狀

元和四年奏臣等先奉進止令檢尋歷代至國朝已來
聖帝明王忠臣義士君臣合体事跡可觀者檢五十條
進呈欲於御座置屏風觀覽者伏以自古聖王皆憂勤
庶政未嘗不取鑒於前代致理於當時昔太宗亦命魏

徵等博採歷代事跡撰羣書政要致在坐側常自省閱
書於國史著為不刊今陛下以天縱聖姿日慎一日精
求道理容納直言猶更參驗古今鑒誡美惡朝夕觀覽
取則而行誠列祖之用心必致正觀之盛理臣等謹依
撰錄都五十條賢愚成敗勒為兩卷隨狀進上其群書
政要是太宗觀覽之書其中事跡周備伏望聽政日新
成不諱之朝致無為之化

批答宰相等賀忠諫屏風

朕以負荷至大惕厲每深常所憂勤豈敢暇逸雖御寺
竭忠獻替盡匡救之既多而朕亦追想聖明味詩之規

是渴所以列其事跡文以冊青嘉予匪躬稟然在目庶
以發揮寡昧辨察正邪置之坐隅所期於外裝示於御
寺但表於中懷詠之淸風企以從政豈惟斯美得在前
人御寺道極致君才周濟物稱遠義激於石域銘功格
於神祇事合公忠言形將順周省陳叙深覽誠明所賀
知

論裴均進銀器狀

元和二年春德音以天下方鎭因緣進獻衆刻百姓賦
歛煩重外以進奉爲名內以貨財爲事遂有痛哀之詔
斷方鎭非時進奉其夏季裴淸節度使裴均素交結內
官恃其援助遂進銀甕銀盆之類萬餘兩憲宗因事繁
諛納於內學士李絳等論奏云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
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弊憐億萬世之愁苦
念杼軸之積弊知姦臣之徇私外以進入爲名以賄遺
爲計原斂於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鴻恩大極頹俗罷
方鎭不時之貢禁天下無藝之貢蘇息下民革除宿弊
頌宣之日遐邇必臻感恩涕泣仰德歌舞吏相謂曰不
圖今日復覩聖時利澤布於四海德施周於萬類家吟
戶詠氣舒目明纔及數月今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
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必爲陛下以財貨爲先此
人非益於聖德也其裴均行不由道姦以事君因違制
書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
可以利啗則須恭守典憲遵奉朝廷若爲受領則知聖慮
必可以財動因此厚斂於下此不忠不誠之大罪也儻
陛下以裴均位當藩鎭官極崇顯未能行法以懲姦人
休望在制書令度支收納既不違勑文又免入內庫無
虧聖政以示外方上覽疏驚曰我事繁都不記得許令
受納是我誤也所進是赦日書未到前發來裴均特赦其
過依卿所奏使送納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領銀
器盡於中書宣示宰臣云裴均違勑進此銀器緣其赦
書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捨其過並令送納度支所
宜知悉宰臣奮蹶進狀稱賀中外皆喜上之從諫求理
焉

李深之文集卷第一

李深之文集卷第二

論事

學士謝狀
論柳公綽事
論鄭絪事
論諫諍事
奏事上怒從徽賞事
論白居易事
論中尉不當充兵出征事
論裴武事
論國學疏

學士謝狀

臣絳等今日伏蒙聖恩召對特賜延納過有奘諭又奉
宣聖旨須守職盡忠常如今日厭何憂天下不理又伏
見裴暘進奉出付所司安國寺鑄聖容處又罷臨幸者
親奉德音旋蒙宣諭目覩感事心感皇明喜戴交并抃
舞失次伏以陛下憂勤庶政推以至公容納直言事惟
求當臣等恭守職分自合罄竭愚衷豈望天恣綢繆特
加獎論感恩激切倍百常情至於慎守德音出外方之
徽嚴主清群羅近寺之狩此皆發自宸衷卓然光大足
以勸四方之悲感萬國之心臣等職在禁闈時逢昌運
以欣以抃意不能宣

論柳公綽事

御史中丞柳公綽與宰臣不協為所陰中憲宗因對學
士李絳等云柳公綽遂突臺中公事不理我與一遠郡
刺史以勸後人何如絳遂奏曰自柳公綽為中丞公議
皆云稱職性素強直不依附於人眾傳掌權之人有忌
者撼欲去之伏望聖意審詳根由上大悅曰誠如此且
任之如有闕敗去之何晚

論裴武事

京兆少尹裴武衘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
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百速除承宗所請德
州刺史薛昌朝為德棣節度令中使齎旌節授之而魏
博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遂報承宗言昌朝與朝廷通
遂星夜追昌朝德棣州節度及旌節至魏州又為季安
留連得為宴樂停七八日而昌朝尋已追到鎮州朝命
遂不行此及武使回事宜與先上表參差并言人讒傳
武云使回宿宰相裴洎宅遲明方見憲宗大怒乃召學
士李絳因顧問奏對畢上顏色甚震怒曰裴武調我尚
求脫禍於賊中上言不實令我制除薛昌朝令來本處

又使回來見先宿裴泊宅須足除嶺南遂寔絳因奏言裴武甚語練時事往聞在河中李懷光賊中事跡可稱令所銜命不合總有乖錯大底賊多變詐難得實情以臣愚慮思度王承宗恐國家必有征討請割德棣兩州且得安全尚有四州之地亦足保其富貴求安之計必是此心然鄰道覩得東平范陽與王承宗勢同事等恐他特亦為朝廷所割必是為鄰道所構兼以利害鼓動之不得守其初心此然之理也伏望且尋訪之裴武以所上表只得上承宗初時意使且奏未後必恐鄰境有制誘動遂有後變計裴武不敢不盡其心今陛下擇裴武使先述悖亂之邪一不如意使有欺責但恐今後奉使賊中無復得誠實其後奉使者皆以武為誡依阿可否之間必曰其言及表章則如此其深心則臣不可保不可顯言是非陳列事狀若朝廷不得實狀別處置或有乖錯非國家所利也若受賊中財賂言語不實則有重責以懲姦欺又言先於裴泊宅宿且裴武父為劬官其語制度裴泊身為宰相特授恩私必無未見使而遙宰相家周無此理殊劣於此兩人摘不敢至是況皆居詳練時事之人計必無此事必有構傷裴洎裴武陛下不可不察上良久曰誠有此理事合從寬更不用問武得守其位

論鄭絪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顧問畢上曰有一事甚異朕比來未能言之鄭絪身為宰相事朕不盡心朕與宰相商量欲詔盧從史却歸澤府續追入朝鄭絪輒漏洩我意先報從史令其陳奏潞府無糧三軍且請山東就糧為人臣豈合有此事耶故事合如何處置絳對曰若實有此事雖以赤族於陛下未足塞責後曰陛下從何得之計鄭絪必不自洩從史必不自言陛下先知何以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對曰臣與鄭絪先後懸殊不相往來臣約其事体必無此理鄭絪甚讀書頗識事理特稱佳士家有美名雖不知其才術如何至於君臣大義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參陛下密謀便敢洩之於姦臣雖銜岡犬彘性如梟鏡亦不合至此況絪頗知古今洞識名節事出萬端情有難測莫是同列有不便之勢專權有忌前之心造為此亂冀其去位若不速陳慮事妄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賜詳熟無令人言陛下惑於讒佞也上良久曰亦應如此朕幾誤為處分至是遂已

論白居易事

上召學士於三殿對奏論政事拾遺白居易言事抗直曰陛下錯上色莊而罷令翰林使寃宣承旨李絳對上曰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因切論曰臣聞主聖臣直宥過彰大自陛下開納諫諍容受直言小臣然敢極論得失從而怒之則是緘其口若從順陛下則安敢發言論況居易所言志在裨益言雖太直事涉不私伏恐衆議以為陛下惡聞直諫斥出正人非所以發揚聖德納諫諍也上悅口依卿所奏遂待之如初

論國學疏

學士李絳上言自三代哲王以降奄有天下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啟樽俎揖讓之礼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入視學皇太子行齒冑之礼斯所以用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事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輟太祖亦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碩之盛太學生有三萬人誦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康國濟時未有不本於太學以躋顯位也國家自高祖初平關中便修太學并為功臣宗室子弟別住小學建黌舍大引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士

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得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簪笏有秉義之名風教大行礼樂咸備正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引國學之制優親儒道之盛故太學廢於衰亂之代非所以俾風俗趨末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礼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遺逆聖明蒐勝暇推前代所不能舉而陛下舉之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万方傾耳兆人企踵思陶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有隆闕絃歌之雅詠政流化合鮮儒學之高風頃自胡寇亂華衆興避狄中夏衚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景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融園蕪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移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儒碩精選出衆能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宇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群者慶之以禄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經典日重先儒之遺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廷文虧清禁使師氏教得不稍美於周時橋門觀礼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時覽愚言

起玆廢墜引於教化異神聖政少助皇風上於是宣付
中書門下令脩起國學執事者以爲虛文不能將明主
上之意遂因循而已

論諫諍箚

學士李絳浴堂論事畢上曰近日諫官諫事頗有不
實言事朋黨多是謗讟須逐去三兩人甚者以勵其餘
絳因對曰陛下此言似非聖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誤天
心且自古聖王未嘗不納諫則昌拒諫則亡故夏禹拜
昌言漢武延直諫所以光於史策也史傳備載歷代帝
王置敢諫之鼓立司過之吏木鐸徇路以采風謠之詞

商旅謗市以詳得失之攻故成湯聖德格于皇天而稱
改過不吝顏回希聖四科之首而美不二過則知雖至於
聖賢不免有過所貴能改不至順非若無諫諍何以知
過故書云汝無面從又曰從諫如流昔太宗以聖武削
平天下奄宅萬國而惟臣下不諫誘之使言至於李大
亮孫伏伽之傳皆以上疏諫事並蒙賞賜魏徵王珪事
大小皆獻直言諫諍切直用裨聖德故太宗振英聲於
萬古王魏流芳名於千載未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洎
我太宗塞諫路以自壅蔽不聞其過惟失道之君恐聞
己過夏桀殷紂周幽秦皇以拒諫諍飾非遂致敗德直

言者謂之誹謗正諫者謂之妖邪忠臣結舌端士蓄跡
故不知己過遂至亡國向者四君拒諫使言閤過取敗
易覆車之轍啓忠臣之心則當政化益光宗社永固殷
湯周武安得有鳴條牧野之戰漢祖安得有驪山
叔道之師且今補闕拾遺天后所置使在左右司察得
失昔施之於女主今黙之於聖時國史之中何以示後
微臣竊爲陛下惜之夫臣下貢言於至尊如天臣卑如
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度夜思將有上諫
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又削其
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二三何哉慮忤意之言干不測之

禍顧身無利相時避禍者也自非聖主知直言有益於
己正諫有裨於時溫言容納獎勵誘進忠臣抱義不顧
其身懷忠不避其禍苟有致君濟時之益不識禍患冒
犯之諫何哉盡節之臣竭忠之士顧食君之祿推事君
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納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諫如
是之難也所以明主須宥其過恂恂納諫切言者賞之
使必進極諫者褒之使必行然後聖德光明大化宣暢
今黙責諫臣使直士杜口非社稷之利朝廷之福也陛
下詢於微臣不敢不陳愚款上曰非卿此言我安知諫
諍之益也

奏事上怒旋激貴事

學士李絳於浴堂北廊奏對指切時弊有忤上旨及論
中官縱橫方鎮進獻事宜上怒甚頳面俱赤厲声曰卿
所論事何太過邪絳奏論不已曰所奏陳事理宜臣身
之利是陛下之利陛下不以臣愚昧使處腹心之地豈
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
負陛下也若不顧禍患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
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其承璀素不相識又
無嫌隙祇是感福太盛斷損聖明故不敢不言也使臣
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絳誠切不回怒色却散乃

十四

駐諭曰卿盡節竭誠議於國人所不敢言卿悉言之朕
聞所不聞知所不知真忠正誠節之臣也庶風知勁草
卿之謂矣他日南面亦須如今絳遂拜謝而退上遂令
與改官遂特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異哉論事過
則怒正理當則悅不遂於事惟在於公息雷霆之威布
陽和之德非憲宗至聖孰能如是哉

論中尉不當統兵出征疏

元和四年上令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統神策軍討王承
宗節制諸道兵馬翰林中繼陳從古無令中人統領師
徒諸道受其節制者師出不律軍必無功前後諫論一
十八度後宰相論亦不允遂依上旨乃令學士李絳撰
白麻其日絳又進狀稱事實不可適有進旨召翰林學
士梁守謙上手執一紙文書云宰相意言可在承璀而
學士不肯如何遂令中書出勅夫以人主之威承璀之
寵兵戎之重事學士之微品天威下臨遣其草制復有
何難而固循道理愛惜事体至于手執相府狀令中書
出勅不怒學士所守不察盡忠之誠雖古先哲王何以
及此斯歲承璀果無功旋師更寵敘開府儀同三司依
前中尉絳與諸學士曰絳謬蒙恩獎超越諸公嘗思報
恩不顧獲罪今吐突啓用兵之端無擒敵之効備人費

十五

財貽國大社虧損聖德污辱史冊此事前上論不敢迴
避履危之際絳自上疏不敢有累諸公遂上疏極諫其
略曰且其擾攘師徒陷沒將校衆情所識必謂陛下正
其刑典懲之後來今返極寵榮重加崇秩已後更有敗
軍失律之將瑞利于賞之夫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
同而罰異王法之不一也若捨之則保身而亂敝國典
之不行也伏望心割不忍之恩求不刊之典責無功之
罪追不次之榮使備邊之將有所懲勸當危之士無幾
顛望實天下幸甚疏既入絳謂諸學士曰此疏事令分
疎宣得顧念禍患必當貶責便從此辭遂於本閣取前

史031 014

後所上章疏藁草悉皆藝毀俟命而已隔兩月承璀遂
罷左軍中尉以散任就院然後相賀抃舞聖明憲皇留
恩務理從諫細忠如是天下仰覩日月謂之中興太宗
玄宗之盛無以過此也

李深之文集卷第二

李深之文集卷第三

論事

上令宣示鄆人事
論說毀事
論鎮州事宜
又論鎮州事
又上鎮州事
論盧從史請用兵事
論澤潞事宜
澤潞節度事 副使
張茂昭

上令宣示鄆人事

元和四年王士真卒其子承宗擅領軍府事中人承璀勸人興師討伐時事人情不須動衆盖緣鎮州四面皆是叛換之地事同勢合必難成功又以承璀統左右神策軍專征令諸道取其節度中外極諫言其不可前後二十餘度上意猶豫未決而宗正少卿李拭密上疏言承宗必須誅討承璀是親近信臣合委禁兵爲統師諸軍不敢不伏上忽遣翰林使梁守謙把拭状來謂學士等曰此是姦邪之人知朕欲令承璀領兵討伐承宗使

布我意故進此狀御等記之已後不得慚今進用若非
應期聖哲何以洞鑒事情豈尋常守成之君所可擬也

論讒毀事

學士奏事極論宦官權倖侵害政事構毀忠政調惑聖
聰上曰此輩從古而有非特朕置已其何敢調惑構毀
朕豈用其言乎學士對曰陛下不信誠取聖意素所美
之事假以上旨為惡問之即為不顧事實好惡使旛順
聖心而言此豈忠信所為實傾邪也中人本性惟在財
利若趍邪行媚者雖事類猗巧致如犲狼而困使諫啓
恣謂賢才若守正不通者雖行同顏閔理等冀黃周章

八十八

中傷謂為貪嚚不知仁義不分邪正此其天性也臣不
敢言聖意知其知此遂其喜怒蓋以常在左右積於抑
習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蹤上聞而怒之因而信
之却謂之為公也如此事狀備載史言巧拙為真今古
同病上曰此等是朕奴豈有信其毀譖如有此事卿等
一一奏論朕當處置勿布朕旨

論鎮州事宜

奉宣今因鎮州事勢朝廷欲自除人如何學士奏曰臣
等伏以河北專有土地父子相承每思此事常所憤歎
自聞士真云役夙夜思量誠願別議除人以去久弊然
以朝廷法制初六須慎事機度其萬全方可處置伏以
自武俊父子相承至今四十餘年軍鎮人情慣習已久
兼聞士真有子久領兵權今別除人深恐未可況范陽
魏博易定淄青皆是父子相承實同流類鎮州若有革
易此輩必不自安茂昭雖有所陳亦恐未得甚信竊料
四郡節度多有此心必謂進退之間皆有何所利者若
鎮州除人入得其便以此為功名若勅命為一不行因
此却相交結在於國体不可便休即須備守封疆與議
討伐因此節度使必加封賞軍士亦須給賞犒賜臣以
知其四郡進退有利況今淮江水旱財不充力陛下方

八十九

切憂勤猶思賑恤當於新以河北近來捎加恭順當其
喪感懷德之際示以含引光大之恩且令士真之依師
道例充留後既推恩信且獲使安近日師道家奉朝廷
猶奏小男引方充副使則鎮州未可改易事理灼然但
國家財力漸豐德化漸及化特制置必易指揮臣等處
及此事已具聞奏累日思量非不審細利害得失斷在
不疑伏望聖恩俯賜詳鑒

上鎮州事

奉密宣今欲與承宗留後使割鎮州莞內德棣兩州別
置一鎮又欲令人諭承宗遣依師道例送兩稅御等商

史031-016

量如何者學士奏曰臣等竊以鎮州專有土地四十餘
年軍鎮人情久以附著今若別議割隸即永不安軍情
又阻憂疑怨望以此為辭官爵恩澤悉為虛弃儻割隸
之際萬一遲迴事体之間倍難處置況鄰道數處情狀
皆同料其中心亦憂分割若潛計會必有拒違朝廷討
誅須審利害捨小取大斯為遠圖臣細思量必難割隸
其承宗官員等伏望聖恩放承宗後因弔祭使鎮州日
令出自其意以諭承宗使其感戴恩造若引師道例不
欲令知自出聖旨儻或自効理固合宜若事或不行貽亦
不損臣之愚慮敢不竭誠伏望聖恩俯賜詳鑒

又上鎮州事

承奉進止今劉濟李安皆有疾恙恐有故者不可又如
鎮州例皆與其子今欲乘此便鎮州別除人如不可即
議用兵議者皆以為然恐卻不細知彼事情宜者落量
奏未勿錯誤者學士奏曰臣等再三思度敢不詳審伏
以鎮州人心固結難即改移鄰境事同必相扶會當其
無事則相宜迎見有改易則卻同心意者以子孫為
他日還慮及此情狀可見事理昭然今若欲除大臣將
鎮臣愚必知未可不如且示懷撫以收其心所以頻有
奏陳伏冀俯存含忍倘慮別除人後制命不行即須興
師且事征討蓋以江淮水旱人力困窮陛下每切憂勞
尚加賦斂財賦所入經用不充今若鎮州用兵須令諸
處供進計用兵數供費已多萬一四鄰之中同類潛相
扶結相為影援延引歲時則為患益深所費轉廣縱陛
下悉出府庫以給軍須若更淹延將何支計兵連之後
勢不得休北狄西戎素多姦狡忽聞乘隙侵犯邊疆又
須興兵以事防遏首尾應敵則內外憂危臣等必知興
師未可自陛下臨御天下諸州違師須建事功言事者
不計始終懷佞者輕議討伐今鎮州事勢與劉闢李錡
不同何者劍南浙西本非反側之地劉闢李錡暴生狂

逆之心惟以財貨誘人人心本無結固又四面皆是國
家兵鎮事與河北不同所以當時懇請誅討料其事勢
舉必萬全今鎮州事宜與此有異外則結連勢廣內則
膠固歲深以此用兵必為不可其劉濟李安雖有疾患
至於事体與鎮州略同若亡沒之後或別有其使即栢
其使可否臨事裁制伏以崇勳感然底定四方必有其
時可以斷致自鎮州有故臣夙夜思量誠願因其此時
收得一道事有未可不敢因循遂竭肺肝備陳愚款貴
得萬全之計上酬不次之恩事之安危伏繼聖慮所切
惟望不納浮議斷在宸衷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盧從史請用兵事

學士奏從史比來事跡彰露頗多慮不自安務欲生事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異計用兵求姑息令親領士馬馬欲往邢洺假以就糧實為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伏賴聖德備詳總結用絕其請不許此行臣愚竊料從史必更密陳利害求動師旅為輸忠誠為私於身非利於國更有奏請伏望以此隄防

澤潞事宜

學士奏臣昨已具狀陳烏重衛不可使抜以澤潞與河陽却除孟元陽澤潞臣進狀後至日晚方見承璀文

九十二

狀奏行營事宜其烏重衛承璀已為與文牒令句當留後詳覽駑款實所痛心且澤潞五州據山東要害河北連結唯此制之礎邢洺三州入其腹內國家所安擧在安危此者懸道為從史所據究發情狀昭然可知比手與劉濟王士真相結又奏其男充都知兵馬使如此意狀聖情具知今地降虜陛下神略生致究垩却取一鎮奈何欲與重衛却弃此鎮陛下昨追從史者度於利害須以計擒然於國家已失大体今澤潞重鎮承璀輒以文牒使差人為留後遽請旌節庶居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收澤潞人神同慶國柄再行制度重興今忽與本

軍將物情頗沮鞠紐大㮣自削形勢却恐不如從史向向者從史雖懷蓄姦惡已受朝命方鎮令連衡一時素無功業承璀一牒使居重位河南河北諸侯聞之憤怒之心必生言語盖以專權日久其不各有猜杖且懼且恨必謗朝廷皆謂重衛與承璀交通作計遂却從史代其使主使與節度豈惟事同致怒實亦人情難堪儻劉濟茂昭李安執恭韓引師道恥有名位與重衛同列維肩表章陳其情狀并承璀專授重衛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總不答即方鎮之心大沮若別處分即朝廷之体頗虧是令承璀取怨天下從史以澤潞不容遂至很

九十三

狽若承璀為天下不容何以自保或恐因此遂亂令重衛使除河陽亦是望外之福況前有從史事宜慮重衛遲迴重衛所得方為已是承璀之力元陽若與澤潞又是事望所推不惟忠義甚為腹心兼有才畧寬可委任兩河方鎮亦必忻懽朝廷制度又再脩擧利害懸遠事在不疑況重衛須為從史結託判將士真指問虛乱為國生事至使聖恩特遣朝官委曲宣諭僅得寧止如是則事跡固無遠大臣豈與重衛嫌隙豈與元陽有親故盖為社稷之計朝廷之勢可惜不伏望聖恩斷在不疑與重衛河陽走以賞遂從史効與元陽澤潞足以塈河

北諸侯之勢翻見收得威柄永璀免有負夏貞機使易
失時事難遏伏望定於神慮遂此至公臣等懇切陳不
避忌辭者伏以獲居近密特授恩光若緘不言上負陛
下伏惟聖慈俯鑒愚款速降制命以副人心奉宣悉依
御處置

澤潞節度使

學士奏守謙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衡部署
軍中事不獲已須與節度使者臣竊以此處置實非所
宜此者以從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至生彼邪心致茲惡
跡今重衡驅逐從史忽領旌旄兩河聞知必生怨望謂
陛下委以官爵誘其將校逐其主帥今情雖惬國体已
傷若以重衡主兵勢須便與節度威權不在朝廷於事
体之間與從史何異議者若云重衡見主權必不受制
臣觀事勢寔恐不然何者伏緣從史懷忠蓄姦調上桀
命所以重衡得校義激欵以順爲名其衆遂伏今重衡
若不顧憲章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寧見偏許儻失衆心
前事豈遠以此事理必無異圖縱軍中有狀請與重衡
此時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輩既多當不願重衡獨得則
與一鎮少惬衆心伏望聖恩先令密諭重衡授以河陽
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則人情大伏國体得全且
重衡忽自軍府校授以河陽校於行間恩生望外豈於
此際更有遲迴背義斷忠遣福取禍雖至愚下亦必不
然元陽功効素高公望又積澤潞接近久亦承風令若
除授便往入潞府慰勞將士家口卹其貧乏各使安存
三軍聞知自然感悅重衡既得方鎮元陽又惬人心如
此處置必無差誤機事可惜實所痛心威柄一失豈可
復得伏望聖恩不以臣愚昧特賜省覽斷自宸衷成此
聖功輒敢獻陳伏候聖旨奉宣依御所奏施行

張茂昭

學士奏伏以茂昭舉家朝覲河北都無此例雖本情自
任不得在外体殊可嘉稱須降恩榮以存徽勸今遅簡
除易定節度茂昭使是前衛行李之間恐非穩便又所
過將健慮定州茂昭寂寞於体非宜伏望聖恩速除
茂昭一官并專使宣諭從將校悉令取茂昭處分到京
別有進止如此處置實計事情謹具奏聞伏候聖旨奉
宣依所奏遂除河中節度使

李深之文集卷第三

李深之文集卷第四

論事

論易定事宜
論鎮州淮西事宜
論內庫錢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
諫揀放後宮人
論德音事
賀德音狀
謝宣慰狀
又謝宣慰狀
謝恩賜宣勞狀
論許遂進奉請館驛遞送至上都事
論不對事
延州事
論校勘楊憑家產事

論易定事宜

學士李絳奏曰臣訪聞易定事宜今實蹙迫人情憂駭迪簡憂危盡緣府庫空虛村鄉匱竭賞給將士徒設空言塞近強鄰勢有返變況易定地當要害深在河北腹中此鎮不可不存此急不可不救又聞迪簡以衣糧闕絶觧遣軍徒至多以臣愚慮使恐致亂何者易定舉軍歸國將謂從此保安今乃困迫於前時退散於今日懽怨恨之輩潜蓄姦謀鄰道誘扇便生變故事若一失豈可復收欲令諸道可以効順此之故不可不憂今所賜綾絹五萬疋臣竊恐太少賞給用度未濟事機伏望聖恩更賜五萬疋通前十萬疋即冀救甚急切副彼憂危稍慰人心永引國計安危所繫不敢不陳宣依所奏

鎮州淮西事宜

學士奏臣等前後陳奏纔尽利害機宜狀計聖恩備賜詳覽今聞少誠病甚計必不起則淮西事勢與河北不同須別除人令正得使何者淮西不與諸賊鄰接四面盡是國家鎮兵埜力孤危校助懸絶重立賞罰必易指麾若万一不從則可議征伐鎮兵足用事力自豐臣所以須捨冀難致之謀就中蔡易成之計儻若河北四面命將不可淮西兩處用兵人旣不堪其勞財又不給其費人情一阻時事難量脫鎮冀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變勢可以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即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已收鎮冀之心用赴機宜必獲中蔡之利時因難得事

在不疑伏望聖恩俯賜裁斷

論內庫錢帛

憲宗即位後因德宗府庫而性儉約節用四方進奉幷
破劉闢李錡沒入及于頔王鍔進獻錢帛盈溢充積內
藏學士李絳嘗從容諫曰臣聞王者積之於人覇者
積之於國蓋常之君積於府庫陛下以超邁英姿嗣膺寶
歷蠻夷納貢山澤効珍固當事冠百王德垂萬代可書
之事成不諱之朝今內藏積財未者必納唯頃進入之
數不問聚歛之由方鎮皆竅刻於人以進獻為說因緣
姦盜并入私家百姓積怨兆人興謗殆非今日聖政所
宜行也又錢是流通之貨居之則物以騰踊帛是衣著
之物貯之則歲轉損爛此皆出於人力雖從天生積難
得之財成無用之弊聖心所宜留念伏乞天慈量賜頒
賜之所要按制作移用之所貴三倍已外悉付所司償
經用者有餘即租稅寬於外以舍疲人蘇息內以表聖
政光昭存之策書足示後嗣上喟然曰朕豈不知積財
貨為不急之務變進獻非至聖之事顧祖宗理化之所
法令賞罰不行令兩河州郡之殷是中夏貢賦之地四
五十郡國力不及朝覲久廢征討未加又河隍郡縣沒
於蕃醜列置烽候逼近郊圻朕方欲練智勇之將刷祖
宗之恥悉所用不徹於人儲蓄之由蓋於此朕所以身
衣澣濯不妄破用親戚賜與纔表誠意而已且漢明帝
云我為天下守財不豈得妄用邪誠哉是言卿當答悉
此懷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

學士奏曰伏以聖慈憂旱務在卹人將欲赦其流亡撫
如減其租稅則下懷感悅上動陰陽昨正月中所降德
音量放江淮去歲錢米臣聞所放數內已有徵納擬未
納者又多流亡旱損州縣至今猶放錢米甚少百姓未
經豐熟復納今年差科疲羸之中徵迫不及人力困苦
郡在今年伏望天慈更賜憂恤其江淮先旱損處作分
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饑饉之際承雨露之恩感動人
心無甚於此伏惟聖慮上資宸衷依奏施行

請揀放後宮人

學士奏伏以聖哲之君撫馭之要必順人情以作事恩
天意以致和從古已來其道由此陛下勵精求理撫已
推誠風動四方事身百度作範來代掩美前王後宮之
中人數不少離別之苦頗感人心怨曠之思有干和氣
伏冀酌量所要於放其餘使其親戚知初復得宮掖宥
賞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施下以成群生遂性之樂適宸

青史化洽皇風敢竭涓塵庶裨萬一如蒙聖恩允許使
請入德音後亦更論赦放

論德音事

學士奏今日奉宣聖旨如前臣等伏以時旱稍久聖慮
特深思降德音除人疾苦　此來方鎮過有進奉因此聚
歛恣爲刻害遂使百姓積怨愁之氣陛下有納進之名
臣雖頻奏已蒙寬納今特有處分使載在德音實王政
之大猷爲時事之切務上符天意下感人心和氣既通
甘澤必應其合進奉外尚慮方鎮私有聚歛者但德音
嚴加約束如有違越令在必行仍令御史臺及出使郎

官御史察訪聞奏比來制勑雖不多至因循不守患在
賞罰不立不悉朝廷不知聖心不移下誰敢犯其須[illegible]
風俗百姓多賣貫不得驅掠百姓爲口禁止條約犯者
依前令有司糾察聞奏擒賊覆亂皆由於令有明勑處
分足以感動其心上並依所奏施行

賀德音狀

伏以聖恩緣時稍愆旱特發德音誠意憂勤每事除
停罷進奉降免囚徒廐馬宮人既從放省私宰公債又
悉蠲除戒長吏之貪求禁遠人之驅掠大半時弊特出
聖懷下感人心上符天意實帝王之盛事爲史策之輝
光斯則唐堯虞舜之明未過於此身覩開元之盛復覩
於今歎舞億兆之歡心降生成之喜氣澤以周地叅湯
之候自和德既動天雲雨之施何遠臣等叨居近地獲
奉聖特感抃忻歡實倍常品

謝宣慰狀

今日中使某乙奉宣聖旨恩私倚降抃躍難勝伏以恩
澤所覃稽榮尺去事関聖政感極人心臣等叨忝禁闈
喜倍常分奉章陳賀未尽聖識曲蒙聖慈更賜宣勞感
恩承命荣幸實深

又謝宣慰狀

今日中使某乙奉宣聖旨以陰陽差序時雨愆期朕每
思增修冀感和氣卿等悉心奉上副朕憂勤今有甘澤
此卿等同歡者臣伏以時雨既降百姓歡欣聖念深加
特使宣慰喜歡交集抃舞失圖臣聞惟天無私陛下以
自春以來陰陽候稍元慮成旱暵妨比農功憂勤之誠厥
形造次惕厲之志不忘寢興爰降德音大修政本過自
克責勤求闕遺絕貢獻以自緊元務減省以崇簡易去
當今之甚弊行歷代之所難敉日宸衷曉示天下人心
既感和氣自通曾未浹旬遂降膏雨公私暢茂動植生
榮熟麥可望於豐盈耕耒不愆於節候康衢士庶鼓舞

歆呼感荷皇恩致此甘澤則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
至而憂事故罕救此雖古先哲后脩己備災引六事以
責躬念一物之失所感應速豈過於斯臣等職忝禁
闈親承密命無俾萬一喜逢聖明理之當者無不行政
之失者無不革累積盛美將致昇平感抃欣躍貫倍常
品

謝密賜宣勞狀

奉宣密旨以臣所論奏事頗切時要特賜慰勞者臣伏
蒙獎擢致於近密苟有所見即合啓陳敢望聖明俯臨
旨賜僻察載降宣諭曲示恩私榮感交深竦踊無地臣

所陳之事非止一端實政理之源繫安危之切冀望聖
於所慮防於未微則億兆生靈同慶仁壽臣無任云云

論許遂旅進奉請驛遞送至上都狀

元和五年宣令許遂旅詔允依來奏承驛遞進奉者學
士奏曰伏以本置館驛祇緣使命有司所支食料載錄
已恐不充今若進奉貨財悉令館驛遞送豈唯館驛不
濟實慮州縣難堪且財貨數多差夫遞送使須防援轉
益勞煩伏恐人力凋殘物議喧謗況館驛所破並是官
錢虛有着脚之名實致傷人之弊儻若有利無害豈求前
久合行之豈若諸道悉然即是制度紊亂事傷聖政不
敢不言伏望與遂旅詔中處分且依舊例庶望公私通
濟事體合宜其詔草未撰伏望聖旨宣依

論不對疏

上踰月不召對而學士李絳等上疏曰學非稽古才昧
濟時陛下過聽不以臣等愚懦無取謬置於嚴密之地
職居射親任切腹心寵食太官之珍榮通禁門之籍冀
竭致命誓報雨露之恩殉節忘家寧酬天地之德所以
繼獻章疏冀增日月之輝屢進懇誠希添海岳之廣而
不量力分彌冒危機徒竭公盡忠忤犯嚴旨雖死不悔
當職所宜臣以謂忠臣不避罪以匡君正士不違患以

徇道所貴上裨萬一仰酬顧遇實臣等之心也不謂尺
辟合賞嚴違此又臣等之分也一月已來未蒙賜召咫
尺之地無由就日之誠雖步之間莫獲天之顧問兢惕
無地慙惶失圖臣聞管仲對齊桓公云大臣持祿不敢
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通此害霸之甚也臣等不
言度日飽食過時既無切諫之光復道何如伏惟陛下
以社稷宗廟為心以四海萬姓為慮詢訪道理開納貞
言知好問而自通以博聞而自廣是天下之幸豈臣等
之幸耶上覽疏令宣諭曰朕近者以方暑事繁所以不
得召對卿等卿宜明白三三殿對來

延州事宜

延州所管皆新蕃人比來部落擾動多因官吏貪黷矣於恩信務於殊求致控制無方威惠不及塞門要地切在鎮安自朝廷初除延勞須延州衆情即已爲未當其選令少𡨚等果有不安無馭之閒必有所失恐日久轉弊須務遠圖伏望聖恩令別擇才識相當者充刺史許對之日賜其誡勑異種落懷附皇風宣揚俯接京畿使知典法謹具奏聞伏惟聖旨宣依奏遂除澤鎬爲刺史

論檢勘楊憑家產狀

學士李絳奏曰伏以楊憑犯贓憲司推勘舉正朝典甫

清人心此蓋理之宜然法度之當尓臣但不知楊憑所犯輕若所坐祇緣贓污法令具有明文合待推勘事終後徵贓定罪今所與宗儒詔令一物已上具數聞奏即宗儒受詔之日便合勘責家貲遠近傳流有似簿錄凡簿錄家產皆是逆人至犯贓不合同例伏以聖恩再三重法度必歸至公事躰之間貴於允當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宣依不用與宗儒詔命

李深之文集卷第四

李深之文集卷第五

論事

憲宗出遊畋獵中罷
論王鍔加平章事
論祭器弊惡
論任賢上言承瓘事
上慶分舊例戶部有進奉事
論戶部闕官斛㪷
論元義方事
論太平事
論親傳事
北邊閑營田事
論朋黨事

憲宗出遊畋獵中罷

上因暇欲近出畋獵行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管諫我畋獵云爲損政事今雖不遠近出苑中必有章疏上諫不如且休遂却罷歸其思理從諫如是之至也

論王鍔加平章事

檢校司徒河中節度使王鍔遷鎮太原鍔有理事長才於補完者貴収聚儲蓄之事雖毫芒不遺其利必有事

史031-024

府以思是府庫充實兵甲精勁當莅希祖領全軍赴易
定養失賞耗之後太原虛竭軍馬破落羅内諸軍鎮戍
邊相兼無三万人征馬羸病并損傷者纔六百疋其餘
羽藥事称於此鍔招拾收補以率下至於雜枕充奇粉
一二年間財力贍足添置遂至五万人軍馬有五千騎
戈甲充足倉庫殷積因迴鶻并摩尼師三万人入朝鍔
遂志出軍迎以示威武馬步軍共五万人排隊五十里
旗幟鮮潔戈甲犀利回紇悚惕不敢仰視鍔乎從定其
孔風振北狄上幾知事實頗有知歎表師之言鍔曾歷
容莞經絡使嶺南淮南河中等節度使家積財累庭時

鍔自顧年老恐積財生謗遂上表進家財二十万貫請
之上以其有政積顯著欲加平章事以賞之宰臣裴垍
不可恐乖公議學士亦頻有論諫且曰王鍔太原事績
誠有勞效人望不至名器豈濫兼近進家財似希聖旨
後代之所譏上曰王鍔太原功課朝廷遠近備知宰臣
亦數言其事須爲諸鎮之最當殘弊之後成興富之實
朕所懲官爵祗賞功勞有功不酬何以勸諸方鎮不成
中書予若以進財誘動得成不量可否使投龍據節王
播前後進奉數百萬貫使合與平章事也況但觀事宜
虛實以副其所獎大都於財物御當悉之

論天地祭器弊惡

學士李絳因奏事言祭祀天地享薦宗廟祭器弊惡深
乖祇敬上愀然曰雖以故事祠天地享宗廟不得親行
令宰臣攝事每至其日朕未嘗不夜半時起沐浴御肅
恭盟以至明旦時方始休息孔子云吾不親祭如不祭
况享薦器物至於破損大乖精潔之誠當時便勅所司
並令脩飾務在精絜無因循了日逐件進呈

論任賢事

上御延英殿召學士李絳對上從容言曰朕觀前王
任多賢才所以理御今日都無賢才可任何故也絳對
曰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聞著史
傳不敢備陳夫聖王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稱其
才分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
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熲則理
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
璟則理用戮甫許敬宗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事狀積
於目前理亂存於史冊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
者不以尊輕待臣下不以己能凡器折節下士卑躬
禮賢天下仰知聖意賢能之人方出是嚴穴無悔進傳
朝廷有佐時之器矣上曰何以知其必賢而任之絳對

曰聖問聖當誠爲難知堯舜亦以知人爲難況以近代
澆簿眞僞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
八矣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特事堅正無阿容之私
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苟在左右獻納無邪佞諂諛
之亂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
矣若言必諂諛動閑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
己之售不量己之分矣觀望主意以希合爲心迎逢君
意以恩幸爲志爲王招怨爲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
驗之以行事參之以輿議然後用之委用後名實相副
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

百八

然後聖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
援擢賢彥則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姦人構陷制度屈
一則貴戚毀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天用賢豈容易
哉自非聖主明君照鑒情僞不使毀謗得行疑似生隙
盡其才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
管夷吾一則仲父二則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
對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最害霸也古人
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蝸翅之餌以求吞舟
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
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探之於衆任之以權則賢不

自得矣伏惟聖智詳察上曰卿言得之盡於此矣
上言承璀事
戶部侍郎李絳於延英對上曰朕欲遣承璀爲淮南監
軍宰相幾不知外人以爲如何絳對曰外人不準擬陛
下出得承璀上曰此朕家臣何故不能出也對曰承璀
受殊常恩私當非次委任威振內外權傾朝廷無有賢
愚望風畏伏外間私語亦不敢斥言其名中外人云爲
可上忤陛下不敢斥言承璀忤陛下或有恩貸許承璀
必有禍害摧敗遠類相託無復拔起成福就威思寵又
深所有衆人不准擬陛下動得今聞斷有處分皆稱美

百九

明謂聖斷必有行從哉不得臣不勝欣賞且知守言之人
必不盡爲中人所害也上曰此輩是朕家臣習識凡近
比緣往任使所以假貸恩私若事跡無良違犯有驗朕
處置之右一毛爾若有大事朕亦能斷之衆聞此言皆
喜相賀天哉憲宗之爲君也不以私恩害公道不以偏
幸損正人知宦官之重輕識職分之本末故罪犯者奔
之如草芥可不謂有道之君哉
上處分舊例戶部有進奉事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李絳延英對畢上曰舊例戶部有進
進奉近張列淸進錢二千兩衛公次公進絹十萬疋卿

獨不進何也絳對曰凡是方鎮上地則有財賦出入或
儉省節用或貨易羨餘則有進奉亦非正道是將貨利
以結主恩今戶部侍郎是掌陛下錢帛庫藏之官准勅
徵入准勅支用不合分外更有剩錢臣豈敢將陛下錢物
充臣進奉若將戶部錢物進內入庫即是將陛下東庫
錢物般入西庫亦寧殊爲進獻因
然四方皆厚歛於人以充進獻因緣姦盜太半入私於
上招貨之議於國虧厚下之筆況臣忝司戶部敢踵
舊弊 上曰卿言是朕錢在於左藏何須進入以爲煩
冗也若不見卿讜言朕亦不細知此事依卿所奏更不

一百十

用進

論戶部闕斛斗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李絳奏曰今天下州縣皆有戶部
闕官俸料職田祿粟見在計有三百餘万石舊例使
諸道鹽院准時價粜貨市綾絹送納戶部廵院官既少
有公心皆申報估價至賤三分無一未爲姦欺及依來
牒令粜皆是觀察刺史院官所由等賤價粜將貨於百
姓悉部不敢市輕貨皆貴破官錢計度所粜斛斗迴市
輕貨比及到京輸納之時損折姦欺十無七八枉破官
物利入姦人無益於公有害於理臣伏見自陛下嗣位

巳來遇江淮飢歉三度恩赦所貸百姓斛斗多至一百
万碩少至七十万石本道飢儉無來皆賜江南湖南等
道米江淮諸道百姓差使於江西湖南般運往來亘數
千里五六箇月舟舡方到百姓辛苦相望轉徙溝壑無
盡緣道路遐遠不救急切也今天下戶部闕官斛斗伏
請便令所在州縣收貯如是觀察州即令觀察判官一
人專知判諸州即錄事參軍專知判如有遷轉段易分
明交付後人如交割之時妄有情故虛受物數便懲責
承受專知官如似損哀即仰於當處州府公用却迴取
當年新斛斗詔書勅到斛斗募給救劑懸之甚急免般

一百十一

運之艱難副聖慈憂卹之仁免飢人擅拐之苦若貯貸
之外斛斗甚多便減價出粜務救百姓艱歉也上覽奏
深所嗟賞曰若在任者皆能如此用心奉公朕豈憂天
下不理也遂依所奏勅下至今守爲程式

論元義方事

元和七年春元義方自福建觀察使拜京兆尹是時貴
人吐突承璀特承恩寵義方由徑小人也以承璀閹
人因爲廉慎潛結其鄉里親族悉署軍中右職令厚加
請受中貴人深倚之宰相李吉甫自淮南重入託身於
承璀爲不易之契與義方同與通結特除京兆尹戶部

侍郎李絳素惡其爲人及拜相後遂出義方爲鄜坊觀
察使且令出朝廷免有關通津梁爾而義方內持通結
力外憑吉甫援因謝官對見感奏李絳情故黨庇同年
及第人許季同自兵部郎中數月便授京兆尹臣乃敘
黙授鄜坊上謂聖明自行威德上曰朕諳李絳爲人不
合有此侍朕對曰問之義方不惟設不信其言悵遂
於吉甫以所旁教吉甫謂義方曰此人勁硬必不得住
鄭使已大須作意及翌日延英對見奏事了上發言曰
朕不知同年之稱便有情故除授之際遂有偏頗何也
李吉甫推德與並非科第唯臣一人是進士及第有同

年人夫同年者是四海之人忝非親族亦有放出身後
然始相識況同此出身何得便有情故每日明經進士
及第一百餘人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亦
是同年言事者知陛下不親小事故以此調上兵部郎
中許季同是臣同年及第爲京兆判官劉闢作亂季同
棄妻子歸朝廷吉甫賞其忠節手爲詔制詞除監察御
史豈是同年今爲兵部郎中四五箇月未合轉遷緣
兄許孟容授吏部侍郎准勑兄弟不合同省所以轉授
京兆少尹他人亦須如此處置豈得爲同年臣聞忠臣
事君不以私害公如親故才行定堪舉用即合陳奏使

各當其才爲身避嫌使親故有才不用是徇私也於公
道何有之哉爲臣下私計則免悔尤爲朝廷敘官則非
至公矣小人之言不可不察上曰朕知卿不疑向者如
卿所奏雖是親兄弟姪子孫但當才進用更不須縷陳
浮言豈可信也卿所分析方知至公明日遂宣令義方
即赴本任

論太平事

元和七年春延英奏對畢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李
臣李吉甫希意人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瞻戴時已太
平可事歡樂上大笑李絳奏曰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

玄齡杜如晦輔相聖德有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溫彥
博戴冑以彌綸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夷狄畏
服寰宇大安天下之人仰戴聖德猶孜孜而求理闕亭
直言旰食宵衣不敢滿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
視今日事如何漢文時上曰安敢望漢文哉且文帝是
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皁綈清淨爲理刑措不用戎
狄而內致干戈偃戢而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措火積
薪之下火未然而以爲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
中蔡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
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爲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

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驚此方是陛下焦心過慮廢寢忘食之時豈可高枕而卧也加以頃年水旱灾荒尚虛陛下憂勞頻軫聖念誠是延訪智略之士揀拔賢良之臣精求齊時之規光大中興之業又安可事於歡樂而自縱哉伏惟陛下誠之上欣然曰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妄費一日不敢懈怠者祇為此言卿言正當朕意當與卿等圖之上是劇顧謂左右中官曰適來吉甫奏言特已太平勸我為樂李絳屢陳今古并言事宜是憂危之事吉甫諂佞悅我顏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逆大真宰相也中人皆賀後兩日上令中使就宣賜餘慶酒具言上其日與中人之言揣之蓋達人微露上旨也

論魏博

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年十二軍中扶豎廢其位宰相李吉甫上言須事討伐以懲猖弊宰臣李絳上言罪誠宜誅竊時既不可勢亦不同臣愚度之不必動衆吉甫遂進用兵之策且圖屋入兵道路攻討利病并載河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產豐富之狀若不討伐必無變動後延英日上又問魏博之事如何卿兩人所見各異何者為長吉甫言須興師攻取以示國威上曰此勢恐須如此不討伐無復有得理李絳奏曰以臣愚慮酌量事勢必不勞興師動衆魏博當須歸國上曰何以明之絳曰凡河南河北叛渙之地事體大同懼部下諸將有權恐得使圖己各令均亮兵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敵權均為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則必謀洩不同若一將為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動不得此是賊中之制置於事為使加以酷誅重購故無敢發意者今懷諫乳臭童子領事不得事須徵人措柄託人性命即所託者其權必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不同怨怒必起向者權均力敵適足生患構其禍也何者以兵力齊等不相伏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不相伏從主帥不能制斷即必歸一寬厚簡易軍中衆所愛者兵權既有所歸懷諫自須受禍若不啟釁置即須送入朝廷部將思領一方之權即與兩河事勢大異賊中所惡唯此是已懼其部下傚之以受國家之利魏博將若有變此既懼諸鄰攻伐必須歸朝廷若不向朝廷即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變不兩三月必有上聞所要在應接速疾赴其機會而今但要且嚴勑諸將簡練兵盡為此也上曰卿所陳賊中事宜深盡機要詳此事勢亦不用兵

佗日延英吉甫又盛陳用兵之利言粮草匹帛皆有次
第上又顧李絳何如絳所奏如前曰此事理分明不合
疑惑且兵不可輕易而動者且討伐鎮州之時四面興
師近二十萬衆并發兩神策近遠赴河北道路騷擾慄
費七百餘萬貫訖無功取笑天下失衆之恥傳之至今
瘡痍未平休息未定立功者未録戰死者未收傷殘之
人慘於戰鬬若勅命徴發驅之使戰臣恐不樂之患不
止無功散亂之兵別有所慮況魏博事勢不要用兵伏
惟陛下斷於聖心不惑浮論上奮身按手曰朕不用兵
定矣李絳因激上意曰雖聖斷不用兵臣恐退朝後更

百十六

有人上惑聖聽者上色莊厲聲曰朕言不用兵定何人
惑得卿不用慮李絳遂起拜賀曰聖慈為萬姓屈巳抑
威誠社稷之大計也本所言三兩月魏博必有所變後
十餘日果魏博使至軍中巳歸郡將田興奏取朝廷處
分使主非特召宰相對上具言此事曰卿所揣魏博事
勢若合符契吉甫請且使宣慰以觀其事李絳言不可
勅使到彼萬一妄邀朝廷事有一蹉跌即難復置疑
之間機且巳失卻追不及矣今田興為衆所歸望候朝
命不於此際便有寵授佗日勅把三軍表來請與田興
節制在彼在此既不得巳須與恩澤不出聖心是依軍

中所謂感荷與特拜豈曰且示推誠不疑足以應機合
變撫納其勢總攬其心乎蕩兩河在此一舉不失也吉
甫素與知樞密梁守謙交結者為援助亦舊例令中使
宣勞不可此鎮獨無卻恐其不安也上遂令中使張中
順往宣慰待迴處置李絳又奏曰今因田興設誠歸國
三軍願後聖旨不當時處置赴其機宜待勅使將三軍
表來請授田興則威柄不由於朝廷恩澤不出於聖意
此機可惜今後失之後雖追悔亦何及也今計張忠順
行程終回過陝州伏望明日便降白麻授田興節度使
即恩澤出於君上而威柄歸於朝廷利害得失明若白

百十七

月伏乞聖慈不疑勅使覆宣日且與留後何如特其別
成効即與正授李絳曰若與留後亦恐不得且度朝廷
氣力坐制魏博得否不因機會與其戚節恩出不次感
亦殊常若與留後忽不受命即却成亮悖又須姑息與
舊日何殊也伏望大於聖斷特賜褒分明日遂出白麻
除田興為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張忠順制巳到
田興感激三軍受宣鼓舞李絳又奏魏博自十餘年未
知朝化賞罰法令都不及之一朝以六州之地歸於朝
廷剖河朔之腹心傾悖亂之巢穴不大賞賜出其所望
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一百五十萬錢帛制書上

以內庫爲名充三軍賞給中人有沮其所請者上言曰
所賜大多鄰得及此後若更有卽又如何李絳奏曰昔
賓驗當先武削平天下河西是未討之間懷後代之味
爲禍之計尚此崇獎福流子孫田興習稱無卽日之憂
不順將鄰道之助而天生忠義志懷雪恥舉六州之地
兩河之難惜一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伐
帛用了更來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十五萬衆攻取六
州一年而愈豈不稱賀而計費三百萬貫事寧當賞勞
又在此外今度所費未及一半而顧惜小費失於大計
深可惜也上甚覽事情欣然曰朕所以身服澣濯之衣

一百十八

每事節約不用者祗爲大段要切時用不然內藏收貯
何爲遂允所奏及詔書到魏博錢帛隨路而至軍中踏
躍叫向闕拜拉將田興初受節旌諸道專使數十人在
魏州成使充鄰使各十餘輩見制書錢帛到皆垂手失
色驚歎曰自艱難已來未嘗此處置恩澤如此之厚
文叛有河藍河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其時天假魏博
使成忠義吉甫從患咽喉之病三十日不能起遂得首
尾其事舉無差殊不亦異同之見其可必乎憲宗皇帝
英明之姿能斷大事論奏往復苟徇理錄要未嘗不洞
覽事情故臨機決滯有如影響以有所定感之不疑信

謂英斷之主也其後田興賜名弘正平中冬宿寇魏博
之師爲軍先鋒引正躬領全軍爲平齊魯勳庸懷誠忠
義昭著可謂感恩盡節之臣歟

論朋黨事

上御延英殿與宰臣言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武元
衡李吉甫未對而李絳奏曰朋黨之稱爲臣也臣歷觀
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姦人能揣知上旨非言
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譖毀賢良必言朋黨尋
之無跡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夫
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義忠自成朋黨君子以忠正

一百十九

爲心以懲勸爲務不受小人之佞不逐姦人之利自然
爲小人所嫉譖毀百端者蓋緣求無所獲取媚無所得
故也忠正之士直道而行不爲諂諛不事左右明主頗
通則進疑阻則退不爲伲計苟安其位以此常爲姦邪
所構以其無所入也夫聖賢合跡千載同符忠正端慤
之人所以知契亦是此類是同道也爲黨也豈可使端
良之人取非僻之士然後謂非朋黨也陛下親行堯舜
之道高上禹湯之德同也豈謂上與數千年堯舜禹湯
爲黨是道德同孔子聖人也顏回已下哲希聖者也
更相稱贊爲黨乎是道業同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遠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豈謂之黨是聖人德行同也後漢末名節骨鯁忠正儒雅之臣心匡國盡節憂時而宦官小人憎嫉正直同為搆陷目為黨人遂起錮黨之獄以成亡國之禍備在史策明若日月豈不為誡乎詩人嫉讒佞之人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可謂三復也上曰朕無疑御史意兄言朋黨未至公之道爾絳又對曰趨利之人常為朋黨以同其私故守正之人常遭擠毀以違其私故也小人多諂言常勝正人少機直道常不勝伏希陛下監其事情而察其言行則可矣

李深之文集卷第五

李深之文集卷第六

論事

論鹽鐵月進事
論京西京北神策軍鎮遏軍事
上言德宗事
論選事
夏中對宰臣事
上言外厭事
上言開元天寶事
上求諫諍事
論諫諍事
上言惜官事
論採擇事

論鹽鐵月進事

元和七年鹽鐵使王播每月進奉錢帛數萬貫謂之月進李絳曰奏陛下新降德音斷四方正稅外進獻天下無不聞知海內無不謌詠事光史冊聲布華夏今鹽鐵使王播每月進納錢帛不知何以為進若奉公無私安得有餘羨之月進縱有餘美亦是官錢固非割其祿俸又非貢其家財即所進之錢盡是官物秖合輸納有司

不合進入內庫進官物結私恩外則自隳制書不可以
示懲遠臣詳思所獻進退無補上損惟新之化下興衆
庶之議伏請宣布王播已後如有進奉並仰於戶部送
納即降詔與王播故終李絳在位更無進入內庫者遂
盡納戶部其唯理是從如是之速也

論京西京北兩神策鎮遏軍事

元和七年蕃寇徑至州城西門驅掠人畜而去朝廷憂
之宰臣李絳因延英奏陳令邊上空虛兵非實數守將
貪虛費公徇私虛入既多實兵須少力既不敵坐受傷
殘令府藏未充國力猶闕未得廣添兵馬且須即目處

置就其易行得效速者今京西京北並有神策軍鎮兵
本置此者祇防蕃寇侵軼俾其禦難戰鬪也不使其解
衣美食坐費衣糧倘令寇戎爲患來如飄風去如驟雨
而京西節度使本兵既須與鎮軍合勢犄角驅逐鎮
軍須倍道急趨同力翦撲而軍屬左右神策須申狀取
處分夫兵不內御貴應機今發兵之毫釐差以千里蕃
寇方驅掠然後之際百姓塗於草莽方云入京邀取中
尉處分何異臨渴而穿井待水救饑而耕稼俟食豈可
及事機乎縱其將領諳識事體罣言應接緣是禁衛將
士無懼節使之心進退前卻號令不及既行刑不得則

與無兵同令須使據所在境兵馬及衣糧器械割屬當
道節度使法令畫一豈約齊同赴急如發機前戰不旋
踵則兵威必振賊氣自消陛下無驚息之憂生靈亡驅
掠之患若安處無事之地坐仰厚賜之恩寇至以申狀
爲名不曾禦敵節將以禮管成例待以平交徒有鎮遏
之名都無討逐之力聖恩使此處分實爲久遠之置上
曰朕比不知舊事如此何以得力此事至便即宜處置
其京西京北鎮軍皆先屬兩京爲舉曰久不樂割屬節
度使競爲沮事遂因循不行

上言德宗朝事

上嘗謂宰相曰朕小年在德宗左右見貞元中天下不
理何故如此吉甫對曰德宗自用聖智不任宰臣奏請
皆有疑慮別結他門私恩信納事傾宰府公道不行所
以下情不得上達當時人情頗亦思亂上曰不可盡歸
咎於德宗朕以謂此事當時宰相之過德宗深在九重
何由盡知外事政之可否祇合是宰相執論一度不
得至再三不得亘至五六直理既當事實無私自然上
意須迴詳思至當豈有國家無理之事苟避重臣所謂
以不然也朕有當時不見宰臣執論公事至于再三者
卿等皆須勵志不得順朕之錯必須執奏且至五六度

不得謂朕怒怪便止不論御史當悉之憲宗有此叙及
處分是天縱聖明神授聰哲勤勞理要深知物情可謂
有君無臣間代之主也

論邊事

宰臣李絳嘗因延英論及邊事曰自古及今戎狄與中
國並峙大有衰盛強弱然常須邊境備擬烽候精明雖
繫頸屈膝而亭障未嘗一日弛其備也何者夷狄無親
見利則進不知仁義惟務侵盜故強則寇掠弱則卑伏
此其天性也是以聖王以禽獸蚊蚋待之其至也則驅
除之其去也則嚴備之今北虜蕃臣復多歷年載雖實
有功於國家報之以厚施者已豐求者未厭遂其意則
曰事當宜爾驕氣益盛酬其少則曰報之雖周怨辭互
生故印馬益廣望償轉多無厭之心實難爲足若不恤此
異日必有不顧恩德爲患封疆寇生而謀事則不及矣
今西北兩都督無蕃鎮兵但以虛數先造衣糧將無材
敎歲虛官爵衣甲器械之類欲官錢空有其名部伍訓
練之方務酒樂都亡其制古者兵無二事志在殺敵將
無異望專在誅寇器用犀利斥候精明若有煙塵負戈
力戰若無驚急即營生業今則不然戰士採拾以供上
令惟責程課不卹飢寒主將刻削以結內寵不揖戎事
惟濟己身今戎狄繼來婚嫁於國情實巨細必知邊塞
空虛有無咸悉至於山川要害道途險易以皆探知熟
習委曲諳識脫或見利亡義因使來聞風塵暴至羽檄
交馳急詔徵兵無及係纍之苦閉壁逃禍寧救驅掠之
哭使邊人仰天而呼望國而泣蓄甲不足以衛疆場命
將不足以扼寇雖此聖主所宜圖之不可忘於終食之
間也伏望詔勑邊鎮節度俾其虛實有無少藏事宜分
拈聞奏仍請於八座丞郎兩省中選擇公忠清幹不撓
之臣奉使各與大鎮節度使各與熟圖軍中訪問事理
一時上聞然後申明制度增損募兵謹其教閱行其賞
罰罪在不捨刑罰必加功有可錄爵賞必及如此則陛
下高枕邊人永寧古人曰備豫不虞有備有害此經國
之常制也上驚曰今邊上豈知此空虛也御李便令點
檢切爲嚴敕時天德軍中職藉屬振武有鎮兵四百人
其時卻割屬天德軍交割惟有十人并軍將在此其器
械惟有弓一張餘可知也數月後李絳罷相遂因循舊
弊

夏中對宰臣

上於延英對宰臣等時盛夏煩暑上汗流御服透濕宰
臣等奏事畢起上留御等且坐語及國朝故事曰高宗

臣等奏曰高仗恐聖体勞倦上曰朕歸宮中已後惟是
宦官婦人更與何人語論所貴與卿等語言稱論政要
亦是樂也

上外言戚事

宰臣延英奏事畢因言及前古外戚專寵害政上曰朕
每以此為監外戚不惟止於無權未嘗假其顏色止為
此也宰臣等曰鑒往古之失立當今之制事光千古尚
慮百王今妃后家外戚之勢向外都不知有祗畏恭慎
常恐有違至於識任賜與賓客衆會豈唯無敢踰制實
亦不違常人所以自陛下臨御已來后族戚里之家無

一人有犯法懲責盡制於未然之所致也上甚悅曰令
豈得知此乎若有踰越朕必寬捨此却是安全外戚之
道也宰臣陳賀曰陛下檢御外戚之道從古帝王無及
今者聖旨弘遠睿政光昭可垂萬代之法也

上言開元天寶事

宰臣於延英殿論政事畢因言及國朝故事上曰朕覽
玄宗實錄見開元初事天下不得不理玄宗初即位親
見不理之由遂銳意為政有姚崇宋景蘇 等輔弼左
右羲政奉公聖賢既合魚水相得緣何而不至於理及
天寶末年玄宗怠倦為政務於不急之事有李林甫陳

希烈楊國忠等姦敗傾陷專權徇私楊氏一門競為堨
本又何因而不至於亂前事是今日之龜鑑朕當自惕
勵卿等各異此為誡庶幾免於此也宰臣等競惕蹴踖
拜賀聖言皆洞理亂之本也

上言須惜官

上於延英殿謂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卿各
有親故則必冗食者卿當與朕惜官以引公道吉甫奏
曰臣每用一官未嘗不訪於公議有堪負進然敢奏陳
至於親故不敢援引權德輿曰臣寡親故亦不敢進用
令狐宣亦更不敢有違聖旨李絳曰至公之道實無親

疎惟觀其人才與職位相當若有才用雖是親故亦合
進用昔建中初德宗繼統御天下崔祐甫為相半年之內
除官八百餘員德宗謂祐甫曰卿除授大多又聞多是
親故何也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不看多之與少其
是臣親故方始知其才器尚不敢用其不諳者安敢與
官德宗賞其言衆以謂所對公當至今人稱之天后朝
命官猥多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語及至元中致朝赫赫
有名望事績者多是天后所進之人有言拔十失五猶
得其半若拱嘿避情故之嫌使聖朝闕濟濟多士之美
是依違容悅之臣非聖主至公委任之道也若才位實

年情故何驗臣豈敢逃責以妨賢路上曰如卿所言至
公之道不論多少秖在至當爾卿當我倚任勿負斯言
論採擇事
元和八年冬教坊使忽於外間採擇人家子女及有別
宅奴人皆取以入云奉密詔衆議宣然宰臣李絳顧謂
同列武元衡李吉甫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諫論吉甫
曰此嗜慾閒事難言從諫官上疏李絳曰君常稱美相
公常病諫官論事為難則權與諫官可乎且君為元首
臣作股肱豈事有不合論者吉甫曰少諫待勑使出宣
事便諷之可乎李絳曰勑使避事却不敢言出臣下口

入聖耳詎可因人言乎二相公皆舊人碩德誠合保重
如絳蒙不次之恩受非常之遇顧以凡器超居相位無
以塞責擭罪為幸輒自上疏不敢有累相公遂草疏極
言採擇之弊曰今日之理實所可惜流布四方虧損皇
德伏恐無敢言者臣過蒙擢見無裨盛化敢陳愚瞽伏
希察納草狀畢李武並云請伏一看可乎李絳曰此是
公狀何敢有隱兩相遂共讀之皆泣然曰不知相公捐
軀許國如此雖兩漢章疏何以過此明日延英對見上
舉手謂李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
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宜是教坊使罪過不諭

朕意以至於此朕緣冊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
令其於樂官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與其父母錢帛秖
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敢如此攪擾人
家合有科責朕以重罰矣其所取人並放歸家若非
是卿發言朕寧知過失忠益誠盡深嘉乃心朕常居深
宮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卿須依此論諫
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有得卿所奏暫未諭守所見未從
其理直須兩度三度懇論以至于五六朕方冀開悟以
道理歸當為限卿等常宜以此為懷於是並起謝恩至
于感泣退歸二相謂李絳豈知此太宗實錄中且無此

事相公事君之道為臣之節極是矣實為不速有愧于
懷及晚出中書其先所取人並放歸家在於道路興歎
稱元和之德君書之簡策足以彰示萬古豈尋常帝王
可望肩先哉

李深之文集卷第六

史031-036

論事

延英論兵制
陳時務疏
論任賢第二疏
請授烏重允河陽節度使疏
辨李吉甫密奏疏
論劉從諫求為留後疏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注疏
請立儲疏
請散內庫拯黎庶疏
對憲宗問進羨餘疏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狀
兵部尚書王紹神道碑

延英論兵制

令邊上空虛兵非實數守將貪濫背公徇私虛人既多實兵須少力既不敢坐受傷殘令府藏未充國力猶闕未得廣添兵馬且須即日處置就其易行得效速者今京西京北并有神策軍鎮兵本置此者秖防蕃寇侵軼俾其禦難戰鬪也不使其鮮衣美食坐費衣糧爾今冠賊為患來如飄風去如驟雨兩京節度使本兵既少須與鎮兵合勢犄角驅逐鎮軍須倍道急趨同力剪撲而牽屬左右神策須申狀取處分夫兵不內御須應機合變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蕃寇方驅掠殺戮之際百姓塗於草莽方云入京遠取中尉處分何異暍渴而穿井待水餒饉而耕粟俟食豈可及事撫手縱其將領諳識事體皇言應接緣是禁衛將士無懼節使之心進退前却號令不及既行刑不得則與無兵同今須使據所在境兵馬及衣糧器械割屬當時道節度使法令畫一豐約齊同赴急如發機前戰不旋踵則兵威必振賊氣自消陛下無驚急之憂生靈無驅掠之患若安處無事之地坐仰厚賜之恩冠至以申狀為名不曾禦敵節將以禮管成例待以平交徒有鎮遏之聲都無討逐之力聖恩更此處分豈為久遠之制

陳時務疏

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元齡杜如晦輔相聖德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溫彥博戴胄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猶孜孜求理開導直言旰食宵衣不敢滿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

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且文帝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皁綈清淨為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内干戈偃戢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燃而以為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申蔡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為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警此陛下焦心涸慮廢寢忘食之時豈可高枕而卧也

論任賢第二疏

堯舜亦以知人為難況近代澆薄真偽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事堅正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茍在左右獻納無邪佞愉悅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諂諛動關名利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覬望主意以希合為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為志為主招怨為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以興議然後用之委用以後名聲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後聖君垂拱而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擢賢彥則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姦人搆陷制度盡一則貴戚毀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大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鑒情偽不使毀謗得行疑似生隙盡其才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夷吾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螞蚓之餌以求吞舟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採之於眾任之以權則賢不肖得矣伏惟聖智詳察

請授烏重允河陽節度使疏

臣請梁守謙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重允部署軍中事不獲已須與節度使者臣竊以此處置實非所宜此者以從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致生彼邪心致茲惡迹今重允驅逐從史總領旌旄兩河聞知必生怨望謂陛下容以官爵誘其將校逐其主帥人情難愜國體已傷若以重允主兵勢須使與即是威福不在朝廷於事體之間與從史何異議者若云重允見主權必不受制臣觀事勢實恐不然何者伏緣從史懷惡蓄姦罔上違命所以重允若不顧憲章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寧恩偏辭僕失眾心前事豈遠以此事理必無異圖縱軍中有狀請與重允此時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輩既多當

不顧重允獨得別與一鎮少愜衆心伏望聖恩先令密
諭重允授以河陽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使則人情
大伏國體得全且重允忽自軍校授以河陽拔於行間
恩生望外豈於此際更有廻棄義虧忠遺福取禍雖
至愚下亦必不然元陽功効素高公望又積澤潞接近
久亦承風今若除授便徑入潞府慰勞將士家口𨚫其
資之各使安存三軍聞知自然感悅重允既得方鎮元
陽又愜人心如此處置必無差誤機事可惜賞所痛心
威柄一失豈可復得伏望聖恩不以臣愚昧特賜省覽
斷自宸衷成此聖功輒敢獻陳伏候聖旨

辯李吉甫密奏疏

伏以臣與鄭絪先後雖殊不相往來臣夠其事體必無
此理鄭絪甚讀書頗識事體得稱佳士素有美名雖不
知其才術如何至於君臣大義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
宰相參陛下密謀使敢洩之於奸臣雖術同犬彘性如
梟獍亦不至此況絪頗知古今洞識名節事出萬端情
有難測莫不同列有不便之勢專權有忌前之心造為
此辭冀其去位若不過陳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
下深賜詳熟無令人言陛下惑於讒佞也

論劉從諫求為留後疏

臣伏以兵機尚速久即計生威斷貴定疑即變起人情
未一乃可伐謀事勢已分則難命中據劉悟八月十日
得病計是日便死逗留掩匿奏報已遲朝廷既知又數
十日都未有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
不盡同從諫之亂縱有同者不過所厚一二千人直使
一半叶同尚有一半守順況從諫不曾久主兵馬威惠
未加於人又此道素亦貧窮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
速除近澤路四面一將帥充昭義節度令倍程赴鎮從
諫未及鋪置新使已到路州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
雷不及掩耳真從天上落也新使既到潞州軍心自有
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又設使未到已前謀撓朝命
臣亦料得必無能為若欲分兵馬守境則事須給付器
械將校等既得器械又已有正節度使豈肯更為從諫
腹心若欲少分兵馬則不足抗拒新使之人事宜物理
昭然可知臣前月十七日已面陳論并具狀聞奏訖至
今又二十餘日未有處分恐潞州三軍會朝廷意旨將
欲效順即慮忽與從諫將欲同惡又𨚫恐除別人儻更
被姦人為畫校計虛張賞設錢數兵士覬望尤難指揮
今則已似太遲失於制置若更稽緩事恐轉生伏望速
賜裁斷仍先下明敕特賜新節度使五十萬匹物令宣

亦三軍以其從來忠節故有此賜使節級賞設續除劃從諫一軍郡刺史從諫既粗有得必且擇利而行萬〻之中無一二違拒必若不從指揮臣亦以為不假攻討蓋山東三州難自存立若欲旁連魏鎮即須厚賂交通若擬自保封疆即須終日備禦四面受敵必不支持數月之後閒定見覆敗況又聞山東官健已不許自蓄刀兵足明軍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長短此方義無便授從諫之理令更於意外料度倘從諫事急將所親厚三二千人歸投魏鎮必亦虜縛送歸闕廷上取忠義之名下快讎怨之志此必然之理也在魏博鎮州留一從諫亦何所利其將士三二千既是從逆得散卻亦是國家一事縱擒揣度股掌無逃又以為直使山東之人未得其便縱使受制依違候時朝廷亦只要明勅四面諸軍嚴兵保境勿令公私來往勿使商旅通流遲不一年梟首必至若或捨此數計事或後時即非愚臣所知亦必他日追悔臣不勝憂憤激切之至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

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為合宜茍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思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從來憲度本宜尊卑倒置倘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

請立儲疏

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己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以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茲矣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為憲章伏望陛下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興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先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

請散內庫拯黎庶疏

臣聞王者積之於人霸者積之於國尋常之君積於府庫陛下以超邁英姿嗣膺寶曆蠻夷納貢山澤効珍國

當事冠百王德垂萬代昭可書之事成不滓之朝令內藏積財未者必納唯願進入之數不問聚斂之由方鎮皆衰刻於人以進獻爲號因緣姦盜半入私家百姓積怨兆人興謗殆非今日聖政所宜行也又錢是通流之貨居之則物以騰踴帛是衣著之物貯之則歲轉損爛此皆出於人力匪從天生積難得之財成無用之弊聖心所宜留念伏乞天慈量恩澤頒賜之所要校制作移用之所費三倍已外悉付所司備經用者有餘即租稅寬於外以令疲人蘇息內以表聖政光昭存之策書足示後嗣

對憲宗問進羨餘疏

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

論河北三鎮及淮西事宜狀

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手故謟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徒皆莫之與闢錡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隣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

兵部尚書王紹神道碑

元和九年冬十一月晦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判戶部事上柱國太原郡公食邑二千戶王公歿於位君失所重人懷其舊大事在戎以寧禍亂公實居兵部衆人曰財以遷有無公實領地官天子以兵賦之柄俾於公

公以忠勞之力事於上垂玉佩累金印錫珪錫鉞書社
開國鬱積公望綢繆主恩出入三朝始終二紀非重而
何非舊而何公諱紹字德素其先泰將翦之後翦孫離
楚漢之際以秦園趙死於師子孫家於太原世為令族
曾祖威衛州汞陽令祖思獻襄陽州襄陽令父瑞工部
員外郎及公貴累贈禮部尚書咸以盛時沉於下位積
有悖德宜生達人公尚書第三子也少以厚實為士友
所重太師顏魯公守吳興特器之表授武康尉相國蕭
徐公察守馮翊盍薦府授撤丁繼太夫人憂服除累授
殿中侍御史江西觀察推官遂踐臺閣自倉部員外郎

遷戶部兵部郎中專判戶部事未半歲超拜戶部侍郎
寵賜金紫復加朝散大夫即舊官判度支特遷戶部尚
書所領仍舊順宗諒闇姦竪竊柄拜兵部尚書以錢穀
自 俾去異己識私計也上即位天下文明彝倫攸敘
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判都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
都畿汝州都防禦使保釐東郊鎮衛舊都風令既行姦
盜出奔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
武寧軍節度使支度營田兼徐泗宿濠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居鎮六年復徵拜兵部尚書明年春詔兼判戶部
事在位三歲享齡七十有二徵席於長安永樂里之私

第優詔追贈尚書右僕射長子翦門下省典儀元泰次
子叙南東川節度掌書記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元質
幼子前右威衛倉曹參軍元弼等克稟詩禮備著文行
以十年秋八月四日奉窀穸於萬年縣之洪固鄉以夫
人贈西河郡夫人相李氏祔焉夫人故河南少尹知府
事贈工部侍郎造之長女茂於懿範歸於令人先公而
歿距茲十九年矣異時同穴周公之制也夫君子之行
己事上也必執心而端其始立事而保其中踐道而要
其終當建中末盜起轂下來興南狩巴梁阨區廥藏空
虛武旅氣下德宗色動公時為御史大夫包佶水陸運

鹽鐵判官懷章表披荊棘歷東車馬陵踐山谷達本府
之誠懇策書之獻當使金緞練帛爛若波濤積如邱陵
上於是數大號以布天地之施士由是濡厚澤以奮雷
霆之用將加寵授以獎忠勞公方以國難疚懷求以銘
書復命致遠之度當時所稱豈不曰有其始乎貞元中
公以才智任職忠勤注意不疑可以進退海內之士可
以管攝天下之柄人心所傾台位如寄公理財以義下
不厭其取處權以道上不忌其專內守持盈之誠外宏
推美之度及門而進與公同升布於顯列由乎陰騭誠
無二事績著一心豈不曰有其中乎元和初徐方喪師

帥人怙亂樂於禍以幸其利鼓其變以成其私氛沴已
凝氣蹶方作公授鉞以出投袂而馳倍道而乘其未備
輕騎而出其不意先迸得主大衆歸心於是安進達以
三百騎叛於河城械縶而行乎軍令唐重請以一千人
奔於埇橋徼召而收其武力散私積以勞賞發義徒以
袪槧推以誠信滌其疵瑕頑固革心鞬內如春武經戎
畧存爲故事豈不曰有其終乎是三者忠存於國政在
於人遺績未映美化猶新况乎顯持世權陰行相事造
膝承顏沃心獻議注百辟之耳目弁九流之車騎入司
國賦之重出膺邦閫之寄考終厥命歸全於位非夫貞
固幹事明哲保身曷以臻於是乎然則篆貞珉表陵谷
庶乎寶德宜無愧辭其洪纖之跡顯晦之用應機之速
奮才以光赫其位得君以薰灼於時備用於隴西之伏
精覈於宏農之誌今所書大者遠者而已文有詳畧蓋
春秋之義焉銘曰
天賦才兮命有期臣擇君兮審厥時公之達兮世所資
道之行兮人罕窺筦國摧兮家以肥庭邦賦兮物不欺
人意傾兮主念隨陰德及兮顯命施龍上空兮盜乘機
位陽尊兮姦用奇聖運啟兮大人造王氣湯兮英風掃
用邦鎮兮徐方道洛邑思兮彭城禱順者化兮逆者討
肅如霜兮偃如草中外便兮思寵殊遷司馬兮領司徒
趨丹墀兮伏青蒲杜私門兮闢公途與方遠兮帝命俞
運何屈兮吾道孤松楸列兮竃笙符琬玉琢兮陵谷震
往矣已焉兮噫戲嗚呼

紹陶錄二卷

（宋）王質撰

清康熙三十年翁炳翁掞鈔本

紹陶錄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王質撰。質有詩總聞，已著錄。質於淳熙中奉祠山居，以陶潛、陶宏景皆棄官遁世，其同時唐汝舟、鹿何可繼其風，因作此書。上卷載栗里、華陽二譜，而各摘其遺文遺事爲題，別爲詞以咏之。下卷紀唐、鹿事，而附以林居咏物之詩。其曰山友詞者，皆咏山鳥；曰水友詞者，皆咏水鳥；曰山友續詞者，皆咏山草；曰水友續詞者，皆咏水草；曰山水友續詞者，則雜咏禽蟲諸物。蓋質以耿直忤時，既於擯斥，晚歲欲絕人逃世，故以鳥獸草木爲友，蓋亦發憤之作。舊於雪山集外別行。

國朝康熙中，商邱宋犖嘗摘錄其山友諸詞，分爲五卷，改題曰林泉結契，亦取其有寄懷塵外之致也。今觀錄中諸作，雖惟意所云，往往不甚入格，然人品既高，神思自別，論其詞者，賞之於酸鹹之外可矣。

雲鋒堂紹陶錄序

孔子之詠嘆美矣一嘆顏子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再嘆曾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問說實其至情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人惟忘世故能濟世行隱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在顏子回從容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在孔子抑揉來哉好事功者事功起而本身況好名義者名義著而真心隱聖賢超然遠之故內全世歟殊在天世有推移天無變遷即死生觀聖賢然耶又況是暇咸翫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既知矣何必爲晝夜之道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一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耶予歎無言此之故也識窮理之所歸玩沂雩之所遺暇以曲肱會之則紹陶之錄端存可也王寶序

紹陶錄卷上

泰山 王寶 述

書唐濟民事

廬山異人多前聞久寂矣近得一人焉出於士大夫之間可書之已同年臨川唐君名汝舟字濟民其天趣可見小名宜儒小字儒見其天趣之外又可見也君亦宗我少業儒事決科年四十有五始有戌戶檢南康儒官武陵宰蘄春之黃梅居又之為祠官歸盧江人莫知何爲之初娶黃絳娶張居無何出妻子離當余與他居夫婦濟度既之不求官不治生不接親朋至不見其子人亦莫知何爲之臨川豐城盧江量落有生理官廩亦微有瓢瓢一日盡寂旋廬山諸寺及諸家夫婦往來轉食無定所亦與多時間旬月輒他徙人皆莫知其爲之飲食固隨衆衣服亦不加級完不知其何以度寒暑飯皆無所挈持不知其何以應緩急也有所遇邪人亦莫知自有所得邪人亦莫知惟不言故不知也或訪求即深避逃者鮮焉故莫知何爲之今夫年六十有九婦不知年輕行巖谷甚駛其能與君同困宜皆康强常從椽從君同里嘗轉叔扁得之及從他得皆剩待今君不可得悲夫　癸卯正月六日泰山王寶書

書鹿伯可事

士大夫挾才宏者史世深脱然遺之才宜則世疏同年鹿君卿之奇哉君名何字伯可再數登庚辰中科甞精俾才雅屬微官已張奇鑿戴廬陵益著能事夏事如照鏡取形取史如然火燭石之以攷碣蓝者多稱體倅ゝ指之他所折枝者為從君客如排白黒入精悉為印駁ゝ矣無何亟引棄衣掛事年五十有一足樹公廨爲開之與君同自出天台尊事如師貢開之承上疏遂甚脱爲席近矣未攤致趣近列見君退ゝ聚婦篩若乎遺餘力執之促尋適蘭上意上亦定儕弟思使去之君自以長宜家長兄弟貧衰抱疾他沉者以爲不合去無以廷於世人皆覺其爲錄端不爲是之君寧獨如此　寓直廷闈遺之將以感動其有恨而未決而風厲其不然者哉邗風宜小補哉君今居鄉理使裼裸化恬愉良有道之間語所摩曰吾無心疏酢世變爾始蘇允續班達之職官者亏之他皆同歸畢特同題名大公臣鄉班ゝ矣先有齊氏復有伯可兩君振此風人宜無繼之者歟

邵正月十五日泰山王寶書

本自山野無關世資其閑疎固宜周旋簪紱之間拔出爾雖晉陶元亮梁陶通明皆棄官遺世者今齊氏伯可宦途方適年猷未闌而飄然去之書之爲銘陶叙云王

寶題

兩州年爲余興起山林之ゝ至切矣ゝ既書其事之有關趣者他辭今附于後

山友辭

提白練

身全白背微紅尾長花鮮白聲清圓又有提紅練通體深紅

提白練提白練蒼翠陰中五一聲徙枝倒葉露微茫風動樹鳴忽不見峯向北峯向南山藪野莫何能經鳴呼此友公可解顔溪山練繞多林巒

青菜子

身同青鵐爾高飛使一線細白圓之聲清忐多啼吟又謂之碧萬

青菜子青菜子林静山空清鶯耳鬧中渐妙處清圓叔林吟罷西林起　菜青ゝ飛到山深聲轉清鳴呼此友兮相會心萬樓野智生寒林

泥滑滑

身纯黄斑黒班點如雞而小聲無患多鳴則有陰雨在竜深間故又號竹雞

泥滑滑泥滑滑林雨林風交飛ゝ蒼皮翠莢吹鮮有樹外行人何時歇山有栗山有蕨楓脂松脲香有餘嗚呼此友兮謝前兩野

草山花滿地鋪

黃栗留

身黃而光鮮背紅而眉黑聲清圓善啄細虫如示動
便不啄你

黃栗留黃栗留寂寂寞寞淸聲出處花吹墮落花起雲壘春閑
春樹调耳聞之心蕭然花飛花落溪流還鳴呼此友兮真忘言
空山無人春亦寒

提胡蘆

身麻灰如鵝而小背翠聲清重而悄幾已乃大激烈
提胡蘆提胡蘆東呼西呼聲不孤莫遊花晕葡萄殊野香野氣
董董處逸相隨爲我攜攢砂點赤豆粟粟嗚呼此友兮墅桐桐
山禁亂蓬叢破戌

屋陵兒

身黑背足皆黃頭有髻張翅有兩白團如毬飲翅則
隱如云鬼叫聲清意多傷人莫巧妝
屋陵兒屋陵兒元無屋陵河呼爲雖樹傳陰雜花靜桐招相呼
無人知屋兮陵陵屋處亂衛花花綠綠嗚呼此友兮莫相捉
相伴空山深掩扉

山和尚

身灰褐而長腳背俱黑聲濁圓闊若桶聲尾烈者嫌

雞他聲

山和尚山和尚低叢之下高林上深飛採動聲稍稍穠翠參差
不能滯不闌若不招提丁丁帝罷還樓棲鳴呼此友兮堪同栖
鮮枝潤葉浸蒼波

啄木兒

身間黑白腹深紅又一種身間青黃腹白背如雖啄
畫自紀
啄木兒啄木兒聲丁丁剝剝尋幽期山樊深淨戰鼓鼕樹聲忽鳴
林葉飛輕壓壓重響響山風瑟瑟聲鹿鹿鳴呼此友兮誠相知
樹林叢深不要歸

蘄州鬼

身黑背足俱白聲清息別一聲不類蘄州鬼如西来
啾啼
蘄州鬼蘄州鬼江南淮北隔江水匝山嶂嶂深又深鬼更無類
險漲此關且鳴我且睡花底童人令人醉嗚呼此友兮顧相逢
谷稠濕露深重重

百合兒

身黑背足皆黃化會善鳴若橄欖之戲頭作數種啼
聽如其皆此舍
百合兒百合兒聲心又時益送時柳色花香皆可捉林光水光

都是啼花占古柳占古吟詠山風共山月嗚呼此友兮到處隨
樹雜一聲春事歸

不如歸去

身灰褐啼極則剖墨春殘多啄紅蔻枝物如染血秋
來則化爲鷹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花間莫聲調不住春山春林烟日暮山花
慘憺無意緒處可歌林可啄啄甘香且爲樂嗚呼此友兮勿
命約月明滿野松逃落

山樂官

身金褐能作歌音又能作指揮音如哩囉者聲清歌

性極從容

山樂官山樂官自歌自和閒適歡形風格月都清閒松間竹叢
仍周磔林爲處溪爲娛采山飛嗚相拘揮嗚呼此人兮相宜嘯
樹杳樹拾山巔〻

畫眉兒

身褐眉細長而烏嘴向彩聲皆㗊翔百舌能雜音而
此又能爲歌舞

畫眉兒畫眉兒林下何須更畫眉恭〻雖叢走東西聲高聲派
聲絶奇非真畫即真畫棘制藏指時一要嗚呼此友兮長相傍樹
抄聲表樹狀飛

雪戭子

身白如飛流黃而大尾長頭上一點深黑極鮮木蓋
即栖見打火即死又號見打戚

雪戭子雪戭子非雪非雪僅相似天清雲淨雪聲能樹聲雙定
來聲起只愛雪不愛殘歡花影下月明前嗚呼此友兮宜相逢
黃花杏葉喜山枝

白頭翁

身間上白腦上一暈深黑圓一點鮮白飛上下不播
科又號打緻子

白頭翁白頭翁堆啼是催染紅樹枝翻〻越山坑樹共歇〻
雖山虫不料飛不倒挂一絲挪上一絲下嗚呼此友兮久相同
半竹籬月半杉風

燕科鳥

身褐聲甚急徹清無調作三語而如云燕科鳥次云
不與喫木云歸家無消息後兩聲有啟而聲

燕科鳥燕科鳥采山更多勞青林窈冥臥展轉綠樹薪餔
飛道遐既扶翔數枝强推閑呼科不聞杳嗚呼、此友兮頻相招
叢渺漠〻風蕭〻

脫部布穀

身褐之即無聲飛乃鳴唯雌相應先曰脫部後隨曰

破袴聲無間斷又如云境香撥火倚意破顔布
脫却布袴脫却布袴空囤寒霰瀛文脫層〻山草雜山花川蕨衣
裳經無數燒杉香燒楓香蘭桂蔓椒紛衆芳嗚呼此友兮毋作
踈寒氣幽家須相呼

郭公

身黑聲猶緩如呼郭公音頗重稍急且緊如呼布穀
音頗清烈餘聲如呼郭婆

郭公郭公上田下田儀野翁嘽嘽遞蒼翠樹青紅王〻后水聲交
通早布穀早收穀稻花壹〻香撲 嗚呼此友兮直相識麻坡
菫坡晩陰濕

山鷓鴣

身背翅赤紫黑足青如雞而小臆前有白圓點分間
有紫赤毛多鳴即有雨稍擾則如云行不得哥〻

山鷓鴣山鷓鴣林容濃底交芋枯鵠鞠格磔千安木山秋轉深
聲轉孤少易行足難行早呼春歸回春明嗚呼此友兮同所歸
石藤蒙冒古人衣

水友辭

鸂鶒

身麻褐雜花點如鴨而〻稍長夜傍蘆岸嘛嘛交頸
即成雌雄性好患

鸂鶒鸂鶒一雌一雄春水鄉 丐思在何方蘭茍顔色桃花
香深南岸深北岸且住中流莫兩畔嗚呼此友兮堪同調相争
波明影可照

鵁鶄

身雜色雌者白毛間黑花如鴨而小足有毛如細紽
夜傍岩穴深栖聲清急

鵁鶄踟蹰水花蕭疎並花立夜傍岩花眠野香平遠奚山紗如
津春水晶秋水寒歎崖側島陰京〻嗚呼此友兮當相安虚無
猶度人寒帘

翡翠兒

身粉青背上一帶濃翠背紅腹白如飛泥黄而大小
者為翠碧翼光極高康寅低恐蛗其雛

翡翠兒翡翠兒幽青净綠深依拂浮空凝風香不動翻身一擲
梓花飛泳無增綠無弋戈上沉浮少上立嗚呼此友兮宜相從
繞頭拷入收水功

鷺鷥

身全白頂上數縷帆毛如絲背足皆黑頸細長寂鳴
時窗則多繁聲一種比鷺鷥稍大皆足皆黄標落崖
似

鷺鷥鷺鷥三花兩花駐雪飛荷花淨紅葉淨碧梗來輕去特寒

雲或孤翔或旅立暮日横波移影直鳴呼此友兮弥相敦水夜
石老秋容深

江鷗

身全白背足皆紅眉黑飛如鵠立如鵠聲微嘁而清
捕魚頗迅於鷺

江鷗江鷗茫々萬波同一秋荻雨蒲風不自由浮世浮生亦更
浮一寸白二寸白啄碎波紋聲詭々鳴呼此友兮堪相邀石村
沙市江烟還

青樁

身青如鵜頸足皆長眉黑腹白背紅声差烈而不清
亦不迅捷故得

青樁青樁樁々孤影描青江上磯下磯入江腹斜碍亂磧声宗
宗有如戢退不戢波動魚行皎々知鳴呼此友兮喜同歸渚蒲
水荇秋風稀

野鴨兒

身麻褐閒斑花如鴨而小亦與鴨同声唯考頂翅微
綠寒則聚他時稍稀

野鴨兒野鴨兒長蘆短葦風枝々不寒不暖天與時，足攅亂
横斜飛々對々鳴軋々荻蒲澎湃花欵欵鳴呼此友兮真可閑
斷崖欹樹連深山

紅鶴

身白如雞而大背上一路深褐自頭徹尾不斷背足
皆黑背微紫而長飛則色紅立則色白

紅鶴紅鶴東江飛度西江泊蕭，晚烟和夜霜寒魚沉波不可
啄轉松梢轉竹梢孤聲不停危夢搖鳴呼此友兮宜求與江天
能復心天古

鸕鷀

身全黑眉白如鴨而頸極長能入水捕魚夜則棲林
又號水老鴉卵生從傳口吐

鸕鷀鸕鷀江湖渺，波森，捎空欲下不肯下投深未飛戚急
飛碧中食青中眠風吹亂聲諜蕭川鳴呼此友兮良可嘉高紅
低紫無乾花

魚鷹

身全黑背足皆黄如鵜而小空中視魚閒甚的捷於
他禽蘇清冽

魚鷹魚鷹江空谷空同一音風浪衝磯々探過波拂安能遁眼
明忽飛上忽飛下碎玉横斜口中掛鳴呼此友兮不厭多看々
桑田生白波

淘河

身蒼白背足皆黑如青樁而大頤下有囊如袋可貯

水極護其背澄潭能令水明魚露故號闗河又號滲
潭
闗河闗河江文草蘇捲工涉岸荻叢石相蕩摩翼晉同流氣凌
波東在梁西在梁纓風紛霧無斜陽鳴呼此友兮相與永忠影
忽翻水聲泛

鵁鶄

身淡青如鴨而足甚高故其行輕顧有冠多毛向細
而長於樹穴中生雛稍長則啣其翅而學飛
鵁鶄鵁鶄暖晒秋水瘦秋聲石樹纖纖崖殘殘羅織纖蕪輕輕
行哺見飢餵見飛林滲雛鉞相扶從鳴呼此友兮當相存漢子
通知真鳥心

魚姑

身白間黑花背足皆黑而長如啄木傍淺水啄細鱗
多栖蘆葦間事無息
魚姑魚姑溪南溪北遥相呼烟深露重棲沉雨荒荒秋漢秋星
殘要姑后伯姑死姑且闊飛欲深止嗚呼此友兮且足稱眾平
樹要波不滿

魚燕子

身金黑腹麻花如燕而如俊聲清息並岸低從捕小
魚最捷
魚燕子魚燕子並船下下飯花背荷香芰香溪清冷剛盡喋喋
金羽翅蒲捷黃荻並黑波痕蕩搖渚花飲鳴呼此友兮能相覓
天生水資徵水賢

水當子

身灰褐間白斑花如鴨而小不能入水沿岸啄魚鰕
声細息
水當子水當子不愛林從愛溪水春岸春莎翁習飛成動聲搖
靈身僅前入淺草入深東渚拋輪西網罟嗚呼此友兮良相宜
水光樹光暗暗輝

魚烏子

身金黑如秧背足皆黃晝傍水啄魚夜鳴雌雄相應
如鳴云斜
魚烏子魚烏子相喚相唉躁風葉春淡滲子漸成鱗的皪眼光
入皮底喉草芽啖揚花動動春沫吹春莎嗚呼此友兮宜接跡
溪氣溪香年綃濕

科斗兒

身黑頭闊尾銳初廻藍或包藉物苟之多衣蹤暗草
於蟄則瀐肢漸變爲蛙蟲又變爲蝦蟇本形始全
科斗兒科斗兒殘殘聿聿成群嬉稜過春水詞春泥暗深暗淺
隨高低傍春來傍春石黃向空中亂澄碧嗚呼此友兮良可觀

羽族鼓吹春風前

水鴨鵝

身間黑白似鵲而小尾長多巢秋荷前雛則寄菱葉
弱者長者爲採水荷捷能高者爲尾下荷高荷或暫
立少久存亦如鵝而清瘦

水鴨鵝水鴨鵝穀荷採水身可泊高荷修皇雖著脚一盤一窩
足安樂壮有薪飲有飯蘆人棄子事皆將鳴呼此友兮宜相依
莫風來定水香埽

麻果子

身麻褐似鴨而小入水捕魚食捷且能久声如野鴨
冬亢春爲寨

麻果子麻果子春荻秋蒲老泗水一叙飛上一飯飛斜暮淨空
光陸離戀桃花戀麥黃瓜蔓荻苗皆故鄉鳴呼此友兮宜同方
江風峡子集花香

山友續録

枸杞

花紅紫實紅葉青春苗可食清甘人呼甜菜得名甚
多最佳爲仙人杖西王母杖

我取友兮得枸杞古陂花顛野磬起叢籬棄雨籬斜陽半濕半
乾留春水仙人杖王母杖何思兮壽可贖野當從遷野花肱

黃精

花青白子白葉青春苗可食甘脆人呼碧菜根尤美
生肥土者如甜癃土小亦如橘多喫可飽

我取友兮得黃精竹葉莖花交野陰入不圖仙只圖飽鵝鵝巢
彫龍人衆白可撕青可拆何思兮何綠掇半岩斜陽孟溪綠

山藥

花白莖紫葉青根可食極美人呼靈藤取之埋則獲
亦謂則無得相傳爲靈

我取友兮得山藥坤花開盡粉子落幾日幾日黃不成藤莫自
靈雖少靈猿又上探手丁何思兮要可擒一重空岩一重野

甘菊

花黃莖紫葉青春苗可食甘香尤宜茶莖青者氣微
帶蒿艾號苦薏不堪食

我取友兮得甘菊叢高葉低野清韻石壺墻壇亂花飛錯落紛
敷問寒綠入顏者入嵩山何思兮島可摘梅見桂子争芳鮮

牛蒡

花褐莖如芋殼如栗實如葡萄苗莖皆可食人呼牛
菜又號鼠粘子

我取友兮得牛蒡綱叢捷鼠走不上爰山誰伏又誰葊春麗否
鍼膝頭肚實雖思食不思何思兮爰可鄉和閑竹墩隔以樂

石耳

色面黑背黄柔薄生深岩危壁餘木耳地耳皆珍

我取友兮得石耳石壁峻嶒丁無底非脾非腎非肝肺焉齒焉
牙銜不起耳無是耳無非所思兮何可慕石笋石花㕕石脂

合蕈

色黑為楮蕈最珍白蕈茅蕈各隨樹而生又楚之蕈竹
蕈枝蕈蘆蕈類甚多產於壤濕地亦多類

我取友兮得合蕈山深樹底風不進渾子圓槃蝕木數飛偏勝
猿猱口饞蘇花邊　所思兮焉可遣深山擴亂將安歸

槐芽

花黄葉青春芽可食或兔目鼠耳不堪食餘葉芽更
芽樹芽梢嫩皆可食

我取友兮得槐芽錄試灌叢饒雜花　生嫩更抽枯挪涎流山
鵲弁山鵝膠著室房著爐所思兮安可定碧蘚冷洞思露寒

蒔頭

色褐葉青堅瘦生深山峻壁極辛亦帶微苦稍傷太
烈鑄蘆菔雜之皆可食

我取友兮得蒔頭猛喫烈香驚伏蚪石羊石蛇龍不得作獺無
蠶拙可偷常風寒常雪寒所思兮異可堪陰崖雨沫號飛崗

山沽

花白莖葉皆青木防風春芽可食餘天門冬芽蕈蘇
芽苧芽地黃芽牛膝芽皆可食又號赤脚根

我取友兮得山沽春雨春風沙土蘇山巖籐蔓不鈸脚秋肥人
頭背花落稈　春採葉娘所思兮豈可忘若棟風高翔索悄

水友續辭

蓮子

花紅或白房莖葉皆青子外黃中白清脆可食老有
他味愈佳

我取友兮得蓮子月白風清影横水細雨露飛香愈茂風採宜
夜不宜晝蓋青々的々々所思兮將焉歌中林阻躋不可越

藕條

花紅白葉青根白而扁長方初嫩堪滋羹稍卑宜晒
昔吳人歡肥根稍乾葉翻入號光秀希見之稱

我取友兮得藕條花近可折遠可攀奏到底亦不見但見紅
開巧碧洞風潦深露消新所思兮焉可移光景聊寄幽芳見

雞頭

花紫莖葉皆青子外綠中白廿數莖亦美又號鷄

我取友兮得雞頭繡圍汪洸不肯流鶴栖鴉栖早可飛雁或浮
水雖何為溪無灘沙無跡所思兮安有草濕沙牖出声吠々

芰角

花黃白子外綠中白四角或兩角無者皮薄而肌厚

太液又號水栗

我取友兮得芰角碎黃參差水底嘴重〻黃〻鹿溯條雖見嶮

喝歹可捉取擘裂取蕾絲所思兮相宜資換後換樹秋蟬悲

水栝

花白莖紫苞青子如栗根如椒根莖皆可食春根莖

秋採根

我取友兮得水栝結花甚輕結根重竹筒棟華蒲相附隨皮渡

亂飄江湖勝籠閑爲流閑所思兮豈可擬蘆岸挂籬門早樓

水芋兒

色黃葉青狀如芋兒可食味如黃精人呼水黃精

我取友兮得水芋兒花爲讓稱爲命不聞兒聲聞水聲短時長

鶄鳴春少霜鷙飛水歇歸所思兮不忘歎東皮南萬秋風稀

慈菰

花白葉青根外黃中白狀如大蒜可食葉似車前者

爲山慈菰

我取友兮得慈菰秋水縷從蕆蘇餘并州剪刀聊錯始剪得開

花開子珠莢掛尾龍擬鬚所思兮可無媒秋波㴑〻秋聲孤

水芹

花白根亦白可食葉似芎藭色赤爲茯苓又號水英

我取友兮得水芹深青淺綠鬢〻閒半沉半浮輕去來豈毛石

髮相糾纏健美赤弱美皆所思兮不厭積陳烟濤川海如拭

水蕈

花黃白子紫莖赤葉柔滑可食爲綠蕈色似紫芙者

爲石蕈木爲櫧蕈鹿蕈古採節

我取友兮得水蕈黃〻白〻花深〻美髯得非龍子孫秋風不

退香延疾來書思東異思所思兮宜相貽草木深山今是非

山水友餘辯

東看蓋

色黑似壓陸兒雄者先如云塞看蓋一百菡綠車轉

鵝雌者次如亦作田作拐又來擬禍夏多鳴

一百菡二百菡千百菡遍村落官絹不厭厚私絹不厭薄春看

蔬婆看莊蒲插荷包共作田晚飄秋風搖韜韓

鵜鶘

身全褐背足皆黑似畫眉而大罕定歸見聲鳴聲異

惠又號鶖鶘

鵜不擾鵰不刷春復徉徘徊孤一愁搖花裂二愁踏花折鵜鶘

鵜鶘相呼竊膳并佛勞同尊念佛婆羅巢

銅背

身灰褐腹白背足皆黃雄者腦黑翅微綠正欲立忽
驚起人以為探時亦名攪驚
刁鈸眉不全翅尾馱梁般草子啄花攪驚歸啄粟銅嘴猾銅嘴
銅嘴春暖春嚶呼兄弟春鳴自飛巢同隊

流鳴

身全綠腹白間黑細點花背足皆黑斑者翅紫雄大
鳴雌皆聲人吹截筒作雌聲誘之謂流鳴筒亦竿筒
專蒙寵聊春容有水磯無竿筒雪姑提挈嬌巧婦聖正翁流鳴
流鳴尋花尋柳無山無繁陰漸令春攜擱

黃頭兒

身全黃足白或黑腹白夏多關春稍息黍取至死不
害以作言為罪
山鮑老甘受刺山婁婁惜得驕翅子未解眠大頭未開交黃頭
兒黃頭兒白黃頭兒有老時鵝燉散頭桐津飛

綠毛龜

殼褐背生綠毛如青苔甚小蓄滿盆養之可觀次全
綠次黑文金線亦小黑文皆常品有絕大者為春龜
為鶯龜
似太平白浻元雖無老不踰錢只愛綠苔淨弗更令鮮綠毛
龜綠毛龜三、八、總不知何件露蘇風蒲鋪

秧雞

身全黑背足皆黑似雞而小聲清微水為秧生則多
巢
望水白鳥未嘗隔山起走起秧卵子何日聞馬子何日長秧雞
秧雞雨豪技溪或澗溪螺螄埋子澎澎肥

水滂子

身褐腹白背般尾細長似鼠而小依湖岸或湖草為
巢又號湖鼠一種竹鼠金熟湖鼠不頻多傍竹根為
窠又號竹豚
瀕最熟鼠更熟如水情賊水咏荷花不禁掐鵝花不禁稽水滂
子水滂子鶴微雌隨江風起自伏伏陂增秋水

水划虫

身褐腹白四足兩鬚浮水啖草尾輕趨極駛人呼水
馬兒
足為櫂鬚為檥般般子何多營里油急旋旋王掌輕搖搖水划
虫水划虫鶺鴒鷺鷥間從客寬晚纈波無點風

水蛾兒

身灰白頭黑四翅六足如飛蛾而小掠水啅飛蚊為
食草本虫化蛾草多石蠹亦能化化不害河比。
任兵母任兵花啖飛蚊味亦佳浪穩無驚抓波平無鉤蛇水蛾

見水域見石婦春風放盡疏松根共拧蘋花飛
刺椿
花紫如茱萸莖褐通體皆刺稠樹無旁柯梢抽苗從
類生深如皂莢芽可食
喚春呼報春呼莫錯呼非茱萸前林迎榆郎後林接矣姑刺椿
刺椿雖貪掐掐餘姑存土邪蔽雖無宿根
金櫻子
花白葉青實黃如山梔而多刺深夏經霜可食深
秋尤美冬入藥甚也又號刺梨子
薔薇花樞棣實多嘩嗾津浥浥挪子亦成酒縮沙亦成蜜金櫻
子金櫻子走棱當蒴出溪水仍招伏苓并遠志
甜藏
莖淡褐葉青味甘食人如苦炙雖未爲圖當於春時
多食過上甕即止又號甘藏
元姓甘不姓丁引商風令春雞翁呷甘露鄰婆抻金稜甜藏甜
藤粥香觸白度清明一片森山扶活藜
苦蓁
花黃似野菊葉青如苦苣而小莖淡褐似燈心草而
大深春莖葉皆可食又號游冬經寒不萎然不堪食
王瓜後靡草前茶都苦茶却甜貝母花哆哆龍葵葉團團苦菜
苦菜空山自有閑人愛竹筍木瓢越甜鉄
甜查
花白葉青樹甚壯秋結實殼黑肌白人呼爲圓子苦
者殼褐毬皆錐果但無刺
花成穗子成毬錐相似緣非儕芽果低坡尾旋果高岡顆甜查
甜查秋原秋樹倚杵瓏苦者挪與看平兒
薏米
花紅莖葉皆青多節花謝子結如棗可食晚秋人多
採又號苡米薏米苡米草木實間有粗米者御米甚
佳蛇米不可食
無馬壩無蝦鬚羅襦帶色色無顧花變流水顧花變穿珠薏米
薏米秋風易搖入秋水大平中溯難屈指
水芋頭
莖葉皆青葉圓大春深水生則抽莖可食根如薑芋
外褐中白不堪食
不娶卻不嫁鴆雞戾波堪作魅藕勝葉挺牙芥菰苗甍齊水芋
顆水芋頭江湖百舁無一戀南灣北灣皆勝蓋
蓁蒿
莖青近山多赤葉亦青採冬藤土取嗅多土氣初春
抽莖清脆可食盛夏成蒿能辟蚊

蟢毛白角子烏尒未萌我已數蘆芽出兆々荻芽抽亂々蔞蒿
蔞蒿風技雨葉老叢々草堂春氏不得醵

茭白

花白葉青春生芽夏生𦬆皆可食久則中心生白臺
為茭白肌中有黑脉者為茭鱘茎差硬者至秋結實
則米亦可食

春班摩秋彫綱一年計在江湖赤脚白脚瘫黄鮮紅鮮朽茭白
茭白蘆人漢子手抱々紫芽檣腳曉香鮝

黄花菜

花黄茎葉皆青初春下深弥望不斷采嫩如薺可食
生豬田者纖嫩尤甘美
大金星小金錢患猫淡綠嚼甜黄花了未了小兒摩手討黄花
菜黄花菜大黄小黄飢荒間饑香蔬香直一懷

山水皮刊解

茯苓酥 山藥類皆可成酥

採生山陽者爭芝精潔皆味甚暴乾洒春搗和蒸之
摩羅加淺氣大自浮出精英色味如酥
茯苓且自伏不苑毋方伏我神四圖成一啖不圖延千齡酥也酥
總弟加松風浩蕩相招呼々上青冥凶亦無

地黄糖 木類皆可成糖

味生肥壤者細揀去滓料理全體極嫩者投中且浸
且蒸數過濾盡色味如飴糖
地黄風來開青香月未見清光躍揚但先嗚芊芭毋敢苦糖地
糖綿弟强草花樹花爭結房迎春送春改愈蒼

薏苡飯 黑豆類皆可成飯

採生下澤者料揀嫩實淨淘細舂炊之咀嚼助飯食
氣味如粳米
薏苡句滿升空飛伏波抱愁死一飽萬事已古人皆流水飯也
飯踨弟採樹陰相隨鳥声變草虫木蟲自捻齕

松粉 菉豆類皆可成粉

採生山陰者带早露採嫩葉淨芝纔採投清水良久
取布細濾數過候晝乾如尹家色如嫩草
松本勘十八公莫入明光宮藉尔毬璃露助我蘆底風粉也粉
總弟延綿々松毛畫松本松子松花香念猛

芭蕉脯 蓮房本萎類皆可成脯

採生幽地者擇嫩萌取嫩根細灰與清水煠煮灰味
盡芽乾鹽醬薑椒蒔蘿之色味如肉脯
芭蕉不禁風摵々不禁雨蕭々為人張秋本為我解春宰脯也
腑總弟許山鬼且住兇山樹繁陰相借享風露

蓎蔔鮓也 芽蕨類皆可成鮓 蓎蔔散如音聽蓎蔔梔子花

採生深谷者於春開白花產澤新嫩者如前諸　味
諸料釀之長換清油可留而香味色如石首鮮
薝蔔天上雪花六地下毒花六彼花〻我眼以花實我腹飾之
錄總弗亞山南招提扎蘭若野僧家風異相捨
榆醬 異萸類皆可成醬
採生深谷者曉春收莢稍乾用爲醬謂之榆莢醬而
夏收實稍陳謂之榆子醬色味如豆醬
榆〻葉滄可蔬榆皮義可舖代豆釀爲醬代麴膠爲糊醬他醬
總莫尚榆而榆枯森〻然林下山間慰所望
蒼耳酒 五加天門冬皆可成酒
採生傍谷者精光半蒸晝溫湯清水白麴麴勺之康
杵千搗千蔞商陸根松葉等極嫩爲上避候乃入又
〻避候乃成謂之十日香色味如糯酒
蒼耳山婦耳帶瓊山兒耳帶泉黃衣醬已佳碧葉酒尤美酒它
洒總弗右陂草草深別宇宙野香黃蒸歙餡餡

紹陶錄卷上　終

紹陶錄卷下

泰山　王寶　述

書陶元亮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勳勞自宋武帝篡元後馬逆瑞其末乖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辟而靈運爲武帝委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連師逆君過虎虞而却靈運不入蓮社袁心皆所鑒知譜于左方

書陶通明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祖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至冊陽慰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息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嗚之富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

書栗里華陽閒適辭

闕乎栗里溢我華陽也當時所歷異代所傷栗里當言風波未定已爲刺語華陽罩于之詩死而秘蔵出之雖本草亦屬去世乃博生安死樂度比足矣安樂之高伊各自有乾坤栗里華陽其安樂也已辭具左方

粟里譜

興寧三年乙丑 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秩名命子詩云於
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慍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
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幾之旁谷傳淡傳
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
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太元元年丙子 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太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妻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
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鑰法賜四
世以隱行知名亦柴桑人

太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田園居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
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又在樊籠裡復得返自
然壽亦卸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術命
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
故云一欣侍温顏又父留憩所生父爲入虔不肯適都當是
已含單行見還傷房詩軍條差彊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
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遊斜川詩云開歲倏五日方三十七作
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尋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
江陵夜行途中詩留尋陽踰年當是于告在鄉至是往赴云
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
遂起歸悉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
至南荊失父祭妹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摘事未達書疏猶
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
後適京都宅憂居家思盛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懷新
拾貳月有從弟敬遠詩云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庇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僶俛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
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
癸巳爲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
復一紀當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當是故歲
自都還里即昔庚子始事鎮軍然事建威中經羅覆至是得
六年後銜命至都其家尚未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
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疎故云阡陌不
移舊邑屋或時非頹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
它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自往彭澤至是免
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
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歟
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夫妹所謂情在駿奔自
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施柩委務考槃山陰晨採上
藥夕閑素琴當是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
云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
時鳥變聲亦復歡然五六月北窗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羲
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穫詩云曰余爲此來三四星火頹
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有楚調詩云僶俛六九年召爲著作郎不應是歲
宋公爲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　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
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見極懽
竟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閑居詩所謂秋菊
浮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遣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嘗酌

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它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　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郡下爲顏延之違挫義熙間
種詔爲江州迎續之在城北講禮讎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
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江
城尚不欲周往吳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草
狀還西廬又云春醪解飢劬其還以春有酬柴桑詩云嘉穟
養南疇又云慨然已知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及南村
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
酒斟酌之遠居殆爲遺民之彼尋適西廬屢相去亦不遠與

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奇析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云劉
舜自縣令劉或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
命爲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宰者詔
皆令交非熱官酬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
官無疑尋事鍾情於劉遇原於遇遺民自隱之餘無間謝之
在隱之中婉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投情義稍有足深足
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　晉書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
萬錢悉送酒家相知又間躐見孟懽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

所謂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畜隣舍當是不詣劉
稱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椽車世子參軍之時
擬詠參傳畧見
元嘉三年丙寅　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瘵檀往候饋以梁
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
中送我出遠郊當是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
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年生好

談婦盡蕭然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
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
間哉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畧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
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以洞知妄
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詩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癸卯
二月泰山王質譜
華陽潛
孝建三年丙申　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治村是母郝氏夢兩天人持爐
焚香來前有娠今世爲君再世爲孫恩避兩世肇跡於郝故

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不九受形
亦與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累純陽多起飛心累
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条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敘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　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睹白日
不覺爲遠及長博讀書遂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
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寖稀寡傳
所載十二種今傳維三種傳不能紀十種唐志所載九種今
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考
証益詳間與集注差異
元徽三年甲寅　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録尚書引爲諸王侍讀故事止與文學無
它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不爲官雖在宦途亦居
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勢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　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句曲
山體柂輕捷性嗜山林所歷必吟咏盤旋不已語人曰吾見
朱門廣廈雖通其華樂而無放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澤知難
久止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禄得輙差舛不爾豈得爲今日
之事亦緣勢使然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勢相
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惟難契故勝世
雖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六沈約爲東陽累要不至自捷句曲不出所謂遍
歷名山求訪仙藥或未然至句曲禮祖王塔一至升陽應太
子召它適皆無考又言往東陽從孫游嶽受符圖經法亦無
考惟揚義、靈寶五符傳句容葛樂樂以傳陸脩靜陸以傳孫
許翽翽累敢東陽章靈民出郡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孫
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永元元年巳卯　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凡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
客至其下與物遂絶不娶無子他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
它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爲樂間獨遊泉石此門忌
漏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君
它皆類是所謂熱之養之覆之若教成辦必加將護大要離
塵換境爲上
中興元年辛巳　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初齊末作

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讖文成梁字合弟子進之並以梁建國
後屢及亦須言朱然已已詩嘆昭陽重離七元元年餘雖隱
茅山不却入主詢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狃
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復移奈會侯景太綱畯機豈盡
忘救世者但觀時爾兼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恭傳真祕謀
無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致至精術此門隱除魔頭定亂學
道者闡及君著水鏡握鏡當是早爲畫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五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恩禮彌篤問訊弗
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放水草之間一金籠頭人執杖驅之
知不可復致勞族李直亦不肯事梁武帝嘗嘆梁有天下並
不見此人門風何蘇乃留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關泉石孟奇無蛇虎有佳木乃雜藥初
之青林乃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藍

中大通元年乙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闡以本草用蚉虫水蛭之屬傷物違
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闡自青城來勾
曲先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之功化後爲蓬萊都水監見仙
傳及拾遺甚詳今茅山 相傳積譯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夢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鄮縣禮
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嵒從鍾離權授切訣後二百年來
參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脩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
絕於入境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
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闡圓覺以大中元年至
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慶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送往亡日乃爲吉逝時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彌
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實數未終丁達乃承唐世時賓來
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爲唐大宗貞觀元年昇平之盛降古所
稱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
應恐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
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
風景極類隱居它無種不類形有辨移神無變易自是至丁
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
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亦以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
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
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弱冠
之譽履思邈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爲後身何疑挺弱頌又

云重雖懐咸似謂館文與武帝俱非令終又云七元乃扶胥
謂武帝凡改元世稱推戴爲篆立侯景嘗爲懐朔鎮功曹史
至是篡梁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
篇中字求之則摘前一項二十字顧豈虛設耶又彰明集選
又云齊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齊矣在於何所華原孫
氏即其所在也已嘗知佛言報盡還來及會生趣生至確可
信識者更推之癸卯二月泰山王蕢譜
粟里華陽窩辭
移南村辭
見集詩居南村甚久所謂懐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怨
南村甚堅所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未審何時復
還西廬所謂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
忍言索居當是居南村經多時
多柴多柴兮繁陰衆縣兮山前山後而多園有人兮素心林容
林疎兮溪山自爲秋春不見兮相思相思兮起下牀而攬衣南
疇兮嘉穟北牖兮新葵轉南村兮西廬夫豈衆芳兮要之何所
獨無芳草兮推吾宇其墻菲紛有此内美兮奚適而非良朋希
知太元兮又焉知義熙
去彭澤辭
見集彭澤歸從叔嘗致書是陶夔官太常君平生下至
曲阿上至江陵所謂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即爲曲
阿阿在丹陽至是所謂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自後
不見所之
西田下潠兮將荒胡不歸彭澤信美兮惟柴桑其是思未五十
兮何薄宦一束兮何畀乾坤奔脊兮廣有道之無期山顚兮江
衝魚龍波濤兮廬人漁子猶怔忡朝上英兮暮下雄山林自有
豪傑兮白銀水精之飛龍
游斜川辭
見集鄰曲同游無考劉遺民周續之龐通之龐遵祖企
謝景夷羊和齡劉子驥鄉親張野從弟敬遠仲德見傳
見集顏延之見誄君親友之情甚敦停雲詩龐參軍序
暑見脫息交游獨悅親戚見歸來辭所以敬遠云亡傷
懐深深見文甚詳張野無見
風物兮美且明嬌鷗馳舫兮各適所天南阜兮斜川川雖斜兮
心不然二鄰三曲兮爲誰劉即周兮祖謝羊龐皆從而會之圖
沙奔兮烟脊四鋒轉兮雲飼上下盆甫兮無乃丹陽之傑人不
恨廬山之弗秀兮恨廬山之弗深
獲西田下潠辭
見集地事度甚微常抱飢寒有乞食詩極哀歸去來序
餅無儲粟有會而作序烟火纔通旬日可見

平晴兮交遠風良苗兮樣新新欲升兮未升猿鳥兮悲吟飽霜
露兮深山風氣兮先城郭而生寒堇不苦兮將辭其實難侶伊
旋周兮又奚著而奚作青山白蓮兮逶迤邈邈切玉臺兮金闕

居句曲山辭

見傳始接句曲山立館中茅號華陽隱居南最高為大
茅北孤峯聚石為小茅中三峯鼎立近後最高為中茅

同為句曲

林屋兮峨嵋岱宗羅浮兮嫁之福貧既長兮無極杳烟壑兮雲
陵谷高陵深兮判昭陽穹廬之翻覆萬春千秋兮句曲東麓兮
南岡挂掛蕭艾兮同香甚 汧溪兮永碧炭菌山兮長耆

移積金澗辭

見傳大茅中茅長阿中連石為積金今居東西繼壁多
環石深穴皆壁夾洞皆有湧泉大旱冬溫夏令水旱不
增減色白味甘美隱居東澗宅與許長史南澗宅最奇
長史即謐又有掾即許翽舍人即揚羲並在旁近三君
皆生東晉諸仙故跡多出所傳

長史御風兮舍人躡雲掾左右兮山高谷深昔邪邪兮何世今
茫茫兮何代王謝兮埃中揚許兮塵外五明重雲兮忍又而阻
脩東春兮西秋群芝兮逸芳术花參花兮以不同人兮焉往焚
香無歌兮人生不可以久留

禮育王塔辭

見傳臨作先用道家制籙鈴樂鈴佩符服下叙符誓上
次用佛家儀覆以大袈裟爵絕皆行桐栢弟子劉顯林
等學仙泉法堅等學佛君兼辭於仙特諂拯

乾坤兮吳越兮臨以海潮之飛鳴鷄兮十度而九回朝句曲之
嶙峋兮募育王之拳崖壘老速存兮豈其舍人長史之非上精
行次絕行兮非通行照行之可希天石縱兮天河驚星辰日月
兮欹危慶錢塘兮江碧西山蒼蒼斯行兮非常

朱層樓辭

見傳華陽頂起居上多種果林疏圃幹泉石竈亦弗遺
未見及樓當是在東澗前居既遠故述不甚者頌所包
羅宏闊竭不及之如欲立碣到須要經照靈臺前頌亦
不及經臺

接愈高兮世愈遠升壞兮層霄松過風風過松兮信美而弗超
笙櫝兮雲陂波青兮要川夢已賜而弗留兮翊浮塵之入飛煙
樓要得兮表卓松要得兮穹嚴大分有終兮大空無終斯時有
群仙之是從兮他時無一人之與同

藍輿　朱車

見傳門生登鬼擲藍輿適廬山為王休元入齒城亦用
此見集日暮巾柴車

柴桑離寂寥兮亦扶疎不孤吾娃兮吾東籬華對案兮物計有
酒兮聊可與娛卅寒兮桑茅又阻崎兮江淮悠其如作鶴起兮
掾赴崔卉宿莽兮無依宕城偽可以且泊兮廬山未趣夫來歸

舫舟

見集舫舟登門前

有事兮春晴趾垂擧兮撓棹硏田田兮峪漫曼何楫兮何舟屠
凌兮沉桑東林兮遠陟桑深兮榜屢桑楚兮行歸廻玩兮苦辰
逆如兮羅綦抹有彩兮奚無跣露下月明兮迺之到家兮掩門
嗟其不留兮閭星不可以捿身

琴

見傳有琴無絃以爲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見集上
絃驚白鶴下絃操孤鸞

寫是兮思發奇無所兮夫何能陶我心皓我肴我兮弗見豈其
餘兮外琴山空兮發幽溪空兮聲轍遲有絃兮何如乘山兮爲
我流水而白雪流奚石兮聽暖靈山樹兮柴柴栢下之人已往
兮肯吹毋爲之絓彈

壺觴

見集多及壺觴大及杯罇無定器多言觴膠當言偶有
名酒當是報得至作二十首平生賦詩未有若此其多
紆情未有若此其適者尋詩可見

乾爲天兮爲圓有時兮不然醒復醒兮日月皆爲之右轉醉復
醉兮天弗爲之左旋舊返觀兮北眄歛孤照兮南艇天下有道
則庶入不該兮夫何皮艮之彌漫柯欒騶兮我眄松蕭蕭兮我
撫阿紆阿宣兮姑去我獨歌兮獨舞花無與兮昌乘盡無宅兮
昌歸命茫茫兮何是非莽莽兮何非

鹿皮巾　　葛巾

見傳武帝遺鹿皮巾不用後見簡文升陽以葛巾迸謟

斕斕兮斑斑毋落落兮其間蒼茸者精之本兮杳生後而生前
山葛兮山巾勿問山中兮君其問謁水裏裏兮秋露專蕭蕭
兮秋風生手居禾福兮胡可得爲孤山之冥入荷荷兮已矣膠

膠兮何耶去復來兮頳朱節山之棄花

筀

見傳步便馬閑肘曉皆捐推轟跪吹筀

山不風兮風不松磯磕兮自生松風夫何所嗜之大皓兮山林
將安鳥客坂兮飛粒灵川兮深兮去波取此兮但空斯情兮爲
窮王毋去兮雲歸王子來兮霜霏鳳壓兮驚飛明月在天兮星
稀嘻嘻兮成非是耶非兮焉知

粟里車及輿見歸田園等詩其制無考今亦用如左

山轎　　繳

宜用紫竹斑竹以輕壯爲良繳用竹亦如之花紫紙梧

桐油爲頂衣以清滑爲良
蹣跚以出軋軋以趍山擲淺草溪滔深蒲在我窩兮不可傷竹
笋漢漢桐油香適雨適風適夕陽
粟里杖見和劉柴桑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拄杖　麈拂子
宜用山茶木櫻桃木或紫竹或斑竹白花藤以堅潤爲
良麈拂子柄用竹莖用白馬尾以輕柔爲良
溪昏霧多潤卽挺挪路微石艰弱卽搆柯在我窩兮不可擬十
二紅邊千百紅入山轉深春轉濃
粟里舟及櫂楫見恐火等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船篷
宜用編子船拖篷船脫篷船椒頭船又網扱船敵槽船
多拖罩蓋其材宜用杉木楮木羅木以輕捷爲良篷用
雜行皆可以厚密爲良
山崎水嶇無軌可蕩草踪木難無轡可攬在我窩兮不可騃孫
篷秋風秋葉飛露冷波寒宜早歸
蓑笠　背篷
宜用蔗草在背胸爲蓑衣在腰爲裳裙蒽繩紫領立宜
用箬葉笋籜筋竹背篷亦如之或棱毛爲衫笠以鮮密
爲良

挨江斜風零雨其蒙無蓑無笠誰適爲容在我窩兮不可缺蔵
濊濊潑潑尾半羊負鱗轉入魚龍鄉
槳櫂撓篙
宜用白楠木白植木烏圓木樟木椿木篙宜用筀竹以
堅緻爲良
殺殺其粼撇撇其盈吾非撈入惟意所向在我窩兮不可擲蘭
桂木蘭皆不必何材不勃能浮碧
粟里屨
鞋見賞士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宜用芒草蔗草稻草棱毛或用苘麻皮蒲斜嫩者疏過

街舫以輕飄爲良
有黃其總有青其約巖磴崎嶇不利走趨在我窩兮不可排白
步何嘗破青鞋掷祭蒲花　街
粟里枕見鐵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枕宜用藤枕竹枕柏枕如胡床爲繩枕如吸筒爲樂枕紀
貯甘菊荊芥良佳它方稍繁難集以輕平爲良
枕不枕頭防見來偷疾擲梁投安枕長乙在我窩兮不可成無
酒餘酥入枕囊但乞野菊秋風香
粟里杯觴及壺觴見飲酒等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酒杯宜用貓頭竹根或松根柏根堅者是而佳筀竹筒拓

木馬盂馬點長頸葫蘆扁腹葫蘆以輕穩爲良
松陵木瓢草堂竹根草堂不貧仍有丸盂在我窩兮不可撓自
古奚豪於此點不奚不憂杯可斟作酌哉
粟里瓢見歸田園詩其物無考今所用如左

燭　燈

宜用松膏樺皮燈宜用烏桕油紵子油菜子油梧桐油
無燈草用紙燃布縷亦可以明敏爲良
有月未生誰與　朋姑陪我丸少須臾明在我窩兮不可陵跦
餘一炷梢孚要我自傳燈仍續燈
粟里不見歸田園等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衣宜用四匹衫旋襴裙襟膝袴曼襠袴腿袴脚襽皆用
布以簡潔爲良
芙荷我衣芙蓉我裳秋風易彫相從弗長在我窩兮不可侵薪
姑稱滿兮可紉掛有縫緣節有紂
粟里布及冠見飲酒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巾宜用烏紵青葛冠宜用樺皮榔皮椶皮白藤皮斑竹
皮替宜用箭竹以輕潔爲良
東庄有紵西庄有葛翩哉附蟬接我枯髮在我窩兮不可譏斜
日西西嚮竹綠脂掛紗冠体夜歸
粟里床及席見移居等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床　席　薦

宜用竹床松床席宜用燈草心莞草薦宜用稻草或蒲
草蓆蒲盡以潔軟爲良
盡亦蝴蝶夜亦蝴蝶齊天長春芳草無歇在我窩兮不可妨壞
瑁珊瑚綺刹床枕中工叢孤蒲香

褥

宜用蒲花柳花蘆花青麻布囊之或用零陵香丹芥穗
密編作團以柔厚爲良
曲工錦繡句麵紅巾我曲不又雖咗米嗔在我窩兮不可驕罘
陷䔢山花梛毛松房竹𥫗捷身牢

交牀　懶牀

宜用筋竹水竹麻條交繫椒牀用竹用藤皆如之或葦
牛筋代條以牢穩爲良
磔磔其筋妍妍其緊夫惟無筐可與相承在我窩兮不可唾徑
嶔對嶔行稍處倦即倚牀鉤片時
粟里案見挽歌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机　椅

宜用紫竹黃竹椅宜用竹椅竹机蒲團竹椸椅可負以
輕便爲良
昔水我跟今酉我身豈惟我身又王我身在我窩兮不可鄙班

坐春莎總吾掎喀隨春山亦吾襪
栗里琴見時運等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宜用常琴不必好古尚奇操宜用多怡愉少悲怨多幽
淡少繁急不可求傳反嬰神勞以輕緻爲良
宜竹宜松宜山宜巖有月與風無適不宜在我窩兮不可掇千
頭萬緒叢閑心纔閑一聲無一星
栗里鋤見歸田園等詩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鋤 鏟 刀 斧
宜用鋼爲刀黃檀木白楠木爲柄以堅和爲良
我鋤稂莠我蔬務榮閑丹開花任其死生在我窩兮不可忘鏟

斫平平鋤斫斫操刀鉤林多借薪
栗里香見雜詩其器無考今所用如左
又香爐
宜用貓頭竹根或松根栢根堅老者亦佳香宜用易致
草木若梵樓根號杜降香馬蹄香即杜蘅燕尾香即蘭
楓膠樟腦茶燕與爐相宜以樸樸爲良
竹䈸食葉切勿食根須首衡蟬我心騏驎在我窩兮不可慢楓
樟爲諫石爲炭卯鐘午魚可以換
栗里扇見閑情賦其制無考今所用如左
宜山藤扇椶扇或編竹蘇筱黃苞蒻片竹壞解紙粘黑

煙桐油飾之號黑老婆以輕密爲良
生綃白團有風亦稱玉羽碧鮮無風刃爽在我窩兮不可離吾
無玉手握蒲葵蒲葵自托東山輝
栗里花藥不列見時運詩其類無考今所植如左
梅 桃 李
取花實皆美者見蜡日等詩餘如薔薇類皆畧
花藥之列無先我梅宜江宜山最宜幽谿其次桃李色香俱美
雖哉李孟諸君之子在我窩兮不欲希舍北舍南多令妾足未
出門心已歸
菊 蘭 桂

取色香皆秀者見九日閑居等詩餘如芙蕖類皆畧
花藥之列無先我菊宜露宜風大率宜肅其次蘭桂饒山林氣
菊不救先迭爲仲季在我窩兮不欲枯山客靑霞神靑孫塵外
有此塵中無
栗里卉木譽茱見勸農詩其類可考今所植如左
竹 松 栢
取氣象皆奥者見時運等詩餘如白楊類皆畧
卉木之繁所先我竹成兒超毋二百日足其次松栢異餘同節
自推及老弁竹叔伯在我窩兮不欲摧壓月雨風無乃宜就中
松風天下稀

桑梶榆

取柯葉皆切着見歸田園等詩餘如椰類皆畧

卉木之繁無先我桑相助芙蓉與吾集發其次梶榆春風同敷
亦有草蓀青京吾廬在我窩兮不欲殘六七月起秋風寒蕭蕭
吹得螺蛸乾

粟里異波新苗見時遲詩草類可考今所拉如左

禾麻麥

取莖實皆要者見西田穫稲等詩餘如秫類皆畧

新苗之翼無先我禾雪花將繁雲子亦多其次麻麥東阡西陌
足履一世集止三日在我留兮不欲荒玉堂金馬輸禾場畔倚
磔礴歡斜陽

紹陶録卷下 終

余生長湖山稟賦成性日稿拜於雲霞之府但適然耳不自知其超然世外也自飢驅入塵以來歸遊於思之際每讀章詠及丘壑之趣者未嘗不爲之心神飛動去秋徙蒼梧司寇猥志於蒼山作得紹陶録發抄余見其高趣高志辭詢奇古一字不茍允係徒置深有契於幽懷而絶不能發之於拙筆者因命炳技兩兒録得一本以期日後尚平事畢託友魚鳥偏巾道服以漁蓑簡板歌此篇於煙光嵐翠之間其樂殆將何如也耶 中多羞蓑 秋加教對 以前未如此不敢妄爲補正

康熙三十年辛巳端午洞庭東山翁試識

鄂國金佗稡編二十八卷鄂國金佗續編三十卷

（宋）岳珂輯

元至正二十三年朱元佑刻明修本

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爲辨其祖岳飛之冤而作。珂別業在嘉興金陀坊，故以名書。粹編成於嘉定戊寅，續編成於紹定戊子。粹編凡高宗宸翰三卷，鄂王行實編年錄六卷，鄂王家集十卷，籲天辨誣五卷，天定錄三卷。籲天辨誣者，記秦檜等之鍛鍊誣陷，每事引當時記載之文，如熊克中興小歷、王明清揮麈錄之類，而珂各繫辨證。天定錄者，則飛經昭雪之後，朝廷復爵褒封諡議諸事也。續編凡宋高宗宸翰摭遺一卷，絲綸傳信錄十一卷，天定別錄四卷，百氏昭忠錄十四卷。絲綸傳信錄者，飛受官制劄及三省文移劄付。天定別錄者，岳雲、岳雷、岳霖、岳甫、岳琛等辨誣復官告制劄及給還田宅諸制。百氏昭忠錄者，飛歷陣戰功及歷官政績，經綸於國史，及宋人劉光祖等所作碑刻行實、黃元振等所編事蹟以次彙敘者也。其宸翰拾遺中舞劍賦，乃唐喬潭之作，因高宗御書以賜，故亦載焉。編首自序，謂況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檢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云云。殆開禧敗衄之後，端平合擊以前，時局又漸主戰，故珂云爾也。其書歲久散佚，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刻於江浙行省，陳基爲之序。又有戴洙後序，稱舊本佚闕，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考訂，復爲成書。故書中脫簡闕文，時時而有。明嘉靖中刻本，並仍其舊。今無從考補，亦姑仍嘉靖舊刻錄之焉。

鄂國金佗稡編序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异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鐀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録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倫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扶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茍傳如此開陽刻經亶存六藝覩濇猶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決著録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録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桮棬之澤俱傳於家豈非疏戚絪殊覩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蠛車覆瓿亦出於理之或至者與嗟序事病於逞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非覩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人之通事以上之史官况當

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摭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檇李之明年始刻家世籲天之書于郡齋即漢制佩章之義稡五編爲一名之曰金佗惟　先王勳在

王家名在

國史遺蹟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

朝既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興懷盛心激烈尚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卽入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考焉耳不然寫琬琰積縑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塗初吉珂謹序

鄂國金佗稡編目録

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卷第一
高宗皇帝宸翰卷上
卷第二
高宗皇帝宸翰卷中
卷第三
高宗皇帝宸翰卷下
卷第四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一
卷第五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二
卷第六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三
卷第七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四
卷第八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五

卷第九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卷之六
卷第十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一
卷第十一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二
卷第十二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三
卷第十三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四
卷第十四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五
卷第十五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六
卷第十六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七
卷第十七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八

卷第十八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九
卷第十九　經進鄂王家集卷之十
卷第二十　籲天辨誣通敘
卷第二十一　籲天辨誣卷之一

卷第二十二　籲天辨誣卷之二
卷第二十三　籲天辨誣卷之三
卷第二十四　籲天辨誣卷之四
卷第二十五　籲天辨誣卷之五
卷第二十六　天定錄卷上
卷第二十七　天定錄卷中
卷第二十八　天定錄卷下

鄂國金佗稡編目錄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一

岳珂編進

高宗皇帝宸翰卷上

紹興四年

復襄陽四詔

援淮西二詔

紹興五年

平楊么二詔

還屯武昌一詔

紹興六年

督府視師二詔

移鎮襄陽一詔

起復一詔

按邊一詔

援淮西三詔

出師襄漢三詔

撫問賜器物一詔

降檜樣一詔

紹興七年

招陷偽官吏一詔

合軍二詔

乞解兵柄三詔

乞本軍進討一詔

招酈瓊一詔

紹興四年

春三月先臣奏請先復襄鄧六郡以圖中原會方議遣虜好重於深入廼

賜

御札命先臣毋出李横所守界

勑岳飛知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慎無出李横所守舊界却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在遵禀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畫使可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蹂虜始可回軍依舊屯駐朕當重寘賞典以

如聞卿果以目疾爲苦不至妨軍務否近親
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卿宜省思慮慎藥餌
安靜調養至於求閑之請非朕所知雖累請
無益也故茲親筆以示眷懷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拜先臣已力疾提軍至九江
奏至　王音宣諭輔臣以先臣有尊
朝廷之義復賜　御札嘉奨且　命
爲乘機進取之計

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
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
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
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
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冬先臣奉　詔遂出師襄漢賜
御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上規模素定以不徒行方
施爾功故茲筆喻無慢我言十四日　御押

劉光世請措置荊襄　詔不許第令
整兵以爲先臣援復賜　御札

勑岳飛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
在竭力致身早見平定近劉光世乞行措置
荊襄朕已命卿豈易前制但令光世嚴整步
騎以爲卿援緩急動息可行關報也亦當令
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勇士氣所向
無前孰能禦哉廿一日　御押

夏五月進兵襄陽克之捷　聞廷議
猶患其難守賜　御札問方略

勑岳飛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
朕雖有慰于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
而歸其理有二一以卿紀律素嚴士皆效死
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禍心俟
卿班師彼稍就緒復來擾劫前功遂廢卿當
用心籌畫全畫之策來上若多留將兵唯俟
朝廷千里饋糧徒成自困終莫能守適足以

爲朕憂不知李成在彼如何措置糧食備治
壁壘萬無劉豫肯爲運糧之理今既渡江屯
泊何所及金國僞齊事勢強弱卿可以厚金
幣密遣間探的確具聞盖國計之所在也故
兹筆喻深宜體悉
李成益兵請戰又大敗復賜　御札
問方略及　諭先臣爲誘敵之計
具省卿奏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
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

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此月九日當降
親筆令卿條畫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
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
困之道也卿必有以處焉及密遣間探要知
金虜僞齊事勢強弱點集次第想已必達卿
宜籌畫良策來上庶幾不廢前功也將來議
定卿若班師將今留人馬亦權暫少留作守
城之失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
致彼賊師再來併力掩擊勦除而後雖真實

少留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犯也卿更籌
朕不遥制
付岳飛　御押
冬十一月虜僞合兵大舉入寇邊報
急賜　御札趣先臣提兵東下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
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
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
之
付岳飛　御押

十二月提軍趨合肥賜　御札撫問
卿義勇之氣震懾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
宜奮揚於我武務深得於敵情既見可乘之
機即爲擣虛之計春兹忠略豈俟訓言深念
勤勞徃加撫問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五年
夏四月奉　詔平湖寇楊么至長沙
賜　御札

近得奏知卿已至潭州時方盛暑將士良勞
朕以湖湘之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
且捕之計欲使恩威並濟綏靖一方聞卿到
彼措畫得宜朕甚嘉之然今去防秋不遠若
此寇既平則可以專意扞敵更宜多筭决致
成功此朕所望於卿者其他曲折張浚既至
軍前可就議也二十三日

付岳飛　御押

六月大破楊么等寇湖湘悉平賜

御札褒寵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紓朕顧
憂良用欣愜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
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
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
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
可議細思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
懷反側更宜綏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
馴擾浚必已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請可具
奏來

付岳飛　御押

湖湘平還屯武昌賜　御札戒先臣豫備

勑岳飛武昌控制上流淮甸只隔一水可多
方措置遣得力人間探無使寇擾窺伺即今
動息如何莫謂未有警報而緩圖之事不素
定難以應猝卿其用心體國萬一有警當極
力捍禦乘勢掃戮無少疎虞即卿之功日具
的實動息奏來十四日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六年

春　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　御札

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雖夙宵自勵冀
恢復於丕基而姦宄未銷尚憑陵於方夏殆
欲親蒙矢石身屬櫜鞬報　兩宮遷越之讎
拯百姓流離之苦坐薪嘗膽疾首痛心十年
于兹終食屢歎今委宰輔督護戎昭而卿以
柱石之資總貔虎之衆居懷憤激期于盪平

慨念王者之師本於伐叛天下之將專以靖
民俾號令之申嚴慰雲霓之徯望毋窺近效
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譁田閭不擾副我撫
綏之意共成戡定之功捨爵策勲朕不敢忽
故茲親筆卿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張浚既出視師復賜　御札申諭眷
倚之意

朕以父兄蒙塵中原陷沒痛心嘗膽不敢

遑寧已命相臣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
懐各奮精忠勉圖報效儻有幾會無或後時
所冀二聖還歸故疆恢復用副朕平日眷
待責成之意

付岳飛　御押

二月督府議進屯以圖中原先臣遂
移鎮襄陽賜　御札令勉諭將佐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爲地利今西南
之重實占上游既已委卿移屯要害深圖戰
守之計卿宜以朕此意敦喻將佐撫勞士事
勉思忠義戮力一心叶贊事幾庶克攸濟有
功必報朕不汝忘

賜岳飛并本軍將佐等　御押

三月丁丑周國夫人姚氏憂賜　御
札趣先臣起復

比閲軍中奏知卿奄遭內艱倚注之深良用
震怛然人臣大義國耳忘家移孝爲忠斯爲
兩得已降制命趣卿起復卿宜體幾事之重

略常禮之煩無用抗辭即祗舊服乗吏士銳
氣念家國世讎建立殊勲以遂揚名顯親之
美斯孝之至也故茲親筆諒悉至懐

付岳飛　御押

秋先臣將按邊　朝廷患給餉者不
時至賜　御札命按擧功辠以寘賞
罰

朕將遣大兵控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
應守令監司措置餉運不擾而辦者卿可具

名來上當議褒擢其或不虔致誤國事亦即
按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貸

付岳飛　御押

九月還至武昌偽齊兵犯淮西有
詔提軍東下時先臣目疾甚張浚以
聞　詔遣僧中印皇甫知常馳至軍
療眡賜　御札勞問且趣其師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為卿醫治然
戎務至繁邊報甚急累降詔旨促卿提兵東

下卿宜體朕至懷善自調攝其他細務委之
僚佐而軍中大計須卿決之如兵之在遠者
自當日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不以微疾遂
忘國事朕將親臨江滸矣卿併悉之

付岳飛　御押

淮西寇已遁賜　御札止先臣東援
之師且勞問目疾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
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之大軍未須遽發也
如聞卿果以目疾為苦不至妨軍務否近差
醫者疾馳往卿所看視卿宜省思慮慎藥餌
安靜調養至於求閑之請非朕所知雖累請
無益也故茲親筆以示眷懷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拜先臣已力疾提軍至九江
奏至　玉音宣諭輔臣以先臣有尊
朝廷之義復賜　御札嘉獎且　命
為乘機進取之計

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狥國竭節
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
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
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
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冬先臣奉　詔遂出師襄漢賜
御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上規模素定必不徒行方

冬遠涉將士良苦卿更勤加撫勞用副朕意
付岳飛　御押
師至襄漢賜　御札撫問且　諭以
勉力遠圖之意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式總兵戎再臨襄漢
顧霜露之冒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
宜神相朕當食而嘆中夜以思非我忠臣莫
雪大耻所祈勉力用究遠圖卿目疾邇來更
好安否故玆親諭想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初先臣下商虢至長水得糧凡十七
萬俘獲甚衆會淮西有警遂還至是
復與僞齊戰于何家寨于白塔于牛
蹄皆大捷賜　御札奬諭且申述前
功
卿學深籌略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
松栢之塞仍俘甲馬就食糗粮登聞三捷之
貫冠萬人之勇朕方申嚴漕輓督責計臣

俾遂赴於師期庶士無於飢色卿其勝敵益
戒用心愈剛毋少狃於前勞用克當於大敵
但使先聲後實我武旣揚將見左枝右梧敵
人自病朕所望者卿其勉旃
付岳飛　御押
十二月大雪苦寒　遣賜器物傳
宣撫問秉賜　御札
戰鞍繡韉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
靈寶丹一合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付岳飛　御押
降槍樣至軍中賜　御札
卿軍中見用長槍似未盡善此物須是銛利
勁決即用之備的人力今降樣去可依此製
造盡改舊樣不用十五日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七年
春旣下　詔招陷僞官吏乃賜先臣
御札令以　德音徼諭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迫於虜威中致
絶豈棄君而從僞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
每深自咎儻能懷忠體國率衆來歸當議因
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與寬除天日
所臨朕言必信故茲親筆所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卿可作恭被親筆手　移檄中原
州縣官吏
復賜　御札命先臣招諭僞齊親

黨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衆來歸自王爵
以下皆所不吝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
遣信實之人宣諭朕意
付岳飛　御押
三月先臣扈　蹕至建康　召至
寢閤　玉音宣諭曰　中興之事
朕一以委卿先臣頓首奉　詔時劉
光世罷兵未知所付　聖意屬先臣

議既定賜　御札令付王德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
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
耻拯海内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
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答勲當從優厚聽飛
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付王德等　御押
先臣既奉　詔復抗疏論恢復大計
時秦檜力主和議聞先臣將合師北

討懼其成功謀奪所領光世軍從中
沮撓前議遂寢乃賜　御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淮西合
軍頗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須得朝廷
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
稟奏來
付岳飛　御押
先臣至督府與張浚論劉光世軍力
言張浚呂祉王德皆不可付恐士心

不服或以致變後疑其有自營得軍
意先臣乃即上章乞解兵柄賜　御
札慰諭且封還奏劄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子細商量期於
有濟可速起發見張浚仍具奏來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復上　奏懇免乞持餘服賜
御札封還元奏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惘然卿忠勇冠世

志在國家朕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
賊計狂狡將窺我兩淮正賴日夕措置有以
待之卿乃欲求閑自便豈所望哉張浚已過
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陳
請今封還元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懇免不止
詔遣中使
宣諭張浚所議軍事賜　御札再

還元奏
北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
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歎國家多事之際
卿爲大臣所當同恤見遣中使宣卿赴張浚
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卿其勿
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請
付岳飛　御押
先臣議事畢奏　詔還屯復上
奏以爲賊豫逋誅盜據中土歲月

滋久汙染漸深宜及時攻取以除
腹心患乞不假濟師止以本軍進
取賜　御札褒諭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
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
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
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付岳飛　御押
秋七月張俊揚沂中之　旨至進

西鄺瓊等果大謀不服遂殺呂祉
以全軍叛降僞齊賜　御札諭先
臣招捕
國家以疆埸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指揮除張
浚爲淮西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而廬州
統制官酈瓊意謂朝廷欲分其兵馬遂懷反
側不能自安於八日脅衆叛去朕已降詔開
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即行掩捕卿宜
知悉比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
意深契朕心嘉歎無已
付岳飛　御押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一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

孫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高宗皇帝宸翰卷中

紹興七年
乞建都上游一詔
行邉一詔
屯九江賜燕勞一詔
紹興八年
和議二詔
紹興九年
戒招納一詔
紹興十年
出師三詔
援順昌六詔
議建儲一詔
進取一十一詔

紹興七年
先臣請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既奉

詔方整兵北鄉復上奏請建都上
游以瞰中原以示聖意之所鄉會淮
西軍變因賜 御札報諭 令竢機會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之誠朕懷國家之
大耻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
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張浚謀之不臧淮
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遑亟舉而議者謂朕當
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
固不害爲恢復之圖也唯俟幾會以決大策
地遠不得與卿面言卿其益勵壯猷副朕責
成之意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奏 詔不復出師第行邊備守
朝廷猶以上流爲慮賜 御札令先臣
飭備
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
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來朝廷以淮西軍叛
之後每加過慮長江上流一帶緩急之際全

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訓練整齊
常若寇至蘄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以
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奏 詔以舟師屯九江爲淮浙聲
援既至賜 御札撫問且 遣騎使燕
勞 宣諭 聖意
北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浙庶幾王室尊安
中外寧謐聞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慨勞跋
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諮賜卿茶藥酒果
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其悉之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八年
秋奉 詔入覲時虜人方議通好先臣
因賜 對力言夷狄不可信和好不
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
及還屯飭備益嚴已而卒許虜和賜
御札報諭因其戒謹之意復寓 聖訓

朕昨與卿等面議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差
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朕以梓宫未還母
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然皆
卿等戮力練兵國威稍振是致敵人革心如
此卿等之功朕豈可忘若境土來復自今尤
當謹飭邊備切宜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馬
備作不虞之戒以圖永久安固付此親札想
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賜　御札
報諭歸功先臣
今月二十七日已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
難行吉禮止是宰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
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此皆卿等扶危持顛
之效功有所歸朕其可忘尚期飭備以保全
勲故兹親札各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九年

朝廷以虜好方密賜　先臣　御札令
得過界招納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唯是過界招納得少失
多已累行約束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
院文字亦須繳奏不得遣發付此親札想宜
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十年

朝廷得諜報虜人果有意叛盟賜
御札令飭備
昨因虜使至慮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
和是用累降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探報虜
人舉措似欲侵犯卿智謀精審不在多訓更
須曲盡關防為不可勝之計斯乃萬全朕比
因傷冷作疾凡十日不視朝今則安和無事
慮貽卿遠憂故兹親詔想宜知悉
付岳飛　御押
夏五月虜人大舉入寇先臣聞警即

奏乞　面陳機密會已　詔與諸大
帥進兵賜　御札不許趣先臣乘機
破敵仍　問至計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奏事深所嘉歎況以戎
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
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制變因
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俟卿出
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
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

封急置來上朕所虛佇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時河南盡陷復　詔趣先臣與諸大
帥進兵賜　御札令乘機措置招納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劃舊疆卿
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
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
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付卿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劉錡據順昌以抗虜先臣奉　詔卽
遣張憲姚政赴敵未至復賜　御札
命應援關陝河北以圖　京師
金賊背約兀术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
有捷奏然孤軍不易支吾已委卿發騎兵策
應計已遣行續報撒离喝犯同州郭浩會合
諸路扼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相援
況卿忠義謀略志慕古人若出銳師邀擊其
中左可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

應此乃中興大計卿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
不可不乘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既遣張憲姚政至順昌光蔡援
劉錡具以奏聞未至六月復賜御札
趣遣兵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賊雖屢殺獲其賊勢
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
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狂少落奸便不得

頃刻住滯六月六日巳時

付岳飛　御押

先臣之奏未至復賜　御札趣遣兵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來牽應劉錡以分賊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剉衂即於國體士氣所繫非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付卿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遣張憲姚政之奏既至因復請

詣　在所面陳機密賜　御札不許

令併力破賊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浚親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併力破賊卿可疾速起發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佇也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詔以先臣屢請　覲慮妨乘機驛遣李若虛詣軍前議事賜　御札令先臣

審處機會且　諭以　委任之意

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諭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事卿可一一籌畫措置先入急遞奏來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利其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盛夏我兵所宜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遣親札指不多及

付岳飛　御押

朝廷以順昌爲憂復賜　御札趣已

遣之兵仍　令濟師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人馬應援劉錡今順昌與賊相對日久雖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益其數星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以緩有失機會卿體悉此意

仍具起發到彼月日奏來六月十二日

付岳飛　御押

初先臣　召對羅詔　資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

基本其在是乎時　儲極虛位天下

寒心搢臣娟忌人言在廷莫敢倡議

先臣獨念　聖眷優渥不敢愛身思

欲盡言以　報至是虜再叛盟先臣

灑泣厲衆即日北討將行數請　面

陳冀以感動　上聽會　詔趣進兵

不許乃密爲親書奏　上之大略以爲

今欲恢復必先正　國本以安人心然後

不常厥　居以示不忘　復讎之志奏

至　宸衷感悟賜　御札褒嘉會劉

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因　諭

先臣以擣虛斷後之策

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

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

亮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比遣兵渡淮正

欲密備變故果致俶擾劉錡戰退三路都統

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

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犄角

擣虛或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

遙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倚望已

進卿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勳垂

名竹帛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嘗諭

旨今首以詔卿蓋自朕意想宜體悉十一日

御押

先臣得順昌府陳規所申復親提兵

進援奏至賜　御札褒嘉仍　諭以

進取之計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

見親提兵前去措置可見卿忠義許國之誠

嘉歎不已今虜兵雖退若不乘時措置恐他

時愈見費力已令張俊措置亳州韓世忠措

置宿州淮陽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閏六

月終一切了畢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
相見也
付岳飛　御押

劉錡既又戰退兀朮等軍復賜　御
札趣　先臣進兵乘機決勝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
軍鏖擊狼狽遁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
世忠輕騎取宿卿可依累降處分馳騎兵兼
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決勝冀
有大功為國家長利若稍後時弓勁馬肥非
我軍之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
十九日三更
付岳飛　御押

提兵至蔡州賜　御札撫勞仍諭　聖意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勤益見忠誠
許國嘉歎無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幾殲
醜自遺兩國生民有息肩之期然賊情敵勢
必已在卿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宜比

八日
付岳飛　御押

閏六月張憲復潁昌府先臣親帥大
軍去蔡而北賜　御札嘉奬仍諭以
委寄之意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師
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為計
慮虜慓蠆毒恐至高秋馬肥不測豕突當使
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
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初三日
付岳飛　御押

舉兵過蔡所鄉破竹軍聲大振又遣
楊成復鄭州張憲復陳州捷聞賜
御札奬諭且遣中使宣勞仍寓　聖訓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
勢皆為我有又大軍去賊寨止百餘里想卿
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滅殘虜嘉歎無已然
賊計素狡狙詐雖其姦謀不能出卿所料更

在明斥堠謹間諜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
難以逾度遲速進退朕專付之卿也已差中
使勞卿一軍未到間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
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
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因奏捷歸功諸將會遣中使
詔賜王貴等袍帶各一以褒其功賜
御札命先臣給付

朕嘗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數立戰效深
可倚辦方今正賴將佐竭力奮死助卿報國
以濟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
賜撚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給付
也十二日

付岳飛　御押　一

先臣進兵郾城賜　御札撫問仍
令措置屯守蔡潁

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狂
虜尚在近境今已入秋預當嚴備以防豕突
蔡潁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
守防行并謀絕其粮道使虜有腹背之顧在
卿方略隨宜處畫朕又欲與卿相見事畢輕
騎一來爲佳餘候面議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兀朮與僞龍虎大王等會于　東京
議以爲諸帥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
入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

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於是
朝廷得諜報大以先臣軍爲慮亟賜
御札令俟隙並舉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
虎議定欲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
切須占穩自固同爲進止虜或時遣輕騎來
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
可乘之隙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二
十七日

付岳飛　御押

秋七月師在潁昌先臣以輕兵屯于郾城張應韓清復　西京趙俊復趙州孟邦傑復南城軍梁興董榮復絳州垣曲縣遂復王屋李寶孫彥戰于曹州于宛亭縣于渤海廟皆大捷中原震響兀朮併兵于　東京復以偽龍虎蓋天大王及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寇郾城先臣帥戲下迎擊大破

之兀朮復收兵求戰又大敗殺其大酋阿里孛堇賜　御札嘉獎

覽卿七月五日及八日兩奏聞虜併兵東京及賊酋率衆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強敵志在殄滅賊衆朕心深所傾屬已遣楊沂中悉軍起發自宿亳前去牽制聞劉錡亦已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機擇利進退全軍爲上不妨圖賊又不墮彼姦計也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郾城屢勝兀朮斂兵退却捷繼至復賜　御札褒諭申述前功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賊鋒戕其酋領實爲儁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此已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

處仍與劉錡相約同之屢已喻卿不從中　御軍首凡有所須一一奏來七月廿二日

付岳飛　御押

兀朮兵十二萬退屯臨潁小校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虜遇大破其師兀朮憤其敗遂攻潁昌先臣命臣雲以背嵬援王貴戰于潁昌城西虜衆大敗殺兀朮之子壻統軍上將軍夏金吾等凡六人俘馘萬計得其

雪護閥馬及金印七鈕以獻兀朮僅
以身免副統軍粘汗重創與至　東
京而死中原大震先臣乘勝進兵朱
僊鎮兀朮收潰兵對壘而陳先臣亟
奏乞乘機破滅渠魁以復故壤賜
御札報諭仍寓　嘉歎之意
覽卿奏兀朮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
魁備見忠義之氣通于神明卻敵興邦唯卿
是賴已令張俊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

並進若虜勢窮蹙便當乘機殄滅如姦謀詭
計尚有包藏諒卿亦能料敵有以應之楊珪
自虜中逃歸有所見事宜今録本付卿亦欲
一知也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三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　編進

高宗皇帝宸翰卷下

紹興十年

班師二詔

入覲一詔

紹興十一年

援淮西一十五詔

臣珂跋

紹興十年

僞昭武大將軍韓常既失夏金吾畏
罪不敢還以兵五萬屯長葛寨遣使
願以其衆降先臣遣賈興報許之兀
朮復聚兵十萬拒先臣于朱僊鎮先
臣按兵不動第遣將以背嵬五百奮
擊大破之兀朮奔　東京時大軍去
京纔四十五里方議受降且進取兩
河響應指期成功秦檜主和議懼得

罪于虜亟請班師先臣抗疏以為虜
人巢穴盡聚 東京屢戰屢奔銳氣
沮喪得間探報兀朮已盡棄輜重疾
走渡河況今豪傑鄉風士卒用命天
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
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 陛下圖之
奏至 宸衷感悟賜 御札令少駐
近便得地利處報諸帥同為進止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
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
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
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且休止以觀敵釁
亦須聲援相及楊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日
起發卿可照知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至諸大帥各已退師秦檜復
請休兵觀釁亟趣先臣退一日而奉
金牌者十有二先臣奉 詔還自朱
僊鎮將朝于 在所會韓世忠在淮
陽楊沂中往徐州 朝廷慮虜軍襲
其後復賜 御札令駐京西牽制
此聞卿已趣裝入覲甚慰朕虛佇欲見之意
但以卿昨在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掎角
並進今韓世忠在淮陽城下楊沂中已往徐
州卿當且留京西伺賊意向為牽制之勢俟
諸處同為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晚也
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還至廬州始奉牽制之 詔而
韓世忠已還軍於楚州賜 御札報
諭 令疾馳入覲
昨以韓世忠出軍淮陽委卿留京西為牽制
之勢今聞卿已至廬州世忠却已歸楚卿當
疾馳入覲以副朕佇見之切軍事足得面議
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付岳飛 御押

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諜報兀朮韓常將入寇先臣
聞警即上疏乞會諸帥兵破敵願以
身爲先驅既遣奏整兵以俟 命未
至十五日乙卯兀朮韓常與僞龍虎
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乙丑駐廬
州界報至賜 御札令先臣以兵至
江州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

界上張俊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
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
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
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
付 飛 御押
二月四日癸酉先臣在鄂未奉 前
詔念虜既舉國入寇巢穴必虛若長
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既
遣奏又欲亟遏虜師是日再抗疏曰

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
一以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即乞且
親至蘄黃相度以議攻却且虜知荊
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責
得不拘使敵罔測未至賜 御札趣
出兵
此以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
劉錡見併力與賊相拒已親札諭卿乘此機
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卿可星夜

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黃繞出其後腹背擊賊
機會在此朝夕須報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 御押
前詔未至虜已迫和州七日丙子復
賜 御札趣出兵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
倍道前來合力擊賊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
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
會也再遣手札卿當深悉七日

付岳飛　　御押

九日戊寅先臣始奉出兵江州之詔下令以十一日庚辰就道且以奏聞末至十日己卯　詔遣中使張去爲至先臣軍賜

御札趣出兵

虜寇聚于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

道今遣張去爲往喻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詒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時以寒嗽在告庚辰力疾發鄂渚會所乞合諸帥兵破敵之　奏始至賜　御札褒嘉

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卿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自蘄黃繞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爲良策卿更審度兵貴神速不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付　飛　　御押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十五日甲申復賜

御札趣出兵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破虜賊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

力踐所言以攄素志今據歸正人備說金賊桀黠頭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卿不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宵旰之詔不爲虛言況朕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在此曉夕以佇出師之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

十五日

付飛　　御押

先臣始沓奉　前詔乃益疾馳以行十七日丙戌先臣癸酉之　奏

始至時　朝廷亦欲亟遏虜師賜
御札報諭　令姑緩　京洛之策
虜發手詔及毛敦書張去爲繼往喻旨朝夕
需卿出師之報覧二月四日奏備悉卿意然
事有輕重今江浙駐蹕賊馬近在淮西勢所
當先兼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李顯忠等
皆已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蘄
黃徑趨壽春出其賊後合力勦除兇渠則天
下定矣想卿聞此即便就道再遣親札宜深

體悉
付岳飛　御押
是日既　詔令緩　京洛之策而
先臣乞出蘄黃之　奏始至復賜
御札嘉奬
得卿奏欲躬親前去蘄黃州相度形勢利害
貴得不拘於九江以御天資忠義乃心王室
諒惟蚤夜籌畫必思有以濟國家之急若得
卿出蘄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應穴

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勝
嘉歎再遣親札卿宜體悉十七日未時
付岳飛　御押
十九日戊子先臣出師之　奏始
至賜　御札嘉歎且申述先　臣　初
奏會兵破敵之意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
州界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
身誰如卿者覧奏再三嘉歎無斁以卿素志
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兀朮與諸頭領盡在

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
破其營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
銳師要其歸路劉光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
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卿出自舒
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
貴神速恐彼已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
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與王良存應副錢糧
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舊嘗守官湖外

與卿一軍相諸妥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愼
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九日二更
付岳飛　御押
先臣出師蘄黄親以背嵬先驅疾馳
入廬州兀朮懲潁昌之敗聞軍至舉
營宵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之舊先
退兵渡淮三月一日庚子報至賜
御札諭先臣令平蕩壽春
聞虜人已過壽春卿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
〈金佗粹編卷三〉 十〈二十〉
中劉錡並往尅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
得停迹以除後患則卿此來不爲徒行也有
所措置開具奏來一日
付　飛　御押
朝廷得韓世忠奏復賜　御札趣先
臣會合平蕩
韓世忠奏已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府卿可約
與相見從長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
來接戰即當乘其既敗痛與勦戮使知懲畏

若已退不復來即壽春順昌皆可平蕩靜盡
免其後來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濟
不致二三也遣此親札諒宜深悉
付　飛　御押
先臣軍在廬州兀朮韓常已遁得張
俊報虜已渡淮盡絶乃還軍舒州具
以奏　聞且候　進止會兀朮聞先臣
退師用酈瓊計復窺濠州先臣聞警
以四日癸卯夜發舒州進援　朝廷
〈金佗粹編卷三〉 十二〈二十〉
得警奏十一日庚戌賜　御札趣出兵
兀朮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
已提軍到淮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
引道切須徑趍廬州審度事勢以圖壽春廬
通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軍至糧草
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
已行下諸漕爲卿一軍辦糧草不管闕乏付
此親札卿須體悉十一日未時
付　飛　御押

先臣已先　詔出師援濠　朝廷猶
未知庚戌之夕先臣還舒之　奏始
至乃賜　御札嘉奬先臣恭謹之節
而趣令夾擊以定大功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已渡淮
卿只在舒州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
恭愼不敢專輙進退深爲得體朕所嘉歎據
報兀朮用酈瓊計復來窺伺濠州韓世忠已
與張俊楊沂中會于濠上劉錡在廬州柘皋

一帶屯軍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糧起發前來
廬州就糧直趨壽春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
擒殺兀朮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可失也廬
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運糧急遣親札
卿切體悉十日二更

付飛　御押

先臣自舒州疾馳以十三日辛亥至
定遠縣兀朮先以八日丁未破濠州
張俊以全軍駐于黃連鎭去濠六十
里不能救楊沂中趨濠城覆于虜王
德救之而免兀朮方據濠聞先臣將
至復遁夜踰淮不能軍時　朝廷方
得先臣發舒州之　奏乃賜　御札
嘉奬且　諭以適中機會之意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道陸勤勞轉餉艱
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
如此據探報兀朮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
捷至城下張俊楊沂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

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賊不足平
也中興勳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
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奬諭卿宜悉之

付飛　御押

先臣得張俊報韓世忠先以四日癸
卯自招信泗州還楚而俊亦以十四
日癸丑還軍滁州先臣既獨以孤軍
駐定遠而虜已悉遁乃復還軍且具
以奏聞未至　朝廷以未知世忠還

楚十七日丙辰復賜 御札令先臣
出濠壽牽制
累得卿奏往來廬舒間想極勞勩一行將士
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
忘比以韓世忠尚在濠州與賊相拒獨力恐
難支梧累奏告急卿智略有餘可爲朕籌度
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賊勢以援世忠
想卿忠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爲念無分彼
此劉錡一軍已專令間道先行張俊楊沂中
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十七日
（金佗稡編卷三 十四）
付 飛 御押
臣珂跋
臣仰惟
高宗皇帝天錫
神武
紹開
中興
南征

北伐
景命重集而先臣飛奮自畎畝首蒙
異知外抗強胡內平劇盜力復京西之
境上智奪中原之僭僞至於旌麾所指
兩河響應謁視
陵寢恢拓版圖無非簡在
上心中稟
成筭故
雲章
奎畫（金佗稡編卷三 十五）
輝映日月藏之臣家亶爲
盛典中經權臣之禍歸之有司屬當
更化
首還諸孤於嶺表且以
軫念先臣不忘之
德意屬于
孝宗皇帝逆
御極之初

盡伸前枉臣父霖拔自流離之餘躐登
清貫嘗因攝貳臣監抗章有
請遂獲
賜還若群陰宿霿將旦澄霽豢然復覩
青天萬象呈露焜眩心目臣父是用寅
奉朝夕屢欲刋之琬琰以詔亡窮以侈
榮遇以章
先帝委寄待遇之隆而彙次未終奄恨
沒地臣生銜隕霜之哀重佩易簀之訓

追述
先志纂輯次第端拜摹刻凡為
詔札七十有六若淮西始終十有五
札復以甲子繫日蓋辨明疑似不敢不
詳其他軼在人家
散之族衕者臣不能究悉誓畢此生搜
訪以補其
遺庶幾
帝王彌綸之

無有軌之而流涕如德輿
忘其狂且僭而志于下方
歲次癸亥冬十有一月乙
監鎭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恭書
之誕歲月未久稗官所載
是以甲子

而且繫以事始誠恐不如
以洗謗書詔來禩今
家石刻上

鄂國金佗粹編卷三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四

孫朝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 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一

崇寧二年

宣和四年

宣和六年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

建炎二年

建炎三年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魏國公

妣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唐國公

妣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隋國公

妣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

崇寧二年　癸未歲

先臣和遺事　初歲遺事

二月十五日先臣生名飛字鵬舉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及姓源韻譜曰唐堯時有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官以命氏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冑莫考凡數千載皆韜迹不耀望雖出山陽郡先臣實家于湯陰亦不知其所以徙自先臣成而下皆以力田爲業及先臣和時有瘠田數百畝僅足廩食河北屢歉饑者多先臣和常日以脫粟數升雜蔬爲糜

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其餘呼道路之饑者均而飼之家人有不堪者先臣和謂之曰彼饑者亦人爾而能一二日不食吾與若日再食而猶欲求飽耶吾欲裁吾之僅有濟人之絶無耳人有侵其地以耕者割而予之無爭意有貸其財而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慍色雖甚窶乏未嘗悔鄉人重敬之先臣方在孕有老父過門聞姚氏之聲曰所生男也他日當以功名顯世位至公孤父因忽不見及

生先臣之夕有大禽若鵠自東南來飛鳴于
寢室之上先臣和異之因名焉未彌月黃河
決內黃西水暴至姚氏倉皇擁抱坐巨甕中
衝濤而下乘流滅沒俄及岸得免先臣少負
氣節沉厚寡言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
資敏悟強記書傳無所不讀尤好左氏春秋
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常得燭晝
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要
領輒棄之爲言語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 〈全作析稿卷四〉 三〉
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者生而有
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嘗學射
于鄉豪周同一日同集衆射自眩其能連中
的者三矢指以示先臣曰如此而後可以言
射矣先臣謝曰請試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
發又中同大驚遂以其所愛弓二贈先臣後
先臣益自練習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爲將
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屢以是
破賊鋒同與先臣別未幾而死先臣往弔其

墓悲慟不已每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䐑肉
于同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
然後酹酒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
還衣就盡先臣和覺而索之默不言撻之亦
不怨後伺其出而竊從往視之盡見其所爲
乃問之曰爾所從射者多矣獨奠泣于周同
墓何也曰飛向者學射於周君而特與飛厚
不數日盡其道以歸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
望致禮耳又問其故曰射三矢者識是藝之
所由精也酹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 〈全作析稿卷四〉 四〉
也先臣和始甚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
爲時用其狗　國死義之臣乎先臣應之曰
惟大人許飛以遺體報　國家何事不敢爲
先臣和乃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　壬寅歲　年二十
　從敢戰　擒陶俊賈進　先臣和卒
眞定府路宣撫劉韐募敢戰士備胡先臣首
應募韐一見大奇之使爲小隊長相州劇賊

喻俊賈進攻剽縣鎮殺略吏民官軍屢戰失
利先臣請以百騎滅之韐與步騎二百先臣
預遣二十人易衣爲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
置于部伍先臣乃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
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俊箕踞坐馬
上嫚罵交鋒先臣陽北賊乘勝追逐伏兵起
擊所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衆
亂莫知所爲遂俘獲其衆餘黨盡散知相州
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得先臣和訃

一〈金佗粹編卷四〉　五〉一

跣奔還湯陰執喪盡禮毁瘠若不勝會
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先臣亦棄不復問
宣和六年　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春三月賊
　敢犯吾保耶起而視之
超方恃勇直前先臣乘垣引弓一發貫吭而
踣賊衆奔潰壟賴以全是歲投平定軍爲効
用士稍擢爲編校

靖康元年　丙午歲　年二十四
　揄次覘虜　于大元帥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郎　戰侍御林
　轉寄理保義郎　戰滑州河上
　轉秉義郎　隸宗澤
夏六月路分季團練失其名知其勇以百餘
騎撒往慶陽揄次縣覘賊謂之硬探猝遇虜
衆騎士畏卻先臣單騎突虜陣出入數四殺
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不敢逼至夜以虜服

一〈金佗粹編卷四〉　六〉二

潛入其營遇擊刁斗者謬爲胡語答之遂周
行營栅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
渡亡其告身先臣又棄不復問閒行歸相州
冬　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
朔至相州先臣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
等與以百騎先臣受　命出日薄莫頓所部
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群賊駭愕先臣呼
倩等慰諭之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
功名反於草閒苟活今我以　大元帥命招

納汝曹此轉禍爲福之秋也倩等素知先臣
名且感其至誠置酒延之先臣亦豪飲不疑
酒酣倩謂先臣曰倩等既擾動州縣今既受
招恐未免誅戮先臣開諭再三衆已聽命忽
一賊起搏先臣先臣批其頰應手扑地拔劒
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受降凡三百
八十人由是受知於　大元帥補承信郎分
鐵騎三百使先臣往李固渡嘗虜軍戰于侍
御林敗之殺其梟將轉成忠郎以曾大父諱

寄理保義郎未幾以檄從劉浩解東京圍與
虜相持於滑州南先臣乘浩厲從百騎習兵
河上河凍冰合虜忽至先臣麾其下曰虜雖
衆未知吾虛實及其未定擊之可以得志乃
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先臣以刀承之
刀入寸餘復拔刀擊之斬其首屍仆冰上騎
兵乘之虜衆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
以功遷秉義郎　大元帥次北京以先臣軍
隸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丁未歲　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陣圖
從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官
詣張所　借修武郎閤門祗候中
軍統領　論兩河燕雲利害
借武經郎　從王彥　戰新鄉
敗王索　戰侯兆川　戰太行山
擒拓跋耶烏　殺黑風大王　歸宗澤
充留守司統制　隸杜充

春正月戰于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
人縱騎突擊敗之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
郎二月戰于曹州先臣被髮揮四刃鐵簡直
犯虜陣士皆賈勇無不一當百大破之追奔
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先臣謂之曰爾勇
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
今爲偏裨尚可他日爲大將此非萬全計也
因授以陣圖先臣一見即置之後復以問先

臣先臣曰留守所賜陣圖飛熟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陣哉況飛今日以裨將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陣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四蹂無遺類矣澤曰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先臣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留守第思之澤默然良久曰爾言是也 大元帥移 南京復令先臣以所部從五月 大元帥即 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書數千言大槩謂 陛下已登 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 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 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 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

以繫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為今日之計莫若請 車駕還京罷三州 巡幸之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 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 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書奏大忤用事之臣以為小臣越職非所宜言奪官歸田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差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軍汝自料能敵人幾何先臣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為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今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無一定之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樂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本儒者聞先臣語矍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先臣坐促席與論時事先臣慷慨流涕曰今 日之事惟有滅賊虜

迎 二聖復舊疆以報 君父耳所曰 主上
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
嘗計之否先臣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猶
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
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 本朝之都汴非
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
尾縣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為固苟以精
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壍峙列重鎮使敵
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
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
河南而 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
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
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間嘗
思及童宣撫取燕雲事每發一笑何則 國
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
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
習之人以為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
童宣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

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
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 國
家以為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
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
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羶攻取燕雲而不志
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
南河北正亦類此今 朝廷命河北之使而
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為胡虜之區將何以
為招撫之也為招撫職事計直宜盡取可也
之地以為 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
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
要既失莫可保守駸駸未已 幸江 幸淮皆
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 國以忠稟命 天子
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嚮惟招撫
命耳一死烏足道哉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
先臣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
盛彥軍石門山下先臣約彥出戰不進先臣
疑彥有他志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塵賊據

河朔臣子當開道以迎　乘輿今不速戰而
更觀望宣眞欲附賊耶彥黙然強與置酒幕
下有姓劉者數於掌上畫斬字示彥彥不應
先臣怒起獨引所部鏖戰奪虜纛而舞之諸
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千户阿里孛又與
萬户王索戰敗之明日將戰侯兆川先臣預
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
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重傷先
臣亦被十餘創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獲士
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
一軍皆驚唯先臣堅卧不動虜卒不來糧盡
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詣走彥壁乞糧彥不
許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
數十匹擒拓跋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先臣
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虜帥黑風大王走其
衆三萬虜陣破時先臣自知爲彥所疑乃自
爲一軍歸宗澤澤命爲留守司統制未幾澤
死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　戊申歲　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黑龍潭　戰官橋
擒李千户　從閭勍保護　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　轉武功郎
春正月合鄭宣贊失其名軍與金人戰于胙城
縣大敗之又戰于黑龍潭龍女廟側官橋皆
大捷擒女眞李千户渤海漢兒軍等送留守
司秋七月從閭勍保護　陵寢八月初三日
與金人大戰于汜水關虜有驍將杜來馳突
先臣躍馬左射應弦而斃虜衆亂官軍奮擊
大破之又檄先臣留軍竹蘆渡與虜相持糧
垂盡先臣密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人各
以薪芻交縛兩束四端爇火夜半皆舉虜疑
援兵至驚潰先臣追襲大破之以奇功轉武
功郎
建炎三年　己酉歲　年二十七
大戰　京師破王善等五十萬
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

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　解陳州圍
擒孫勝孫清　轉武德大夫授眞刺史
說杜充勿棄　京師　戰鐵路步
戰盤城　擒馮道　諫杜充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擒王權等
戰溧陽　擒渤海太師李撒八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率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外鼓譟震地充懼先臣曰　京師存亡在此舉也時先臣所部纔

八百人衆皆懼不敵先臣謂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領數騎橫衝其軍賊軍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敗轉武經大夫杜叔五孫海等圍東明縣先臣與戰擒之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州悉兵出掠充檄先臣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先臣先命偏將岳亨以遊騎絕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牛驢善兵不敢復出勢益沮二十二日戰于清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清等以師所降將卒甚衆轉武德大夫授眞刺史夏四月又檄從淬合擊善衆六月二十日先臣次崔橋鎮西又遇善軍迎敵敗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乃還杜充棄　京師之建康先臣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況　社稷　宗廟在　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兵碩望且不守此他人奈何今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矣他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

不可得也留守盍重圖之充不聽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敗之至六合檄討李成破之于盤城成又退保滁州充命王𤫊討之𤫊提兵至渠路徘徊不進其輜重在長蘆悉進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寺僧百姓百餘人劫取先臣裴禀犒軍銀絹先臣方渡宣化鎮聞之急追兵掩擊賊兵盡殪得其梟將馮進馮瀚掠人於長蘆成奔江西𤫊竟不至滁而遯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

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答
先臣叩寢閤諫之曰勍虜大敵近在淮南睥
睨長江包藏不淺卧薪之勢莫甚於此時而
相公乃終日宴居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
之急而舉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
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陵失守相公
能復高枕於此乎雖飛以孤軍効命亦無補
於　國家矣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漫
應曰來日當至江滸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

家渡渡江充始遣先臣等十七人領兵二萬
從都統制陳淬與虜戰方酣大將王𤫊以
數萬衆先遁諸將皆潰去獨先臣力戰會暮
後援不至輜重悉爲潰將引還士卒乏食乃
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以數千百
計諸將恟恟欲叛戚方首亡爲盜先臣麾下
亦有從之者先臣瀝血厲衆曰我輩荷　國
厚　恩當以忠義報　國立功名書竹帛死
且不朽若降而爲虜潰而爲盜偷生苟活身

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
胡虜盜據何以立　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
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士爲感泣不敢有
異志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隨我於
是傅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
家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慕先臣恩信
有密白先臣願請爲主帥而俱叛北者先臣
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
先臣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強爲　朝廷

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
耶必能洗滌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
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衆皆懽然讙呼曰
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兀朮趨臨安府先臣領
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
二百一十六級擒女真漢兒王權等二十四
人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
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寨七
捎九捎砲車及隨軍輜重器仗乘其亂縱兵

交擊大敗之俘殺甚衆駐于廣德之鍾村是
時糧食罄匱先臣資糧于敵且發家貲以助
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
先臣紀律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虜之
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
降附前後萬餘人虜侵溧陽縣先臣遣劉經
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
擒女眞漢兒軍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
李撒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留哥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五

宋 孫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二

建炎四年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建炎四年 庚戌歲 年二十八

破羣賊 戰常州 擒少主孛堇李渭
復建康府獻俘行在 賜袍鎧
帶鞍馬 平戚方 轉武功大夫
昌州防禦使 除通泰州鎮撫使
戰承州擒高太保阿主孛堇等
賜金注椀盞 戰北炭村 戰柴墟鎮
戰南霸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
齡來迎先臣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
人歸路以立奇功會城陷未及行郭吉在宜

興擾掠吏民令佐聞先臣威名同巷書以迎
且謂邑之糧儲可給萬軍十歲先臣得書遂
赴宜興甫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先
臣即遣部將王貴傅慶將二千人追之大破
其衆歐其人船輜重以還時又有群盜馬皐
林聚等精鋭數千先臣遣辦士說之盡降其
衆有號張威武者不從先臣單騎入其營手
擬出斬之收其軍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産業
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像與老

稚晨夕瞻仰如奉定省曰父母之生我也易
公之保我也難又相帥即周將軍廟闢一堂
祠之邑令錢諶爲之記夏四月金人再犯常
州先臣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不可數
計擒女眞萬戶少主孛菫漢兒李渭等十一
人復尾襲之于鎭江之東戰又勝 詔令就
復建康乃親將而往二十五日戰于清水亭
金人大敗僵屍十五餘里斬耳帶金銀環者
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眞渤海漢兒軍四十五

臣以爲賊若渡江必失二浙江東[illegible]
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illegible]
拱護腹心 上嘉納之賜戰鎧五十副金帶
鞍馬鍍金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
掠廣德軍老稚以歸成責之方陽謝約成盟
還所掠成不悟而往方伏壯士殺之併屠其
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先臣廣德守臣亦
奉書以方之難來告會有 詔命先臣討之
先臣以三千人行寨于苦嶺方時[illegible]官

橋以自固先臣射大橋柱方[illegible]
先臣命傅慶等追之不獲[illegible]
領千人出凡十數合皆勝復遣[illegible]
巳方生路垂絕知必爲先臣所[illegible]
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爲先臣[illegible]
拜方號泣請命俊力爲[illegible]先臣
討有命飛固當從然飛與方[illegible]
遂叛去固嘗遣人以逆順喻之不[illegible]屢據[illegible]
靈驊動郡縣又誘[illegible]將而屠其家直拒命

人獲其馬甲一百[illegible]
三千五百一十七[illegible]先
臣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illegible]
虜中擾其營虜人[illegible]
卒於營外伺望先臣復[illegible]
側伺其往來盡[illegible]
要索城中金銀錢帛[illegible]以
騎三百步卒二千人自[illegible]南門
新城設寨遂戰大破兀[illegible]而

登舟者盡以戈殪其人於水[illegible]岸者
山積斬禿髮垂環者三千餘級[illegible]屍千餘里
降其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illegible]人得馬三
百匹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甚衆兀
朮遂奔淮西先臣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
業虜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　行在所　上詔
所俘得　二聖音問感慟久之先臣奏曰建
康為　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
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illegible]江東西者

不降比諸兇為甚此安可貰後再三請先臣
呼方謂之曰招討既赦汝一死宜思有以報
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也先臣
身先士卒方以手弩射先臣中鞍先臣納矢
於箙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
取矢畀方方寸折推謹先臣與後皆大笑方
流汗股慄不敢仰視於是胡虜盜賊之在道
境者或殺或降時有删定官邵緯者上書廟
堂言先臣驍武沈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

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
軍又嘗於　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
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下
卒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如慮金人留軍江南
牽制官軍大為東南之患則奮不顧身克復
建康為　國家奪取形勢咽喉之地使逆虜
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
歷數功效無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　上於
是有意超擢秋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

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岳飛可用　上曰飛杜
充愛將充於事　若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
有知人之明猶可喜也遷武功大夫昌州防
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先臣以公牘
中省辭通泰之命願以母妻幷二子爲質乞
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賊
復收本路州郡乘伺機會迤邐漸進使山東
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庶幾得快平
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
急簽書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先臣隸
俊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
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
益鼎再三辨俊亦再三辭鼎奏　上曰若俊
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　詔先臣率
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以先臣改隸
光世節制　上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
世將行愌下或止之遂已　上聞之乃顧鼎
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
之鼎遂移　兎亦又不行　時〃句
詔先臣𣸪允臣赤自　行在歸宜興　程史
部赴鎮兀术之知迤十九日先臣　與
十三日軍至江陰埃舟未濟先臣開㙮輕騎
而先二十六日入泰州未視篆籍郡中敢死
士及部押使臣効用責其及軍額否狀盡收
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其中中的多得自擇
一馬訖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
五十副爭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九月初二
日入治所初三日復出屯初九日軍既畢濟
即日引兵屯三〔光宗皇帝嫌諱〕爲楚聲援二十日遂救
承州轉戰彌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酋高太
保擒女眞契丹渤海漢兒軍等又俘阿里孛
堇及里眞阿主黑白打里蒲速里酋長七十
餘人送　行在　上賜札曰卿節義忠勇無愧
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
始畏其威也　朕甚嘉焉今方國步艱難非
卿等數輩　朕孰與圖復中土耶賜卿金注

統一副盞十隻聊以示眷懷也金人既陷承
楚 詔光世措置保守通泰時先臣在承州
泰州盜起王貽冠城東張榮寇城北於是先
臣得還守通泰之 命乃旋師自北炭村至
柴墟屢戰皆大捷死者相枕藉諜報金人以
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已破張榮茭城光世
復遣 詔不遣援兵先臣以聞冬十一月有
旨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其不可且於
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先臣顧虜勢

盛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墟戰于
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
持累日而泰州爲鎭撫使分地不從 朝廷
應副糧餉之絶封虜死以繼廩初五日乃下
令渡百姓于陰沙先臣以精騎二百殿金人
望之不敢逼遂也江陰時劇賊李成自號李
天王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
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
州十二月 上命張俊爲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 辛亥歳 年二十九
討李成 戰生米渡 戰筠州城東
戰朱家山 斬趙萬等 戰樓子莊
殺馬進孫建降其衆不 降張用叉
一丈青 充神武副軍統制
轉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 擒饒
達姚青 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 上曰成兵
雖衆不足畏因 諭俊以爲今日諸將獨汝

無功俊遽曰臣何爲無功 上笑曰如韓世
忠擒苗傅劉正彦卿殆不如也俊恐悚承命
而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可勝思諸將惟先
臣爲謀勇乃請以先臣軍同討賊 詔許之
二月先臣至鄱陽與俊合兵三月初三日次
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
鋒俊大懼召先臣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
皆失利君其爲我計之先臣對曰甚易也賊
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雖不才願爲先鋒以
行後大喜從之初九日先臣身披重鎧先諸
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觀者
以爲神乃皆出進軍之右先臣首突賊陣所
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先臣追之二十
五里及河渡土橋纔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
能進賊引軍五千回攻先臣先臣以一矢殪
其先鋒之將麾騎突前進軍望風皆曳兵又
大敗後呼壕寨吏治橋後騎亦至進逐走筠

州先臣以軍屯筠城東十一日賊復引兵出
城亦列横亘十五里先臣以紅羅爲幟刺白
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
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走先臣使人
呼曰不從賊者即坐卸衣甲當不汝殺賊應
聲坐者八萬人死者無數擇所獲鎗刀衣甲
器仗之堅全者束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敝
者置于筠之州將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
餘卒奔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先臣追

夜引兵銜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於叢林待
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賊衆大敗殺獲步兵
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進成引十餘騎先走僅
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而來先臣遇之于
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
人獲馬二千匹追之由武寧至江州道中殺
及降凡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先臣以
馬軍追之渡步軍于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
進孫建及首領甚衆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

息飢困死者十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
千人馬二千餘匹所棄器仗衣甲金帛無數
成走降僞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絶
羣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帶甲上馬敵千
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寇江西俊召先臣
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先臣曰以
飛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因以步兵三千益
之先臣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
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

皆汝所悉也今吾諸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
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録用各受寵榮不
降則身隕鋒鏑或係累歸朝廷雖悔不可
及矣用與其妻將詣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
不降遂俱解甲先臣受之以歸俊謂諸僚佐
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繼又
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先臣汰其老弱
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俊奏功先臣第一秋
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

賊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
汝為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先臣
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洪州鄰
撫州建昌隣邵武也先臣使以岳字幟植城
門且榜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
見皆相戒以勿犯村垠按蘇猶故民不知有
盜十一月姚達饒清以萬餘人過建昌先臣
使王萬徐慶將廷白之軍討之擒青達於四
望山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原缺

日先臣至茶陵先遣兵趨郴及桂陽路伺成
動息上又令察其受招與否為之進退先
臣數以上意諭之成不聽乃上奏云內寇
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
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
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
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夏閏
四月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場先臣未至賊
屯數十里按兵立硎會得成諜縛而坐之帳

下有問先臣出帳召軍吏調兵食吏紿曰糧
且罄矣奈何先臣曰促之耳不然姑返茶陵
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諜捽耳頓足而入乃逸
之諜至成軍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日追先
臣軍是夜先臣命士蓐食夜半悉甲趨遶嶺
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其守隘之
兵而焚毀之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十
里成募願戰賊兵三萬夜半據山之險迎捍
官軍先臣麾兵掩擊賊衆大潰追至城東江

岸成奔桂嶺路 上復賜 詔令不以遠近
追捕又以暑月暴露之苦令學士院降 勑
書撫諭先臣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
梧關蓬嶺號爲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
梧關以待先臣成自喜以爲得地利後來者
莫能奪先臣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先臣
麾兵疾馳不陣而鼓淵軍大潰復殲其守隘
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十三日成復
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先臣以兵迎之

成敗斬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弓箭刀鎗等無
數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
里所據皆山險河澗道路隘狹人馬不得並
行成自守蓬嶺嚴備特甚是時賊衆十餘萬
皆河北河東陝右之散卒驍勇健鬬先臣所
部纔八千人而騎兵最少視成軍十不及其
一十五日先臣進兵蓬嶺分布嶺下日及未
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擁入河者不
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潑爲而逃先臣舉其

器甲弓矢戈鎗刀金鼓旗幟無遺者奪其被
虜人民數萬人歸之田里擒其將張全成寬
連州先臣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
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脅從深可憫
痛然縱其所往則大兵既旋復聚爲盜吾今
遣若等三路招降若復抵拒誅其酋而撫其
衆謹毋妄殺以累 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
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招之降者二
萬與先臣會于連州先臣用其酋領而給其

食降民大喜乃益進兵追成成懼甚走宣撫
司降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自稱
爲成報讎謂之白頭巾已而爲張憲所擒其
將楊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
執我見岳公遂受縛先臣見再興奇其貌命
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 國再
興拜謝後卒死國事爲名將嶺表悉平時以
盛夏行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衝冒炎暑賊兵
以疾死者相繼而官軍無一人瘴癘者惟死

敵之兵纔一二人㕍者以為先臣忠義所致
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
前神武副軍都統制　制辭有許國忠誠馭
衆訓整同士卒之甘苦致紀律以嚴明之語
初有　旨命先臣平曹成日赴　行在尋以
江州係控扼要地合屯重兵令先臣將帶本
部并韓京吳錫軍屯于江州比入江西界准
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招殺馬友下郝通
賊馬先臣遂至筠州降之除揀放外得精兵

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將兵可以防江其韓京
吳錫軍更不須起發乃以京錫撥隸荊湖廣
南宣撫司時馬友復犯筠州城西防隘之兵
望風潰散守臣已徒步出境及聞先臣軍來
友遁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餘人
寇蘄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
不肯出令先臣掩捕悉平之於是李回奏乞
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
先臣招捕　二月壬將李宗亮誘張式以所

兵叛
紹興三年　癸丑歲　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　賜金蓮酒器　討虔寇
擒彭友等　平固石洞　入虔州
斬十大王等　擒高聚　擒張成
召赴　行在　賜袍帶鞍馬弓箭等
賜宸翰精忠旗　除江西沿江制
置使　改江西制置使兼舒蘄州
改神武後軍統制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毀居民殺劫甚
衆先臣遣徐慶傅選往捕滅之二月　上遣
鄭莊齋賜先臣金蓮酒器如賜韓世忠禮召
赴　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臣到洪州採
訪物論皆謂岳飛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
為安今岳飛將帶軍兵前赴　行在竊恐民
不安業盜賊無所鎮壓復至猖獗乃不果行
又賜本回　親札令擇本路盜賊熾盛處專
委先臣是時虔吉二州管之境盜賊羣起吉州

則彭友李動天爲之魁及以次首領號爲十
大王虔州則陳顒羅閑十等各自爲首連兵
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表裏相援捍拒官軍
分路侵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
潮邵武諸郡縱橫來往兇焰方赫於是李回
奏吉寇彭友等爲亂乞專委先臣廣東宣諭
明橐亦奏虔賊爲二廣患深之南方物論皆
言岳飛所部最爲整肅所過不擾若　朝廷
矜憫遠人特遣岳飛軍來則不惟可除羣盜

而既招復叛如劉擇輩奈何置之隊伍繩以
紀律使之爲用又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州賊
寇入廣東刼掠乞委先臣討捕劉太中亦連
奏以先臣爲請　上始專以虔吉寇付先臣
夏四月先臣至虔州聞彭友等立栅于固石
洞儲畜甚富先臣遣吏伺其實乃巳離固石
洞悉其兵至雩都俟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
承宣智勇爲天下第一我今破之岳承宣且
欲他人若我何吏回報先臣笑遣辯士二人

造之開諭禍福說之以降賊曰爲我語岳承
宣吾寧敗不肯降毋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
友等方躍馬驅突示其驍勇先臣麾軍擊之
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賊衆橫屍滿山谷
獲衣甲器械無數奪其被虜老弱二萬餘人
縱歸田里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
四環皆水登山僅止一徑勢甚險阻先臣頓
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至固石洞復遣辯士說
之曰汝誠衆且險能保不敗耶敗而後降吾

不汝貰矣降即亟降毋自速辜賊衆不聽曰
苟能破山寨而降吾黨雖死尚何憾先臣乃
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士三
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譟賊莫
測多寡棄山而下見山下皆爲列騎所圍於
是疾呼丐命各卒投墜而死者甚衆先臣乃
令軍中毋殺一人賊衆悉下山投降或曰說
之不我聽何以貸爲請盡戮之先臣蹙然良
久曰此輩雖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

主上既赦其人矣不然何以成　主上之爭
命籍其金帛之藏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
之勇銳者隸諸軍餘悉縱之田里下令使各
安業耕種逃民盡還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
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首
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　隆祐震
驚之故有　密旨令屠虔城先臣既平諸寇
乃駐軍三十里外上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
不許連請不已　上乃爲之曲宥就　詔先

臣裁決六月先臣始入城諭囚即諸酋罪之
尤者數人各置之法餘悉稱　詔貰之市不
易肆虔人懽聲如雷至今父老家家繪而事
之過諱日則衰金飯僧于梵舍以爲常雖更
權臣之禍亦不變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
袁州先臣遣王貴擊之擒高聚及其徒二百
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僞統制方失其名張
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貴擊
之成敗走王貴奪於寨焚之殺死甚衆俘五

原缺

其威聲十八日有　旨諭先臣其日有三一
令先臣於江州興國南康一帶住劄江西諸
屯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江上有軍期急速
與制置會議不及許一面隨宜指置一舒蘄
兩州增隸先臣節制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
所部將士二十一日改除江南西路制置使
二十四日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二十
七日以李山軍馬隸先臣二十九日改差神
武後軍統制依前制置使冬十一月令王燮 大

折彥質遣吳全吳錫兩軍並聽先臣節制十
二月以李橫牛皐隸先臣是時僞齊使李成
合北虜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府及
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史如李橫李
道翟琮董先牛皐等俱失守僞齊於每郡俱
置僞將又有湖寇楊么與僞齊交結欲分軍
船五十艘攻岳鄂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
以兵三萬益楊么舟師自提十七萬由江西
陸行趨兩浙楊么會合　朝廷患之始命於

江南北岸水陸戰備亟常爲待敵計又命於興國大冶通洪州之路措置隄備多遣間探日具事宜以聞又命防扼鄂黄等州及漢陽軍又於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爲寇者漢紹興四年四月四日權知岳州劉愿申事宜狀一日先臣與幕中人語論及二寇或問將何先先臣曰先襄漢襄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逃楊么失援矣第中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五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六

孫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岳珂編

行實編年卷之三

紹興四年

紹興五年

紹興四年　甲寅歲　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州　復郢州　斬京超劉楫　復隨州　斬王嵩　戰襄江　復襄陽府　戰新野市起營田　敗劉合孛堇　降楊德勝　復鄧州　擒高仲　賜銀合茶藥　復唐州　復信陽軍　屯鄂州　除清遠軍節度使　戰唐州

春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先臣乃奏乞復襄陽六郡以爲今欲規恢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　上以諭輔臣趙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卽以　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

鄉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
追奔之際孝宗皇帝廟諱無出李横舊界畫一之目以湖
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
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
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
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將牛皐等主之夏
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堪披帶馬百匹
還使臣兵級部付先臣二十五日　上以金
束帶三賜先臣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

德安府制置使提兵至郢州偽將京超驍勇
武捍號萬人敵雜蕃漢萬餘人軍勢大張先
臣渡江至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帥復舊
境不涉此江初五日抵城下先臣躍馬環城
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乘
城拒敵先臣使張憲就問之曰爾曹本受
聖朝厚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楫出應
之曰今日各事其主毋多言也先臣怒甚時
軍正告糧乏先臣問糧所餘幾何曰可再飯

先臣曰可矣吾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
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累肩而升超迫於亂兵
投崖而死殺虜卒七千人積屍與天王樓侔
高劉楫就縛至前先臣責以大義南鄉斬之
遂復郢州於是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偽將王
嵩聞憲慶至不戰而遁退保隨城未下先臣
遣牛皐襄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已拔執嵩
斬之得士卒五千人遂復隨州先臣領軍趨
襄陽李成聞先臣至引軍出城四十里迎戰

左臨襄江王貴牛皐等欲即赴賊先臣笑謂
貴等曰止此賊屢敗吾手吾意其更事頗多
必差練習今其疏暗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阻
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
右列步卒於平地雖言有衆十萬何能爲於
是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
騎兵指皐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
合戰馬應搶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
人馬俱墜溺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

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僞齊益李成
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欲復求戰先
臣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先臣繼
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先臣
兵夾擊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擴
殑二十餘里 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
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
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 朕甚慰
焉嘗降 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畫之策若

少留騎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
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焉先臣奏曰
臣竊觀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累年
之間貪婪橫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
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
而人心終不忘 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
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
取之必倍費力 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
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

原恢復故疆民心效順誠易爲力此則 國
家長久之策也在 陛下睿斷耳若姑以目
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
營田之法其利爲厚卽今將已七月未能耕
墾來春卽可措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
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
駐兵兵勢相接漕運相繼荊門荊南聲援亦
已相接江淮荊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
正兵六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
儲既成則 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
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 朝
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
已又此地秋夏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內足
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
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量
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卽
過江北雖番僞賊勢衆多臣誓當竭力勦戮

不敢少貸 陛下將方重深入之舉而王瓌
以大兵討楊么六萬之兵亦未及抽摘然營
田之議自是興矣秋七月遂進兵鄧州聞李
成與金賊劉合孛董陝西番偽賊兵會聚于
州西北置寨三十餘所以拒官軍先臣遣王
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會合掩擊
憲至鄧城外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王萬
董先各以兵出奇突擊賊衆大潰降執番官
楊德勝二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

孛董僅以身免賊將高仲以餘卒走退保鄧
城閉門堅守十七日先臣引兵攻城將士皆
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遂
復鄧州 上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雖素聞
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松年
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及捷奏至後
殿進呈 上曰岳飛籌略頗如人意令學士
院降 詔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
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二十三日復唐

州尋又復信陽軍擒偽知通凡五十人襄漢
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行無阻
焉襄漢既平先臣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
畫荊襄 上賜 詔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
州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
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 上乃以襄陽隨郢
唐鄧信陽並作襄陽府路隸之先臣尋移屯
鄂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
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

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戶
制詞略云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
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
耕者不變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
平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辟土慰我 后
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辭意甚寵又賜
金束帶一九月兀朮劉豫稱兵七十餘萬林貴
報山東二萬兀朮二部不計數趙進報劉豫起發十萬陳香子經守報宿遷縣兩次見一
萬四千張城報三太子與兀朮所領共十萬五千密院所奏隸部三萬又報馬安撫二千

郭觀察七千三大王上四十萬擴而計之共當七十餘萬一據堂劄指揮聚糧入
寇諜報警急二十一日令備軍馬舟船於衝
要控扼之地分布防托時具諜探動息及備
禦次第聞奏二十五日令照應荊襄控扼武
昌一帶仍措置揚么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
嚴切隄備二十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
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率將士極力捍禦
掩殺毋令透漏冬十月五日令疾速措置更
遣諜探日一具奏虜人侵淮急圍廬州 上

鄂國金佗稡編卷六

賜札曰近來淮上探報緊急 朕甚憂之已
降 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 憂國愛
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 朕非卿到
終不安心卿宜悉之先臣奉 詔出師池州
先遣牛皐渡江十二月自提其軍趨廬州與
皐會 上遣李廷幹賜先臣香藥旦賜 札
撫問時僞齊已驅甲騎五千被城皐以所從
騎遙謂虜衆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虜
衆已愕然相視及展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
衆不戰而潰先臣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
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殺死
者相半殺其都統之副及僞千戶長五百戶
長數十人擒番僞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
匹旗鼓兵仗無數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 乙卯歲 年三十三

入覲 賜銀絹等 除鎮寧崇信
軍節度使充湖北荊襄潭州制置
使 除荊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

鄂國金佗稡編卷六

使 隨都統制 大破楊么 降
黃佐楊欽 擒陳貴等 斬楊么
鍾儀 擒黃誠劉衡 賜銀合茶
藥 加檢校少保 除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 賜銀合茶藥

春二月先臣入覲 上賜銀綵二千匹兩承
信郎恩命一殁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
三 眷禮甚厚賜諸將金束帶及牛皐以下
二十九人并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各轉

資受賞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後前神
武後軍統制充荊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
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進封武昌郡
開國侯　制詞有曰閱禮樂而厲廉隅德遜
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
之躬又曰于疆于理威行襄漢之山川如飛
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又曰萬騎鼓行震天
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奮勇氣於方張力捍孤
城系俘壘醜又以　明堂恩加食邑五百户

食實封二百户十二日除荊湖南北襄陽府
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么楊么
者鼎州鍾相之餘黨楚人謂幼為么故稱么
云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
其徒有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
虎等數年間聚兵至數萬立相之子儀謂之
鍾太子與么俱僭稱王官屬名號車服儀衛
益擬王者居有三衙大寨所居之室稱曰內
文書行移不奉正朔蹂踐鼎澧窺覦上流程

原缺

迎道之龐猍所至得其懽心斯以寬予憂顧
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之先是鼎州
太守程昌禹遣劉醇荊湖南北宣撫使孟庾
遣朱寔湖廣宣撫使李綱遣朱詢荊南鎮撫
使解潛遣史安湖南及諸軍遣晁遇十七人
邵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為賊所殺
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
肉餧餓虎也寧受節使劍不忍爲逆賊辱先
臣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者起受命

以行至其境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岳節使
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
檄發誦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
然皆不敢萌異意於是么之部將黃佐謂其
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
之敵我曹萬無生全理不若速往就降岳節
使誠人也必善遇我率其所部詣潭城降皆
再拜先臣釋其罪慰勞之即日聞于　朝擢
佐武義大夫閤門宣賛舍人賞予特厚佐嘗

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使坐命
具酒與飲酒酣撫佐背謂曰子眞丈夫知逆
順禍福者無如子子姿力雄鷙不在時輩下
果能爲 朝廷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
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
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事否佐感激
至泣再拜謝先臣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
報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
士三百餘人來降先臣皆委曲慰勞命其首

領以官優給錢絹織之聽其所往有復入湖
者亦弗問居數日又有二千餘人來降先臣
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
席益與浚備語先臣所爲謂浚曰岳侯得無
有他意故爲此寇益欲預以奏聞如何浚笑
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
機胡可易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黃佐襲周倫
寨擊之倫大敗走殺死及擒入湖者甚衆擒
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寨栅

糧船焚毀無遺者佐遣人馳報先臣先臣卽
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
以聞統制任士安慢王璦令不戰先臣鞭士
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斬之士安乃
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
等軍耳賊乃併兵來安寨攻之先臣遣兵設
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乃起四合擊之賊衆
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又追襲過蒿陂山所
殺獲不可勝計士安復移軍與牛皐屯龍陽

舊縣之南逼近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
又敗走 上賜札諭之曰 朕以湖湘之寇
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
恩威並濟綏靖一方聞卿措畫得宜 朕甚
嘉之五月有 旨召張浚還浚得 詔謂先
臣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
先臣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
熟視移時謂先臣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
未有可投之隙 朝廷方召浚歸議防秋之

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先臣曰何
待來年都督第能爲飛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都督還　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
之易耶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
日破君何言之易耶先臣曰王四廂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
謂以水寇攻水寇先臣曰湖寇之巢艱險莫
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
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

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
之援使賊黨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由
反手耳飛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內俘諸
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
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召飛前來潭州
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　行在
先臣遂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
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先臣降先臣
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

者欽今乃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
先臣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戰袍予之即
日聞奏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
禮遇甚厚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
所部皆喜躍恨降晚先臣乃復遣欽歸湖中
諸將皆力諫先臣不答越兩日欽盡說全琮
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萬先臣詬罵曰賊不
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
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惟楊么負

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夸逞神速其舟有所謂
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
海鰍頭小海鰍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
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破
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
而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而不見其人先臣
取君山之木多爲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
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
伐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詈賊聞詈不勝憤

爭擲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盈積舟輪下
膠滯不行先臣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爲筏
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矢石舉撞巨木
撞賊舟舟爲之碎楊么舉鍾儀投于水繼乃
自仆牛皐投水擒么至先臣前斬首函送都
督行府僞統制陳瑫等亦劫鍾儀之舟獲金
交牀金鞍龍鳳簟以獻率所部降先臣亟領
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大驚曰是何神
也夏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爲亟

與周倫等首領三百人俱降牛皐請曰此寇
逋誅罪不容數勞民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略
行勦殺何以示軍威先臣曰彼皆田里匹夫
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爲姦其
後乃沮於程吏部盡誅雪恥之意故恐懼而
不降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但欲求全性
命而已今楊么已被顯誅鍾儀且死其餘皆
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　主上好生之意也
連聲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牛皐敬服其言

而遂先臣請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力
者籍爲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
有自請歸業者二萬七千餘戶先臣皆給據
而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諸軍而縱
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揭牓於青草洞庭湖
上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
事之時然湖湘悉平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
鄂渚水軍之盛遂爲沿江之冠自其與浚言
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

上之朝　上遣內侍一員至先臣軍前傳宣
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將士賜　詔褒
諭有曰湖湘阻深姦兇嘯聚曩命往伐用非
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尊寇久稽靈
誅卿勇略冠軍忠義絕俗肅將王命隃襄長
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震疊恩信既著宜傳
檄而屈降消時內侮之虞宣予不殺之武又
賜　札曰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
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

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鼎請使　朕恩
威兼暢厥功茂焉初有唐生居鼎州嘗與程
昌禹論洞寇之險曰他人寨柵猶或可入如
楊么寨則雖虎豹不可入也昌禹曰然則柰
何唐生作俚語應之曰除是飛便會入去昌
禹大笑曰世間豈有生肉翅人可使耶顧謂
僚屬曰茲事當且止也又夏誠劉衡等嘗自
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
是始驗時有盧奎者作鼎澧聞見録述其事

其末曰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
不能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幾於不戰屈人
紀其實也有　旨兼蘄黄州制置使以目疾
乞解軍事　上不許既而疾稍瘳先臣不復
請強起視事又有　旨令先臣軍以三十將
爲額八月二十二日有　旨令先臣於襄陽
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應
疾速措置備禦事務具已施行狀聞奏秋九
月加檢校少保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進

封鄂國公制詞有曰得好生於　朕志殲舊
渠於吾民支黨內攜爭撤狡窟渠魁而縛自
至和門耶矢弢弓盡散潢池之嘯聚帶牛佩
犢悉歸田里之流逋清湖湘累歲蕩汩之區
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還軍鄂州益自奮厲
日率將士閱習師徒軍容甚整張浚按視還
朝以聞冬十月　上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荊
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遣賜臘藥
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六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七

通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　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四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紹興九年

紹興六年　丙辰歲　年三十四

梁興來　兼營田使〔一〕〔二〕入覲　賜
金器　移屯襄陽易武勝定國軍
節度使　除宣撫副使　周國夫
人姚氏薨　起復　虢州寄治
盧氏縣　被長水縣
賊業陽　蒲在
戰孫洪澗　淮西
戰何家寨　等　戰
白塔　賜銀合茶藥
賜

春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
河徑渡至先臣軍前先臣　上曰杲爾
當優與官以勸功者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
情遂　詔先臣　二月兼營田使以都督
行府議事至平　陳去　在所不遠願
一見　天顏九日得　旨引見面奏襄陽唐
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　京西南路乞
改正如舊制又　襄陽　收復後未置監司
州縣無以按察〔一〕　納之以李若虛爲京
西南路提舉兼轉運使刑公事又令〔二〕湖北襄
陽府路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先臣自擇
強明清幹者　薦舉改官陞擢差遣
其有蠹政害民　自對移放罷
十九日　賜　二百兩士卒
犒賞有差都督張浚　諸大帥浚於
座中獨稱先臣　倚　命韓世忠屯
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　州以招北軍張
浚屯盱眙楊沂中爲浚後翼特命先臣　襄

陽以窺中原謂先臣曰此吾事君之素志也惟
君勉之先臣奉命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
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
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制詞有曰 洛都
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 陵寢具存 廟貌
未移於鐘簴所以寓 責望之意深矣先臣
以宣撫重名自非廊廟近臣及勳伐高世者
不可委授上章力辭 上賜詔曰漢高帝一
日得韓信齋戒築壇拜爲大將授數萬之衆

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爲過與待絳灌樊
酈輩計級受賞者有閒矣豈非用人傑之才
固自有體耶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
策動必有成勳伐之盛焜燿一時豈止與淮
陰侯初遇高帝比哉夏四月 上命至武昌
調軍丁周國夫人姚氏憂 上遣使撫問即
日降制起復勑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
臣躬請視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絹千匹兩
襄奉之事鄂守主之先臣扶櫬至廬山速表

懇辭乞守終喪之志 上悉封還親札慰諭
又累 詔促起乃勉奉 命復屯襄漢秋七
月 上命先臣凡移文僞境於宣撫職位中
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
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殲其
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 上聞之
以語張浚等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
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
來飛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 西

京長水縣之業陽僞順州安撫張宣贊 失其名
命孫都統 失其名 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
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
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
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
餘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 西京險要之地
盡復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
原響應先臣又遣至蔡州焚賊積糧上賜
詔襃之有曰進貔虎以憑陵殲鯨鯢於頃刻

又曰長驅將入於三川震響傍攜於五路九
月劉豫遣子麟姪猊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
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
犯淮西諸將皆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
欲棄盱眙同奏乞召先臣以兵東下欲令先
臣獨攖其鋒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
浚聞之以書戒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
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
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　上曰岳飛之一

金佗稡編卷七　五

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
舍廬州退保采石　上憂之乃以　親札付
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俊光世始聽命
還戰　上猶慮其不足付復召先臣初先臣
自收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皆以盛夏行師
爲炎瘴所侵遂成目疾重以母喪哭泣太過
及是疾逾甚所居用重帷蔽明不勝楚痛然
聞　詔即日啓行　上聞之遣醫官皇甫知
常及僧中印以驅濟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

先臣至江州不進元　詔冬十一月十九日
奏至　上語趙鼎喜其尊　朝廷誦司馬光
通鑑名分之說以獎之賜　札曰聞卿目疾
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　國竭節事　君
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
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
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
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先臣奉　詔遂還軍
時僞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

金佗稡編卷七　六

糧爲窺唐計先臣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有
僞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
遇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陣衆幾十倍一戰俱
北橫屍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
僞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來援貴先嚴
兵待之既戰陽北命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
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
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凡七人殺獲萬
計　獻　行在五大王以匹馬逃先臣即奏

公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
偽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貴等已
至蔡城閉拒未下先臣使人迓之貴等旺至
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爪角
王大御賈關索等併兵來絕貴歸路以馬軍
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三十里賊復
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為董先所擊
盡擠入澗中積屍填谷得馬二千餘匹及衣
甲器仗等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大敗□□者

望見官軍皆引遁　上聞捷大悅賜札獎
諭曰卿學深籌略動中事機前遣董先之間
奪險松栢之塞仍得甲馬就□糧穀登圖三
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蓋申述前來奪戰効
也又　遣內侍傳宣撫問　賜銀合茶藥十
二月大雪苦寒　上以先臣方按邊暴露
手詔撫勞有曰非我忘臣莫雪天寒又　遣
賜馬鞍四鐵簡二香茶藥等傳宣撫問召赴
行在

紹興七年　丁巳先臣　年三十五
入覲　論馬　扈從至建康　除太
尉　除宣撫使　陞營田大使　論
恢復大計　論劉光世軍　解兵柄
復軍　乞以本軍討劉豫　論建都
乞進屯淮甸　討廢劉豫　賜燕及
茶藥等
春正月入見　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
先臣曰卿在軍中得良馬否先臣曰驥不稱

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故常奇之日啖芻
豆至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
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餘里始
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
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為馬受
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
復襄陽平楊么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
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
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

毅然此其爲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
材也 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
除起復太尉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制詞有積獲齊山俘累載道令行塞外響震
關中等語賞商虢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營
田大使三月邑 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
世所統王德酈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一十
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先臣且 詔王德
等曰聽飛號令如 朕親行先臣乃數見

上論恢復之略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
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疏言臣自 國
家變故以來從 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
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 社稷威靈前後粗
立薄効 陛下録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
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
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
踰涯分今者又蒙 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
實何人誤荷 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

思以圖報 穪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
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
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
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 陛下 睿筭
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
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
益難圖然臣愚欲望 陛下假臣日月勿拘
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
則提兵直趨 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

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都而走河北 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
京東諸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
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
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
滅之理爲 陛下 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
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
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饋運臣
須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追躡而南臣俟其來當

率諸將或挫其鋭或待其救賊刺速戰不得
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
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
上流進兵併力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
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
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 陛下還歸
舊京或進 都襄陽關中唯 陛下所擇也
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七十萬
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

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
流去 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
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
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
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
賴 陛下戒勑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
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
濟此大事異時迎還 [illegible]
后梓宮奉邀 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

安萬姓同歡 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
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
所自許者疏奏 上以親札答之曰有臣如
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 朕不中制 復召至
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 朕一以委卿 又賜
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
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先臣復奏申述前
志 賜札報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
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 朕志行遂中興

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
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
議遂寢王德酈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
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軍事時王德酈瓊之
之兵猶未有所付浚意屬呂祉乃謂先臣曰
王德之爲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爲都
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何如先
臣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反掌耳王
德與酈瓊故等夷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

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飛謂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先臣曰張宣撫宿將飛之舊帥也然其爲人暴而寡謀且酈瓊之素不服或未能安反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耳先臣曰沂中之視瓊等爾豈能御此軍乎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先臣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山廬母魏國夫人姚氏墓側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爲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軍宗元曰聞部任乃心服先臣之能 上時遣 詔促先臣還軍先臣力辭 詔屬吏造廬以死請不得已乃趨 朝既見猶請待罪 上知其故使 詔答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 上曰將帥輯和軍旅精銳上則稟承 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訓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宣撫岳飛

訓養之所致 上大悅賜衮詔曰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嘗忘也聞細柳亞夫之令稱善久之先臣遂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 陵寢乏祀 皇圖偏安 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伸鋤奮梃以致死于敵而 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衰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 國威靈致 神州隔於 王化虜僞穴於 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 陛下比者寢閣之命咸歸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此向臣願因此時上稟 陛下睿算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鰥官之責以成 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人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兹焉可必惟 陛

下力斷而行之疏奏 御札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誅僞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秉杭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修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 朕注意先臣奉 詔將行乃復奏以爲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願 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 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伏 國威靈鼓行北向未報而酈瓊叛初先臣旣還軍張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噪不服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呂祉爲安撫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益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僞齊報至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先臣言於是 上詔報先臣以兵叛之後事旣異前還 都之舉宜俟機會先臣復上奏云叛將負 國臣竊憤之願進也淮甸伺者僞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 詔獎諭而不之許先臣奉 詔以舟師駐于江州爲淮浙聲援得報虜以廢僞齊先是六年先臣在襄漢豫兵連衂其爪牙心腹之將或擒或叛屢不自振然依金人之勢尚稽靈誅先臣知粘罕主豫而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諜報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 上令先臣激厲將士以備俄兀朮遣諜者至先臣軍爲邏卒所獲縛至前

吏請斬之先臣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鄉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僞齊同謀誅兀朮事曰八月交鋒我竊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爲兄弟國因謂諜者曰汝罪當死吾

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封股
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諜唯唯拜謝而出復
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諜徑
抵兀朮所出書示之兀朮大驚馳白其主於
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
先臣於是上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備
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上又遣江諮至江州
就賜茶藥酒果及錫燕宣勞且賜　御札嘉
獎

紹興八年　戊午歲　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　備金人　入覲　論和
議非計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于　朝秦檜難之
令條具曲折先臣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
諜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
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
迎敵岳太尉　朝廷第令隄備命先臣明遠
斥堠習水戰練閱軍實爲待敵計不發兵深

入先臣亦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備守
而已秋召赴　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
河南地先臣入對　上諭之先臣曰夷狄不
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
譏議　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金
使至和議決　上復　親札歸功於先臣勠
力練兵扶顛持危之効先臣不樂謂幕中人
曰犬羊安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　己未歲　年三十七
講和　授開府儀同三司　論虜情

春三月以復河南　赦天下先臣表謝寓和
議未便之意有曰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
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
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
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
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　中國豈
其然乎末曰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
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　詔書面有慚於軍

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
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
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
而報　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十一
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三百戶特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先
臣獨力辭且於貼黃陳情曰臣待罪二府理
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
嘗奏陳竊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

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不可以
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闕　國政不容不陳
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　王室欲望
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冐
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　朝廷之體
上三詔猶不受後　温言獎激王以邵穀守
學祭公克己爲稱不得已乃拜先臣益率士
卒訓兵嚴備以虞旦夕之警分遣覘信材辯
者往伺虜情　上方遣齊安郡王士㒟等謁

諸陵先臣自請以輕騎從士㒟酒掃其實欲
觀敵人之釁以誅其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
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
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
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
地歸我然實寄之也秦檜知其旨即奏新復
故地之初正賴大將撫存軍旅賜　詔褒諭
而止之又　勑先臣軍凡新界軍民毋得接
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之所遣渡河之士

忘令收隸毋得往來

鄂國金佗稡編卷之[illegible]

孫奉議郎[illegible]岳珂編次

行實編年卷之三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年庚申 年三十八

金人叛盟 授劉錡 議建儲

加少保河南府陝西河東河北路

招討使 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分遣諸將 復西京曹陳鄭趙州

潁昌府未安南城軍寨 復垣曲

沁水翼城縣等 戰曹州宛亭縣

渤海廟中牟縣 京西黃河上西

京河南府臨潁縣勁原曲陽來安

平等 殺敗涉郎君王太保阿波

[illegible]孛堇萬戶千戶等 擒

劉[illegible]郾城大破兀朮

敗[illegible]五里店 斬阿李

孫孛堇 擒金合孛堇 賜金千

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 賜錢二

十萬緡 戰小商橋 斬撒八孛

堇及千戶等 大戰潁昌府城西

斬夏金吾及千戶等 擒王松壽

張來孫千戶阿黎不田瓌等 賜

錢二十萬緡 駐朱仙鎮 以背

嵬破兀朮 兀朮奔京師 輯諸

陵 兀朮棄京師 班師 乞致

仕 入覲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亳諸州 上大感先臣

言以爲忠五月下 詔命先臣竭忠力圖大

計頒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

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 御札曰 金

人過河侵犯 東京復來占據已劃舊疆御

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

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

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時先臣亦以得警

報奏乞詣　在所陳機密會劉錡據順昌抗
虜告急于　朝　上亟命先臣馳援先臣奉
詔即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　覲　上
遣李若虛至軍賜　札曰金人再犯　東京
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還來面議今遣李若虛
前去就卿商量又曰施設之方則委任卿
朕不可以遙度也先臣於是乃命王貴牛皐
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提兵自陝以東
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略又

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
兵之日命各語其衆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
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間之要
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
發熏衣盥沐閉齋閤子書上奏言　儲貳事
其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　國本以安人心
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初八年
秋先臣因　召對議建儲事得詣資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喜曰　中興基

本其在是乎家人問其所以喜先臣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詣　行在也蓋欲面
陳大計及李若虛來先臣亦以機會不可失
不復敢乞　覲乃疏言之　上得奏歎其忠
御札報曰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六月授
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
制詞有曰氣吞強虜壯自比於票姚志清中
原誓有同於祖逖又曰畧　素定之成謀攄久
懷之宿憤嘉先臣之志在戰不在和也先臣

登以無功辭不受　上詔諭之曰卿陳義甚
高　朕所嘉歎第性同時並拜二三大帥皆
以次受命卿欲終辭其兵蘧伯玉之用心也
先臣乃不敢辭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
幾所遣諸將及會合之士皆響應相繼奏功
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判趕殺其千
戶三人并大將鵬旋郎君又捷于渤海廟閣
六月張憲敗虜于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
先臣親帥大軍去蔡而北　上以先臣身先

士卒忠義許國賜　札獎諭張憲遂進兵陳
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
來復敗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
國大王邪也孛堇再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
五日董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
賊帥漫獨化五千餘人于鄭州復鄭州二十
九日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
餘匹驢騾百頭漫獨化不知存亡秋七月一
日張應韓清復　西京破其衆數千牛皐傅

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
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
于　西京偽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
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
戰先臣自以輕騎駐于郾城縣方日進未已
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于　東京議以爲諸
帥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
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
其師併力一戰　朝廷聞之大以先臣一軍

爲慮賜　札報先臣俾占穩自固先臣曰虜
之技窮矣使誠如諜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
一軍挑虜且罵之兀朮怒其敗初八日果合
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偽昭武大將軍韓常
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雲領背嵬遊奕馬軍
直貫虜陣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
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
匹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
數百人而還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

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墻
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
千騎來諸將懼先臣笑曰易爾乃命步人以
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旣相
聯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
奮擊僵屍如丘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
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朮復益
兵至郾城北五里店初十日背嵬部將王剛
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

孛孫孛董瓶大駭先臣時出路戰地望見黃
塵蔽天衆欲少卻先臣曰不可汝等封侯取
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
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
安危所係奈何輕敵先臣鞭堅手麾之曰非
爾所知乃突戰賊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
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皷攻之捷聞 上
賜 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
自謂奇計卿遣背嵬遊奕迎破賊鋒戕其酋

領賞爲舊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
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
時 上又遣內侍李世良詣先臣軍傳宣撫
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
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
予宣撫司非時支使兀朮又率其衆併力復
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
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賊遇再興驟與之戰殺
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長

毛毛可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
兵八千兀朮夜遁郾城方再捷先臣謂臣雲
曰賊犯郾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
速以背嵬援王貴既而兀朮果以兵十萬騎
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
虜陣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
城堞爲搖臣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椰而
發以騎兵八百挺前决戰步軍張左右翼繼
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

死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失
其名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
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不左班
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
人獲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闌馬一匹金印七
枚以獻兀朮狼狽遁去副統軍粘汗孛堇重
創輿至 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
李山等復捷于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
馬百匹追奔十五里先臣上郾城諸捷 上

大喜賜　詔稱述事曰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強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　詔賜錢二十萬緡以犒軍是月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賊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人獲馬百餘匹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賊將阿波那千戶李孛董死者

無數又追至于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十餘人降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而去追殺三十人獲其所遺馬八匹衣甲刀槍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五千餘騎屍布十里獲器械槍刀旗鼓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擒首百餘人得馬驢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翼城縣復翼

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中原大震先臣上奏以謂趙俊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　朝廷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衂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　京城南壁近郤遣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　陛下中興之機金賊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之第報楊沂中劉錡并除而不言所遣先臣獨以其軍進至

朱仙鎮距　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　京師兵十萬來敵對壘而陳先臣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還　京師先臣遂令李興檄陵臺令朱正甫行視　諸陵葺　永安　永昌　永熙等陵神臺枳橘柏株之廢伐者補而全之先是先臣自紹興五年遺義士梁興敗金人於太行殺其偽馬五太師忍萬戶耿光祿破平陽府神山縣進張横敗金人於憲州擒嵐

慈兩州同知孔崗息、畢寧判官遣高岫𤟤澄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遣梁興等宣布　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掎角破賊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中國其約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歛兵固堡以待王師烏陵思謀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率其部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之衆一千一百八人李寶之衆八千李興之衆二千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白馬山寨首領孫淇等僞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臯華旺等皆全率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腹心禁衛如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及張仔揚進等亦密受先臣旗牓率其衆自北方來降韓常又以潁昌之敗失夏金吾金吾兀朮子壻也畏罪不歛還屯于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五萬降先臣遣賈興報許之是時虜酋

動息及其山川險隘先臣盡得其實自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衆所揭旗皆以岳爲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先臣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先臣不日渡河奔命如恐不及各齎兵仗糧食團結以俟先臣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虜所置守令熟視莫敢誰何自燕以南號令不復行兀朮以敗故復簽軍以抗先臣河北諸郡無一人從者乃自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先臣亦喜語其下曰這回殺番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時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于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之聞先臣將成功大懼遂力請于　上下　詔班師先臣上疏曰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得間探報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

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　陛下
圖之疏累千百言　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
効以　御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　奏言
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
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
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
進檜聞之益懼知先臣之　　乃先
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
後言于　上以先臣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

師一日而奉　金書字牌者十有二　先臣
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
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　陛下也諸
軍既先退先臣孤軍深在敵境懼兀朮知之
斷其歸路乃聲言將翌日舉兵渡河兀朮疑
京城之民爲先臣夜棄而出北遁百里先臣
始班師父老人民大失望遮先臣馬首慟哭
而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
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類矣先

臣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　詔書以示曰
朝廷有　詔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之
哭聲震野及至蔡有進士數百輩及僧道父
老百姓坌集于庭進士一人相帥叩頭曰某
等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
志在恢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
先聲所至故疆漸復醜虜鳥奔民方室家相
慶以謂幸脫左衽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
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心其亦忍棄垂成

之功耶先臣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
命出　詔書置几上進士等相帥歷揩視之
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奈何先臣不得已乃
曰吾今爲汝圖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閒田處
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徙從而還者道路不絕
今襄漢多是焉方兀朮夜棄　京師將遂渡
河有太學生叩馬諫曰太子毋走　京城可
守也岳少保兵且退　兀朮曰岳少保以五
百騎破吾精兵十萬　京師中外日夜望其

矣何謂可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内
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禍
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兀朮事
故以爲言兀朮亦悟其説乃卒留居翌日果
聞班師議者謂使先臣得遂是擧也以往北
虜雖强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一簣
虧成萬古遺恨先臣既還虜人得伺其實無
所忌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州縣又稍稍侵
冦先臣抑鬱不自得自知爲檜所忌終不得

行其所志用兵動衆恢拓土宇今日得之明
日棄之養冦殘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
兵柄致仕　上賜詔謂其方賚長算助予遠
圖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奉
詔自廬入　覲　上問之先臣第再拜謝虜
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　上命先臣應之
以王貴行八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
寧爲秉淵所敗又悉其衆圍秉淵先臣復命
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　上命津發

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
秋湖命以蔡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亳命控
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自正任承宣使以下
凡四百八十一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陜告
急復請益兵以董先行又命廣設間諜誘契
丹諸國之不附兀朮者十一月命益光州兵
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冦唐鄧入比陽舞
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是冬梁興在河北
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之軍斷山東

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

紹興十一年　辛酉歲　年三十九

援淮西　召赴　行在　除樞密
副使　賜金帶魚袋銀絹鞍馬等
帶本職按閲　御前軍〻　還兵柄
還兩鎮節　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謫張憲事殁

春正月諜報虜分路渡淮先臣得警報即上
疏請合諸帥之兵破敵未報十五日兀朮韓

常果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日韓常與僞龍
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州界邊報
至 行在 上賜御札曰虜人已在廬州界
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賊後
詔未至先臣竊念虜既舉國來寇巢穴必虛
若長驅 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二
月四日既遣 奏復恐 上急於退虜又上
奏曰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
以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

度形勢利害以議攻郤且虜知荊鄂宿師必
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因測
至是 上得乞會兵奏大喜又得擣虛奏果
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黃之請益喜 手札
報諭以爲 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先
臣始奉初 詔時方苦寒嗽力疾戒行以十
一日引道先臣猶謂大軍行緩親以背嵬先
驅十九日 上聞先臣力疾出師賜 札曰
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 朕行國爾忘身

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先臣之師將至
與韓常等俱懲潁昌之敗望風遷遁遂還兵
于舒以俟命 上賜札以先臣小心恭孝宗皇帝
慎諱不敢專輒進退爲得體兀朮用酈瓊計復
窺濠州三月初四日先臣不俟 詔麾兵救
之次定遠縣兀朮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
以全軍八萬駐于黃連鎮去濠六十里不能
救楊沂中趨城遇伏僅以身免殿前之兵殲
焉虜方據濠自雄聞先臣至又遁夜踰淮不

能軍夏四月遣兵捕郴賊駱科又遣兵援光
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浸橫暫郤還進
不可復圖隄防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柘
皐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可
議也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慷慨自陳欲裨
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 京
東忠義軍馬爲攻取計梁興不肯南還復懷
衛二州絕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然竟亦
無所就虜人之強自若既而秦檜竟欲就和

議患諸將不同已用范同策召三大將論功
行賞先臣至：行在二十四日授樞密副使
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特 旨位在參
知政事上 賜金帶魚袋銀絹等視宰臣初
除禮先臣奏請還兵二十七日罷宣撫司皆
冠以 御前字五月十一日 詔韓世忠留
院供職俊與先臣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
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為名撫定韓世忠軍于
楚州先是先臣少俊等十餘歲事俊甚勤紹

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既叨先臣之功得遣
其責甚德先臣且服其忠略屢稱薦於 上
其後二三年間蕩二廣江西之寇復襄陽
六郡之故疆不淹時而大功立時論許予寔
諸將右 上亦自謂得人傑行賞不計其等
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虜犯淮西俊
分先也怯敵不肯行宰臣趙鼎責而遣之至
于二府又辭以墜馬傷臂鼎怒命一急足領
六人出關且奏請誅俊以警不用命者既又以

無功還先臣渡江一戰大捷解廬州圍 上
奇其功昇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恥之
及先臣位二府正專征天下稱三大帥與俊
體敵俊忿疾見於辭色先臣益屈己下之數
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答楊么平先臣又
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畢備俊受船復不答
先臣事之愈恭俊橫逆自若至七年俟復之
請大合 上意 札書 面命皆以 中興
之事專畀先臣又所賜 褒詔每有表異之

語如曰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卿為一時智謀
之將非它人比 朕非卿到終不安心甚者
謂聽飛號令如 朕親行俊見之常憾其軋
已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先臣聞命即行
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糧乏不可行師先
臣不復問鼓行而進故賜 札曰卿聞命即
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
遄其行非一意許 國誰肯如此俊聞之疑
先臣漏其書之言於 上歸則倡言於 朝

謂先臣逗遛不進以之飾爲辭或勸先臣與
俊廷辨先臣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及是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嘗以謀刼虜使敗
和議忤檜承檜風旨欲分其背嵬謂先臣曰
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 朝廷意可知
也先臣曰不然 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
自家三四輩萬一 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
吾儕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棄
城行視俊顧先臣曰當修城以爲守備計先

臣曰吾曹所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
計耶俊艴然變色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
之韓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
來楚州必分世忠之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
生事紡上之 朝檜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
獄將以扇搖誣世忠先臣歎曰吾與世忠同
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
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見投地自明
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奏事 上以

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妄言追官杖
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
是大憾先臣及歸倡言於 朝謂先臣議棄
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先臣報世忠事告檜
檜聞之益怒使諫臣羅汝楫彈其事初檜不
欲 宗強先臣乃建 資善之請檜擠趙鼎
而熟之先臣獨對衆歎惜與檜意俱不合已
深惡之及檜私金虜主和議先臣慷慨屢上
平戎之策以恢復爲己任 覲論和議則

斥相臣誤國不臧表謝新復河南赦則有唾
手燕雲等語旨意大異 上賜以手書諸葛
亮曹操羊祜三事先臣恭書其後鄙曹操之
爲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撻四夷尊中國
安宗社輔 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
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至虜人渝
盟 上劄付檜奏於先臣先臣讀之見德無
常師主善爲師之說惡其言飾姦罔 上則
又恚罵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

忍而設其甚聯檜自是飾憾先臣之非也
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先臣不死己
必及禍遂有必殺先臣之念日夜求所以誣
陷之者先臣亦自知不爲檜俊所容屢請解
兵避之不言始檜議和諸將皆以爲不便檜
知張俊貪可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專以
付俊俾贊其議俊果利其言背同列而自歸
于檜檜深感之至是得俊語復投其所甚欲
乃日召俊與謀共危先臣以万俟卨在湖北

嘗與先臣有怨故風卨彈之卨尤喜附檜願
効鷹犬章再上不報又風羅汝楫章六上又
不報會先臣亦累抗章請罷樞柄　上猶其
去以　詔慰之曰曾居位之日幾何而可聞
之章踵至無亦過意爲之憮然先臣力辭八
月還兩鎭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恩禮如
舊　制詞有誓身許　國彰趙士之曼纓勵
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劒表先臣之志始終不
替也於是檜俊之怒不已密誘先臣之部曲

以能告先臣事者寵以優賞卒無應命又遣
人伺其下與先臣有微怨者輒引致之使附
其黨否者脅之以禍聞王貴嘗以潁昌怯戰
之故爲臣雲所折責比其凱旋先臣猶怒不
止欲斬之以諸將懇請獲免又因民居火貴
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先臣偶見之
即斬以徇杖貴一百檜俊意貴必憾先臣父
子使人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爲大將寧免以
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矣檜俊不

能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刼之貴懼而從時
又得王俊者嘗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
先臣且位副張憲屢以姦貪爲憲所裁與憲
有隙俊本一黠卒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
等罪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利不問是否
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軍中號曰王
鵰兒鵰兒者擊搏無義之稱也檜俊使人諭
之輒從於是檜俊相與謀以爲張憲貴俊等
皆先臣之部將使其先自相攻發而因及其

父子㷔 主上不疑張俊乃自爲文狀付王
俊妄言張憲謀還先臣兵使告之王貴乃使
貴執憲以歸于已是時俊附檜黨檜方專國
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無敢違忤是非黑
白在檜呼吸間自非守道不屈之士未有不
折而從之者故貴等唯其所使憲未至張俊
預爲獄待之屬吏王應求請於俊以爲密院
無推勘法恐壞亂 祖宗之制俊不從親行
鞫煉使憲自誣謂得臣雲手書命憲營還兵

計憲被血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以獄
之成告于檜十月械憲至 行在下之棘寺
十三日檜奏乞 召先臣父子證張憲事
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不
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 詔召先臣入臣雲
亦逮至據三朝北盟集先臣飛傳 前一夕有以檜謀語先
臣使自辨先臣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
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笑曰
皇天后土可表飛 心耳初命何鑄與獄鑄明

其無辜民命万俟卨不知所問第許言先
臣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先臣使于鵬孫革
致書于憲貴令之虛中探報以動 朝廷臣
雲以書與憲貴令之擘畫措置而其書皆無
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證者自十二
日以後坐繫兩月無一問及先臣卨等皆憂
懼無辭以竟其獄或告卨曰淮西之事使如
臺評則固可罪也卨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
八日始劄下寺命以此詰先臣卨先令簿錄

先臣家取當時 御札藏之左藏南庫欲以
滅迹逼孫革等使證先臣逗遛而往來月日
甚明竟不能紊乃令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
傅會其獄會歲暮獄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
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
幾盡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遂報先
臣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
其具獄但稱以衆證結案而先臣竟無服辭
云憲與臣雲俱坐棄市屬官于鵬等坐者

六人獨參謀薛弼嘗有德於卨爲憲湖北時檜在永嘉日又嘗從檜遊且恭奴事得其歡心及在幕中知檜惡先臣動息輒報得不坐遷先臣家族於嶺南與張憲並籍沒貲產檜使親黨王會搜括家無儋石之儲器用惟存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初先臣之獄檜以忌怨成隙待先臣以必死何鑄既明先臣無辜失檜意遷鑄執政而俾使虜實奪其位卨自請任其責乃擢之爲中丞專主鍛鍊獄之未

成也大理丞李若樸何彥猷以爲無罪固與卨爭卨即日彈若樸謂其黨庇先臣與彥猷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冤並坐以罪去知宗士㒟請以百口保先臣卨劾之竄死于建州布衣劉允升上疏訟其冤下棘寺以死王俊以告誣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使姚政龐榮傅選等以與會遷轉有差後王俊雜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從者賞違者刑苟知避禍無不箝結奉承時

輩先亦遠至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諭且甘言撫勞之曰毋恐第證一句語言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果即伏遂釋之不逾半刻據趙甡之中興遺史唯樞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檜竟不納先臣死洪皓時在虜中馳蠟書還奏以爲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先臣號之爲

岳爺爺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皓還 朝論及先臣死不覺爲慟 上亦素愛先臣之忠聞皓奏益痛悔焉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檜云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岳飛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 上班師金人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況尚

書亦謂先臣霖曰先臣之忤張俊也以廉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貲而先臣獨清檜方私虜而先臣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爲名言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八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九

孫朝請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行實編年卷之六

遺事

秦國夫人李氏遺事

諸子

昭雪廟謚

遺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

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絕隔先臣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爲我語五郎勉事 聖天子無以老媼爲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先臣欣拜且泣謝不孝自歸有痼疾先臣雖身服王事軍旅應酬倥偬刻常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 燥濕寒煖之節語欸行履未

嘗有聲過出師以嚴飭家人謹侍養似不乃
至罾剮自妻姑及母蘢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此與臣雲跣足扶櫬
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從有願代其役者
先臣謝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于墓朝夕
號慟又刻木爲像行溫凊定省之禮如生時
連表哀訴願終三年喪　上三詔不起　勑
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
之以死請乃勉強奉　詔終制不忍棄衰絰

自　二聖北狩夷狄猾夏先臣每懷誓不與
虜俱生之志刺繡爲袍有誓作　中興臣必
殄金賊主之文其後援筆爲詞詩經行紀歲
月無不以取中原滅逆虜爲念手擁拳盜如
李成曹成馬友彭友虔吉湖湘之寇皆同時
諸將所不能爲之功然大營驛等題則每曰
此蜂蟻之羣也豈足爲功北踰沙漠蹀血虜
廷盡屠夷種復　二聖取故疆使　主上奠
枕則吾所志至羣巖寺詩又有山林嘯聚何

勞取沙漠瀚海以定破穢之句每拜宣辭遷之
詔亦然於檢校少保則曰未能攘卻夷狄擴
除僭竊宣撫副使則曰顧土宇恢復之迹未
見尺寸太尉則曰擢擅叛逆之族尚據中土
而臣官職歲遷月轉實負初心少保則曰羯
胡敗盟未見殄滅豈可以身爲謀貪冒爵祿
又曰俟臣功績有成將拜手稽首祇承　休
命其志可知矣小心事　上畏威咫尺闡
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　上嘗稱其尊

朝廷及賜　詔屢有小心恭謹不敢專輒之
褒如紹興六年禦劉豫至江州十一年禦兀
朮舒州俟　命之類是也　視國事猶其家
常以　國步多艱　主上春秋鼎盛而　皇
嗣未育　聖統未續對家人私泣聞者或相
與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　儲之議援
古今陳利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
而壯之
奉身儉薄不二饍居家　惟御布素服食器用

取足而已不求華巧旁無姬妾蜀帥吳玠素
服先臣善用兵欲以子女交驩嘗得名姝有
國色飾以金珠寶玉皆直鉅萬遣使遣先臣
次漢陽使者先以書至先臣讀之甚不樂卽
日報書厚遣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相
公方圖關陝何不留此以結好先臣曰吳少
師於飛厚矣然 國耻未雪 聖上宵旰不
寧豈大將宴安取樂時耶左右莫敢言玠見
女歸益敬服以爲不可及少時飲酒至數斗

不亂 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
酒自是絕口不復飲㦲將佐有欲獻者輒怒
之見妻御繒帛則曰吾聞 后宮妃嬪在北
方尚多寒乏汝既與吾同憂樂則不宜衣此
命易以布素家人有衣絲者聞先臣歸卽遽
止
朝廷命先臣與韓世忠張俊分地任責虜畏
先臣威名獨不敢窺荊襄常出淮西侵寇先
臣守己地之外又屢爲應援十一年虜入壽

春踰淮而來先臣初得警卽上奏乞出師繼
又念虜既入寇巢穴必虛乞出 京洛以制
其弊復恐 上急於退虜是日復奏乞出蘄
黃相度先議攻卻皆未有 詔也至援濠州
亦不待 詔而行其切於謀 國如此
臨戎誓衆言及 國家之禍仰天橫泗氣塞
莫能語士卒感愴皆欷歔而聽命奮不顧身
臨敵必先士卒摧精擊銳不破不止或人問
天下何時太平先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

惜命則太平矣與將校語必勉忠孝節義士
皆願効死力
每征討出師朝聞 命夕就道祁寒大暑不
憚勞苦雖疾亦不問禁虜勍敵衆人所避先
臣獨行如隆冬按邊而 上有非我忠臣莫
雪大耻之諭盛夏出師而 上有暑行勞勤
朕念之不忘之語不顧目疾東下赴援而
上有委身徇 國竭節事 君之歎自力寒
欬疾馳先驅而 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

之襄者不一也於事尤不避繁瑣當復襄漢
平楊么之時諸將碌碌不足恃 朝廷憂顧
之責萃於先臣州郡之所告急密諜之所探
聞朝徹 宸旒暮馳幕府一日之間旣 命
圖襄漢又 命圖楊么交至沓集先臣隨事
酬應未嘗憚煩所部兵二萬餘人守禦者半
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略無乏事
平居憂 國知無不爲諸大將率以兵爲樂
坐糜廩庾漫不加卹先臣獨常有憂色每謂

軍食必變頦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弊極矣
國家恃民以立 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
成何以報 國及京西湖北之地始平即募
民營田凡流逋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耕牛
糧種輟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
里一意耕耨分委官吏責成大功又爲屯田
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
游閒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然失其
傳不可復考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

辟委積充溢每歲餽運之數頓省其半 上
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 賜之守臣
武赳等以營田功遷荊湖之民至今賴其利
焉
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先臣獨以宣
撫司官屬有冗負蠹 國害民乞行裁減其
體 國率如此
上嘗亟稱其忠見於 詔札則曰卿志存憂
國義專報 君又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

又曰忠義出于天資忱恂著於臣節見於
制詞則曰秉誼忠純又曰精忠許 國其類
不可殫紀
樂施踈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
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貸糧於私
廩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
頃盡以贍守家者張俊貪占田徧天下而家
積鉅萬嘗謂其形迹己故憾之卒之日籍王
會極力搜刮家無餘貲秦檜猶疑之謂所藏

不止是興大獄數年逮捕家吏逮治有死者
而卒不得錙銖云　上知其屢空欲擇第於
行都欲以出師日自任其家事先臣辭曰北
虜未滅臣何以家爲卻之　制詞亦有屢票
姚辭第之志之語
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曰重蒐選貴精不貴
多背嵬所向一皆當百　上初以韓京吳錫
二軍付先臣皆不習戰鬬且多老弱先臣擇
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爲精

卒　上喜賜報曰可見措置有方忠誠體國
二曰謹訓習止兵休舍課諸其藝暇日尤詳
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時如注坡跳
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
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
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
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臣雲嘗以重鎧習注
坡馬蹎而踣先臣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大
敵亦如此耶遂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

之百乃釋之餘如傅慶以奪功詐平太以違
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
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荅曰仁信智勇嚴
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
者峻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
人易從違者必罰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
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民
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
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

恩常與士卒最下者同食椁酒臠肉必均及
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
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
詔詞有所謂絕少分甘與人同欲又云甘苦
同於士卒雖萬衆而猶一心者指此諸將遠
戍則使妻至其家問勞其妻妾遺之金帛申
致勇之歡人感其誠各勉君子以忠報其有
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
婚其女士卒有疾親造撫視問所欲至爲

爲調樂　朝廷每有須犒多者數十萬緡少
者數萬緡付之有司分給一錢不私無貸命
其將支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
者二緡將裁其數匿金歸己杖而殺之有是
六者用能恩威兼濟人人畏愛重犯法部典
十數萬本四方亡命樂縱嗜殺之徒皆奉令
承教無敢違戾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
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所過民不知有
兵市井粥販如平時湖口人須氏家粥薪自

三十九一　大金佗稡編卷九　十一

給有卒市薪頃愛其不掇欲自損其直二錢
以售之　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領耶竟不
敢從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寒不變節每相
與自誰曰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
中人也民見他將兵遁亡滅影聞爲岳家軍
過則相帥共觀舉手加額感慕至泣
御衆得其死力楊再興歿于虜焚其屍得矢
鏃二升蓋不償不止也在合肥日遣騎馳奏
至楊子江風暴禁渡典者力止之騎曰寧爲

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整小舟絕江望者
以爲神
兀即戎官至寡敵至衆如南薰門王[illegible]之戰
以八百人破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
人破十萬不可殫舉而最後以背嵬騎五百
大破兀朮十萬之衆兀朮號善用兵亦大懼
函奔　京師其兵之精蓋如此
用兵無奇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爲將無謀不
足以搏匹夫故主於用謀如紹興二年逆謀

二〇九十七　大金佗稡編卷九　十二

以破曹成六年僞書以廢劉豫之類不可一二
畢故　制詞嘗有慮而後會之機謀成而動
則有功有冠三軍之勇而計然後戰等語
臨事定策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攻郢州城建旗偃蓋而坐忽一砲
石墮其前左右驚避先臣獨不移足野戰不
援據要路不設伏而賊自不敢犯兵雖常勝
必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大小
[illegible]戰未嘗敗北以此

凡出兵必以廣　上德爲先殲其渠魁而釋
其餘黨不妄戮一人裨將寇成嘗殺降即劾
其罪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恩結於人心雖
虜之簽軍皆有親愛願附之意如建炎三年
在常州紹興十年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
勇等之來皆千里來奔故　制詞有得仁人
無敵之勇宣予不殺之武廣好生於　朕志
等語
用人有方舉劾各得其當如以馬羽守蔡蘇
堅守　西京趙秉淵守淮寧皆有干城扞衆
之功知興國軍徐璋漢陽軍呼延虎以不職
即日奏罷之
權雖專莫敢擅輒初襄漢平諸郡彫瘵州縣
官率缺時不上　詔先臣得自專辟置臧否
之權先臣詮擇人物以能安集百姓爲先張
旦守襄陽兼四州安撫使牛臯爲副佐李尚
義通判襄陽府事李道爲四州都統制周識
攝郢孫翚攝隨舒繼明攝信陽高青攝唐單

滌貳之張應攝鄧党尚友貳之郢幕則孫革
蔣廷俊邵休訾諧等多由小吏識拔人樂於
赴功朞月之間咸以最聞追其秩還舊觀即
上章乞還辟置之權　上降詔獎衛青不與
招賢事稱之且曰自非思慮之審謙謹之至
何以及此其遠權勢蓋如是
諸大將多貪功先臣每被賞輒以無功辭其
至六七辭不肯妄受　上常賜　詔曰卿每
拜官必力懇避誠知懷冲遜之實非但爲禮
文之虛也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之
以欽至日建節旄先臣愕然曰丞相待我何
薄耶乃謝使者曰爲飛善辭丞相岳飛可以
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　君事也使誠
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拔一城而予一爵
者所以待衆人而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
力辭不得已乃受劉光世之兵　上初以畀
先臣秦檜知有大衆北征意沮之竅其　命
略無慍色及復軍昔乞不暇濟師以本軍進

討以除心腹患鄂瓊叛又乞進屯淮甸 上
賜 詔奬之兵隸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
制已乃聞爲甥壻高澤民僞爲之請而得之
先臣驚愓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罔 上之誅
力辭不受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奏云岳飛
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事忠勇之名聞於江
右紀律之嚴信於疲甿留屯洪州聲勢甚遠
江湖羣寇率皆逃避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
士論皆謂稱職及得其外甥壻私書乃知此
除曾經樞密院陳乞飛小心惶懼累與臣言
實非本心所敢僥望 上即報回曰岳飛勇
於戰鬬馭衆有方所除神武副軍都統制出
自 朕意非因陳乞可令安職又力辭回再
三諭之乃止後幕屬劉康年亦爲之請毋封
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先臣得其實鞭康年
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 恩汗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受襄漢之
命 朝廷令劉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

六郡盡復光世之軍始至及論賞乃奏乞先
賞光世功李寶結約山東豪傑數千人屢請
以曹州率衆來之先臣以黃金五百兩遺之
俾壯士四人偕行寶果領衆五千趨楚泗以
歸爲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慟哭願還先臣
麾下世忠以書來諗先臣荅曰是皆爲 國
家報虜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云某
所之戰皆將士竭力在臣何功辭少保之章
曰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帥以恩威冀成
尺寸之功仰報 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
恝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上將士之
功絲毫必錄行賞於 朝惟恐不厚或功優
賞薄不避再三之請爲之開陳然不當得則
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
於此轉餉之臣於軍須無闕者皆上之 朝
如曾紆薛弼劉延年程千秋徐與可張運之
屬皆以勞遷或得職名何子端陳進等雖小
吏亦以功進二階下及游說有助如進士蕭

清臣趙
淵陶著等皆命之以官尤嚴冗事之
典朝沒暮上如舒繼明扈從舉及張漢之異
立等皆蒐訪而得不遺一人臣雲從戰數立
奇功乃常匿之所遷秩皆　朝廷舉察　上
所特　命襄漢功第一不上逾年銓曹辨之
始遷武翼郎平楊么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奏
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一至此廉則廉矣然
未得爲公也乃奏云湖湘之役岳雲實爲奇
功以雲乃飛子不曾保明乞與特推異數先

臣猶辭不受當以特　旨遷三資先臣辭曰
士卒冒犯矢石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始列
上事狀得露一級男雲無故遽躐崇資是不
能與士卒一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
將士大公至正之道累表不受　上嘉其志
特　俞其請帶遥刺則曰始就義方尚存乳
臭雖屢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驟進
官聯必令志氣怠惰伏望追還　成命庶使
粗知官爵之難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効驅

策又曰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
負　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謗并臣之罪
亦復難逃又云正己而後可以正物自治而
後可以治人若使臣男受無功之賞則是臣
已不能正己而自治何以率人乎至十年穎
昌之戰功先諸將而辭忠州防禦則曰　君
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貴以
近功男雲隨行迎敵雖有薄効殊非大功乞
收　成命帶　御器械則又力辭獲免而止

上嘗賜　詔稱之曰卿力抗封章推先將士
蓋不特固執謙避耻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
自立勳勞復見西平之有子
遇諸子尤嚴平居不得近酒爲學之暇使操
畚鍤治農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
重節誼謹施報死猶不忘張所以謗謫行至
長沙賊酋劉忠者誘其附己以叛所罵忠不從
竟遇害其子宗本尚幼先臣訪求鞠養教以
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紹興七年遇

明堂恩捨其子而補宗本奏曰臣昨建炎初因論事罷廢　聖造寬洪偶幸逃死于時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投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臣云及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其後所軍次　北京未及渡河聞謫南方卒以節死臣念張所實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彫喪後嗣零落臣竊痛之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補所男宗本仍乞

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又陳述所死難之由乞追復舊職仍乞優加褒異以旌其忠上俞之復特賜其家銀絹百匹兩與一資恩澤議論持正不善阿附人年少未顯見當路要人未嘗有強顏攀附意故卒以此買禍素無一介之助致位通顯皆　上所親擢　上嘗褒其功謂左右曰用將須擇孤寒忠勇久經艱難親冒矢石者先臣得附竹帛之光以此好禮下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人才士

原缺

數合出入虜陣甲裳爲赤體被百餘創然每戰捷先臣獨不上故其功多不聞歷任先臣機幕帶　御器械提舉醴泉觀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死之日年二十三贈安遠軍承宣使

雷故任忠訓郎閤門祗候贈武略郎

霖故任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本中大夫自有傳

震故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

公事

霆故名靄　孝宗皇帝改賜今名任修武郎閤門祗候

昭雪廟謚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薨于位子熺勤令致仕高宗皇帝厲精萬幾首欲復先臣官而府宰万俟卨嘗主先臣獄力陳以爲虜方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之末虜益猖獗　朝廷始追咎和議太學生程宏圖上

書其略曰今日之事　國家所以應之者先
務有四其一曰下　詔書以感南北之士和
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
義士之氣一旦思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其
心而奮起之故哀痛之　詔不可不亟下然
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
寃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爲之氣且
檜所以失吾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
議而竄海外身滅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

—〈金佗粹編卷七　二十二〉—

氣沮矣自岳飛以決定用兵而誣致大逆則
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許之風
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問是否例置死
所使天下不知有　陛下而欲人呼已謂之
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掃地
矣檜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亦有由矣士大
夫陷没虜中而家屬有在　中國者和親之
日檜既不能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使之起
義以報我乃反徇虜人之請而悉還之方其
去時如赴死所中原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絶
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而籍其家
財雪趙鼎岳飛之罪而復其官祿然後下
詔臣將見其權忻鼓舞吐憤紓懷朝讀　詔
書而暮赴義矣　上深然其言下　詔諭中
原及諸國等人又　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
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許先臣家自便
盡室生還竄檜黨于荒遠削籍除名示不復
用初以岳陽與先臣之姓同易爲純州至是

—〈金佗粹編卷九　三十三〉—

復仍舊號於是　上意一乎忠士爭奮汪澈
以御史中丞宣諭荊襄諸將與合軍陳牒以
訟先臣之寃澈諭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
如雷皆呼曰爲我岳公爭氣効一死都督張
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歎服　孝宗
皇帝涖祚云初首下　詔曰故岳飛起自行
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　上以忠御
衆有法屢立功効不自矜夸餘烈遺風至今
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

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　太
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　聖意與追復
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制詞
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
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胡內剪方張
之劇盜名之難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
櫜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
然內史之灰逮　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
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乂
一〈金佗稡編卷九　（二十三）〉一
復孤惸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
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畀齋壇之組近
鐵禮葬少酬覲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
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
來末云聞李牧之爲人殆將拊髀闕四平而
未錄敢緩旌賢其辰告之語蓋指先臣建
儲之議也臣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
禮祔葬子孫裓褓以上皆官之女俟嫁則官
其夫張憲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

察使官憲子孫賜先臣家錢萬緡建廟於鄂
州賜其號曰忠烈　詔三省曰秦檜誣岳飛
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
訪問甄錄既而李若樸除郎何彥猷妻劉氏
經　都堂具狀乞比類李若樸除郎事理推
恩奉　聖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
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奏請定謚太常
議以　宗社再安遂遷率服猛虎在山藜藿
不採爲折衝禦侮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
一〈金佗稡編卷九　（二十四）〉一
奉　上確然不移爲布德執義請謚曰武穆
詔依
淳熙五年五月五日臣霖以知欽州　召見
賜對便殿　上宣諭曰卿家純律用兵之法
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　朕悉知之天下共
知其冤臣霖對曰仰蒙　聖慈撫念故家臣
不勝感激
　臣生最晚然庭夙知先世事自幼侍先臣
霖膝下聞有識其事之一二者輒強記本

末退而識之故臣霖亦憐其有志每為臣盡言不厭諄複在潭州時今國子博士臣顧杞等嘗為臣霖搜剔遺載訂考舊聞葺為成書會臣霖得疾不克上將死執臣之手曰先公之忠未顯冤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沒紛羅大禍漂泊縲囚及仕而攷於聞見訪於遺卒掇拾參合必求其當故姑俟搜摭而未及 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臣親承治命號慟躃絕

自年十二三甫終喪制即理舊編然臣思頃為兒時侍臣霖游宦四方帥廣州日道出章貢見父老師其子弟來迎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時臣在侍側感泣曰先公遺德猶在此臣霖亦泣曰豈特此地為然昔將漕湖北武昌之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家人念之者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含食哭曰不善為人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當府特以為老嫗之哭與章貢父老之情等為懷舊念恩耳曾未知匹夫匹婦之心輕怨易怒至於殺其夫子若壻而猶念之非有大服其心者疇克爾因是微有所覺竊意舊編所載容有闕遺故姑緩之逮臣束髮遊京師出入故相京鏜門始得大訪遺軼之文博觀 建炎 紹興以來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事則筆

之於冊積日絫月博取而精覈之因其已成益其未備其所據依皆條列于篇首而事之大者則附其所出於下蓋五年而僅成一書上欲以明 君父報功之誼中欲以洗先臣致毀之疑下欲以信後世無窮之傳其敢忽諸謹昧死 上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朔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謹上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九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臣 珂 編進

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涉獵經史尤喜春秋左氏傳與孫吳之書不為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
君父之讎為的以達奇正之權為弓以奮決勝之勇為矢彀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韞謀略之所施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詠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一奏謝赦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為恨先父臣霖蓋嘗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文移或紀於稗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為十卷闕其卷尾以竢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曰詞曰題識其目有八而奏議公牘後皆析

為三六題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志或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辨誣讒而存或以昭應事機而錄至於 建炎投匭之疏 紹興建 儲之議則以親書而窃封焚藁而後 奏辭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僚屬且不可見持因記載粗得其梗槩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之策出蘄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佚不可致者則蓋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溘先犬馬誓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於萬世云爾臣竊觀 高宗皇帝報先臣建 儲之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 中原雲擾羣盜蝟興先臣秘計大策朝 奏夕可反復剴切皆當 帝心至於 嘉歎獎激未易殫舉此先臣之所以蒙被 知遇而見於 聖品題如此苟不能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吾

先帝知人之明[illegible]死上之秘府以備采擇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朔承務郎差權發遣江州府[illegible]事[illegible]謹序

家集卷之一
表
謝講和赦表
跋
御書屯田三事跋
奏議
南京上皇帝書略
乞催湖州賜茶表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
措置曹成事宜奏
措置虔賊奏
奏審虔州賊寇奏
措置李横[illegible]奏
奏審李道[illegible]奏
乞復襄陽劄子
盡守襄陽等郡劄子
條具荊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

表

謝講和赦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一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 覩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 睿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歡誠抃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 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

以 安民廷 講信而 脩睦已漸還於
境土想喜見於 威儀臣幸遇 明時獲覩
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 詔書
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
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
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
燕雲終欲復讎而報 國誓心天地當令稽
顙以稱藩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臣誠歡誠抃頓

首頓首謹言

跋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
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
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
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
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
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
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學申商之法
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
劭謂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愧云
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内畏而愛之祜增
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
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
假以年遷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
吞之心後乎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
而志弗克伸惜哉臣膚德薄才誠不敢妄論

古人伏蒙 陛下親灑 宸翰鋪述二三子
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
仰副 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
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
頑遲之歲月敢以奉 詔要使忠信以進德
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
鞭撻四夷尊强中國扶 宗社於再安輔
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
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户食實封一千七百户臣岳飛謹書
奏議上
南京上　皇帝書略
陛下已登　大寶黎元有歸　社稷有主已
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　王御營之師日集
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
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黄潛善汪伯彥輩不能

承　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
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准備巡幸
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
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外終亡成功爲
今之計莫若請　車駕還　京罷三州巡
幸之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
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　天威所臨將帥一
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乞催湖州　賜米奏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
泰州臣岳飛狀奏近奉　聖旨於湖州封樁
米内支撥五千碩應副本軍起發臣與士卒
同被如　天之賜昨所差般運人回據本州
知州趙子璘却稱本州未曾承准　朝廷指
揮不肯應副即日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據
切慮有失事機伏望　聖慈行下本州依已
降　指揮裝發庶幾即得前邁以修疆場之
職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
劄子奏臣竊惟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
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盗競作　朝廷務廣德
意多命招安故盗亦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
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
遽殄臣昨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爲　陛下
好生之意如此爲臣子者愚不能推廣而行

之故先宣布　上恩以期改行闕日雖久指
搭是聞臣嘗累遣探報知其賊馬已離道州
進趨廣西此寇所為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
廣肆毒生靈須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為服降
之計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即行措
置用兵掩殺務速除蕩以綏彼民取　進止

措置曹成事宜奏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

狀奏四月初二日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
牒三月二十三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
奏　聖旨令臣飛到袁州更切斟量賊勢如
賊兵衆且於袁州駐劄候宣撫司人馬到同
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　行在即
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州飛
素有謀略毋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二
廣臣檢會紹興二年二月八日樞密院劄子
節文曹成賊馬占據道賀州作過三省樞密

院同奉　聖旨令宣撫司催督高舉星夜前
去應援二廣及令荊湖東路安撫使岳飛統
率副總管馬友并本路李宏吳錫韓京諸頭
項軍馬火急前去襲逐掩擊其馬友等並聽
帥臣岳飛節制各務體國共力破賊仍仰廣
東西路帥臣起發逐路洞丁刀弩手將兵土
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前去逐路界首
與岳飛會合併力夾擊務要一舉蕩全臣已
即時關報會合馬友吳錫韓京等軍馬及牒

廣東西路安撫使統率本路洞丁刀弩手等
各前來界首會合照應夾擊勦殺外臣一行
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准郴州桂陽
監等處關報及臣亦差人體探得曹成發人
馬取三月十九日起發往全永州侵犯廣西
界分并前軍人馬往賀州路前去其曹成守
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不住放人
四向虜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便
赴　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江

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公牒備奉前項 聖
旨指揮一行官兵已過袁州地里稍遠兼續
於四月初三日准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曹
成賊馬已起發離道州前去廣西除已差人
體探子細外今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以來
駐泊如曹成不赴 行在及入廣西臣便行
措置進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界不審令臣
一行軍馬如何施行伏望 聖慈特降 睿
旨付臣責憑遵依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 照對臣所統本軍官兵一萬二
千餘人除存留二千人吉州看
管老小并隨軍輜重火頭占破
外實出戰只有七千餘人吳全
二千人除輜重火頭外實出戰
一千五百人韓京三千人除留
看寨輜重火頭外堪出戰只有
一千餘人吳錫約二千餘人堪
出戰有一千人張中彥人馬見
在廣東未到今來共計見有實
出戰官兵一萬餘人所有曹成
賊寇僅十萬衆臣已竭力措置
外伏望 聖慈速令並進後援
庶使臣無反顧之憂得以有濟
伏乞 睿照

措置虔賊奏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臣岳飛狀奏恭奉 聖旨措置虔吉州界等
處盜賊臣近准江西安撫大使司等處公文
契勘到虔吉州界見今作過賊首共三百一
人臣已差人前去說諭禍福詰察安撫如有
不從招諭頭項即別行措置外伏乞 睿照
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奏審虔州賊首奏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岳飛狀奏恭奉 聖旨措置虔賊今已節

次生擒殺降到虔州諸縣界山寨賊首羅誠
等二百餘人見拘管在寨未審令臣一面處
置惟復申解 朝廷伏望 聖慈速賜 指
揮以憑遵禀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指置李橫等軍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襄陽府李橫
郢州李刺史翟鎮撫董先隨州李道牛皐等
逐頭項軍馬例各失守將帶到百姓遂行見

無所歸臣雖非所職緣事干 國計不敢隱
默伏望 聖慈特降 睿旨令李橫李刺史
翟鎮撫董先人馬於漢陽軍屯駐李道牛皐
人馬於黃州或依舊蘄州屯駐且令安集仍
乞令李橫等將百姓放令逐便庶免轉徙溝
壑之患候屯駐定却聽 朝廷指揮施行謹
錄奏 聞伏候 勑旨

奏審李道牛皐軍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李道牛皐人
馬累得申狀乞聽臣節制臣以未准 朝旨
不敢拘收見且令前來江州權行駐劄外伏
望特降 睿旨令係屬一處節制庶幾軍律
有歸如蒙付臣拘收使喚亦乞 行下恭依
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乞復襄陽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善觀敵
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

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么之竊發俱爲
大患上軫 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爲
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脣齒之援今
日之計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
縶縛則亦喪師遠遁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
盜要不爲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爲險要恢復
中原此爲基本臣今已屬兵飭士惟俟一報
可指期北向伏乞 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

流平見平定　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
下之幸取　進止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時
准　御前金字牌伏蒙　聖慈特降　親札
處分令臣條具襄陽隨郢利害臣竊覩金賊
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累年之間貪婪橫
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沮墮
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
忘　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
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
力　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
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
民心効順誠易為力此則　國家長久之策
也在　陛下睿斷耳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
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營田之法其

利為厚然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年入
春即可措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
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
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荊門荊南聲援亦已相
接江淮荊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地且以正兵
六萬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朝
廷支降券錢為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
既成則　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
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　朝廷
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
又此地及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內足
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
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量
也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輒具管見
仰報　聖問辭拙事直伏乞　聖慈裁決干
冒　天威臣不勝屏營戰慄之至取　進止

貼黃　臣見今只候糧食稍足即便過
江北雖番偽賊馬勢重臣定竭

力勠戮不敢少負[illegible]
特寛 宵旰之念不勝[illegible]
條具荊襄相度移治及差官[illegible]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illegible]
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illegible]
置使臣岳飛狀奏臣於六月二十八日準一
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六月十六日劄子
備奉 聖旨令臣條具收復襄陽隨郢三郡
防守相度移治山寨等事令條具畫一開具
下項

一臣收復到襄陽隨郢三州即時逐急權
行差官葺治州事實以此三州止有空
城公吏軍民自緣久罹兵火或被驅虜
或遭殺戮甚爲荒殘全藉有心力官撫
綏葺治招誘人戶所有襄陽府已差武
功大夫本軍幹辦官張旦權左武大夫
權唐鄧郢州襄陽府[illegible]
軍府事親衛大夫[illegible]

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副使武義大夫
榮州團練使李道充唐鄧郢州襄陽府
四州都統制承信郎本軍准備差遣孫
革借右承務郎權簽書襄陽府判官廳
公事訖今來葺治漸成次第
一郢州已差承節郎本軍准備差遣周識
借右承奉郎權知郢州右迪功郎本軍
准備差遣李旦借承奉郎權本州通判
訖

一隨州已差右將仕郎本軍准備差遣孫
豐借承奉郎權知隨州下州文學蔣庭
俊借右修職郎權本州節度推官訖近
訪聞逐州官葺治漸成次第
一臣所奏差官等事理更合取自 指揮
如蒙 俞允乞 降差劄施行
一臣蒙 朝廷支撥糧三十三萬碩木䤤
錢一十七萬貫委沈昭遠等催督應副
今來臣自至襄陽已及月餘止有糧五

千七百餘頃至軍前伏望特降　睿旨
施行
右畫一開具在前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一

孫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二

奏議上

乞赴　行在奏稟邊防奏
乞先措劉光世軍犄角賞奏
收復唐鄧信陽差官奏
措置楊么水寇事宜奏
襄陽差職官奏
荆襄寬恤畫一奏
招楊欽奏
李通歸順奏
乞出師劄子
乞以　明堂恩奏張所男宗本奏

乞赴　行在奏稟邊防奏

鎭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准樞密院劄子令臣依已

降　指揮前去鄂州歇泊聽候　朝廷指揮
臣除已恭依外所有臣先條具陳乞事理未
奉　指揮施行契勘臣先奉　聖訓收復襄
陽府等處六州軍除已措置收復隨郢襄陽
唐鄧了當只有信陽軍已調發軍馬前去收
復尅日可下臣今有邊防子細利害欲量帶
人從赴　行朝奏禀伏望　聖慈特降　睿
旨依臣所乞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乞先推劉光世軍犄角賞奏

鎭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置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狀奏臣先奉　聖訓收復襄陽
府等處六郡總率軍馬節次見陣掩殺番僞
賊馬收復州軍了當續蒙　朝廷令劉光世
遣差軍馬五千人以爲牽制臣於七月二十
三日收復信陽軍六郡了畢光世遣酈瓊軍
馬於二十六日到襄陽府臣軍前雖其至不
後期然臣之軍士知有後援所以能成薄効

卒使不霑寸賞恐咈人情伏望　聖慈將劉
光世所差官兵特降　睿旨先次推賞謹錄
奏　聞伏候　勑旨

收復唐鄧信陽差官奏

鎭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近恭奉　聖訓收復
隨郢等州軍了當先差過知通等葺治事務
除已開具隨郢州襄陽府知通職次姓名奏
聞外今契勘唐鄧州信陽軍知通簽判職次
姓名下項其餘官臣行下逐處安撫司取會
別具奏　聞次今開具下項

一唐州二員修武郎權知州事高青借道
直郎權通判范藻
一鄧州三員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權知
州事張應右承直郎借宣教郎權通判
党尚友忠訓郎借秉義郎權簽判邵俅
一信陽軍二員承節郎借成忠郎閤門祗

原缺

禹節制使喚事畢遣還荊南鎮撫司并湖南帥司各發兵船約期進討下流合用軍兵及會合諸頭項兵馬舟船并委飛措置施行所有岳飛本軍合用錢糧如所部州軍應副不足依舊 朝廷給降及江西路支撥應副劉選臣疾速施行臣伏蒙 新除恩命已具奏辭免所有措置討捕黃誠楊太等賊徒事切緣臣所管軍馬並係西北之人不習水戰今蒙 聖旨驅使不敢辭免謹已遵奉 指揮

外臣契勘湖賊黃誠楊太等占據重湖猖獗累年戰艦舟船數目浩瀚又賊衆多恃水險出沒作過今來若以湖南帥司馬準步諒兩項軍馬聽知鼎州程昌禹節制以荊南鎮撫司并湖南帥司各發兵船約期進討切慮如此事不專一臨時難以措畫有悞 指蹤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 睿旨令湖南帥司除留三千人在潭州彈壓外并荊南鎮撫司都共有二千人乞令臣量留一千人在鎮撫司外將其餘軍馬舟船盡數並撥付臣相度分布使喚兼馬準步諒亦乞令付臣使喚如鼎州緩急合要軍馬使用乞令臣相度分遣庶幾軍馬歸一斟量調發免致悞事兼契勘王𤊹已降 指揮江州駐劄今來討捕湖賊正賴舟船使用欲乞將王𤊹隨軍舟船除海船及有餘船外只乞戰船并海湖船權暫盡數借撥付本軍候事畢日歸還臣訪聞湖南州郡係出產材木去處欲乞 行下本路一

就并銜線工匠應副添修本軍舟船共合用錢糧竊詳湖北路委是闕乏無以樁辦伏乞特降 指揮專一令江西應副外券錢乞從朝廷寬剩支降貴不有悞事機所陳利害並係急切伏望 聖慈詳酌依臣所乞前去措置誓盡犬馬之勞以圖報効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貼黃臣契勘湖賊先與僞賊結連近探得陝府長安見今聚集人馬

東京亦已聚兵今來襄漢諸州
並係邊面防秋是時切慮不測
前來侵犯作過伏乞添兵屯守
及更抽摘軍馬付臣遣發巡邊
照管庶免悞事乞速賜指置施

行

襄陽差職官奏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荊
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據襄陽府路安

撫使司契勘本路州縣係居極邊全藉當職
官協力措置數內下項官並係收復之初蒙
制置司并本司逐急差權自管當事務以來
愛民無擾治職有方實堪倚仗欲望詳酌申
奏差補施行今開具下項

一借添義郎襄陽府兵馬監押王昇借迪
功郎襄陽府觀察推官李霖借迪功郎
襄陽府司理參軍周冲翼忠翊郎襄陽
府司法參軍姚禾成忠郎借忠翊郎監

原缺

有科率及差借夫馬之類許人戸越訴
當職官吏乞賜 施行

一契勘人戸歸業之初委是貧乏全闕牛
具子種欲乞 量借官錢應副收買候
將來合納秋日將所借官錢分四料隨
税送納

一契勘新復州軍其税賦依 赦降指揮
權放三年所有養贍官兵錢糧無所從
出若不給降深恐因循却致擾民伏乞

朝廷支降錢米應副收糴并借貸耕牛
子種本錢所貴歸業之民得霑實惠

一契勘新復州軍城壁樓櫓並合修葺防
城器具並合置造所有合用錢糧伏乞
朝廷特賜支降貴得應時辦集軍民兩
安不致踈虞

一契勘人戸未歸業以前應欠官私債負
不以是何名色乞並行 蠲放如州縣
輒敢理索乞 重賜施行

一契勘新復州軍全藉官負葺治若不稍
加　恩數深恐無以勸諭今相度欲乞
幾年爲任與轉一官選人比類施行任
滿無遺闕更與轉一官選人改合入官
應權官權過月日理爲實歷月日

一契勘新收復州軍自合體認　朝廷惠
養寬恤之意用心存撫務令安業欲乞
令逐一開具元管并後來歸業人戶單
甲姓名所住鄉村開墾過田土頃畝帳

狀申本司審覆詣實申　奏仍乞以召集
多寡分數立爲殿最

一契勘所收復州軍久經殘害上下凋弊
州縣官如能用心召集流亡勸課農桑
懷柔百姓寬恤刑禁從本司保明申
奏乞　朝廷優異推恩若職事不辦亦
乞　重賜黜責

右畫一條具在前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招楊欽奏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狀奏恭奉
聖旨措置荆湖南北路盜賊臣遂先分遣軍
馬扼賊要路斷其糧道嚴行禁止博易使賊
乏食尋遣軍分頭齎執旗牓諭以禍福說諭
招安潰其腹心并欲誘致渠魁以爲鄉導今
探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佐等招安水
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老小約一萬
餘人大小舟船八百餘隻牛五百餘頭馬四

十餘疋並到軍前臣已優加存撫及即時支
破錢糧養贍并先次將空名武義大夫告書
頃給付楊欽了當所有以次頭領亦見行取
會契勘楊欽係賊之寨黨今已服從正宜乘
機掩覆巢穴臣一面措置進兵外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李道歸順奏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襄陽
府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狀奏契

勘臣嘗以　國難未除虜猖方熾竊有意於
恢復之事深籌遊討以爲中原之士忖其之
常豈無忠義思報　國家特以身陷虜偏之
郊未能奮發於是多遣信實之人密行宣布
朝廷之德意說諭約結俾其磨濯一心以待
王師之舉相爲應援今有虢州欒川知縣修
武郎李通將帶五百餘人首倡歸順已到鄧
州除已差官前去引接犒勞外謹錄奏　聞
伏候　勑旨

乞出師劄子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
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自
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　陛下於戎伍
實有致身報　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　社
稷威靈前後粗立薄効　陛下錄臣微勞擢
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
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
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　益臣

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
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
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
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
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
稟　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
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
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　陛
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

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　京洛據河
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
王師前進彼必捨　汴都而走河北　京畿
陝右可以盡復至於　京東諸郡　陛下付
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
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
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　陛下社
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　汝潁陳蔡
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

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歛兵還保上流賊必
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鋭或
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
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
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
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
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
必得所欲　陛下還歸　舊京或進都襄陽
關中唯　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
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
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　朝廷數千里
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
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
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
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　陛下戒勑有司
廣為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
方寸則謀定計審[illegible]進還

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梓宮奉邀　天眷以
歸故國使　宗廟再安萬姓同歡　陛下高
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
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
孤忠昧死一言取　進止

乞以　明堂恩奏張所男宗本奏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
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狀奏臣竊見張
俊例初除大尉陳乞奏薦男於文資內安排

臣技能疲駑勲伐無聞遭際　聖明承乏將
帥伏念臣昨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罷廢偶
幸逃死實出　聖造于時孤子一身狼狽羈
旅因詣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臣言兩河燕
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閤
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
張所軍次　北京蒙　朝廷竄責南方卒以
節死臣念　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為　國捍
難者不為無人而其閒誤　國敗事者固亦

不乏然　聖恩寬六府於一切矜貸若張所實先奮兩河而身來北渡已遭横禍今其身名凋喪後嗣零落伊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一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二

孫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臣岳珂　編進

家集卷之三

奏議上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子
乞移　都奏略
乞進屯淮甸劄子
奏審已條具曲折未准　指揮劄子
乞免便宜辟置劄子
乞恭謁　陵寢奏
論虜情奏略
奏審詣　陵寢行期劄子
乞奏事劄子
乞張所恩官劄子
李興吳琦韓官告乞付軍前給降奏
乞乘機進兵劄子
乞定　儲嗣奏略
乞劉錡依舊屯順昌奏

乞號令歸一奏
乞止班師 詔奏略
赴 行在劄子
乞會諸帥兵破敵奏
乞檢坐張俊等會戰去處奏
乞出 京洛奏略
乞出蘄黃奏略
乞發回親兵劄子
乞般家劄子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賊豫逋誅尚
穴中土 陵寢乏祀 皇圖偏安 陛下六
飛時巡 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
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
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 分命將臣
鼎峙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
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

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汗漫難[illegible]
向一背不復可以必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
臣待罪閫外不能宣[illegible]小醜致
詩川蜀於 王化[illegible]死[illegible]
罪莫逃司敗之誅[illegible]比者[illegible]
襄漢已至成功[illegible]何至[illegible]
今日尚未決[illegible]上稟
成算不顧[illegible]官
之命以[illegible]之志順天之

道[illegible]民之情[illegible]以弱順為強弱
萬全之[illegible]陛下方斷而行之
不為[illegible]天威
無[illegible]進止
[illegible]
幾[illegible]在[illegible]用武之地臣請 陛下建
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 親勤六軍往來督
戰庶將士知 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
效 國威靈務行北向殄滅元凶則 中興

之功耶日可冀
乞進兵淮甸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覩 陛
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
軍馬潰叛酈瓊等迫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
卒實非士衆本心亦聞半道逃歸人數不少
於 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 淵衷臣度
今日事勢彼必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自

郢亦無賊馬侵犯唯是淮甸迫近 行在臣
願提全軍進屯萬一番偽窺伺臣當竭力奮
擊期於破滅仍乞 別遣軍馬措置襄陽一
帶伏乞 睿斷詳酌施行取 進止
奏審已條具曲折未准 指揮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自去冬聞
金賊廢劉豫有可乘之機是以屢貢管見塵
瀆 天聽三月二十六日領樞密院劄子來

原缺

二日降到 敕書差劉從連 西京
河南府係臣所管地分自劉豫盜據以來
祖 宗陵寢久失嚴奉 臣不勝臣子區區
之情欲乞量帶官兵躬詣洒掃謹錄奏 聞
伏候 勅旨
論虜情奏略
北虜自 靖康以來以和款 我者十餘年
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
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

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 我然實
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祇謁 陵寢
因以往觀敵釁
奏審謁 陵寢行期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契
勘今日祇謁 陵寢使同判大宗正事士㒟
兵部侍郎張燾已到鄂州臣見辦集行役只
候得士㒟張燾關報行期便同起發或恐

原缺

李興吳琦轉官告乞付軍前給降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本司近據統領官梁興申差人探報得河南府見被金賊占據本府有番人七千餘人馬五千餘匹食糧軍三千餘人知府係叛賊僞奉國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李成并差番人同知其本府管下福昌永寧伊陽三縣番賊不曾前去止有河南府

鈐轄李興人兵往來私掠財物及據伊陽縣申亦爲上件李興事理臣已差秉義郎加特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本司中軍統領軍馬蘇堅權河南府事令擇一縣寄治府事招收軍馬措置事宜及拘收李興一行前來軍前使喚外伏望　聖慈特降　睿旨付臣照會施行所有李興吳琦轉官告乞給降付臣候再立微効日給付施行庶得有以激勸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乞乘機進兵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得衛州忠義統制趙俊差人賫到申狀自閏六月二十七日起離本州於今月初四日到臣軍前報比遣兵過河會合忠義統制喬握堅等已收復趙州了當又遣本司統制梁興董榮兩軍過河河北州縣往往自亂民心皆願歸　朝廷乞遣發

大兵前來措置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衂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　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　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取進止

乞定　儲嗣奏略

今欲恢復必先正　國本以安人心然後

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意

乞劉錡依舊充順昌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准樞密院劄子奏勘會已降指揮順昌府分撥兵將嚴為守備今來順昌府見闕守臣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依已降 指揮辟差順昌府守臣日下具名聞 奏劉送臣疾速施行臣除已恭依

前項 聖旨指揮施行外臣契勘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奉 聖旨順昌府舊屬京西合撥屬本路並要岳飛分撥兵將嚴為守備劉錡候岳飛差到兵馬將所部起發前去鎮江府聽候 指揮使喚本司契勘所管軍馬已分布調發前去陝虢西京陳蔡潁昌汝鄭州一帶并已有差往河東河北措置事宜已兩次申奏乞將劉錡一軍且令於順昌府屯駐庶幾緩急可以照應去訖伏望 聖慈特降

睿旨依臣已申 奏事理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乞號令歸一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勘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軍州吳琦本司於今年六月十三日差兼京西湖北宣撫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司選鋒軍副統領發家於閏六月二十六日改

差兼權宜統制軍馬令團集忠義人兵與本司差去統領官措置掩殺金賊收復州縣今據吳琦申准川陝宣撫使司劄子恭依 聖旨便宜從事差會陝州最係極邊其知州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吳琦見糾集忠義軍兵據險保聚捍禦金賊理宜增重事權令差兼管內安撫統制忠義軍馬除已奏 聞外仰准此除已祇受外申乞照會臣契勘川陝宣撫使司差吳琦前項職事委是與本司交互

事不歸一兼虢州亦元屬陜西欲望 聖慈特降 睿旨將虢州依舊撥隸川陜宣撫司共知虢州武赳并元帶去軍馬乞發還本司應副使喚及寄理武功大夫博州刺史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本司先次依已得 聖旨便宜指揮差兼本司左軍統制令據李興申准 朝廷指揮差知河南府兼本路安撫使令來措置事宜之間照應不一切恐有誤指蹤并蔡州汝州近准 朝廷撥隸京西南

路欲乞將逐州依舊撥隸河南府路別差帥臣并蘄黃光州元屬淮西亦乞並撥隸本路庶幾歸一緩急不致悞事只乞令臣依舊為朝廷守湖北京西兩路以備緩急使令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乞止班師 詔奏略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 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 陛下圖之

赴 行在劄子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七月二十七日取順昌府淮南路恭依累降 御筆處分前赴 行在奏事伏乞 睿照取 進止

乞會諸帥兵破敵奏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近據探報虜酋將自壽春等處入寇淮西臣契勘目即上流未有賊馬侵犯欲乞聖慈令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同共掩擊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伏望速賜 指揮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乞檢坐張俊等會戰去處奏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乞發回親兵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諸路軍馬已撥屬　御前今來臣有將帶到親兵等除量留當直人從其餘盡數欲乞發遣却歸本處所有鄂州及襄陽府等州軍有以前發去防託把截人馬及淮東西軍馬伏望睿慈早賜　措置庶幾使緩急賊馬侵犯有所統攝不致悞事取　進止

乞般家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日嘗具奏劄子冒　聖聽欲乞先次般妻男雲一房來　行在臣今欲乞盡發[illegible]家之屬來　行在居住取　進止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二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三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四

奏議中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辭男雲特除保義郎閤門祗候奏
乞罷制置職事奏
辭建節劄子
乞侍親疾劄子
辭建節第二劄子
繳節度告奏
辭建節第三劄子
辭建節第四劄子
劾劉康年偽奏乞恩澤奏
再乞寢罷劉康年偽乞恩澤劄子
辭男雲雷除閤職劄子
乞宮祠劄子
乞宮祠第二劄子

乞宫祠第三劄子

辭檢校少保第二劄子

辭招討使劄子

辭招討使第三劄子

辭鎮南軍承宣使第三奏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臣岳飛狀奏臣今月十五日准樞密院劄子奏 聖旨除臣正任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臣已兩具辭免伏蒙 聖慈降詔

不允者 榮命下頒驚魂頓失辭章上達帝命不俞雖臣受之不慙恐輿情之未協輒陳懇悃方切憂惶復蒙 天語之丁寧 告戒備至愈使臣心之感戴進退靡安敢事虗辭仰違 明詔竊念臣將 天威而遠討致賊巢之一空 妙策 奇謀悉遵 聖訓破堅郄敵咸得士心臣實何能輒膺 殊賞既慙過量復付重權是誠叨冒以踰勳非謂謙辭而避 寵况九江乃控扼之重地連武昌為襟帶之要衝用得其人周瑜所以敗曹公於赤壁禦失其策隋何所以取黥布於湓江難使非才濫膺此寄伏望 斋此嚥喉之付以屬大臣 俯從螻蟻之誠使安愚分所有上件 恩命乞賜 寢罷干冒 天威死有餘罪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辭男雲特除保義郎閤門祗候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今月十七日准

樞密院劄子奏 聖旨除臣男雲保義郎閤門祗候者伏念臣寒陋無堪上感 聖恩備負軍事未有消埃之力以報 國家况臣男雲俾從戎伍未立寸効豈足仰副 異眷實不遑安伏望特賜 寢罷以安愚分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乞罷制置職事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飛昨蒙 聖恩除臣
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不敢辭免伏恐
朝廷別有使令實不自安方具陳控繼蒙
除臣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
使令臣收復襄陽等六郡臣深體 國事之
急憤激于懷是以承 命出征不暇辭請今
來並已收復了當竊念臣人微望輕難任斯
職欲望特降 睿旨委任重臣經畫荊襄
令臣罷制置使職事依舊充神武後軍統制
庶得少安愚分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辭建節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 聖恩除臣清
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依前
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伏念臣賦質凡下才不逮人旄節之崇
實匪序遷之比在於疏遜尤非宜據伏望
聖慈追寢 誤恩以安微分免貽顛隮之患
實出生成之賜取 進止

乞侍親疾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輒具危懇仰瀆 睿
聰臣愚戇之跡奮身單微初無尺寸之先容
獨賴 聖明之特眷雖捐軀致命曾不足以
仰酬 恩遇之絲毫思 報之心寧有窮已

臣近者奉 命收復襄漢去家遠涉六月餘
日臣老母姚氏年幾七十侵染疾病連月未
安近復腿腳注痛起止艱難別無兼侍以奉
湯藥人子之心實難安處伏望 聖慈察臣
悃愊無他規避覽乞許臣在假以全侍奉之
養將本軍人馬權暫令統制官王貴張憲主
管候臣老母稍安依舊管幹職事恭聽 驅
策結草銜環誓圖 報効冒犯 雷霆之威
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取 進止

辭建節第二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徳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先具辭免江南西路舒蘄等州制置使蒙 恩降 詔不允續准 省劄除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於今月初二日即具辭免干犯 天聰至今未蒙 施行伏念臣謭薄之資無足比數誤辱 聖恩備負軍事雖

竭疲駑殊無補 報空糜廩餼朝夕靡遑若更貪戀 寵榮不惟取誚人言亦於臣之冒濫實所不安伏望 睿慈洞察檢會臣前所奏 追寢 成命早降 指揮令臣依舊官資充神武後軍統制庶安愚分未致顛隮終圖 報効橐潰 天威臣無任震汗之至取

進止

繳節度告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徳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近蒙 降到臣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告一軸臣實有愚悃已累行具 奏不敢祗受伏望 聖慈速賜 追還以安微分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

辭建節第三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徳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具辭免清遠軍節度使蒙 恩降詔不允已竭懇瀝肝膽之誠

仰瀆 天聽乞賜 追寢 成命今月十五日伏蒙 聖恩再降詔不允臣庸陋無堪才術凡下區區武弁不當輒具冗辭控 宸惟是旄節之重實非所堪事干 國政不容冒受惟望 早賜 追還以安愚分取 進止

辭建節第四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

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准尚書省劄子
以臣辭免清遠軍節度使特降　聖旨不允
不得再有辭免者伏念臣猥以不才幸蒙　委
使敢竊涓埃之効遂叨旄節之榮若不屢辭
干瀆　天聽不揣昧冒　寵榮不皇安處方
今戎馬侵擾而躁進復加恐人深慮名器不
重勸賞不實何以厭服公議臣雖三貢丹誠
寢衰未允敢望　聖慈察臣之愚賞非濫飾

所有　台命見在鄂州軍資庫寄納伏乞特
賜追還以安愚分取　進止

劾劉康年偽奏冒恩澤奏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荊
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近讀池州送
到　敕報內一項係臣妻並一家乞臣母封國
夫人第二項次男雷乞授文資第三項乞江
州廬山東林禪寺住持僧慧海佛心禪師事
臣秋毫不勝驚駭蓋臣先於鄂州駐劄日遣
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將收復襄
漢等賞功文字前去　行在投　進臣以鄂
州去　行在遙遠恐往復遲緩又臣本軍軍
器闕少戰馬倒死者甚多遂令劉康年齎空
名印紙因便將帶陳乞軍器戰馬等事不謂
劉康年將前項印紙擅行書填陳乞臣之私
事竊念臣冗賤凡才誤蒙　陛下擢任兢兢
旦夕每虞不稱如臣近者蒙　恩以收復襄
漢六州　寵加旄節臣凡五具懇辭不敢祗

受慮或取誚公論有玷　清朝豈謂康年盡
上此請方當　國家多事之際　陛下宵衣
旰食　親御六師經理戎政臣雖至愚極
陋豈不知捐身効命少圖補報況復敢為
私門猥瑣希求　恩寵臣若不披露肺腸
為辨雪天下其謂臣何伏望　陛下察臣悃
愊實未嘗敢萌此意乞將上件　恩數早賜
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違戾明正
朝典所有臣不合令劉康年將帶空名印紙

事理見在本軍待罪伏乞同賜　黜責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辯乞寢罷劉康年僞乞恩澤劄子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荊
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契勘臣近於
正月初一日嘗具奏　聞爲本軍提舉一行
事務官武功大夫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乞
封　國夫人次男雷換文資僧慧海禪師
號乞賜追寢仍將劉康年妄行書填印紙

金佗稡編卷十三　十一

事理明正朝典所有臣不合令劉康年將
帶印紙事理臣見在本軍待罪乞同賜　黜
責施行奉後今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正
月□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飛放罪劉康年
罷神武後軍提舉一行事務依衛替人例施
行係事理重仍追奪收復襄漢等賞飛母封
號係是　特恩可依已降　指揮餘令改正
臣以猥瑣之資曲荷　天地廣大之恩終不
加罪保全微臣臣雖殞身無以仰報　聖德

萬分之一重念臣畜跡卑微今來濫厠承流
於法母已是當封淑人遭際　陛下實爲榮
幸豈敢踰分過有邀求前三事上感　睿照
特賜　辨明皆已施行獨有臣母國夫人號
未蒙　改正竊惟　國家封爵自有彝制豈
可躐等超遷有紊　舊章若因劉康年妄有
陳請　陛下必欲以此封臣之母不惟臣終
不遑安亦於公論不以爲允伏望　聖慈洞
察臣懇懇之誠俯從所欲將臣母特封

金佗稡編卷十三　十二

國號事速賜　追還以正名分取　進止
貼黃　如以爲　特恩不可復奪乞
將飛施鉞　恩數追寢回授施
行庶幾不致濫受伏乞　睿照
辭男雲雷除閤職劄子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荊
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
日准尚書省劄子奏　聖旨除臣男雲閤門
宣贊舍人雷閤門祗候伏念臣寒陋之資遭

際　聖明　恩紀過厚比者入覲　天光存
問　異數顧雖捐軀致命莫報萬分今者
寵眷日來又及賤息念臣何功冒玆　優渥
成命初頒繼踵失措寔惟臣么麽賤微凌躐
已極而父子僥冒公議尤所不容　陛下知
欲始終保全願收還　誤恩俾安愚分庶幾
不犯貪進之戒獲逭他日之譏取　進止

乞宮祠劄子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比具
誠懇冒犯　天聰以荊襄三路自今盜賊屛
息乞罷制置使職事以安愚分未蒙　俞允
竊念臣自收復建康相繼六年正當大暑討
捕寇攘雖臣子義當捐軀効命報稱之時因
不應復有披陳然臣自收捕曹成入廣漸染
瘴癘後來屢中暑毒每至夏月疾閙發作兩
目赤昏飯食不進加之老母別無兼侍病既
在身毋且垂白若臣貪冒　寵榮不知進退

非惟臣所不安又以臣所統軍馬不少方
陛下恢復故疆奉迎　二聖宜選賢能建圖
事功而臣至愚極陋豈可久濫兵權以妨豪
傑之路情至迫切實非緣飾誕妄上欺　天
聽欲望　聖慈察臣之心本非避事除臣一
在外宮觀差遣如犬馬之年未殞他日尚可
以備負邊面以受　驅策伏乞　俞允早賜
降付施行不勝幸願犇潰　宸扆臣無任震
汗激切之至取　進止

乞宮祠第二劄子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
六月十八日嘗具奏劄冒犯　天聰悃切震
懼朝夕恭俟　宸命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
劄子奉　聖旨岳飛已平湖湘見措置上流
事務責任繁重所請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
者伏念臣起身田野勢援孤單荷　陛下天
地父母之恩　曲垂　覆育然臣捐軀効死

皇足以圖報萬分之一臣前所請固非忍爲
亦非所願寔以臣垂白之親別無兼侍年來
多病頗覺羸瘠又臣允所染瘴緣冒暑毒今
亦未痊雖平居無事猶恐不能任責況今
日上流形勢所繫至重若非智謀宏遠勇略
過人者安能分　陛下宵旰之憂仰副　委
寄如臣不才冒濫　寵榮加以抱疾而不知
止終恐有悞　使令上貽　陛下憂顧伏望
聖慈察臣愚懇不敢飾辭早賜　俞允除臣

一在外宮觀差遣苟免顛隮實出　生成之
賜取　進止

乞宮祠第三劄子

鎭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先具
誠懇冒瀆　天聰乞一在外宮觀差遣准尚
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
者伏念臣起自白丁誤蒙　器使仰荷　聖
慈委曲　異眷雖父母之愛其子何以復加

顧臣之事　陛下豈不願殫竭疲駑以畢此
主仰圖報効況今防秋是時詎敢託以他事
覬安閑退實緣臣老母垂白多病又臣漸染
瘴疾四肢墮廢兩目昏赤而臣職掌兵戎繫
國利害莫大於此臣若貪冒　榮寵昧於進
退不哀鳴控告於　君父在臣一身固不足
惜重念　朝廷付以上流責任不輕恐致顛
隮有悞　委寄伏望　睿照矜其愚悃別無
規避特降　指揮檢會臣前所陳請早賜

俞允不勝幸甚取　進止

辭檢校少保第二劄子

鎭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
奏臣比具辭免檢校少保恩命事今月十五
日伏蒙　聖恩曲降　詔諭未賜　俞允臣
衷有未盡蹈躇靡皇輒敢再扣丹誠仰干
淵聽伏念臣本無才術誤膺　眷渥未能攘
郤夷狄掃除僭竊以副　陛下削平禍亂之

原缺

止

辭招討使第三劄子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兩具辭免招討使恩命今月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已降　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才術空踈智識凡下方懇辭檢校少保之　恩豈謂復進招討之任荐膺　眷渥撫己驚惶切惟閫外之重　責任非輕自匪德望服人韜略邁衆信以仰副　陛下遴選委寄之意如臣不才曷足當此伏望　聖慈察臣之衷實欲少安分守早賜追還　成命庶叶師言取　進止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三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四

孫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

家集卷之五

奏議中

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
辭宣撫副使劄子
辭母亡移外賻贈及應辦喪事奏
乞終制劄子
辭移外時賻銀絹劄子
乞終制第二劄子
乞終制第三劄子
目疾乞解軍務劄子
辭太尉劄子
辭太尉第二劄子
乞免立新班劄子
辭男雲轉三官劄子
辭太尉第三劄子
辭太尉第四劄子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子

辭開府劄子

辭開府第三劄子

辭檢校少保第四劄子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具辭免除臣檢校少保恩命今月初一日再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臣已三貢辭章出於忱悃冒犯 天威罪不容赦 聖恩廣大一賜 温詔兩降劄命捫心揣分實極涕零伏念臣草芥固陋備數戎昭曾無尺寸之功仰報 天地之德竊以亞保之位實預三孤之貴所以賞有功而進豪傑也如臣何人輒膺斯寵是以心不自安終難冒受不避誅譴 再伸前懇非敢徒爲辭遜伏望聖慈矜察愚衷早還 成命庶令臣少安分守臣不勝虔祈俟 命之至取 進止

辭宣撫副使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三月十八日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付三省院奏勘會岳飛已降 指揮除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奉 聖旨疾速兼程前去鄂州措置軍事者臣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近以受招討使不容辭又蒙 聖恩授以前任差遣切念臣一介寒賤誤膺器使顧土宇收復之功未見尺寸而 厚恩醲賞遽分已崇上以宣撫之重名實專征之大事自非廊廟近臣勳伐高世者豈當冒躐而居異時付託失人或誤要策雖粉臣骨曷足以謝 陛下襃招討使權不爲不重若更加以甚高非常之寵必起負乘斯奪之悔所有宣撫副使 恩命實難祗受伏望追寢誤恩庶安愚分臣無任悚懼恭聽 宸命之至取 進止

辭母亡格外賻贈及應辦葬事奏

草土臣岳飛狀奏臣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
尚書省劄子二道奉 聖旨岳飛母身亡已
降 指揮起復於格外特賜銀絹一千匹兩
令戶部支給所有葬事令鄂州協力措置施
行臣上荷 聖恩惟知感泣契勘臣今般挈
家屬扶護母喪已至江州瑞昌縣擇定江州
界營葬臣以月俸之餘粗足辦集所有上件
恩數并格外賻贈伏望 聖慈併賜 寢罷
庶全恩分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終制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
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勘會岳飛丁母憂已
降 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
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 聖旨先次
行下岳飛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
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幼失所怙鞠
育訓導皆自臣母 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
束髮從軍宦游暫期盡瘁不知有家自從
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
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致疾遂以
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 親側
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
加追念輒欲無生而 陛下恩眷有加即命
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為人之
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
面顏有靦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
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 主之
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
界營葬伏望 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
進止

辭格外賻贈銀絹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比蒙 聖恩以臣母身
亡特賜銀絹一千匹兩即具懇 免今月初
一日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伏念臣遭遇 聖眷過於山岳感

激之心惟極涕泗今已安葬了當種種辦集
皆自 陛下恩被之所及所有前項銀絹實
難重疊祗拜伏望特賜 寢罷取 進止

乞終制第二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准樞密院劄子勘會臣
母魏國太夫人姚氏身故已降 指揮起復
仍日下主管軍馬職事不得辭免仍具已供
職月日聞 奏臣契勘除已具辭免奏 聞
外伏望 聖慈檢會所奏特許臣終制取
進止

乞終制第三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奏近於四月十二日具奏
辭免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
北京西路宣撫副使今月初一日准 御前
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令
學士院降 詔仍不得再有陳請依已降
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管少失機
會者伏念臣叨荷 聖恩實倍倫等惟期盡
忠庶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
遂昏方寸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
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 陛下不竭其忠
正謂灾屯如此不能任事況臣一介右列若
學術稍優謀略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
於二者俱乏所長今既眼目昏眊又不能身
先士卒貫作銳氣苟不瀝血誠披告 陛
下則他日必致顛隮上辜 委寄伏望 睿
慈俯察孤衷許臣終制取 進止

目疾乞解軍務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狀奏臣先
爲目疾昏痛不能視物在假服藥醫治累奏
乞致仕將宣撫司事務權令參謀官薛弼參
議官李若虛管幹已去奏 朝廷聽候 指
揮去訖未蒙回降 指揮十月十五日夜據
參謀官薛弼傳到 御前劄子一封付岳飛
依金字牌降到內降黃紙 臣遂拆開認是

宸翰臣即時遥拜跪領不覺感激涕淚臣平
日切切思報　陛下之心惟冀當此大敵少
展區區適以病目轉覺昏暗臣私心不勝痛
憤又於十六日據薛弼申累准金字牌降到
御封樞密院劄子催促全軍人馬前去江池
州稱已勾抽襄陽等處軍馬前來猶恐遲緩
已整龥在寨軍馬止俟𣈆請錢糧俵散衣賜
了當先次起發臣比亦暇每日連併服藥全
未見効伏望　睿慈檢會臣累奏事理速賜
施行庶幾不悞　國事取　進止

辭太尉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今
月二十五日進奏官報　内降白麻一道除
臣起復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
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加食邑五百
戶實封二百戶臣聞　命震驚莫知所措伏
念臣本無寸長誤膺　器使且　陛下方以
太上梓宮未還　作興文武雪耻群狄高名
大爵正當　詎與以激厲天下而臣何功輒
先濫及伏望　聖慈特垂　天鑒察臣悃愊
元非飾辭追還　大命庶幾微分少安不陷
清議臣仰冒　天威不勝　臣懼隕越之至取
進止

辭太尉第二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
臣昨已具　奏乞追寢太尉恩命於今月二
十六日准右武郎同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
館事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潘永思齎
賜到　告命一軸蠻牋之恩未回　天聽不
免再瀝悃懇伏念臣頃自天下兵興時實有
志於奮張　皇威削平僭亂以爲北虜不滅
臣死不瞑初不敢萌覬覦高爵厚祿之念旣
而誤蒙　陛下使令付以兵柄責任以來在
再積年腥羶叛逆之族尚據中土而臣之官

職，旣遷月轉，豈不有負初心？兼臣見今官職
不爲不崇，豈容一向叨竊，不自愧耻。伏望
聖慈特賜　哀矜察臣愚衷，收還　大命，庶
令臣得勉力事功，以酬素抱，以報　厚恩，不
犯盈滿顚隮之戒。所有　告命臣未敢祗受，
見寄納平江府軍資庫。取　進止

乞免立新班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據

幹辦官于鵬申，准　行在閤門關，已降　制
岳飛除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
京西路宣撫副使。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
不候正謝，令立新班。臣已辭免外，所有合赴
朝殿起居，乞立舊班。取　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伏覩　聖旨：岳雲特轉三官。契勘臣男雲見
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自有本職功狀，內合
乞推恩等第，若更叨冒今來　恩數，似出無
名，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正之道也。所有上
件　恩命實不敢令雲祗受。伏望　聖慈特
降　睿旨速賜　收還，不勝幸甚。取　進止

辭太尉第三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近兩具　奏，乞追寢太尉恩命。今月二十九

日准　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
旨依已降　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令日
下祗受。臣一介么微，言語鄙淺，不能上格
天聽，用敢不避再三薦控誠悃。臣頃以目疾
廢事日久，近者商虢潁蔡之戰，皆由仰遵
聖訓，遂致將士竭力，在臣實無寸功。且太尉
掌武之官，授非其人，則不足以爲　今日右
武之勸。臣若遽居不辭，是因臣一己而怠天
下。伏望　聖慈特回　淵鑒，收還　誤恩，令

臣只以見官待罪者，亦庶幾天下始知大官
之爲可重不累 陛下立政惟人之明天下
幸甚取 進止
辭太尉第四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比三具奏乞追寢 恩命今月二日准尚書
省劄子二月三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累
降 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仰荷 聖

慈詔諭諄復然臣實以私情迫切不容冒進
竊念臣雖無他長粗知義命平居服食器用
每安於弊陋正恐綿薄不堪祿賜之厚徒取
釁嘗臣伏自去春丁家憂疾不復敢有榮官
之念繼以目疾就醫至今其天賦之薄即此
可見臣若復尚貪 寵數不自退省將恐災
疢之來不特今日伏望 聖慈特回 天聽
收此 誤恩全臣知止之節臣實幸甚臣冒
犯 天威不勝惶懼激越之至取 進止

辭男雲轉三官第二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近具奏辭免男雲特轉三官恩數今月二日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伏念臣本以
凡材誤蒙 陛下付以方面若臣不能與士
卒一律則亦不能整齊其心昨者之戰士卒
冒犯矢石有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方列上
事狀得露一級而男雲何從超進崇資臣正

恐士卒有無功之謗 陛下致濫予之譏宜
陛下方謹惜名器以磨厲天下將 紹復
大業而乃因臣私恩廢公議臣誠不自安伏
望 聖慈特降 睿旨收還上件 恩命臣
父子幸甚取 進止
辭開府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正月二十
四日准都進奏院遞到 白麻一道除臣開

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者臣初捧 制文尚懷疑惑豈謂非常之典
遽及無功又於二月十四日准本司往來幹
辦官王敏求差人齎到前件告一軸乃知
朝廷以逆虜歸疆而將閫之寄例進優秩不
惟臣一己私分愈切驚惶至於將士三軍亦
皆有靦面目伏念臣奮身踈遠叨 國顯榮
每懷尸素之憂未効毫分之報豈可因此
霈澤遂乃濫預 褒陞伏望 聖慈特此

睿斷毋嫌 反汗亟寢 誤恩所有 告命
臣不敢祗受已令本司咨廳牒鄂州寄收以
待 朝廷追取外冒犯 天威不任激切俟
命之至取 進止

貼黃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
默夫虜情姦詐臣於 面對已
嘗奏陳切惟 今日之事可危
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
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
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 國
政不容不言初非立異於衆人
實欲盡忠於 王室欲望 速
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
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
盟則似傷 朝廷之體仍望
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
臣不勝至情伏乞 睿照

辭開府第三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已降
麻免除臣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三百戶恩命今月二十七日蒙降到
詔書不允者臣近者累犯 天威力辭 恩
寵庶幾 陛下洞燭危懇終賜 矜從而
溫詔諄諄未回 睿聽跼蹐觀 天不知所
措夫爵賞者人君所以爲勵世磨鈍之具人
臣得之所以榮耀鄉里而顯貴宗族也雖不

欲貪多而務得哉然得所當得固以爲榮受所非受反足爲辱伏念臣奮迹羈單被　恩優渥使臣終身只守此官已踰涯分豈可分外更冒　顯榮遂速顛隮鉅　陛下推天地至寬之量在所兼容而微臣抱金石罔渝之心寧無自愧所有臣爲將不效獻言悖理之實臣已累奏中固已縷陳更不敢諄複瀆煩聖聽伏望　陛下撿會臣累次劄子追寢成命特賜　俞音庶使微臣少安愚分取進止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四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五

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

家集卷之六

奏議中

乞解軍務劄子
乞解軍務第二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二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三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第四劄子
辭少保第三劄子
辭少保第四劄子
辭少保第五劄子
辭冊命劄子
辭男雲特轉恩命劄子
乞叙立王次翁下劄子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二劄子
辭衣帶劄子

辭初除銀綃劄子

辭男雲除御帶劄子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子

辭初除銀綃第三劄子

乞解樞柄第二劄子

乞解樞柄第三劄子

辭除兩鎮在　京宮觀第二劄子

乞解軍務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謂事　君以能致其身爲忠居官者以知止不殆爲義伏念臣受性愚戇起家寒微顧在身官爵之崇皆　陛下識拔之賜苟非木石寧不自知每誓粉骨靡身以圖報稱然臣叨冒已踰十載而所施設未効寸長不惟曠職之可羞況乃微軀之負病蓋自從事軍旅疲耗精神舊患目昏新加脚弱雖不辭於蹈勵恐有誤於　使令願乞身稍遂於退休庶

養病漸獲於平愈比者修盟漢北割地河南既不復於用兵且無嫌於避事伏望　陛下特昭誠悃曲賜矜從令臣解罷兵務退處丘園以歌詠　陛下聖德爲　太平之散民上不勝幸甚他日未塡溝壑復効犬馬之報亦未爲晚臣無任激切戰懼俟　命之至取進止

乞解軍務第二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累以多病易衰仰瀆　宸聽乞退處丘壠以終養病伏蒙　陛下未忍棄去尚闕　俞音不免控瀝肺肝再攄悃愊今賢能輩出才智爪牙干城腹心之士可付以軍旅者類不乏人則臣之所請無邀　君之嫌今講好已定梓宮　天眷不日可還偃武休兵可期歲月臣之所請無避事之謗臣不揆庸愚幸免此二事止以疾病餘生殘惙　仕使久享厚祿

坐費太倉蚤夜以思身不遑處所以不遑
欽欽至於再三不自已伏望陛下垂博照
之明 回蓋高之聽曲加 仁惻洞照愚
衷使一夫之微終遂其欲特許退休就營醫
藥臣不勝感戴 至德願望之至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十四日三省同
奉 聖旨岳雲可落閤職與轉武顯大夫遙
郡刺史臣竊惟名器不可以假人故循守
資格自有常法必有非常之功而後有非常
之賞如臣男雲始就義方尚有乳臭雖累經
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仰蒙 聖恩曲
垂 異眷超資躐等驟進官聯不惟使雲志
氣怠惰而臣益切滿盈之懼況臣既已仰竊
國恩致身顯位固有僥冒之名矣今併與其
子而僥冒其可乎伏望 陛下揭離照之明

體乾健之斷特賜 寢旨追還 告命庶使
雲粗知官爵之難得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
効驅策受之未晚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第二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今月三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以臣辭
免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者伏念臣遭遇 宸眷倍於常倫初無
顯赫之功以稱 褒崇之典又況臣男雲愚
惷無知消埃未效疊蒙 優渥以臣之故冒
濫爵祿已為過分今若又寵以 異數使之
叨據不唯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
則負 陛下之恩下則取搢紳之謗并臣之
罪亦復難逃伏望 聖慈俯回 天聽特賜
追寢實為臣父子之幸臣不勝激切震汗之
至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第三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近兩具辭免臣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史准
尚書省劄子奏 聖旨依已降 指揮不允
不得再有陳請者恭讀之際愧汗交流伏念
臣叨荷 聖恩實倍倫等曲折之辭前已備
述不敢喋喋上瀆 天聽臣以辭免開府
恩命重蒙 玉音戒諭丁寧又不敢固違
天意踊躍拜 命已切悚惶今若并臣男雲

無功進職是臣辭榮而益榮避祿而邀祿也
恩雖至厚公議謂何伏望 特簡 淵衷俯
回 洞照特賜 寢免庶安愚分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第四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
先三具劄子辭免臣男雲武顯大夫遙郡刺
史恩命事今月二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三
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 指揮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臣聞正己然後可以正物自治然後
可以治人臣奮身疎遠冒 國寵榮 陛下
誤恩擢置重任以孱陋之資將軍旅之衆顧
惟匪稱夙夜惶懼惟恐撿飭修省有所未至
不足以服衆比者男雲未嘗立功遽遷優秩
在臣私分實不遑處臣庸懦無能方將勉竭
駑鈍仰圖報稱而自使其子受無功之賞則
是臣不能正己而自治將何以率人哉伏望
陛下憐臣拙直 察臣愚衷早賜 俞音收

還 成命容臣男他日大立戰功然後 令
之以官亦未為晚所有官告一軸除已令本
司斧廳牒鄂州於軍資庫寄納外取 進止

辭少保第三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 聖恩除臣少保
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臣已兩具辭
免今月初十日伏奉 詔書不允者臣聞忠

臣之事 君計功而受賞量力而受官不爲
苟得以貪爵祿況師旅方興事功未著臣方
同士卒之甘苦明將佐以恩威莫成尺寸之
功仰報 君父之德豈可身被 厚寵而恕
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哉所有少保
恩命臣實不敢祇受伏望 陛下 日月照
臨 乾坤覆載 察臣肺腑追寢 異恩臣
願憑 陛下雷霆之威託 宗廟山嶽之福
罄竭駑鈍期效涓埃候將來功績有成臣將

拜手稽首祇承 休命矣誠懇迫切至於再
三干冒 天威臣不任戰悸恐懼之至取
進止

辭少保第四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蒙 聖恩特降 告
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令月初九日伏奉 詔
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聞爵以馭其貴
祿以馭其富爵祿者 人君馭天下英豪而
使之貴富也人孰不欲受而願享之然名器
假人爲傳所譏無功受祿爲詩所刺則 君
不可以輕予臣不可以妄受臣性資樸魯久
叨 寵榮每懼滿盈弗克負荷況乃孤執實
爲 異恩若更無功輒有貪冒臣 賦分謭薄
竊恐別招 譴責伏望 陛下憐臣懇懇特
降 俞音追還 恩命庶使臣稍安愚分別

效寸長仰報 陛下天地生成之德干冒
兮錢臣不任戰慄俯伏俟 命之至取 進止

辭少保第五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蒙 聖恩特降 告
命除臣少保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臣已四具劄子辭免八月三十日准尚書省
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日下祇受仍

依累降　詔旨不得再有陳請者臣之事
君義無有己若夫貪慕爵祿務榮一身而不
以　國家爲念則非臣之所忍爲也比者竊
見敗盟再犯河南之地肆爲殘忍人神共憤
臣方將策駑礪鈍冀效尺寸以報　陛下天
地生成之德今則虜騎寇邊未見殄滅區區
之志未效一二臣復以身爲謀惟貪爵祿則
誠恐不足爲將士之勸而報　恩無所萬誅
何贖伏望　睿慈追寢　成命特賜　俞旨

姑詔　有司留以爲臣異時消埃之賞取
進止

辭再命劄子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
劄子奏臣比准　制命授臣少保累具辭免
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不
避斧鉞之誅再露丹誠仰干　天聽乞賜追
寢又於今月初一日奉　聖旨指揮閤門告
飛除少保累具辭免已降　指揮不允日下
祗受不得再有陳請可令使立新班特放告
正謝臣已於今月初二日望　闕謝　恩祗
受訖所有冊命恩數伏望　睿旨許免以安
愚分取　進止

辭男雲特轉　恩命劄子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
劄子奏臣於今月二十六日准　告授臣男

雲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臣聞　君之馭臣
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臣
昨恭依　睿算與虜賊決戰於陳潁之間雲
隨行迎敵雖有薄效殊未曾立到大功遽超
橫列仍領郡防　賞典過優義不遑處所有
告命臣不敢令雲祗受伏望　聖慈俯垂
天鑒追還　異恩庶使雲激勵懦庸別圖報
效取　進止

乞叙立王貴等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蒙　恩
除樞密副使已具懇辭未沐　矜許伏奉
聖旨令參知政事王次翁叙位在臣之下臣
契勘參知政事叙位舊例在樞密副使之上
臣雖忝孤卿豈得遽忝班列欲望　聖慈
令臣只依舊例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
邦儀不易愚分可安取　進止

乞叙立王次翁下第二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參政

與樞副叙位　朝廷自有定例豈可爲臣忝
竊孤卿叙位使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免再具
誠懇仰瀆　聖聽伏望　睿慈曲垂　昭鑒
許臣只依近例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
庸愚不致僭越取　進止

辭衣帶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二
日正謝伏蒙　聖恩依例賜臣對衣金帶魚
袋鞍馬竊念臣一介公微遭遇　宸眷之厚

近年累曾蒙　恩賜金帶等物今更循例錫
予在臣無能實爲過分伏望　睿慈特賜
寢罷庶使惷愚不致冒濫干瀆　天聽臣不
勝惶懼之至取　進上

辭初除銀絹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今月初九日
御藥院官衛茂實奉六月十三日　聖旨以
臣初除樞密副使依宰臣例支賜銀絹各一
千匹兩臣遭遇　聖眷至厚至深既擢任於

樞庭又錫賚以多物內外情文靡所不盡
陛下所以待人臣之禮斯亦至矣然臣禀生
奇蹇賦分寒薄夙夜震驚恐不足以當　陛
下錫予之厚伏望　聖慈俯垂　睿照收還
所賜銀絹庶使稍安分量不至盈滿取　進止

辭男雲除御帶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今月初
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初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雲除帶　御器械伏念臣叨冒　聖

恩擢寘樞府靜思無補已劇愧顏臣男雲年少惷愚未練官業今輒處以 御帶之職實爲親近在臣寒微尤不遑處兼恐於 法或有妨礙不免控瀝危懇仰瀆 聖聰伏望 睿慈曲垂 天鑒追還已降 指揮庶得稍安愚分取 進止

辭男雲除御帶第二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以臣辭免男雲

除帶 御器械差遣不允臣竊以 御帶之職至近 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以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當其選臣男雲年少惷愚殊未練達世務一旦驟遷此職實非騃幼所能陛下爲官擇人豈當出此知子者父誠不皇安不免披露愚誠再干 天聽伏望 睿慈追還雲上件差遣庶免人言少安愚分取進止

辭初除銀絹第三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近蒙 指揮依宰臣例支賜銀絹各一千匹兩臣已兩具劄子奏乞賜蠲免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竊緣臣聚集口累不至重大逐月請俸贍養有餘若更叨冒 錫予至於無厭則不知足之患深可爲戒臣不免再干誠懇仰瀆 聖聰伏望 睿慈俯垂天鑒特賜 蠲免施行取 進止

乞解樞柄第二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已具劄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至今累月未蒙 俞允竊念臣性識疎闇昧於事機立功無毫髮之微論罪有丘山之積加以才輕任重德薄寵殊荷 聖眷之兼容在孤忠而益畏煩言沓至私義奚安欲免累於 明恩理合圖於亟去伏望 睿慈察危情之難處施 天造之曲成聽還印於樞庭許投身於散地欲乞檢會臣前奏早降 處分施行取 進止

乞解樞柄第三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已累具劄子乞解罷樞密副使職事伏蒙 聖恩今降詔不允者露章待罪自驚 寵數之過優 詔示恩猶閟 俞音之下逮再陳愚懇仰濟淵聰伏念臣濫厠樞庭誤陪 國論會棠汝甚補報蔑然豈惟曠職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冀 保全於終始宜速引於山林伏望聖慈察其誠心實非矯飾速降 睿旨許罷機政取 進止

辭除兩鎮在京宮觀第二劄子

少保臣岳飛劄子奏臣今月十二日伏蒙聖恩賜臣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告一軸仍丞 朝請臣已謝 恩外緣臣見具劄子辭免臣將 告命寄納臨安府今月十四日伏奉 詔命不允竊以兩鎮節旄 國朝盛典非有 大勳豈容輕授臣前此叨據常懼非稱自惟智術短淺坐糜歲月效其績用初無絲毫可更與冒然刻內祠之任得侍 清光 朝廷所以貴老尊賢用昭異數在臣愚分非所宜處顧 待遇之愈隆夙夜以思雖粉身碎骨何以圖報萬一愧深汗溢感極涕橫竊念臣才疏德薄人微望輕若不自列濫當 優寵必致顛隮上塵 宸眷欲望 聖慈追寢 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取 進止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五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六

孫朝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　編進

家集卷之七

奏議下

廣德捷奏
鄧州捷奏
復三州奏
湖寇捷奏
復西京長水縣捷奏
復潁昌府奏
陳州潁昌捷奏
鄭州捷奏
漫獨化捷奏
復西京奏
龍虎等軍捷奏
復南城軍捷奏
郾城縣北并垣曲縣等捷奏
小商橋捷奏
河北潁昌諸捷奏
王貴潁昌捷奏
臨潁捷奏

廣德捷奏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軍馬臣岳飛狀奏恭依　聖旨將帶所部人馬邀擊金人至廣德軍見陣共斫到人頭一千二百一十六級生擒到女眞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并遣差兵馬收復建康府溧陽縣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眞漢兒軍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金人回犯常州分遣兵馬等截邀擊掩殺四次見陣擁掩入河棄頭不斫生擒女眞萬户少主孛堇漢兒李渭等一十一人委是屢獲勝捷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鄧州捷奏

鎭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擬賊李成與金賊劉
合孛堇陝西蕃偽賊兵併聚於鄧州西北劉
三十餘寨臣遣發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
由横林路前去掩殺據統制王萬張憲等申七
月十五日離鄧州三十餘里逢賊兵共數萬
接戰分遣王萬董先軍兵出奇突擊其賊大
潰降到蕃官楊德勝等二百餘人奪馬二百
餘疋衣甲不知其數內高仲將一項殘零人
馬走入鄧州閉門堅守十七日攻鄧州將士

不顧矢石蟻附而上破鄧州殺死蕃偽賊馬
鏖戰大獲勝捷爲暑月疲勞見起發前去德
安府歇泊聽候 朝廷指揮外謹録奏 聞
伏候 勅旨

復三州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臣岳飛狀奏近准 指揮遣飛進發軍
馬掩殺蕃偽賊馬於五月六日收復隨州七
月十七日收復鄧州二十三日收復唐州并
已收復信陽軍並已差官葺治乞兵防守已
班師江上歇泊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湖寇捷奏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近差統制
官任士安部押軍馬前去[illegible]措置
把截黄誠等賊馬去後據任士安申五月五
[illegible]偽太子渠魁黄誠等節次前

來侵犯永安寨其賊[illegible]匹步軍
二萬餘人擺拽十餘里與官兵相拒鬭敵[illegible]
[illegible]率親兵并武功郎統領陳照人
馬分路會合至永[illegible]陣前來迎
敵任士安引兵當頭衝擊賊徒敗走奪[illegible]
[illegible]粘蹤追襲過苟陂山殺死甚多奪到
衣甲器械捉[illegible]人馬見别具獄供申外委
是大獲勝捷謹録奏 聞伏候 勅旨

復西京長水縣捷奏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臣岳飛狀奏據統
制官王貴申遵依指揮差武經郎第四副將
楊再興等統率軍馬前去收復西京長水縣
去後今承申八月十三日進兵到長水縣界
業陽逢偽齊順州安撫張宣贊下孫都統并
後軍統制滿在擁賊兵數千人拒敵當府分
布置馬並擊賊衆殺死五百餘人生擒後軍
統制滿在并徒衆一百餘人及當陣殺獲孫

都統首級其餘殘黨盡皆奔潰尋與兵追尋逐
兵於今月十四日到本縣界孫洪□再逢張
宣贊親率賊馬二千餘人隔河□□遂鼓率
人馬鬪敵殺散□□□日二更□來□復長水
縣了當奪到□□□□□□□□□給散百姓
官兵食用卽□□□□□□□□□□無分毫擾
擾申乞照會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復頴昌府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
務張憲申統率軍馬前去措置陳州於閏六月
十九日離頴昌府四十里與番賊見陣獲捷
外憲復統率軍馬追襲賊帥韓常其賊大敗
於當月二十日收復頴昌府了當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陳州頴昌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今據諸軍申到收復下項

一據前軍統制張憲申將帶諸統制將官
前去措置陳州閏六月二十四日午時
離陳州十五里逢賊馬軍三千餘騎見
陣掩殺其衆望城奔走遂分諸頭項並
進離城數里有番賊翟將軍等并添到
東京一帶差來賊馬擺布大陣憲遂鼓
率將士分頭入陣掩擊其賊衆走已收

復陳州了當除殺死外生擒到番賊王
太保等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一據踏白軍統制董先游奕軍統制姚政
等申統率軍馬在潁昌府駐劄閏六月
二十五日辰時有番賊取長葛縣路前
來先即時同姚政等統率軍馬出城迎
敵到城北七里店逢鎮國大王并韓將
軍邪也孛堇賊馬六千餘騎擺布成陣
先與姚政等分頭項徑入賊陣戰闘及

一時辰其賊敗走追殺三十餘里除殺
死外擒到人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右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

鄭州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中軍統制王貴申先次遣
將楊成等統率軍馬前去措置鄭州今據楊
成等申於閏六月二十五日到鄭州南逢番
賊頭領漫獨化等部領賊馬五千餘人見陣
成等遂鼓率將士與賊見陣掩殺賊馬敗走
收鄭州撫定了當委獲勝捷謹録奏 聞伏
候 勑旨

漫獨化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中軍統制王貴申據
准備將劉政等申將帶人兵於閏六月二十

九日夜劫破中牟縣全賊萬户漫獨化賊寨
殺死賊兵不知數目奪到馬三百五十餘匹
驢騾一百餘頭衣物器甲等不計數目即未
知萬户漫獨化存亡委獲勝捷申乞照會謹
録奏 聞伏候 勑旨

復西京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中軍統制提舉一行

事務王貴申尋差中軍副統制郝晸等統押
軍馬前去措置收復西京去後今據郝晸等
申進發至離西京六十里下寨於七月初一
日有金賊馬軍數千騎前來即時差將官張
應韓清將帶馬軍於賊來路把截其賊前來
迎敵官軍張應等即時掩殺賊馬敗走晸進
發軍馬當日酉時直凑西京城下其金賊為
巳敗衂當夜棄城逃遁於初二日早收復西
京了當已撫存官吏居民各安職業委獲勝

捷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龍虎等軍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賊酋
首四太子龍虎蓋天大王韓將軍親領馬軍
一萬五千餘騎例各鮮明衣甲取徑路離郾
城縣北二十餘里臣遣發背嵬遊奕馬軍自
申時後與賊戰鬪將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

斧與賊手拽厮劈鏖戰數十合殺死賊兵滿
野不計其數至天色昏黑方始賊兵退那奪
到馬二百餘匹委獲大捷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復南城軍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十日據本司統制忠
義軍馬孟邦傑申並依指揮令措置收復南

城軍邦傑尋遣差將官楊遇等將帶人馬收
復據楊遇等申七月初[illegible]日夜二更以來南
城軍北角與金賊交陣擁掩落水溺死賊衆
不知其數并殺死賊兵三千餘人所有奪到
鞍馬舟船器甲旂旗鎗等別具狀供申外
逼逐賊兵出城上船渡河至初[illegible]日收復南
城軍了當已撫存官吏居民各安職業委獲
勝捷申乞照會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郾城縣北并垣曲縣等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十日申時據探馬
報覆有番賊馬軍一千餘騎徑來侵犯郾城
縣北五里店在後塵頭不絕不知數目臣躬
親提領軍馬出城迎敵遣背嵬將官王剛
等將帶背嵬使臣五十餘人騎前去探賊據
王剛等稱於五里店見賊擺一字陣內見一
名甲上着紫袍認是頭領遂一齊入賊陣併

手斫下上件頭領其餘賊衆一發退走今於
斫下屍首上討得繫上取到紅漆牌子二箇
上題寫阿李朶孛堇追趕賊馬二十餘里當
日又據本司統領忠義軍馬梁興董榮申依
準指揮統押軍馬前來過大河勦殺金賊占
奪州縣興等於今月初一日晚到黃河南岸
措置濟河其黃河北岸有金賊三十餘人騎
於岸口擺列陣勢守備人馬興等於初二日
早．兵興統領董榮等人馬渡河到北岸賊
馬就岸交戰其賊敗走追趕入絳州垣曲縣
閉門拒敵興等遂行張牓說諭不肯歸降至
午時興等領兵與統領董榮等人馬措置絞
縛雲梯一齊上城接戰殺死番賊不知數目
活捉到千户劉來孫等一十四人并奪到戰
馬一百餘匹器仗等見行撫存人户安業依
舊種作外申乞照會謹　錄奏聞伏候、勑旨

小商橋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四日本司前軍統制
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今月十三日統率
背嵬遊奕并諸軍人馬起發前來小商橋北
一帶至臨潁縣措置掩殺金賊於今月十四
日天明據綽路馬報臨潁縣南逢金賊綽路
馬遂追趕過縣三十餘里殺死賊兵不知數
目其賊望潁昌府尉氏縣路前去委獲勝捷
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河北頴昌諸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五日據本司統領忠義軍馬梁興趙雲李進并董榮牛顯張峪申依准指揮將帶人馬過河占奪州縣掩殺金賊興等除已於七月初二日收復絳州垣曲縣了當已行供申外興等統押軍馬至七月初四日到孟州王屋縣界地名西陽邵源駐劄兩寨漢兒軍張太保等部押手下漢軍人馬六十餘人前來投降至初五日辰時到王屋縣西地名東陽有駐劄北軍一寨為興等統兵前去其賊棄寨逃走當日午時統率軍馬到王屋縣賊馬為興等人馬逼近並已棄城逃走興等人馬不曾入城乘勢追赶賊馬二十餘里奪到戰馬八匹殺死賊兵三十餘人并奪到衣甲刀槍旗幟無數興等差人招誘王屋縣百姓首領王璋等五十餘人當面出給旗牓招集本縣

逃走軍民着業去訖至初六日統兵到孟州濟源縣西地名曲陽二十里以來逢金賊高太尉賊馬五千餘人騎前來興等躬親統押人馬分頭前去迎敵與賊血戰自辰時及午時其賊大敗殺死金賊一十餘里橫屍遍野并奪到器械槍刀旗鼓等無數及活捉到金賊八十餘人興等收兵歇泊下寨閻至未時以來有高太尉再將到懷孟衛等州界發來賊馬一萬餘人騎分布前來與興等對面擺陣相拒興等即時分布軍馬併力與賊迎敵不顧死生血戰自未至酉時勦殺金賊步軍八分已上奪到戰馬驢騾二百餘頭匹活捉到金賊一百餘人追襲至縣西門其高太尉將帶殘零賊馬退走興等為官軍盡日見陣傷中數多遂統押軍馬前去本縣北十餘里地名燕川歇泊下寨委是大獲勝捷謹錄奏

聞伏候勑旨

王貴頴昌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
制提舉一行事務王貴申依准指揮統率諸
軍人馬於潁昌府屯駐今月十四日辰時以
來有番賊四太子鎮國大王并昭武大將軍
韓常及番賊萬户四人親領番兵馬軍三萬
餘騎直抵潁昌府西門外擺列貴遂令踏白
軍統制董先選鋒軍副統制胡清守城貴親
統中軍游奕軍人馬并機宜岳雲將帶到背
嵬軍出城迎戰自辰時至午時血戰數十合
當陣殺死萬户一人千户五人賊兵橫屍滿
野約五百餘人重傷番賊不知數目其奪到
戰馬金鼓旗槍器甲等不計其數見行根刷
統具數目共申次委是大獲勝捷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

臨潁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臣岳飛狀奏據本司前軍統制同提舉一
行事務張憲申今月十八日到臨潁縣東北
逢金賊馬軍約五千騎分遣統制徐慶李山
寇成傅選等馬軍一布向前入陣與賊戰鬭
其賊敗走追趕十五餘里殺死賊兵橫屍滿
野奪到器甲等無數輕騎牽到馬一百餘匹
委是大獲勝捷謹録奏
聞伏候　勑旨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六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七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次

家集卷之八

公牘上

乞淮東重難任使申省狀

赴鎮畫一申省劄子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申審招安申省狀

乞措置進兵入廣申省狀

分揀吳錫等京兩軍詣申省狀

乞廣西戰馬申省狀

再論虔州寇盜賞申省劄子

襄陽探報申省狀

乞淮東重難任使申省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照得先準聖旨指揮差飛充通泰州鎮撫使仰遵 朝廷使令之意除已一面起發前赴新任外契勘金賊侵寇虔劉其志未艾要當速行勦殺殄滅靜盡收復諸路不然則歲月滋久爲患益深若蒙 朝廷允飛今來所乞乞將飛母妻爲質免充通泰州鎮撫使止除一淮南東路重難任使令飛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本路州郡伺便遞遷收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飛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盡臣子報 君之節謹具申 尚書省伏乞 鈞慈詳察特賜 敷奏 指揮施行謹狀

小貼子飛今來所管官兵一面催發前赴新任如蒙指允飛所乞即乞速賜 指揮亦不敢仰干 朝廷別求添益軍馬伏乞 鈞照

赴鎮畫一申省劄子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劄子契勘飛承 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除授通泰州鎮撫使

兼知泰州今具條畫到合行事件下項

一飛所統人馬見在常州宜興縣駐泊其本縣已是闕乏錢糧無可應副飛見擇日起發前去之任竊聞江陰鎮江見今全闕濟渡舟船兼飛所管官兵老小數多若以見有舟船裝載半月不能渡絕切慮軍兵闕食失所欲乞於平江府常州江陰軍等處支撥糧米三二萬碩應副即目未渡江以前食用

一泰州全藉興化縣在水鄉多收稻穀以贍兵卒今蒙已降指揮從薛慶所乞隸屬承州泰興縣又已割屬揚州兼契勘泰州舊有四縣內倚郭海陵附近州城累遭賊火蹂踐全無所收如皋一縣隔於大江所收不廣今來泰州一小郡難以却將兩縣屬別州顯於軍民妨闕伏望 詳酌將上件兩縣依舊隸屬本州所貴軍民通濟望 察 許允乞作一

特旨行下恐於人情未便有妨應接

一本軍頭口老小正兵七萬餘人口飛差人前去體探得通泰二州即目並無糧斛況糧斛猝急難以擘畫飛體 國不敢過有陳乞支給錢糧欲乞借支兩浙淮南路鹽鈔一百萬貫逐旋還納鹽事司准充鹽本

一飛見帶軍馬萬餘自春並不曾支給衣賜今來合給冬衣之 今體訪得通泰

州即目錢帛闕少本州人兵尚無可支散切慮因此失所伏望 詳酌體念特賜於有錢絹官司或別州軍去處支給冬衣一次責免官兵赤露失所

右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申劉光世乞兵馬糧食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飛昨奉 聖旨指揮差充前件差遣於八月十五日還至常州宜興縣於

十八日起發前來祇赴新任二十二日至江陰
軍歇泊據探報金人見圍楚州飛遂逐急權
差統制王貴管押兵馬等船濟渡切慮遲滯
有失事機不免躬親先入泰州於二十六日
夜二更到泰州城外承准八月十九日 指
揮令飛與趙鎮撫立犄角飛遂措置調發兵
夫糧食并不住差人勾喚王貴等軍馬實緣
舟船數少今月初九日方盡到泰州飛已差
張憲權行守城見今大軍屯駐三（常州 嫌諱 宗皇）與

金人大寨不遠惟是新復建康之後所有士
馬瘡痍尚新羸弊方甚兼自到任未及一旬
芻茭糗糧一一窘乏本未能即從 王事重
以承楚之急甚於倒垂不可以頃刻安居理
宜前進欲望 鈞慈捐一二千之衆假十餘
日之糧令飛得激厲士卒徑赴賊壘解二州
之圍掃犬羊之迹下以稗 相公之盛烈上
以寬 主上之深憂不勝幸甚謹具申 安
撫相公使司伏候 指揮

申劉光世乞進兵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
泰州岳飛狀申竊念飛以行伍賤隸辱知
朝廷蒙被 厚恩殞歿難報每以爲 國家
之難雖非所 命猶當勠力竭承楚之事危
迫如許累准 朝廷指揮催督此正飛等捐
身徇義之秋切緣王鎮撫林鄖鎮撫仲威等
並不見差撥軍馬前來使司王統制雖聞已
起發即目尚未知屯駐去處使飛孤軍委實

難以支梧今月十二日准本州遞到今月六
日 指揮飛除已遵 禀外契勘金賊盤泊
日久連破諸鎮王鎮撫郭鎮撫等各斂兵自
保其志已驕日即承楚一帶民户逃死別無
鹵掠易於攻劫據探報虜人急攻楚州切恐
萬一蹂虜於淮南諸鎮利害不細飛已於今
月十五日具申 使司去訖飛一面起發前
往承州以來措置勦殺外伏乞 鈞慈特捐
一二千之衆別差統制官一員前來犄角庶

盡天功不致上誤　國事謹具申　安撫相
公鈞慈伏候　指揮
申審招安申省狀
武功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
契勘湖東路見今盜賊嘯聚動以數萬李宏
在岳州劉忠在湘陰曹成在道州作過其餘
小盜不少除見措置勦殺外其間若有能改
過自新之人未委合與不合招安如許飛招
安　給降金字牌黃旗十副仍乞差使
臣管押付飛交割謹具申　尚書省樞密院伏
候　指揮
乞措置進兵入廣申省狀
武功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
飛承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指揮統率
軍馬前來湖東措置收捕曹成賊馬飛尋依
時起發及沿路不住差信實人到道州以次

體探上件曹成作爲次第至三月三十日遂
兵到衡州茶陵縣承諸處探報曹成已於三
月二十七日起離道州望全永州路前去緣
茶陵縣至道州尚有六百餘里飛未敢信憑
遂領一行軍馬前來郴州桂陽監體度賊馬
的實動息於四月初八日到郴州管下來與
界地名橘水郊承郴州并桂陽監公文探報
曹成賊馬分路逃遁前去全永賀州界去訖
至三月二十七日並已起離道州盡絕本軍

亦差人探得與諸處關報一同飛今部領軍
馬前去道州如到彼賊兵未遠即便尾襲追
殺若名逃遁程途已遠其賊聞飛兵到必不敢
前來拒敵飛欲深往追趕又恐二廣不曾得
朝廷指揮不肯應辦錢糧必致闕誤兼近據
潭州申劉忠掩殺馬友下統制王成大潰
然馬友見飛已入湖東及曹成遁走又不能
歸鄉劉忠賊馬以此心懷疑惑別致生事飛
欲徑往潭州安撫馬友說諭次措置勦殺劉

忠等賊了當即乞前去收捕曹成除已具錄
奏　聞外伏望　特降指揮付飛遵依施行
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小貼子飛契勘曹成賊馬經由全永賀
州界逃遁已不住聞報廣東西
安撫使請為統率逐路軍馬照
應把截無致侵入二廣外伏望
特降指揮一一逐路帥臣更切火
急嚴緊把截施行伏候　指揮

又小貼子契勘湖東事體非輕飛出自
寒微望輕材薄今令權一路切
恐不能稱任止乞依舊統制名
目前去追發曹成仍乞先次行
下二廣路令應副一行錢糧仍
乞一才幹官充隨軍運使專一
措置錢糧庶得常不闕誤
令探得吳錫韓京兩軍訖由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申
契勘飛近奉　聖旨差權荊湖東路安撫都
總管及統率馬友并本路李宏吳錫韓京諸
頭項軍馬前來措置掩殺曹成飛尋依應起
發已到湖東界其韓京元屯兵衡州茶陵縣
吳錫在郴州兩項所管官兵多是老弱及湖
東土人在內充數其實堪出戰人各不滿一
千又緣不經戰鬭久在州縣屯泊全無紀律
今來飛已將上件人馬除揀選不堪披帶人

給據放散外將實堪披帶人數分撥付本軍
諸將收管使喚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
乞　照會謹狀

乞廣西戰馬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恭奉　聖旨指揮差撥飛軍馬前來措置
收捕曹成賊馬其曹成近自道州起發部領
賊衆於賀州界深山桂嶺劉江棄穴占據險

峻備敵官軍并提兵到北藏嶺下寨其賊最
備守隘飛料曹成騎兵頗多緣飛所管戰馬
比之曹成數目十不及一遂逐急於廣西經
略司省馬內借到三百匹乘騎出戰與曹成
下王淵賊馬見陣約及數時殺散王淵了當
其所借省馬爲自廣西遠來料食不足例皆
羸瘦及見陣往來馳逐落崖倒死者一百八
十匹　伏望　特降　指揮將上件見管未還
廣西馬數特許存留充神武副軍出戰及更

乞下廣西經略司支撥堪好馬五百匹付飛
使用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再論虔州平盜賞申省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
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劄子契勘今年討捕虔
吉州界盜賊山寨計數百餘座其吉盜如彭
鐵大李動天兩寨結連肆毒其徒多至數萬
侵犯江西湖南乃以首領號爲十大王桀黠
爲甚虔盜如陳顒羅閑十等四百餘寨日各

頭首各成寨柵其徒十餘萬衆結爲表裏拒
敵官軍尤爲猖獗恃賴山險侵犯數路廣東
則循梅潮惠英韶南雄以至廣州江西則虔
州南安之雩都江東則建昌軍福建則汀州
邵武等皆爲所攻劫縱橫往來者數年飛頃
奉　聖旨提兵討之雖正當盛夏炎瘴之侵
而一時將士奮不顧身爭先用命以獲平蕩
首領雖衆並就生擒一無遺類向非賞罰明
均何以使人盡力如此伏望　朝廷特賜

詳酌將今來功賞依去年韓開府收捉福建
范汝爲恩例施行庶使有以激勸兵將緩急
可以倚仗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小貼子契勘飛近蒙　朝廷褒擢飛累
具辭免不蒙　俞允即非欲夸
大微勞以謀身計蓋恐　朝廷
將來別有使喚庶得將士盡力
區區之懇畢盡於此伏乞　鈞
慈特賜　詳察

襄陽探報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制置使岳飛狀申據探到偽齊添差番賊并簽軍見在新野龍陂胡陽棗陽縣并唐鄧州一帶屯駐大段數多見一面竭力措置外謹具申 尚書省 并榜寄房 伏乞照會謹狀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七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八

朝奉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 岳珂 編次

家集卷之九

公牘申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招安楊欽等申都督行狀
梁興奪河渡申省狀
乞襄陽府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劄子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乞便宜黜贓吏申省劄子
進兵渡江申省狀
乞朝辭申省劄子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收到胡清等申省狀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府申省狀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乞照應毋姚氏封號申省狀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乞致仕養疾申省狀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路

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旨恢復襄漢仰
遵 廟謨今已克平五郡惟信陽未下已調
發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累准 御前處
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管
見奏 聞去訖今月初七日再奉 指揮飛
之所陳皆蒙 俞允然今防守之策正在乎
分屯勁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
於逐處屯駐然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況今
已近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當嚴備比聞諜
探虜意猶不可測飛朝夕計慮不敢少懈且
以初者恢復之時賊徒固守倍費攻取繼又
金賊劉合孛董偽齊李成合陝西河北番偽
之兵多至數萬併屯鄧州力拒官軍仰賴
君相之材成此薄效今既得之實控上流
國勢所資尤宜謹守不可失也飛所乞六萬
之兵雖蒙 朝廷俞允然必待楊么賊平然
後抽摘第恐水勢未減江湖浩瀚楊么未可
措手縱待十二月與正月間湖水減落便能

平治邊面備禦已失機會飛今見管軍馬兼
撥到牛皐董先兩項共一千餘人合飛本軍
都計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輜重火頭占
破在內欲望 詳酌令湖南留韓京郝晸兩
軍在潭州彈壓外將任士安吳錫軍馬盡數
起發及江西軍馬內令選擇成頭項者勾撥
三千人湖北帥司崔邦弼顏孝恭並撥付飛
相度分守計此五項止是二萬人內有不堪
披帶輜重火頭之數不下三五千人餘乞

朝廷稍那以足六萬之數速賜遣發前來布
列諸郡以爲久安之計利害至重恐不宜緩
伏望早降 指揮施行謹具申 尚書省樞密
院伏候 指揮

小貼子飛被 命於鄂州歇泊別聽
指揮謹已遵依外契勘兵將暴
露日久例皆赤露天氣向寒衣
裝未備欲望速降 指揮令飛
本軍老小於一處駐劄施行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
旨措置招捕荊湖南北路盜賊其王太尉先
與水戰見陣少却之後有首領田明率衆前
來荊湖南北路安撫司出首雖蒙 朝廷將
田明補武義大夫榮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
人然至今未霑寸祿深慮無以勸誘自新之
人伏望特賜 指揮添差田明充衡州兵馬
鈐轄一次庶幾改過之人得以安衈謹具申
都督府伏候 指揮

擢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旨
措置招捕荊湖南北路盜賊近遣武義大夫
閤門宣贊[illegible]佐前帶人船前去攻劫水
賊周倫[illegible]今有黃佐申今年四月十
四日到周倫[illegible]敵除當下殺死及擒
入湖賊[illegible]統制陳貴等九人奪
到衣甲[illegible]船了當契勘黃佐
首先[illegible]投是忠義勇敢理
[illegible]到空名告依便宜指
[illegible]閤門宣贊舍人給付
[illegible]都督府伏候 指揮
[illegible]欽[illegible]申都督行府狀
鎮[illegible]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六月二日

授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佐招安到水
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並到軍前除
已優加存恤外謹具申　都督行府伏乞
照會謹狀
　梁興奪河中省狀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荊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先來結約
太行山忠義保社密爲内應今據頭領梁興
等一百餘人奪河徑渡欲自襄陽府至飛軍
前除已一面招納外謹具申　尚書省樞密院

伏候　指揮
　乞襄陽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
　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荊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唐鄧隨
郢金房均州信陽軍元係京西南路今來收
復已久合仍舊貫欲乞改襄陽府路依舊只
作京西南路庶得路分速歸舊制以稱　朝
廷正名責實不忘中原之意伏候　鈞旨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荊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府自收
復以來未曾差置監司切慮無以按察州縣
欲望　鈞慈詳酌除監司一員兼諸司事務
庶得官吏勤於職事不致苟簡以稱　朝廷
屬精核實之意伏候　鈞旨
　乞便宜黜陟京西官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
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劄子飛一介
寒微誤蒙　朝廷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
以圖報　稱契勘管下州縣經殘破正賴
撫綏切慮州縣官或有貪殘害民贓污不法
之人當此安集之初易以搔擾若不稍加振
厲則民戶難以安業欲望特降　指揮如有
似此之人許本司一面對移事理重者放罷
仍具情犯職名奏　聞所貴官吏修舉職業

不敢苟簡伏候 鈞旨

進兵渡江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今據諸處申到番僞賊馬厚重欲分路前來侵犯飛比來目疾雖昏痛愈甚深惟 國事之重義當忘身遂不免於十一月十五日躬親渡江星夜前去措置賊馬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 伏乞 照會謹狀

乞朝辭申省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劄子契勘飛准 朝廷指揮令前來 行在所奏事飛已到 行朝適值 國郵隨班入臨欲候除服日即乞 朝辭伏候 指揮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契勘近准 指揮令本司馬軍於扇篔船前行續准 指揮爲扇篔船在後隔遠令次趙密軍馬後行緣所管步人在前馬軍在後難以照會伏乞 指揮將馬軍步人同前行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收到胡清等申省狀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狀申今具節次收到歸正僞統制統領官等下項

一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潁順軍權知鎮汝軍馬軍統制官胡清

一統制官一十員武翼郎劉遇修武郎劉德宗迪從義郎閤門宣贊舍人游皐從義郎韓青秉義郎杜彥楊宣楊珍成忠郎呂榮借補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李忠

一使臣一十員修武郎王寶保義郎薛

寄承節郎王進承信郎黄欽進
武校尉郭進張彦鄭德進武副
尉荆成周眞借承信郎張立
右開具在前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再乞襃贈張所申省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飛竊聞
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

如歸則非忠義之士有所不能伏見左通直
郎直龍圖閣張所以忠許　國義不顧身雖
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自守
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
朝廷已叙復元官　恩至渥矣然區區之心
欲望更賜　敷奏特與優加襃異庶使天下
忠義之士皆知所勸冒瀆　鈞嚴飛不勝皇
懼待罪之至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
狀申契勘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并史貴將帶
人兵棄城前來顯是退怯除已依軍法行遣
外其淮寧府別行差官措置伏望特降　指
揮將劉永壽史貴更賜行遣以爲臨敵不用
命者之戒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契勘飛近爲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史貴擅
棄淮寧府城已將逐官依軍法行遣及申奏
朝廷乞將逐官更賜行遣外飛遂差統制官
趙秉淵將帶軍馬前去措置占守去後今據
趙秉淵申已於七月二十三日軍馬入淮寧
府城安貼官吏居民訖申乞照會所有淮寧
府伏望特降　指揮下淮北宣撫司差官施
行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二月一日奉親筆賜飛母特封國夫人尋具辭免奉　聖旨不允今月十七日蒙降封母姚氏福國太夫人告軸契勘飛母姚氏見係太恭人其前件告命却係榮國太夫人上擬封所有榮國太夫人告即不曾祇受今來降到福國太夫人告軸隨狀繳納前去謹具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准　都督行府劄子勘會制置使司近差官兵平蕩湖賊了當內奇功第一等人並已推恩訖其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岳雲亦係奇功緣雲係岳飛之子不曾保明除已具奏乞優與推恩外劄付飛照會契勘今來平蕩湖賊皆係將士戮力用命之功男雲雖曾隨軍前去即不曾立到顯效所有前項行府照劄飛即不敢令男雲祇受今隨狀繳納乞不施行謹具申
都督行府伏候　指揮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狀申准
都督行府劄子勘會行府恭被　聖訓應措置軍事一面相度施行契勘岳少保已除湖

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所有將來進發至京西路分行下偽界文字合添入河東二字以湖北京西河東宣撫副使繫階其行移湖北以襄州軍及關申　朝廷并行府等文字自合依舊已於三月三十日劄下岳少保照會施行去訖須議指揮右勘會若將來有河北申到本司軍前文字即聽行節制仍於階內添入節制河北路五字餘依已劄下事理施行除已遵依指揮施行外契勘河東河北兩路

原缺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九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

家集卷之十

公牘下

建康捷報申省狀
承州捷報申省狀
賀州捷報申省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追赶曹成捷報申省狀
虔州捷報申省狀
虔賊捷報申省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平湖冦申省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鶻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檄
奉詔移偽齊檄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圖慧海
詞
小重山
題記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建康捷報申省狀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下都統制岳飛

狀申照對飛自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離建康府至廣德軍界與金賊六次見陣收復溧陽縣及於常州界以來邀擊金賊遂至鎮江府恭依
聖旨親提重兵至建康府與金賊戰鬬追殺過江收復了當其生擒到偽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千户留哥及女真漢兒等今差使臣管押申解前去

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承州捷報申省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岳飛狀申恭依指揮選精銳分頭會合及率人馬直抵承州掩殺金賊八次見陣獲捷所有逐次生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一、高太保等除身死外見管女真三、阿、里孛董白打里蒲速里渤海一名李用契丹一名毛毛可涅奚人三人王哥合主留哥漢兒一

十二人李延壽趙月一張太李興門侯孝興解德小兒麻大曹黑兒楊四兒楊章兒孫公儀今差使臣其人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賀州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閏三月六日飛進兵離賀州二十餘里曹成賊兵三萬餘人占據山險迎敵官軍即時

鼓率 士卒掩殺賊兵敗走飛又率兵追至賀州城東江岸其賊望桂嶺路逃遁前去飛尋勾本軍離賀州二十餘里下寨並不曾放人入城賀州錢糧係廣西經略安撫許中下統制歐陽臨羅選等差丁兵占守所有飛一行軍馬只沿路就賊糧斛食用飛見行進兵前去桂嶺縣破滅曹成大隊次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收捕曹成除於今年閏四月五日自連嶺路下手掩殺曹成下把隘并遊掠賊兵破蕩州界太平場賊寨當月六日離賀州二十餘里殺散曹成下賊兵三萬人十二日殺散北藏嶺上梧關守隘賊兵占奪關口十三日殺散曹成發來照應北藏嶺夾擊官軍賊兵一萬五千餘人除巳

具殺獲次第捉殺人數奪到弓箭槍刀等申
樞密院外飛契勘曹成自桂嶺縣劄立大寨
至北藏嶺約六十餘里盡是山險河澗唯狹
路往來人馬不得並行兼北藏嶺上梧關蓬
嶺三隘所阻已取奪北藏嶺上梧關兩隘了
當至閏四月十五日進兵蓬嶺其賊嚴備隘
口把截官軍飛於當日未時以來分布兵將
一擁上嶺與賊戰敵其賊大敗四向奔潰殺
死及掩擁入河不知其數十六日取桂嶺縣

取奪大寨了當其曹成帶領殘零潰賊望連
州路進竄奪到槍刀金鼓旗幟不計數目及
奪到被虜人民數萬人放令歸業飛見遣四
向搜邏勦戮追襲殺捕并關報廣東經略把
截乘勢掩殺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追迓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恭奉 聖旨收捕曹成賊馬於今年閏四
月五日進嶺沿路掩殺破蕩巢穴了當其曹
成奔竄廣東連州遂遣本司統制官張憲追
赶掩殺收復連州了當曹成已入湖南望江
西進竄并曹成先發都統領王淵賊馬望桂
陽監路前去尋遣本司統制官王貴追赶殺
散其餘徒黨望江西散走賊勢大段窮蹙飛
除已躬親提兵勦殺招收外飛契勘捉到曹
成下將官張全等通說曹成軍中實有河北

河東山東京畿陝西等七萬餘人飛自今年
閏四月五日後來節次殺戮約及太半平蕩
指日伏恐 廟堂過憂上勤 宵旰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敷奏施行伏候 指揮

虔州捷報申省狀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岳飛狀申契勘恭奉 親札處分措置虔州
等處盜賊飛准 江南宣諭牒據吉州龍泉縣
申本縣被賊人彭友李動天結集頭領兇[illegible]

僞稱十大王已經四年攻破八縣大段猖獗
其彭友等賊徒見在本縣界武陵烈源陳田
三處劄寨 飛恭依 聖旨先差使臣齎文字
前去招諭其僞十大王彭友等八頭項並不
肯聽從又結集永新縣界群賊尹花八等二
項賊徒三千餘人等迎敵官軍 飛分遣統領
官張憲取一路王貴取一路 飛躬親統率軍
馬取一路約期會合迎敵其賊沿山擺布 飛
遂率將士戰鬬當日賊衆敗走下山奪到隘

口數處 飛躬親督率軍馬分頭下山與賊戰
鬬殺死賊徒遍滿山谷并搶牌衣甲等及奪
救到被虜老小二萬餘人已放令逐便具錄
奏 聞外 飛續遣兵於山村捜殺不盡殘黨
捉到賊魁僞十大王彭友李滿并以次頭領
隨軍監方外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虔賊捷報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

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令飛躬親前去虔州討捕盜賊 飛恭依
指揮起離到吉州有彭大名友等作過 飛先
差人招安不肯聽從分布軍馬與賊鬬敵殺
死賊徒不知其數捉到彭鐵大并以次首領
李動天又往虔州分遣統領官說諭諸寨頭
首並不肯聽從遂行進兵於興國縣衣錦鄉
一帶節次逢賊見陣大獲勝捷并攻破山寨
數百餘座生擒賊首王彥鍾超呂添羅闘十

陳顒藍細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五盧高處
置訖委是盡靜別無未獲賊徒今依 指揮
將實有功將士開具等第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岳
飛狀申據統制官徐慶牛皐申部押人馬前
來廬州到本州安泊未定間有番僞賊兵逼
近州城遂躬親率所統人馬出城迎捍鬬

自申時轉戰至酉時其賊敗走大獲勝捷殺
戮賊兵三十餘里除殺死并斬首級外活捻
到番偽賊兵八十餘人奪到馬八十餘匹槍
刀不知其數目賊馬走透前去飛契勘元差
徐慶牛皐等將帶官兵二千餘人前去廬壽
濠州天長軍以來掩擊賊馬今到廬州城下
逢賊戰鬬除在城内及在城南下寨官兵更
不開具外今具接戰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
六人分為等第謹具申　尚書省樞密院伏乞
朝廷
照會施行謹狀

平湖寇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飛近招捉
到水寨劉衙夏誠楊收楊壽石顆等及諸路
頭領小寨二十餘座并黃誠楊太周倫下徒
衆節次取問得願歸業人於六月十八日終
出給公據放散二萬七千餘戶各量支米糧
歸業外謹具申　尚書省樞密院伏乞　照會
謹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據王貴
申擒五大王擁賊兵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
地名大標木依山勢擺布迎敵官軍於十一
月初十日與賊交戰大獲勝捷謹具申　尚
書省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小貼子飛契勘偽五大王擁番偽軍兵

侵犯唐鄧州漢上一帶作過飛
遂遣發軍馬措置今雖獲大捷
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大段比
近勢未能便行深討飛見星夜
前去相度若蔡州可下即行收
復差官主管州事畢班師別聽
朝廷指揮伏乞　照會
鶻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據本司統領官李寶孫彥申探得金賊四太子前軍四箇千户將領馬軍大隊四千餘騎前來宛亭縣界荆堽下寨寶等於五月二十四日晚部領人船前去一更以來劫殺金賊大寨殺死并擁掩入黃河不知數目殺死千户三人并鶻旋郎君奪到白旗一面上寫都元帥越國王前軍四千户字奪到馬一千匹六月二日有番賊金牌郎君會起東京以

北番賊大隊前來寶等統率人兵向前掩殺賊兵敗走望南逃遁追殺二十餘里殺死擁掩入黃河不知其數奪到器甲不少委是大獲勝捷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 伏乞 照會

謹狀

檄

奉 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 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 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

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群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協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嫉桀犬以吠堯詈猟師而哭虎譏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

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遠千載之
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
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
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鎭邊圻山林嘯聚何勞
敵沙漠群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
酉席卷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溢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
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
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語東林老蓮
社從今着力修

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
獨自遶階行人悄悄簾外月朧明白首爲
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題記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
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
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
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

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
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
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
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
僊排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
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
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

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祈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繞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霞勝景瀟洒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遄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

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　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　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　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　兩宫還　朝寬　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群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十九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 編進

籲天辨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

奮自單平 宣政之問已著功于河朔 高宗皇帝受 密詔 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 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既高讒慝横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攖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㒟以百口保任而斥之閫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 閽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顯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衆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雜顧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也蓋

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衞芋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僇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茍天陛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逭寸草之命僇及其身爲世大恥而先臣既殁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 大明當天讒邪悉殄而宏圖之言適合 聖意宏圖蓋未敢遽

為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
紹興更化遂譴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
者重以 念先臣不忘之 德意屬之
孝宗皇帝 嗣位之初首加 昭雪旣 復
其官爵又 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
孫子 子以緡錢而恤其家族 給以元業
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 旌以廟貌而俾有
以慰部曲三軍之心 日月照臨下燭幽隱
雨露沾漑徧及死生 聖恩洋洋夐出史諜

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
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
先臣之榮者也 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
海老羞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 太上之本
心而 今皇所以奉 承而行之者也忠憤
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 國之臣亦非叛邪
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
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
足者亦遂少紓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

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
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
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
諭荊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讙譁
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喟然歎曰良將之遺
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
澈遂喻之以當以 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
聲如雷咸願各效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
語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

復官之旨亦畧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
整雖小犯不貸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
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
不待臣區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
其冤而不知其所以爲冤請叙先臣之所以
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
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
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
行追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也張韓世

忠軍後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之不可
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
戮力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
也彊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譚笑取之
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
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
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
已莫掩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擬辱　國復汗
醜於室撚寄聲之間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

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
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
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
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　燕間嘗一及
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　資善
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　國本之意非
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　儲之
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
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捂撫世忠

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　上意先臣曰
主上幸以世忠陸宥府楚之軍則　朝廷軍
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捂撫
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與耿著獄
將究分軍之說違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
忠同　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
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　上驚諭
之曰安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
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

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
唱和一辭遂啓大獄況當是時輔之以羅汝
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
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
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
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
西之事　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
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
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内甚而陳首之

事自甘軍法此實其忠憤激烈與衆異雖万俟
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
覆也嗚呼冤哉籲　天莫固洪皓嘗奏事而
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
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
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
自是可堅而吾奮嘗謂人曰虜自叛渡南之
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　上班師
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

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
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卽詰之
所奏而觀之篇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
臣之冤而後述所以爲籲　天辨誣之意蓋
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内嘉外
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
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蔡將
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
郡移討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

淮埂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
義百餘萬應於河北潁陳數十郡復於河南
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　國丞命班
師使先臣之勳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
亦能爲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
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
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
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
臣自齠齔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

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
易簀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
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
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
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欋
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
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　儲而下凡五
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　信史下
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

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
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
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究焰
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
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
監修 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
至形於色其間如闕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
者殆不可一一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
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

臣之不幸且措千載之後何以傳信知臣竊
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
下之人户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
夫庸俗騰於說搜之 詔旨而不謬驗之歲
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 國史未
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 上召當
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 御札明著
其罪 日星焜燿 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
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縢函章下台州於崇

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 煌煌奎畫尚
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
特先臣之不幸 廟謨 神筭鬱而不彰檜
之罪尤不勝誅矣 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
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
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
無攷也嗚呼此編 天辨誣之所以不得不
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
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

既死之後秦檜方秉 國鈞天下噤不敢議
秘惡而嗣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 更
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
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 還嶺嶠
之諸孤 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 特
斷而拳拳 聖眷首發於 揖遜面命之頃
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 高宗之所親見
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 賜對便殿 玉音
宣諭謂卿家冤枉 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

[illegible]則　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詞安侍
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在先臣之事如李
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　除或死沐褒
贈之典而　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
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
明嗚呼　聖恩至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
得非以先臣勦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
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
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實散可也
計也

上斂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
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寃可明時宰之言可
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
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
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
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
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畧
爲不量彼己以不事家産爲萌異志以不結
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之父將哀擔之愚而以

爲不必辨謹敘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一

孫朝散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撰進

籲天辨誣卷之一

建儲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不避嫌疑而妄貪非常之功不量彼己而幾敗國之大事

熊克中興小曆曰紹興七年夏四月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持服乃棄其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張憲主管軍事浚因以用兵部侍郎樞密院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爲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飛參謀官薛弼請憲強出臨軍憲喻參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官必知盡往問之參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政未幾汝曹軍法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 朝廷已遣敕使起宣撫復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 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語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戰不能句飛退弼進 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朱勝非秀水間居錄并野記與薛季宣所錄參修勝非又曰時張浚據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又張戒默記曰薛弼以甲子正月前由建康謂戒曰弼之免於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 旨從鵬入 覲與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云近諜報虜酋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矣 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 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 上曰飛適來奏乞正 資宗之名 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至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奏皆飛自書耳 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 旨而退若夫鵬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又云不知者爲書生發之耳岳飛字鵬舉故戒隱其諱但曰鵬云

臣珂辨曰臣聞事君有犯而無隱古今之通論也自常情觀之 堂陛九重門庭萬里其所謂勢與位固訏遙而不

相倚然其所間若勢位耳而所以
戚一利害者蓋未嘗不自若也隆古盛
時明良交會於一堂之上都俞吁咈不
匿厥指上以誠孚于下而下亦以誠應
乎上有猷則必告非道則不陳未聞教
臣下以避嫌疑也世變益下君道日尊
而後全身遠害之士始欲言而不敢乃
銖量而寸較之曰是近於嫌是近於疑
未可言也於是嫌疑之名始彰嫌疑之

名彰而後君臣之分缺天下之事始壞
於上聞矣雖然是猶非有以教之而使
然也身之欲全害之欲遠聽決而意料
不得不然也汝揖獨何見哉當 清明
極治之朝而教臣下以嫌疑之避不以
隆古交孚之治望其 君而以衰世全
身之計教其臣如是而任七臣之列居
敢諫之位固無望其有格 君之功也
昔唐太宗嘗以人言魏徵阿黨 詔溫彥

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
形迹遠嫌疑而被浮謗是宜責也乃命
彥博傳詔責之徵入謝曰臣聞君臣同
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
下共繇斯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太宗
矍然曰吾悟之矣嗚呼徵言盡之矣汝
揖之用心何其與徵異也先臣雖奮自
單平然備位二府任兼將相 國家之
事休戚是同維時 翠華南巡 國本

未定先臣激發忠義首建大謀密疏啓
聞深簡 天意故 璽書賜報褒諭
再三卒之 朱邸肇開 青宮茂建
堅與 子之斷 遂非心之願實先臣
一語之感 悟有以基之在昔 至和
間 昭陵不豫諫官范鎭首抗一儲議
并州通判司馬光聞而繼之故光之詩
鎭以爲發議之勇過於賁育先臣雖未
敢以此擬先正然其用心之忠愛 君

之勇抑亦庶幾於鎭與光之萬一汝楫於此而以嫌疑罪先臣尙何辭哉雖然位有崇庳則責有輕重夫視三事之儀則上公經邦之任也分專閫之寄則重臣出使之名也居高爵食厚祿而首鼠畏忌不以一言報夫 君此先臣之所不敢也而亦先臣之所不忍也汝楫獨非臣子乎坐觀 國本之未立陰懷媚竈之巧計嗜進不止阿容在列當其劾

先臣之時知有秦檜之意而已曷嘗知有 君父哉夫汝楫之位范鎭之所居也范鎭之論若此而汝楫之論若彼識者必有別於此矣論先臣之迹則若涉冒言攻先臣之心則本於報 國爵位之已隆徼福之念無有也勳業之已盛要名之念又無有也犯 雷霆之威陳天下莫敢言之計先臣雖至愚豈不知愛其身哉身且不愛而謂其有徼福

要名之心可乎 國有大議一并州通判尙得以抗言而極論之先臣蚤被不世之遇幾極人臣之貴以此視彼職有加焉顧可謂其越職也哉使汝楫易地而居於至和之時則貪功之罪不當寘司馬光於先臣之後以是觀之則先臣之首議蓋知有 國而不知有家知有 君而不知有身忠義激於其中蹈危機而不之顧卒之小人乘間一債不

復哀哉先臣之不幸也當是時讒臣擅當軸之位依城社之勢以死生之柄怵天下以利祿之權誘新進其諱聞人言如諱聞父母之名先臣乃於其所諱之中擇其所尤諱者而言之亦宜乎汝楫之謂愚也臣又聞之 仁宗皇帝因採范鎭司馬光之議宰相韓琦力贊 睿斷 大策中定授之 英祖 詔令旣具將孚于庭而當時好諛之臣雜進其

說旨曰 陛下春秋鼎盛孜孜不倦尚
邈作此不祥事 仁宗皇帝聖意深遠
與天爲謀 力御羣言卒 安大器臣
間因竊讀 國朝事迹至此未嘗不掩
卷三歎而繼之以泣也夫受盡言而不
怒固本於 人君之盛德而贊 大謀
而不惑尤資於大臣之明斷若時先正
韓琦以盛德元勳光輔 王室維持正
論上聞 帝聰故一時諫臣之進說皆

逡巡卻立而范鎮司馬光之議不惟不
得罪於當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
明主而不勝羣邪之害正遂以殞身即
特而論罪檜與汝楫詎可勝誅哉嗚呼
范鎮司馬光之說不避嫌疑之尤者也
諫臣之論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
至和訖今百有餘載天下之公議未嘗
進諫臣於鎮與光之上然則先臣獨何
罪乎是疏也於先臣本無足辨然足以

誣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臣故亦敢不
申爲之說至於張戒之默記荒謬不根
顛倒錯亂尤爲昭昭臣不敢以臆說與
戒辨請以 高宗皇帝宸翰爲證戒之
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與戒
言及先臣建 儲之議云是丁巳歲先
臣因 召對密建此請又以爲諜報虜
酋將有所挾以入 京師先臣與弼會
于九江舟中議所以沮虜謀者而及於

此說又託爲 玉音謂先臣蓋忠而提
重兵於外此事非所當預次之以先臣
失措之狀又次之以薛弼造 膝之語
而斷曰飛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
哉熊克又從而信之筆之小曆上之史
院板而行之天下臣嘗捧書痛哭重歎
先臣之不幸而竊怪夫弼之累於誣也
矣丁巳歲 紹興之七年也先臣奉
召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

疑先臣有自嘗得軍意仰日上章乞解
兵柄　璽書召還復畀以兵則與𬺈同
對蓋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𬺈
豫始废則先臣　召還之時豫未嘗廢
也豫方據汴虜何自而有挾以入　京
之謀夫正　資宗之名何預於虜使先
臣謂有益於　國本則可而謂以沮虜
謀固不若是其踈也臣之所辨亦既詳
矣然未有所據不足以折𬺈請言其所

據按野史等書載皆謂先臣當時因召
對罷詣　資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
雄偉退而歎曰　中興基本其在是乎
至紹興十一年虜再叛盟先臣瀝泣厲衆
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幾以感動
上聽會　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爲親書
奏上之人略以爲今欲恢復必先正
國本以定人心然後不常厥　居以示
不忘復讎之志奏入　宸衷感悟賜之

御札褒諭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
之語臣嘗竊攷野史與𬺈之說而見其
時日之不同亦竊有疑焉及伏覩　王家
之藏　詔究其次第而後知野史之載
爲可據而𬺈之說蓋甚誣也謹按虜人
寇河南之初先臣得報即乞詣　在所
奏事　御札報曰覽卿來奏欲赴　行
在所奏事深所嘉歎既又曰俟卿出師
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及先臣奏已

遣張憲姚政軍　御札復報曰覽卿奏
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一全順昌光蔡深
中機會卿乞赴　行在於川奏事甚欲與
卿相見既又曰能置有緒以輕騎前來奏
事副　朕虛佇也先臣未及　覲　上
遣李若虛至軍　御札報曰金人再犯
東京賊方在境難以　召卿遠來面議
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則是先臣
累請面陳而不獲也然　後親書建

儲之請容以奏上 御札批八曰覽卿親
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
此即 大語而觀之決非臣區區具文之
奏而其 褒諭之語深切著明蓋直爲
先臣建 儲之議設也 御札之連文
曰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
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憯然歿之時
事則其爲 紹興十年之詔也甚明是
先臣嘗密疏言於 紹興十年之後而

未嘗一面對言於七年之前是先臣因
興師請 覲不獲而後抗疏而未嘗因
諜報而密立此以沮虜謀也況諜報之
事其爲不根臣之辨尤明則珂所謂王
音有非卿所當與之說卿自以意開諭
之說先臣有衛風吹紙之事徑其智小
措之事詎有一實哉年月先後之不同
面奏密與之言異珂其果於誣者按珂
之狀先臣幕屬最久及先臣[illegible]罪條陳

皆下吏逮從獄辭不與但然如故公議
皆謂珂舊居求吾秦檜方罷相里居珂
足恭狡事以徼後福及在先臣幕知檜
惡先臣覘望風旨動息輒報以是獲免
於戾天下固知之矣臣竊以爲小人苟
免以全身見利而忘義亦何所不用其
至初不足以污業持獨念 國而謀家
忘 君而謀身忘所知而謀所託既欺
一時以免其禍又託爲游談眾議之說

矯 王音而實其辭因它人之筆以欺
天下後世使人莫窺其奥其用心之姦
擠崖之險蓋非它人比也臣伏讀 國
朝之律偽 制書及增減而足以亂俗
者棄市 聖人立法之意抑以制書者
上之所用以信天下姦民敢擅而爲之
而其矯爲者又足以亂俗則雖寘之極
典誠不爲過夫 制書不可矯也 王
音其可矯乎王一時之俗不可亂也天下

後世之公其可亂乎原情而議法彌當
在春秋誅心之典臣獨惜夫　高宗以
宏略聖度致　炎興三十六年之治繼
中天二百餘載之業而秦檜擅命矯稱
玉音巳不逃沈該等之奏論斷斷小
人亦敢駕說而矯誣又作爲　進對折
旋之義使人見之若親奉　天語者其
罔　上誣　君之心詎勝言哉遂使
洋洋　聖謨玉石不辨天下後世若之
何而可以取證也若夫或謂先臣越職
取死爲宜書之簡牘傳之萬世岸然不
以爲耻則又臣之所甚不諭夫先臣爲
一身謀則固愚矣而爲　社稷謀顧不
謂之忠乎人臣而一陳　社稷之忠謀
讒臣巳族而陷之諫官又和而劾之搢
紳士大夫之議又從而交非之則其不
幸豈特一時而止哉讒臣嶮欺固不足
算臣之所甚惑而不能巳者盖以諫官

原缺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二

孫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二

淮西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爰稱敢毅亟蒙　奬拔不十
年間致位三孤且復　使之握重兵居上游
其所　委付可謂重矣而飛爵高祿厚志滿
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墮今春虜寇大
入疆埸騷然　陛下趣飛出師以爲掎角璽
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　詔旨不
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忽卒復還所幸諸帥
兵力自能却賊不然則其敗撓　國事可勝
言哉厥後諸帥凱旋飛獨無功　聖恩寬大
例有樞筦之拜寵數優渥義當感激圖報而
飛方事矯飾有識之士巳識其僞又言竊見
樞密副使岳飛頃由　簡拔委以節制慨然
以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稱之數年之間

賞數頻仍官兼兩鎮秩視二府乃始安於榮利
不復為國遠圖矣故昨來被 旨起兵則固稽
嚴詔累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 命出使則
堅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昔不應
至是豈其忠衰於 君誠如古人之謂耶臣
又聞飛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以就
安閑每對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適其誠與僞
固不得而知然以 陛下眷待之隆委任之
峻不思報稱遽為是請亦憂 國愛 君者

所不忍為也又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
之罪章已三上 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
恐傷之姑示 優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
安可迴已况其間一二事大虧忘節若堅拒
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冦又言今春虜
犯淮西張俊既全師遇敵 朝廷連降 聖
旨趣飛來援而逗遛不進輒以道遠乏餉為
辭大將之體 國固如是乎陛下新命樞臣
處飛為副趣踰甚峻正欲感勵其心使飛改

意激昂尚蓋前失而外為恭遜情實飾姦又
言頃者淮西之役俊方力戰而飛乃按兵不
動飛當是時豈以謂虜去國遠鬬其鋒不可
當而欲避之乎豈以謂坐觀成敗而劫卞莊
刺虎之說乎殆皆不然也其意不過專務保
江之計而沮淮西之成功耳
熊克中興小歷曰初 上詔湖北宣撫使岳
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 詔還
乃以糧乏為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

爰訴俊奏公皆恨之
王次翁敘紀王伯庠曰 紹興辛酉虜人有嘗
焉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欲先事深入
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以 親札趣其行
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 親札
曰 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 詔移軍三
十里而止 上始有誅飛意
野史傳曰 紹興十一年乙未重兵攻淮西
飛念前此每勝復詔還壯心已闌且軋於

和議辭以乞搖及濠梁已破方以兵來援張
後秦檜皆恨之
臣珂辨曰臣聞天下之難辨而易惑者誣
其迹之似也小人之讒人也固誣矣而非
竊取其似則不足以欺人也天下之人雖
知其誣而不知其所以誣汲汲乎惜其人
之不得爲全人也則又卽其似而求有以
蓋之嗚呼讒誣之似果終足以欺人哉欺
有時而窮則眞者見矣今乃不忍於一朝

之未明而求以蓋其非使人見之曰是天
下之公論而亦其迹之似也久而不明眞
者泯矣可以欺一時之人而不可以欺萬
世者似也可以蓋一時之非而不可以蓋
萬世者亦似也然則變眞而讒以似雖晦
之必彰之舍眞而蓋以似雖愛之實害之
然則輕重緩急之辨固將何擇哉以此而
論先臣淮西之誣則逗遛違詔之辨尚
可緩而亂於乞辭之說蓋所謂先也臣

非敢先彼而後此也逗遛之罪小人之讒
先臣也 固有甚明者證之軌和之志公
論之蓋先臣也其說易以惑天下而亂先
臣本心之眞此臣所以先辨也先臣自金
虜叛盟以來嘗有誓不與俱生之志獻北
討之書奪官而不悔上謝 赦之表忤時
而不忌抗恢復之奏則自期於渾瑊復唐
之大功闢屈已之議則深指於秦檜誤
國之不臧嶽祠之盟與將佐言者也特首

言其蹀血虜庭之願蓮社之詩與緇流言
者也猶不忘乎力扶 王室之忠甚而抒
詠翠巖勒題東松書宜興之寺壁紀湖東
之軍次是皆放懷景物紆情幽曠而 二
聖之還三關之復其志無往而不寓造次
必於 君言語必於 國天下至于今誦
之非臣之私言也故 高宗皇帝所賜
御札有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豈
天實啓之將以輔成 朕志行遂中興耶

又曰比降、親筆喩 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 朕所望於卿者又曰得卿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 國言辭激切 朕心不忘嗚呼即此以論先臣之心可以逗遛之說誣之乎讒人之進言也豺狼之威踞乎其前軒冕之念勃乎其中勢不得不枉它人而庶幾尺蠖之一伸也識又念夫威未至於極則人心之公論不可誣也則亦盍求其似而言

之乎先臣位三孤開兩鎭運籌樞府視秩相庭其爵穹矣其位隆矣其祿厚矣則吾加以志得意滿不復爲 國遠圖之 人庶幾信之而猶懼其言之不足以欺人也則先稱以敢毅又稱以有功名之志終則以爲先臣之平昔不應有是抑使天下之淺心者從而窺之徒見其爵之誠穹位之誠隆祿之誠厚則亦竊意其遠圖之怠非復前日而我言之或信劉騰六奏貫穿一

辭先後皆是言也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西之事頗不甚明具在 御札而惑於讒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則深愛先臣之忠而惜其不得以全其忠乃深思而旁求之則曰朱仙之戰也兩河忠義同爲響應虜酋腹心皆受密約兀朮弃京而卻走韓常遣使而請降功垂成而亟班師反墮於姦臣通虜之約或者其壯心已闌而不爾乎反復而疑之則又曰河南之復也彼旣先料其叛盟矣抗疏而言之因衷而見之漫不我聽故地復失前轍可覩而又惟屈已

之是求或者輒於和議而不至乎嗚呼是二者之說無一而可也抑皆竊取先臣之似而不忍於一朝之未明且莫知其讒之實不然也是求以蓋先臣之非而適所以彰先臣之非求以明先臣之忠而適所以累先臣之忠者也委質而事 君抑君有命而謂吾志之闌且咎其不聽已驗之說

嚴詔沓至跬步不易是可謂之忠乎如是
則止沸而揚湯救火而抱薪尚何非之可
蓋抑臣攷之虜之犯淮西也烽燧方騰羽
檄未至淮西蓋非先臣分地也疑若可以
晏然矣使小丈夫處此則曰吾惟求保吾
境盡吾職而已何暇以議其它而先臣激
發忠憤首抗奏疏歷數虜酋之不道願備
戎車之先驅請會諸將擊賊以必成功故
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

見忠誼許　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
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賊相拒卿
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此蓋
奏至之　第一札也然則東下會合蓋因
先臣之請而許之　奎畫煌煌匪臣所得
而託言也況是時先臣未奉出師之　詔
旣思虜穴必虛乞擣　京洛以制其弊又
恐急於退虜乞出蘄黃以議攻卻其拳拳
憂　國至於一日而兩奏載在　御札尤

爲明著初未嘗以非已責而自安也今有
巨室爲紀綱左右名司其職適有外侮而
他僕越職以求禦且復殫智慮竭謀畫以
爲應之之策則必其愛主之心特切而衛
上之志甚勤使其主從而聽之促之以前
則反傲然而不行是豈人之情哉使其謂
主不已知則勿請所以請者則其無是心
也是僕也非病狂喪心安肯自請而自止
以激其主之怒哉即小而論大則先臣之

無是二者之心也則亦無是請也有是請
也則逗遛之誣也亦可迎刃而解矣況夫
臆度之說孰如親見之審疑似之迹孰如
已行之驗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自陳欲
裨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
京東忠義軍馬爲攻取計蓋已在朱仙班
師之後也使壯心果闌則穎肯爲此請耶
十一年秋先臣行楚州按兵俊將城楚而
先臣曰吾曹當戮力以復中原何至爲城

守訴耶卒以此忤俊蓋已在淮西援濠之
後也使軌於和議則先臣肯出此言耶可
亦明矣雖然猶不可不出之以辨也何則
張憲之獄在行府鍛鍊極矣而無一語以
及先臣所誣以通書者先伯臣雲也張俊
一紙之　奏方上而秦檜遽下先臣於獄
初無可證之事也宴坐兩月廷尉不知所
問反而思之柏臺嘗有是六奏也又其中
逗遛之說或可以致其罪也乃劄下制獄

令以此語詰先臣雖先臣之辨甚明而莫
之省也王俊所告非此也張憲自誣亦非
此也即初揆終了不相涉先臣何罪而至
此哉先臣之就逮乃十月之十三日而此
劄之下乃十二月之十八日其間相距兩
月秦檜之所以旁求而成其罪者蓋無所
不至矣而僅能得此又安可以不辨臣按
先臣被罪尚書省　物牒之全文曰淮西
之戰一十五次被受　御札坐觀勝負嗚

呼　御札之有十五可也抑不觀其時乎
前奏上而後　命來至出師之　命雖
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時先臣以寒嗽
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師故十九日
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
發往蘄黃舒州界以此見先臣之出師實
無留滯奉　詔三日而行爾自鄂而蘄黃
日蘄黃而舒廬皆以背嵬親爲先驅虜方
在廬望風退遁還軍於舒復來窺濠又次

定遠虜復引去蓋三月之中旬也是時先
臣聞　命即行首尾僅月餘往來道里不
止數千計其時日亦可見矣而徒以其
詔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檜之
所以誣先臣者以稽違　御劄臣不敢以
乞證請以檜所誣者證之先臣淮西之誣
其目有四一曰逗遛違　詔二曰辭以乏
糧三曰不擒重兵四曰緩於救濠臣請舉
而枚辨之逗遛違之以違　詔檜之誣也

而十九日　御劄之連文曰聞卿見苦寒
嗽乃能勉為　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
然則先臣之所謂逗遛者何在況請會兵
而破敵先臣實啓之苟憚於行則何為上
劄　奏以自形其怯乎故　獎諭之　詔
曰淮東之軍且[illegible]其後淮鄂之衆復來自
南合吾仁義之師當[illegible]殘暴之寇則先臣
非逗遛矣託乏糧以[illegible]　詔亦檜之誣也
而三月十三日之　御劄有曰卿聞　命

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　國誰肯如此然
則先臣之所謂託者何在況請漕臣而從
軍先臣實啓之苟志於託則何至召它人
以自窺其僞乎故　褒嘉之劄又曰　中
興基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則
先臣又未嘗它辭矣先臣奉　詔出師以
大軍為緩親以背嵬騎兵為之先驅其赴
援之急亦可知也而僞乃譖先臣以擕兵

為寡[illegible]不知潁昌之戰以八百人破王
善五十萬者亦先臣也朱仙鎮之對壘以五
百騎破兀朮十萬者亦先臣也況背嵬之
士先臣之親軍也潁昌朱仙皆以是軍取
勝而八千餘騎亦不可謂寡矣是時俊命
援淮中以全軍敗濠之餘虜而遇伏大敗
殿前之兵幾殲焉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
為寡也俊既素懷怯敵之心而反以寡病
先臣不亦甚哉兀朮既遁先臣還軍舒州

以俟　進止而兀朮用酈瓊計復窺濠州
三月初四日先臣聞警不俟　詔麾兵而
救之兀朮蓋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
日已丑援矣則警報固未上　聞而　詔
命亦未[illegible]日之序又可攷也而俊乃
譖先臣以救濠為緩曾不知李成據襄陽
聞軍至而遁遁者先臣也劉麟寇廬州見
兵幟而遁走者亦先臣也況兀朮朱仙之
屢敗韓[illegible]之[illegible]皆已望風讋服且

先　詔而赴援蓋亦不可謂緩矣是時張
俊以大兵駐黃蓮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
無以藉口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爲緩也
俊既坐收退虜之功而反以緩譖先臣其
冤抑甚焉俊蓋初以前途糧乏誤先臣而
先臣不聽鼓行而進及　御劄有不復顧
問之語俊意先臣漏其書之言于　上而
譖害之意成矣當時先臣得罪尚書省
勑牒之全文固出於一時酷吏之手而俊

之遺先臣書稱前途乏糧以誤先臣者亦
備載不遺蓋亦自有不能揜也方俊爲患
獄之不竟遂命元龜年以行軍之時日雜
定之檜乃先收　御劄于左藏南庫將滅
其迹幸而終未泯於兗熖故其次第時日
猶有攷也・宸翰之首臣故復以甲子繫
日而不敢以重複爲嫌蓋欲其昭明而易
見試即而驗之初未嘗有假日也柰何謂
之逗遛至於王次翁之敘紀其爲誣罔尤

爲昭灼方兀朮之來張俊以兵拒于柘皐
蓋已逼江矣先事深入之謀果何在先臣
駐兵江夏未嘗在淮西也　親劄十五耳
而增其二社稷存亡在卿此舉之　詔元
未嘗有也奉　詔移軍三十里而止自鄂
而廬自廬而舒自舒而濠果三十里乎身
居政地曾如不知而徒以口舌置人於死
地先臣其不幸哉臣竊惟　高宗皇帝留
意戎昭未嘗頃刻忘故一日而拜數　詔

者有之一事而降數　旨者有之隨鄂襄
陽之戰　御劄凡四淮西宛粦之捷　御
劄凡七虜人叛命再寇河南復故疆援劉
錡首尾兩月餘奉　御劄者凡二十有三
焉豈獨以拜　命之多而謂之逗遛乎冤
哉先臣之忠如此而不得白此臣所以泣
血而辨千載而下信史庶乎其有攷也臣
重惟先臣得罪之後秦檜使其親黨王會
搜劍囊橐自　尚方所賜之外無儋石之

儲　賜書數簇先臣畢而示之左藏南庫
非惟　龍翔　鳳翥之文秘而不顯而一
時　廟謨所以寄授先臣者殆泯沒而無
聞於世先父臣霖猥蒙　親擢繕寫匠監
露章陳　請願復　賜還　孝宗皇帝慨
念故臣亟降　俞旨此臣家之所以復得
寶藏而竊窺　神筭于　雲章之表臣按
秦檜當時之醞禍也蓋欲屏去先臣所拜
之　宸翰如綦密禮所被之　詔以泯其

迹而使先臣之忠從於莫辨何以言之
宸章　聖畫固非人間所得而易見先臣
幸以尺寸功攀附依乘故得拜此　寵渥
誠使得罪亦當上之　秘府與　天球河
圖並實而無窮檜乃敢寘之有司之藏其
不臣之心亦可見矣一時指爲先臣之污
秘衛不恪詭令蠹魚蝸片之侵雖重飾而
嚴護猶有遺迹臣每捧讀輒哽涕而不自
勝抑猶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　劄並存

而不失爾故臣敢攷逐時日叙次第而刊
之石以傳萬世不然則先臣之誣尚何以
爲據依而辨之哉檜雖欲泯之而　天
不泯之是留以　賜臣家而使先臣之事
有所據依而辨明也哀哉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三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三

孫奏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　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三

山陽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此邦於邊面最為要害義捍禦所當先者而其議論乃爾莫硫所謂他日見士大夫則又二三其辭忠於謀國者固如是乎茲者入覲　行朝力辭使命雖已勉徇所請而充位廟堂自若也夫廟堂筭略所從出使飛所為悉如山陽之事豈不上誤委注倚又言臣近者嘗抗章論列樞密副使岳飛過咎不一乞行罷免　陛下眷遇大臣務全終始至今寂然未聞　處分臣待罪言路有不得而已者其他不復縷陳姑以近日一事言之楚州外扼賊營內蕃　王室實淮上襟要之地所當悉力捍禦不可忽也前此大帥是嘗為備頗嚴虜不得犯民以安處廼者帥臣入登廟堂而城郭兵革固自若也　陛下軫念邊疆　宵旰以之亟命飛等出使措置其事自應仰體　淵衷過為之防而乃宣言於衆以楚為不可守夫所謂不可守者城不堅乎兵不衆乎地利不足恃乎城之不堅葺之可也兵之不衆益之可也若以地利為不足恃則相持累年了無蹤虞其效明甚質之以三說飛之所言妄矣況吾之所恃以為險者大江而已若不守楚使虜得以衝突則大江之險遂與彼共之　朝廷雖欲一日奠枕其可得乎飛任隆兵樞安危所賴而謀國不令乃至於此尚俾參贊　廟謨其不誤事者幾希又言飛昨來被　旨起兵則固稽嚴詔略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　命出使則妄執偏見欲棄山陽而守江以飛平昔不應至是豈其忠衰於　君誠如古人之謂耶又

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已三上
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優
容未加譴斥臣謂當言責安可但已況其間
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　明詔不肯出師
以玩合肥之寇首為異議不務保城以捐山
陽之地又言聞飛適同張俊往淮東措置軍
事飛嘗唱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致誼
外議以謂　朝廷欲棄山陽所幸俊止其言
紛紛遂定不然從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

雖斬飛何益也豈非飛之意可以誤　國手
夫誅　國不忠者其効必至於誤　國飛實
有焉若使尚贊樞機終恐有誤　委任物論
籍籍其失人之望如此又言臣嘗論楚州不
可不固守又論岳飛等不和各植黨與有違
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聞時議欲不守兩
淮而不知主其議者為何人止聞岳飛不和
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為何事於是力採
輿論而後知其原皆出於岳飛一人而已何

則飛自去秋入　覲便為保江之說且欲移
屯於九江置兩淮於度外有識聞之莫不嗟
駭暨　擢登宥密與張俊同之楚州措置軍
事　陛下深思遠慮其　付託顧亦重矣方
俊欲繕治楚之城也而飛輒沮之欲經營兩
淮要害之郡也而飛又以為不可臣不知飛
之意果何如而至於是耶
熊克中興小曆曰　紹興十一年秋七月右
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

淮地守大江之南且飛提重兵十萬無議草
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　朝廷此不臣之端
也癸丑宰執奏事　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
南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
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
戰守二人登城臨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
守城安用修蓋欲戍山陽厭久欲棄而它
之飛意在附會以[illegible]誓故其言如此　朕何
賴焉秦檜曰[illegible]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

知也八月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
江府而又諫議大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謂
今春虜騎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趣飛來援
而飛固稽 嚴詔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
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錢譴
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於是飛上章
丐罷甲戌以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爲備

野史傳曰 紹興十一年春 詔㧞兵楚州
行次鎮江時韓世忠人馬入敎場俊欲分其
背嵬飛曰不可今 國家唯自家三四輩以
圖恢復萬一 官家復使之典軍吾曹將何
顏以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俊謂飛曰當
修城守飛不荅者久之俊屢强問亦勉荅曰
吾曹蒙 國家厚恩當相與戮力復中原若
今爲退保計何以激勵將士又不樂語頗侵
飛遂遷怒於二候兵以徼罪斬之飛懇救數
四不從俊歸遂倡言飛議弃山陽專欲保江

檜風諫臣羅汝楫彈之會飛亦自請解兵柄
遂爲萬壽觀使
臣珂辨曰臣聞自古小人之誣忠良必先
覆護其所短者反以加之庶幾上以欺當
時下以欺後世忠良被誣而其所短則覆
護不露矣袁盎以過吳受賂於鼂錯而吳
反則請誅錯者錯被誅而盎之迹可掩也
翟方進以厚淳于長賂露而輒條長所善
者所善被黜而方進之愧可謝也先臣山

陽之役何以異此且臺評之所以爲說者
豈非謂先臣欲棄山陽而保江耶是說也
張俊實倡之秦檜實主之俊之倡之也所
以欺當時檜之主之也所以欺後世欺當
時者所以欺國人以及其 君也欺後世者
不惟欺其 君而又誑之 君以爲說也
嗚呼小人之誣忠良乃如是其可畏哉且
怯敵以退保者誰乎豈非張俊耶激於先
臣當勠力以圖恢復豈可遽爲退保計之兩

言自知其中心之素不可掩匿故倡爲欲
棄山陽守江之説以誣先臣而万俟卨羅
汝揖從而和之市三傳而有虎矣曾不知
以併亡無益辭趙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
畏劉麟之鋒而欲棄盱眙之屯者此俊也
大駕親征而以墜馬傷臂爲辭趙鼎欲誅
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勇怯不可掩人
如此況是時遷怒於二侯兵之不辜俊之
憾深而俊之迹見矣是其倡爲此説以欺

當時而上及其　君者所以自蓋其怯敵
欲退保之罪因不平其軋已而嫁禍於先
臣以自附於檜也欲盡淮以和戎者誰乎
豈非秦檜邪檜欲和戎以踐宿昔之盟而
先臣不死恐壞其議故謀置先臣於死地
猶慮萬世之議已乃撰爲　玉音以實其
罪耳曾不知異時諸將竝入版圖半上職
方亟請班師者此檜也淮西虜遁將議遂
北而召諸將拜以摇撼者此檜也通書虜

酋主盡淮之誓者亦此檜也往先臣少與
其説則與檜意合矣尚何後患之有況熊
克中興小曆稱宰執奏事而有此　玉音
以此觀之檜自述此　玉音於安臣俾之
記之欲以欺後世而又託之　君者所以
自蓋其盡淮和戎之罪因懼其爲已禍而
爲説於先臣以併誣其　君也且　建炎
四年張俊嘗以虜人擾江東西爲慮而命
先臣守鄱陽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澤之郡

平不得方軌騎不得竝行虜得無斷後之
慮乎但能守淮何慮江東西哉使淮境一
失天險既與虜共之矣首尾數千里必寸
寸而守之然後爲安耶俊心服而從之及
獻靖安之俘　陛對首論及此且謂兵必
不至但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　高宗皇
帝玉音嘉納載在　國史可按而見夫先
臣知守江之東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則棄
山陽而守江者是果先臣之謀乎　建炎

元年乘所招撫河北嘗以河南北之利害
問先臣矣而先臣之對曰 本朝之都汴
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
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
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
重鎭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
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
虜人不敢窺河南而 京師根本之地固
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

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
則燕雲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於先
守河北知守燕雲在於先守金坡諸關則
棄山陽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謀乎一先
臣也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明於 建炎
而闇於 紹興者哉是雖三尺之童亦知
其決不然也原先臣之心有進擊而無退
保有規恢而無控守其說曰中原者吾家
之堂奧也 皇天之全付 祖武之肇造

不可一日忘之先臣立志以爲保淮之
說是亦無志於中原而已故因復襄陽
璽書賜問則自請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
原爲長久之策因議大舉親書密奏則願
期三年盡復故疆以報及謝講和之 赦
則陳其唾手燕雲之誓跋屯田之 劄則
又見其尊奬中國之心至於簡在 上心
形諸 賜劄者有曰其或襄鄧陳蔡有機
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

平日之志也又曰已 親劄諭卿乘此機
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又曰若
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
望如卿素志先臣此心信於 淵衷布於
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揜晦是豈區區爲守
江之謀者然則俊也檜也方行其厚誣忠
良之計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迹欲加之罪
豈容無辭此棄山陽而守江之說所以斷
斷然加諸先臣而無愧也雖然後之欺當時

其策已行矣先臣已死矣言猶在耳山林
之史有攷則㑺雖能欺一時而不能欺萬
世也檜之欺後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
異時　國史之不書乎臣又可以不辨乎
借使如臺評之論以謂先臣是特功名之
志已衰則臣抑有辨焉方先臣之罷樞筦
也以是六疏也而　制詞有曰奮身許
國彯趙士之曼纓厲志圖功撫臧宮之鳴
劒夫臧宮者雲臺之臣也抵掌談兵馳志

伊吾之北光武才閉關謝虜以柔道理天
下而宮之志未之伸焉豈非　高宗皇帝
念先臣之志而所以　諭詞臣者其指有
在乎使先臣果嘗倡棄淮之說而得罪則
與宮之事豈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必
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無此　玉音也然
克之小曆信之臣不以它說與克辨特以
克所載者與克辨克之書曰　紹興二十
六年五月左僕射沈該監修　國史自秦

檜專政以後所書　聖語多出己意有非
玉音者該以爲不足以垂　大訓乃奏刪
之而取　國史所書　聖語通三十年纂
爲　中興聖語是檜專政之時敢於矯爲
亦明矣如檜之說則中外皆知先臣無棄
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說矣而乃謂對人之
言　上何由得之是日宰執奏事而　玉
音及此豈非檜以爲己所親聞而諭之史
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舉世知無此

語而欲以　玉音欺後世也該所謂參以
己意者豈不謂是歟克旣知之而又復據
之者豈不曰是不見刪於聖語之書則或
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該之竝相者誰乎万
俟禼也禼主鍛鍊先臣之獄者也其肯刪
之乎又如克所載　紹興十一年十月戊
子秦檜乞追人謚張憲事而　玉音有曰
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謚搖動人心非用
刑本意　紹興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檜

奏以王俊彈壓先臣軍有功乞改差總管
而 王音又曰岳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
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是二人者或出於
遷就以自蓋或出於假託以自證者也何
以明之 三朝北盟集之載謂先臣下吏
上初不許檜實矯 詔與致大理而野史
之載戊子 王音乃在戊寅蓋制勘院之
請欲召先臣父子對吏 上疑其不然而
弗許故有此 王音也臣按先臣之下吏

實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則戊寅也野史北
盟之載若合符契則檜之矯 詔信矣而
檜乃易寅之一字爲子而移之於十日之
後且復以乞追人爲辭而不明言其爲何
人是豈非遷就以自蓋其罪乎先臣在淮
西被 詔入 朝蓋未嘗至鄂而徑趨
在所遂拜樞筦出按楚州又未嘗至鄂而
徑還西府遂奉內祠至十月而後有張憲
復主軍之誘然則先臣身在 轂下何繇

而有具舟入川之謀乎況王俊受告訐之
賞先臣被通書之誣初無彈壓說諭之事
也使苟有此則當時治獄吹毛洗垢豈無
一言及者是豈非假託以自證其欺乎觸
類而觀之則檜之沒先臣之功而重先臣
之罪託爲 王音者詎可勝述而該之不
删者亦有以也至於禹之二疏克之所據
皆出於孫覿誌墓之文覿以諛墓取足貿
易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啗譏罵筆於王

明清之錄天下傳以爲笑在臣不必深辨
而其誌韓世忠墓直謂先臣爲跋扈而僞
之范瓊臣故不能無說焉夫人之賢不肖
天下固有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决
也夫呂頤浩之元勳而呂惠卿之誤 國
莫儔之附虜其爲人皆不待言而見而覿
之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爲世大儒而自
願託名於其文誌莫儔則惜其投閑置散
老死不用而謂斯當爲非是其識固可想

矣而於唈浯則貢指爲山東敢棄粟一坻
是豈復有是非之公哉覿之取舍如此則
誣先臣以跋扈固無怪者克蓋心惑乎沈
詖之不删而目眩乎孫覿之所誌則小曆
之作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嗚呼先臣
山陽之誣俊以自盖其怯敵而倡之檜以
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覿以苟揜万俟卨之
惡而筆之克以輕信孫覿之誌而述之究
哉先臣之不幸也使識者熟察乎檜俊之
矯誣覿克之載記則先臣之誣庶幾有辨
之者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三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四

孫朝散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臣岳珂 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四

張憲辨

王明清揮麈録曰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
首岳飛狀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
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
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
太尉使奴廝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

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
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何澤一秉
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一更不與俊
相揖便起向燈影暗處落去俊於張太尉面
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
睡也那裏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
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
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
得衢婺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

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
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　朝廷必疑我也
朝廷教更替　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俊道
向日范將軍被罪　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
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
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
心懷忠義到今　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
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
人來教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太尉道我遮

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張
太尉道遮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在襄陽府
不動只在那裏駐劄　朝廷知後必使岳相
公彈壓撫諭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
動人馬　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
尉道你理會不得若　朝廷使岳相公來時
便是我救他也若　朝廷不肯教相公來時
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
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虜劫舟船裝載步人

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　國家
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待我做則須
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
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
不伏傅選道我不伏俊道傅統制慷慨之人
丈夫哭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
都與剿殺俊道遮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
尉道你問得我定要教做一件　朝廷文字
教起發我須教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

後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
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遮裏時我已
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
必不肯休繼續添兵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
有何懼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
南面有張相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
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遮裏兵幾動
時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教
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

萬襄陽府待如何張太尉道遮裏糧盡數着
船裝載前去鄭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
喫得一年俊道遮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才
前那裏豈小糧一年已後無糧如何張太尉
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
一年教番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
安排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嵬遊奕
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姚觀察
背嵬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

張太尉道明日來我遮裏聚廳時你請姚觀
察王剛張應李璋去你衙裏喫飯與說我遮
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
得出恐有後命今自家懣都出岳相公門下
若諸軍人馬有語言教我怎生置御我東則
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　朝廷又不曾
有文字教我管他懣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
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
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呌

起姚觀察於教場內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
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
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教俊來問
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
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將來諸
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教亂
恐壞了遮軍人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
且看　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
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喏張太

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
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太尉道恐兵亂後
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鈐束得整齊必不
到得生事張太尉道姚觀察賣弄他人馬整
齊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來
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
樞密行府俊去辭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
粗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遮
懣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呌你重念俊元係東

平府雄威第八長行因本府闕糧諸營軍兵
呼千等結連俊欲刼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
禄本營不敢負於　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
經安撫司告首奉　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
來繼而金人侵中原俊自　靖康元年首從
軍旅於　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
內中箭射落二齒奉　聖旨特授成忠郎後
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來官資俊盡節仰報
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

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
公前告首又恐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
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
義俊已於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
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是乞
依軍法施行兼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轉
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
干告　勑宣劄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等
補副都頭宣繳申外庶曉俊忠義一不曾作過
原缺

建康也從令就行府取勘王應求請曰樞密
院止宣推勘法恐壞亂　祖宗之制力辭俊
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
喜兒濟南府人范瓊領兵京東俊爲劊子
臣珂辨曰嗚呼張憲之事臣尚忍言之哉
夫天下之理固有跡非相關而其始終乃
相須而後明者張憲之事是也即首狀而
觀獄成了無干涉王明清之所錄亦既明
矣臣於此而尚容喙焉不幾於費辭者嗚

呼臣之辨豈得已哉反覆當時之事痛心
疾首欲讀不忍欲棄不敢哽涕呼天而畢
此辨而謂臣爲費辭乎夫先臣之事著於
人心信於天下書於　國史傳於野錄皎
然甚明而臣區區之四辨又詳明而深究
固不待多言矣通書之迹不倫詭謬不根
託於已焚之無攷而不足以欺天下後世
臣猶有可證而甚不誣者足以折之爲張
憲以列校奮身忠義自許爲先臣之愛將

而一時被誣銜恨地下雖復官恤孤嘗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萬世而醜縷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無一毫之憾門閥湮替卓雖無所子孫流離餬口何在搢紳之公議以其微而不及　朝廷之優恩以其久而遂廢九原之下欲愬莫能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竊意其罪之在憲而先臣莫之知也故謀遝飛掌兵而已副之説載於林泉野記百姓皆晝夜不安之説載

於　三朝北盟集大抵皆明先臣之冤而不明憲之冤殆以爲憲果有是嗚呼臣而不辨誰實辨之憲爲先臣之愛將而憲之誣未明則先臣之迹亦幾於晦矣此始終相須而臣之所以不容不辨也夫天下之情至不相遠趨安而舍危喜同而惡異人之情也親其親而疏其疏公其公而私其私亦人之情也張憲享廉車之秩居至安之位擊鍾而鼎食厚茵而高枕而謂其釋

此不爲出狂謀以蹈不測固已非人情矣而謂其以謀告王俊而俊發之則其爲不近人情尤爲昭昭何則告人以非常之謀則其所告者必其所素知而深愛者也又必其至密而不疑者也謂俊爲憲之所深愛者耶同軍而處反目如仇姦貪之迹屢發其蘊則固非深愛者矣謂俊爲憲之所不疑者耶鵰兒之號著稱于軍憲爲同僚夫豈不察則又非不疑者矣如俊之出身

豈惟軍中知之宜舉天下無不知者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乃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鵰兒之稱實自是始使憲而愚無所知也則於此謀乎何有憲而稍有思焉則必曰彼以告訐而得此也吾可以此謀告之耶疑畏之不暇而何自以遍情哉嗚呼是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然也抑猶有所謂大不近人情者而非特此

而已也觀其所首憲之與俊言亦旣委曲
矣論難十餘反俊未嘗少順其說憲盡亦
少覺矣方且諄諄不已盡以心曲之謀告
之漫不省其從違而加之防慮嗚呼畔逆
之狂謀果爲何等事俊憲之相與果爲何
等親而深信不疑屢詰不返有如此哉今
夫人之欲爲非者將欲誘人以從己則必
先求其可與言而不泄者而誘之又必先
露其端倪鉤致其心腹發言之初必察其

人之詞色彼苟是我而從之又將察其誠
不誠焉如其誠也則亦庶幾乎展盡底蘊
而與之定謀矣苟其人詞色之少變或依
違而縱臾或微拒而遜御則告之者必逆
料其心之所不樂而未必我從也又將少
隱其辭而蓋其前說雖有心曲之至隱亦
不與之言矣何則以私而告人非公言也
告人以公言而不從則亦公其事而已以
私告之而彼不我從必有發我之私而背

我者夫人之誘人以爲非而告人以私者
未有不料及此者也誘之以爲非且不可
不慮况誘之以叛乎俊之反覆不從昭昭
如彼而憲之吐露無隱諄諄如此則憲不
幾於病狂喪心者即是而論則憲之謀俊
之告其然耶其不然耶識者必能辨於此
矣况俊之告憲也其狀有曰如有一事一
件分毫不是乞依軍法施行可謂確矣而
行府鍛鍊之案有曰是張憲即不曾對王

俊言岳相公得衢婺州亦不曾言我理會
得　朝廷教更番　朝見我去則不來也
是張憲亦不曾道待做則須做你安排着
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并張
憲不曾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勦殺亦不曾
道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及不曾
於九月初一日起樞密行府時言向王俊
道你後面麤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
將來必不共遮邋□遢你收拾等我來叫

史031-280

你等語言憲委不曾對王俊言說已蒙樞
密行府勘憲與王俊對證得 岳憲不曾有
上項語言已供狀了當此蓋先臣被罪尚
書省 勑牒之全文也嗚呼以當時之酷
而太甚之妄已不能自掩矣自甘匪法之
詞於此乎何施非檜俊乃肆陷誣喻之風
旨則王俊之駑賤敢爾欺 天哉噫此其
不能自掩者也如其它所云則臣之所辨
亦既明矣憲無一毫之罪而檜俊誣之以
大惡濫觴之禍蔓及先臣臣安得而不伸
籲 天之一言哉至於謂先臣令孫革于
鵬致書於憲貴令之虛申探報而謂先伯
臣雲致書于憲貴令之擘畫措置其為不
根尤為著明臣請不求證於它人而惟以
王俊之首狀詰之尚書省 勑牒之備俊
詞既與明清所載為無異而 勑牒又載
俊之小貼子有曰契勘張太尉說岳相公
處人來教救他俊即不曾見有人來亦不

曾見張太尉使人去相公處張太尉發此
言故要激怒衆人背叛 朝廷其狀末又
書云初八日隨狀陳首則是通書之無跡
俊之首狀既已自言之矣而行府之獄乃
謂先臣因書以誘之何前後之背馳也鍛
鍊之極文致以成其辭俊既無所不用其
至制勘之命遷就以合於一檜尤擠崖之
嶮者而尚書省 勑牒所備通書之辭前
後不一難以徧舉而皆不過曰某日遣某
人而先臣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又
不過曰某日遣某人先伯臣雲以書與憲
貴當時焚燒了當嗚呼書既焚矣是果有
書乎此不待臣之辨也其在當時檜力成
此獄者也而韓世忠不平之問檜僅答以
莫須有世忠艴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
以服天下則是檜亦自知其無矣反復無
據而後以淮西之事詰先臣先臣下吏兩
月而始刱為淮西之罪亦可見其無以為

非如明清之錄謂之別錄乎沙可謂曉然矣而謂其初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則是不疑先臣之逗遛而強爲之說也臣之辨淮西之證以 御劄又攷以傳記臣之刻 宸翰旣書以時日又表以四字正押夫愛先臣者求其說以蓋其非適足以亂眞而喪實故有不容不然者使明清讀淮西之辨觀 宸翰之刻則自宜知謗書之無實而不待遷詠以全先臣也

嗚呼先臣不幸而嬰讒邪之鋒其心必欲寘先臣於死而已汗漫無稽固不暇卹也夷攷一時之事豈特如前數者而已哉跂踏兩軍之誣以威脅董先而成之比並建節之誣以獄逼張憲而成之環諸將而會議而昌言曰 國家了不得也 官家又不修德此豈廣坐之言哉旣又謂先臣指張憲而曰似張家人張太尉爾將一萬人去跂踏了 當董先而曰似董家人董太尉

不得一萬人去跂踏了嗚呼蘊思謀者固如此乎此狂者醉者之不爲也而謂若臣爲之乎万俟卨之奏亦自知其無以欺人矣故曰張憲理會得所說只是欺一遂軍人馬不中用又以比並之語爲指斥 乘輿跂踏之語爲陵轢同列則是語也卨固知其不近人情矣張憲之妄供以鍛鍊也董先之妄證以恐脅也趙牲之中興遺史之載謂董先之至也檜召之至堂

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爲證證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弁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縣是先下大理對吏即伏嗚呼會合以成此誣檜已諭之矣故先之至一證而出曾不淹刻則是證也只豈無所自哉篡往之以爲鄖城而所載之語又非當時誣之說爲直誤耳設使誠如尚書省 勅牒之所備則先臣當時發跂踏之語蓋欲 對先臣竊笑不應

原缺

而又有後言于憲曰相公道德言語莫是待胡傚既謂憲爲先臣之心腹則憲豈不以告先臣而先臣聞先之語亦肯貫先哉嗚呼亦明矣如以建節之年　上方嚮祖則董先之下吏其供說已謂曽見岳飛說我三十二歲上建節自古少有即不曽見岳飛比並語言矣此固不待臣之辨也如謂先臣丐祠罷政泊舟小堰而得張憲中綱馬之狀以乞出而不接謂先伯臣雲

諭智浹以吳玠奏乞移張浚之例而使託統制等告　朝廷以免後責且皆當時吠毛之已甚而求釁之無所故及於此臣謂使誠有此亦無足辨而況於無哉按野史方獄之未成也秦檜自都堂退入小閤食柑以手書柑皮者竟日俄以小紙付老兵持至寺而先臣遂報死初未有　旨也嗚呼檜其欺　君哉何[illegible][illegible]堂白先臣之非辜檜方錯愕而堂吏或以附耳曰何不告以

宗之法廢爲文具而不之省如是則高等之罪不惟貿易是非鬱抑公議篤詐莫贖而濬不知刑律之重輕與夫　祖宗之條綜敵尸中司之位而董大獄之政又將爲申韓之罪人矣先伯臣雷當時以孩童之幼亦下之獄至於獄成而曰今來照證得允雷別無干涉罪犯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嗚呼　天涯何所而妄逮人乎既知其無犯則何爲而逮之乎並其初嘗然不省獄

成而後始知之乎臨吏之漏網宜乎發明清之三歎也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忠之不足以勝姦久矣先臣之不辜臣有明辨固非求它人之罪以自解然臣之所以別之者蓋以公示來世而懼志邪之末亦也秦檜爲讒棘行[illegible]代草檄書以吠堯而室撫實在側洪皓托爲寄聲而檜變色之不服通和之始私於金人驛書往來呪呪如家人婦子語設爲不得輒易大

臣之盟不幾於背　君乎緣此亡人檜秉
剸車而擢之王循友乞加檜九錫之賞之
不幾於異謀乎張俊不肯救道州而趙鼎
不能使　宸駕親征俊不肯行鼎叱而去
之至平江而託墮馬傷臂遲延顧望鼎抗
奏請誅之以警不用命然蓋不特臨軍征
討而稽期三日也剸秦檜專兵之策明築
山陽以示無越淮北向意使驕之來皆賛
檜畫齋　君之舉實頌成之蓋不特漏洩

朝廷機密事而上也此其大者兩其他如
檜之　請虜議狀存　趙而俊之　紹興
李成之謀譽其欺世盜名之大者臣抑有
攷焉據王明清揮麈錄之載議狀乃馬伸
之文檜初不肯簽不得已而後書後乃自
掩以爲功遂饕富貴乙亥歲伸之甥何兌
特伸之手稾上之檜怒竄之嶺表　更化
之後首復兌官贈以負郎而伸之忠遂顯
於時俊以怯敵不進盛言李成之衆以誑

天聽　高宗宣諭有卿獨無功之語俊始
恐悚亦　命而後乞以先臣同討賊卒之
馬進之死孫用之降與成之遁皆先臣之
功而俊遂叨之以追責二者乃檜俊之所
以藉口而實乃如此則其人益可見矣臣
既泣血辨先臣之事而終之以此俊萬世
而下知檜俊之爲人則薰蕕之類斷可識
矣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四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五

承奉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五

承楚辨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丙申兩浙西路安
撫大使劉光世奏準　御筆處分承州殘虜
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
相勳望特隆已降　指揮並聽節制比聞王
師寨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州尚遠勢不相
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唇亡之憂於卿爲重
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戰庶使諸鎮用命戮
力盡忠亟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虜　朕
亦當議遣　行在大軍以爲卿援諒卿體
國必悉　朕懷十五日付光世臣契勘自八
月二十四日遣兵渡江逗近承州至今與金
賊大小十餘戰累獲勝捷及措置招納女眞
種類蒙朝廷察見臣所遣軍馬久住江北孤
軍獨行　指揮下臣會合岳飛王林郭仲威等
人馬臣自承　指揮日逐移文催促岳飛等
約及二十餘次終是遷延又巧爲辭說抵拒
會合　指揮臣已節次具因依奏　聞去訖
若使岳飛等即時恭聽　朝廷指揮剋期前
來則承州之賊可破楚州之圍可解乘機投
隙間不容髮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
致貽　陛下聖慮憂勤實不勝憤憤今臣已
將沿江應係賊馬來路嚴爲把守必不使南
渡兼已差遣人前去承楚以來探伺賊情若

有機便可乘即便措置勦殺次奏　聞事奉
聖旨劉光世所奏備見體　國忠勤今來楚
州既失其通泰最爲要害萬一虜人侵犯必
窺海道仰光世多有措置節制諸鎮誠諭協
和一心勠力保守若無疎虞即當以功贖過
更與優異推恩仍當切探伺如得機便即乘
勢擊襲渡淮不得稍失機會

臣珂辨曰臣嘗恨先臣不幸受稽違　君
命不進師之誣者有二　紹興十一年淮

西之役與是年承楚之役是也淮西之役
先臣勳名既高爲時忌嫉遂挂吏議以及
於禍承楚之役先臣勳名未極權臣未用
天聽無惑故卒以功聞然則是役也似不
必辨而後世或以此役據爲淮西明比則
先臣之誣不可洗矣臣故得而極論之臣
聞衆事之同異必以時日責師之成敗必
於主帥古今同此一揆也何則事紛於冗
必有其證證之者時也師合於衆必有其

主主之者帥也使其不證於時則利口騰
說各諆其身而事實淆矣不責於帥則發
言盈庭無執其咎而軍律亂矣臣故敢以
繫事之時日辨先臣不稟　朝命之謗而
以御制之　專旨辨先世誣下罔上之
奏而使　信史有攷焉方楚州之危也趙
立告急於宥府簽書趙鼎首命張俊將師
以行而俊方以全軀保妻子爲事且自度
無破敵之能力辭不肯至謂救立譬猶搏

虎而以併亡無益爲解誘試壘於旦夕之
危而以爲不必動　王師之行振纓攘臂
以拒　天命鼎卒不能使而乞與之偕以
激之俊亦信然不顧也是時既以　命俊
矣乃改　命先世而命先臣腹背掩擊是
旨之下蓋八月之十九日而先臣方自
行朝還宜興屯所將整旅以行實未至鎮
撫諸道里驗以遲速較然甚明皆可覆究
自六月二十九日先臣獻金陵之俘而七

月六日張俊以先臣之兵平寇于京口至
二十日而始被鎮撫之　除先臣上　奏
以爲臣所統之兵幾萬而營卒之孳計其
口亦盈七萬是屯常之宜興竊鬧江陰鎮
江藏撫

者果誰乎　御前五降金字牌樞密院一十九次劄下坐閲兩月光世蓋未嘗一涉江也其視以身督戰之　詔爲何事自先臣以下並權聽光世節制會合救楚光世僅遣一軍半途而止蓋未嘗與諸鎮遇也其視親統全軍會合之　旨爲何詭孤城受圍虜兵方益存亡之機蓋在趙立何在在山陽也救援之師並聽節制號令之出

蓋在光世光世何在在京口也　璽書絡繹而促之廟堂專書而言之光世率視爲迂緩遠參甜詠一語亟止其行何其去就之不審也臣不敢與光世辨特兩書之以俟信史之攷而取證爲是非之辨當可識矣遷延之罪當有歸矣臣想光世之上此奏也當曳筆行墨之時既以嫁咎爲得策矣而首列　御札不知所委之事機果何在而吾之身果何在所　委以節制者果

何人而吾之所尤者果何人苟念及此不亦汗下而戰慄乎臣按當時同被掎角之命者王林也郭仲威也趙立也是時　朝廷固知虜勢之盛而孤軍不可以決勝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鄒楚之驗明矣王林自降　指揮並不曾分遣一人一騎　朝廷之命固言之矣郭仲威也天長掠路人以自資尚安有鬬志趙立於重圍之中救死不贍何有於掎角如是

則先臣一軍之外惟王德酈王德之在承州也其下不用命斬二校而軍益悖嚚不可用僅能自守其擁蓋不敢望運衆而彎其弓先臣獨以孤軍出屯留州之外戲下不滿數千建康之戰瘡痍未復從屯之所賜在吳興轉餉艱阻廩食不繼僅能渡江而值泰州之匱視事一日而出屯八日而軍至不解甲而征益以泰卒又皆鳥驚魚散之餘特激於先臣之義願効死力然則

是舉也先臣奮萬死之勇急孤城之危不幸而陷力不足爾雖一時例被詰責而廩與金賊接戰備見忠勤之　旨蓋已不逃於　昭融之鑒故虜既陷楚旋軼通泰高宗皇帝沉機淵識先料其然輒於光世誣奏之後特降　睿旨責光世以後効季之以多方措置通泰必無疎虞先臣還師保泰虜騎二十萬披城而陣先臣獨以哉傷飢羸之卒賈其勇於累戰之餘柴墟再

捷河流爲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兩槍猶乘勝逐北虜既退遁入擁先臣亟護數十萬之生聚保柴墟是時光世非特措置之責漫若不聞一兵之援亦不及於泰既爲分地不從　朝廷應副餉道無所從出先臣乃封屍繼廩復護生聚渡之陰沙而已獨殿後虜雖彊盛望之而不敢逼也嗚呼楚既失矣通泰之責　上之冀後效於光世者何如也王德一軍之在承楚雖不

可用猶能壓境而先臣之於通泰則并與此軍亦無之矣光世之違　詔果如何哉故承楚之事無與於得罪而臣所以不憚喋喋而力辨之者誠懼此奏不明則異時循襲之誣未免於疑似之迹是以不敢不詳著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五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六
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　編進
天定錄序
皇上再見圜丘之嗣歲珂顓　天之書始成
浮九江自春徂夏以四月哉生明抵　行在
所廼齋祓浴晉積越四日庚子再拜　北闕
下奉書付登聞匭吏以入又八日戊申　詔
出下兩省俾給事黃門紫微郎左右記注雜
議五月辛未　詔中書門下以大父褒嘉之
典未稱俾相吉壤裂而王之僉以大父嘗莅
軍于鄂實廟食其地且至今民思遺愛於封
爲宜乃以鄂爲請癸未　制可六月庚戌兩
省議始上遂以珂奏篇付史館八月辛丑宰
掾列珂所辨伯父雲部曲張憲同時之誣請
加旌異復　詔進贈一等越明年珂歸自
日邊抗麾南徐軍庾乃因朱墨餘暇發故篋
得所　上諸書表及廟堂施行次第　恩詔
先後凡啓謝公牘之屬釐爲三卷即摭爲錄

以天定名復即其意而爲之叙曰嗚呼事有
詘於一時而伸於萬世曖昧於六七十年之
久而昭明暴白於不崇朝之頃是非人力之
所及也天實爲之傳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信斯言也則天之與人固迭勝而迭負
而舉逞其私雖天亦不能違之矣是不然昔
蘇文忠公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
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
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方紹興間奇謗
中起大臣稱制專决狼戾虎眈劇牙搖鬚搏
猘公議之士如敺狐兎而位中司者首能爲
公議一立赤幟大而公族之長樞筦之臣與
夫微而丞郎亦有大聲疾呼以助明其寃者
往往竄徙系道然登聞匭鼓猶日以寃狀聞
以布衣而抗卿相甘蹈大僇而公議之喙卒
不得而鉗也不寧惟是其在當時城狐負恃
是非曲直變亂錯迕雖擾五常反四極安之
而不顧而莫須有三字吾猶知其胷中有隱

然不可誣者存是人心之天未始不定顧何
竢於六七十年之久彼雖能以其私勝乎天
而不能以其私勝乎心則亦同乎素定而已
矣而珂顧猶以是名其編者蓋以天理之在
人雖勝也而未始有負雖定也而未始有變
即人心之天以合天理之天則名編之意蓋
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千百世而下有能哀
大父之忠而欲知 聖朝追褒之始末即是
錄也不直爲覆誣而所以名之意尚庶幾其
有攷云開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承奉郎監鎮
江府户部大軍倉岳珂序

天定錄卷上

進 高宗皇帝 御劄石刻表
進行實編年籲 天辨誣表
進家集表
繳進奏狀
上宰執第一書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進 高宗皇帝 御劄石刻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 國史 實錄院牒
取索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 高宗皇帝御
劄手詔照用臣父先臣霖已具申本院乞俟
編次成日申繳臣昨又準江州牒備準本院
牒取索臣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內刻石録
臣所刻未經進 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
先臣銜枉既湔雪於 公朝 聖主賜書尚
寶藏於私室輒玒翠珉之勒仰塵 冊扆之
觀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
臣飛早以樸忠夙逢 明聖上奉 指蹤之
略粗殫禦侮之勞 匹馬北方契 定謀於
談笑之頃 六龍 南渡 倚折衝於紛擾
之餘恭伏 聖威克成微績 雷霆奮擊天
驅草竊之羣 雲漢昭回日拜 芝封之賜
或 稱其智謀而 謂非他比或 付之號
令而 俾如親行便宜悉 許於外施進止
不從於中御洊復之請輒 朕 委寄尤隆

忠義之氣通於 襃嘉備見以至哀目而讀
醫療治苦嗽所物 國勉行 愛形體膚
視猶手足爰從 珍藏之秘有踰 襃贈之
禁無何[?]起於哭蜩所恨疑成於市虎以
天寵只造予以 全畫為汗蕪搜自故家束
之左[?] 鸞翔 鳳藻於跡 雲[?]蝸緣
寶[?] 光 [?]進臣父擢登於匠監厚
孝皇[?] 門奏 雙闕之書親臨 天
語拜[?] 復觀 宸章撝謚若有待
卷三十五 五
而明[?]實言無 西疆天其或者重矜一念
之忠神[?]司之俾 辨九原之枉恭惟 皇帝
陛下[?]安民以 [?]年 祖仮 行 遠取
成憲之法具傳於 三聖 近稽宣帝美復
念於諸臣 心[?]竟 俾得於 見墻嗟牧幾
形於一拊髀 [?]懸之 覺燕是昭代之
宏規 聖 [?]祐[?]之所存皆 雄斷
廟謨之仮華 [?]辰南辛[?]肯時 授任之
難 乙夜進[?]覽哉 今日 賡聲之 臣

切不遠事長無踰人念臣父奉 命以驅馳
幾無寧歲致 帝畫藏家之積久訖未鐫崖
敢忘遺志之承以後 隆恩之賜撫之辨玫
抑可參稽呵護有嚴徒抱 烏號之泣登藏
是㦲載光 龍負之圖其所刻臣大父贈太
師謚武穆先臣飛被受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
孝皇帝御劄手詔七十六軸釐為十卷謹隨
表上 進以聞 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
宋金佗稡編卷二十六 六
言
貼黃 上表爲繳 進臣大父先臣飛
所被受 高宗皇帝御劄手詔
石刻一十卷伏候 勅旨云
進行實編年籲天辨誣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 國史 實錄院
牒取臣家臣大父先臣飛生平行實事迹照用
臣父先臣霖嘗具申本院乞候修纂成日申
繳臣尋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內編撰成書繳

臣所修未經進 御譔詔 登聞檢院繳上
進者孤忠許 國有死弗渝衆毁盈庭傳疑
未白抱寃衆而上愬恃公論之久存輒因没
地之言敬剝𥳑 天之奏臣珂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逢時艱棘奮迹
蒿萊頃因 靖康初入干 元帥府痛念中
原之淪陷遂許 先帝以驅馳忠憤所激則
瀝血以誓師甘苦必同則投醪而餉士東克
全城於建鄴西恢六郡於襄陽封豕長蛇豈

特彎弓之不敢屯蜂聚蟻俱令釋甲以自歸
義聲雷動以風馳精騎星流而電掃腥羶萬
幭一無攙脅之擾忠義兩河並奮揭竿之應
玉帛指東都之會干戈濱北兆之屯 王化
復行官儀喜見胡塵半洗彷徨汴水之黍苗
佳氣載新感慨安陵之松栢共俟兵鋒之破
竹安知簣土之虧山近睇故都反袂讀班師
之 詔紛來遺老停車辭遮道之留自睽閒
隧之機旋被登樞之 命屬邊陲之乏帥暨

原缺

貼黃 上表爲繳 進臣大父先臣飛
家集十卷伏 候
勑旨事
繳進奏狀
承務郎[illegible]州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
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 天聽退思僭越甘
俟 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 高宗
皇帝依垂風雲獲附勲籍中更讒誣雖蒙
朝廷昭雪録用然尚未經 襃贈臣父先臣

霖累準 國史實録院牒取索所被受 御
札手詔之行迹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
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
臣不量愚陋渉筆五年刊集纂脩粗明梗槩
今來所刻被受 高宗皇帝御札手詔七十
六軸釐爲十卷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
六卷𥳑 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
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了畢竊緣臣
上件文字未經進 御譔各奉隨 進表一

原缺

通囊封躬詣　天庭上進伏望　聖慈特賜
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　天威罪當
萬死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　奏爲臣繳進　高宗皇帝御筆
手詔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
飛家集十卷行實六卷籲　天
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隨　進
表三通伏候
勅旨事

七宰執乞加一書
四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
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閣下
珂聞之古之所謂大臣者其重也蓋以格天
其利澤足以及人尚乎百年後乎百世皆足
以蒙其深仁厚澤蓋其大公至正以天下之
心爲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無阿私偏無
私愛憎故夫舉天下生朝論道而進見
否而退是其職正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是足

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之地內平劇盜外抗
強胡不十年間位至三孤躐登樞筦可謂不
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
沮忤時相和戎之計重以同列異趣勢位相
軋而媒孽旋生讒慝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
也夫亦何罪而至於此極哉雨膏於春而行
者疾其濘月昱於夜而盜者惡其明彼時相
之心以爲不如是則戎不可和爵不可保耳
是以蒙被汙垢六七十年雖　高廟神聖卒
悟其姦賜之昭雪又以此意　屬于　孝廟
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若可以
無遺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往往是非
無據而黑白易位雖決黃流之奔猛不能以
湔滌是故不無待乎其人恭惟　某官以孔
孟之學事　堯舜之君　雲龍　風虎之遇
疊有光於　中興十數年來農扈豐邊陲
不聳日月五星安行於上百川河海順流於
下將天下之蟲鱗羽介無一不被滲漉之澤

犲惟　國家之公卿將相乃獨略之而有所末職故士之立一名一節者不惟今日之在陶冶而後世亦將有賴焉不惟後世之在陶冶而前代又將有賴焉仲虺周公之所以輔其君者　閤下豈亦多遜珂是以冒昧譔述先祖行實六卷籲　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褭集　高廟所賜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十卷旣以陳之　乙覽而以其副敬伏　光範門下伏惟　論道經邦之暇　賜之采矚

而　哀矜先祖之不辜從容入侍　清閒之燕一借數　奏之餘論俾九原之枉獲伸則珂雖死不恨矣伏惟　察其區區而恕其狂直借爲不備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四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户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閤下

珂聞事有抱一時之枉而不獲伸者雖異日公議復明而事迹未泯足以貽日睫之論尚有以伸之則不必其善之已出也不必其事之已屬也今夫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疾痛害事也而見者諭其方闢者效其藥非必其父兄子弟也非必其鄉黨僚友也雖塗之人亦然何則惡枉喜伸天下之同情人心之至理有不能遏者昔范文正公忤大臣而去　國余襄公救之尹師魯救之歐陽文忠公又救之不得其言則亦委而去此猶未也齊大夫崔子之不疑太史書之以死其弟嗣

書之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復執簡以往夫黜陟死生之際人之所甚畏慕也而奮焉爲之而無所顧避蓋抱天下之屈者必將有以伸之不必其善之已出而事之已屬固如此也珂嘗讀史傳至是未嘗不有感於先祖武穆之事蓋其奮自單平以孤忠上結　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内平羣盜外抗彊胡不十年位至三孤躐登樞筦可謂不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屈

忕大臣和戎之策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媒孽旋生讒誣横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彼惡其軋己而動於附勢者朋而翼之亦旣若燎之不可嚮邇矣然而廟堂之同列禁寺之僚屬上至天族下至布衣皆能誦言其冤而不畏斥逐一時之間亦可想見其事矣而蒙被汚垢于今六七十年雖 高廟神聖卒悟其事 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 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山林之史其爲傳疑者未明也褒贈之典視其同功者猶歉也則夫抱天下之屈而有不獲盡伸者珂是以冒昧一鳴于 閤下恭惟 閤下以直方之德高明之學宏遠之器經綸之材出爲時用一朝之望是一代之人物一世之公論皆司直於門下則先祖之所未伸者必將動心焉珂不揆謹撰述先祖行實六卷籲 天辨誣五卷通敘一卷褒集 高廟所賜 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十卷旣以叩 閽上徹 乙覽而以其副敬陳于 執事伏惟 論思獻納之暇 賜之 采瞩而哀矜先祖之不辜俾九原之屈獲伸於 明時則珂雖死不恨矣伏惟 察其區區而 恕其狂且僭焉不備

四月初七日詣

登聞檢院繳 進

十二日 降付尚書省

十六日送中書門下後省看詳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六

史031 295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

天定録卷中

經進百韻詩

封王信劄

鄂王信劄

上宰執第二書

乞付史館堂劄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追封鄂王告 碑陰記附

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饕世祿每念沉冤未雪直筆久汚一意簒修五年勤瘁比干 宸覽誤簡 淵衷萬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望 聖慈特賜 睿察照白而施行之干冒 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震越屏營之至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上

永祐當臨御 重熙極泰亨物窮隍土復地大孽牙萌蠢爾戎眞裔達吾海上盟腥羶盤九土氛霧塞三精於赫 中興主 初專九伯征 赤符觀炳炳 嘉兆得庚庚 四七膺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月洗明清天授雎壇筴風興渭水英維時臣大父覇迹聖壓氓寶匣鳴長劒雄冠影曼纓衣裘供羿射燈火近韓檠 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

騂始從魚鑰守小拼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軍不鼓鉦熏門摧彥政汜水從閭勍騙召班龍節犀 下雀桁 王師俱蓄縮胡騎愈縱橫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廈手支撐虜焰猶繁熾 吳都忽震驚東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叟刑牲一蕩西江李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薊鯢鯨玉帳旋平廣銅符遂帥荊 皇靈期濯濯王事分

傷傍沙漠道封豕山林鳥獸竄　神州豈盡
發六郡乃先爭吳天徒憑壘苗民敢抗衡鉞
師掀幽窟萬隊擁堅壘鼎直兵方進蹊蹈寇
輒平幾千兇梟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
降人豈畏阮開疆下商號結約到磁洛謀帥
難張俊還兵慮鄰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屝紛
更溺郢重歸鎮齊劉尚據　京且蓋離楚餌
未用渡河壁細柳千屯竈柔桑萬冤覓流民
俱授畝戰士亦從耕夫澮縈如帶原田畫若

枰連雲登美稼淅玉飯香秔貍執從今歲兵
儲亦頓羸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鲂赬𥖝定濤
濤約交馳絕域伻鄰歡新王帛宴衎樂簀笙
未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苹禮容方濟濟筆乘
忽軿軿　睿斷昭雄斷　天威震隱然六師
紛霧集四校盛雷轟　戎駕爰方啓神鋒莫
敢攖童髫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涌諸夏
謳聲沸八紘官兵飈隼鷙胡宂泣罷猩跬步
京闕覲衣詣　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幕

聽烏鳴機會爽今日雖雄決此行辛戌十載
續歸捧　萬年能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
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棨戟登樞極雍容
儼珮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
略深違時相情和戎徒効敬投几不聞瑩正
爾先鞭著居然謗篋盈兇威搖吏牘風旨動
臺抨梟鴟飢吞噬鷹鷙樊使令衆鬉常忌冠
同洛不識程遠慮為徼福先驅謂緩程一言
鳴仗馬千丈下喬鷃盍攷謝　赦表兼觀

賜劄評許身無少愧憂　國甚於酲彼譖宜
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翮身蚤蔽兔健足先烹
有客悲同道何人　魯枋同時惟切齒來者
但懲羹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
定禍否待終傾　先帝資　神武深仇憎
父　兄每懷得頗牧胡忍棄韓黥哲監何嘗
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惸故
壘營新杞鐵封闢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
文聲甘雨興餘槁　青天豁久盲先臣死不

朽　聖德浩蕩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撤
閼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鍧心術參　堯運
規模紹　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故
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訛稽史謬耿俗訂
言譸日繫無虛筆雲章有燏篚竹書皆歷歷
王訓尚鏗鏗穨輟　清朝暇叨承　乙夜呈
作詩衰寺孟覽奏念緹縈　恩錫茅封寵
光昭袞字榮哲懷如徽日忠報畢餘生

封王信劄

五月初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
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
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
右劄付故追復岳少保本家
嘉定四年五月十一日
鄂王信劄
勗會已降　指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
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
封王爵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追

封鄂王
右劄付故追封鄂王本家
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宰執第二書
五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
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閣下珂聞之
常言有曰人之是非其蔵常在身前其定常
在身後蓋謂身之前則繫之於人而私情愛
憎之易偏身之後則筆之於史而公論是非

之自定嗟乎史固足以示信也所書果得其
實耶則一褒一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誅姦
諛於既死誠萬世之衮挺也苟傳聞之或失
其當是非之或軼其真筆削錯施而褒貶易
位何以示天下之勸懲乎哉昔者觀班孟堅
之史自　武帝以前蓋祖太史之舊也而傳
陳涉則至今廟食一語輒不敢刪不知所謂
今者何代而孟堅時涉之祀存乎否也雖然
此猶曰有是事也則爲可據也近觀唐大曆

閭樂平令魏仲兒記饒娥之事與史大異及
考之柳子厚所傳則史蓋全用其文而不知
仲兒爲令於此得之親見彼子厚特傳聞之
訛也以此知古今之史邈親見而信傳聞者
其失實多矣不特此一二事也以此而示榮
辱於萬世不亦甚可哀歟伏念先祖武穆蒙
被紹興權臣之禍一時山林之史往往得於
風聞記錄二三則已失其實矣重以王俊之
徒文傳會之辭張俊万俟卨之徒主鍛煉之

獄日曆之官取證於此則又非其實矣當是
時權臣實專史館之柄一筆一削皆出其手
史官之能爲董狐者幾何人哉則又必有變
亂其實者矣是則榮辱萬世之權倒置如此
不有王公大人慨然以爲已任者則紛紛簧
巧誰與正之恭惟　閤下以忠厚之心而權
衡一代之是非以淹貫之學而董正一代之
筆削凡一介之臣以上其用心其行事皆將
不逃於融明之鑑而況如先祖之忠赤報

國昭如皦日而讒仇相誣所若觀火　閤下
豈能不動心於一伸莫枉哉用謹摭諸所傳
所記以爲行實而凡向來讒說之所以厚誣
者則又爲辨誣亦既上之　丹宸而輒復以
其副寘之　閤下矣伏惟宰制之暇試一取
而觀之彼之史官之所載則枉直白黑有不
難辨而且以此書下之策府俾之從實刪修
則　閤下之所以榮辱爲世者其權行於此
矣夫豈非盛德事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以馬借
人此里巷之淺事也而春秋之史官書之苟
其亡矣宜無與於興衰治亂也而孔子惜之
以先祖報　國之忠而大節未明其事之存
有大於借馬乎　閤下能以孔子之心
爲心則先祖之抱冤於　其必有以補
其亡矣珂復何云不備
乞付史館堂劄
珂游有惋惆之憫上干　鈞嚴珂近準　尚

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先大父追封鄂王仰
見　聖朝襃勲念舊之意伏讀　恩詔感泣
不知所云惟是珂昨來所進　高宗皇帝宸
翰七十六軸行實編年六卷家集十卷並爲
大父辨明誣枉參稽所係不敢不進其所修
籲　天辨誣一書年月事實必以　宸翰爲
證者蓋恐山林之史混而無攷必得　奎畫
昭回以示萬世庶幾信而有證旁摭家集兼
攷行實並無抵牾委有依據然後敢書區區
累年之釐正以孤忠未盡明遺謗未盡雪爲
子若孫之責不敢愛萬死而使先世之事終
於莫明玆者幸蒙　大恩裂全鄂之壤開眞
王之封超出常倫特自　英斷衮襃八字焜
耀千載已足以洗滌無餘今來所進文字又
蒙後省申明乞行　宣付史館先志獲償九
殞無憾第刪修之擧事干萬世至公之筆不
容不冒昧洊以申陳重念先大父得罪於
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

十五年之十月相距凡十四載檜是時方專
上宰監修國史日曆則没先大父之功而重
先大父之罪變亂是非固有不待言而明者
先兄吏部甫任浙東提擧日熊舍人克知台
州以公事爲先兄按發罷黜積憾不洩以先
兄甫爲先伯御帶雲之嫡子故於作中興小
曆之際專欲歸罪夫史館所大據依者國史
日曆而旁證者野史雜記所進實錄必以是
爲本而先大父不幸受秦檜之誣而又與熊
克有子孫一時之憾曖昧之迹無以自明銜
寃地下永無信眉之日今幸蒙　朝廷旌襃
之典雖足以示勸一時而史筆未明萬世何
以取信所有珂所修建儲淮西山陽張憲承
楚五辨並有　高宗皇帝御筆依證其　御
筆並裝背見在并有刋刻石本繳進訖即不
敢妄以臆說強辨欲望　朝廷俯念先大父
忠勤之心及兩經秦檜熊克史筆之誣特賜
敷奏　宣付史館參照從實刪修庶幾先大

父之心得以暴白於萬世其於　國體人心
誠非小補如蒙　朝廷降付史館後將來參
照得岳所進辨誣內有據依不當及非出
高宗皇帝御筆者伏罔　上之罪忠邪之分
寬猛之辨在此一舉珂屬在子孫不敢緘默
冒黷施行實出至公之賜干冒　威尊珂下
情不勝戰汗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中書門下後省　狀準付下承務郎新差監鎮

江府户部大軍倉臣岳珂狀右臣珂輒瀝血
誠仰干　天聽退思僭越甘俟典刑伏念臣
大父先臣飛際遇　高宗皇帝依乘風雲獲
附翼籍中更讒誣疑蒙　朝廷昭雪錄用然
尚未經褒贈臣父先臣霖累進國史實錄院
牒取索所被受　御劄手詔及行迹事實著
述文字霖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
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寡陋涉筆五年
刊集纂修粗明梗槩今來行到板受　高宗
皇帝御劄七十六軸釐爲十卷所修大父先
臣飛行實編年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一
卷并家集十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
了畢竊緣臣上件文字未經進　御謹各奉
隨進表一通囊封躬詣　天庭上進伏望
聖慈特賜　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
天威罪當萬死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從
後省看詳申今看詳岳飛忠義之節擢除之
功載在　國史昭然甚明伏覩近降指揮追

封王爵不緣陳乞特出　聖恩誠足以示勸
千載所有岳珂繳進編年六冊家集十一冊
委是採摭精詳用志可嘉能標表其先烈宜
備太史紬繹兼有　御劄十卷已行鏤刻其
書多引以爲證又有以見　高廟　聖筭
神略任將治兵之本意其辨誣內併理雪飛
之子雲與其部曲張憲之冤亦是明白照得
紹興三十二年已降　指揮將雲等追復官
爵訖今來若更與追贈合取自　朝廷指揮

其岳珂所進 御劄石刻并文字乞宣付
史館施行并石軸二十三詞一本三通申聞事
除理雪岳雲張憲一節先行看詳外六月二
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飛看詳到事理宣
付史館

追封鄂王告 中書舍人李大異行

敕人主無私予奪一歸於公世之公天下有真
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矧時名將風烈蓋臣雖
勲業不究終生爾所[illegible]靈猶懷
[illegible]
英發[illegible]國[illegible]
度使武昌郡開國[illegible]戶食實
[illegible]三千[illegible]蓋[illegible]
之[illegible]向奴
[illegible]如[illegible]執[illegible]配亦
舍[illegible]而[illegible]外[illegible]時方講
好[illegible]身[illegible]伊
吾之比[illegible]之疑[illegible]懷
子儀[illegible]之[illegible]林甫[illegible]月之

計孰拯其寃逮 國論之既明果公論之自
辨 中興之主恩念不忘事業之君追褒特
厚肆眇冲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
恩綸遂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超敬德之舊
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
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褒忠遂良同閒幽
冥之際諒惟泉穸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
餘如故

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

碑陰記

鄂據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
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
焉紹興初 天子考麒麟王冊之瑞 觀黃
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
天設之嶮金城千里重分牧先王析符授
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訓戎靡常厥居而
大抵鄂爲根本隱然有綦藿不採之威珂嘗
攷論地勢況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興南國

者所据守各不一然負桐柏之陽山陽合肥
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若
足以扼東西之衝淮襄沔舊疆曼衍數千里
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壄曠不設限
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
二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覂幌首寧
涉巨瀆履重險而常出乎柘皐大儀之境捨
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于冦彼邊
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

傾否固不待辨而尊胡之馳騁長技反縮恧
而不敢施方屨之士遡其時而覩其人可也
皇上臨御一紀細懷麟閣勳名之盛方將尊
中國以綏四夷乙夜慨然覽珂所奏論天之
書思所以本慰乎九京者相攸傑士豈莫如
鄂遂荒全國裂而毛之綸言申褒温厚顯靈
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
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誠不
知所以格矣心悟主聽老妄一男子不

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默[illegible]
死且不朽矣載惟先王受令駐師之地[illegible]
墉陳石至今巋然而乾道中又嘗詔鄂西
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而不幸
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筆薪片
言追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簀之志寔念
一及兢懸風宵大懼馴綸閟囊而使聖朝
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于方來乃以
制詞刻之琬琰植于廟下以對敭今天子

丕顯休命而復系著其所以然之意在虞之
初蛇分泗壄有臣曰良從高于留經營四方
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
萬戶而不願廼修遇鄉以旌天授然則通功
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illegible]
厥所元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敘次其實
且以先王在鄂之顛末追附前詞庶幾鄂
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忘
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圉單閼歲月日識

明[illegible]朝散郎行太府寺丞兼

國[illegible]實錄院檢討官賁[illegible]之書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七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八

孫承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illegible] 臣岳珂編次

天定錄卷下

謝封鄂王表

謝宰執啓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

都司取索文字

申都司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加贈張憲信劄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

張憲贈承宣使告

謝表

謝宰執啓 後序附

謝封鄂王表

臣珂言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大父先臣飛

追封鄂王臣已於當日祗 閼謝 恩訖者

剡奏籲 天辨先世百年之枉疏 恩裂地

啓眞王一字之封煒然 寵命之頒亦此勲
盟之舊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 國
家之尊爵豈爲將相之殊褒以馬燧之元功
胙始開於北土若子儀之碩望壤纔裂於西
分顧自古以不輕至于今而尤重方位蹐三
事間推列郡之恩及燧錫九泉或被小邦之
命已爲曠闊咸謂遭逢敢意子孫數十載之
餘屬當 聖明一再傳之 盛忍使子孫之
無後 深閔介推之不言 濬發德音 褒

颺 褒制伏念大父先臣飛逢辰多難賦命
數奇曾未究於義心已横罹於讒口 堯仁
天賦首加追復之榮 舜孝日嚴秖述 親
傳之訓故璽仍復去璧今歸雖 聖德恢宏
莫報 兩朝之大造然 寵章赫奕尙慰諸
將之同功深惟餘謗之未湔遂致孤忠之無
攷辨必期於早辨疑或免於傳疑萬字翔龍
褒請孫之藏 詔五年剔蠹緝泌子之遺編
恪上褒封仰塵 宸聽敢謂 帝心之采菲

遠盼王社之眞季 綸渙 九京 袞褒八
字 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宗衛國之
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
壤分楚子之遺爵列唐臣之上 恩加褒辭
益光難朽之丹青聲同柳營尙弦追思之涕
淚自非出 聖天子之特斷安能使大丈夫
之爲眞豈意貌孫託嗣大酉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厲精求治 銳志中興藏置室
以書勲不限非劉之典 聽鼓鼙而思將爰

形 咨岳之音 慨忠遺愛之區越在上流
之地乃盼 新制膺彼舊封豈徒慰地下不
泯之魂抑亦奮海內敢爲之士臣敢不矢心
蓬蓽歸 賜松楸萃同里以榮觀暨闔宗而
泣拜生雖未壯已期執干戈死或有知
當亦結老人之草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
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珂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 上表爲大父先臣飛追謚 告道

封鄂王稱 謝事

謝守勅啓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先大父兆追封
鄂王者抱書千里臣章幸徹於 楓宸跪
遅九泉王社寵分於茅壤百年闕典以一朝
而舉萬世正誼自今日而明實繇 論道之
公倍激感 恩之悰竊以 國家設非常之
爵爲其將相有甚偉之功其名雖並於三公
厥序實超於五等非天下報勳之彝制乃人

君作福之大權盟礪泰山漢不行於異姓圖
新煙閣唐間錫於諸臣逮 藝祖乘時龍飛
御天至 高皇渡江馬以開寬皆循此典式
顯爾庸然窮之所遭有險而有夷故終之所
獲或難而或易西平開祚正安危身佩之時
汾陽啓封方壽考家居之日趙中令剖符於
韓國韓太傅裂壤於蘄邦皆身荷美名而親
承寵數茲逢 辰而有幸故 錫命以非艱
乃如大父之忠勤昔被元姦之讒甚橫加不

踶濫及非辜功在鼎銘忍見汗於白簡名
存廟藏遽變置於丹書假僞亂眞以非易是
士 夫箝結莫紓敢懟之懷民吏欷歔徒抱
不平之氣邪誣滋逞公議幾亡鬱抑不明者
非止一端棄置弗録者殆將二紀 大明揭
日賴 高廟之深知 睿澤回春有 皇陵
之善述已頒 紫誥盡復青氊然 愍章雖
渥於累朝顧 褒典尚慙於諸將懼未湔於
餘謗爰久玷於孤忠宜緒灰寒徒懷嚮 日

君門天遠無路排 雲誠同螻蟻之微採之
蚍蜉之細人謂落落而難合已獨拳拳而未
忘進則犯 明主批鱗之誅退則負先人易
簀之訓不量愚分竟上遺編累牘籲 天方
屛營於私室大封裂地遽 錫寵於公朝
溫綸寵渙於 九重華衮載加於 八字謂
其忠衛社稷義死封疆忘家狥國之一心歷
千萬變而不易遺烈餘風之大致閱七十載
而如存廼即上流載荒舊壤慰將士召棠之念

解邦人冠竹之思[illegible]之操
柳披故壘新回雨露之光比肩，南渡諸公
之間闊步西京功臣之上歷觀時變之高下
載論功名之始終，得之最難甚，比爲甚豈以
妄庸之小子能感　上心實繫　坱圠之大
鈞特施化力猗嗟遭遇　某官奕邦元哲
經世大儒　主盟　國是而異議不搖　飭
修邦經而百廢具擧　拯溺救飢之實念
小猶及於匹夫　顯忠遂良之　盛心遠不

遺於　前代　採天下僅存之公議惆　王
朝未錄之勳盟肆　贊決於　中宸俾　增
榮於南紀豈特慰忍萬不朽之魄將以興草
萊願奮之人良駿歸燕本由市骨真龍見葉
始自好形許收　十翼之賢試見兩全之擧
復還　文武全盛之境以畢　高　孝欲爲
之心珂敢不失心銜門酬　賜丘壠華闔宗
而泣拜暨同列以榮觀勸姦邪之悲既深感
皇朝之[illegible]追　祖武之

勤勞惟不辱先是名報施謹具啓事專人捧
詣　鈞墀祗候塵　謝伏惟　鈞慈俯賜
鑒念不備謹啓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先夫父飛追封
鄂王者　哲鑒當天　洞燭九泉之枉　寵
章裂地　榮超五等之封賁歸　正論之明
倍激危衷之感伏念先大父飛奮身跡遜許
國忠勤　北巡之駕未還死不瞑目　東都

之會弗振夙所盡心使義鼓行推鋒深入襄
陽六郡之戰可見規模朱仙七月之屯寔當
機會萬里駭傳於風鶴三軍喜聽於城烏以
至閉閤潛思手疏　儲闈之根本朝衣祗見
躬安　寢廟之威靈不忘造次愛君之情初
無嫌疑避事之意胡爲一簣之虧土重令衆
口之鑠金毋實知參聽終疑於三告人惟哀
虎賁莫致於百身忠臣烈士聞者拊心老夫
稚子語之流涕幸　聖朝之公論不泯而

思陵之霈既本明　發　德音於久而自
定之餘　詒謀於　孝乃做待之始
首頒紫誥　業復青氈日寒星回暖　肅
於枯枿雩開陰伏太陽復鉛於幽肓　飲
於昔時粗信眉於後　念公師之位　雖極
愧同功而稗官　眞必乖信史　拾遺
孫之藏　詔蔡脩汲　之遺編書溷　乙覽
方屏營於私室專稽　甲令俄出爵於　公
朝綸音寵渙於　乞重　衮筆特增於　人

金佗稡編卷二十八　八

字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　國之
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　今如
存乃分全鄂之區光啓眞王之社荊森遺廟
益崚盤古之風霜柳拂舊營重沭當年之雨
露邦人鼓舞將士歡呼循省　聖恩重顯褒
於幽壤　主盟公議荅允賴於　洪鈞茲蓋
恭遇　某官學造高明　氣鍾剛直　偉材
碩用恢恢　文武之兼　讜論嘉謀凜凜正
邪之辨愛悼　中興之烈戴稽　上送之書

靜　贊決於　宸衷俾　增榮於茅土豈特
幽光於已往庶幾　鼓義氣於方來兩適
其宜甚盛斯舉　敢不銘藏　厚德誓策駑
軀竹帛垂功名固難企　前人之烈干戈衛
社稷尚期効童子之忠惟不辱先是名報施
謹具啓事專人捧詣　台屏祗候塵　謝伏
惟　台慈俯賜　鑒念不備謹啓

都司取索文字

檢正都司見行　朝廷文字今要見岳雲張

金佗稡編卷二十八　九

憲追復因依幷眞本追復贈官告照用仰親
事官於投進文字人岳監倉下計會取索限
壹日繳申六月　日

中都司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
準　檢正都司告示取會先伯雲張憲追
復事須至申　聞者
右珂照得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聖
旨指揮岳雲特追復元官續準　告追復右

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係同先祖太師鄂王飛
一時同降　指揮昭雪追復　乾道元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　聖旨指揮張憲特追復元
官續準　告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
州觀察使係　孝宗皇帝灼見誣罔　特旨
辨明追復其元本告詞並有底本在　中書
省并有施行公案在吏刑部并係大賞罰亦
自該載　日曆　會要所有　告詞已蒙
後省保明備録中　省訖今準前項　指揮
珂除已遵稟外照得岳雲係珂先伯其　告
命自係先伯雲直下長男朝請郎尚書吏部
郎中甫收掌先兄甫已行身故見係先伯雲
直下長孫迪功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岳觀
迪功郎新處州慶元縣尉岳覲收掌張憲係
先祖飛部曲其告命自係張憲直下男忠訓
郎前黄州聽候使喚張敵萬收掌珂即不曾
將帶隨行所蒙　取會今供具並係着實或
恐　省部日即案底不存只乞下吏部照應

岳覲岳觀張敵萬三名出身脚色三代便見
告身實所有先伯雲後因先兄甫任陞朝累贈
至安遠軍承宣使張憲亦來別無子孫陞朝
即不曾該加贈併乞　照應施行謹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勘會已降指
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
官未盡襃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
奉　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
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
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岳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加贈張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勘會已降指
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
官未盡襃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
奉　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

張憲亦合該贈六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
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張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中書舍人俞烈行
勑絳侯左袒而爲劉氏豈知書牘背之辭李
廣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旣 邦
誣之昭白豈功令之彼忘故追復左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

傳材爲世傑稟名父之算勝折醜虜之天驕
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遽興早
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悲
寃於拱木新亦鉞於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
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
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
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
使餘如故
張憲贈承宣使告

勑權邪煽虐久肆 邦誣忠義[redacted]
[redacted]沈冤之昭白豈功令之懲忘故追復
龍神衛[redacted]觀察使張憲肯
志戰多素推拳勇首將元戎之[redacted]
[redacted]龍庭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
禍遽興[redacted]霜豈料戴盆而見
白日洗忠寃於丹筆新制[redacted]
[redacted]愈明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知
杜郵[redacted]尚思輔氏之報勿以

重泉之永隔而忘許 國[redacted]
遠軍承宣使餘如故
謝表
臣珂言今月一日準 告伯父先臣雲特贈
武康軍節度使大父先臣之部曲張憲特贈
寧遠軍承宣使臣已於當日望 闕謝 恩
訖者辨枉九京素褒孝慶於 楓扆 進官
一等 洪私併溉於株連謗自此以益明
恩若何而可稱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

國家褒䘏之典兼存忠邪別白之規深霊雖
止於一時淸議實關於萬世若稽漢代有嚴
異[redacted]朝亦重沉冤之詔雪然
帶礪之盟鮮傳於後綸[redacted]龍
光曾極於撫綏麟筆莫聞於討正未有 濬
[redacted]杏頒 鼎至之恩 旁沾
蘭砌之菀孤 下逮[redacted]戴盆
之望 重回拱木之春玆 銀功 伸枉
[redacted]今之一 遇如臣伯父暨昔

偏裨嘗先百戰之[redacted]遷南陽
拓境年十二而立戰多北顙推鋒衆五[redacted]
[redacted]宗聞於李懋環堤首戩於龍仙
以至笄禀趙庭[redacted]金之帶
奎章嘗美其麻功辭三命之華 詔旨復嘉
其有子屬議和之蠭起紛謗語之蠅營大功
垂成掣單父善書之肘奇禍驟起凛絳侯皆
櫝之威誰爲城下之狐移及水中之蟹内外
聞聲而附會旌倪重顯以皆遷三年東海之

隕霜莫之敢辨一節汾陽之貫日終以弗渝
惟忠誠炳若以如丹致寃狀皦然而自白投
讒昇虎已闢 高廟之深知 御 乘龍
繼被 孝皇之殊渥復故瘞於一日滲餘澤
於重泉其如秤宦堅白之辭猶紊 杜下汗
青之史摘謬孰明於野記傳訛何止於北盟
是正邪雖辨於人心而黑白尚紛於史筆不
有 芝封之昭雪終銜萬里之寃誣敢忘易
簀之言冀勤 凝旒之聽 九關虎豹顧

天幸遂於升聞 一劄龍鸞裂 地竟承於
寵渥 進牘蕭藏於東觀辨書俾訂於西垣
罔知素定於 聖心尚欲復稽於衆論合兩
省至公之議扳百年未雪之寃少府分旌指
洋川而具禮留臺錫號新容管之承流 十
行並下於 温綸 一字更踰於華袞 謂
其材爲時傑忠世世以相傳勇在衆先戰多
多而益辨 表舞庭之素志 高折虜之奇
勛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恥白日舒

於厚夜丹書泯迹於遺編　恩出非常　澤
推蕪彼興懷疇昔忽聞垂絶之言曾是小微
汔遂叢繭之責玆蓋恭遇　皇帝陛下聖謨
如齊　請問若　堯　渙號誕敷　鼓雷
風於萬竅　晝中海照　麗日月於九天淸
廟勤　乙夜之觀白簡　寤工人之鑑嚴忠
義權邪之辨播在王言俾是非曲直之公著
爲世誠雖歷時之已久皆　錫命以惟新
義激方來　仁霑旣往臣猥玆控　籲親獲

欽　承擧頭仰戴於　皇明拜手敬歸於聖
君賜寀莳有采愧微悃之易通葵藿徒傾知
大恩之難報一門自誓九殞爲期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　上表爲先伯臣雲大父部曲臣
張憲蒙　恩加贈稱　謝事
謝宰執啓
右啓今月一日準　告先伯雲贈武康軍節

度使大父部曲張憲贈寧遠軍承宣使者遵
誘大明等　錫及泉之寵　化工密轉　知
宰物之仁蓋初心僅止於乞恩不自意復從
而被　澤九地各沾於　雨露　二天倍賁
於陶鎔　德大若壽感極無語竊以國家擧
褒卹之典示不忘功臣下有幽枉之究亦令
洗迹訂正再公於麟華　恩澤沽出於　龍
光兩者交修皆前代所罕聞之盛事　列聖
以降在　今日爲洵見之瑞文蘭滌誣言寬

刪疑史一字榮與王之爵命於封長姪之臣
絲綸之命渙發無窮　旌琉之渥畢來有耀
增蘭砌蘋蘩之奉兼㷁營末校之榮盡回大
夜之煜煌坐使孤忠之僾潔然　皇覇念舊
知公道之云闕然絅典並行胡私門之特至
伏念珂伯父赤心之誠　國家裨戮力以同
時勝上從容已托護石公不傳之訟帳前指
縱奇冀霍嫖姚嫖之業年十二而主戰多
殺五千而娶我敵遠闢南陽之境徑籌臨敵

之鋒期濟　中興[illegible]績金節西平有子屢勤
一劉之褒北伐濟功瀞沐萬釘之　賜不料
逢蠡起劉地奉仇之誣逆成蠅營合黨締交之
謀使賛土之功斬插籌言而文致怒貽水蟹
殃及池魚盡割楊彪愛子之懷下逮韓信傳
餐之士穹靈在上　反為指鹿之欺積首慘成
俱蹈讒羊之直人皆畫足彼誠何心是非變
亂久而未分前後因仍莫之或辨茲幸成易
簀之命乃上副　當宁之求指陳奇誣之辭

折衷厚誣之語　宸章奎畫坦若甚明義
膽忠肝昭其如在遂徽　蟬蛸之覽復歸筆
削之公不惟消眾沫之漂山且交霈窮泉之
漏澤上焉建節旌於外鎭下焉雄刪鉞於留
臺孝拜　洪恩覆加褒字毀銷謗史存殁知
榮恭進帥壇夢寐不到御　湛恩之畢萃澈
長夜之感咸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冤
八十年齎志殁地共銜萬里之冤今一朝拔
雲霧覩　天頓改松銘之觀士氣如洗臣節

磨誰寔[illegible]有　鈞播茲蓋乖遇　其
官以忠致[illegible]陳善閉邪　心潛格於　君
非　力主[illegible]國是　一堂聚會極　聖
君　賢相之都俞　三館招延講君子小人
之進退凡背[illegible]明者若出　游戲然有功
焉　許以風[illegible]寃不與之書泚　春之生
夏之長[illegible]施甲者　拆枯者榮
鴻造亦何心於此遂省幽明之所　被寔歸
擢此之無[illegible]　聞恩承　錫賚投

[illegible]明日葉滄根豈惟愍旋報
賜[illegible]草之餘詠感周詩尚終憐
爾未之[illegible]已寃[illegible]未殫謹具啓專人
[illegible]伏惟　台慈俯賜　鑒
念[illegible]備達

後序

天[illegible]而[illegible]然若子感焉後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日嗚呼天下之理說於物而後傳
[illegible]其[illegible]必不可恃雖勢去而理則存湯盤

衛鼎孫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古人
之所以鏤著其勳明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
者若可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
湮或沒博雅之士歆艷其馨烈欲一遇而不
可得雖培塿剔蘚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
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
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
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
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

區無類之文以昭明 先王遺忠於萬世之
下詎復未可期借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
所恃也誠學陋聞童蒙顓愚文字不足以傳
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
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
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
而不 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
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爲可也而獨以珂之
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乎如此

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
所恃者以爲先臣報 國之心昭如皦日正
理之在人心隱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譏
誣未白之冤公議之所予
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
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
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
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理則
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褒未遠之先而

特昭明於 殊恩渙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
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
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熾邪異
論方興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
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
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
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
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
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

遂泯然也方今公道宏開眞儒才卿執椽
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隧道　奎壁
下臨有　祖　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
嗣請于　朝則所以待者其又庶幾乎嗣歲
孟陬之月癸丑朔珂後序

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八

金佗稡編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習王之豐功
茂績著為金佗稡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刋之
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間者又
遺闕而無全書宦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為之
編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
第始克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盖江西
本也通為[redacted]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
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君初菴為
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
雖晦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
而論之宋高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
召漢光之有鄧馮也柰何高宗非宣光之匹
優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器之
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眞不知也耶向使
王之事蹟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問之命
亦豈無讒佞之人之可入哉當是時金人之
术正彊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敢與敵獨

挫於王之手若乳臭耳脊此以復中原阜有
賴者特以車駕南行倖於北頹雖王屢有事
機之可復朝廷未嘗不嘉之而亦未嘗不沮
之此其所以為可惜也所大可惜者朱仙鎮
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風
待下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
師之命已至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
特以循常嗜攢而不能有所為耳呼中原之
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讐自此不可報太行

忠義之社兩河戴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
南朝廷其果忍聞之哉曾不此之料而且彼
之圖宜乎持洛下書生之言而終為秦檜之
所誣也吁宗德至此亦涼矣然檜者雖能逞
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事業所
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
代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編者必
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允佑吳門之世家
云會稽戴洙序

鄂國金佗續編序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岳珂 編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夫辨五等選群辟
[illegible]於經綸草昧之初列爵於崇德報功之
[illegible]古先哲王之所以公天下而非以為一
家之私也庭堅之邁種逑于蓼六周召之夾
輔王室于燕魯大勳開四履盛德祀百世是國
之[illegible]所謂世其家若鄭國有春秋家有譜牒
紀事[illegible]綵為用不廢夫其著鼎彝登旂常胙
土疇功此國之所繇開也昭明其湮蝕罔羅
其放軼述記備錄思以盡為子若孫之心又
豈非傳于克承者之責耶 先王佩佗綬于
鄂珂不肖章因 今天子霈 泰時之澤獲
以支邑紹分茀封亦既 頒蒲端于 朝執
而歎曰三趙命名此賛皇氏之所以不忘乎
先也家故有金佗編因 先爵以叙 遺烈

嘉定戊寅嘗刻之檇李矣而辛巳之　褒忠
乙酉之　錫謚　巽滙　殊榮焜燿抑至則未
之續也行有述也而弗該乎．絲綸見聞有
所也而莫並乎百氏　宸奎之藏扣　閽之已
進嘗登之於前矣而搜訪之嗣獲顧關之於
後天定之録於劉之　讀典禁表乎其末矣而
思陵之　盛心反略乎厥初頓其可已哉夫
祈圭儋爵　上之恩也䤳德流慶　先王之澤
也知侈金佗之．寵而不知乎櫛沐以致之
之功知家之承而不知国之所以開之之自
斯責也珂將采前獻卽䑓槩之末伎以文其肯
堂祈薪之未乩何異于持滸擗絖以自獻猶
竊想曰易之所以繇國家者或在於是斯
又類乎閭譔褊纂以家乎日者也凡書四種
合三十卷命之曰續蓋以合檇李舊刻同爲
一編云嗚呼是續也焉知其不復續子孫之
言斯傳之其又何時而可已耶紹定改元
歲重九日珂謹序

鄂國金佗續編目録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戸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賜紫金魚袋岳　珂　編

卷第一
高宗皇帝宸翰摭遺卷之一
卷第二
絲綸傳信録卷之一
卷第三
絲綸傳信録卷之二
卷第四
絲綸傳信録卷之三
卷第五
絲綸傳信録卷之四
卷第六
絲綸傳信録卷之五
卷第七
絲綸傳信録卷之六

卷第八 絲綸傳信録卷之七
卷第九 絲綸傳信録卷之八
卷第十 絲綸傳信録卷之九
卷第十一 絲綸傳信録卷之十
卷第十二 絲綸傳信録卷之十一

卷第十三 天定別録卷之一
卷第十四 天定別録卷之二
卷第十五 天定別録卷之三
卷第十六 天定別録卷之四

卷第十七 百氏昭忠録卷之一
卷第十八 百氏昭忠録卷之二
卷第十九 百氏昭忠録卷之三
卷第二十 百氏昭忠録卷之四
卷第二十一 百氏昭忠録卷之五

卷第二十二 百氏昭忠録卷之六
卷第二十三 百氏昭忠録卷之七
卷第二十四 百氏昭忠録卷之八
卷第二十五 百氏昭忠録卷之九

史031-318

卷第二十六　百氏昭忠録卷之十

卷第二十七　百氏昭忠録卷之十一

卷第二十八　百氏昭忠録卷之十二

卷第二十九　百氏昭忠録卷之十三

卷第三十　百氏昭忠録卷之十四

鄂國金佗續編目録終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一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高宗皇帝宸翰摭遺卷之一

建炎四年

賜金酒器詔

援承楚詔

紹興三年

趣進兵招捕詔

令赴行在詔

紹興五年

賜銀絹恩澤封號詔

紹興六年

得逆豫等書賜詔

紹興七年

出師劄親批詔

賜諭先發劄詔

覽懷復奏褒諭　詔

令諭酈瓊　詔

紹興九年

書乞田三事　詔

御賜舞劍賦

建炎四年

九月先臣自泰州奉　詔援承楚初引兵屯三（光宗皇帝御名）遂抵承州轉戰踰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酋高太保檎女眞漖海漢兒軍等又俘阿主孛堇　及里眞阿主里白打里蒲速里酋長七十餘人送　行在上嘉厥勳　賜金酒器賜　御札（合在本年第一詔之次）

勑岳飛節義忠勇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方今國步艱難非卿等數輩朕孰與圖復中土否耶奈何江表尚多餘寇卿可竭力措置擒獲必期靜盡無使越境爲吾之憂始賜御金注盌一副盞十隻聊以不求懷也

七日　御押

九月先臣始入通泰劉光世奉　詔援承楚不肯渡江遣裨將王德往以虜遁奏賜　御札令先臣協力勦撲（合在紹興四年第一詔之上）

近據劉光世差王德等統率軍馬過江之後累奏戰捷殺獲金人甚多賊乂駐江淮即漸抽退其未去者數雖不多若不乘勢勦除終作腹心之患正諸將立功報國之秋也岳飛奮命許國忠勞甚著朕常嘉之今可與光世所遣將領等協力並進往承州楚州等處殺伐金賊期於勦撲當議不次推賞其有能獲龍虎太師者白身與除觀察使

九月十五日付岳飛

紹興三年

春大寇陳顒彭友等連兵數十萬

據虔吉州以叛　上詔江西安撫
大使李回令擇本路盜藪最熾諸
將所不能制者類以屬先臣於是
始移軍於洪夏四月至虔州時民
挺于亂餉餫阻艱　上憂先臣軍
或至乏絕乃申　詔飭臣督辦厲
以明憲且賜　御札令趣進兵（合在前詔之次仍在紹興四年第一詔之上）

朕已親勑諸路漕臣應副卿軍馬錢粮坐具
嶺外之罪卿當體國疾速統率精銳人馬前
去務要招捕靜盡無使滋蔓罪有所歸仍具
起發日時及沿路所至去處逐旋以聞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既破固石洞大敗賊兵擒顒
等以入于虔上疏乞誅首惡而赦
脅從　詔俞其請秋七月有　旨
詣　行在　上猶慮群寇遺類爲
患異日賜　御札趣覲仍寓　[illegible]

訓（合又在前詔之次仍在紹興四年第一詔之上）
具奏省卿殄滅群寇安靖一方應無遺類爲
異日之患也朕甚嘉之已詔卿赴行在可即
日就道勿憚暑行紀律嚴明秋毫不犯卿之
所能也朕不多及七月十二日
勑岳飛　御押

紹興五年

二月先臣還自廬州既破虜僞之
師遂入覲　上眷禮優渥　申以
錫賚貤恩之寵併賜　御札（合在本年）

賜岳飛銀絹二千疋兩承信郎恩澤一資母
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人冠帔三道
（第一詔之上）
御押

紹興六年

冬十月逆豫之子麟與其姪猊分
道入寇或得吠　堯之書于境上
賜　御札示先臣且　勉以報

國讎之意（合在本年第六詔之下）
古之人見無禮於君者必思有以殺之今劉
豫劉麟四出文牓指朕爲孽庶首惡毀斥詬
罵無所不至朕固不德有以招致此言卿蒙
被國恩尚忍聞之不動心乎備錄全文咨以
示卿主辱臣死卿其念之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七年
先臣既受　詔兼統劉光世兵因
手疏造　膝陳恢復大計　上意
感動　親批紙尾賜先臣仍寓
委屬褒戒之意（合在本年第三詔之下）
臣伏自　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實懷
捐軀報　國雪復讎恥之心幸憑　社稷
威靈前後粗立薄効而　陛下錄臣微勞
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
公　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
臣一介賤微　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

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
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夜思以圖　報
稱臣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
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
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
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　陛下睿筭妙略
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
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賊詭計日生它時
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　陛下假臣日月
勿復拘臣淹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
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
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捨汴都而
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
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
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可
成擒如此則大遼有可立之形金賊有破
滅之理四夷可以平定爲　陛下社稷長
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

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
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
定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剉其
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
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必小勝大入
則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
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
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
今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三

二年間可以盡復故地　陛下還歸舊京
或進都襄陽關中唯　陛下所擇也臣聞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內騷動七十萬家
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
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
上流去　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
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
卒伍有饑餓閃走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
使賊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

罪今日唯賴　陛下戒敕有司廣爲儲備
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爲兵食亂其方寸則
謀定計審仰遵　陛下成筭必能濟此大
事也異時迎還　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
梓宮奉邀　天眷歸國使　宗廟再安萬
姓同歡　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
畢矣然後乞身還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許
者伏惟　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
進止

三月十一日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
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　劄子

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
機朕不中制惟敕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
拂朕至意

右　珂先大父維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
出師疏眞蹟一卷　高宗武文皇帝御筆
批其後於虖　靖康元二之禍酷矣烈矣
不勝説矣楚齊代妖　五綱絶矣　先王

發憤古鄴思滌思雪必欲挽河漢而決之
一念既立高厚對越驅馳忽倏叱咤隆缺
障橫潰於既倒扶不周於將折此其立志
蓋霍去病所謂不立家於匈奴之未滅諸
葛亮所謂鞠躬盡死以正祁山之伐裴度
所謂賊未授首臣不還闕千載相望異世
同轍勳名未究卒僨權孽此籲 天之書
所以俯伏 天閽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手
澤散軼百年 龔閱寶慶乙酉王春二月恭

獲墨寶仍睹奎札既以伸霜露之痛遂可
想風雲之節百拜焚襲虔附前哲贊曰
於維 紹興 扶危 支傾樞校泣戎
不識一丁 先王奮啅起自諸生經通
誼明筆妙墨精翠微之詩五嶽之盟祁
陽整旅東松紀行蹟徧九州氣淩三精
粵時出師首茲抗旌規模弗愆忠憤莫
攖 上心載嘉 奎章式彤詔 朕何
憂 惟爾責成以百萬師觀戢甲兵僅

四十里復我 舊京日刼陽侯星隕中
營萇血逃碧狐史漫青天不誘衷曷其
厎寧傷哉離騷坐此脩能氷鏤玉潔蘭
芳芷馨惟 皇鑒忠惟人與誠烈並褒
鄂志虧幽并有奕 龍跡 遹昭 駿聲
遺墨既刋大猷是經對于廟祧豈惟雲仍
上既付先臣以王德等軍復賜
御札諭以先發制人之意（合在本年第三詔）
（復仍在出師劄批詔之次）

前議已決不必令宰臣浚至淮西視師因石
卿議事進止之幾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
今日不可失也所宜深悉
付岳飛 御押
先臣既奉 詔復奏申述前志以
贊 上恢復之決賜 御札以報
（今在前 詔之次仍在本年第四 詔之上）
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啓之將
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邪嘉歎不忘至於數

四自餘令相臣浚作書具道惟卿精忠有素朕所簡知謀議之間要須委曲協濟庶定禍亂卿目疾迹來必好安故茲親諭所宜悉之

付岳飛　御押

酈瓊之叛張浚始大悔不用先臣言 上以瓊素所信服者惟先臣欲令諭 旨許以自新乃賜

御札合在本年第八詔之下

近日酈瓊領軍北去止緣除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衆情疑慮雖瓊忠義有素而不能自信倉卒之間遂成大變朕降親筆與瓊委曲喻之使知朝廷本意乃已不及聞瓊與卿同鄉里又素服卿之威望卿宜爲朕選一二可委人持書與瓊曉以朕意若能率衆還歸不特已前罪犯一切不問當優授官爵更加於前朕已復召劉光世不晚到行在瓊之田產布在淮淛諸郡已降指揮令元佃人看守以待瓊歸卿是國之大將朕所倚注凡朕素懷

卿之所悉可子細喻瓊使其洞然無疑復爲忠義在卿一言也

付岳飛　御押

紹興九年

先臣台 紹興四年平襄漢始與營田之議六年兼使七年進大使至是兵農漸合耕戰交舉 上慨然有復古之意賜 御書屯田三事

曹操嘗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諸葛亮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以詭計令吳罷

守於是戌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
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
有十年之積

賜岳飛　　御押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
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
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
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
祐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

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
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
變詐孽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
直中和者所為乎許劭謂清平之姦賊亂
世之英雄其德有賤云亮開誠心布公道
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祐增修德信以懷柔初
附則德過於操亦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
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遂有
渭南之恨祐建[illegible]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

平吳志亦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
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
伏蒙　陛下親灑　宸翰鋪述二三屯田
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
副　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
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為難臣不
揆頑遲之歲月敢以奉　詔要使忠信以
進德不為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
焉若夫戡提四夷尊強　中國扶　宗社

於再安輔　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
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與否也紹興
七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
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
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illegible]臣竊惟因田寓兵肇自黃帝立井之
[illegible]蓋[illegible]兒乘馬兵車規撫有秩賅於
宗周百王不易秦以內政叢以阡陌隳

七而後一無復遺漢更代來稍示存古
笑臣杻議募田實邊以屯積粟此焉權
輿渠犂以還閻及內地愈變愈下猶存
府兵五閏不綱定覇剗名判乎二岐殆
不復合　高宗皇帝英智遠覽　挺生
百代之下　奮然永慨欲　合兵農而
一之　環睨在廷莫當　上意　疇咨
已試　遍觀厥成延寓　奎章　屬意
下逮先臣是時營田已有成畫矣眇錯

畎繡沃壄相接事至不謁農皆可戰營
壘棊布車閑馬飭閭居弗饋士亦服耕
藹然千古之遺規蓋可想見地不改壄
兵不改籍因其已行而措其未備宜若
易然而先臣下方之書延獨遲之何也
夫因變以制宜而激成於欲速襲媮就
狹豈所謂以堯事　君者漢事駁矣已
無足議世更鼎峙隨地置兵各據偏方
以相抗衡華舊俗還王制以振方來之

陋於時乎何有此益先臣之所甚惜而
才德之辨姑致其惪思有以廣　上心
尤夙夜之所惓惓反覆數子之行事或
形於慨慕或見於嘆息一予一奪而愛
君之心寓焉不計歲月之近効而使數
百世之下有能見井田之髣髴則頫視
三國固先臣之所不屑爲而馴致其道
等而上之庶幾乎其可也倣茲以觀事
不勝異瞭娼參至卒徇以身區區與

漢終不足以勝酷虐變詐者之謀而凡
渭南嵬首之所以不獲要其終此論者
必以歸之天也還觀餘旨其伸與否蓋
皆先臣之所不敢計而其遺跡之僅存
者且至于今賴之實土虧成萬不一究
世之士猶執時異事變之說而議之不
可復行盍亦反其本而已蓋至於是而
古人之長計遠慮均爲空言日就湮汩
而　先帝大有爲之志孤矣撫　今

古可勝嗟哉臣因次第藏 詔而得是
書重悲先臣之言追頌 聖意再寫誕
略繫于撫遺之末云

御賜舞劒賦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俘海夷虜山羯
左執律右秉鉞振旅闐闐獻功于魏闕上享
之則鍾以捍虞鼓以靈鼉千妓度舞萬人高
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何
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黃董而載和帝謂將

軍拔劒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節八
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干羽公於是貝胄朱
綅而正色虎裘錦裼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
陸離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森林之容以盡
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翼尒
龍驤鋒隨指顧鍔應佪翔取諸身而聳躍上
其手而激昂縱横耀頡左右交相觀乎此劒
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揺轆轤射牛斗空中
㦘慄不下將久欻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

手尒其凌厲清淳絢練曳絶青天兮可倚白
雲兮可決覩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
羽千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
貫索廻環光冲融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
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佾爲之
魁顔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左捷或連翩而七
縱或瞬目而三接風生兮蒨旆襜襜電走兮
形庭曄曄陰冥變見靈怪離攢將鬼神之無
所適逃豈蠻夷之不足震慴嗟夫藺子之迭

躍其人未雄仲由之自衛其武未功曷若將
軍爲百夫之特寳劒有千金之鍚奮紫髯之
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
宣忠臣之力或歌曰洸洸武臣耀雄劒兮清
邊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裾之妓女長
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
使覩乎軍容教舞者使覩乎兵勢變激楚之
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將軍之劒舞古未
之至

右 高宗武文皇帝御書 賜 先臣飛
唐裔澤裴將軍舞劒賦按文粹賦在第四
卷中 臣珂家藏 天筆盈笈大概皆兵事
節度臣固嘗具之甲子奏篇惟是書以
游戲翰墨 渙錫光寵故弗及載有 御
書璽及已未 小璽以殿于篇臣既系
寶章復仲爲刪繁陳無贊式著 宸心贊曰
維 中興焯人文煇 皇靈 卽清燕
垂 翰墨光日星揮蛙怒市駿骨期混
并 寫古作示 休寵作豪英臣有劒
淬三河苞 兩京舞絶世決浮雲開太
清 帝有訓誓臣節式欽承雄御肘起
奮哀憤裂縱讎于將在寶匣長悲鳴後
百年血鄂支鍔尚腥刻斯石表 帝心
傳龍庭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一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絲綸傳信錄序

記功莫大乎紀實垂世貴難乎傳信實不徒
紀也必有所託而後信足以傳乎久信不苟
傳也必有以驗其所託而後信其實之爲不
誣此二者迭相爲用而不可以偏廢也且世
之立勲能著名謚寓諸史諜繇古而今凡幾
何人隱蹟奥行述於狀嘉猷顯德表於碑逸
事散聞誄贊叙紀雜出於志士文人之手是
皆足以爲實也然而家庭之所上則或疑於
夸託名於人則或疑其諛墓至於後世追述
傚象激揚發揄上史官而詒輯錄又或以其
耳目不接誤於剽聞者而疑之然則實烏乎
託而信亦豈易傳哉嗚呼是固可疑也生乎
斯時同乎斯時目擊而傳之斯足以爲信之

曰存乎其人未可以輕信立言之大儒篤信之君子許可之不苟而又出乎同時蓋確乎其可信也曰是惡所据依而言之如是則終無可託者耶曰事同時功同志其矢言之實者莫切乎　君臣之間　制詔之出於其時者非一人之為也鑾坡鳳池公論所正上焉而視草進藁必有以當乎　上心下焉而廷揚驛布必有以合乎人心如曰䟦功進律則一時之功狀必嘗覆于有司　與諭　批答則一時之　指意必嘗稟于　睿斷其它行諸堂帖　下之故府又俱有　宣底之存被旨之日此而不傳則是信也無復可託者矣此子孫之責而是録之所繇作也始魏國韓忠獻公作家傳凡　制詔皆散于編年之中珂弱冠彙　奏篇管窺以為不然謂事跡間斷則不便於覽讀紀載雜揉則有乖於聯合因刪其文而撫其意以為如是亦足以傳無上之　蘭臺矣已而繙攷古刻本時見事跡

與當時　王言相表裏者率不一二見予心雖瞭然而或者持抑顛末則弗能以校告疑慨然曰此珂之罪也事增於前文損於舊昔之作史者已難之矣而予獨可以輕變哉編年既不可續入則別彙為録名之曰絲綸傳信抑使後之觀者知予之於所傳於所託可信蓋如此　詔言布天下其在萬世尚庶幾於如見云紹定改元端午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兼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岳　珂　謹序

絲綸傳信録卷一

紹興二年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告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告

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

[illegible]使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户食實封貳伯戶制

紹興五年

兩鎮節度使加食邑制

四年明堂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封如故制

檢校少保加食邑制

紹興六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內艱起復制

紹興七年

起復太尉加食邑制

明堂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制

紹興九年

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制

紹興十年

少保兼河北府路陝西河東湖北路招討使加食邑制

明堂加食邑七　戶食實封叁伯戶制

紹興十一年

樞密副使加食　制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奉朝請制

紹興二年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告（六月十日）

勑朕思將帥之臣為社稷之衛克戡多難以靖四方厥有茂功宜膺優渥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為時良將統我銳師許國惟以忠心馭衆亦能訓整同士卒之甘苦致紀律以凛然明宣力久勞戰多實著功加數路跡掃羣兇遂行横列之遷兼付承流之寄悉平嶺嶠冦成破賊之功威著江淮益紆禦戎之略其矜異寵克勵壯猷可特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

紹興三年

鎮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沿江

制置使告 十月

勑全師[illegible]賞必首正中權之功謀帥授方受
控制上流之重若時名將爲國虎臣屢列上
於戰多式載圖於臨遣[illegible]併頒命渥增重式昭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岳飛秉誼忠純賦資沉毅自奮膺於行陣久
宣力於方維料敵出奇洞識韜鈐之奧推鋒
決勝身先矢石之危荐率偏師往平巨孽屬
江西之竊發連嶺表之繹騷命以專征迄茲
底定殲滅凶渠之惡蕩平狡窟之姦千里師
行見秋毫之無犯百城按堵聞犬吠之不驚
嘉爾凱還趣其入覲既念夙殫於忠節尚屢告
於壯猷宜疏進律之恩俾正承流之任天設
之險擇形勢於九江師克在和隱兵威於萬
旅以作藩于屏輔式遏於寇攘益申紀律
之嚴用謹守攻之勢往服朕命無忝爾成可
特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
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紹興四年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
制置使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制 八月二十五日

門下師直爲壯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曰多
得仁人無敵之勇羽奏屢騰於戎捷輿圖亟
復於圻封肆疇進律之庸亶告治朝之聽鎮
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沉毅冠軍身先百戰之
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
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變久宣勞於邊
圉實捍難於邦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
叔子懷柔初附之略屬兇渠之嘯亂乘襄漢
之弛兵竊據一隅萃厥逋逃之藪勞連六郡
鞠爲盜賊之區命以徂征迄茲戡定振王旅
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寧人有指之疆
日百里而闢土慰我后雲霓之望極斯民塗

炭之中嘉乃成功楙茲信賞建旄馳水以彰分閫之專授鉞齋壇以示元戎之重全付西南之寄外當屏翰之雄開茅社於新封錫圭腴於眞食併加徽數式對異恩於戲我伐用張旣收無競維人之烈惟辟作福敢後有功見知之圖尚肩衛社之忠益勵幹方之績欽予時訓其永有辭可特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

伯戶主者施行

紹興五年

兩鎮節度使加食邑制 二月一日

門下聖人順天地之動師必有名王者治夷狄之權兵應者勝廼睠中堅之略叶平外侮之虞肆圖厥功誕告爾衆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岳飛才全果毅資稟沉雄閱禮樂而厲廉隅德遜

有君子之操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自奮武以專征孌擢堅而深入于疆于理威行江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屬逆鷁之挺亂導戎羯以窺邊萬騎鼓行震天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奮勇氣於方張力捍孤城系俘羣醜遠潜師而犇潰茲振旅以凱歸載疇却敵之庸用錫相攸之祉齋壇授鉞節秉兩鎮之雄太社分茅爵列元侯之貴倍敦井賦衍食畬租爰示寵光併昭物采

於戲觀萬夫之政爾惟肇敏於戎公宅九有之師我其克艱於王業祗若予訓永肩乃心性愜式辟之方勿替對揚之命可特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充荊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主者施行

四年明堂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制 二月二十三日

門下朕躬履艱虞祗膺眷祐淵氷厲志靡忘

顧諟之誠珪幣薦衷用格況臨之祉爰推惠
衍式奬忠勞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
都統制充荊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武昌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肆伯户岳飛
策慮靖深器資沉毅有冠三軍之勇而計然
後戰有長萬夫之才而謙以自持鏖兵無前
邁票姚之方略襲敵知避竦飛將之威名洽
紀律以甚嚴嘉師徒之逾整既宣威於南紀
亟奏凱於淝川載加齋鉞之崇增重元戎之

寄方合宫之竣事乃大賚以疏封增衍爰田
益陪眞食用作爾祉庸示眷懷於戲良將以
功名爲先朔輔成於丕烈忠臣乃社稷之衛
宜勉卒於今圖朕方謹邊埸之虞卿宜厲爪
牙之用體兹訓告務克欽承可特授依前鎮
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充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實
封貳伯户封如故主者施行 紹興二
[illegible]加食邑制 九月十二日

門下若昔帝王之經武本七德以和衆安民
惟我 祖宗之有邦逮百年而勝殘去殺眷
彼南服遠於朝廷赤子弄兵始由失職一方
受病迄至用師廼嘉將帥之良能盡威懷之
義肆颺孚號庸報揉功鎮寧崇信軍節度使
神武後軍都統制充荊湖南北襄陽府路蘄
黄州制置使武昌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
户食實封陸伯户岳飛忠力濟時忱誠徇國
況勇多算有馬燧制敵之機廉約小心得祭
遵好禮之實自出陪於艱運久專總於戎昭

鋒對無前以征必克師行有紀所至孔安成
績著于邦家威名震於夷貊比飭鷹揚之旅
往臨鼠盜之區孚以惠心開其善意得好生
於朕志新舊染於吾民支黨內攜乎撤狡窟
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弢弓盡散潢池之
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連清湖湘累
歲蕩汩之菑增泰蜀千里貫通之勢惟時底
績可後畸庸孤棘位朝其視儀於亞保戎辟

導節仍疊組於中權肇開公社之封益衍非
腴之賦於戲出車之勞還率所以知臣下之
勤彤弓之錫有功所以慶人君之賞往對揚
於休命終克勵於壯猷尚弼一人永清四海
可特授檢校少保依前鎮寧崇信軍節度使
神武後軍都統制充荊湖南北襄陽府路蘄
黃州制置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
進封開國公封如故主者施行
紹興六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
路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三月二日

門下朕還顧宛洛之郊旁連江漢之紀人謀
誤國致赤子之淪胥祖武造邦本皇天之全
付思拯民於水火用申畫於山川即命元戎
往分憂寄疇茲有衆咸聽朕言檢校少保鎮
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充荊湖
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武昌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捌伯戶岳飛沉毅而
閎中誠忠而特立縱橫奇正謀足以應料敵
之幾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志徇國
家之急身居矢石之先翦亂夷凶所當者破
陳師鞠旅其衆無譁乃眷西南久勤經略將
規恢於遠馭宜增重於使權草木知名諒威
聲之震懾旌旗改色亦士勇之賈餘矧茲塗
炭之餘積有雲霓之望洛都肅邇王氣猶在
於伊瀍　陵寢具存　廟貌未移於鍾簴其

共乃服以究爾膚易兩鎮之戎旃就顓節制
衎多田之幹食益修輿封斷自子衷疊茲異
數益六□之渥式昭閫寄之隆於戲整六
師以修戎朕既得惟人之幾辟四方而徹土
爾其恢綏遠之猷惟一德以定功茲萬邦而
爲憲往欽無斁其永有辭可特授武勝定國
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充湖北京西路宣
撫副使兼營田使襄陽府置司加食邑五百
戶食實封貳伯戶封如故主者施行

丁艱起復制 九月

門下考禮則喪無二事心獨致杯圈之思命將而任重三軍義在先國家之急眷予閫制屬我傑才方膺易鎮之榮奄及終堂之恤肆揚出綍敷告在廷持服前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襄陽府置司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壹阡戶岳飛精深而善謀沉鷙而孔武被威名於草木昭勳績於旂常國

爾忘家屬票姚辭第之志畢以自牧履濿異不伐之謙本忱恂之確誠形純篤之內行出從王事每切望雲之情入慰母心初無齧臂之誓期求就養遽遭閔艱念乃情重罹於至憂軫子心良增於深惻屬此幹方之日豈曰居廬之時雖難忘顧復之厚恩可少息憑陵之宿憤朕當饋而歎中夜以興思有指之士疆倚圖上之方略斯拱而俟趣起勿遲仍視亞保之威儀載畀兩藩之旄鉞用昭隆眷佇

奏膚公於戲督侯即喪而誓師平徐夷之作難暨入始墨而變禮由殽嶺以從戎若功名克顯於君親則忠孝兼全於家國勉服成命益勵壯猷可特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壹阡戶依舊襄陽府置司主者施行

紹興七年

起復太尉加食邑制 二月二十五日

門下天生五材莫大乎用兵之利戰有百勝孰踰於得算之多粵若信臣妙持軍律援桴擐甲屢收既克之功飲至策勳更勵方來之効咨爾在位明聽朕言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壹阡戶岳飛沉毅而有謀疏通而善斷威加敵人而其志方厲名著甲令而其心愈剛有慮而後會之機有誓不俱生之勇曩者分遣將士深入賊巢薦罥斬馘之奇盡擄

川之險至於牛蹄之役尤嘉虎鬪之彊積擭
齊山俘虜載道令行塞外已觀奮擊之無前
響震關中將使獲亡之不暇是用疇榮掌武
加重元戎王佩綸裳備殊勳之典禮雕戈金
節增上將之威稜仍衍爰田倍敦眞食以厚
褒揚之寵以明待遇之隆於戱朕不愛爵祿
而用才庶幾無負汝宜竭股肱而報上恩稱
所蒙往圖竹帛之光勉徇國家之急則朕克
濟垂成之業而汝亦有無窮之聞可特起復

太尉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
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
貳伯户主者施行

明堂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貳伯
户制 詞闕

紹興九年

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制 正月十一日

門下蒐卒乘而繕甲兵尤謹艱難之日聽鼓
鼙而思將帥不忘閑暇之時廼眷爪牙之臣
夙勤疆埸之衛爰加褒律丕告治廷太尉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
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户
食實封壹阡肆伯户岳飛票衛有聞沉勇多
算有岑公之信義足以威三軍有賈復之威
名足以折千里臨敵而意氣自若決策則機
智若神昭陣　仁堅屢致濯征之利撫御抵掌
每陳深入之謀眷彼荆襄實勤經略邊鄙不
聳幾卧鼓而滅烽流亡還歸皆授田而占籍

輿茲南紀隱若長城屬鄰邦講好之初念將
閫宣勞之久肆因慶澤式表高勳是用進同
三事之儀仍總兩藩之節衍封多井增實腴
租以昭名器之崇以就龍光之渥於戱豐報
顯賞蓋以褒善而勸功遠慮深謀尚思有備
而無患祗若子訓益壯爾猷可特授開府儀
同三司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
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實
封叁伯户封如故主者施行

紹興十年

少保兼河南府路陜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加食邑制 六月一日

門下八凶翦亂救民本仁義之兵料敵出竒命克必神明之將眷予閫帥乂撫戎昭俾宣布於皇靈用外攘於冦侮惟日之吉敷告于廷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户食實封壹阡柒伯户岳飛智合韜鈐靈鍾河岳氣吞彊虜壯哉漢將之威稜志清中原奮若晉臣之忠槩師屢臨於京洛名遠震於荒夷念國步之方艱顧戎心之未革詭謀行詐以為盜賊之計阻兵怙亂以重塗炭之災信義俱忘羣情共惡殘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整於我師用奉行於天討然用萬全之計亟收九伐之功乃寵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義仍進躋於孤棘特隆委寄之權於戲一弛一張文武乗時而致用百戰百

勝方略因敵以為師摩素定之成謀攄久懷之宿憤往底必禽之利丕昭不世之勲勉爾壯猷欽予時命可特授少保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叁伯户封如故

明堂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叁伯户制 闕

紹興十一年

樞密副使加食邑制 四月二十四日

門下朕躬稽多虞規恢大業惟文武並用式嚴宥密之司必知勇兼全克任本兵之寄睠時人傑乂總戎昭肆疇勲望之隆俾贊樞機之要誕敭涣號敷告明朝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四百户食實封貳阡叁伯户岳飛果毅而明深沉以武竒謀祕計畚推韜略之高英槩

雄姿凛有威名之盛自服勤於邊圉實修捍
于邦家作鎭上流屹若金湯之勢宣威遐俗
震于羊犬之羣功屢紀於旂常任實同於杜
石念提兵百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授任
一隅未究折衝消難之略鬱雄圖而弗展慨
平世之何時是用簸自朕心付以國柄參畀
事樞之重仍班孤棘之榮近資發縱指示之
奇遠輯摧陷廓清之績庶極用人之効亟成
戡亂之圖於戲上下交而志同朕方深於注
意將相和則士附爾益務於叶心其懋壯猷
用服明訓可特授樞密副使依前少保加食
邑七百户食實封叁伯户封如故主者施行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奉

朝請制 八月

門下聯樞筦而賛廟謨式重股肱之寄擁節
[illegible]、奉朝請益隆體貌之恩乃睠勳臣方居
密席遽瀝退身之懇盍推從欲之仁爰告大
廷用孚爾衆少保樞密副使武昌郡開國公
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貳阡陸伯户岳飛
稟資肅毅挺質沉雄方略得古良將之風忠
勇有烈丈夫之操奮身許國影趙王之曼纓
勵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劍自總幹方之任久
專制閫之權惟績用之殊尤亦恩褒之備至
戎驊尊飾屢疊組於大邦孤棘位朝遂進班
於亞保茲圖茂閥俾翊洪樞庶資籌幄之奇
以輯平戎之略欸煩言之荐至摘深釁以交
攻有駭予聞良乖衆望朕方記功掩過事將
抑而不揚爾乃引咎自言章既卻而復上諒
忱誠之已確雖敦諭而莫回是用崇使範於
殊庭畀齋壇於舊服留以自近示不遐遺以
全終始之宜以盡君臣之契於戲寵以寬科
全祿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曾無貳色精情
鄧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方監此而御下爾
尚念茲而事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可特授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萬壽觀使
仍奉朝請主者施行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三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絲綸傳信録之二

紹興二年

蓬嶺敗曹成獲捷撫諭將士　詔

紹興三年

辭免鎮南軍承宣使不允　詔

紹興四年

辭免神武後軍統制不允　詔

辭免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食實封貳伯户不允　詔

再辭免同前不允　詔

紹興五年

辭免鎮寧崇信軍節度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貳伯

戶不允 詔 二月

再辭免同前不允 詔

第三辭免同前不允 詔

自池州移軍潭州獎諭 詔 三月

招捕湖湘寇戒諭將士 詔 三月

殺楊么賜 詔獎諭 六月

乞罷制置使畀以祠祿不允 詔 七月十一日

辭免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不允 詔 九月

辭免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不允 詔 十二月

紹興六年

辭免易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不允 詔

復商虢二州及偽鎮汝軍撫問 詔

寇成等擅殺賊兵宣諭戒勵諸軍 詔

行軍襄漢正當雪寒撫諭將士 詔

紹興七年

辭免起復太尉仍加食邑不允 詔 二月

再辭免起復太尉仍加食邑不允 詔

辭男特轉三官授武略大夫所請宜允 詔

上章乞骸有 旨不允繼赴行在入見待罪降 詔慰諭 六月

張宗元奏軍旅精銳獎諭 詔

紹興八年

無

紹興二年

蓮嶺敗曹成獲捷撫諭將士 詔

勑岳飛下一行將士等比緣道寇未即天誅既蹂躪於湘南又窺覦於嶺表徧作民父母豈朕志之敢寧而爲國爪牙緊汝曹之可仗爰整貔貅之旅往夷蜂蠆之羣一心爭先再戰皆克細維忠力深用歎咨屬此暑時方當窮討重念征行之遠能無暴露之勤勉服顔

行丞平氛祲更趨後効毋替前功併需飲至之期優議策勳之典宜令岳飛一一記録將士勞績候賊平日參酌功効高下開具聞奏當議優與推恩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紹興三年

辭免鎮南軍承宣使不允　詔

勑具悉朕以九江之會衿帶武昌控引秋浦上下千里占江表形勢勝地宿師遣戍而以屬卿增壯軍容併加使號蓋圖乃績顧匪朕

私維卿殄寇之功馭軍之略表見於時爲後來名將江湖之間尤所欣賴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則夫進秩授任就臨一道豈特爲卿褒寵亦以慰彼民之望其尚何辭所辭宜不允

紹興四年

辭免神武後軍統制不允　詔

勑具悉朕惟荊楚之郊自昔用武之地以卿有憂國濟時之志有馭衆却敵之威故命以專制西南一面之重比提王旅深入盜區折馘執俘所向必克輿圖所復幅員千里朕方圖爾之功以觀厥成遽覽需章亟辭舊職殆非朕之所期於卿者也勉服至意毋復有陳所辭宜不允

辭免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邑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不允　詔

勑具悉朕惟明主不吝賞所以求社稷之臣

良將不言功所以恤國家之難上下相與古今一途卿稟雄勁之姿蘊深湛之慮識通機變忠貫神明鼓焉無前服勞先於士卒執謙不伐行事合於詩書比總偏師克平叛寇坐復六州之故地用蘇千里之疲氓嘉爾設施出於談笑既策勳之甚茂宜班爵之特優建大將之鼓旗往臨三路授元戎之鈇鉞增重六師爰爲遜牘之陳猶避寵章之渥亟膺明命益勵遠圖庶兒方隅綏靖之期乃稱倚毗

崇奬之意所請宜不允

再辭免同前不允 詔

勑具悉卿忠義出於天資忱恂著於臣節志徇國家之急身先行陣之勞蓋嘗推功名而不居豈復私富貴以爲意然賞國之典輕重酬功師不淹時役不再籍連克六城之聚復還千里之疆捷凱遄歸策勲可後謙以自牧卿雖必欲執三命之恭賞或失勞朕將何以爲萬夫之勸勉服成命毋復費辭所辭宜不允

紹興五年

辭免鎮寧崇信軍節度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貳伯户不允 詔

勑具悉蜀者襄漢之舉旌旄所指勢若破竹遂平六郡役不再籍是用建爾節旄授之斧鉞以臨融水之師而秉義抗辭至于再三今寇戎内侮蹂踐兩淮獨提摠㧾徑絶大江鼓行西向以燬其巢抗截執俘厥功茂焉朕[illegible]拔輿圖惟鎮寧崇信爲時重鎮併是兩節肆以命卿乃復逡巡懇避形於奏牘德遜之美功成弗居雍容可觀士論稱歎雖謙終可以保吉然信賞所以示公朕命不移往其祗服所請宜不允

再辭免同前不允 詔

勑具悉朕不愛爵賞以勸有功授受之間期於無愧出節少府疊組巨藩匪時雋功夫豈輕畀卿當堅忠義之素節念恢復之遠圖迄觀厥成以稱朕命思其大者毋事小廉所請

宜不允

第三辭免同前不允 詔

勑具悉卿愷旋振旅入覲于廷舍爵策勲賞不淹聚朕非以是寵卿也謂名器天下之王公而爵禄人主之利勢有功不賞朕將何以使能無言不酬卿亦思所以報上苟曰無愧豈必固辭所請宜不允仍不許再有陳請

自池州移軍潭州奬諭 詔

勑卿遠提貔虎往戍潭湘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至發行賞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所至得其歡心斯以寬予憂頗嘉治軍之有法雖觀古以無慚乃眷忠忱益加咨歎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招捕湖湘寇戒諭將士　詔

勑岳飛眷彼南服遠於朝廷吏情弗虔民貪爲盜稍乘虛而肆暴因恃險以逋誅爰命烝徒往平狡窟言念驅率良善多出於脅從誘

致流亡或成於詿誤按罪止誅其首惡招來餘許其自新而主將非人師行失律帥守無一方之任罔思叶力以濟功漕臣分兩路之權乃欲便文而專制爭快一時之忿陰懷首鼠之端原其本心實阻軍事坐縻歲月未撤師屯環視湖湘久纏兵革焚剽之禍既延及于平民饋餉之煩復重勞於編户旰宵在念塗炭興嗟比者易將授方濟師底伐必期平蕩以靖方隅凡茲牧守郡縣之官爰暨金穀

轉輸之任並修厥職惟乃一心如敢玩寇妨功徇私懷貳或應援之有愆幾會或饋運之有乏軍興大則誅殛以正典刑小則竄流以禦魑魅法茲無赦朕不敢私載念遺黎屢經調度財力爲之凋瘵耕織至於失時秪俟賊平優加恩恤如有出奇畫計奮戰摧鋒共懷敵愾之心助成破賊之勢高爵重禄當報爾功朕言不渝衆聽毋忽故茲戒諭想宜知悉

殺楊么賜　詔奬諭

勑岳飛湖湘阻深姦宄嘯聚曩命往伐用非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孽寇久稽靈誅卿勇略冠軍忠義絶俗肅將王命喻集長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震疊恩信既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内侮之虞宣予不殺之武盜區肅靜南服妥安載念殊勳不忘嘉歎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乞罷制置使畀以祠禄不允　詔

勑具悉任才者常患不能盡其用建功者常

忠不克□厥終儻匪上下之相符是爲古今
之深戒卿肅持將鉞功宣王靈北定荊襄南
清湖嶺恩信甚洽威名益彰欲資帥閫之雄
增重上游之勢忽覽奏牘祈解使權屬茲艱
虞方深注倚遽來閒逸殊駭聽聞俾朕貽用
才不盡之譏在卿乖圖功收終之義揆之於
理夫豈宜爲卿當厲忠憤之素心雪國家之
積恥勉副朕志助成大勳往體眷懷勿復有
請所請宜不允

辭免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加食
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不允詔

勅具悉湖湘之役翦寇老師累年于茲一方
受弊卿往攄遠略迄定內虞擣其巢窟離其
支黨係致元惡綏靖良民厥功楙矣賞國之
典豈朕敢私成命既孚師言維允毋庸謙執
其亟欽承所辭宜不允

辭免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不允
詔

勅具悉卿紀績旂常視儀孤棘式嚴閫制增
重使權名非苟以假人位必期於稱德尚茲
謙執殆咈眷懷難得者時當畢力功名之會
有勞於國亦何嫌爵祿之加亟服楙恩益思
來效所辭宜不允

紹興六年

辭免易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宣撫
副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
戶不允詔

勅具悉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齋戒築壇拜爲
大將授數萬之衆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
爲過與待絳灌樊酈輩計級受賞者蓋有間
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邪卿智勇兼
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勳伐之盛
焜耀一時豈與淮陰侯初遇高祖爲比哉朕
之報功者褒顯已厚爵位已崇今復侈大使
名用增重於閫寄所以示優異之寵不爲越
而卿辭之何也往祇茂恩毋復有請所辭宜

不允

辭免起復不允　詔

勑具悉委質爲臣義無有已要經服事禮有從權雖陟屺之思恩莫隆於母子而枹鼓之急身必先於國家矧三軍之耳目待其指縱一時之利害間不容髮豈可忽安危之大計謹苫塊之私哀爾其擇忠孝之宜審重輕之勢亟視軍政往赴事機所請宜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依已降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管少失機會

復商虢二州及僞鎮汝軍撫問　詔

勑叛臣逆命屢寇邊垂長策待時始行天討卿義不避敵智能察微密布銳兵指縱裨將陳師鞠旅進貔虎以憑陵斬馘執俘戮鯨鯢於頃刻遂復商於之地盡收虢略之城六之叔盈麾蝥弧以登勇聞舊許公子偃蒙皐[illegible]而犯功止乘丘猶能著在遺編名垂後世况如卿者抑又過之長驅將入於三川震響傍驚於五路握兵之要豈圖[illegible]捷之功奪人之心已懾[illegible]之氣精忠若此嘉歎不忘故茲撫問想宜知悉

寇成等招集鄉兵宣諭戒勵諸軍　詔

勑國家以叛逆不道狂狡亂常遂至行師本非得已並用威懷之略不專誅伐之圖蓋念中原之民皆吾赤子迫於暴虐之故來犯王師自非交鋒何忍輕戮庶無[illegible]　列聖好生

之德闡皇天悔禍之衷卿其明體朕懷深識將士務恢遠馭不必專威凡有俘擒悉加存撫將使戴商之舊益堅思漢之心蚤致中興是爲偉績毋或貪殺失朕訓言故茲宣諭想宜知悉

行軍襄漢正當暑熱撫諭將士　詔

勑岳飛一行將士軍兵等叛臣不道竊據中原賴七廟之威靈尚存無遺澤致四方之忠義皆有奮心惟爾一軍備經百戰遠聞征發[illegible]

犯雪寒以冒霜露之勞佩執戈之苦眷言
體國良極歎嘉重念忘身又興惻怛所恨阻
脩之道路不能親撫於師徒惟深軫於眷懷
務亟成於偉績故茲撫諭想宜知悉
紹興七年

辭免起復太尉仍加食邑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戎狄作難姦僞乘時命南征北
伐之師得戰勝攻取之將冀攘群醜以底丕
平卿爲國爪牙董茲貔虎功收江漢之表聲
震河洛之郊大破逆徒進臨要地秋毫亡害
旣昭布於上恩壺漿以迎遂撫寧於舊俗佇
戡大憝亟靖中原屬茲振旅而還式示告廷
之寵惟將軍膺制閫之命能辟國以宣威而
太尉乃掌武之官用策勳而懋賞斯爲甚稱
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

再辭免起復太尉仍加食邑不允
詔

勅具悉凡賞無輕重眡功周之制也太尉

古官昔在三公之右今同二府之列累朝以
來尤重茲任非有大功不以命之卿一時人
傑董我戎旅百戰百勝厥功茂焉日者淮蔡
之戰王命將通於洛邑商虢之役威聲已振
於秦川我圖爾功宜有重賞是用建爾久虛
之位崇以輔臣之禮蓋將以勸天下之有功
者而非以爲卿私也何爲固辭殊咈朕意其
祗欽命毋復重陳所辭宜不允

辭男 特轉三官授武略大夫所
請宜允 詔

勅具悉朕以卿肅提師律進辟土疆功在必
酬旣舉策勳之典寵惟錫數用昭延賞之私
卿乃力抗封章推先將士謂名器之虛授將
磨厲以何繇朕思其言所見者遠蓋不特固
執謙遜恥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自立勳勞
復見西平之有子哉深嘉歎姑務勉從所請
宜允

上章乞骸有 旨不允繼赴 行

在入見待罪降　詔慰諭

勑岳飛省劄子奏臣妄有奏陳乞骸之罪明正典刑以示天下臣待罪事具悉朕究觀自昔之將帥罔不歸重於朝廷蓋將既尊君則下知從令協致爪牙之利用成社稷之功此所以名書鼎彝慶流孫子而君臣並受其福者也卿識洞韜鈐天資忠孝龍驤虎視聲動四方眷遇之隆超越今昔而乃誤於聞聽輕有奏陳及承命而造朝能抗章而引咎深達

君臣之義尤知名分之嚴雖石慶之以謹聞吳漢之自識責躬之古道何以加諸夫有志者事必成無咎者善補過本無瑕玷何以言爲三復忱辭不忘嘉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張宗元奏軍旅精銳獎諭

勑朕致天之討仗義而行秉律成師[illegible]詰戎整軍經武必藉於虎臣眷予南服[illegible]實捍上流之勢卿肅持齋鉞洞照玉鈐[illegible]分甘與下同欲衆懽坐甲惟嚴定之[illegible]明卒乘輯睦士聞金鼓而樂奮人懷忠孝而易從動焉如飄風固可以深入延之如長刃何畏乎横行覽從臣之奏封知將帥之能事卿誠如此朕復何憂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嘗忘者聞細柳亞夫之令稱善久之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紹興八年　月　日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三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四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岳珂 編次

絲綸傳信錄卷之三

紹興九年

辭免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叁伯戶不允 詔 正月十一日

再辭免同前不允 詔

第三辭免同前不允 詔

第四辭免同前不允 詔

乞同齊安郡王士㒟等祗謁陵寢以
往觀敵釁 詔以將閫不可乆虛不
須親往 詔 四月十四日

先以湖北京西路累經殘破州縣官無
人願就許令自知通以下辟差令來
已復河南故地其兩路並是腹心所
有州縣差官乞自 朝廷差注得 旨依
奏仍賜獎諭 詔

乞罷軍政退休就醫不允 詔

紹興十年

先於荊襄湖北措置屯田軍食省饋過
半賜以 御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
事復賜此 詔

金人叛盟兀朮再犯河南令諸路進討 詔

復蔡州因奏賊虜之計大合 上意獎
諭 詔

辭免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
招討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叁伯
戶不允 詔 六月

再辭免同前不允 詔

郾城斬賊將阿李朶孛菫大獲勝捷賜
詔獎諭仍降關子錢犒賞戰士

潁昌捷後俄 詔班師上章力請解兵
柄致仕不允 詔

紹興十一年

師□□□□九末等□□□追近解圍廬州
賜□詔
辭□□□□□不允 詔
再辭免□□□不允 詔
辭序位□□□□□之上不允 詔
帶樞密□□□□□闕 御前□□馬措
置戰□ 詔
乞罷樞密副使仍判□□□□□□
置戰守不允 詔

辭免男除帶御器械□□□ 詔
再乞檢會前陳還□□□□□地不
允 詔
辭免武勝定國節度使依前少保□□
壽觀使仍奉朝請乞□在外宮觀□
遣不允 詔
紹興九年
辭免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
□□□□□□□□□□不允 詔

勑具悉朕永念艱難之日未酬於戰多遠益
恢復之時不忘於武備爰須渙寵用表殊勳
敝自朕心非云濫典卿疎通而能斷果毅而
有謀勳載旂常令行襄漢眷惟休渥允協師
言何未諒於忱誠尚或形於謙遜朕命不易
可無復辭所辭宜不允
再辭免同前不允 詔
勑具悉朕嗣承艱難之業憂勤十年肆成恢
復之圖亦惟二三將臣宣勞之久以克有濟
是用寵卿儀物峻陟三台蓋非特以示報功
抑亦賴卿遠猷以永臻於綏靖也詩不云乎
無德不報朕方勉焉宜趣奉承無煩剴告所
辭宜不允

第三辭免同前不允 詔
勑具悉朕惟文武異宜弛張迭用招携懷遠
雖資文德之修折衝消萌亦賴武功之助古
今未嘗以偏廢名器豈徒於假人卿勳烈著
於旂常威名震於夷夏每懷忠憤之志欲圖

復之功軍聲既張國勢益振致鄰邦之講歸故地以效誠悉力師干庸固多矣疏榮典寵豈偶然辭之不足爲廉受之無傷於義往其祇若勿復重陳所辭宜不允

第四辭免同前不允　詔

勅具悉卿位居上將績紀太常御毅守學而彌敦祭遵克己而愈約甘苦同於士卒故雖萬衆而猶一心號令行於師徒故雖千里而如在目久展幹方之略備宣衛社之忠濟此

艱難助予興復高秩厚禮允答於元功華袞命圭肆同於三事而乃過形遜德荐飾謙詞顧丕號之已頒豈渙恩之可反毋煩再四以弗予懷所辭宜不允仍不許再有陳請

乞同齊安郡王士㒟等祗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　詔以將闕不可久虛不須親往　詔

勅具悉朕以伊瀍頃隔於照臨陵寢久稽於掃逮茲恢復之日亟修謁款之儀卿慨陳情請爲朕往鞏王事固先於盡瘁然將閫不可以久虛殆難輟於撫綏徒有懷於忠藎寤寐于是嘉歎不忘已降指揮止差將官一兩員部押壕寨人匠軍馬共一千人隨士㒟張燾前去卿不須親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先以湖北京西路累經殘破州縣官無人願就許令自知通以下辟差今來已復河南故地其兩路並是腹心所有州縣差官乞自　朝

廷差注得　旨依奏仍賜獎諭

詔

勅具悉昔蘇建常責大將軍衛青至尊重不能招選賢士青謝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言雖未合理然其處功名遠權勢要當如是爾昨者干戈未戢道路不通襄漢之間凋弊尤甚故州縣之吏上自守宰下至寮屬權時之宜委卿辟置今既臻綏靖道通如一銓擇之柄當在朝廷卿所抗章殊合事體

自非思慮之審謙恭之至何以及此古人不遠嘉歎叵忘所請宜允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乞罷軍政退休就醫不允 詔

勑具悉卿竭忠誠而衛社迪果毅以臨戎元勳既著於鼎彝餘暇尚閑於俎豆蕃宣所賴體力方剛遽欲言歸殊非所望顧安危注意朕豈武備之可忘惟終始一心汝亦戎功之是念益敦此義勿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紹興十年

先於荆襄湖北措畫屯田軍食省餽過半賜以 御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復賜此 詔

勑朕考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故充國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規始於許下而遂收百萬斛之饒先積粟以爲資乃厲兵而必戰況今寇戎未靖征戍方興賴將帥之同寅致士卒之樂附顧尺籍所隷之數日以增多而經賦所入之常歲有定限既不可剝下以取給固宜若興田而雜耕卿等叶志定謀悉忠體國率勵衆士和協一心勿憚朝夕之勞共建久長之策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金人叛盟兀朮再犯河南令諸路進討 詔

勑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 梓宮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申孝弟之義爲民父母當興拯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己連遣信使禮

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每歲銀絹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却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爲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國家大計以慰遐邇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復蔡州因奏賊虜之計大合 上意獎諭 詔

勑具悉比以虜寇猖獗我師克捷懼或狃於
屢勝忽被不虞乃申飭於戎臣俾各嚴於武
備益固待敵之計用收全勝之功今覽奏陳
灼契朕意有以見卿料事精審為國深謀披
覽以還良多嘉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辭免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
北路招討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
封叁伯戶不允 詔

勑具悉朕以恢復大計望于爾二三大帥肆
於授任之際並渙恩徽所以示注意之渥而
卿抗章陳誼力欲懇辭既旨申諭至懷乃復
固守謙抑雖嘉爾志良咈朕心勉立殊勳是
為異報所辭宜不允

再辭免同前不允 詔

勑具悉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卿懷冲遜
之實非但為禮文之虛也今復以將士方冒
矢石當鋒而不欲獨先被厚賞為言陳誼甚
高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皆以

次受命卿欲終辭何異乎蘧伯玉用心矣尚體
茲義勿復有云所辭宜不允

郾城斬賊將阿李朶孛董大獲勝
捷賜 詔獎諭仍降關子錢犒賞
戰士

勑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
萬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
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
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
行之旅咸懷敵愾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
鏖鬬屢合醜類殲殘再念鋒鏑之交豈有傷
夷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
而吾軍之力振念爾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
期載想忠勤彌深嘉歎降關子錢二十萬貫
犒賞戰士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潁昌□從後俄 詔班師上章力請
解兵柄致仕不允 詔

勑具悉卿勇略冠時威名服衆分鎮一道

敵人無侵侮之虞盡節本朝致將士有忠勇
之効方資長筭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期而
有告老之請雖卿所志固嘗在於山林而臣
事君可遽忘於王室所請宜不允

紹興十一年

師至定遠兀朮等望風退遁解圍

廬州賜奬諭 詔

勑蠢彼狂胡輕犯淮右惟爾將士忠憤一心
執銳爭先剋期並進誓敵王愾用殲世讎既

逆遏其姦鋒遂屢摧其醜類捷書累至軍聲
大張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也況淮
東之軍且出其後沔鄂之衆復來自南合吾
仁義之師當彼殘暴之冦天時人事理若相
符靖亂息民其在茲舉尚思困獸之鬪務保
全功罔俾隻輪之還庶殄遺育念爾寢鋒之
苦軫予當饋之歎爰錫璽書往昭至意其增
激於義槩以並茂於功多受藏策勳具有盟
誓高爵重祿朕不汝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免樞密副使不允 詔

勑具悉朕以虜寇未平中原未復更定大計
登用樞臣惟吾制閫之良宜有籌帷之略俾
參密席庶協廟謨當思注意之隆遂展濟時
之志守謙避寵非予望焉所辭宜不允

再辭免同前不允 詔

勑具悉朕焦心勞思宵衣旰食所願訓武厲
兵一洒雠恥寤寐賢佐協濟良圖卿忠勇自
當材智有餘是宜左右贊襄以輔不逮蔽自

朕意擢貳樞廷尚體異知勉攄素蘊毋稽成
命固執謙辭所辭宜不允

[illegible]辭序位在參知政事之上不允 詔

勑具悉卿丕建殊勳顯登亞保雖贊西樞之
務實聯左棘之班肆同列之有陳請會朝而
居下朕嘉其自抑蓋有能遜之風俾爾在前
且昭右武之意情文俱得禮法無嫌胡爲守謙
未安厥服勉體睠意勿復有言所請宜不允

帶樞密本職前去按閱 御前軍

馬措置戰守詔

勑保大定功武有經邦之略叅正素治戎帷先事之防將㧞濫以求全必因時而適變首萬虎貔之旅自我翕張擇一二股肱之良爲予犇奏卿勳在社稷名震華戎謙退踵征西之風廉約蹈祭遵之節比從人望入贊樞庭方國步之多艱念寇讎之尚肆未及采薇之戍將覩細柳之軍諒匪忠賢孰膺寄委當今行陣之習有素戰守之策無遺伐彼姦謀成茲善計尚體眷注無憚勤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乞罷樞密副使仍别選異能同張浚措置戰守不允詔

勑具悉朕以前日兵力分不足以禦敵故命合而爲一悉聽於卿朕以二三大帥各當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樞機之府以極吾委任之意凡爲此者而豈徒哉戰守之事固將付之卿也今卿授任甫及旬浹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責乃辭不能舉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權而謂不可以有爲人固弗之信也毋煩費辭稽我成命所請宜不允

辭免男[illegible]帶御器械宜允詔

勑具悉朕聽若勲臣一任以本兵之寄寵其嗣子俾居扈從之聯蓋昭信倚之誠豈拘文法之末而卿秉心康[illegible]執德謙冲力抗封章固求遜避援三尺[illegible]有請諒一意之莫回勉徇雅懷不忘嘉歎所請宜允

再乞檢會前陳還印樞庭投身散地不允詔

勑具悉朕登用元勳圖回密務方賴同心之助式恢馭遠之規眷居位之日幾何乃丐閑之章踵至無亦過矣爲之憮然其體注懷尚安厥位所請宜不允

辭免武勝定國節度使依前少保充萬壽觀使仍奉朝請乞一在外

宮觀差遣不允詔

勑具悉卿登翊樞莞曾未淹時乃以人言遽求釋位惟去就之義卿之所敦顧終始之恩朕安敢廢茲用寵以節旄之舊畀之祠祿之優君臣之間庶幾無愧今茲請反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侂續編卷之四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五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絲綸傳信錄卷之四

紹興元年

除神武右副軍統制省劄

乞科撥錢糧照會從申省劄

紹興二年

權知潭州并權荊湖東路安撫[illegible]總管省劄

紹興三年

改充江南西路制置使省劄

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省劄

收捕虔吉州盜賊王貴以下推恩省劄

改差充神武後軍統制省劄

紹興四年

朝省行下事件省劄

劉洪道奏李成結連楊么省劄

照會僞齊已差人占據州郡省劄

再據劉愿申楊么賊徒結連作過省劄

紹興元年

除神武右副軍統制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神武右副軍統制顏孝恭見管軍馬不多兼已撥付呂頤浩軍前使喚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顏孝恭改差充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岳飛罷通泰州鎮撫使差充神武右副軍統制令劄付神武右副軍統制武功大夫岳防禦准此

紹興元年七月六日　押押押

乞科撥錢糧照會從申省劄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充神武右副軍統制岳飛申契勘飛於紹興元年八月十三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　聖旨指揮令飛一行官兵權留洪州駐劄彈壓盜賊續奉[illegible]

揮般取本軍昨存留徽州官兵老小前來洪州一頭屯泊合用錢糧令江西轉運司應副尋不住移牒本司據本軍合用錢糧恭依已降　聖旨指揮應副施行去後並不見措置科撥催發到來況本軍方到洪州駐劄一月餘日累承本州公文止稱闕乏應辦不足其合勘請十月初五日至初九日錢米除已支請外少錢五千四百九十六貫七百五十文米七百四十一石三斗一升五合支遣不足所有初九日已後錢米亦無指準念飛所部軍兵唯仰官給錢糧養贍過日方免失所似此洪州並不掛意着緊措畫移那應副及江西轉運司又不見預行寬剩計置取撥赴洪州相續支用致得闕悞不唯軍兵自即已見闕食兼日後又無指准批請自今年九月二十三日後來不住申明　朝廷乞賜行下本路轉運司疾早措置支移合用錢糧起發前來洪州應副支遣去訖至今未蒙回降　指

揮除已具録奏 聞伏望 聖慈特降 處
旨下江西轉運司將本軍合用錢糧着緊怂
發相繼津般前來以濟急闕支用及令洪州
更切多方計置移那應副施行庶免冬月官
兵闕食失所外伏候 指揮

勘會岳飛前申已累劄下江南西路轉運
司詳所申事理疾速那容應副不管少有
闕悞并劄下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李資政
照會催促應副施行已再劄下江南西路

轉運司依已劄下事疾速那容應副不得
依前少有違悞外今劄付建州觀察使神
武右副軍統制親衛大夫照會
紹興元年十一月四日 押

紹興二年
權知潭州并權荊湖東路安撫都
總管省劄
紹興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奉 聖
旨令岳飛除差出捉殺石陂群賊軍兵叅阡
人外限指揮到日下將帶見統全軍兵馬起
發前去權知潭州并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
[illegible]宣撫司到日取 朝廷指揮如是今[illegible]
[illegible]即勾收張中彥吳全兩軍帶領前去[illegible]
飛節制使喚其合用錢糧令韓球專一應
副去处仍劄下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照會
內有合屬尚書省事今闗送尚書省 指揮
右劄付親衛大夫神武右副軍統制建州
觀察依樞密院闗子內已得 聖旨指

揮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押押

紹興三年
改充江南西路制置使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落泜江貳字
充江南西路制置使江州駐劄其泜江興國
南康軍一帶江面仰多方措置防托隄備及
本路州軍緩急遇有賊馬侵犯去處亦仰隨
宜分撥軍馬前去應援無致踈虞餘並依已

降 指揮

右劄送神武副軍都統制充江南西路制置使岳承宣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押押

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江州置司

右除別降 勅命外今劄送神武副軍都統制新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承宣照會准此

紹興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押押

收捕虔吉州盜賊王貴以下推恩省劄

岳飛奏收捕虔吉州盜賊逐人屢次見陣率衆當先掩殺賊徒各立奇功乞推恩今具下項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統領官王貴欲王貴與轉參官內壹官除遥郡刺史壹官依條回授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統領官張憲

張憲與轉參官內壹官除遥郡刺史[illegible]武功郎統領官徐慶欲徐慶與轉參官內[illegible]除閤門宣贊舍人九月二十九日[illegible]

同奉 聖旨依擬定內王貴張憲[illegible]閤門宣贊舍人

右劄送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鎮南軍岳承宣

紹興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illegible]

改差充神武後軍統制[illegible]

奉 聖旨岳飛特改差充神武後軍[illegible]關依前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illegible]兵並改撥充神武後軍

右除別降告命外今劄送新差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illegible]承宣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押押

紹興四年

朝省行下事件省劄

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下項
一王𤫊見駐軍鼎州招捕楊么累若
奏乞別差官兵防托大江今差岳
兼制置荊南鄂岳其湖北帥司統
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荊南鎮
使司軍馬並聽節制使喚
一李橫退師據諸處探報叛賊李成孔
彥舟等占據襄陽府唐鄧隨郢州信
陽軍候麥熟聚兵南來作過岳飛累
有奏陳措畫收復備見盡忠體　國
今差本官統率所部軍馬於麥熟以
前措置收復上件州軍
一今來出兵止為自通使議和後來
朝廷約束諸路並不得出兵偽齊乘
隙侵犯李成等輒敢占據須着遣兵
收襄陽府唐鄧隨郢州信陽軍六郡
地土即不得輒出上件州軍界分所
至州縣務在宣布德意存恤百姓如

賊兵抗拒王師自合攻討若逃遁出
界不須遠追應官吏軍民來歸附者不
得殺戮一面招收存恤亦不得張皇
事勢誇大過當或稱提兵北伐或言
收復汴京之類却致引惹務要收復
前件州軍實利仍使偽齊無以藉口
一岳飛本軍每月見支錢一十二萬餘
貫米一萬四千餘石會計出師三月
軍須合用錢三十六萬餘貫米四萬
二千餘石今來慮有添兵及有犒設
激賞理宜寬剩支降今於行在榷貨
務支銀一十萬兩每兩二貫五百文
金五千兩每兩三十貫文二項計准
錢四十萬貫吉州榷貨務於今年貼
納算請等鹽錢內支二十萬貫已上
總計支錢六十萬貫內以二十萬貫
充犒設激賞米支六萬石於沈昭遠
催運二十萬石內先次發到江上米

內支撥並令岳飛措置隨軍支遣如
人舡不足令帥司運司極力應副
一收復諸州並委岳飛隨宜措置差官
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相度移治山
寨或用土豪或差舊將牛皋等主管
事畢大軍復回江上屯駐
右劄送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州
制置使岳承宣疾速施行不得下司
紹興四年三月十三日　押

劉洪道奏李成結連楊么省劄
荆湖北路安撫使劉洪道奏臣於三月初八
日據權知岳州劉愿申收到楊么寨內走出
王瓊軍統制官吳全下元被捉使臣王忠等
取責到知見偽齊李成結連楊么等欲南來
作過等事臣契勘近據探報李成於襄鄧等
州添兵聚糧置造舡栰攻城器具欲南下作
過緣本路闕兵隄備臣已具利害奏乞添屯
兵防禦去訖今又據前項權知岳州劉愿

[illegible]結連欲水陸侵犯與其他
處[illegible]報不同兼目今江湖水勢已漲上流
[illegible]於朝廷大計伏望詳酌臣已奏乞令
[illegible]速降　睿旨施行伏候　勅旨
[illegible]聖旨劄與岳飛令劄送神武後軍統
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承宣准此
紹興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押
照會偽齊已差人占據州郡省劄
樞密院奏權發遣復州軍州事韓通等申州

司近差人探得襄陽府見繫偽齊差李成據
占郢州繫偽齊差荆全據占隨州繫偽齊差
王嵩據占鄧州繫偽齊差一姓高人據占逐
處人多不過千人少止有五六百人馬多不
過一二百疋少止有五六十疋糧食逐旋令
人去唐州界何劉家寨般取其處號為新唐
州逐州見今團集鄉兵各置鋪寨及不住添
修摟櫓置造器具兼逐州各有李横等種下
大小二麥不少切慮將來二麥成熟[illegible]

以收復州司除已具狀奏聞乞速賜施
申聞事
本 聖旨劄與岳飛令劄送江南西路
鄂州制置使岳承宣照會施行准此
紹興四年三月十八日 押
再據劉愿申揚么賊徒結連作過
省劄
州劉愿申契勘荊湖制置使王四廂
軍前去鼎州措置招捕楊么賊徒二

四日到州收到被虜軍兵王忠等二
寨脱身出來尋行取問責據逐人供
軍統制吳全部下人內王忠是使臣
効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隨吳全乘
船討捕楊賊到地名青江上口逢賊
本軍舡小當被圍了勢力不加遭賊
全一行兵將王忠等各被捉縛回寨
楊么黃誠存留在寨使喚王忠等
么黃誠等評議下項機密事件除已

將王忠等解赴制置王四廂軍前外契勘本
州繫據長江上流西臨重湖北通襄漢襟帶
荊鄂屏蔽湖南自古號扼控重地今又繫楊
么賊舡出入要逵若本州可以捍禦必不能
侵犯下江州郡昨累經金人巨寇蹂踐民戶
所存百分之一州城燒毀殆盡商賈不通錢
賦無入在州只有些小彫殘貧民四圍並無
城壁錢糧儲積無分文顆粒捍賊軍馬無一
卒一騎從來每遇盜賊水陸侵犯官吏已下
悉全城逃避謂州郡守臣帶沿江安撫特有

虛名今據王忠等供說楊么賊徒已與偽齊
李成結連先取本州安存老小以為硬寨然
後順流而下侵犯江浙幸而預知豈可坐待
若不預為措畫萬一賊至不惟失一岳州荊
湖南北便見隔絕占據上流下江所繫甚重
欲望 朝廷矜恤本州並無城壁錢糧軍兵
外賊內寇結連指日首先攻取占據要作硬
寨然後侵犯江浙委是事勢迫切特賜選差

項精銳軍馬又撥錢糧下本州駐劄仍乞
聽本州節制庶可爲用愿已於二月二十
日具此因依專差成忠郎烏沙鎮監酒稅
本州司户叅軍李佐齎申尚書省愿切慮
前狀在路住滯未到又於當月二十五日再
具狀申去訖今來春水泛漲楊么賊舡不住
出没作過事勢委是危急伏乞詳酌速賜
指揮施行候 指揮

一去年十二月三日見僞齊下李成發
使臣稱是康武翼來下文字要與賊
商議通和令賊首楊么黄誠壽等打
造大車舡准備來年七月間前來鄂
州漢陽蘄黄州已來迎接李成相公
一行人馬已備下甲軍二十萬就你
門大舡濟渡許留甲軍三萬與楊么
黄壽等相添裝壓車舡令賊舡取水
路下江李成取陸路經由江西前來
兩浙會合要赴 行在作過候了日

許楊么□荆湖兩路□□□相□僞太
□建國通和當時楊么黄誠壽等先許
供依訖一又交付康武翼於當月七
日發還□公

一見賊首詳議張宣撫相公招安□□
楊么黄誠壽等所說目即且權許□招
安圖教諸小寨兵夫放心作四兼要
諸處採木人舡穩便及要疑住諸寨
人馬不動本寨安然打舡

一諸賊寨已有大小車舡共二十九隻
又創行打造大車舡一十五隻每隻
各長一百步底闊三丈高三丈五尺
板厚七寸各要四月半先造成底㦸
入水候五月盡舡就令人兵六月間
火急收刈早稻七月間起發先取岳
州作老小硬寨將舊車舡排泊城下
要抵攔潭鼎州人馬却將新車舡一
十五隻前去攻取鄂州漢陽蘄黄州

[illegible]已來迎接本[illegible]到來濟渡分水
[illegible]陸路前去[illegible]
一賊寨逐時行[illegible]只作甲寅年[illegible]
[illegible]不用紹興年[illegible]七月間定是會
[illegible]會僞齊攻打[illegible]江州[illegible]
右勘會近據劉洪道申到前項事理已奉
聖旨劄與岳飛去訖今[illegible]劄送江南西路
舒蘄州制置使岳承[illegible]准此
紹興四年四月四日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五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六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絲綸傳信錄卷之五

紹興四年

給降曉諭榜文省劄

報仙人關獲捷省劄

差兼黃州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省劄

措置防守襄陽隨郢等州省劄

照會措置防守已收復州郡省劄

檢會前劄

除湖北荊襄潭州制置使省劄

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省劄

賜香藥詔書等省劄

紹興五年

照會添置將分省劄
除湖北襄陽招討使省劄
紹興六年
兼營田使省劄
督府照會有關官去處知通以下許自
踏逐令先次供職申奏給降付身劄
催赴 行在奏事省劄
督府令赴 行在奏事訖還鄂州本司劄
從申踏逐辟差官屬省劄

紹興四年
給降曉諭榜文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榜文劄與岳飛依
此謄寫雕印散行曉諭即不得備坐今降
聖旨指揮具知稟聞奏
右并榜文連粘在前今劄送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岳飛宣照會
准此
紹興四年四月四日

報仙人關獲捷省劄
岳飛奏三[illegible]十七日有川陝宣撫司使臣[illegible]
楊祖雲齎捷報旗前赴 行在[illegible]於興州界
仙人關殺金平野與番賊四太子皇弟[illegible]
見大陣獲捷乞與[illegible]進[illegible]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illegible]令[illegible]
已降畫一并榜文[illegible]
南西路舒蘄州兼荊[illegible]
承宣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四年四月六日 押押
差兼黃州復州漢陽軍德安[illegible]
置使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差兼黃[illegible]
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餘依舊
右劄送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illegible]
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illegible]承[illegible]
施行准此
紹興四年五月一日 押

措置防守襄陽隨郢等州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昨降畫一指揮出兵收復襄陽唐鄧郢州信陽軍六郡地土並委岳飛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相度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差舊將牛皐等主管事畢大軍復回江上屯駐近據岳飛申奏已收復隨郢州襄陽府了當統率軍馬見在襄陽下營已降指揮比遣岳飛收復荆襄諸郡方此盛暑將士暴露備見勤勞深所嘉歎審鄧事宜再行問探賊中虛實必已盡知人數多寡糧道遠近將帥姓名相距形勢並須明審敵情察其姦計王師既勝尤當持重已復三郡如何防守未得州縣亦當措畫仍切激勵諸軍竭忠戮力能協心而徇國必懋賞以勸功軍食所須已嚴催督漕運繼往兵無闕食指揮到日可條具聞奏今續據岳飛申措置

一　除差番賊并簽軍見在新野龍陂

棗陽縣并唐鄧州一帶屯駐大段徵少

乃措置乞詳察所申特降　指揮施行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詳度事機審料敵情唐鄧信陽決可攻取即行進兵如未可攻先次措置襄陽隨郢如何防守務在持重終保成功董先牛皐李道等可與不可差委各守壹郡荆南德安貳鎮皆與襄陽形勢接連並是江北屏翰衝要去處荆南見有多少軍馬合與不合增添德安亦合分屯一軍相爲擬助遂處分撥屯軍糧道次第詳細利害速行條具今已夏末防秋不遠依元降畫一大軍復回屯守江上較其利害鄂州爲重江州爲次亦速相度一狀聞奏今劄送江南西路安撫蘄州兼荆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承宣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照會措置防守已收復州郡省劄

一岳飛奏條具到徵駐大兵於鄂州

襄陽隨郢逄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
亦量駐兵兵勢相照唱通相繼荊門
荊南聲援亦相接江淮荊湖皆可奠
安六州之屯宜且以正兵六萬爲固
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粮斛　朝廷
支降券錢爲一週年支遣候將來措
畫既成軍儲豐　朝廷易爲應副糧食
勸會已降　指揮岳飛收復襄陽一帶功
績可嘉如委的探得番僞賊馬厚重勢未

可以進討仰將已收復州郡隨宜措置或
差舊將董先牛皐李道或用土豪主管大
軍回就鄂州歇泊别聽　指揮務在保守
前功不得乘勝輕敵慮致落賊姦便七月
十八日又奉　聖旨劄與岳飛依已降
指揮施行
一岳飛奏契勘荊南有解潛兵三千餘
人若　朝廷令重兵駐鄂其荊[illegible]
陽隨郢德安等州臣當斟量事勢[illegible]

兵防守甚爲利便臣先所乞以精兵
六萬屯於鄂州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及　朝廷支降券錢一週年應副外
望特賜　指揮施行
勸會岳飛一行錢糧除米已支三十三萬
石外錢已支九十七萬五千貫去訖今來
緣不見得本軍見今并回軍日每月的實
比舊增減數目致約度支降未得七月二
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

將　朝廷已支降錢米據每月實支數目
約度可以支遣終至具狀申尚書省接續
支降其所乞軍馬今荊湖南北皆有見屯
官兵止緣湖賊黃誠楊么未平摘那未得
已令王𤫉進兵攻討候賊平日相度於逐
路差撥軍馬前去江上屯駐可劄與岳飛
照會
紹興四年七月十八日
檢會前劄

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
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奏臣近措置遣發軍
馬掩殺踰偽賊衆收復鄧州了當外有唐州
信陽軍臣已調發軍馬前去收復及繼差官
前去葺治所有唐鄧州信陽軍累經殘毀城
壁損壞久不修治切慮日後難以保守臣已
相度如逐州軍不堪防守即令移治穩便山
寨如有賊馬侵犯即更切相度前來襄陽府
保聚臣已差撥二千人付安撫使張旦在襄
陽府屯駐及令襄陽安撫司量行分遣軍馬
前去唐鄧等州以為斥堠招集官吏軍民并
差一百五十人往郢州二百人往隨州駐劄
臣只候先所陳乞軍馬到來即更行量添撥
付逐州府防守措置捍禦外臣緣所統軍馬
道路日久委是疲勞除已統率起發前去德
安府歇泊聽候 朝廷指揮候 勑旨貼黃
稱臣先條具荊襄等利害所乞軍馬等事伏
乞速降 指揮施行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檢坐已降指
揮劄與岳飛照會并檢會今劄送江南西
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
安府制置使岳承宣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四年八月十四日

除湖北荊襄潭州制置使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已除岳飛充湖北荊襄潭州
制置使鄂州駐劄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王燮罷制置
使依前神武前軍統制江州駐劄兼節制
舒蘄黃州措置防秋今劄送湖北路荊襄
潭州制置使岳節使照會准此

紹興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押押押

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荊襄潭州
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省劄

檢會樞密院關樞密院奏勘會昨自李橫退
師叛賊李成等占據襄陽府唐鄧隨郢州信
陽軍欲聚兵南來作過岳飛累有奏陳措置

降指揮差岳飛統率所部軍馬於麥
前措置進兵復取上件州軍事畢大軍
臨江上屯駐節次據岳飛奏進發軍馬掩
擊偽賊馬於五月六日收復郢州十七日
復襄陽府十八日收復隨州七月十七日
復鄧州二十三日收復唐州并已收復信
陽軍並已差官葺治屯兵防守飛已班師江
上歇泊右八月二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特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

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除安撫制
置大使司外其餘並聽節制封邑依例施行
右劄送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神武後
軍統制岳節使

紹興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押押

賜香藥詔書等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賜岳飛香藥壹合
本軍將士 詔書壹道并印本 詔書貳
道分給本軍將士

右差使臣李庭幹齎送前去今劄送湖北
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岳節使照會收管訖
具狀申樞密院准此

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押押押

紹興五年

照會添置將分省劄

樞密院奏諸路軍事都督行府關荊湖南北
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劄子契勘本軍昨准
朝廷指揮置五拾將今來人數稍增欲望

賜指揮添置將分候 指揮右已劄下岳
飛共以叁拾將爲額外關送樞密院指揮
右奉 聖旨依已行事理今劄送荊湖南
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岳節使照會
施行准此

紹興五年八月三日 押押

除湖北襄陽招討使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岳飛已除檢校少保理宜增
重使名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除湖北
襄陽府路招討使除別降付身外令劄送
新除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檢校岳少保
照會
紹興五年十二月一日　押押押

紹興六年
兼營田使省劄
三省同奉　聖旨荊湖北路襄陽府路招討
使岳飛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並兼營田使
右劄送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二月四日　押押押

督府照會有闕官去處知通以下
許自踏逐令先次供職申奏給降
付身劄
諸路軍事都督府
行府送到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
契勘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去處自知通
并州縣官許伺踏逐強明清幹官令先次供

職外申奏　朝廷給降付身然許薦舉改官
及陞擢差遣任使候　指揮一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所乞其薦舉改官許以見闕監司合
數合用舉狀薦舉一次
右劄送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二月十一日　押押
催赴　行在奏事省劄
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申於今月初九
日晚到常州迤邐前去平江府以來聽候
指揮外申聞事檢會諸路軍事都督府開尚
書右僕射張浚劄子奏勘會岳飛議事已畢
令取道衢信去　行在不遠欲一見　天
顏少慰臣子瞻戀之心欲望　聖慈特令內
殿引　見取　進止二月九日奉　聖旨依
候引　見奏事畢免　朝辭疾速還鄂州本
司關送樞密院照會
右劄送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檢校岳少
保依已降　指揮疾速起發兼程前來赴

奏事准此

紹興六年二月十三日 押 押

督府令赴 行在奏事訖還鄂州

本司劄

路軍事都督府

會岳飛已到 行在奏事畢二月十九日

聖旨令岳飛於今月二十日就 内殿

辭訖日下回歸本司

右劄送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二月十九日 押

從申踏逐辟差官屬省劄

紹興六年二月十九日諸路軍事都督府關

行府送到岳飛劄子令來本司事務全藉官

屬協力欲乞差參謀參議各一員主管機宜

文字一員書寫機宜文字一員幹辦公事六

員准備差使八員點檢醫藥飰食二員不以

見任寄居待闕許飛踏逐奏差令先次供職

不得辭避候 指揮二月十一日奏

所乞右關送尚書省指揮

右劄送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二月十九日 押

金佗續編卷第六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七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 珂 編次

絲綸傳信錄卷之六

紹興六年

照會踏逐辟差官先次供職省劄
督府從申書填空告劄
從申剌舉本路州縣官省劄
任招討使申明行移用公牒劄
督府令將帶精兵前去襄陽劄
除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省劄
內艱賜銀絹省劄
令鄂州應辦葬事省劄
特起復日下主管軍馬不得辭免省劄
起復第二省劄
辭免起復不允省劄
進發至京西路添入河東及節制河北路字省劄
免取會立功制領將佐料曆省劄
目疾令不妨本職治事省劄
賜銀合茶藥省劄
偽五大王至蔡州令審料敵情省劄

紹興六年

照會踏逐辟差官先次供職省劄

紹興六年二月十九日諸路軍事都督府關
行府送到岳飛劄子契勘湖北襄陽府路如
有闕官去處自知通并州縣官許飛踏逐強
明清幹官令先次供職外申奏 朝廷給降
付身仍許飛薦舉改官及陞擢差遣任使候
指揮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所乞其薦舉改
官許以見闕監司負數合用舉狀薦舉右關
送尚書省指揮

右劄送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二月十九日 押

督府從申書填空告劄

諸路軍事都督府
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今來
蒙 朝廷給降到空名告劄如月後書填飛
欲於告劄背後題寫階銜押字用印以爲照
憑候書填訖具職位姓名立功因依供申
朝廷仍乞劄下付飛照會伏候 指揮
右劄送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檢校岳少
保依所乞施行准此
紹興六年二月二十日 押

從申剌舉本路州縣官劄八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
南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劄子飛誤
蒙 朝廷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然州縣
例經殘破正賴撫綏切慮州縣官有蠹政害
民贓汚不法之人欲乞許本司一面對移事
重者放罷仍具情犯職位姓名奏 聞所貴
官吏修舉職事不敢苟簡候 指揮奉 聖旨依
右劄送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押
任招討使申明行移用公牒劄
諸路軍事都督府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
岳飛劄子准諸路軍事都督府劄子勘會岳
飛昨充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日依第二
等奉使條例發運監司並用申狀兼契勘昨
張浚任江南東路招討使日除安撫大使司
用公牒外其餘帥司並用申狀今來岳飛已

改除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理合申明二月
十九日奉 聖旨並依例施行飛即未審本
司行移本路安撫監司用公牒唯復用劄子
伏乞明賜 指揮取到武節郎充江南東路
宣撫使司幹辦官高淮狀契勘張開府昨任
江淮路招討使日於監司發運帥司行移並
用公牒所供是實申聞事
右劄送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檢校岳少
保照會准此

紹興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押

督府令將帶精兵前去襄陽劄

諸路軍事都督府

勘會岳飛已降 制命除授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襄陽府置司三月十二日奉

聖旨令岳飛依議定事理將帶精兵疾速起發前去襄陽仍具已起發月日 聞奏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三月十二日 押

除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岳飛除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

右奉 聖旨令岳飛疾速兼程前去鄂州措置軍事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六年三月十二日 押 押

內艱賜銀絹省劄

四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飛母身亡已降指揮起復可於格外特賜銀絹各壹阡疋兩令戶部支給

右劄送起復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四月八日 押 押

令鄂州應辦葬事省劄

勘會岳飛母身亡所有葬事合行應副四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鄂州協力措置施行

右劄送起復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四月八日 押

特起復日下主管軍馬不得辭免

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

右奉 聖旨先次行下岳飛特起復仍日
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今劄送
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疾速
施行
紹興六年四月七日 押 押
起復第二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
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岳飛丁母憂已擇
日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

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
右奉 聖旨先次行下岳飛特起復仍日
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今再劄
送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疾
速施行准此
紹興六年四月九日 押 押
辭免起復不允省劄
草土岳飛奏准樞密院劄子勘會岳飛母魏
國太夫人姚氏身故已降 指揮起復仍日
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今來尚未
見依舊治事緣見措置邊事不可稍緩奉
聖旨令岳飛遵依累降 指揮日下主管軍
馬職事不得辭免仍具已供職月日聞 奏
臣契勘除已具辭免奏聞外伏望 聖慈特
許臣終制奏聞事
右勘會岳飛所請累降 詔旨不允日下
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得再有陳請及令
本司屬官將佐日下敦請治事至今尚未

祗受起復 恩命顯是屬官等並不體
國敦請致邊事闕官措置奉 聖旨令本
司屬官等依已降指揮日下敦請依舊治
事如依前遷延致再有辭免其屬官等並
當遠竄仍劄與岳飛依累降 詔旨日下
治事不得更有陳請今劄送湖北京西路
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六年五月十一日 押 押
進發至京西路添入河東及節制

河北路字劄

諸路軍事都督府

岳少保申准都督行府劄子勘會行府恭被
聖訓應措置軍事一面相度施行契勘岳少
保已除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所有將來進
發至京西路分行下偽界文字合添入河東
貳字以湖北京西河東宣撫使繫階其行移
湖北以襄州軍及申奏　朝廷并行府等文
字自合依舊已於三月三十日劄下岳少保

照會施行去訖須議指揮右勘會若將來有
河北申到本司軍前文字即聽行節制仍於
階內添入節制河北路五字餘依已劄下事
理施行除已遵依　指揮施行外飛契勘河
東河北兩路近除有梁興等前來之後外別
無前來之人所有前項所准　指揮令飛階
內添入河東及節制河北路字伏乞行府特
賜指揮寢罷施行伏候　指揮
右勘會逐次劄下事理係將來行軍進發
至京西路分遇有逐路合行文字即於階
內添入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
校岳少保照會准此

紹興六年七月二日　押

免取會立功制領將佐料曆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昨降指揮諸軍緣捍禦戰鬭
金人大軍立到奇功統制統領將佐使臣等
內有未曾給到料錢文曆之人並令戶部免
取會不以拘礙特行出給今來偽賊劉麟侵

犯淮西作過　朝廷已遣諸頭項大兵前去
併力掩殺外
右奉　聖旨諸軍統制統領將佐使臣等
內有立到奇功未曾出給料錢文曆之人
特依昨降戰敵金人立奇功已得　指揮
仍令樞密院給降黃牓曉諭并黃牓壹道
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
保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六年十月十四日　押　押

目疾令不妨本職治事省劄

樞密院奏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參謀官薛弼等申契勘宣撫岳少保於九月二十八日巡邊回到鄂州軍前緣爲眼疾昏暗未能治事准劄子令弼等權行管幹宣撫司事務已累具利害事因取稟乞不妨本職治事服藥調護目疾堅謂目痛昏暗有妨書押除已逐急行移及將軍馬事務移文守臣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管幹施行外伏望 朝廷詳酌速賜 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

右勘會近緣賊馬侵犯淮西累降 指揮令岳飛總率全軍星夜兼程起發前來都督行府今據前項所申除已降 指揮差眼科皇甫知常日下起發差使臣伴送由江池州路前去岳飛軍前醫治外令來邊事急切正賴主帥親提軍爲共濟 國事奉 聖旨令岳飛日下不妨本職治事餘依累降 指揮施行先具已治事日時聞奏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六年十月十六日 押 押

賜銀合茶藥省劄

聖旨令入内内侍省差内侍壹員前去岳飛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照會准此

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押押押

僞五大王[illegible]蔡州令審料敵情省劄

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岳少保申據王貴申僞五大王擁賊兵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地名大標木依靠山勢擺布迎敵官軍於十一月初十日與賊交戰大獲勝捷申 聞事小貼子飛契勘僞五大王擁番僞重兵侵犯唐鄧州漢上一帶作過飛遂遣發軍馬措置今[illegible][illegible]大捷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太段既近勢未能便行深討飛見星夜前去措置若蔡

州可下即行收復差官主管州事[illegible]
聽　朝廷指揮伏乞照會檢會近據[illegible]
奏十一月十二日統制官寇成等申虜[illegible]
兵侵犯京西一帶事宜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令岳飛更切審料敵情擇利進止務取
全功除合遵依前項　聖旨指揮施行及應
干軍事自合明審事機便宜措置外
右行府契勘今來已破何家寨等處如彼
處及蔡州一帶糧料有餘可以創立硬寨
分遣輕騎追引虜叛賊兵前來擇利取勝
即合隨宜經畫邏以旬月因立大功如
問得大河南北別有番賊重兵相繼應援
未須與之輕戰即遵依已降　聖旨指揮
及行府累劄下便宜　指揮施行令劄送
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照會
具已施行事狀申行府准此
紹興六年十二月一日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七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八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
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絲綸傳信錄卷之七

紹興六年

番偽分路前來令更切審料賊情省劄

雪寒撫諭將士黃榜

令赴　行在奏事省劄

紹興七年

再令疾速赴　行在奏事省劄

令扈　車駕幸建康省劄

令入　內內侍省引對省劄

詔諭靖康叛臣能束身以歸當復爵秩
省劄

許令便宜行事省劄

督府令相度京西一帶事宜劄

督府令收掌劉少保下官兵劄

從奏進屯淮甸仍降　詔獎諭省劄

照會依張俊例批勘請俸省劄

紹興八年

令於江州統率官兵回鄂州省劄

服闋除起復二字省劄

紹興六年

番僞分路前來更切審料賊情省劄

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岳飛申令據諸處申

到番僞賊馬厚重分路前來侵犯飛雖目疾昏痛未痊不免於十一月十五日躬親渡江星夜前去措置賊馬外伏候　指揮

右檢會岳飛奏諸處申賊馬分路前來侵犯巳將帶軍馬過江措置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令岳飛更切審料賊情擇利進止務取全功巳劄下去訖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照會准此

紹興六年十二月三日

雪寒犒撫諭將士黃榜

奉　聖旨岳飛行軍襄漢正此雪寒將士勤勞良軫顧念可令學士院降　詔撫諭一行將士仍降黃榜曉諭

右并　詔書同黃榜各乙道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照會收管施行准此

紹興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押

令赴　行在奏事省劄

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候指揮到如別無緊切事宜量帶親兵前來　行在所奏事

右劄送起復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紹興七年

再令疾速赴　行在奏事省劄

正月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

依已降 指揮如別無緊切事宜令疾速起
發赴 行在所奏事
右劄送起復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
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岳少保
紹興七年正月三日 押押

令扈 車駕幸建康省劄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劄子契勘飛
累准 朝廷指揮催促令前來 行在所奏

事飛已到 行在朝適值 國恤隨班入臨欲
候除服日即乞 朝辭候 指揮勘會 車
駕廵幸建康起發在近二月十八日樞密院
同奉 聖旨令岳飛扈從前去其見將帶馬
軍於禁衛從行
右劄送起復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檢校
岳少保
紹興七年二月十九日 押

令入 內內侍省引對省劄

三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飛令入 內
內侍省今月四日引對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太尉
紹興七年三月四日 押押押

詔諭靖康叛臣能束身以歸當復
爵秩省劄

檢會紹興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
同奉 手詔 朕惟靖康兵革之難神器幾
墜 天命有在屬于 眇躬夙夜兢兢罔敢

自逸期與爾士大夫共雪大恥還我 兩宮
保有黎元永在中土而強敵侵軼迫 朕一
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使我搢紳淪陷塗炭
緜 朕不德以至於斯北望傷心收涕無所
亦惟爾士大夫蒙祖宗休澤服在周行其肯
失身僞廷事非其主顧軀脅使然有不得已
者 朕甚痛之故若張孝純李鄴李儔等內
外親族不廢祿仕每飭有司常加存恤 朕
之於爾厚矣爾尚忍忘之耶其能洗心易慮

東身以歸當復其爵秩待遇如初嗚呼逆順
之理禍福之機昭然甚明要知所擇 朕方
昭大信以示天下言不爾欺有如皦日咸務
自省體 朕至懷故兹 詔示想宜知悉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太尉照會
施行准此
紹興七年三月十四日
許令便宜行事省劄
勘會岳飛昨除湖北京西宣撫副使日已降

指揮如有合行事件過行軍中奏待報不及
許便宜施行今來已除宣撫使三月十四日
奉 聖旨岳飛如行軍入賊境有軍期事務
申奏待報不及依已降 指揮許便宜施行
訖具事因 聞奏及申都督府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太尉
紹興七年三月十四日
督府令收掌劉少保下官兵劄
諸路軍事都督府

勘會淮西宣撫劉少保下官兵等共五萬二
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疋須至指揮
統制官通侍大夫武康軍承宣使王德
下官兵等五千七百三十一人
馬三百八十七疋
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酈瓊下 官
兵等五千五十五人 馬三百五十四疋
左武大夫和州團練使王師晟下 官兵
等四千八百九十人 馬二百三十一疋

翊衛大夫和州防禦使靳賽下 官兵等
五千七百二十一人 馬二百八十二疋
武顯大夫果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王
照下副統制馬欽 官兵等三千一百二
十八人 馬一百三十疋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王
志下 官兵等四千一百七十二人 馬
一百九十六疋
中侍大夫榮州防禦使喬仲福下 官兵

等七千三十八人馬三百六十三疋
左武大夫恩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張
景下[illegible]官兵等六千九百四十六人
馬八百六十九疋
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王
世忠下官兵等四千四百七十八人
馬二百七疋
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李進彥下係水軍
官兵等五千一百五十二人馬闕

副統制左朝請大夫趙四臣
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康淵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太尉照會
密切收掌仍不得下司准此
紹興七年三月十四日

督府令相度京西一帶事宜劄
諸路軍事都督府
勘會統制酈瓊等驅衆渡淮其逆賊劉麟少
發兵引援度其事勢須以重兵監防旬月之

原缺

[illegible]指揮戶部供到紹興元年十二
[illegible]尚書省送到太尉定江昭慶軍
[illegible]右軍都統制張俊狀撿准十月
[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劄子奉聖旨指揮閤門
張俊[illegible]候辭免特許趁赴朝參
令[illegible]張傘等並依劉光世任太
尉日[illegible]伏候指揮奉聖旨依
已行[illegible]諸般請給緣俊自出身已
來[illegible]特降指揮行下所屬據

俊身[illegible]依劉光世任太尉例並支
真俸施行[illegible]指揮三省同奉聖旨特
依劉光世[illegible]例支破內隨身傔人米一
半折支價錢[illegible]三十九日奉聖旨並依
張俊已得指揮則例批勘
右劄送起復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太尉
紹興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押押押

紹興八年
令於江州統率官兵回鄂州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昨降指揮令岳飛將帶官兵
水軍人舡前來江州駐劄今來已過防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審度
如別無緊切事宜即統率一行官兵人舡
回歸鄂州本司具已起發日時申樞密院
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太尉
紹興八年六月十三日

服闋除起復二字省劄
武功大夫忠閤門宣贊舍人特差荊湖西路
宣撫使司往來幹辦軍期事務王敏求狀契
勘宣撫岳太尉先為母亡起復合至今年六
月從吉所有起復二字未敢便行除落
指揮吏部供到狀昨劉少師紹興三
年內因丁母憂降　制起復後來至服
闋本官一面除落起復二字即不曾降
指揮除落申　聞事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照會准此
紹興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押押押

卷終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九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　珂　編次

絲綸傳信錄卷之八

紹興八年
再令除落起復二字省劄
乞致仕不允仍令前來　行在奏事省劄
辭免起　行在奏事不允省劄
同前第二劄
再乞致仕不允省劄
紹興九年
同判宗士㒟等前去祗謁陵寢省劄
合用修工費用令王良存於大軍錢內支省劄
免親往祗謁　陵寢省劄
照會免去祗謁　陵寢省劄
同前第二劄

令赴　行在奏事省劄

照會追復張所左通直郎直龍圖閣省劄

賜張所一資恩澤仍支銀絹省劄

紹興八年

再令除落起復二字省劄

檢會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往來幹辦軍期
事務王敏求狀與勘岳太尉先為母亡起復
合至今年六月一日從吉所有起復二字未
敢便行除落候　指揮吏部供到狀昨劉少
師紹興三年四月內因丁母憂降　制起復
後來至服闋日本官一面除落起復二字即
不曾降　指揮除落尚書省已劄下湖北京
西路宣撫司照會去訖今據岳太尉七月初
六日奏狀尚未見除落起復字須議指揮
右劄付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依已劄下
事理除落准此
紹興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押押押

乞致仕不允仍令前來　行在奏事省劄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奏臣今月初八日
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奉　聖
旨令韓世忠張俊岳飛如別無警急事宜各
帶[illegible]兵若赴　行在　奏事臣除已恭依處
分[illegible]與勳臣累具奏　聞乞歸田野以養殘
[illegible]天[illegible]命允[illegible]　聖慈檢會臣前後所
[illegible]等　睿旨許臣致仕庶幾不致上誤
國計已擇今月十二日起發於江池州以
來[illegible]指揮臣不勝[illegible]之至取　進止
[illegible]降[illegible]　指[illegible]
疾[illegible]降劄送湖[illegible]
京西路宣撫使岳[illegible]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八年[illegible]月二十二日　押押押

辭免赴　行在奏事不允省劄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奏臣近在路於江
州兩具劄子冒瀆　天聽乞致仕者退循
[illegible]草知[illegible]遊[illegible]將次廣德軍界尚未

史031 384

指揮顧臣螻蟻懇迫之誠上賴 天地函容
始終之賜唯祈 昭鑒曲示 眷憐伏望早
降 睿旨許臣屏跡山林以養微軀區區之
詞備在前奏臣更不叨叨萦煩 聖聽臣除
於廣德軍以來聽候 指揮外取 進止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已降 詔
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依已降 指揮
疾速兼程前來赴 行在奏事今劄送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太尉疾速施行
紹興八年九月二日 押押押

同前第二劄

檢會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奏臣近在路
於江池州兩具劄子冒瀆 天聽乞致仕者
退循戰懼莫知所為臣迫邇將次廣德軍界
尚未准 指揮顧臣螻蟻懇迫之誠上賴
天地函容始終之賜唯祈 昭鑒曲示 眷
憐伏望早降 睿旨許臣屏跡山林以養微
軀區區之詞備在前奏臣更不叨叨萦煩

聽臣除於廣德軍以來聽候 指揮外取
止九月二日奉 聖旨依已降 詔旨不
不得再有陳請仍依已降 指揮疾速兼程
來赴 行在奏事除已劄下外至今未到
右再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太尉遵
依累降 指揮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八年九月四日 押押押

再乞致仕不允省劄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奏臣椎鈍之資過
蒙 眷注近累乞致仕又蒙 聖慈降 詔
不允又催督赴 行朝奏事臣不敢固違已
命即遂就道伏念臣遭遇 陛下實千載一
時 上煩頻具奏 聞上瀆 天聽重
貽罪戾徒自取之緣臣不唯眼目脚疾時時
發動深恐才不逮人緩急有誤 陛下委付
覬就安閑保養賤軀跡其狂率別無他腸俟
臣異日痊可 陛下尚欲 使令願盡駑蹇
仰受 指縱伏望 淵衷俯垂 洞照早賜

允臣所請不勝幸甚干冒　斧鉞退惟戰懼
取進止
右奉　聖旨依累降　詔旨不允不許再有
陳請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太尉
紹興八年九月六日　押押押

紹興九年
同判宗士㒟等前去祗謁　陵寢
省劄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奏臣伏覩正月十

二日降到　赦書交割河南州縣內西京河
府臣所管地分自劉豫盜據以來祖宗
寢久曠嚴奉臣不勝臣子區區之情欲乞
帶官兵躬詣洒掃伏候　勑旨
右勘會已降　指揮差同判大宗正事士
㒟兵部侍郎張燾前去祗謁　陵寢三省
樞密院同奉　聖旨劄與岳飛照會候逐
官起發申取　朝廷指揮量帶親兵同共
前去祗謁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

飛府
紹興九年二月三日　押押
今合用修工費用令王良存於大軍
錢內支省劄
勘會祗謁　陵寢官同判大宗正事士㒟已
得　聖旨修奉諸陵合專委官應副二月二
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劄與岳飛照會與
士㒟商議應副人工修奉其費用令王良於
大軍錢內支仍劄下王良存照會

右劄送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
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開府
紹興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押押押
免親往祗謁　陵寢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已降　指揮令岳飛量帶親
兵同士㒟張燾前去祗謁　陵寢緣今來新
復故地之初正要大將撫存軍旅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更不
須親往止選差將官壹兩員部押壕寨人

匠軍馬共壹阡人隨逐士㒜張燾前去祗
謁 陵寢其一行合用錢糧令王良存隨
逐應辦仍劄與士㒜張燾照會令劄送湖
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開府疾速施行
紹興九年四月十一日 押 押
照會免去祗謁 陵寢省劄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奏今日祗謁 陵
寢同判大宗正事士㒜兵部侍郎張燾到鄂

州臣見辦集行役只俟得士㒜張燾關報行
期便同起發或恐 陛下別有 使令願賜
一一訓敕謹具奏知檢會紹興九年四月十一日
勑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 指揮
令岳飛量帶親兵同士㒜張燾前去祗謁
陵寢緣今來新復故地之初正要大將撫存
軍旅奉 聖旨令岳飛更不須親往止選差
將官壹兩員部押壕寨人匠軍馬共壹阡人
隨逐士㒜張燾前去祗謁 陵寢其一行合

用錢糧令王良存隨逐應辦仍劄與士㒜張
燾照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檢坐
已降 指揮劄與岳飛照會仍令學士院降
詔獎諭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開府
紹興九年四月十四日 押押押

同前第二劄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奏今日祗謁 陵
寢同判大宗正事士㒜兵部侍郎張燾到鄂

州臣見辦集行役只俟得士㒜張燾關報行
期便同起發或恐 陛下別有 使令願賜
一一訓敕謹具奏 知檢會紹興九年四
月十一日 勑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
已降 指揮令岳飛量帶親兵同士㒜張燾
前去祗謁 陵寢緣今來新復故地之初正
要大將撫存軍旅奉 聖旨令岳飛更不須
親往止選差將官壹兩員部押壕寨官匠軍

臣先差所人隨逐士㒓張崟前去祗謁　陵
寢[illegible]一行合用錢糧令王良存隨逐應辦仍
劄與士㒓張崟照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檢坐已降　指揮劄與岳飛照會仍令
學士院降　詔獎諭
右已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開府切
慮在路遺滯今再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岳開府遵依已降　指揮施行
紹興九年四月十五日　押押押

令赴　行在奏事　省劄
岳飛劄子奏臣欲乞赴　行在奏事伏望
聖慈特降　指揮取　進止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奏令劄送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開府疾速施行
紹興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押押
照會追復張所左通直郎直龍圖
閣省劄
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岳飛劄子奏臣竊見故左通直
郎張所先任監察御史除直龍圖閣河北路
招撫使因謫官到潭州界內為凶賊劉忠驅
虜百端誘脅終不肯從遂至被害累經　恩
故本家無人申陳未曾牽復如張所者本踈
遠[illegible]　朝廷識擢當艱危之際奮不顧身
有志未就能以節死欲望　聖慈矜憫特賜
牽復官職以激忠義之風取　進止十月九
日三省同奉　聖旨張所特與追復舊官職

閣送中書門下省指揮奉　勑故前通直郎
直龍圖閣張所士無節操顧雖偷生奄奄如
九泉下人若乃英風義槩折而不沮其人雖
亡凜然常有生氣有臣如此可無以表厲之
哉爾持論勁正自喜功名頃由御史身任招
撫之柄毀譽交至用舍不常卒罹綠林殞於
非命雄心誼烈奮挺莫回亦可以激懦夫之
氣而勸人臣之忠矣茲因將臣以名來上是
用還爾舊籍仍直河圖寬而有知毋忘結草

可特追復左通直郎 直龍圖閣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開府
紹興九年十月十五日 押押押
賜張所一資恩澤仍支銀絹省劄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飛聞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如歸者非忠義之士不能竊見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自守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 朝廷已叙復元官 恩至渥也欲望更賜特爲敷奏乞與 旌加褒異庶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伏候 指揮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張所特與壹資恩澤仍支賜銀絹各壹伯疋兩今所居州軍應副
右弁劄下張所本家照劄壹道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開府照會給付准此

紹興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押押押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九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絲綸傳信錄卷之九

紹興十年

到蔡州給賜犒軍銀絹省劄

收復潁昌令開具立功人等第省劄

賜金帶金椀等省劄

改差內侍李世良管押御賜金帶金椀等省劄

照會湖廣總所樁發支犒錢省劄

照會支撥收復鄭州激賞錢省劄

李供奉押賜收復鄭州支犒錢省劄

收復趙州獲捷照會楊沂中除淮北宣撫劉錡除宣撫判官

獎諭郾城獲捷省劄

郾城獲捷支犒士卒省劄

令先次開具立功最高將士省劄

令疾速赴　行在奏事省劄

給降空名告命省劄

令措置河北河東京東三路忠義軍馬省劄

密詔諸將廣設間諜契丹等國誘率來歸省劄

紹興十年

到蔡州給賜犒軍銀絹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調發軍馬已到蔡州戶部給銀絹伍千疋兩充犒軍支用令賜夏藥內侍一就押賜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

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　押
押

收復潁昌令開具立功人等第省劄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奏據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統率軍馬前來

□□六月十九日離潁昌府四十里與
□陣獲擒外憲統率軍馬追殺敗走賊
馬於當月二十日收復潁昌府了當　奏聞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開具
立功人等第疾速保明　聞奏今劄送湖
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七月二日　押　押

賜金帶金椀等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提兵已至蔡
州遣發官兵收復潁昌府可差內侍黃彥節
前去傳宣撫問仍賜金合茶藥及支降金帶
金椀壹千兩其已支犒軍銀并折絹銀可共
添賜作伍萬兩令彥節管押赴軍前委岳飛
將立功官兵等第給賜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
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施行

紹興十年七月四日　押　押

□改差內侍李世良管押御賜□
金椀等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提兵至蔡州
連捷收復潁昌淮寧府可差內侍李世良前
去傳宣撫問仍賜金合藥及支降金帶金椀
壹千兩銀伍萬兩見錢關子拾萬貫令世良
一就管押前去赴軍前委岳飛將立功官兵
等第給賜其先差黃彥節更不遣行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
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施行

紹興十年七月六日　押　押

照會湖廣總所樁充支犒錢省劄
勘會已降指揮令行在榷貨務印造見錢關
子拾萬貫應副岳宣撫軍前犒軍支使理合
措置樁備錢數支給須議　指揮
右已劄下湖廣江西京西路總領司於
大軍錢內依數樁充見錢候賫到上件關
子日下支給施行不管少有阻節留滯外

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
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准此
紹興十年七月六日 押 押
照會支撥收復鄭州激賞錢省劄
勘會岳飛遣發官兵收復鄭州并自後所用
激賞合行支降七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
令行在榷貨務限叁日更行印造見錢關子
貳拾萬貫付岳飛內壹拾萬貫激賞收復鄭
州得功官兵餘壹拾萬貫充宣撫司非時支

使其錢仰鄂州總領司疾速樁撥候到照驗
即時支給
右劄付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
路招討使司
紹興十年七月八日 押 押
李供奉押賜收復鄭州支犒錢省劄
勘會續降指揮岳宣撫遣發官兵收復鄭州
并日後所用激賞令榷貨務限叁日更行印
造見錢關子貳拾萬貫內壹拾萬貫激賞收

復鄭州得功官兵餘壹拾萬貫充宣撫司非
時支使今據榷貨務供到今月初九日可以
印造了當須議 指揮
右已劄下睿思殿祗候入內李供奉一就
押賜前去外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
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準此
紹興十年七月九日 押 押
收復趙州獲捷照會楊沂中除淮
北宣撫劉錡除宣撫判官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岳飛奏臣今得衛州忠義統制趙俊差人齎
到申狀自閏六月二十七日起離本州於今
月初四日到臣軍前報臣比遣兵過河會合
忠義統制喬握堅等已收復趙州了當又遣
本司統制梁興董榮兩頭項過河河北州縣
往往自亂民心皆願歸 朝廷乞遣發大兵
前來措置臣見措置外臣契勘金賊近累敗
衂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過河雖是賊

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
過河北此正是　陛下中興之時乃金賊滅
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
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
取進止

右勘會已降指揮楊沂中除淮北宣撫副
使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劉錡除淮北宣
撫判官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劉與岳
飛照會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

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

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　押押

獎諭郾城獲捷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岳飛一軍於郾城縣獨與番
軍寇全軍接戰大獲勝捷除已支降犒賞外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學士院降
詔獎諭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
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二日　押押

郾城獲捷支犒士卒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岳飛一軍於郾城縣獨與番
寇全軍接戰大獲勝捷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戶部支降
見錢關子貳拾萬貫付岳飛等第犒賞令
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
招討使岳少保照會施行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押押

令先次開具立功最高將士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遂次獲捷立
功將士已節次降　指揮令等第保明如日
下攢類未圓仰開具立功最高將士先次申
奏餘依累降　指揮施行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
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八月二日　押押

令疾速赴　行在奏事省劄

岳飛劄子奏臣於七月二十七日取順昌府

由淮南路恭依累降 御筆處分前赴 行
在奏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疾速
前來赴行在奏事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
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
施行

紹興十年八月八日 押押

給降空名告命省劄

尚書省關三省樞密院賞功房關岳飛劄子

乞給降下項空名告命如有立功人即便當
填以爲激勸遇書填某人於告背紙上題寫
階銜押字用印照驗候 指揮正任承宣使
三道（內一道帶節度）正任觀察使五道（內二道帶留後）正任防禦
使八道（內一道帶觀察）正任團練使一十道正任刺史
一十五道已上乞於告內寫定官橫行帶承
宣使一十道橫行帶觀察使一十五道橫行
帶防禦使二十道正使帶團練使二十五道
正使帶刺史三十道正使帶閤門宣贊舍人
四十道副使帶閤門宣贊舍人四十道小使
臣帶閤門祗候五十道已上乞於告內空官
稱待書填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階各三十
道武功郎至敦武郎階各四十道修武郎至
承信郎階各五十道進武校尉至守闕進義
副尉階各五十道已上乞寫定官九月十一
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令吏部給降
仍置籍事以旌賞陝西河外立功人關送樞
密院指揮

右劄付一名下班祗應付身五十道令劄送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岳少保照會收管

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 押押

一令措置河北河東京東三路忠義
軍馬省劄

紹興十年十月十三日左承議郎守司農少
卿差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參議官高穎
劄子奏臣嘗謂兵之取勝以謀爲主謀之發

用以時爲宜臣自建炎三年春不幸陷于番
域切觀大河之北士人非不衆也而能專心
詢訪所謂酋長之趣向兵卒之强弱屯戍之
虛實以爲我　國家計者㞢鮮其人間有高
志不羣之士往往晦迹隱伏杜門不出而時
事未嘗過而問焉臣自紹興元年秋被命召
赴行在切觀大江之南人非不衆也而能專
心詢訪所謂將帥之才捍禦之備攻取之術
以爲我　國家計者亦鮮其人間有畫策獻

謀之士往往風聲氣俗不歷邊事而謀慮有
所不周矣今也臣合南北之所得長短以究
其利害臣雖愚蠢所得者亦多矣臣所以敢
將河北忠義之士爲攻取計始終不易其言
者相其今日所宜是爲決取之謀是爲適可
之時曾無漕運之勞器甲之需激賞之費借
曰萬一敗失亦不傷乎　國體用事于金賊
腹心之中而收功于疆場千里之外夫何憚
而不爲臣謀蒙　陛下擢置卿列可謂安佚
矣而臣區區必預軍事非厭安佚而樂煩劇
蓋以謂臣子之心苟有寸長當戮力以爲
國家用儻能建功立事以圖報稱是爲臣之
忠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爲子之孝忠孝所
係故一身之安佚煩劇曾不足較也臣之言
大可以獻諸天地幽可以質諸鬼神伏望
陛下特賜　睿察如臣言可用即委臣措置
河北河東京東三路忠義軍馬所有文劄乞
降付宣撫使岳飛麾幾可以裨贊岳飛十年

連結河朔之謀仍乞降三路賞功　聖詔欸
後臣當將命請行取進止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劄與岳飛措
置不下司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
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十月十三日
密詔諸將磨諭間諜契丹等國誘
率來歸省劄
臣[illegible]劄子奏臣聞金賊初犯中國率契丹

溦海奚人漢兒諸國之兵㹳然而來共肆吞
噬之毒然竊原諸國之本心誠非得已迫於
一時凶力之强而已矣今則窮兵轉戰二十
餘年思歸者益切厭亂者益多昨兀朮渝盟
自知兵出無名乃託以大赦悉卷而行侵我
三路其麾下之衆莫不怏怏而南非欲攄憤
雪恥而樂然願鬬也故三路之師連戰輒北
何則兀朮之性狠猛殘虐喜於殺戮一旦戕
其叔撻賴而國人貳者已過半矣咸以謂於

其叔如此佗人敢保其終乎此楚歌發而項
籍亡成間行而攝畜破之秋也傳謂夷狄難
以力征易可離間此言中的不可復易欲願
陛下發詔諸將廣設間諜諭以禍福其契丹
溦海奚人漢兒諸國有來降者厚而遣之縱
其返國使之更相誘動相率來歸高爵厚祿
一無所惜不一二年足以離其腹心破其黨
與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耶　進止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奏劄與諸

帥照會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
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仍不下司
紹興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一

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絲綸傳信錄卷之十一

紹興十年

令差人體探順昌府番賊聚糧詣實省劄

措置蘇州虜賊孟千戶省劄

再令疾速措置孟千戶省劄

令今後招捉番人等不得一面申解省劄

令宣撫招撫司差人間探省劄

令嚴切措置捍禦虜賊省劄

令相度光州修城增兵省劄

令緊切措置番賊作過省劄

令遣發參議官高顯措置三路忠義軍馬省劄

令契勘梁興見今措置事宜開具申聞省劄

令隄備荊南府一帶虜賊省劄

探報兀朮領兵過河令宣撫司擇利措置省劄

紹興十一年

令措置四太子人馬分路作過省劄

令江上諸屯互相策應防虜窺伺省劄

照會四太子勾諸處軍馬攻打楚州省劄

紹興十年

令差人體探順昌府番賊聚糧詣實省劄

據發遣壽春府孫暉奏十月十六日據本府差出幹事人丁洪張立回府供責先於今月初七日蒙差離府前去已北幹事至十一日早假裝近城打柴人入順昌府城西門於市西張客店內安下至十二日早探見梓城裏女真番人烏也萬戶將帶女真馬軍一千人騎出北門望亳州路上稱前去宿州其知府劉都轄用酒食送到白沙村及當時亦有馬

軍二百餘人騎出南門即不知去向并探得
當日却有順昌府城西北二十餘里一寨女
真番人二千餘人騎却拽入城內遶梓城外
下寨及於城內東西寺院內亦有漢兒并女兵
千戶四箇共有馬軍約三百人騎步軍一千
七八百人兼於北城北頭河搭蓋土橋一座闊
約一丈七八尺亦不兼越河裏見堆垜馬捍草
四五十積并見陳州用船五十餘隻般載粮
到順昌府城內下卸了當其空船見在橋西

繫泊并亳州用人夫推般粮五百餘量車子
到城下卸後回空車前去亳州洪等至十三
日買茶鹽出城前來至十六日晚到府所供
是的臣所據幹事人丁洪等探到順昌府番
賊聚積粮草事宜臣除已過作隄備及不住
再差人前去體探番賊動息作為意向次第
候到別具　奏聞
右奉　聖旨令淮西淮北湖北京西宣撫
司差人體探詣實申奏令劄送湖北京西

宣撫司疾速施行準此
紹興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措置蔡州虜賊孟千戶省劄
樞密院奏據探報蔡州番賊孟千戶領人馬
前去唐州及管下比陽作過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嚴切
措置捍禦不管疎虞仍具已措置事狀
聞奏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
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再令疾速措置孟千戶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近據探報蔡州番賊孟千戶
領人馬前去唐州及管下比陽作過已降
指揮令岳飛嚴切措置捍禦不管疎虞仍具
措置事狀聞奏今又據京西南路安撫司申
唐州責據百姓文九狀十月二十四日到比
陽縣西見本縣人民走出縣來稱有番人來
到本縣下寨切慮賊馬不測侵犯京西一帶

州縣理宜嚴備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依累降　指揮疾速嚴切措置捍禦不管少有疎虞仍具已措置事狀　聞奏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令今後招捉女眞等不得一面申解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諸路宣撫司招捉女眞契丹漢兒激海並申解前來　朝廷深慮沿路難以譏察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劄下逐司今後不得一面申解先具姓名聞奏取旨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照會准此

紹興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令宣撫招撫司差人間探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累降　指揮令逐路宣撫招撫司遣差間探日近申奏事宜稀少切慮緩急有悞事機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逐路宣撫司依累降處分優支激犒選募信實得力人分頭渡河前去燕山府東京以來子細探驗虜情的實動息次第實封申奏仍告諭所遣人如探得事宜的確信驗當依新立賞格優異推恩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令嚴切措置捍禦虜賊省劄

據探報兀朮十月初八日只將六騎入東京初十日有兵馬十五隊入宋門十三日打毬議事侵掠唐鄧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依累降　指揮嚴切措置捍禦不管疎虞仍具已措置事狀　聞奏

紹興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令相度光州修城增兵省劄

臣寮上言竊以光州與敵對壘了無防遏從來城壁不存伏聞近差田邦直軍馬深恐虜寇稍多不足以禦之正當隨宜增給甲兵相兼守禦乞下本路宣撫日下措置取　進止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相度修城增兵務在寇至必守具的確措置事狀聞奏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十二月一日

令緊切措置番賊作過省劄

光州奏據探事人張德等回供責稱十一月十九日早到汝河北住人范六家見趙小八從順昌府來說道順昌府番人連知府已盡數出城前來於十七日到黃坡市下寨及梁三說番人差八騎馬軍前去梁家安灘踏淺及問去焦陂路已作隄備外　奏聞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劄下岳飛緊切措置無令透漏過淮侵擾作過日下具已措置事狀　聞奏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十二月二日

令遣發參議官高穎措置三路忠義軍馬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近據左承議郎守司農少卿差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參議官高穎劄

子奏乞委臣措置河北河東京東三路忠義軍馬庶幾可以裨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已降　指揮劄與岳飛措置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疾速措置遣發具已施行　聞奏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十二月六日

令契勘梁興見今措置事宜開具

申聞省劄

樞密院奏據探報下項

一光州奏歸正人陳興供本朝梁統制人馬取却懷衛兩州四太子去滑州策應

一前燕山府工曹掾方喜自虜中脱身回探得大名開德府界梁小哥人馬截了山東路金帛綱河北馬綱

一泗州申斡事人王德回供稱十一月九日出徐州東門外見清河岸貼城立砲座河内有厰槽船船上有番人棹船教閲恐梁小哥從梁山濼内乘船下來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契勘梁興見今措置并本司所委事宜開具申樞密院如有立到功効即具 聞奏優與陞擢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十二月六日

令陞備荆南府一帶 虜賊省劄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臣伏見金賊渝盟復[illegible]河南州縣其賊首兀术在 東京撒离喝[illegible]交互為聲勢侵掠未已頼 朝廷威靈[illegible]用命雖屢摧大敵而賊勢尚堅今來諸路大軍並各精鋭既習戰鬭又據地利以逸待勞固可制勝臣之所憂惟恐賊以兵擣荆襄之虚斷呉蜀之勢況自東京至荆南道路

平坦虜人若以精騎馳突不數日可到如此則荆襄揺動道路不通其為患有不可勝言者臣日夜念此欲具奏陳近據自慶陽府脱身將仕郎呉名世赴司供析金賊見議欲先掠取襄漢以斷四川與宣撫相接地分使東西不得相救然後以精兵侵犯四川臣除已行下知金州兼陝西諸路節制軍馬郭浩知商州邵隆知洋州王俊都統制呉璘楊政等多差間探嚴切措置過為隄防及關牒湖北

京西南路安撫司照會外伏望 聖慈詳酌
特降 睿旨將荊南府一帶嚴切隄備仍乞
於荊南添屯軍馬與襄陽表裏相應庶幾緩
急不失枝梧可以伐賊姦計伏候 勅旨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劄下岳飛多
遣間探過作隄備仍具知委聞奏今劄
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
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十二月七日

探報兀朮領兵過河令宣撫司擇
利措置省劄
樞密院奏據諸處探報兀朮與韓常翟千戶
孫瓊等各領兵馬過河前去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逐路宣撫
司疾速體探諸實措置無失機會今
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紹興十一年

令措置□□□人馬分路作過劄
濠州申十二月二十九日據北來人李穩到
供稱係三京招撫司使臣差往東京探金
人動息十二月初六日到東京探得四太子
十二月初一日自燕京起發到東京安下處
不定穩於初七日到蔡河上何太尉宅前見
有番人并老小於五岳觀至南春門街上人
家內住滿并宣德門正西至大佛寺及封丘
門并百王宮各有番人安下在京番人并老

小共有數十萬人內正軍止有約五六萬人
騎多有河北簽軍及於十二月初十日穩見
四太子搞設在京番人銀絹及散乾糧弓箭
鑿不住點檢及每人要附帶糧三斗及見東
京人及番軍說待於正月初五日會合諸路
軍馬連老小一發起奔向南前來及說一路
兵取廬州奔馬家渡過江一路取泗州濠州
要來揚州屯大寨取潤州過江一路取海州
一路奔濮上去及見說四太子指揮每一箇

千戶要閃葫蘆三千箇要過淮南虜人過淮
後降底人便虜不降底都殺穩爲知得番人
準備起發遂於十五日早出東京宋門前來
沿路見山東河北人民不絶般運糧斛往洪
州亳州順昌府前去稱禱聚準備般向南來
興軍喫及所般糧斛人車路上千萬無數中
聞事并小貼子續據本州差出探事人甯青
在壽春府探得番賊見在壽春府界地名蘇
村關圍下寨并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又問得

番賊船數十隻在惠公渡住泊及番賊四太
子人馬起離陳州前來順昌府及見今壽春
府并雷統制人馬各上城分地分守禦伏乞
照會
右檢會諸處探報番賊要分路過淮作過
正月九日奉 聖旨劄下韓世忠張俊劉
錡照會緊切措置隄備仍行下所隸州縣
保聚人民以防抄掠及劄下岳飛照應措
置如探得賊馬果來渡淮即遣發精銳軍

馬腹背掩殺牽制各具知稟 聞奏令劄
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
討使岳少保依已降 指揮施行
紹興十一年正月十日
令江上諸屯互相策應防虜窺伺
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江上雖已分定地
分仰上連下接互相照應或虜寇少有窺伺
許關報併力掩殺如不相策應致誤 國事

並按罪輕重必行典憲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
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一年二月五日
照會四太子勾諸處軍馬攻打楚
州省劄
樞密院奏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申今月五日
據金賊漢兒軍蔡鷂突李添兒并帶到馬二
疋前來投拜據逐人分析一名蔡鷂突係監

軍龍虎大王下千戶泰明郎下毛毛可隋
明郎相合得監軍前來至正月十四日夜
壽春府監軍下有六萬人馬盡是馬軍一厶
李添兒係韓將軍下千戶李天保下甲軍[illegible]
韓將軍起發前來其韓將軍有一萬馬軍於
今年正月十四日到壽春府與龍虎大王合
軍將帶砲九十座及打城器具要攻打壽春
府排日到城下有本府孫安撫及雷總管
馬出城見陣至十九日夜知得本府無人馬

至二十日韓將軍與龍虎大王領軍馬過淮
河至二十五日到廬州離城三十里相接下
寨次日早到廬州留下四萬軍馬外三路都
統鎮國總管二人共帶馬軍三萬餘人騎於
當日晚到東山口與劉太尉軍見陣至二十
九日到西縣住坐差馬軍前去和州遊探見
和州有軍馬不曾見陣却回西縣住坐至二
月初五日三路都統與鎮國總管帶一軍二
千騎前來尖山要打山寨却見劉太尉軍過

河來更不曾打山寨却回西縣鶻突等兀术
過淮河時聞得頭目官員說國王指揮過淮
打虜如沿江無軍馬盡回至楚州會合併攻
楚州如有軍馬却遣人來喚人馬在西縣下
寨日聞得東關有劉太尉軍馬三路都統於
二月初一日已遣天使前去壽州赴四太子
處勾人馬其四太子次第初五日已離壽州
約初七日到含山縣所有廬州存留下軍馬
監軍與邢王接續押來其四太子下有馬軍

三萬若諸頭項軍馬並到共有萬戶一十三
人實有九萬來軍馬內馬軍八萬步軍一萬
來騎所據投降漢兒軍蔡鶻突等供析事宜
備錄在前伏乞照會申聞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劉下岳飛照
會令劉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
路招討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二月九日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一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二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鄴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絲綸傳信錄卷之十一

紹興十一年

差官傳宣撫問省劄

照會虜賊韓常等犯界省劄

四太子弟將領賊馬作過令共力破賊省劄

照會張俊會戰及駐兵去處省劄

照會韓世忠前去壽春府措置番賊省劄

韓世忠與四太子兵會戰令諸帥同共措置省劄

報諭北官軍如能擒殺兀朮者除節度使省劄

將帥軍民如能擒殺兀朮者除官并[illegible]銀絹田宅省劄

令提兵與張俊等腹背破賊省劄

令權暫駐劄舒州聽候指揮前來奏事省劄

令多差信實人過淮間探省劄

令差一項軍兵前去郴州討捕駱科省劄

令體探賊馬侵犯光州速差兵應援省劄

令措置應援光州省劄

改所管制領將副軍兵充 御前省劄

罷逐路宣司省劄

照會發回所帶人馬歸本處防拓把截

依奏省劄

依張俊例差破宣借人省劄

令前去按閱專一任責省劄

令帶本職按閱 御前軍馬仍赴 內殿奏事省劄

乞追回王剛所帶人數當直使喚省劄

添造臨安府所居屋宇省劄

紹興十一年

差官傳宣撫問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張去爲一就傳宣撫問湖北京西路宣撫司官兵倍支起發一次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照會準此

紹興十一年二月十日

照會虜賊韓常等犯界省劄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奏據德安府屯駐本司統制官龐榮申探得蔡州除舊有番賊韓常等賊馬外又據探報李成押千户一十五人人馬約一萬五千餘騎正月十八日已到蔡州除已隄備外奏聞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韓常見在淮西劄與岳飛照會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四太子弟将領賊馬作過令并力破賊省劄

二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司申今月十七日據本司差 探事使臣王用等及問得賊寨走王二七 說桐城縣泉水北下賊一萬餘人騎頭首阿律出

大王係四太子親弟將領其賊馬不住四散出沒作過除已更切差人體探外伏乞 照會申 聞事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依累降 指揮疾速提兵前來共力破賊毋失機會

紹興十一年二月二十日

照會張俊會戰及駐兵去處省劄

湖北京西 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岳飛奏臣今月十一日準　御前金字牌遞
到　親劄一通臣即時拜　恩跪領訖伏讀
聖訓以金賊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等併
力與賊相拒令臣提兵合擊或來江州或出
蘄黃繞出其後臣敢不仰體　睿料彈竭愚
慮今日臣已抵黃州見前去舒蘄州界相度
形勢利害看賊意向別行措置不知張俊等
會戰在甚日庶幾臣得以照應　奏聞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檢坐張俊渡

江與賊見陣獲捷并見今駐兵去處報岳
飛照會并檢會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照會韓世忠前去壽春府措置畨
賊省劄
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申恭依　一望
劄將帶軍馬水路並進已取三月初三日進
發前去壽春府以來措置掩殺畨賊去訖

乞照會　申　聞事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
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
紹興十一年三月五日
韓世忠與四太子兵會戰令諸師
同共措置省劄
淮東宣撫處置使韓太保申世忠初六日早
已次招信縣界據濠州申稱今月四日晚畨
賊馬軍并戰船水陸已到本州離城一十五

里下寨乞速賜遣發軍馬前來救援伏望許
酌　指揮劄下諸大帥火急前來與世忠會
合併力破賊并小貼子稱世忠見親提軍馬
戰船水陸並進旦夕與四太子等大兵見陣
外伏望速降　處分下張俊楊沂中劉錡等星
夜兼程前來乘虛先占壽春府與世忠夾擊
併力破賊伏候　指揮并據濠州申今來畨
賊劄浮橋見渡人馬過淮南岸乞速賜遣發
軍馬應援施行

右檢會三月九日巳奉　聖旨劄下韓世
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依已降　指揮
疾速提兵前去同共措置掩殺已劄下去
訖今據前項所申今再劄送湖北京西路
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依
已降　指揮疾速施行
紹興十一年三月九日

報諭北官軍如能擒殺兀朮者除
節度使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兀朮見領賊衆侵犯濠州已
委逐路宣撫會合措置共力破賊今檢會已
降　指揮兩國罷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兀
朮不道戕殺其叔舉兵無名首為亂階將帥
軍民有能擒殺兀朮者見任節使以上授以
樞柄未至節使者雖庶官亦除節使官高者
除使相見統兵者仍除宣撫使並賜銀絹伍
萬疋兩田壹百頃第宅壹區切慮北官軍民
不知今來賞格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諸[illegible]
司報諭北官軍民如能殺併或擒獲來[illegible]
管軍民者除拜使相餘並除節度使仍各
賜銀絹五萬疋兩田壹百頃第宅壹區今
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
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將帥軍民如能擒殺兀朮者除官
並賜銀絹田宅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兀朮見領賊衆侵犯濠州已
委逐路宣撫會合措置共力破賊今檢會紹
興十年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將帥軍民有
能擒殺兀朮者見任節使以上授以樞柄未
至節使者雖庶官亦除節度使官高者除使
相見統兵者仍除宣撫使並賜銀絹五萬疋
兩田一百頃第宅一區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給降黃[illegible]
逐路宣撫司曉諭諸軍將士今劄送[illegible]

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
[illegible]施行
紹興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illegible]擬兵與張俊等勝皆破賊省劄
據[illegible]見留大軍在亳州令來廬州張
官[illegible]雖前去濠州日即津運錢粮
[illegible]州地分前去應恐賊
兵[illegible]以來不惟邀截粮道
兼至[illegible]一隅

右檢會三月十日奉　聖旨劄下岳飛令
星夜提兵前[illegible]審度事勢前去壽春
[illegible]屢皆破賊已累劄下
[illegible]京西路宣撫使兼河
[illegible]少保依已降指揮疾
[illegible]
[illegible]年三月十二日
[illegible]劄舒州聽候指揮[illegible]
[illegible]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先次遣發
一千馬回歸量帶親兵於舒州權暫駐劄聽候
指揮起發前來奏事具知稟　聞奏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
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令多差信實人過淮閒探省劄
樞密院奏勘會賊馬進退之際正要詳知動
息已降　指揮令諸宣撫司不住多差信實

人閒探日具所探的實事宜　聞奏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諸宣撫司
依已降指揮疾速分兩差人過淮深入賊
境子細體探目今的實作為動息日具探
到事宜　聞奏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司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令差一項軍兵前去郴州討捕駱
科省劄

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梁澤民奏伏爲本路見有郴州元授招安賊首駱科等約七八千人侵犯道州錦田等處倚恃山險劄立硬寨接連廣南連賀州界出没猖獗本司已發統領官陳元裴鐸各統所部軍馬前去收捕及差全州第九副將向子率將兵前去應接今來駱科等賊徒既衆又倚恃峻山絶崖劄立硬寨陳元裴鐸所統官兵不過一千餘人本司别無官兵可以接續應援欲望 聖慈詳酌特降 睿旨差發軍馬暫來本路收捕前項盜賊庶幾早得撲滅以安一路伏候

勅旨

右劄會已降指揮令岳飛差發一項官兵前去措置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岳飛日下選差統制官將帶軍馬疾速起發前去措置討捕不以時分追襲掩殺須管日近平殄其錢粮令所至路分帥漕應副不管闕誤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一年四月二日

令體探賊馬侵犯光州速差兵應援省劄

權發遣壽春府孫暉奏四月初三日據六合縣狀申當縣於三月二十九日酉時據被虜鄉民趙谷走回到縣賫到霍丘縣善香鎮監税朱祐狀稱於三月二十八日晚見說固始縣東二十里遞鋪於二十七日到縣請粮歸鋪得知本縣承光州關報有兵馬侵犯本州其鋪兵又一帶人民至柴家驛往東南閃避并據本府探報將官劉升狀探得六安軍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節次承關報有番賊人馬侵犯光州事由臣除已再差人前去體探的實别具狀申奏外奏 聞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劄下岳飛令多差人體探如有賊馬侵犯速差兵應援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

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一年四月九日
令措置應援光州省劄
樞密院奏光州申令月三日統領田邦
直定城知縣高青四縣弓手狀申令月
初一日酉時探得順昌府番人合蔡州番
賊於今月初一日早出離順昌府分兩頭項
來取光州并固始縣約至初三日辰巳時來
到城下邦直等遂各即時將帶所部官兵并

將官馮祠馬軍會合前去沿淮上下賊人來
路要便處把截掩殺至初二日五更以來到
梁安灘南岸深林内遂令步軍於兩壁荻林
内潛伏使馬軍在柳林後擺布聽伺北岸賊
馬欲明之間果見番賊馬軍約五六百騎自
淮河北岸踏淺過河前來邦直等望見放令
番賊入河涉水上南岸未整齊問遂擊鼓步
軍齊出荻林更不施放便令摽入賊懷用長
槍刀大斧一發向前斫殺號令不得斫級擊

財其番賊洪官兵乘勢掩殺入淮向北奔走
邦直等欲縱兵追襲實為少不敢深入遂
收兵南岸歇泊切慮番賊不捨復來作過除
已再行措置外申乞照會州司契勘知州王
刺史已再差將官張受部押官兵前去江淮
上下策應外伏乞照會申 聞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劄下岳飛措
置應援令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
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改所管制領將副軍兵充 御前
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韓世忠張俊岳飛
已除樞密使副其舊領宣撫等司合罷遇出
師臨時取 旨逐司見今所管統制領官將
副已下並改充 御前統制統領官將副等
隸樞密院仍各帶 御前字入銜及令有司
鑄印逐一給付且令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

三省樞密院同奏　聖旨施行仍令逐司統
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及委賞功
司將未了功賞疾速取　旨推恩以俟給付
右劄送樞密副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押押押押押
罷逐路宣司省劄
三省同奉　聖旨已降指揮韓世忠張俊岳
飛除樞密副使其逐路宣撫等司合罷所有
司屬並優與陞擢差遣統制官等既帶　御

前入銜下及軍兵並隸密院不得撥屬他處
已前或有負犯一切不問並不許相告言令
三省疾速行下
右劄送樞密副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押押
照會發回所帶人馬歸本處防托
把截依奏省劄
樞密副使岳飛劄子奏臣契勘諸路軍馬[illegible]
撥屬　御前今來臣有將帶到親兵等除

留當直人從其餘盡數欲乞發遣却歸本處
所有鄂州及襄漢等州軍有以前發去防托
把截人馬及淮東西軍馬伏望　睿慈早賜
措置庶使緩急賊馬侵犯有所統攝不致誤
事取　進止四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
旨依奏將帶到親兵等量留當直人從外餘
並日下發遣歸本處其鄂州及襄漢等州軍
以前防托把截人馬及淮東西軍馬自合依
舊駐劄聽候　御前使喚

右劄送樞密副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押押
依張俊例差破宣借人省劄
岳飛劄子奏臣合破宣借親兵人數竊慮樞
密院差破不足欲乞依張俊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奏　聖旨依所乞令闕
送樞密副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五月五日押押押押
令前去按閱寧一任責省[illegible]

勘八已降　指揮張俊岳本職前　一按閱
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岳飛帶本職前去
同按閱　御前軍馬專一同措置戰守五月
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俊飛以樞密職事
前去與宣撫使事體不同令隨宜措置專一
任責節次具已措置事目　聞奏

右劄送　樞密副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押

令帶本職按閱　御前軍馬仍赴

內殿奏事省劄

五月十三日同奉　聖旨已降指揮張俊岳
飛各帶本職前去按閱　御前軍馬專一措
置戰守許令赴　內殿奏事

右劄送樞密副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押押

乞追回王剛所帶人數當直使喚

省劄

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劄子契勘飛依奉　一十
昔見隨行當直人數少使用不足　伏乞　指
揮行下令飛追回近發去將官王剛所帶人
數前來當直使喚候指揮五月十四日三省
同奉　聖旨依

右劄送　樞密副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押押

添造臨安府所居屋宇省劄

八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　岳飛所居
屋宇不足令臨安府應副添造

右劄送萬壽觀使岳少保

紹興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押押押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二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三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天定別錄序

天定別錄者鄂國岳氏甲子 奏篇之後裒次四朝念忠之次第拾前錄之所未載及續見者也 先王之事悉矣褒典在 朝廷公論在人心爲子孫者毋庸以詞費是錄固嘗序所由作矣而於今錄則有可證於前者三可廣於後者二紹而明之又史法之所許也夫人臣之大義止於忠大節止於廉大端止於學此三者非有以證莫之顯也松楸鬱然遺廟巋然此二者非有以廣莫之承也是則豈容於不述哉方 先王初謚忠愍次謚武穆世固以爲當然也一旦 明天子下 坦制興鼓鼙之思合二美而公其傳其視夫異時之名臣渭南之隕星汾陽之貫日盛心皦如

遂得以並驅於千載之上有此錄則加美矣忠非足證歟金鑽之實錄於先王傳有曰死之日家無餘財世亦以爲固然也及考 隆興之初詔還簿錄有司會直僅共得緡錢萬當宁惻然歎其貧詔以見緡賜償之先兄甫請遺墅于 朝得之傳聞曰家故田四萬畝在廬山之陽 詔有司併給則實止三千畝其視夫同時之鄙夫金錢鉅億見於郿塢之積粟粗六十萬斛見於 阜陵之 聖語冰炭判如遂有以自別於萬世之下見此錄則加實矣廉非足證歟實錄又曰 先王通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世又知其必然也及賜謚之告曰威名震於夷狄智略根乎詩書視夫曩時之輯錄建儲之疏出師之奏謝啟之表斯文炳如亦將得以自信於一字之褒有此錄則加信矣學非足證歟忠臣烈士之禁樵採 建隆之詔也而磐石年利近易攸行闕之旁致有煩乎 寶慶之盼旨有此錄

則上知所以慮乎弛也廟于鄂王于鄂　淳熙　嘉泰之詔也而飲食必祝有得於斯人之心猶未泯乎沔陽之私祀有此録則下知所以慮乎久也證而傳本乎人心慮而久亦本乎人心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尚何假於予言惟觀是録者以顯然者考前聞則昭前之志爲可矜以隱然者垂後來則慮後之心爲可察録之複於已定之天蓋未嘗增損於一毫也録有前後前以紀　隆興之昭雪

後以續　嘉定之申褒合名曰别蓋流別之謂歟紹定改元端午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總領淅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岳珂謹序

天定別録卷之一　前録

追復旨揮

追復少保兩鎮告

先祖妣李氏及先伯雲等復官封旨揮

先祖妣李氏復楚國夫人告

先伯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告

先伯母鞏氏復恭人告

先伯雷復忠訓郎閤門祗候告

先考霖復右承事郎告

訪問李若樸等旨揮

先兄甫等復官省劄

先兄甫等復官告

先兄甫等換承務郎告

先兄琛等補官旨揮

先兄琛等補官告

復田宅旨揮

吏部復田宅告示

户部復田宅符

給還　御札手詔省劄

追復旨揮

尚書省劄子禮部狀準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都省劄子　三省同奉　聖旨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

戎事 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効不自矜
伐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戍鄂渚之衆師
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
坐事以歿而 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
承 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
特與錄用

追復少保兩鎮告

勑 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勳 神祖御邦首發
狄青之象蓋念舊者不忘於拔拭而勸功者

當急於褒崇朕祇禀 睿謨眷懷宿將茲仰
承於 素志肆盡洗於丹書故前少保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
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飛拔自偏裨驟
當方面智略不專於古法沉雄殆得於天資
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
於秋毫外摧孔熾之狂胡內翦方張之劇盜
名之難掩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櫜弓而
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然內史

之死逮 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
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惸
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 下屬於眇躬是
用峻升孤棘之班疊畀蘄壇之組近畿禮葬
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
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嗟夫
聞李牧之爲人殆將撫髀關西平而未録敢緩
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

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奉勑如右牒到
奉行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先祖妣李氏及先伯雲等復官封旨揮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十一月三日 三省同奉
聖旨故岳飛妻李氏特與復楚國夫人男雲復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雷復忠訓郎閤門祗
候霖復右承事郎與合入差遣震霆並與補
保義郎雲妻鞏氏與復恭人更不給致仕遺

表 恩澤內雲令臨安府以禮祔岳飛葬

先祖妣李氏復楚國夫人告

勅榮悴有時而不同忠邪旣久而自判昔飛以篆車綿冕備大將之多儀而李以文駟雕軒正小君之顯號暨彊宗之鼎盛何奇禍之驟興殆茲天定之時宜爾邦誣之辨前楚國夫人李氏柔懿以爲質儉勤而自修處安榮不聞驕妬之從居患難不改幽閑之操閨門遠徙閱歲屢遷眷念 前朝旣下生還之命

志伸今日再加甄叙之封錫以土田爲其湯沐子孫並仕顧惟晚歲以何憂門戶再興尚識大恩之所自可特復楚國夫人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先伯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告

勅漢李將軍恥對刀筆之吏寧就死焉未幾子敢亦罹非命良將數奇自古固然朕未嘗不撫卷而興嗟也故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岳雲慨慷忠勇頗有父風困於讒誣不究勳績茲懷遺烈盡復故官朕旣白杜郵之冤爾或知輔氏之報可特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先伯母鞏氏復恭人告

勅昔者大臣逞憾誣蔑舊勳微 太上皇帝全度矜容則岳氏一門無噍類矣爾流離嶺海險阻備嘗上奉君姑下撫幼稚以至于今非天有以相之耶其詔攸司還畀溫恭之號生爾者 太上恤爾者朕躬汝其念 兩朝之恩勉二子以忠報庶幾他日尚有餘榮可待

復恭人

先伯雷復忠訓郎閤門祗候告

勅故前忠訓郎閤門祗候岳雷前世流人亦有父子兄弟死則追褒生則寵秩如今日者乎國家雨露之恩與天通矣靈如未泯知享斯榮可特追復忠訓郎閤門祗候

先考霖復右承事郎告

勅前右承事郎岳霖爾父有戰勝攻取之勳

而無奇厖福艾之相故忠足以結 聖主之
眷而智不能辨權臣之誣一鬱九泉優辱之
聞兹興懷於鼙鼓肆加寵於子孫復以文階
續其世祿朕於尔家可謂注意矣尔之一門
何以報我哉可特復右承事郎

訪問李若樸等旨揮

勅 中書門下省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
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罪呂沈中發王詢所

司皆迎合林待聘爲勘官獨直其冤狀章傑
捕趙鼎送葬洒又捜其私家書欲傳致士大
夫之罪翁蒙之爲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爲
王鈇家治盜欲鍛鍊富民多取倍償王正己
爲司理卒平反之此不畏強禦節槩可稱
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録

先兄甫等復官省劄

吏部申准承信案關承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十八日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潭州

繫據故樞密岳飛男[illegible]妻鞏氏狀伏覩[illegible]
十三日同奉 聖旨指揮故岳飛與追復[illegible]
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人特與錄用氏故夫雲
見有男二人甫二十五歲申二十二歲女大
娘二十四歲故夫弟雷見有男四人經二
一歲[illegible]二十歲[illegible]四歲紀十二歲女二
二十三歲女三[illegible]子七歲見在潭州同居並
係阿翁樞密[illegible]朝廷乞賜 指揮
施行[illegible]兵馬司勘會去後今據兵馬司申

差行勘會得故樞密岳飛男雲妻鞏氏本家
今年四月初三日到潭州見在北裏廂故
夫兩雷一房同居鞏氏故夫雲有兒女三人
長男甫二十五歲次男申二十二歲女大娘
二十四歲鞏氏故夫弟雷有兒女六人長男
經二十一歲[illegible]四歲紀十
二歲女二娘二[illegible]女三娘[illegible]七歲已上
兩房兒女共九人別無詐冒州司保明詣實
[illegible]月一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雲

男甫申岳雷男經緯綱紀並特與補承信郎
岳雲岳雷女三人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
校尉岳雲妻并其餘子孫令所在州軍依已
降 指揮尋訪申尚書省本部所准承信案
關備承前項 指揮故樞密岳飛孫岳甫等
六人並特與補承信郎故岳雲女大娘岳雷
女二娘三娘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校尉
本部除將岳甫等六人各合補承信郎已申
朝廷命詞給降告命外所有岳雲岳雷女三

人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校尉合給降
尚書恩澤照劄伏候 指揮
右劄付故岳樞密本家候將來收使日繳
全來劄子經所屬陳乞准此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先兄甫等復官告

勅某等善善及其子孫春秋之誼也乃祖既
信眉於地下矣其可使汝曹與編氓齒乎
命以官勉思報國可特授

先兄甫換授承務郎告

勅漢驃騎死武帝錄其孤爲奉車都尉蓋幸
其壯而將之爾本將門乃能攻苦隸業剏爲
儒生茲特授以文階遂進京秩亦爲爾祖奮
由忠烈沒非其罪肆朕恩恤之厚於汝無蘄
也勉爲忠孝茂對斯寵可特授承務郎

先兄琛等補官旨揮

中書門下省四月二十三日同奉 聖旨岳
飛孫琛并女安娘夫並特與補承信郎奉勅

如右牒到奉行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先兄琛等補官告

中書門下省
吏部狀承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三省
同奉 聖旨岳飛孫琛并女安娘夫特與補
承信郎尋差人取索到本家供狀稱女安娘
夫係高祚令依前項 指揮並補承信郎並
命詞告伏候 指揮奉 勅依下項

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六百户岳飛孫珠刑有冤濫朕所盡傷雪罪記功仍䘏其族類併以官爾厥惟茂恩可特授承信郎

復田宅旨揮

岳霖劄子乞給還父江州田宅近 户部申到岳甫陳乞上件事已劄下 户部催促江州開具見管并已責遍數供申 隆興元年四月三十日送 户部 依已行事理催促疾速施行

吏部復田宅告示

行在尚書司封

准 都省批下本部申准都省批下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岳飛男霖狀乞父女安小娘并孫男珠推 恩等事承後批送吏部勘當申尚書省一司封勘當到本部今勘當岳霖所乞於司封別無合行事理一尚左

今來本家所乞致事遺表等恩數量給一三

吏部勘當申省本部勘當前執政官乞致仕依法合同致仕恩澤三人遺表蔭補恩澤四人并致仕恩例兩次非降黜中身亡恩例兩次照得岳飛係是特追復官職已降 指揮録用子孫補官了當於本部尚書左選條法別無合得致仕遺表恩例一侍右檢承隆興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勑中書門下省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飛孫珠并女安娘夫並特與補承信郎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四月二十四日辰時付吏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又本部所承 都省批狀指揮送部勘當本部已承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岳飛孫珠并女安娘夫高祚並補承信郎已申 朝廷命詞給告去訖今勘當欲候今狀下部日從本部備坐前項因依告示本家知委仍行下惠州并漳州遵依已降一指揮施行一户部勘當岳霖乞給還江州田

宅等業近承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朝旨已行下江州一依　都省批狀指揮日
下開具有無見管未賣房廊田産如無即具
已賣過數目并買人姓名供申仍契勘已賣
過價錢并付是何庫分送納了當有無朱鈔
照證各具詣實保明文狀申部候到申取
朝廷指揮施行本部見行繼祖催促本州知
通日下開具供申具本州承行人住滯人尋
行究治斷遣去後近據江州申到稱見行監

勒合干人等宿司連夜供攢上件已未賣田
産事帳續次供申本部已再牒本州知通請
疾速行開具供申去訖今承送到批下岳霖
狀乞行給還江州所置田宅一節今勘當欲
再下江州知通請一依　都省批狀指揮日
下開具有無見管未賣房廊田宅産各具詣
實保明文狀申部候到從本部看詳申取
朝廷指揮施行申　都省候　指揮承後批
吏部勘當到岳霖狀乞父恩例五月二十八
日送　吏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仍告示須
至指揮
右差親事官仰告示本官知委訖連申
隆興元年六月初五日

戶部復田宅符

行在尚書省戶部
准　隆興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勑中書門下
省尚書省送到　戶部狀准　都省批下本部
申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

國公岳飛長孫岳甫狀乞將先祖生前置到
江州田宅房廊見存給還本家等事後批送
戶部勘當申　尚書省本部日今即不見得
本州的實有無見管田宅房廊今勘當欲下
江州日下開具有無見管田産具詣實保明
文狀申部候到從本部看詳申取　朝廷旨
揮施行後批送戶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本
部遂行下江州一依　都省批狀旨揮開具
供申去後今據江州申准　戶部符日下開

具岳甫乞給還先祖生前置到江州見存田宅房廊有無見管田產具詣實文狀供申
朝廷施行州司今依准上項指揮開具下項並是詣實申部伏乞照會本部據今來江州申到見在岳飛田產屋宇等今開具下項一開具到見在田產計錢叁阡捌百貳拾貳貫捌伯陸拾叁文省田柒頃捌拾捌畝壹角壹步地壹拾壹頃玖拾陸畝叁角水磨伍所房廊草瓦屋肆百玖拾捌間見有人承佃田叁

項壹畝叁角玖步地玖拾壹畝叁角伍拾玖步水磨貳所房廊草瓦屋共壹伯伍拾壹間未有人承佃田肆頃捌拾陸畝壹角伍拾貳步水磨叁所荒雜地肆頃捌拾陸畝壹角壹拾伍步荒親地陸頃壹拾捌畝壹角肆拾步岳家市見今只存陸拾間地基屋宇共貳百玖拾間本部今看詳江州申到岳飛見在田產屋宇等合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七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給還奉勑

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一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江州主者一依 勅命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隆興元年八月四日

給還 御札手詔省劄

通直郎試將作少監岳霖劄子霖輒瀝誠悃不避 誅夷仰瀆 朝聽霖照對本家妻承
國史院曆日所取索先父少傅忠烈行狀及前後被受 御筆手詔真本應合干文字恐使霖除已遵 稟外重念霖先父少傅忠烈本以寒微奮由忠孝頃荷 太上皇帝拔自行陣名列通籍一時 異恩群臣莫比前後被受 御筆手詔無慮數百章中間不幸爲權臣厚誣悉被拘沒今聞見在左藏南庫桒閤比蒙 聖恩昭雪冤抑 憐其幽苦 詔太常議謚而本家別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
朝廷特賜詳酌於南庫取索上件真本 御

札手詔等文字給付本家恭考照使應令子孫久永珎藏知 兩朝 眷寵先臣之意感激思奮仰荅 聖恩不勝幸甚干冒 威顏霈下情無任戰灼之至伏候 指揮閏六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左藏南庫搜檢給還

右劄付將作岳少監

淳熙五年閏六月二十二日

天定別録卷之一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三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四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 珂編次

天定別録卷之二 前録

湖北轉運司立廟牒
勑建忠烈廟省牒
賜謚指揮
忠愍謚議
武穆謚議
武穆覆議
賜謚謝表
張憲復官指揮
張憲復官告

湖北轉運司立廟牒

湖北轉運司 牒上 岳少保宅

勘會近於去年十二月初八日准 尚書省劄子朝散郎荊湖北路轉運判官趙彥博狀

子猥以非才濫將使指無補涓埃日有素餐之責置司適在大將屯戍之地苟有可以褒顯忠良激厲將帥者義當冒聞不敢緘默伏覩故少保岳飛頃提十萬之衆留屯沔鄂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捐軀徇　國有百戰百勝之勲至今鄂州一軍士卒整肅可用者皆飛之力也去此已三十年遺風餘烈邦人不忘繪其像而祀者十室而九可見忠義能感人心如此雖蒙　朝廷復其官爵錄其子孫而廟貌缺如何以鼓忠義英豪之氣今鄂州軍民見請爲飛建立祠宇欲望　朝廷下湖北轉運司及鄂州許從衆欲不唯少慰飛忠烈不泯之魂亦可爲　方今將帥建功立事者之勸在於　公朝實非小補候　指揮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本司當司除已承都統制司標撥錢肆阡貫文委官建立廟宇外須至公文　牒請　照會謹牒

乾道六年二月　日牒

勑建忠烈廟省牒

尚書省牒武昌軍忠烈廟

禮部太常寺狀准　乾道六年七月六日

勑尚書省送到武昌軍奏據本州居民父老□子立等狀伏覩前宣撫岳飛統師嚴□保護上游收復軍州掃平寇盜軍屯所至□毫無擾有功於國百姓仰之近遠之人繪□其像昨已蒙　朝廷叙復元官錄用其後□廟貌未立子立等遂具狀經湖北轉運司□陳蒙前任運判趙彥博備奏奉　聖旨依奏來建立祠宇將欲就緒尚有廟額未蒙　賜□乞　檢會所降　指揮　敷奏封賜廟額庶使歲時享祀福此一方用廣　朝廷旌勸□□之意伏候　勑旨三省同奉　聖旨□□□部太常寺擬定申　尚書省禮部太常寺□上件　指揮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伏□　指揮　牒奉　勑宜賜忠烈廟爲額牒

勑故牒

乾道六年七月　日牒

參知政事梁　押

參知政事王　出使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押

乾道六年夏武昌軍言故少保武勝定
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武穆公飛
功在一方軍先有請既獲　旨立廟吳
吏士又乞　加賜廟號敢昧死以　聞

制曰可於是飛廟得　賜號忠烈迨今
踰十年　詔黃未刻也珖被　命使湖
右廼始鑄　制　詔于右以重祠官慰
一方吏民無窮之思竊惟公以奇男子
起家山東爲　國虎臣其勳伐書　太
史其威名震聞四夷而節制之師至今
名天下　上臨朝念文武名臣欲盡有
懷英烈收用其子孫以表公大忠四方
聞者無不勸也增氣方圖新公祠廟
公故宇即名將董先李道等像俾侑饗
于公仰稱　陛下尚賢勸忠之指以感
動忠義而侈公遺休其可不敬書下方

淳熙六年冬十一月既望降授宣義郎
權發遣荆湖北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
兼本路勸農使專一措置提督修城借
紫　臣張珖謹書

賜謚指揮

尚書省送到太常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吏禮

部狀准　都省批送下權發遣江南東路轉
運副使顏度劄子奏臣恭覩　紹興三十二
年七月十三日　聖旨故岳飛起自行伍不
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
屢立功効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未泯去
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
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殁而　太上皇
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　聖意與追復元官
以禮改葬既而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

壽襯依葬以一品之禮立廟鄂州賜額忠烈
仰惟　聖恩褒卹足以增賁泉壤獨定謚一
節未曾舉行欲望　睿慈特下有司議謚施
行後批送吏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據太
常寺申到稱檢准　乾道重修服制　令節
文諸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
後録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録事實
或本家不願請謚者取子孫狀以聞本寺勘
會本官官品依前項修令合該定謚今勘當

欲依本官所乞候今降　指揮日下依前項
條令施行伏候　指揮六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并檢准　淳
熙三年四月十五日　勑三省同奉　聖旨
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
勳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
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
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
本家照會本寺今擬定謚曰忠愍危身奉上

曰忠使民悲傷曰愍伏乞　朝廷詳酌指揮
施行六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太常
寺別擬定申尚書省本寺今別擬定謚曰武
穆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伏乞　朝
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九月八日三
省同奉　聖旨依

忠愍謚議

議曰嗚呼將相大臣勲在　王室德在人心
身没而名垂不朽與日月爭光而乃襃贈未

舉信史未書萬口一詞以爲闕典如是者九
二十餘年而　聖天子一日赫然下　明詔
悼不辜崇恤典下之有司始請易名以慰忠
寃以詔萬世於是前日萬口一詞歉焉不滿
者舉欣然相告曰信乎三十年後議論自定
薦紳之倫介胄之衆方且喜聞而樂道之而
況司議臣者敢不整冠肅容特書其事以著
春秋之大旨乎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
岳飛寃于　紹興十一年至三十二年　主

上龍飛有　詔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
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
効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
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
功於飛雖坐事以没而　太上皇帝念之不
忘今可仰承　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
訪求其後特與　録用已而又更十有六載
至　淳熈四年禮官奏以公應定謚乃下有
司議其事嗚呼公之大名大節大勲烈赫赫

在人耳目青天白日其誰不知顧乃閲歴三
紀然後被哀榮之典其尤可憫也與蓋嘗迹
公際遇之始自我　太上皇鳳翔于河朔公
已先負敢死名受知　大元帥府此殆天授
也　建炎之初首於　京城南薰門外以王
旅數百破羣賊王善等二十萬自是凡征討
皆以少擊衆名震夷夏所向無前雖虜騎陸
梁大盜充斥獨公轉戰逐北掃蕩無遺用能
復金陵清江淮剋定湖廣經理京西進討河

南鮮冠如李成馬進之徒望風奔潰虜之簽
軍涉其境者爭先降附擁衆來歸不可勝計
紹興四五年間公領　王師秉建鉞之功剪
除群寇有衆百萬皆其平寇所得蓋虔賊山
寨三百餘所與漢上九郡之衆湖中楊么鍾
子儀等各聚兵二十萬聞公軍至相率焚香
迎拜既而被　命招討河北蔡人來迎亦如
之唯恐公至之晩遂進屯潁昌又進取曹濮
時太行有魁領梁小哥者亦樂爲先驅捷書

至幕府曰河北忠義四十餘萬皆以岳字號
旗幟願公早渡河虜酋雖簽軍無一從者乃
自嘆曰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屢見挫
衂公至是喜甚語其下曰今次殺金人直到
黄龍府當與諸君痛飲繇是虜始倡和議以
成吾兼愛之仁蓋以公威靈氣燄日闢故疆
莫之能禦也　中興之初感會風雲得雋中
率者非無其人唯公擅勇智仗忠赤自視不
在諸大將下初受節制于張浚公常語人曰

使我得與諸將齒而承命於　天子何功不立
一死烏足道哉要當恢復　神州迎還二聖
使後世史冊知有與關張齊名　朝廷命公
鎮撫通泰乃力辭請以母妻二子為質願別
立一軍招集士馬自兩淮進取山東河北收
還舊疆使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故其鎮
武昌也諸大帥如武僖劉公忠烈張公武恭
楊公忠武韓公武忠劉公分屯淮甸兀朮封
豕長蛇方張不制　太上運　廟謨授　成

算形于　聖訓獨倚公一軍與諸將掎角為
聲援以牽制賊勢人謂　中興論功行封當
居第一嘗竊恭覩　太上宸翰賜公無慮八
十餘札有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
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曰覽卿近奏
毅然以恢復為請皇天實啓之將以輔成　之
朕志行遂中興耶曰比降　親筆喻　朕至
意再　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　朕所望於
卿者良深　嘉嘆　餘章丁寧倚重之語大

卒類是初忠宣洪公在虜嘗遣蠟書至　太
上以賜其家言虜中所大畏服者張浚與公
而已他日忠宣還因奏事論至公死不覺為
慟公之大名大節大勳烈於是乎在若其奉
己至薄與下士同甘苦持軍至嚴所過秋毫
無敢犯禮賢至恭一時名人皆萃于幕府持
循禮法動合軌物恂恂若一書生茲又古名
將所不可望者公素志恢復會和好已定南
北息肩於是登廟堂位樞弼彼忌功嫉能者

方相與媒孽厚誣以媚權臣乃罷本兵興羅
織致坐事以沒嗟乎士患不遭時遇　主既
遇而復不得其死命與李廣材氣天下無雙
孝文見之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户
侯豈足道哉以公擬廣蚤遇　太上依乘風
雲再造　王室非不遇矣然卒斃於權臣之
手天下莫不冤之班固之賛李廣以為死之
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忠誠信於
士大夫蓋公之遇　主有李廣所不能及而

死之日天下爲之流涕有甚於廣焉嗚呼命與茲 主上所以仰體 太上皇帝 聖意錄其後之象賢者優加 寵擢云意公生氣凜然尚存也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公其有焉請謚以忠愍謹議有 㫖令別擬定

武穆謚議

議曰紹興三十二年 皇上嗣承大統緬想中興之盛將帥之臣如故岳飛褒崇未及藐諸孤猶在遠有盡 上心迺 下詔追復元官以禮改葬 訪求其後特與 錄用嗚呼身可歿而名不可朽是非感於一時而議定於來世自非有大勲力著在人心何以上爲 聖天子追念如此抑可謂盛矣又十六年而禮官請定公謚 制可之其在司議者所當大書特書垂諸簡策以詔天下後世迺上公謚迹公始末爲之議蓋公自結髮從戎有大志雄勇絶人每以關張自許 太上皇開大元

帥府公以敢死名被 知遇自是授任推既陷敵至績用顯白聲名彰灼雖晚出而人以爲元勲宿將率基於此也 建炎初群賊王善等衆二十萬抄掠汴宋間公以 王旅數百破之於南薰門外繇是師行所嚮必克紹興改元北虜驕暴未已而河南諸郡寇盜充斥李成馬進允號𣆶黠湘漢間楊么鍾子儀等相挺爲亂少者萬人多者十餘萬公受命征伐奮然以削平爲已任曰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復遠疆故麾軍南指則李成馬進爲之潰北移師湘漢則楊么鍾子儀爲之破滅捷書踵至勲名日盛南方底定公撫定以威信遠近爭附其爲民者莫不各安生業而豪強之徒皆願立功爲用於是有衆數十萬隱然爲長城矣 太上倚公爲重以酋恢復而公亦以 眷遇之厚竭其忠力駐師武昌日謀進取練軍實選騎士明紀律以取之同甘苦以懷之允隸公麾下者人

百其勇故公被　命招討河北蔡曹濮等州望風相率歸附威聲大暢河北忠義聞公至以岳公姓識旗幟候公渡河咸詣公御軍得士雖古名將無以加也公受節制於大將顧出奇料敵動無不中而以拘制不得盡每語其下曰使我得稟命於　天子何功不立故其爲通泰鎮撫使乞別爲一軍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以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公之心其欲掃清中原以大功不立爲已之耻可謂通于神明貫于日月是以　太上嘗賜　詔曰　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　中興耶公之勇略忠藎與　太上之知公使得究盡其能北虜雖彊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方以川陜宣撫力圖進討而議者厭兵欲息南北用事之臣力主和議迄講盟通好猶懇懇奏列以爲非計終莫之聽公亦進位樞府而兵柄釋矣雋功未就偉志莫伸身隕以殞有遺憾焉嗚乎爲將而觀望畏避保安富貴養寇以自豐者多矣公獨不然平居潔廉不殖貨産雖賜金巳俸散予莫畜則不知有其家臨戰親冒矢石爲士卒先推精擊銳不勝不止則不知有其身忠義徇國史冊所載何以尚茲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公內平群盜外扞醜虜　宗社再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可謂折衝禦侮矣治軍甚嚴撫下有恩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可謂布德執義矣合茲二美以武穆謚公於是爲稱謹議

武穆覆議

議曰天下未嘗無公論爲國者未嘗不念功爲將者未嘗不欲立功功之小大顧其人如何耳功立矣何患　國家之不知既知之身必享其利而子孫且蒙福矣其有身殁既久而國愈不忘之若必其功卓然有以異於人

而公論㫖不容已也　太上皇帝　中興諸
大將依乘　風雲勳功　帝籍其冣爲公論
所與者不過數革　國家所以封爵之與夫
寵祿其後往往不薄易名之恩有請則畀之故
少保節使岳公獨闕焉其子若孫頃在遠外
未及以請新江東漕臣顏公舉太常少卿舊
職以公當得爲謚　上惻然俞之太常博士
實司其議廼按謚法謂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
義曰穆於公爲宜　朝廷下之銓曹考功職

當覆議因博詢公子生之所以著威望繫安
危與夫立功之實其非常可喜之大略雖所
習聞而　國史祕内無所攷質獨得之於舊
在行陣間者云　紹興之初劉豫寇京西列
城失守襄鄧恭爲盜區公獨明賞罰練士卒
百戰百勝所向易於破竹六郡賴以復平而
役不再籍既盡復商於之地收虢略之城長
驅將入於三川而威震五路矣所謂威名冠
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誠如　太

上皇御札且平生用兵紀律甚嚴毋與士卒
同甘苦而得其歡心雖　[illegible]
不以爲己私故士卒用命而所至無擾所謂
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
蘇無犯至發行齋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
誠如　太上皇詔書其後北虜渝盟空國來
冦公徑絕大江鼓行西向以挫其鋒獨與兀
术對壘於郾城卒斃其將阿李朶骨董等而
走其師又嘗以孤軍置寨於蔣山及宜興或

殺或降莫可勝計虜人聞公之名爲之落膽
所以破郭吉而有其衆斬張威武而併其軍
扈成已死部曲内附仍尾襲虜人於鎮江之
東間道直趍建康大小數十戰動無遺策江
浙又賴之以平定所謂籌略頗如人意誠去
太上皇玉音茲非折衝禦侮而何雖恢復中
原之志未及大伸而在公已無愧也其[illegible]
善之偉績與太常之議不異復有一[illegible]
可喜方襄漢未平㫖守宰而下悉[illegible]公[illegible]

是時甫復河南故地公即抗疏力辭乞從
朝廷差注公之處功名遠權勢有明哲之先
見焉嘗閱褒詔有曰卿所抗章殊合事体自
非思慮之審謙畏之至何以及此子孫必有
家藏是　詔者布德執義茲非其要歟謚曰
武穆捨是將奚擇謹議　淳熙五年十二月
十二日奉　聖旨依

賜謚謝表

臣霖等言正月二十一日准　告伏蒙　聖恩

賜臣等先父贈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臣
飛謚武穆者　聖朝録舊特疏　優武之恩
先臣因功叨被易名之　寵可謂殊常之遇
足爲不朽之光仰戴　洪私俯增感泣臣等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先父奮迹田畝
效節行伍首蒙　太上皇神聖之知旋授元
戎府偏裨之寄毅然赴難奮不顧身志在立
功中夜蹴雞鳴之舞師行有律居民無犬吠
驚江淮頼此以全豪傑聞之皆附南剪湖
湘之寇北收襄漢之城鼓行將入於　京都
聲勢殆震乎河朔誓破虜而後朝食擬清道
以迎　乘輿皇天后土實鑒此心白叟黃童
知爲義將桊城狐之得勢指市虎以肆誣竊
柄弄權律人從己挾恐人見破之私意沮爲
國規恢之遠圖出下策以議和姑欲効奉春
之計皆左袒而奚罪無何繫周勃之身雖
聖君曲賜保全而姦臣必欲擠陷誘書交至
羅織慘加懷壯志之莫明抱深冤而長往形

骸瀟瑟痛固無窮妻子竄夷鬼亦不食與言
及此流涕漣如迨　邦誣之既招荷　宸衷
之丕恤食之廟宇旌英烈於一字之間葬以
孤儀起枯骨於九泉之下盡復褁封之爵邑
再收已錮之子孫猶謂禮意之未崇必加節
惠而後已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覆燾
日月照臨　察臣之父初無他腸　憐臣之
父沒有遺憾特　詔禮官之議用爲信史之
傳有其實可無其稱美名既立聞其謚足知

舊玷自明豈惟撫慰於幽冤抑可激卬
乎忠槩死如未泯必能爲結草之功生亦與
榮敢不勵執戈之操臣等無任瞻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霖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熙六年二月　日宣教郎守宗正丞臣岳甫上表
忠翊郎監潭州南嶽廟臣岳霆
從政郎前廣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臣岳震
奉議郎守尚書禮部員外郎臣岳霖

張憲復官旨揮

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京西
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鄂州駐劄御前前
軍統制提舉諸軍一行事務張憲男敵萬狀
伏爲先父自建炎紹興初隨從岳飛統
率軍馬累與金人并諸處賊馬鏖戰收復州
縣屢立奇功昨因岳飛坐事連及先父亦至
於死今岳飛已特與叙復元官改正禮葬給
還恩數唯先父未蒙優恤望依岳飛體例追
給還身後合得恩澤庶使存歿舉霑
賜　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
同奉　聖旨張憲特追復元官四子各補承
信郎

張憲復官告

勑朕大明公道而邪正以之分博採衆言而
是非以之辯苟銜冤而未雪則賫志而莫伸
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張憲
奮身艱虞致位通顯統三軍之士久從幕府
以出征收百戰之功每以捷書而受賞屬處
嫌疑之地遽罹誣謗之言人臣無將忍加之
罪衆惡必察盡洗厥愆廉車已正於使名廂
部并提於戎旅整還故秩仍錄後昆尚祇服
於醲恩庶宥光於幽穸可追復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

金佗續編卷第十四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五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總領淛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 岳珂 編次

天定別録卷之三 後録

賜褒忠衍福禪寺額勑

賜褒忠衍福寺額省劄

謝賜褒忠衍福寺額表

賜褒忠衍福寺額謝宰執啓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一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二

禁止墳山鑿石謝宰執啓

　　賜褒忠衍福禪寺額勑

尚書省録

禮部狀准 都省批下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照對先大父鄂王飛蒙恩勑葬臨安府西湖上 紹興三十二年蒙 朝廷給賜顯明寺充功德寺續因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𥫗等申請係大傅儀王仲湜安殯妨礙 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 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本家別行指占自後一向無力陳乞竊見北山下智果寺委是趾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地基敝屋數間今來本家願自行創建買田供贍請僧焚修照繳連元准 省劄兩道真本連粘在前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給賜仍乞照曾任執政例改賜肆字寺額存殁均被 大造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勘當申 尚書省檢准大觀三年三月十六日 都省劄子内外射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院自今並行禁止如違在外御史臺在内令入内内侍省彈劾施行合覺察為祠部法内彈劾一節合釐為御史臺入内内侍省法本部照得今准 批下岳珂指占北山下智果寺充功德院係指射有額寺院正礙前項指揮今據本官繳到 紹

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都省劄子乞
踏逐到顯明寺亦是 勅額寺院係奉 聖
旨特依所乞是致施行了當續准 隆興二
年十月十七日 都省劄子禮部狀准 都
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
宗正事士㒟等劄子敘陳先父太傅儀王仲
湜安殯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懺堂内近有
故少保岳飛孫甫𢕟降 旨揮充功德院士
㒟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乞行下故少

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事後
批送部看詳申 尚書省本部今看詳欲令
岳甫別得指占寺院乞功德院伏乞 朝廷
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十月十六日奉 聖
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照得繳到 省
劄内有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尋
勅僧正司供具去後據僧正司申到 嗣秀
王師禹乞長慶山興化院充功德院躰例以
長慶崇福院爲額亦是 朝廷特降 旨揮

放行本部續據岳珂狀乞以褒忠衍福禪寺
爲額緣有逐項 指揮令勘當上件事理合
取白 朝廷旨揮施行謹連元狀并 省劄
二道伏候 指揮照得江東運判岳珂繳到
昨來 省劄内已降 旨揮令別行指占寺
院充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今來岳珂申乞已
踏逐到臨安府北山智果寺兼照岳飛又係
昨任少保樞密副使後追封鄂王及禮部勘
當欲以褒忠演福禪寺爲額湏議 旨揮仍

連 省劄二道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智
果寺特充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衍
福禪寺爲額令 尚書省給 勅
牒奉 勅宜特賜褒忠衍福禪寺爲額牒
至准 勅故牒
嘉定十四年六月 日牒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任 假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鄭 押
右 丞 相 押

褒忠衍福寺額省劄

故少保岳飛孫岳甫狀見蒙 朝廷矜愍先
祖飛以禮改葬甫今踏逐到顯明寺一所見
在錢塘門外照得本寺別無田產只係律院
唯是近切 先祖墳塋今欲乞充甫家功德
院伏望 特賜將本府顯明寺充本家功德
院施行伏候 旨揮十二月十八日 三省
同奉 聖旨特依所乞
右劄付故岳少保本家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押

禮部狀准 都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
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篯等劄子敘陳先
父太傅儀王仲湜安殯在臨安府北山顯明
寺懺堂內近有故少保岳飛孫甫獲降 指
揮充功德院士篯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恭
享乞行下故少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
功德院事後 批送部看詳申 尚書省下
部今看詳欲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

院伏乞 朝廷詳酌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
月十六日奉 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
行
右劄付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岳承務
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 押 押押
禮部狀准 都省批下承議郎權發遣江南
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狀照對先大父鄂王飛
蒙 恩敕葬臨安府西湖上 紹興三十二
年十二月蒙 朝廷給賜顯明寺充功德院

續因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
事士篯等忠明係太傅儀王仲湜安殯妨礙
准 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備
奉 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本家別行
指占自後一向無力陳乞今竊見北山下智
果寺委是既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地基
敝屋數間今本家願自行創建買田供
請僧焚修護 連元准 省劄兩道真本連
粘在前欲望 朝廷特賜敷 奏給賜仍乞

照曾任執政體例改賜肆字寺額存殁均
大造伏候　指揮後　批送禮部勘當申
尚書省檢准　大觀三年三月十六日
劄子內外指射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
令並行禁止如違在外御史臺在
內侍省彈劾施行合屬爲祠部法
即合屬爲御史臺入內內侍省法本
准　批下岳珂指占北山下智果寺
院係指射有額寺院正礙前項　指

今官繳到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都省劄子乞踏逐到顯明寺亦是　勑額寺
院係奉　聖旨特依所乞是致施行了當繳
准　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都省劄子禮部
狀准　都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
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籛等劄子敘陳先父太
傅儀王仲湜安殯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懺
堂內近有故少保岳飛孫甫獲降　指揮充
功德院士籛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乞

行下故少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
院事後　批送部看詳申　尚書省本部今
看詳欲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伏乞　朝廷
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十月十　日奉　聖
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照得繳到省劄
內有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尋勒
僧正司供具去後據僧正司申到嗣秀王師
乞長慶山興化院充功德院體例以長慶
福院爲額亦是　朝廷特降　指揮放行

部續據岳珂狀乞以褒忠衍福寺爲額緣
逐項　指揮令勘當上件事理合取自
廷指揮施行謹連元狀并　省劄二道
指揮照得江東運判岳珂繳到昨
省劄內已降指揮令別行指占寺院充
保岳飛功德院今來岳珂申乞已踏逐
安北山智果寺兼照岳飛又係昨任少
副使後追封鄂王及禮部勘當欲以褒
福禪寺爲額須議　指揮仍連　省劄

廸六月二十一日奏　聖旨智果寺
少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衍福寺
尚書省給　勑
右并元　省劄二道劄付江東運判岳
　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嘉定十有二年秋七月甲辰珂自幾
掾奉　詔將漕江左既受節少府使道
先壠下遂乘駟以馳瞻言　松楸託
畿甸念妥　靈之未有其地踧踖弗忍
而　王事靡盬未暇請也越再歲夏五
月己丑始援先兄吏部郎甫已獲之
旨丐以西湖下智果寺奉　塋側之祠
越翼月甲戌　制可仍　賜四字額曰褒
忠衍福驛書　下漕臺珂既拜章以　謝
又四歲始克以　勑牒刻之石歸揭寺門
以侈　天貺珂不肖竊伏惟念　先忠武
王以對越穹昊之盛心際遇　高廟亦
既揭之旂常崇以廟貌褒大邦之復謚

金鎔之書昭昭大忠若揭而行珂甘載
叩閽之本心百年未了之丕責亦可
以自慰矣顧茲　賜冢所以　象去病祁
連之功擕里長樂之思望　堯雲依
漢日　光靈爲奕固已百倍往諜　睠
懷藐然猶以一字之不可苟也　華袞
示　褒不于其他　天心所存萬世如
見又與近者易名之　詔寔相表裏
四朝旌廣之仁　上聖遹追之孝　蘷
舒耀靈　雷霆奮發志信誼白　煜溫穹
壤其　榮復如此然則一門九殯之赳
果將何以哉惟忠孝臣子之大節盡是
心而不斷乎人之知臣之事也　昭是
以信乎天下後世　上之明也述是心
及乎世世以無忝其　祖子孫之責也
謂報者夫豈能有外乎是敢表　略
用期方來寶慶元年夏五月甲申
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

淮東軍馬錢粮專一報發　御前軍用
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謹書

謝賜褒忠衍福寺額表

臣珂言今月伍日准　勑　先臣　功德院特
賜褒忠衍福禪寺爲額者　聽華輿將闔之[illegible]
思永忘　楓宸　封璽侈佛廬之賜永鎭松阡
輝暎　湖山　澤流泉壤臣珂中謝惟　聖朝之
忠厚備勲閥之哀榮建刹奉塋雖申嚴於
甲令因名攷實猶示寵於丁辰重念先臣去

陪　興運自洗鳩浮之枉亟分佗佩之華宜
樗里於宮西嘗紆　天顧闕桑祠於墓左佴
下　雲章褒　先朝徇　國之忠衍奕世承家
之福　寵靈至矣存殁同之茲蓋恭遇　皇
帝陛下命啓　維新　仁存　念舊　會同四海
月咸贄於唐魚　駕馭群英日又來於燕駿發
幽潜於前烈　昭風厲於後人臣猥紹弓箕
親承　綸綍寵如未泯肯渝三生馬革之心
孝尚可移誓竭九死鴻毛之報臣無任[illegible]

天荷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
聞臣珂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賜褒忠衍福寺額謝丞相啓

珂啓伏准　勑牒特賜先大父飛功德院以
褒忠衍福禪寺爲額者護栢祠之遺蹟回子
孫追孝之情摽蘭若之嘉名實　君　相念功
之寵捧雲函而拜賜瞻台極以知歸於惟[illegible]
中興復古之朝每篤無競維人之烈考流風
而懷將略方亟興　拊髀之嗟崇報地以奉

神棲尤欲示因心之教定比雖存於同列㕭
榮蓋出於　明時有如先塋寥介　近甸雖郢
國舉開於主社嘗假寵於分茅而　阜陵巳被
之　聖書尚銜哀於宿草所謂百年之封鬣[illegible]
無一死之盖頭人徒知下馬之恭僧豈識[illegible]
鯨之供諸孫零落莫記春秋一念經營靡忘
昕夕僅知傴躬申控於忱悃誠不自意遽拜
於　俞音曾班章爲白之幾何忽出綍自
天而來下賁扶猊之翰墨迅傳駟之置郵至

於　四字之題榮甚九京之貺　寶章煋爚
褒忘身徇　國之忠金地莊嚴衍奕世承家
之福湖山爲之改觀泉壤至於回春既彰風
雲已往之遺逢復厚霜露方來之悽愴茲蓋
恭遇　某官腹心　宗社掌握鈞樞陟禹迹而
張六師誕啓歸疆之効董周官而佐八柄盍
公馭幸之權謂將思昔以勸今要使循名而
老實豈但示封人錫類之意抑以表國士死
讎之心大聳觀瞻式存風厲珂幸以膺門之

戚獲伸掃域之恭聲光頓發於幽潛肝膽不
知其激烈申許墓祀松之禁夙嘗沓被於覆
存圖參軍結草之酬所願愈殫於糜殞感深
揮涕言不逮心謹具啓事專人捧詣鈞墀祗
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一

皇叔祖保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趙不涚
等伏覩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寮奏
請臨安府北山劒門嶺履泰山係　神京拱
地乞行禁止不宕打鑿石段奉　聖旨依且
今遵守今有側近居住不畏公法人朱乙朱
四朱五二吳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忽
自去年以來公然違戾上件　指揮多雇游
手鑿石貨賣倍多於前委是利害重念不悅
有先祖儀王仲湜昨蒙　敕葬顯明寺珂有
先祖鄂王飛昨蒙　敕葬褒忠衍福寺上件
墳地與所鑿石宕相去並是逼近今來穿究
不已子孫之心委爲痛切況其山正係　行

宮大內儲祥發源形勝之地又係　成穆皇后
成恭皇后　慈懿皇后　莊文太子　景獻太
子攢宮正按具有　法禁兼有專降　指揮
分明豈容不時穿鑿戕壞山脉今録白臣寮
元來　奏請在前伏候　指揮特賜　劄下臨
安府追上朱乙等捌名根究違犯　聖旨指
揮從條施行仍乞從本府出給板榜付不悅
等各家功德院釘掛約束併下所屬巡尉導
從元降　指揮將穿究去處日下填塞以後

常切禁戢貨荷 公朝存卹之恩伏候 指
揮又劄子不慥等輒有恍惘仰干 朝聽竊
見先祖儀王昨來蒙 恩勑葬臨安府顯明
寺其主山地名劒門嶺覆泰山與墳地禁步
相去逼近比來有不畏公法之人朱乙朱四
朱五二吳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招集
游手公然鑿石貨賣山骨幾至斷絕殘壞風
水利害不細不慥等遂得嘉定十二年十一
月十一日臣寮請北山劒門嶺覆泰山係是

行京焚地有關 國家風水乞行禁止石宕
鑿奉 聖旨依 旨揮之下未及四五年
豈應公然違戾兼以上件山地正係 京城
左臂朝拱 大內又係 攢宮按對皆礙之
法禁不慥等近因淮東總領岳珂以其祖鄂
王飛 勑葬墳壠在下橫被穿鑿已同銜具
狀申 省乞賜 施行外其先儀王墳墓同在
一山與鄂王事體一同情理痛切謹聯名具
公劄申聞欲望 指揮特賜行下所屬追

朱乙等捌名根究違戾 聖旨指揮從條
行仍給版榜付顯明寺釘掛止絕并乞 劄
下本家遵守實荷 公朝存卹之恩伏候
指揮朝散郎守軍器監總領淮西江東財賦
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
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劄子 珂輒有兢危之
悃上干 朝聽珂竊見臨安府北山劒門嶺
復泰山一帶形勢宏壯秀氣所鍾乃 行都
之脉發源毓祥之區昨來被游手無賴之徒

盜山石利穿鑿山骨致蒙嘉定十二年十一
月十一日臣寮奏請以爲 神京禁地關係
係各乞行禁止奉 聖旨依官司方行禁戢
未及四五年近有不畏公法之人朱乙朱四朱
五二吳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不顧上
件 指揮依然聚集游手百十爲群鑿石貨
賣漸爲空洞委是利害珂先祖鄂王昨蒙
異恩 勑葬正在其側日夜被其穿鑿逼近
攢究震動不寧子孫之心痛切肝膈況其山

拱扈 廣内正對 攢宮所係匪輕似此[illegible]
鑿穿穴豈惟明戾 朝廷法禁亦恐有關
國家氣脉 近因知宗卽使趙不愧以其祖
儀手 勑葬此山被其戕害事體一同情均
追切已同銜具狀申 省乞檢坐 指揮嚴
行禁戢外謹具公劄申聞欲望 指揮特賜
劄下所屬從條施行仍從臨安府給榜付褒
忠衍福寺釘掛止絕併下巡尉遵已降 指
揮將已穿鑿去處日下塡塞以絕後患實戴

公朝推忠念往之恩伏候 指揮
除已 劄下臨安府從所陳事理追人究
治施行仍各出給版榜釘掛嚴切約束毋
容再有穿鑿及行下本地分巡尉常切禁
戢關防不得有違仍具申尚書省外
右劄付淮東總領軍器岳大監證會准此
嘉定十六年四月 日 押 押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二

皇叔祖保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趙不愧
等申右不愧等近爲不畏公法人朱乙等違
戾 聖旨指揮仍前於 神京嚴泰山禁池
打鑿石段戕壞形勢風水兼於各家祖塋逼
近遂瀝血誠控告 朝廷已蒙矜憐 劄下
臨安追人斷治給榜禁約不愧等各家存沒
感戴隆私惟是其間楊百九正是宕户租與
逐人打鑿未曾到官斷罪他日必復爲害況
上件禁山旣被逐人鑿成石穴逼近彰露今
有已取石片石屑堆積在彼合監朱乙等人

日下就行塡塞出給貢版榜於鑿石坑窟兩
處釘掛庶得杜絕實拜生成存恤之恩謹具
狀披投伏乞 指揮特賜行下所屬追上宕
户楊百九斷治併監同朱乙等日下將堆積
石屑石片塡塞出給貢版榜於鑿石兩處釘
掛施行伏候 指揮
除已 劄下臨安府遵從已 劄下事理
及今來所申追上楊百九根究重行斷遣
併給榜禁約仍委官監勒楊百九朱乙等

下[illegible]不得迁延違滯先具[illegible]稟文狀
當[illegible]省外
右劄付淮東總領軍器岳大監趂會准此
嘉定[illegible]六年五月十三日[illegible]
國家中興駐蹕吳會介濤江之雄横
越嶺之秀是鍾 王氣以隆 上都有
崇南山 龍騫鳳翔 旗蓋効珍肇植
天闕西匯靈沼比分巘峒脉聯絡附相
爲後先百年于玆 鼎祚尊謐非特

眷維興宅 申集大命而 作邦作對
松柏柞棫必有得於 帝省其山之始
天人之理相爲因成此培養封亀所以
不廢于宮守良以此也承平歲久萬井
日滋有司弛玩以怠于防邇劒門而上
芸民宄石以給甃築惟利是睎自昕而
稷工徒系踵剖劚之聲相聞嘉定己卯
歲十有一月廷臣建言請嚴其禁 上
德[illegible] 深詔執事命毋循故墾鑿[illegible]

全清淑之氣以固 邦社之根柢[illegible]
詔者以律令從事民狃吏媮寖復有之
不三年而弊復如故日以加甚 珂適
便事馳驅原隰緬惟 松檟毋靈之
近接岑阜巖谷之震動攻治之密邇子
孫顧瞻之心寔不能一息安爰有宗藩
賜隴其左園祠之奉歷存彝制乃相率
合辭以狀上 尚書 公朝側然矜之
謂珂諜之元臣金鑛之舊勳 展親 勸

忠皆有國之先務列岡巒暎帶實應
宅緯其可以不做乃 下京兆捕違
詔者繫訊如章既伏厥辜復 申條
禁之 苟擾之蠹曹頒之赤縣登之
堂劄以副于二臣之家 恩波滂滉
下逮泉壤 法令明備 上垂日星揆
讀滯零莫知云補夫以匹夫而動 廟
堂之聽一言而係 君 親之責是[illegible]
曰區區之私而已夏懋厥德山川[illegible]

罔或不寧周典建官林麓禁令亦各有
掌若稽攸行維見可觀也繼自今其比
于衡虞時厥攜呵祇奉 明詔更萬億
載毋棄毋忽以永 漢室鬱葱之符以
幸光依景從之士以廣惟 帝念功之
訓其自昕 中又用丕若于夏周歷年
要必自茲刻始敢附古誼著于下方寶
慶元年夏五月甲申孫朝奉大夫司農
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
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

措置屯田岳珂謹書

禁止墳山鑿石謝宰執啓

啓今月初七日恭准 省劄以珂同知宗
還不幾申乞禁戢西湖履泰山劍門嶺 先祖
寄瘞荐賜塋後石宕特蒙 頒降 省劄下臨安
府所申事理施行仍付珂證會者援奏章
而僭請方祈申禁於湖山賜化筆以亟行已
蒙安靈於泉壤 邦家流祉存殁銜恩悟修

百拜之恭祇控一忱之謝竊以表峻山而聯
漢苑五丞顓圃尉之司葬畢基而啓周原六
典設冢人之職于以圖 皇基於億載抑將
示 上睠於諸臣維此西湖屹然北嶺寔據
劍門之勝倍增鼎邑之雄地闢天開山明水
秀左環 雙闕蜿蜒蟠伏之蒼龍前拱 三
陵翔舞來儀之丹鳳顧形勢所關之甚重宜
科條厲守之匪輕何姦人競宄於雲根致地
脈浸戕於風水雖 廷紳之建白炳 宸綍

以如丹然攫金者不見市人爭欲徇貪夫之
利在 望氣者知有 天子肯思壯 帝者
之居幸玉魚蒙 寵於宗藩而石馬近隣於
先隴歲月久遷於宿草子孫未替於掃松夾
長樂之宮左右章臺之可識像祁連之戰東
西並冢之猶存念夙託於體遺況實形於躬
踐苟仍俔坐觀其斸鑿將俟尋立見於崩隤
誼兼切 君親之間理或動 朝廷之聽共
仲哀籲斬沐軫憐仰扣階符何譏正虞於鈇

鈇俯須　堂帖主張大振於維綱追司盡遠
於羣兇蔽罪書伸於三尺既示明刑於十日
觀瞻之所且還舊觀於衆手朘剝之餘重歷
東閣之尊再示南山之判尚窮殘虐庸戒後
來詔鄂公五體之書特紓心畫垂李布百金
之諾更賜　指麾靖惟委折之多忌自施生
之造三熏登受十襲寶藏深谷為陵將永壯
黃圖之業漏泉有澤又能安絳水之阡茲蓋
恭遇　某官功盛磨崖德參鍊石華袞蠻貊
皆率俾復開　天命之膺山川鬼神莫不寧
益厚　寧徽之本克底奠桃于京之効猶
興　聽鼙思將之懷故真情纔遲於危衷而
大惠遠覃於枯骨河身櫽葉角責在膺門追
惟　賜劄之蒙昏已拜化劄之坎北迄道再三
之遺皆縣終始之仁瞻維尹之嚴何止縣餘
伏於百世結蹟回之草當知禪圖報於九原
頓舌靡勝腑肝是鏤謹具啓事專人捧詣鈞
墀祇候歷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illegible]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六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遂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岳　珂　編次

天定別録卷之四　後録

賜謚忠武省劄

賜謚告詞

賜謚吏部牒　碑陰記并附録附

賜謚謝　皇帝表

賜謚謝　皇太后表

賜謚謝執政啓

賜謚忠武省劄

勘會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
師追封鄂王岳飛昨降　指揮定謚武穆二
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謚忠武
右劄付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
贈太師追封岳鄂王本家

嘉泰元年二月　日押　押

賜謚告詞　中書舍人王埜行
勑主耳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
稽天下之公言申錫賁書追告幽窔故太師
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於夷狄智略
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
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
難遏　上心密契　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
和議未究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
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

凜然猶生宜　高皇眷念之不忘肆　孝廟
矜哀之備至　還故官而禮葬　頒祠額以
旌褒逮于　先帝之時極以眞王之爵既舛
誣於　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
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
穆之稱　朕獲覩　中興之舊章灼知　皇祖
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
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之志興漢
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尤

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
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其承
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謚忠武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

寶慶元年五月二日

賜謚吏部牒

行在尚書吏部
今月十二日辰時承寶慶元年五月二日
勑中書門下省吏部狀承寶慶元年二月三

日尚書省劄子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贈太師追封鄂王岳飛昨准　指揮定
謚武穆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謚忠武本
部契勘本官係特與賜謚忠武合行具申
朝廷命詞給告伏候　指揮奉　勑主耳忘
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
公言申錫賁書追告幽窔故太師追封鄂
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於夷狄智略根乎
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

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議忠憤之氣爲難遏 上心密契 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淩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 高皇眷念之不忘肆 孝廟矜哀之備至 還故官而禮葬 頒祠額以旌褒逮于 先帝之時幾以眞王之爵既辨誣於 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

穆之稱朕獲覩 中興之舊章灼知 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謚忠武奉勑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五月空日空時付吏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公文 牒請謚

會謚牒

寶慶元年五月 日牒

朝奉郎守將作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兼莊文府教授兼權周

考功郎中闕

太中大夫試尚書兼給事中盛

碑陰記

皇上系隆 堯緒 應精初元乃 寶慶登號之春二月甲午大明御朝 咨于邇臣王音若曰朕承 中興大統既新歷數之紀顯忠遂良允謂先務惟 高皇帝丕續景命一二忠勳叶恭締創上下交飭濟登于茲若時樞臣飛以誓清中原之心懷恢復必伸之義人臣大節著於忘身易名之典有國舊章而定謚武穆未足以宣 皇祖之本意其賜謚忠武於是 巖廊 都俞 省掖宣受薄海窮髮風馳驛行震于華戎聞者興起越三月壬戌 綸書告于第 金泥錦褭具寫 德音珂既歸賜 先廟載 琢樂石復念 隆眷

盛心不可不昭述以示來世爰摩蠡測附于
碑陰嘗觀古先哲王之所以爲治胥及逸勤
選勞彰善未始不知其臣也而知其心爲難
知其心非難也而知天下之心爲尤難有夏
大競由惟恍恂文王克明乃灼三俊人臣之
事君吁濟草昧翊宣謀謨經營四方戡定多
難其赫然功烈之盛天下所共知者要皆其
迹之粗耳公論定於無我秋毫著於輿薪趍
御決於兩岐毫釐差謬以千里心之所存蓋非

有聖知不足以盡知也是故方寸至微也達
之而洞金石抗之而決虹蜺行以必遂則山
嶽爲之徙移守以不懾則鬼神爲之辟易是
靡可致也質之一時而不惑建諸萬古而不
悖天定於人慾交紛之異義明於群心固有
之同是豈人力所可強哉其所以致之亦必
有道也故曰知其心雖難信於己可也而必信
於人獲乎上可也而必獲乎下九重知之天
下同之曰是其心足以當之舉直錯枉是天

下與之也故曰知天下之心爲尤難漢唐而
降有得此於其君者矣曰葛曰郭其得之者
何也亦惟曰正而已正者何也天地有缺裂
而君父大倫不可忘也陵谷有變遷而夷夏
大分不可隳也雲霧有冥晦風霆有薄怒而
大義正論不可一日不明也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者此心也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亦此
心也舉斯心也而加諸彼夏周聖人所以知
其臣者固不越乎是矣竊覩制詞之及二臣

也是將曰垂之簡冊而同符乎古今也信乎
考行而必稽之公言也而其著 渾靈之訓
垂坦明之旨則不曰討効而必曰秉心也珂
嘗考之史矣溫嶠在晉暴忠本朝王琳存梁
義動軍旅李唐而下尉遲敬德之效其武德
李晟渾瑊之策勳正元皆非無可稱也節惠
之隆尊名之美又皆可聞也而 聖心淵濬
廓謨濬發比德挈誼曾弗是婉顧獨拳拳於
二臣者殆必有謂也勳鍾鼎紀竹帛者跡也

合大義根至誠者心也　蓋躬臣之義以章
克類之德其亦知夫所取者在此而不在乎
彼也嗚呼　先王之心二臣之心也而　上
聖知之　上聖之心　皇祖之心也而天下知
之知臣之心以及乎天下天下亦得以　天
識之言而咸知　聖心焉豈不視古爲尤難
哉昔康王之朝于應門也寔在于踐阼之元
布乘黃朱侯甸男衛咸造于廷宅未皇講而
太保芮伯首以張皇六師無壞高祖寡命進

言於訪落暨乎報誥修辭推文武之昭明彝
信以示天下又惟以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爲端命上帝之地夫曰忠曰武本
人臣之職而居上者豈必以是爲得天之權
輿哉抑不思在序有陽若蓋先於薄言震疊
之功而三千同心固牧野之所以俟休命也
惟　先王以赤心炳如上對前烈既信乎三
靈以格于　上聖以施于二臣其時其事缊
道在奉圭兼幣之始追褒百年　簡在一意

一旦遂與之黃鉞以集大勳書　太常而紀成
續者若合符節嗚呼此又古先哲王之初政
也三代數千載珂之一門乃復身親見之何
其幸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傳曰不隕
其名子孫世世其毋忘所以報　上者哉紹
定改元重九日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
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
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

記朝奉大夫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章劬
書丹中奉大夫直寶謨閣知鎮江軍府事兼
管內勸農使節制防江水步軍馬鎮江都統
司諸軍在寨軍馬河[illegible]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借紫馮多福題蓋

附錄

昔在　高皇中興災作如呂丞相頤浩著於勤
王如岳鄂王一烈尤高於衛　國蓋禦戎復
時均爲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

寄夫既稽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焉
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
謚垂萬世以爲公具官某賦河朔之雄姿熟
左氏之兵法適兀朮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
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寢復惟
其張馬步鎰山停戢之勢故能定業於江南
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虜於今
日雖以忠而許　國宴形於　天語之褒嘉柰
畏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
於莫保天下始今以爲寃　朕獲纘丕圖歉
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
忠寃　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姦夫之遺臭
不崇朝而因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毛
粟呆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
久司兵饟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
遺廟峩峩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
忘意於中原
右　[illegible]司翰林學士程公珌所擬撰也

先王初被寶慶乙酉　詔書寘先　賜
謚忠穆時程公以刑部尚書與今吏部
侍郎王公塈對掌　綸掖皆聆　所庭
之旨躍然喜曰此　聖上初政大慶賞
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　制以俟
録黄之下繼而　宸衷未愜猶曰穆不
如武當以諸葛亮郭子儀二謚之美者
以旌異之於是　復改忠武畫　旨至
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　肹今　制繼而
程公以書來曰某甚願附名英烈而詞
頭適不相值念具藁已成雖不得敬宣
德意而快覩之初心不可不著見已寘
所集　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閒將
嗣金佗之編幸併傳以示來世因録以
寄嗚呼代言鳳池忠邪之所取正抑叓
定之次第以知　上睠之寵因所録之
顛末以見人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
先王於是不亡矣既刻是編不[illegible]

公所以加㫖九京之意輙敘梗槩以
爲附録云 珂謹識

賜謚謝 皇帝表

臣珂言恭準 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武
者 龍位 優崇 亟舉 恤功之典 屢綸
賁寵 載更節惠之文 洪恩滲漉於九京
清議昭明於千古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竊
以 五百歲興 王之主每先舊德以 搜羅
四七際佐 命之臣率至異時而旌顯蓋事

久益臻於論定而名彰尤貴於實覈屬新
負扆之朝 膺貽 聽鼙之念伏念臣大父先
臣飛躬奮鄰下首陪鄗南 高廟疇勳著白
馬苴茅之約 阜陵承志洗青蠅營棘之寃
先皇深慨於邦誣 胙土肇分於王社凡始終
純全之無玷見 聖神褎録之相仍猶餘守
死之孤忠未訂平生之公謚惟往昔趣旌之
錫固嘗煥 寶鞠於 天章而後來廟宇之嚴
亦許揭 珍題之風烈質以曲臺之奏 蕩然

閭閻之疑存額 新發事函 洪涯取危身
之行灼知奉 上之盛心參克亂之辭更爲
居嵩而消弭合故稱而允愜仰獨斷之不
遺立言 併考於六家比蹟俾拔於二代
雖斜谷隕星之變世所同悲在汾陽貫日之
忱吾斯能信顧擬倫而及此衛美報之謂何
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如湯遂良 繼武變
伐 修政復 東都之會方大 規恢 圖容
瞻西閣之儀 爰思表式 因闡 當爲之義

用垂 不朽之傳臣一自叨 閭疊祗 賜璽
僅了子孫之丕責敢忘祖父之宵勤 黃誥
歸榮頓改松阡之顏色赤門自誓尚期草野
之身膏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臣珂惶懼惶懼
頓首頓首謹言

賜謚謝 皇太后表

臣珂言恭準 告命大父先臣飛 賜謚忠
武者 正位 東朝昭恤勳舜之舊 演綸西

掖 誕揚諡策之新即已定之議合以爲稱
使既辨之誣久而逾顯 澤深蟠際感貫幽
明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
飛生逢百罹死抱一節 思陵 追想 灼
知黑白之汙 孝廟 纂承 遄被丹青之
典 先帝 救排雲之譴 殊恩侈裂土之封
然念易名未全寵賁 賴 慈闈保佑夙聞泰
壇之盟故槁壤發潛夜吐豐城之氣肆 力
闕於 宸斷以 洊舉於 邦常義表危身援

晏歲鴻臚之奏勞旌定亂見當年驃騎之征
兼茲 二惠之華渙若羣疑之泮適追臣先
志仰戴 丕謨茲蓋恭遇 皇太后陛下抉
日而升 與天同大 坤元應地物方慶於
資生 巽象 隨風事何嫌於 申命肅俊曲臺
之詠以公直筆之傳臣猥玷膺門親祇 賜
綍悼前免之盡著幸遺責之無餘 烈既不瑕
成德益欽於 文聖勳猶未墜褒尸顧繼於
珥忠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 謝以 聞臣珂惶懼惶懼頓首頓
首謹言

賜諡謝宰執啓

珂啓伏準 告命大父先臣飛 賜諡忠武
者 五位 隆尊益顯 授龍之業一言節惠
大伸詘蠖之冤滲 洪恩於槁壤之間凜清
議於壽天之下事關風厲榮浹雲來竊惟委
質之常經無若事 君之通誼有能持是志
於國耳忘家之日未得見此情於諡以表行

之時蓋人衆能勝天固難辨鑠金之口然事
久有定論要當明泣玉之心煥乎念舊之彝
章在此維新之初政敢沿 異渥概叙謝
私載惟 先祖之孤蹤幸際 高宗之興運間
闢百戰夷險一誠推轂以前方自恃大有爲
之主枕戈而臥必欲除不共戴之讎痛哉功
廢於蕃桑倏爾釁生於營棘儻匪 累聖委
覆盆之監孰令沉冤吐埋劍之光自廞茲像
霆之儀繼褫以非劉之典栢廟紀 綽熙之

額先揭 標題松阡賜 嘉定之名復申 褒
忻獨有鴻臚之謚未參麟筆之公仰 乾御
之秉特廣 豐中之宜照謂在昔考功之奏
實本舜情而于今綜覈之朝可無三錫爰示
黜華之感亟須出 綍之 恩擬忠愍之忠表
危不顧身之行合武穆之武旌亂能戡禍之
勞攷古今二美之兼全僅葛鄂兩人之克稱
世雖相去志寔與同若區區興漢之謀固莫
綫隕星於斜谷而復復昌唐之志竟難磨貫

日於汾陽使重泉之下已死而猶生則百代
之後無疑於傳信義該終始感洞幽明靖循
块圠之仁端識源流之自茲蓋恭遇 某官道
本致 主德推憲 邦居二三執政之尊股
肱是寄佐 九五大人之造心腹攸同無發
號施令之不臧有行賞論功而必當允與品
題之末者悉還議論之當然冊衷益彰白骨
不朽 珂粵從少日痛切籲 天泣血辨誣僅
日有懷而畢吐以身任責常憂所願之莫伸

僅能滌蠅變黑之汙殊未蒂豹留皮之望茲
焉昭雪有若披雲揚名於世孝之終所賴孤
忠之盡顯鞠躬盡力死而已誓 九殞以爲
酬仰首知歸披肝瀝懇謹具啓事專人捧詣
鈞墀祇候臺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謹
啓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十六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七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
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岳 珂 編次

百氏昭忠録序

昔太史司馬氏之作記也於賢臣志士之行事備矣方其蒐裒仍世掌之職多讀先秦之書金鐀石室以傳其觀名山大川以考其跡固若無假於它人之助矣其言猶曰罔羅天下放失舊聞何耶夫立功本於吾身何求於後世之知司馬氏職則史耳其於三代之賢臣志士耳目所不接休戚所不關亦果何異於塗之人而拳拳乃如是若曰風雲之逢霜露之感事繫於國義關於家幸而尊賢尚志之君子不遺於紀録廣記備言各成一家之史顧其所謂承遺緒紹先烈者乃漠然不及於塗人之用心是豈人道之當然者乎擇焉而孤其美意刪潤焉而失其本眞湮焉而沒其

實焉而強附以所不合之是雖傳之而或反爲子孫之累猶不傳也觀此則珂之忠之編而取諸百氏其顛末蓋可略矣

上籲 天之奏年始及冠罔羅之用力矣聞見固不能廣矣既登於東觀復徵

乙覽自謂不復可以增益而二十餘年驅靡軺出入江浙士大夫念其偉家禍之而思裒積之不厭乎廣也九 焱 興而追卒故校之傳幕僚儒紳之紀片言隻字句及於吾家莫不彙録千里以來告於是籤勝之藏日侈一日其事則多前編之未見其言則皆審確而可稽每一拊卷輒慨然曰珂之譾闇欲速乃爾爲 先王累耶稍久欲撫取而傳申懷前說謂擇與刪潤皆所不可惟各以其名著見而不復求其強合使覽者自得以參訂焉則珂之過自章而 先王之實自不泯矣彼牒張許之節狀太尉之事觀侯射之遺物自出於一代之公議子孫何容心

爲既叙其作因念清江章公尚書頴襄上四
傳于　朝是時珂奏御已　御章公之表行
曰事皆可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必私家後
世或難於取信噫惑章公之心司馬氏之心
也其爲賢臣志士慮則一也雖然皆塗人也
而能爲之慮爲子孫者當何如哉因以章氏
傳爲首而系次之聞于後有嗣得者又將屢
書以告來世紹定改元端午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
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　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
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　珂謹序

百氏昭忠錄卷之一

章尚書頴經　進鄂王傳之一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世力田父和有
賢德河北薦饑和能自節食以濟飢者人皆
賢之飛之在母也有老父過聞其母屏曰必
生男也當以功名顯致位三孤及生有大禽
若鵠飛鳴於室之上因名焉未彌月河決內
黃西水暴至母姚氏寘之巨甕中衝濤乘流
而下及岸得不死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
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天資敏悟強記書傳
尤好左氏春秋傳及孫吳兵法家貧拾薪爲
燭達旦不寐爲文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
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之者生而有力
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同
射三矢皆中的以示飛飛引弓一發破其筈
再發皆中能左右射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
皆善左右射屢以是勝同死朔望必齋衣具

酒肉詣同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
酹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
用其徇國死義之臣乎飛應之曰惟大人許
之以身報　國家何事不可爲宣和四年飛
年二十眞定府路安撫使劉韐募敢戰士備
胡飛首應募韐一見奇之使爲十隊長相州
剩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官軍屢戰不利飛
請以百騎滅之韐與步騎二百飛遣三十
人易衣爲行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置部伍

間飛以百人夜伏於山之下而自領數十
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飛陽北賊乘勝
逐伏兵起先所遣三十人賊中擒俊進馬
遂俘其衆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
朝廷罷敢戰士前命竟不下宣和六年賊
超率衆數百圍魏忠獻王韓琦故墅飛適
馬怒曰賊敢犯吾堡耶超恃勇直前飛乘
引弓一發貫其吭一墅賴以全是歲應募
定軍爲効用稍擢爲偏校靖康元年　高

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
飛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輩與以百
飛受命自領四騎入賊營諭以禍福解甲受
降凡三百八十人補承信郎分鐵騎三百令
往李固渡邀虜軍戰于侍御林敗之殺其梟
將轉成忠郎從劉浩解東京圍與虜兵相持
滑州南飛乘浩馬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冰
合虜兵忽至飛迎敵斬獲將虜衆大敗斬首
數千級得馬百匹以功遷秉義郎　大元帥

入北京以飛軍隸守宗澤靖康二年是歲[illegible]
元建炎正月戰于開德以二矢殪金人之[illegible]
者二人縱騎突擊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
郎二月戰于曹州飛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
虜陣士從之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轉武翼郎
澤大奇之謂飛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
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爲偏裨尚可它日
爲大將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陣圖飛曰古今
異宜夷險異地豈可按一定之圖兵家之要

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澤曰如爾所
言陣法不足用耶飛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
勢有不可拘則運用之妙存於一心澤默然
良久曰爾言是也五月　大元帥即皇帝位
改元建炎飛上書數千言大槩以謂　陛下
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虜人之謀而勤
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
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彥
輩不能仰承　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車駕日益南又令臨安維揚襄陽準備
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繫
中原之望爲今之計莫若　車駕還京罷三
州巡幸之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
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度則　天威所臨將
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書奏
大忤用事者以爲小臣越職非所宜言奪官
歸田里八月飛詣河北招撫使張所一見以
國士待之借補修武郎閤門祗候充中軍統

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勇冠軍自料能敵
幾何人飛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
者勝負之機也故爲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
患其無謀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欒枝曳
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本
儒者聞飛言矍然起曰君殆非行伍中人也
因命坐促席與論時事飛慷慨流涕曰今日
之事惟有滅賊虜迎　二聖復舊疆以報君
人耳所曰　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

而莫得其要亦嘗計之否飛曰昔人有言河
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
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　本
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
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接獨恃河北以
爲固苟以梢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壍峙
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
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
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

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
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
有嘗思及童貫取燕雲事爲失策國家用兵
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
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
以爲鄉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貫不務
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
收其糧食從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
前付之以虛空無用之地國家以爲燕雲眞

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
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
故取燕雲而不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
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
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爲胡
虜之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
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
下之四肢絶根本危矣異時虜既得河北又
侵河南要險既失莫可保守幸江幸淮皆未

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
壓境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命耳一
死爲足道哉所大悅借補武經郎命飛從都
統制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盛彥軍
石門山下飛約彥出戰不進飛疑彥有它志
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塵賊據河朔臣子當
開道以迎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眞欲
附賊耶彥默然彥幕下有勸彥殺飛者彥不
聽飛怒起獨引所部鏖戰奪虜纛麾舞而示諸

軍諸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千戶阿里孛
又與萬戶王崇戰敗之明日將戰侯兆川飛
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
寡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多重
傷飛亦被十餘創與軍中士皆死戰卒破之
獲士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
復至一軍皆驚飛堅卧不動虜卒不來糧盡
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間走彥壁乞糧彥不
與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

數十匹擒托跋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飛單
騎持丈八鐵槍刺虜帥所謂黑風而王其號
者走其衆三萬虜兵破膽飛自知不爲彥所
容乃自以一軍歸宗澤澤以爲留守司統制
未幾澤死杜充代之建炎二年合別將與金
人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于黑龍潭龍女
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眞李千戶渤海漢兒
軍送留司七月從閭勍保護陵寢八月三日
與金人大戰汜水關虜騎將馳突飛躍馬左

射殺之虜衆亂奮擊大破之留守司檄飛留
軍竹蘆渡與虜相持糧盡飛密選精銳三百
伏前山下令各以薪交縛兩束四端然火夜
半皆然虜疑救兵至驚潰追襲大破之以奇
功轉武功郎三年正月賊王善曹成張用董
彥政孔彥舟率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外鼓聲
震地充謂飛曰京師存亡在此舉也飛兵纔
八百人衆懼不敵飛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爲
諸君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卻數騎橫衝

其軍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敗
轉武經大夫杜叔五孫海圍東明縣飛戰擒
之轉武略大夫借英州刺史二月王善圍陳
州縱兵出掠充檄飛從都統制陳淬合擊之
飛遣偏將岳亨以遊騎絕其行剽之路獲其
餉卒牛驢善兵不敢復出二十一日戰于清
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所降將卒
甚衆轉武德大夫授真刺史四月又檄從淬
合擊王善衆六月二十日飛次雀橋鎮西遇善

軍敗之飛單騎與岳亨深入執戩以還杜充
棄京師之建康飛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
可棄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
它地比今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矣它日欲
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不可得也充不聽
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敗
之至六合檄討李成破之盤城成退保滁州
充命王瓊討之瓊提兵光梁路徘徊不進輜
重在後以盧成遣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民

百餘人劫裴濬犒軍銀絹飛方渡宣化鎮聞
之急以兵掩擊賊兵殲焉得其梟將馮俊還
所掠之人成奔江西瓊竟不至滁而返十一
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門
不出諸將屢請不答飛扣寢閤諫之曰勍虜
大敵近在淮南睥睨長江剽薪之勢莫甚此
時公乃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
兵乘之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
諸將既不用命金陵失守公能復高枕於此

乎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應曰來日當至江滸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十七人領兵二萬從陳淬與虜敵戰方酣大將王𤫊以數萬衆先遁諸將皆潰去獨飛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爲潰兵引以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數千諸將皆欲叛去戚方首亡爲盜麾下亦有從之者飛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家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

朽若降而爲虜潰而爲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貳輙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從我於是傳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服飛恩信有客說以俱叛而北者飛陽許之有頃其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飛按籍呼之以爾等之衆且強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

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淨洗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衆皆懽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兀朮入臨安飛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擒女眞漢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剃髮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毀七稍九稍砲車及隨軍輜重器械乘其亂縱兵交擊大敗之俘殺甚衆駐于廣德之鍾村時糧食盡飛資糧于敵且以家貲助之與士卒最

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飛不敢擾民市井販鬻如常時虜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計萬餘人虜侵溧陽縣飛遣劉經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眞漢兒軍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户留哥建炎四年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官迎飛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人歸路以立奇功會城陷未及行郭吉在宜興掠吏

民令佐聞飛名奉書邀飛且謂邑之糗糧可
給萬軍十歲飛得書遂赴宜興及境吉已載
百餘舟逃入湖矣飛遣部將王貴傅慶將二
千人追而破之驅其人船輜重以還羣盜馬
臯林聚精銳數千人飛遣辨士說之盡降其
衆有張威武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手擒斬之
收其軍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産業趨宜興者
萬餘家邑人德之圖其象以祠之曰父母生
我也易將軍之保我也難四月金人再犯常

州飛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者不勝計擒女
眞萬户少主孛菫漢兒李謂等十一人復尾
襲之於鎭江之東戰屢勝詔就復建康飛即
將兵以往二十五日戰于清水亭金人大敗
橫屍十五里餘馘耳有金銀鐶者一百七十
五級擒女眞渤海漢兒軍四十三人獲其馬
甲一百九十三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一
十七五月兀朮復趨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
以待之夜令百人衣黑衣混虜中擾其營虜

驚自相攻益疑遣卒於營外飛潛令壯士銜枚
於其側伺而擒之初十日兀朮次於龍灣要
索城中金銀絹帛騾馬及北方人飛以騎三
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至南門新城遂
戰大破兀朮之衆所獲資而登舟者盡以戈
殪其人於水物委於岸者山積斬首禿髮耳
垂鐶者三千餘級僵屍十餘里降其卒千餘
人萬户千户二十餘人得馬三百匹鎧仗旗
鼓以數萬計生驢輜重甚衆兀朮奔淮西飛

入城撫定虜所一騎留者六月獻俘行在所
上詢所俘人得今二聖音問感動久之飛奏
曰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
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
者臣以爲賊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
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
淮拱護腹心 上嘉納賜鐵鎧五十金帶鞍
馬鍍金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掠
廣德軍老稚以歸方詐約成盟還所掠俘壯

士殺之屠其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飛廣
德守亦以書告急于飛會有詔討之飛以
三千人行營于苦嶺時方發兵斷官橋以自
固飛矢著橋柱方得之大驚潰遁飛遣傅慶
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飛自領千人出凡十
數合皆勝方復遁去飛窮追不已方困知必
不免會張俊來會師方亟降俊俊置酒令方
出拜號泣請罪俊力爲懇免飛謂俊曰招討
有命飛固當稟從然飛與方同在建康方遽

叛去固當遣人以逆順諭之不聽屠戮生靈
騷動郡縣又誘殺扈成而屠其家且拒命不
降比諸凶爲甚安可貰俊再三請飛呼方謂
之曰招討既赦爾死宜思有以報國家方再
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也方以手弩射飛
中鞍飛收矢於箙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手折
之以就戮至是取矢與方方寸折之惟謹流
汗股栗不敢仰視時有删定官邵緝上書廟
堂言飛驍武沈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河

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衆
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
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士卒之
下者同食民間秋毫無擾如慮金人留軍江
南爲東南之患則奮不顧身克復建康爲國
家取形勝咽喉之地江浙平定其力也廟堂
以其書奏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
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
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有知人之明遷飛武

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
州飛辭通泰之命願以母妻并二子爲質乞
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賊
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
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
急簽書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飛隸俊
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
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并亡無益
鼎再三辨俊亦再三辭鼎奏曰俊若憚行臣

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飛率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以飛隷光世節制上數使人促光世親率兵濟江光世行幕下或止之遂已 上聞之乃顧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移書光世又不肯行時雖已詔飛行而飛方自行在歸宜興盡提所部兵赴鎭初未知也十九日飛發宜興二十三日軍至江陰俟舟飛聞警輕騎而先二十六日入泰州未暇事籍郡敢勇士及

部轄使臣效用責其願從軍狀盡收其馬寘之教場集射而取中的多者得自擇一馬畢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五十與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初九日飛軍既濟二十日抵承州轉戰彌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酋高太保擒女眞契丹渤海漢兒軍又俘阿主宇堇及里眞阿主里白打里蒲速里酋長七十餘人送 行在 上賜札褒嘉并賜金注椀一綫十金人旣陷承楚詔光世措畫保守

通泰時飛在承州泰州盜起王招亮城東張榮寇城北詔飛還守通泰乃旋師自北炭村至柴墟屢戰皆捷諜報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光世違詔不遣救兵飛以聞十一月有詔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其不可且於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顧虜勢盛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金軍退保柴墟戰于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持累日而泰州爲鎭撫使分地不從朝

廷命餉軍糧餉絶刲虜屍以食初五日乃下令渡百姓于陰砂飛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敢逼遂屯江陰

鄂國金佗續編卷終十七

原缺

論劉岕壽等棄淮寧府申省狀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乞致仕養疾申省狀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旨恢復襄漢仰遵　廟謨今已克平五郡惟信陽未下已調發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畢准　御前劄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當見奏　聞去訖今月初七日再奏　指揮飛之所陳皆蒙　俞允然今防守之策正在于分屯動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於逐處屯駐然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况今已近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當嚴備比附諜

大破成𠇗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進之兵自武寧縣至江州道中殺及降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飛以騎軍追之又敗步卒渡水夾擊之殺其將馬進孫建及他首領甚衆晝夜走飢困死者什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獲馬二千餘匹棄器甲金帛無數成走降僞齊江淮平相州人張用有勇力號張莽蕩其妻尤勇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冠江西俊召飛語之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飛曰以飛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因以步兵三千益飛飛至瓮牛領兵遣一兵持書諭之曰吾與爾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降則　朝廷録用各受寵榮不降則身殞鋒鏑或爲俘囚雖悔何及用與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飛受其降以歸俊謂僚佐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

及也又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人飛汰
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俊奏功飛第
一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　命權留洪州彈
壓盜賊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
范汝爲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飛
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飛以岳字
幟植城門賊遊騎望見相戒勿犯民賴以安
十一月賊將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建昌飛
遣王萬徐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十二

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紹興二年正月詔以
飛治軍整肅勇於戰鬬賜衣甲一千副時飛
年三十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
安撫使向子諲據道州賀州二月　命飛以
本職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
且以韓京吳錫及廣東西峒丁刀弩手將兵
土軍弓手民兵與飛會以捕成又付之牌以
金書并黃旗十招降羣盜十七日飛發洪州
成聞飛來謂其人曰岳家軍來矣乃預令其

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兵趨全永犯廣西
獨留其中軍秉飛未至縱兵四掠三十日飛
至茶陵先遣兵趨郴及桂陽伺成動息有
詔察其受招與否爲進退飛繳以　上意諭
之成不聽飛乃上奏曰內寇不除何以攘外
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　朝廷
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益玩威不畏力強
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若不略加勦除蠭起之
寇未可遽殄　詔許之閏四月入賀州境成

軍于太平場飛未至賊屯數十里按兵立柵
會得成諜者縛而坐之帳下有間飛出帳召
軍吏謂兵食吏曰糧且盡矣柰何飛曰促之
耳不然且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諜者
以手循耳頓足而入乃令逸之諜至成軍言
之成大喜期明日來追飛軍是夜飛命士蓐
食夜半悉甲趨遶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
場軍盡殲其守隘之兵而焚其營成大驚而
日進兵距賀城二十里成募賊願戰者三萬

餘人據山險捍官軍飛麾兵掩擊賊衆大潰追至城東江岸成奔桂嶺路 詔不以遠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降 敕撫諭飛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關蓬嶺號爲三關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自以爲得地飛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飛麾兵疾馳不陣而鼓之淵軍大潰殲其守隘者奪二隘而據之成亟遁去十三日成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飛以兵迎之成敗衄一萬五

千餘級獲其弓箭刀槍無數成又自桂嶺爲營至北藏嶺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險溪澗道人馬不可並行成自守蓬嶺賊衆十餘萬皆河北河東陝西之潰卒驍勇徤鬬飛所部纔八千人而騎最少不及成軍什之一十五日飛進兵蓬嶺分布嶺下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入溪水者不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飛舉其寨有之及其槍刀金鼓旗幟歸其所虜人民於田里擒其將張全

成寘連州飛呼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昔晟敗走餘黨盡潰慮其復聚爲盜今遣汝等三路招降若復違拒誅其酋而撫其衆謹無妄殺累 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凡降者用其酋領而給其食乃益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其徒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欲爲成報仇爲張憲所擒其將楊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

縛飛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 國家後卒爲名將死於戰嶺表悉平時盛夏行師煙瘴之地賊兵以疾死者相繼而官軍無一人疾癘者蓋拊循之有方也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初 詔飛平曹成督赴行在尋以江州爲控扼要地命飛以兵及韓京吳錫軍屯江州比入江西境安撫大使李回檄令招殺馬友將郝通之衆飛遂至筠州

降之選其兵得精兵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
兵足以防江韓京吳錫更不須發乃以京錫
撥隸荊湖廣南宣撫司馬友復犯筠州及聞
飛軍來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
餘人寇蘄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
公山不肯出令飛掩捕悉平之李回奏以舒
蘄光黃接漢陽武昌盜賊並委飛招捕十二
月士將李宗亮誘張式以兵叛紹興三年正
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剽飛遣徐慶傅選捕

滅之二月　上遣鄭壯賷金蕉酒器如賜韓
世忠禮　詔飛赴　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
飛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今飛以軍
赴　行在恐民不安盜復起乃不果行又以
親札賜李回令專委飛捕盜時虔吉盜羣起
吉則曰彭友曰李動天及以次首領稱號尤
僭虔則有陳顒羅閑十兵數十萬寨五百餘
所相表裏拒官軍侵冦循梅廣惠英韶南雄
南安建昌汀潮邵武等郡李回奏乞專委

討廣東宣諭明槖亦奏虔賊爲二廣患欲飛
招捕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州鹽寇入廣東乞
委飛討之亦連奏以飛爲請　上始專以虔
吉寇付飛平之四月飛至虔州聞彭友立柵
於固石洞儲蓄甚富飛至則已離固石洞悉
其兵至雩都俟官軍飛遣辨士二人說之賊
曰爲我語岳承宣吾寧敗不肯降毋以虛聲
恐我遂與戰友躍馬馳突飛麾兵擊之擒友
等于馬上餘悉散走餘黨死滿山谷獲衣甲器

械無數還其所掠二萬餘人餘酋復退保固
石洞洞之山特高水環之止一徑可入飛頓
兵瑞金縣自嶺千騎至固石復遣說之不從
飛乃列騎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士三
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譟賊皆
棄山而下爲列騎所圍賊呼匃命倉猝投墜
而死者衆飛令止殺悉聽下山投降或請殲
之飛蹙然曰愚民殺之何益且　主上既赦
其人矣命籍其金帛入備邊激賞庫擇其

鈗者隸諸軍餘悉縱之授徐慶等方略捕諸
郡賊以次敗降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初
隆祐后至章貢軍民逆命有　密旨令屠虔
城飛既平諸寇乃駐軍三十里上疏誅首惡
而赦脅從不許飛請至再　上乃賜曲赦仍
詔飛裁決六月飛入城論囚以諸囚罪之尤
者數人誅之餘悉稱　詔貰之時又有劉忠
之將高聚犯袁州飛遣王貴擊之擒聚及其
徒二百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偽統制方某

又張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
貴擊之成敗走王貴焚其寨殺死甚衆俘五
百人明日復戰遂擒成悉降其衆七月　詔
飛趙鼎奏虔民習於頑冥累年爲患飛雖已平
蕩恐大軍起行之後復嘯聚請留五千人屯虔
州又以客院之請分三千人屯廣州一萬人
屯江州九月飛至　行在所　上使人諭飛令
繫金帶上殿十三日入見　撫勞再三賜衣
甲馬鎧弓箭各一副金鍍銀戰袍金帶手刀銀

纓槍戰馬海皮鞍各一賜　御札于旗曰精
忠岳飛　令行師必建之又賜雲弓箭戰袍銀
纓槍各一犒其軍甚厚十五日　詔落階官
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統制江南
西路沿江制置使十八日諭　旨三事令飛
於江州興國南康一帶駐劄諸屯軍馬許遇
緩急抽差一也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會
議不及隨宜措置二也舒蘄兩州增隸飛節
制三也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所部將士二

十二日除江南西路制置使二十四日除江
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二十七日以李山軍
馬隸飛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仍制
置使十一月令王瓊折彥質遣吳全吳錫兩
軍並聽飛節制十二月以李橫牛皐隸飛時
僞齊使李成合虜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
襄陽及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史如
李橫李道翟琮董先牛皐等俱失守僞齊於
每郡置將又湖寇楊么與僞齊交通欲令

舡五十艘攻岳鄂漢陽蘄黄順流而下李成
以兵三萬益楊么舟師自提兵十七萬由江
西陸行趨两浙與么會　朝廷患之始命於
江南北岸水陸戰守處常爲備又命於興國
大冶通洪州之路爲隄防多遣間探日具事
宜以聞又命備鄂黄等州及漢陽軍又於下
流鄂岳備賊營之濳渡爲寇者飛與幕府僚
吏語及二寇或問將何先飛曰襄漢襄漢既
復李成喪師而逃楊么失助矣第中嚴下流
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紹興四年三月除兼
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乃奏乞復襄陽六郡
以爲今欲恢復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
以除心膂之病　上以諭輔臣趙鼎鼎奏曰
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以　親札報飛
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六
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
李横舊界畫一之日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顔
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鎭撫使司馬軍並

聽飛節制諸州既復並許隨宜差官防守如城
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
將牛皐等主之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
勝被甲馬百匹付飛軍二十五日金束帶三
賜飛將佐五月除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置使飛提兵至郢州僞將京超勇悍號萬人
敵以蕃漢兵萬餘人來飛渡江至中流顧謂
幕屬曰飛不擒賊復舊境不涉此江初五日
抵城下飛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
衆曰可賀我也超乘城以拒飛使張憲問之
曰爾曹受　國家恩厚何得叛從劉豫超謀
主劉楫出應曰今日各事其主毋多言也飛
怒甚會軍正告糧乏飛問糧餘幾何曰可再
飯飛曰可矣當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
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登城超投崖而死殺虜
卒七千人積屍與天王樓齊髙劉楫就縛至
飛前責以大誼南鄉斬之復郢州遣張憲徐
慶復隨州僞將王嵩聞憲慶來不戰而遁退

保於隨飛遣牛皐畧三日糧往未盡三日城
已拔執崔嵩斬之得士卒五千人復隨州飛復
軍趨襄陽李成聞飛來引軍出城四十里迎
戰左臨襄江王貴牛皐等即欲攻之飛笑謂
之曰且止此賊屢敗予意其更事多必練習
今其踈暗如故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
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兵於
平地雖有衆十萬何能爲乃舉鞭指貴曰爾
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其騎兵指皐曰爾

以騎兵由成之左擊其步卒合戰馬皆應槍
而斃後騎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溺激水
高丈餘步卒死者無數成軍夜遁復襄陽駐
兵城中僞齊益李成兵屯襄北江新野市唯
三十萬欲求復戰飛先遣王萬以兵駐清水
河以餌之飛繼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以衝
官軍萬與飛夾擊之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
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　上賜札曰亡成
益兵而來我師大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

[illegible]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嘗
陛下親札令卿條具守禦金盡之策若少留
將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
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此飛奏曰臣竊觀
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其所愛惟金帛子
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
而人心終不忘　宋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
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
之必倍費力　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

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
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爲力此則　國家
長久之策也在　陛下睿斷耳如姑以目前
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
田之法其利爲厚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
春即可措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
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
兵勢相接漕運相繼荊南聲援亦已相接江
淮荊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

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 朝廷支降
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
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
葺理之初未免艱難必仰 朝廷有以資之
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秋夏
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内足以運糧至冬後
春初江水淺澁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
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
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勦戮僞

賊勢衆多臣當竭力勦戮不敢少負 陛下
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王瓊以大兵六萬討楊
么未平營田之議自是興矣七月進兵鄧州
聞李成與金賊劉合孛堇陝西番兵會于西
北置營三十餘所以拒官軍飛遣王貴等由
光化路張憲等由横林路會師掩擊憲至鄧
州城外三十里遇敵兵數萬迎戰王萬董先
各以兵出奇突擊賊衆大潰降執番官楊德
勝等二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孛

堇僅以身免賊將高仲以餘卒退保鄧城闔
門堅守十七日飛引兵攻城將士皆不顧矢
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復鄧州
上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
律未知能破敵如此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
以能破賊捷奏至後殿進呈 上曰岳飛籌
略頗如人意令降 詔獎諭仍遣中使傳
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
二十三日復唐州又復信陽軍擒僞知通凡

五十人襄漢悉平川陝綱馬之路始通
飛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荆襄 詔不
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沿江上流控扼要
害之所乞令飛鄂岳州屯駐不唯江西藉其
聲勢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襄陽
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隷飛移屯鄂
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
潭州制置使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金束

帶一九月兀术劉豫舉兵七十萬聚糧入寇
二十一日　詔備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
地分布防禦時具虜動息及備禦次第以聞
二十五日　詔飛為荊襄武昌控扼計仍圖揚
么二十七日　詔飛察虜情嚴為之備二十九
日　詔令凡控扼處分兵嚴備有警率將士
極力捍禦十月五日　詔令疾速措置更遣諜
探日一具奏虜兵侵淮圍廬州　上賜札曰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

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
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悉
之飛奉　詔出師池州先遣牛皐渡江十二
月飛自提兵趨廬州與皐會　上遣李廷幹
賜飛香藥并賜札撫問時偽齊已驅甲騎五
千逼城皐以所從騎遥謂虜衆曰牛皐在此
爾輩何為見犯虜衆愕然相視及張岳字旗
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
追之去必復來皐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

原缺

荊湖南鎮撫使解潛遣史安　湖南及諸軍遣
异遣十七人邵守和璟亦當遣人招諭賊皆
殺之至是所遣使叩頭伏地辭飛叱之起曰
吾遣汝汝不死使受命以行至賊巢即厲聲
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諭衆開門延之以檄授
賊皆捧檄跪誦或問岳節使安否么之部將
黃佐謂其人曰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若
與之戰萬無生全理不如速往就降岳節使
誠信人必善遇我遂率所部詣潭降飛釋其

罪撫勞之以聞于　朝擢佐武義大夫閤門
宣贊舍人賞與特厚佐出復單騎按其部閱
勞亦至明日召佐使坐具酒飲酣飛撫佐背
謂曰子真大丈夫知逆順禍福況子姿力雄
驚不在時輩下果能為　朝廷立功名一封
侯豈足道哉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
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
事否佐感泣再拜願以死報乃遣佐歸湖中
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飛皆委曲慰勞命

其首領以官，復給銀絹縱之，有復入湖中者亦不□歸。數日又有二十人來降，飛待之如前。時張浚以都督軍至潭，帥參政席益與浚語及之，益疑飛玩寇，欲奏聞。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八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九

通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三

章尚書穎經進鄂王傳之三

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之及掩入湖死者衆，禽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焚其寨柵糧船無遺者。佐遣人馳報，飛即上佐功，轉武功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慢王𤫊令不戰，飛鞭士安百，使餌賊，曰：三月不平賊斬之。士安乃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賊乃併兵攻之。飛遣兵設伏，士安戰亟急，伏乃起，四擊之，賊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追襲之，殺獲不可勝計。士安移軍與牛皋屯龍陽縣之南，逼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

之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為且招且捕之計
聞卿措畫得宜勝甚嘉之五月　詔張浚還
浚謂飛曰浚將還矣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
飛袖出一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
視移時謂飛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未有
可投之際　朝廷方　詔浚歸議防秋盡且
罷兵揭畫上流俟來年徐議之飛曰何待來
年都督第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督還
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飛

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
水寇則易浚曰何如飛曰湖寇之巢艱險莫
渦舟師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犯所長此成
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
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之孤立而後
以　王師乘之飛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
內俘諸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之信也乃奏
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詔
飛來潭州分兵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

赴　行在飛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
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飛降飛
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illegible]之尤
者欽既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東[illegible]庭下
飛命釋其縛以所賜金帶戰袍與之即日以
聞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illegible]遇
甚厚犒賞其屬有差欽感激其徒皆喜悅降
之晚飛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飛不
答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

萬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
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并俘欽等其餘黨殺
獲略盡惟么負固不服方浮游湖閭夸示神
速其舟有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小德
山大小海鰍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其行
如飛水上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舟近之輒
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
下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不見其人飛伐君
山木多為巨筏塞湖中諸港又[illegible]

自上流浮而下揮水淺之地遣善罵者二十
人挑之且行且罵賊不勝憤揮尾石追而投
之俄而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攻
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
蔽矢石羣舉巨木撞賊舟碎公舉鍾儀投于
水巳繼之牛臯赴水擒公至斬首函送都督
行府僞統制陳瑫等刼鍾儀之舟取其金交
床金鞍龍鳳篳與其衆來降飛亟領黄佐楊
欽等軍入賊營餘酋皆大驚曰是何神也夏

誠劉衡俱就擒黄誠窘懼亦與周倫等首領
二百人俱降牛臯請曰此寇勞心動衆累年
不勦殺何以示威飛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始
惑於鍾相妖巫之術相聚爲姦後又涯於程
吏部欲盡誅雪恥之意故懼而不降苟求全
性命而已今楊么已誅鍾儀亦死餘皆 國
家赤子徒殺之非 主上好生之意也連聲
呼官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服其言而退飛親
行諸營慰撫之以少壯有力者籍以爲軍老

弱給米糧令歸田畝願爲民者二萬七十餘
户皆給文書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放之
諸軍而焚其寨凡三十餘所揭榜青草洞庭
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如承平時
湖湘悉平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之盛遂
爲沿江之冠自飛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
嘆曰岳侯殆神算也即日上之 朝 上遣
内侍傅 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將
士賜 詔褒諭又 親札褒其功初夏誠劉

衡等嘗誇其寨柵之固城池樓櫓之盛曰人
欲犯我須是飛來至是其言始驗 詔飛兼
蘄黄州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解軍事 上不
許又 詔飛軍以三十將爲額 詔飛爲襄
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郷村民社置山城水寨
處疾速爲條具以聞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
邑進封公還軍鄂州日率將士閱習軍容嚴
整張浚按視還以聞十月賜 詔褒諭十二
月除荊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

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illegible]令

藥紹興六年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飛軍前以聞 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歛情遂 詔飛接納二月兼營田使以詣都督府計事至平江飛自言去在所不遠願一見 天顏 詔入見面陳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路乞如舊制又奏自復襄陽諸郡未置監司無以按察州縣

上皆納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司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飛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及得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蠹政害民贓污不法者得 對移放罷十九日 陞辭賜酒器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於座中獨稱飛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屯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屯盱眙楊沂中爲俊後[illegible]

屯[illegible]以窺中原謂飛曰此君之素志也勉之飛遂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飛以宣撫重名自非廊廟近臣及勳伐高世者不可妄授上章力辭 詔不許四月 上命至武昌調軍飛丁母國夫人姚氏憂 上遣使撫問即降 制起復 勑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賻事賻贈常典外加 賜銀絹千匹兩葬事令鄂守主之飛扶櫬至廬

山連表懇辭且乞終喪 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累 詔趣起乃奉 命復屯襄漢七月 命飛凡移文僞境於宣撫職位中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殲其守卒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 上聞之以語張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飛意[illegible]堅十三日遣[illegible]梁興進兵至兩京長水縣

之□陽僞順州安撫張宣貴孫都統□□大其
衆凡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戰于□□□□
與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餘人□將
又一百餘人餘悉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破
其衆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石以給百姓
官兵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僞齊所
留□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又遣人至
蔡州焚其粮糧 詔褒之九月劉豫遣子麟
姪猊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我叛將李成孔

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
世欲捨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詔飛以
兵東下欲令飛獨當其鋒而已得退保都督
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
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
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 上曰岳
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
世竟捨廬州退保采石 上憂之乃以 親
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俊光世皆

聽命還戰 上猶慮其不足任復 詔飛初
飛自收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皆以暑月行
師得目疾及是疾愈甚聞 詔即日啓行
上亦遣醫官□□至軍療之會麟敗飛至江
州如初 詔十一月十九日奏至 六上語趙
鼎善其尊 朝廷議司馬光資治通鑑名分
之說以稱之 賜札曰聞卿目疾小愈即提
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
嘉嘆今淮西賊遁未有它警已諭張浚從長

措置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
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行之亦卿平日
之志也飛遂還軍時僞齊於唐州北何家寨
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爲窺唐計飛遣王貴董
先等攻毀之有僞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
敵初十日貴等遇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陣衆
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屍蔽野直抵鎮汝軍焚
其營而有其糧僞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
鄧貴先嚴兵待之既戰陽北俾馮賽以奇兵

統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走
擒薛亨及偽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七人
殺獲萬計俘獻　行在所謂五大王者以匹
馬逃飛奏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
上恐偽齊有兵繼至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
已至蔡州城閉拒未下飛使人諭貴令還貴
等還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
王爪角王大節賈關索併兵來絕貴歸路貴
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

蹄賊復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爲董
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塡谷得馬二千餘
匹及衣甲器仗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繼
至者望見官軍皆引遁　上聞捷大說　賜
札獎諭還内侍傳　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
二月大雪苦寒　上以按邊暴露　手詔撫
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耻又遣賜馬鞍四
鐵簡二香茶藥等傳　宣撫問　詔飛赴
行在紹興七年正月入見　上從容與談用

兵之要因問飛曰卿在軍中得良馬否飛曰
臣有二馬常奇之日噉芻豆數斗飲泉至一
斛然芻粟非精潔則寧餓不食介而馳其初
若不甚疾行百餘里始振鬣長鳴奮迅不已
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
若無事然此致遠之材也然值復襄陽平楊
么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食不過數
勝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
驅未及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駑鈍之

材也　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
除飛起復太尉加食邑賞商虢等功也繼除
宣撫使兼營田使三月扈　從至建康十四
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酈瓊等兵五萬二千
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飛且
詔王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乃數見
上論恢復之略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
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疏言臣自　國
家變故以來從　陛下於戎伍有致身報

國復讎雪恥之心幸憑 社稷威靈前後粗
立薄効 陛下録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
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
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
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
何人誤辱 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
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
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
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

不測臣謂不以此時禀 陛下睿筭妙略以
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絶五路叛將還歸兩
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寖益難圖
臣愚欲望 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
敵莫測臣之舉措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
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
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京而走河北京
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東京諸郡 陛下付
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

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
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 陛下
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
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
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退保上流賊
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帥諸將或挫其銳或
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
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
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軼

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
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
歲必得所欲 陛下還歸舊京或 進都襄
陽關中惟 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
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
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 朝廷數千
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
深入陝洛而在軍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

亟還前功不遂遂使忠義之人陷於僞地者
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惟 陛下戒敕有
司廣爲儲蓄俾臣得以一意靜慮不以兵食
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
迎還 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梓宮奉邀
天眷以歸故國使 宗廟再安萬姓同歡
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
踈奏 上以親札答之曰有臣如此顧復何
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閤 命之

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 賜親札曰前
議已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
今日不可失也飛復奏述前志賜札報曰覽
卿近奏銳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啓之將以
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
屬將士將合師大舉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
議忌其成功沮之其議遂寢王德酈瓊之兵
亦不復畀之矣夏季 詔詣都督府與張浚
議事時王德與酈瓊之兵猶未有所付浚語

飛曰王德之爲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
爲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
何飛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反掌間
耳王德酈瓊等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
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不
足以服其衆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
後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
何飛曰張宣撫宿將飛之舊帥也然其爲人
暴而寡謀且酈瓊之所素不服或未能安反

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之視德
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
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
愚然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奏乞解兵
柄步歸廬山廬於母國夫人墓側浚怒以兵
部侍郎張宗元爲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
軍宗元日閱部伍心服飛之能 上遣詔飛
還軍飛力辭詔軍吏造廬以死請乃趨 朝
既見猶請待罪 上知其故優詔答之併

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 上曰將帥輯和軍旅精銳人懷忠孝衆和而勇皆飛訓養之所致 上大悅 賜詔褒諭飛上疏曰逆豫逋誅尚宂中土 陵寢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 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

息歲月易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 國威靈致神州隔於 王化虜偽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 陛下比者寢閣之命咸謂 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 陛下睿算不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瘝官之咎以成 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壯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効

茲爲可必惟 陛下力斷而行之疏奏 御札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脩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 朕注意飛奏 詔將行乃復奏以為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願 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 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仗 國威靈鼓行

北向未報而酈瓊叛初飛既還軍張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譟訟德於浚浚乃以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呂祉爲安撫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亦不服擁兵詬祉執祉以北道殺之盡其衆七萬走偽齊降虜人懼豫得兵多頗分散其兵糧廩亦不厚去降者皆有悔意至是浚悔不用飛言於是上誅瓊以兵叛之後事既 有遷都之舉宜

俟機會飛復上奏云叛將負　國臣竊憤之
願進屯淮甸伺畨僞機便奮擊期於破滅
降詔獎諭而不許詔飛以舟師駐於江州爲
淮浙聲援時聞虜已廢僞齊先是六年飛在
襄漢豫兵連衂其爪牙心腹之將或擒或叛
雖已不振然依虜人之勢猶可以立飛知粘
罕主豫而兀朮常不足於粘罕可以間而動
是年十月諜報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
上令飛爲備俄兀朮遣諜者至飛邏卒所獲

縛至前吏請斬之飛釋視曰汝非張斌耶本
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嚮者遣汝
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
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
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矣汝所持
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
蠟書言僞齊同謀誅兀朮事且曰八月交鋒
我窮力相攻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
濟宋與齊爲兄弟國因謂諜者曰汝罪萬死

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刲
股納以書屛幣丁寧戒勿泄諜唯唯拜謝而出
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諜
徑抵兀朮所出書示之兀朮大驚馳白其主
於是清河之營不復聞豫隨廢奪飛上奏謂
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
報豫之廢也虜懼中原有變乃紿謂人曰且
迎少帝來矣謂　欽宗也百姓日夕延頸以
傒久而不然而勢且定矣虜假手於豫以撫

定梁宋齊魯之地豫竭力結粘罕兀朮惡之
又鄜瓊之叛虜懼其有衆因飛之用間兀朮
得以藉口而行其謀豫之廢蓋一機會也
上遣江諮至江州就　賜茶藥酒果及錫宴
勞飛且　賜手札嘉獎紹興八年飛還軍鄂
州復累請于　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飛
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諜報金人駐兵京
師順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
再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與飛　朝廷

令爲備命飛明遠斥候習土戰閱軍實爲待
敵計不發兵深入飛日夜訓閱更迭謁軍也
襄漢守備而已秋召飛赴 行在金人遣使
議和將歸我河南地飛入對 上諭之飛曰
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
貽後世譏議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惡之已
而金使至和議決 上復賜 親札歸功於
飛紹興九年正月復河南赦天下飛表謝亦
寓和議未便之意十一日授飛開府儀同三

司加食邑時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
飛獨力辭且謂虜情變詐可憂而不可賀可
訓兵以備不虞不可行賞論功取笑夷狄萬
一臣冒昧而授將來虜寇叛盟似傷 朝廷
之體 上三詔猶不受復 溫言獎激不得
已乃拜飛益訓兵嚴備分遣質信材辯者往
伺虜情 上方遣齊安郡王士㒟等謁諸陵
飛請以輕騎從士㒟灑掃實欲觀釁伐謀入
之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欵我者十餘年矣

不悟甘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
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豫初廢藩籬
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
秦檜知其意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大將
撫存軍旅 賜詔褒諭而止其行又敕飛凡
新界官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從還
之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紹興
十年夏金人叛盟犯拱亳諸州 上大以飛
言爲忠五月下 詔命飛竭忠力圖大計頒

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之典開諭兩河
忠義之人結約招納 賜札曰金人過河侵
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
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
納等事可悉從便行之若事體稍重合奏議
者即具奏來初豫之未廢也 本朝使人張
邵留虜中久嘗上其元帥阿盧王書以景延
廣之事感動之時又有謂虜之謀齊也久矣
豫既立歲遣將數百騎來巡邊豫必出郊迓

之所以習之使不疑也豫厚斂以行賂自固
而失人心自以爲太山之安而不知身已在
掌股間久矣及其發也以一羸馬負之以徙
而人莫哀之瓊之叛飛之閫亦速之也

鄂國金佗續編卷十九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軍
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
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四

章尚書穎經　進鄂王傳之四

虜既敗盟飛得警報奏乞詣　在所陳機密
會劉錡在順昌與虜抗告急　詔飛助之飛
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　覲奏上遣李
若虛至飛軍　賜札曰金人再犯東京賊方
在境難以召卿今遣李若虛就卿商量又曰
施設之方一以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飛遣
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提兵
自陜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
布經略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
北州縣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
商之要應川陜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闞
中原將發齋盟閉閤手書密奏言儲貳事其

略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
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志先是八年秋
飛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見　孝宗
皇帝英明雄偉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
乎家人問故飛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人矣
其乞入見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乃
上疏言之　上得奏歎其忠　賜札報曰非
忱誠忠讜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
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飛以無功辭不受

上詔諭之曰卿陳義甚高朕所嘉歎第惟同
時二三大帥皆以次受命卿終辭異乎遂伯
王之用心也飛乃不敢辭尋改河南北諸路
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糾合之士皆響應
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荊堈
殺其千戶三人及大將鶻旋郎君又捷于渤
海廟閏六月張憲敗虜於潁昌府二十日復
潁昌府飛親率大軍去蔡而北　上以飛身
先士卒　賜札獎諭張憲遂進兵陳州又十

一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
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
邪也孛堇再以千騎冦潁昌二十五日董先
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
化五千餘人于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劫之
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騾驢百頭漫
獨化不知存亡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
破其衆數千于皇傳又捷于京西又捷于黃
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

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京西偽守李成王濟
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
潁昌諸將分路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縣
兀朮大懼會龍虎而王號者於東京議以爲
諸帥皆易與獨飛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
有河北忠義響應之助其鋒不可當欲誘致
其師併力一戰　朝廷聞之以飛一軍爲慮
賜札俾飛審處自固飛曰虜之技窮矣使誠
如諜者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且

罵之兀朮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與蓋天
而王號者及僞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郾
城飛遣岳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虜陣謂
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虜
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匹楊再興以
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反
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
聯號拐子馬又有號鐵浮屠如墻而進官軍
不能當所至屢勝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諸

將懼飛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陣
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旣相聯一馬仆二
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山兀朮大慟
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
是遂廢兀朮復益兵至郾城北五里店初十
日背嵬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
身先入陣斬其將阿李朶孛堇賊大駭飛時
眎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卻飛曰不可爾
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擧自以四十騎馳

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
安危所係柰何輕敵飛鞭堅手麾之曰非爾
所知乃突戰賊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
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攻之捷聞
上賜　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
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遊奕迎破賊鋒戕其
酋領實爲隽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
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
懷時　上又遣內侍李世良詣飛軍傳宣

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
緡尋又賜錢二千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
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兀朮又率其衆併力
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
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賊遇再興驟與之戰
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户撒八孛堇千户百人
長毛毛可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
潰兵八千兀朮夜遁郾城方再捷飛謂臣雲
曰賊犯郾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

速以背嵬援王貴既而兀术果以兵十萬騎
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
虜陣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皷振天
城堞爲摇臣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掤而
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
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
死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夫
其名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真
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不左班

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
餘人獲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闌馬一匹金
印七枚以獻兀术狼狽遁去副統軍粘汗
孛堇重創輿至 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
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于臨潁之東北破
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先臣上
郾城諸捷 上大喜賜 詔稱述其事曰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嘗百
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

[illegible]命者
也 詔付錢二十萬犒軍是月與會
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
張峪等破賊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
擒其千戶劉來孫等一十四人獲馬百餘匹
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賊將阿波
那千戶李孛堇它死者不可計又追至于孟
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等以所部
六十餘人降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而去追殺

三十里獲其所遺馬八匹衣甲刀搶旗幟無
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五千
餘騎屍布十里獲器械槍刀旗鼓甚衆擒者
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
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
得驢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
于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
河南府又捷于安永軍中原大震動飛 上
[illegible]以謂[illegible]喬握堅梁興董榮等[illegible]河之[illegible]

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　朝廷金賊既累
敗衂虜酋兀朮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
尚徘徊於京城南壁近却遣八千人過河北
此正是　陛下中興之機金賊必亡之日苟
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之第報楊沂中劉錡
新除而不言所遣飛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
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
兵十萬來對壘而陣飛按兵不動遣驍將以
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還飛令李

興撫　陵臺朱正甫行視　諸陵葺治　永
安　永昌　永熙陵神臺枳橘柏株之廢伐
者補之先是飛自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
金人於太行殺其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祿
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橫敗金人于憲州擒
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事判官遣高岫魏
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遣梁興等宣布　朝
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犄角
破賊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中國其約

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斂兵固堡以待王師之
至烏陵思謀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其下但
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率
其部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
之衆一千一百八人李寶之衆八千人李興
之衆二千人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
白馬山寨首餘孫琪等偽統制王鎮統領崔
慶將官李覲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
皐華旺等皆全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心

腹禁衛如龍虎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及
張仔楊進等亦密受飛旗榜率其衆自北方
來降韓常又以潁昌之敗失夏金吾夏金吾
兀朮子壻也常畏罪不敢還屯于長葛密遣
使願以其衆五萬降飛遣賈興報許之是時
虜酋動息及其山川險要飛盡得其實自磁
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衆所
揭旗皆以岳爲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
捷飛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飛將渡

河奔走惟恐後各齎糧以餽義軍戴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虜所置守令熟視莫敢誰何自燕以南虜之號令不復行矣兀术以敗故復發軍以禦飛河北諸郡無一人從之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飛亦語其下曰此行殺虜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於金人力主和議欲盡淮以北棄之聞飛將成大功大懼力請於　上下一

詔班師初檜之歸也撻辣郎君實送之至淮以舟載之使歸檜之妻王仲山之女仲山有別業在濟南爲取數千緡助其行其後撻辣統兵犯淮甸命魏良臣王繪使其軍撻辣數問檜動靜且稱其賢檜自言殺虜人之監已者而南奔然盡室同載臧獲亦與之俱非遁明矣逮其爲相薦良臣爲都司未幾除從官蓋欲弭其言耳王守道庸人亦與檜同在虜中偕檜南歸無資考薦章遽與改秩又以爲

樞密院計議官檜之在虜中也亦與室撚善洪皓之歸嘗言及室撚寄聲檜怨皓竟貶廣南或言檜嘗爲虜酋作檄文有指斥語親王楷府卒有自虜中逃歸者時虜方來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吴玠嘗言之蜀人謂兀术嘗招檜飲其家亦與焉兀术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貴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檜夫婦得歸皆嗟嘆亦有掩泣者兀术曰汝輩安得比秦中丞家兒宗尹爲相檜爲執政事有未盡善

未嘗與宗尹爭而私言於　上既排宗尹罷去則曰若用檜爲相有二事可以聳動天下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問一則糾率山東河北諸郡之人還之北方既相擬詔草以進曰軍興以來河北山東忠義之徒自相結納立功其後畨兵深擾遂頭項人漸次渡江各令所在屯聚就糧議者欲興兵討伐朕惟黎元騷動罪在朕躬既未能率以還北豈宜輕肆殺戮應河北山東渡江無歸之人並令

所在招撫開具鄉土所在當議遣官糾率趣
發其南方士大夫因守官北地隔絕未能遂
鄉及北方士大夫因守官南方以至避難渡
江想其念國保家之心彼此俱同雖有一時
從權衛身之計必皆出於不得已度其深謀
遠慮亦豈在人下應欲書問往來並令　朝
廷差人發遣如得回書有司即時遣人分付
本家貴得情通各無疑間朕蒙　祖宗休德
託於士民之上初無廢黜之心亦無貪功之

念儻有生之類因朕得以保家室復井里則
朕亦將復待　父兄省　陵寢上下雖異此
志則同布告中外諒此誠悃　上雖納之不
曾降出其曰豈宜輕肆殺戮賁威之使畏也
曰遣官糾率趣發實強之行也曰一時從權
衛身之計許之從吏也至謂復待　父兄省
陵寢此言何爲哉其後虜使李永壽王翊來
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合尚
書宇文虛中在虜庭其家在閩檜取其家欲

送之北其子師爰力祈免行不從竟驅以北舉
室皆械於虜元祐臣僚之家鄭若及趙彬楊憲
三十家驅之赴虜庭悲號之聲感動道路其後
罷相　上以檜二策諭翰苑綦崈禮行詞及
詔綦崈禮出示親札并檜親擬詔本布告在廷
歲戊午檜復相前日言官彈檜者劉棐已死責
竄年居湖州差人押歸本貫福州雖沒不與
遺澤又奏乞下綦崈禮家取　御札大槩謂靖
康之末嘗上書虜酋不立異姓及在虜中爲

徽宗草書達虜廷虜待遇有加禮自謂君臣
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又謂自初還朝時虜
酋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
外臣又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
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擁以歸已力援
張邦昌友壻宋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綦
崈禮與頤浩勝非撥邦昌時受僞命人謝克
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　陛下撫諭再
三恩意款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理以必退

爲眞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溜身東閣矣
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
擬請　御筆至宣禮草制之日請以爲據宣
禮被逐嘗以　御筆公示廣衆其不知事
君之體至於如此若收拾　御筆復歸　天
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
所致信詔台州取索至則付史館時秦熺提
舉秘書省實收之也旣　詔班師飛上疏曰
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內
者言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
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强弱已見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　陛下圖之
疏累千百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效　賜
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班師機會誠爲
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宜
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
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懼
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

歸而後言於　上以飛孤軍不可留乞姑令
班師一日而奉金書字牌者十有二飛嗟惋
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
臣不稱職大臣秦檜實誤　陛下也諸軍旣
先退飛孤軍懼兀朮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
翼日渡河兀朮疑京城之民爲内應夜棄而
出北遁百里飛始班師人民大失望遮飛馬
首慟哭而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
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
類矣飛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　詔書示之
曰　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
之哭聲震野至蔡有進士數百輩及僧道父
老百姓集于庭進士　人相帥叩頭曰某等
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
在恢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先
聲所至故疆漸復醜虜獸奔民方室家相慶
以謂幸脫左衽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宣
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心其忍弃垂成之功

耶飛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　詔書
寘兀上進士等相率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
曰然則將柰何飛不得已乃曰吾今爲汝留
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閒田處之且留軍五日
待其徙從而南者道路不絶今襄漢間多是
焉方兀朮夜棄京師將渡河有太學生扣馬
諫曰願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
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
萬京城中外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

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
者以愚觀之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生
蓋陰知檜與兀朮事故以爲言兀朮亦悟其
說乃留居冀日果聞班師虜亦幸其去不敢
追也當時論[illegible]乘此機以往北虜雖
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難復也飛既還虜
無所畏稍侵寇已復州縣飛自知爲檜所忌
終不得行其志用兵動衆今日得地明日棄
之養寇殘民無補　國事乃上章力請解兵

柄致仕　上賜詔謂方資長算助予遠圖未
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自廬　詔
入覲　上問之第再拜虜人大擾河南分兵
趨川陝　上命飛應之飛以王貴行八月以
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秉淵敗之又悉
其衆圍秉淵飛遣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
潁昌　上命津發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
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飛以蔡州軍牽制
九月虜犯宿亳命飛措挖九江又付空名告

身正任承宣使以下九四百八十一道以厲
戰功十月川陝告急復請益兵以董先行之
命廣設間諜誘契丹諸國之附兀朮者十一
月　命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犯潁昌將
冦唐鄧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
是冬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
兀朮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路金人
大擾紹興十一年正月諜報虜分路渡淮飛
聞警即上疏請合諸師之兵破敵未報十五

日兀朮韓常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日韓常
與龍虎而王號者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
州界邊報至　行在　上賜飛札曰虜人已
在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
出賊後　詔未至飛料虜旣舉國來寇巢穴
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
二月四日旣遣奏復慮　上急於退虜又上
奏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
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

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且虜知荊鄂宿師必自
九江進援今若出此實得不拘使敵罔測
上得會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令緩行是日
又得出蘄黃之奏益喜　賜札諭以中興基
業在此一舉初九日飛春初　詔方苦寒嗽
力疾戒行以十一日就道猶恐大軍行緩親
率背嵬先驅十九日　上聞飛力疾出師
賜札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
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飛之師將

至與韓常等俱懲順昌之敗望風遁逃還
兵于舒以俟命　上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
敢專進退爲得體時北方有上書以休兵勸
虜酋者謂南方今日之兵乃北朝向來初起
之兵兵至是而始精所向無前恢復之機誠
在於此此飛之所以拳拳也酈瓊爲兀朮謀
復窺濠州三月四日飛不俟　詔麾兵救之
次定遠縣兀朮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
全軍八萬駐於黃連鎮距濠六十里不往救

俾楊沂中趨濠州城外遇伏而敗虜方據濠
聞飛來即遁夜渡淮不能軍四月遣兵捕郴
寇駱科又遣兵助光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
虜勢寖張雖欲復進王師備禦攻討皆無預
於恢復之計柘皋之役第能挫其鋒而已先
是十年司農少卿高穎忼慨自言欲裨贊飛
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
馬爲攻取計飛所遣梁興復懷衛二州絕虜
人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路不肯還南者無

成功而檜亦欲議和患諸將不同已用蜀士
范同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至即授樞密
副使加食邑特詔位在參知政事之上賜金
帶魚袋銀絹視宰相初除權飛亦請還兵罷
宣撫司諸軍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
詔韓世忠留院供職張俊與飛並以本職按
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爲名撫定世忠
軍于楚州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俊長飛十
餘歲飛事俊尤謹紹興初元有 詔督責張

俊平冦李成俊亦服其忠智屢稱薦於 上
前其後飛二三年間平蕩江西湖廣剿冦復
襄漢六郡故疆功名出諸將上 上亦眷遇
飛厚俊頗不能平方四年虜犯淮西乃俊地
分也俊不肯行宰相趙鼎以書責之至平江
又以隧馬傷臂辭鼎怒趣一卒隨之視其必
行且奏請誅俊卒無功而還飛渡江戰大捷
解廬州圍 上竒其功加鎮寧崇信兩鎮之
節俊益懟及飛位二府官爵與己埒益慊然

飛益屈己下之數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
答楊么平先臣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畢
備俊受復不答飛事之愈恭俊横逆自若至
七年恢復之請大合 上意 札書 而命
皆以 中興之事專畀飛又所賜 寳詞每
有表異之語如曰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卿爲
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 朕非卿到終不
安心甚者謂聽飛號令如 朕親行俊見之
常憾其軋己有意傾之是歲淮西之役飛聞

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糧乏不可
行師飛不復問鼓行而進故賜 札曰卿聞
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 國誰肯如此俊聞
之疑飛漏其書之言於 上歸則倡言於
朝謂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或勸飛與俊
廷辯飛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辯及是
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嘗以謀刼虜使敗和議
忤檜承檜風旨欲分其背嵬謂飛曰上留世

忠而使吾曹分其軍　朝廷意可知也飛曰不然　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軍萬一　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城行視俊顧飛曰當修城爲守備計飛曰吾曹所當戮力以圖尅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艴然變色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之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紡上之　朝檜

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以扇搖誣世忠飛歎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奏事　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妄言追官杖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憾飛

鄂國金佗續編卷二十終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一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岳　珂　編次

百氏昭忠録卷之五

章尚書頴經　進鄂王傳之五

初飛與張俊承　詔視世忠軍往辭檜檜謂之曰且備反側世忠軍初無反側意檜爲此語欲激其軍使爲變因得以罪世忠耳飛荅

之曰世忠歸　朝楚州之軍即　朝廷之軍也檜色變惡飛語直獨張俊承檜意欲分其軍賴飛一言而止而檜益怨飛矣飛慷慨自任不復顧忌趙鼎議崇建二國公典禮與檜意殊檜擠而逐之飛對客語必嘆惜檜深惡之自兀术復取河南地飛深入不已曰以恢復勸　上而檜主議和兀术以書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飛入

覲論和議謂相臣誅　國不藏虜人渝盟
上以檜奏付飛飛讀之見德無常師主善爲
師之語惡其言飾姦罔　上則曰君臣大倫
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忍面謾其　主耶檜
益慽之飛亦自知不爲檜所容力請解兵万
俟卨論飛章再上不報羅汝楫六章又不報
飛亦抗章乞罷　上惜其去　詔不許八月
飛上章還兩鎮節　詔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也王俊初爲東平

府卒告其徒呼千罪得爲都頭俊以張憲謀
還飛兵柄告於王貴貴執憲以歸之張俊俊
時以樞密使視師在建康密院吏王應求言
於俊密院無推勘法俊不從自鞫之使憲誣
服以爲得岳雲手書俊以告檜十月械憲至
行在下之棘寺于三日檜奏乞召飛父子證
張憲事　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
搖人心不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逮捕飛
雲亦先逮繫前一夕有以檜謀語飛使自辯

飛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
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
可表飛心初命何鑄治其獄鑄明飛無辜改
命万俟卨誣飛諭于鵬孫革致書于憲貴令
虛申邊報以動　朝廷誣雲以書與憲貴令
措置使飛復還軍而其書則皆謂已焚矣自
十三日赴逮坐繫凡兩月無一事問飛卨憂
懼不知所爲或有以不助淮西之事使如臺
評則可以爲罪矣十二月十八日始有省劄

下棘寺命以逗留詰飛而所收　御筆及往
來道塗日月皆可考實未嘗逗留先乃命大
理評事元龜年雜定之會歲暮獄不成檜一
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閤良久手書小紙令老
吏付獄中即報飛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
也初憲雲獄辭出於吏手一二寺官知其無
辜相繼以去既不得豪髮始以逗留詰之飛
困於拷掠亦無服辭飛既死於獄矣具獄乃
以衆證蔽罪飛賜死憲雲戮于市張俊楊存

中沮之稍出兵衛諸門且俾俊存中遣卒送
兩家之孥徙之遠方行路之人見者爲之隕
涕飛幕屬賓客坐者六人參謀薛弼與万俟
卨厚檜在永嘉日弼嘗從之游弼知檜惡飛
先納交或以動息告之得不坐初飛在獄卨
先令簿錄飛家貲取飛所得　御札束之左
帑南庫飛家徙嶺南與憲貲産並没入官王
會者檜之姻黨也搜括無遺獨得尚方所賜
物而已初万俟卨代何鑄治飛獄擢爲御史

中丞大理丞李若樸何彦猷以飛爲無罪固
與卨爭卨彈若樸以黨庇飛與何彦猷俱罷
大理卿薛仁輔亦言飛冤以罪去知宗士㒟
請以百口保飛卨劾之竄死于建州布衣劉
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王俊以告訐
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使
姚政龐榮傅選以傅會遷轉有差王俊
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時董先亦逮至
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諭之且撫勞之曰無

恐第證一句語言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
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即伏遂釋之
樞密使韓世忠心不平獄成詣檜問其實檜
謂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
忠曰相公言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之
檜不納洪皓時在虜中馳蠟書還奏以爲虜
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飛至號之爲父
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它日皓還論及飛
死不覺爲之慟　上亦素愛飛之忠勇聞皓

奏益痛之初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　高
宗渡河既而河北淪陷音問隔絶飛遣人訪
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飛曰而母
寄余言爲我語飛勉事　聖天子無以老媪
爲念也飛乃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
歸奉之至孝母有疾藥餌必親嘗之居家行
步唯恐有聲遇出師必戒家人謹侍養母死
與子雲扶櫬歸葬將佐有願代其役者謝卻
之既葬廬於墓側朝夕號慟連表乞終喪凡

三詔猶不起　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
其官屬以嚴刑使之以死請乃起奉　詔終
三年不解衰經自夷狄亂華立志慷慨誓不
與賊俱生自建炎初元至紹興十一年凡十
餘年間屢與虜戰攘郤羣盜出入江西湖廣
亦五六年其志每以取中原戕金虜爲念雖
平大盜如李成曹成馬友彭友楊么皆飛之
功然其經從見於詩詠則以羣盜爲螻蟻之
羣也豈足爲功北踰沙漠蹀血虜庭復二

聖還故疆乃吾志耳初樞密行府受王俊告
言暨俊與憲對辯王俊所告無一事實而棘
寺始以淮西之事詰飛淮西雖非飛地分飛
時在鄂渚首抗章欲備先驅擊寇得　御札
褒許又飛乞乘虛入京洛皆未奉　詔之先
當時臺諫亦不深攷其事淮西之役飛受
御札十有五誠有之時邊報踵至飛在鄂渚
去淮西千餘里　上恐其後時故盼趣　詔
爲多然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二月九日

詔始至飛軍飛即力疾出師實奉　詔三日
而行　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
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則可見矣自鄂而蘄
黃自黃而舒廬飛又恐大軍行遲乃親率背
嵬爲先驅其至也虜方在廬望風自退飛還
軍舒則復來窺濠又次定遠虜聞飛來夜踰
淮而去雖無大功張俊楊沂中當任其責況
俊總全師八萬遇敵自可制勝而駐兵黃連
鎮距濠六十里而不能救俊與沂中不用劉

錡之言墮虜計中遇伏而敗非無飛之助以
致敗也時有　詔札付沂中曰兀朮復窺濠
州已降　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
近剋期同日出戰則是役也軍事專任世忠
俊沂中而飛特助之耳況又非飛所分地分
也臺諫至謂飛以糧乏爲辭則　御札有曰
卿聞命即往廬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
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蓋謂糧乏者
乃俊也俊詒書以糧乏告飛而　詔旨及是

俊已疑飛漏其言於 上而深憾之謂握兵
乃俊語非飛意也而俊反以此誣之方虜冦
河南 詔飛助劉錡凡兩月而飛拜 御札
二十有三多於淮西時矣淮西十五札飛之
子霖嘗抗章匃賜還 孝宗皇帝從之取之
左帑復以畀霖至今與他 詔札皆藏其家
先是紹興四年兀朮劉豫兵七十萬冦淮西
亦 詔飛自鄂州以兵來會虜退飛還牛皐
追擊大破之又六年飛屯襄漢劉豫遣子麟

姪猊合吾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之兵七
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世張俊同奏乞詔飛
以兵東下飛至江州麟已敗詔止其行飛凡
三赴淮西之急雖道理有遠近而未嘗踰期
且十一年虜之入壽春也飛聞警即上奏乞
出師繼又入奏乞出京洛以制其敝又恐是
時欲急退虜乞出蘄黃議攻卻皆未始奉詔
也其孫珂嘗以所藏 御札并 陛對月日
交以被罪 省劄下棘寺之文著辨誣五事

謂建儲之議在軍前上奏而參謀薛弼謂在
陛對時且誣 上有不樂語謂此非大將所
宜言者弼之妄也弼本附檜所以言此者欲
嫁怨於 上而謂飛之死蓋自取非檜之罪
也王伯庠私記謂紹興辛酉虜入冦張俊韓
世忠欲深入惟飛駐兵淮西不肯動 御札
促飛行凡十有七最後有 社稷存亡在卿
此舉實未嘗有此詔又謂飛移軍三十里而
止 上始有誅飛意者亦弼說之類也且

御札十有五言十有七亦非也十一年八月
九日臣僚言謂楚州爲不可守爲沮士衆蓋
飛嘗與張俊同登楚州城俊欲增築飛謂當
進取中原不當僅守于此謂飛爲專欲保江
者亦誣也熊克中興小曆載宰執奏事聞
聖語及飛棄山陽事以爲附下要譽亦誣也
諫議大夫万俟卨論飛虜騎犯淮而飛圖稽
嚴詔至舒蘄而還又謂飛執偏見欲棄山陽
亦誣也建炎四年十月丙申兩浙宣撫大使

劉光世秦準 御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蓋光世以兵駐鎮江不進而以會合王林郭仲威之兵不至爲解謂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是時楚州趙立告急而張俊不肯行乃改命光世而令飛腹背掩擊時飛屯宜興雖有泰州鎮撫之命未赴也飛有軍萬人合軍士之孥計七萬以上須舟以濟須糧以食州郡皆坐視必俟稟朝命而後從九月二日始入泰州十二日飛

始得九月六日之詔且光世益舟與飛等會而飛以狀至光世皆不報飛乃夜歛士卒以酒激勵而用之獨以一軍至承州轉戰彌月凡三大捷獻俘在所有詔褒嘉而光世在鎮江雖承督詔無慮數十坐閱兩月未嘗渡江其事皆可攷也 孝宗之在潛邸也嘗聞轅州兵齊述叛以告 高宗檜怒而絕其俸又風曹泳輩十人露章請 孝宗歸秀邸特餘服如飛之寃孰敢言之者檜監脩國史每見

飛捷奏必怒形於色或削之其後二十六年左僕射沈該監脩國史奏檜秉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己意請刪之檜嘗以王俊告訐欲遷總管因奏俊事 聖語謂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諭諸軍乃止亦誣上語該所刪果能盡乎大兵之後州縣凋敝飛出師每以軍餉爲憂每調兵食必蹙頞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矣 國家恃民以立而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 國與樂於用兵志在

玩寇者不同年而語矣京西湖北始平即募民營田給以牛種假以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又爲屯田之法使戍伍攻戰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 上嘗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宣撫司官屬有冗貧乞行裁減飛自奉薄居家惟用布素無姬侍之奉蜀帥吳玠嘗以名姝餽之飛不樂厚遣使者而歸之或諫之曰 國恥未雪 聖上宵旰不寧豈大將燕樂時耶少時飲酒至

數斗不亂 上嘗面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
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飲臨戎誓衆言及
國家之禍涕流氣塞士卒皆欷歔聽命臨敵
奮不顧身必先士卒或問以天下何時太平
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則太平矣與將
校語必勉之以忠孝教之以節義所部兵萬
人守禦攻討未嘗乏事其御軍也重蒐選謹
訓習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背嵬之
名始於西番飛所用皆一當百嘗詔以韓京

吳錫二軍付飛皆不習戰飛擇其可用千人
遂爲精卒每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注坡跳濠
之藝皆被重鎧習之惟精張憲部卒有功於
莫耶關解金束帶及銀器賞之雲嘗被甲習
注坡馬躓而踣怒欲斬之諸將力祈免猶鞭
之百乃釋之偏將或誇功或違制或慢令必
誅必斤之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行
師秋毫不犯有踐民稼者市物不如直者皆
不少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

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尊酒臠肉必均及其
酒少則投之以水而人各一啜焉 詔書
其絕少分甘與人同欲是也出師士卒露宿
飛亦露宿諸將遠戍則令妻至其家問勞其
妻妾或以金帛餽之其有死事者哭之哀甚
其孤或與之爲婚姻士卒疾病親造視之問
所欲或爲調藥 上所頒犒多者數十萬緡
付之吏分給不私一毫嘗命其將犒給帶甲
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二緡將裁其數

以自私杖而殺之恩威兼施人人畏愛重犯
法提兵數萬皆四方亡命嗜殺好縱之人而
奉令莫敢違兵夜宿民戶外民開門內之莫
敢入晨起戶外無一草葦所過民不知有兵
市井鬻販如平日民有鬻薪者損其直以售
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耶竟不敢士卒
雖甚飢寒不敢擾民時諸將所統曰韓家軍
岳家軍獨飛軍號爲凍殺不拆屋餓殺不虜
掠民間見飛軍過則相與聚觀舉手加額有

感泣者招降羣盜訓飭教閱悉爲精兵等遊騎馳奏至楊子江大風禁渡騎曰寧死於水不敢違將軍令卒渡江飛甚以寡勝衆南薰門之戰以八百人破五十萬桂嶺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又以背嵬騎五百大破兀朮十萬之衆兀朮雖能兵亦憚飛也飛自結髮從戎十餘年間大小數百戰未嘗敗北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如此而

已飛用兵雖伐叛亦以廣 上德爲先去其首惡而釋其餘裨將寇成嘗殺降飛劾其罪故信義著於人心雖虜人簽軍皆有親附之意紹興間北忔查千户高勇之乃龍虎之部曲也千里歸飛初襄漢平諸郡多闕官 詔許專辟置黜陟之權飛擇人材以能安集百姓爲先諸郡守貳皆以稱職稱後稍復舊即上章丐還辟置之權 上降 詔以衛青不與招賢事稱之復襄漢時宰相朱勝非使人

諭之曰欲至日當建節旄飛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也乃謝之曰飛可以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不授節旄將坐視不爲乎襄漢之役 詔劉光世以五千人爲牽制之師六郡既復光世之軍始至飛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山東豪傑數千人約以曹州之衆來歸飛以黃金五百兩與之寶以五千人自楚泗來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傷哭願還飛麾下世忠以書與飛荅曰是皆

爲 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曰皆將士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功優而賞之薄爲再開陳然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皆以積功伐而後至韓餉之官亦爲言其功於朝皆受賞雖小吏不遺下至游說之士如蕭清臣趙澗陶著皆言之朝而命以官死事之與如舒繼明危從皋呈立張浚之皆言之不遺雲從軍雖立奇功任不以聞或自 朝廷舉行 上所特命而亡

亦辭不已襄漢平雲功第一不上逾年銓曹舉行始遷武翼郎平楊么雲功亦第一又不上功張浚聞之曰廉則廉矣然未得爲公也浚乃奏雲功飛猶力辭嘗有特　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斬將陷陣立奇功始得遷一級男雲無故躐崇資是不能與士卒一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大公至正之道累表不受　上嘉其志從之　詔雲帶遙剌則辭帶御器械則又辭雲年十二從張憲

戰大捷京西之役先諸軍登城下鄧州又攻破隨州能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入虜陣中甲裳爲之赤身被百餘創然每勝飛獨不上其功死之日年二十三　上初欲以劉光世之兵隷飛秦檜知其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其命竟寢飛嘗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討除腹心患鄜瓊叛又乞進屯淮甸賜詔奬之飛兵隷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而聞乃甥壻高澤民爲之請而

得之飛即自陳乞正澤民罔　上之罪力辭不受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爲言之　上報以出自朕意猶力辭再三諭之乃止幕屬劉康年爲之請毋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飛知之鞭康年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汗飛初以建炎上書失官歸招撫使張所補官所後以謗謫至長沙賊曾劉忠脅以叛所罵賊不從遇害其子宗本幼孤飛鞠養之紹興七年遇　明堂加恩捨其子而以宗本奏且述

其死難之由　上俞之特賜所家銀絹四兩百仍與一資恩澤飛好禮下士士多歸之商搉古今夜分乃寢出則戎服弁首治軍務入則褒衣緩帶誦經史恂恂如書生口未嘗言功伐其用兵未嘗敗似韓淮陰出師表與諸葛孔明相上下紹興間見　國本未立燕居思之或至涕泣人或竊笑之嘗抗章建議
高宗皇帝嘉其忠　詔褒之其後詣資善堂見　孝宗皇帝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在是矣

高宗自檜薨後屬精萬機首欲復飛官万俟
卨秉政蓋嘗治飛獄者力奏虜方顧和好一
旦録死故將疑天下心不可虜敗盟大學生
程宏圖上書言故相秦檜主和議沮天下忠
臣義士之氣欲感動其心而振起之當正檜
之罪而籍其家雪趙鼎與飛之寃而復其官
上然其言　詔諭中原及諸國之人又詔燕
北人昨被遣歸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
又詔飛之家聽自便凡檜之黨皆罷黜檜初

金佗續編卷二十　十八

惡岳州與飛姓同改爲純州至是　詔仍其
舊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荊襄諸將與三軍之
士合辭言飛寃澈諭以當奏知諸軍大慟哭
聲雷震都督張浚叅贊陳俊卿聞之皆爲之
悲嘆　國朝著令劾輕罪因得重罪原之蓋
不欲求情於事外也　丞俊初告張憲言欲
卨復飛管軍兩造既至閱實無是言則又求
之書飛與憲貴書雲與憲書既無之矣則又
求之飛平日之言飛所言建節於三十二歲

實未嘗言與　藝祖同葉先獄辭已證其罪
是語最後乃及於淮西違詔一時寺宮如李
若樸何彥猷固心知其不可而爭之　孝宗
皇帝即位初元首下　詔曰故岳飛起自行
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
有法屢立功効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未
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
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沒　太上
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　聖意與追復元

金佗續編卷二十　十九

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録用制詞有云云
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蓋以其有建儲之議
也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禮附葬子
孫橪祼以上皆官之女俟嫁則官其夫賜其
家錢萬緡廟於鄂州賜號曰忠烈張憲復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亦官其子
孫又　詔三省曰秦檜誣飛舉世莫敢言李
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録既而
李若樸除郎何彥猷已死其家自言　詔二人

贈兩官與一子恩澤公之子霖將漕湖北武
昌軍士百姓皆炷香具酒哭而迎有一嫗
哭尤哀曰公今不復此來矣問之則曰其夫
不苦爲人爲公所斬矣霖帥廣州道出贛父
老率子弟迎皆垂涕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公
之子霖淳熙　陛對　上諭曰卿家紀律用
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
下共知其冤　聖訓昭明垂信萬世彼孫覿
何爲者爲它人誌墓至指飛爲跋扈其誰歟
乎
論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非姦雄變詐者
比韓信用兵天下莫敵觀其拒蒯通之説不
肯背恩自立其後期會遷延不至君臣之間
間隙始開　上眷飛厚而飛明於君臣之義
進退之機夷夏信服之者以其心也和戰之
權制於人主飛詎有不聽者兀朮遺檜書曰
必殺飛而後和可成者敵人自爲計也飛冤
在山藪雀爲之不採飛雖不學兵亦足以

國致和愈易矣况是時虜上下相疑其勢已
弱子玉猶在晉文及屏之時也檜與飛不兩
立飛疾檜之姦檜忌飛之智汴京之士上書
兀朮其言料之審矣是時如禹里不如趙鍊
如粘罕相繼而死獨兀朮在耳而諸將皆不
雪足以當之此一大機會也而檜敗之嗚呼
檜之貪功以自專忌賢害能顧中興大計其
罪上通於天而世之傾邪之士猶立説以附
檜如孫覿者多矣非使此説掃滅於天地之
間何以佐公論之行哉
又論曰時政記書事數年之後紀載豈無闕
遺紹興諸將之功夏官賞功之籍猶可攷也
飛之初當時史官所書用檜風旨削而小之
者有矣是時典領秘書圖籍者熺也實録秉
史筆則塤也史官之屬則鄭時中檜之館客
也丁婁明塤之婦翁也林機其子壻也楊迥
董德元王揚英數十人皆其黨也　上嘗以
椿朋比罷政翰苑之臣甚者以禮部侍郎

出檜二箚且以[illegible]親札付密禮擬以草制其
後稱用丐詔於密禮家既至則以付秘書省
實收之也以至宰相拜罷録令悉上送官有
存宗者坐以違制之罪檜之慮亦深矣人之
功則欲揜之己之功則欲大之人之過則欲
之己之過則欲蓋之行之一時可也如天
後世何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一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二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録卷之六

閣學劉光祖襄陽石刻事迹之一

王諱飛字鵬舉相州人也自父祖而上以力田爲業王王乃晝夜讀書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年二十去從戎

戰功

[illegible]之王自從戎至專征平剗賊寇遷[illegible]大小凡一百二十餘戰類皆以少擊衆未嘗一敗其躬履行陳而勝者六十有八其分遣諸將而勝者五十有八

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官軍屢失利王以步騎二百與戰擒俊進於馬上賊驚亂遂俘獲其衆　大元帥分鐵騎三百使王至

李團淡皆虜軍戰將[illegible]之殺其貴將
王與虜相持於滑州南以三百騎戰河上斬
梟將首級數千[illegible]
戰于閣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
突擊敗之
戰于曹州直犯虜陣遂大破之
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盛王
約彥出戰不進王怒獨引所部鏖戰遂拔新
鄉又與虜[illegible]王雲[illegible]敗之明日戰侯兆川復

破之
王引所部益北殺虜戰太行山擒拓跋耶烏
數日復與虜遇王單騎剌殺虜帥黑風大王
其衆遂走
合軍宣春寨與金人戰胙城縣大敗之又戰
黑龍潭女廟側官橋皆大捷
從閻勍與金人戰汜水關大破之王留軍竹
蘆渡與虜相持襲擊又破之
[illegible]自王善曹成張用等衆五十萬犯京師

薄南薰門杜充遣王以所部八百人出戰王
領數騎橫衝其軍賊軍亂後騎皆死戰賊衆
大敗
杜叔五孫海等圍東門縣王與戰擒之
王善圍陳州王從都統陳淬合擊之戰于清
河賊衆大敗後又從淬擊善王遇善軍於崔
橋鎮西復敗之
從杜充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張用戰敗之
至六合撥討賊李成破之于盤城成退保滁州

遣輕騎剽刼王急進兵掩擊賊兵盡殪成奔
江西
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入冦由馬家渡渡江
杜充遣王等出戰諸騎皆潰王獨力戰會暮
後援不至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戰斬首
以數千百計
兀朮趨臨安王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
六戰皆捷俘諸路簽軍首領結以恩信遣還
虜中令夜斫營燒毀器仗乘其亂縱兵夾擊

大敗之
虜侵溧陽縣王遣劉綱夜半馳擊之生擒渤
海太師李撒八等
賊首郭吉擾掠宜興王引兵及境吉載百餘
舟逃入湖王遣部將王貴傅慶追之大破其衆
群盜馬皐林聚等精銳數千王盡說降之有
號張威武者不從王單騎入其營手擒出斬
之收其軍

金人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
不可數計尾襲於鎮江之東戰屢勝
詔就復建康王親將而往戰于清水亭金人
大敗橫屍十五餘里
兀朮復趨建康王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兀
朮次龍灣王以騎三百步卒二千自山馳下
至南門新城設寨遂戰大破兀朮僵屍十餘
里兀朮奔淮西王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
業虜無一騎留者
叛將戚方侵犯廣德 詔王討之方鷩遁王

命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王自領千人
與戰凡十數合皆勝復遁王窮追不已會
張俊來會師方乃間道降俊
王初除通泰鎮撫使會金人攻楚州急 詔
王率兵遡背掩擊王即提所部赴鎮遂引兵
至承州三戰皆大捷
泰州盜起王被 命旋師自北炭村柴墟屢
奏大捷死者相枕籍

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王與戰于南霸
橋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
賊李成自號李天王連兵三十萬有席卷
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 上命張俊
爲江淮招討使俊請與王軍同討賊王引兵
獨出進軍之右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
王追之及河橋壞進引軍回攻王王以一矢
殪其先鋒之將進遂走筠州王以軍屯筠城
深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亙十五里王領馬
軍二百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進以

餘卒奔李成成時在南康之建昌王復以引
兵守朱家山伏茂林待之進至伏兵出賊衆
大敗進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王
遇之于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追奔渡
江成軍晝夜不得息飢困死者十四五成走
降僞齊江淮以平
賊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建昌王使王萬徐
慶將三千討之擒青達於四望山
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州

命王權帥荊湖東路以捕成王入賀州境成
置寨太平場王未至賊屯數十里按兵立柵
夜半趨蓮嶺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焚毀之成
大驚據山險捍官軍王麾兵掩擊賊衆大潰
成奔桂嶺路王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
上梧關蓬嶺號爲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
上梧關自喜以爲得地利王至成以郝統領
王淵迎戰王麾兵疾馳不陣而鼓淵軍大潰
乃奪二隘而據之成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
擊官軍王以兵迎之成敗走又自桂嶺置寨
至北藏嶺縣亘六十餘里成自守蓬嶺嚴備
特甚王所部纔八千人而騎兵又最少進兵
蓮嶺分布嶺下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
掩擁入河者不知其數成逃竄連州王乃遣
諸將分路逐餘寇親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
降嶺表悉平
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稱爲成報
讎謂之白頭巾亦爲張憲所擒

劉忠餘黨寇蘄之廣濟縣李通已受招安在
司公山不肯出掩捕悉平之
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叛夜至筠州殺劫其
衆王遣徐慶傅選軍捕滅之
虔吉二州盜起吉州則彭友李動天爲之魁
虔州則陳顒羅閑十等各自爲首連兵數十
萬置寨五百餘所分路侵寇上委王專討捕
之彭友等立柵于固石洞儲蓄甚富乃悉其
兵至雩都俟官軍王使人諭降之不聽[illegible]

戰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披走復保固石洞王頻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而前復遣辯士說降之又不聽王乃列騎圍之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棄山而下倉卒投墜死者甚衆餘乃悉降王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畧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

劉忠將高聚犯沅州王遣王貴擊擒之盡降其衆張成亦陷袁州之萍鄉復遣王貴擊之

成敗走明日復戰遂擒成而降其衆

偽齊使李成合北虜兵攻陷襄陽唐鄧隨郢信陽王奏乞復六郡提兵至郢州偽將京超乘城拒守王鼓衆薄城一麾並進超迫於亂兵投崖而死遂復郢州

王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偽將王嵩不戰而遁退保隨城未下王遣牛臯裹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已抜執嵩斬之遂復隨州

王領軍趨襄陽李成引兵出城四十里迎戰王使王貴牛臯分擊之成軍大敗死者無數成遂夜遁復襄陽府

偽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王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王繼往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王兵夾擊敗之明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

王進兵鄧州聞李成與金賊劉合孛堇陝西番偽賊兵會聚于州西北以拒官軍王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會合掩擊

貴憲等離鄧州三十餘里逢賊兵數萬遂遣王萬董先出奇突擊賊衆大潰其將高仲率餘衆走鄧州閉門拒守諸將率士卒攻之遂破其城擒仲以獻於是引兵收唐州及信陽旬日之間三郡俱復

兀朮劉豫稱兵七十餘萬冦淮西圍廬州

上命王出師援之虜望見幟旗不戰而潰王命牛臯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殺死者相半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初鼎州妖巫鍾相作亂爲官軍所敗獲而誅之相黨楊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復聚兵至數萬立相子儀謂之鍾太子與么俱僭稱王竊覦上流出沒爲患　上命王招捕之王將至潭先遣使持檄招賊賊黨黃佐率所部降王復遣至湖州招其他將不服棄便利擒之佐襲擊周倫倫大敗走殺死及掩入湖者甚衆寨稇糧舡焚毀無遺又使統制任士安餌賊賊併兵永安寨攻之王遣兵設伏士安等

戰垂困伏兵起四合擊之賊衆敗走又追襲過苟陂山所殺獲不可勝計士安復移軍與牛臯逼近賊巢而屯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詣王降復遣歸湖中説未降者王因夜以舟師掩其營殺獲略盡惟楊么負固不服王挑與戰大破之楊么舉鍾儀投水繼乃自投牛臯入水擒么至王前斬之偽統制陳瑫等亦劫鍾儀之舟以降王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illegible]

夏誠劉衡俱就擒其餘首領二百人俱降王即縱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湖湘遂平

王移屯襄漢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

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偽順州安撫張宣贊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滿在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

偽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爲窺唐計王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偽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敵貴等遇之于大標木衆幾十倍一戰俱北偽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來援貴先戰陽北命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五大王以匹馬還

王貴等引兵至蔡城閉拒未下王奏　詔使人返之貴等至白塔旅將李成率劉復等偽

兵來絕貴歸路貴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復益兵追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爲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賊兵之繼來者望見官軍皆引遁金人歸我河南而復叛盟

上命王乘機進取王乃命王貴等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略於是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堽又捷于渤海廟張憲敗虜于潁昌府復潁昌府遂進兵陳州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之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孛堇再寇潁昌董先姚政敗之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于鄭州復鄭州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漫獨化不知存亡張應韓清復西京牛皐傅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偽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王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與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破賊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又捷至沁水縣復之又追至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等降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而去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屍布十里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翼城縣復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

金佗續編卷二十二 十二

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王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大懼王日出一軍挑虜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偽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郾城王遣其子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虜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

兀朮復益兵至郾城北五里店背嵬將王剛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號

大駭王自以四十騎馳出突戰賊陣前士氣
增倍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
兀朮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臨潁縣楊再
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賊遇再興與之
戰殺萬户千户百人長百餘人再興死之張
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朮夜遁
兀朮以兵十萬騎三萬攻王貴于潁昌王已
遣其子雲先爲貴援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
嵬戰于城西虜軍横亘十餘里雲以騎兵八

百挺前決戰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
之虜大敗兀朮狼狽遁去副統軍粘汗孛堇
重劉興至京師而死
張憲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戰于臨潁東北大
破其衆追奔十五里
王進軍至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
聚兵且悉京師十萬來敵王按兵不動遣驍
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
最 所擒殺降附可以名數計者
賊首領一千二百二十二人虜酋
番官及僞齊將七百四十七人其
不知名氏及士卒等不可勝數

材藝

王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
石
嘗學射于鄉豪周同一日同集衆射連中的
者三矢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
驚遂以其所愛弓二贈王

王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爲將以教士卒由
是軍中皆善左右射河上之戰王馳迎敵有
梟將舞刀而前王以刀承之刃入寸餘復拔
刀擊之斬其首
曹州之戰王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遂
破之
太行之戰王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
王
南薰門之戰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以破王

善

王手雲弁十二從戰大捷軍中號曰贏官人
京西之役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先諸軍終
城攻下隨郢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二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三

承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録卷之七

閣學劉光祖襄陽石刻事迹之二

智謀

王嘗自言爲將無謀不足以搏匹夫
陶俊賈進之亂王請以百騎滅之宣撫使劉
韐與步騎二百王預遣三十人易衣爲商入
賊境賊掠之以歸王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
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王陽北賊
乘勝追逐伏兵發所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
進於馬上賊遂敗
東京留守宗澤授王以陣圖王曰此定局耳
兵家之要在於出奇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
猝與虜遇何暇整陣哉澤曰如爾所言古法
不足用耶王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illegible]

不可測者運用之妙存於心也澤大奇之
河北招撫使張所嘗問王曰聞汝從宗留守
勇冠軍自料能敵幾何人王曰勇不足恃也
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爲將之患
不患無勇而患無謀是以上兵伐謀也所聞
莫語矍然敬之

王與虜相持於竹蘆渡糧垂盡密選精銳三
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屬交縛兩束四端爇
火夜半齊舉虜疑援兵至驚潰追襲大破之

兀朮再趨建康王夜令百人黑衣混虜中擾
其營虜人驚自相攻擊徐覺有異盡邏卒於
營外候望王復潜令壯士銜枚於其側伺其
往來盡擒之遂大破兀朮

王從招討使張俊討馬進於洪州賊連營西
山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王謂俊曰賊貪
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
其不意破之必矣王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
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乃潜出進軍

之右大破之

討曹成也入賀州境得其諜縛之帳下王出
帳調兵食軍吏以糧乏告王曰姑返茶陵以
就餉已而逸其諜諜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
日追王軍是夜王命士蓐食夜半悉甲趨之
遂破其太平場寨

吉州諸寇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險王領千
餘騎攻之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
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

呼譟賊莫測多寡棄山而下見山下皆爲列
騎所圍於是疾呼丐命

僞齊使李成合北虜南寇襄陽諸郡湖寇楊
么又與之交結欲順流而下李成欲由江西
趨兩浙與么會 朝廷患之王與幕客論及
二寇或問將何先王曰先襄漢既復李成喪
師而逃楊么失援矣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
之然後鼓行也

王提兵復郢州僞將京超號萬人敵雜番漢

萬餘人拒守王抵城下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軍正告糧之王問所餘幾何曰可再飯王曰可矣吾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引衆薄城遂克之

王趨襄陽李成引兵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皐等欲即赴賊王笑曰止夫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地雖有衆十萬何能爲於是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

兵指皐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墜激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成軍遂遁

王討湖寇凡有降者皆厚賞給而縱之有復入湖亦弗問張公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公益謂浚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寇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測其後竟以此成功

王之至潭也賊將黃佐首降使復入湖招其他黨楊欽受佐之招以降王喜曰楊欽驍悍者今降賊腹心潰矣遂復遣歸湖中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衆王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

楊么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鰍頭小海鰍頭以數百計皆以輪激水疾駛如飛浮遊湖上奇逞神速

左右前後又俱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碎且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軍仰面攻之所以屢敗王取君山之木多爲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伐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罵賊不勝憤爭揮兀石追而殺之俄而草木壅積舟輪下膠滯不行王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矢石群舉巨木撞賊舟舟爲之碎楊么乃自

投于水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之冠初鼎州有唐生者嘗與太守程昌禹論湖寇之險曰楊幺寨柵除是飛便會入去賊黨亦嘗自詫曰吾城池樓檣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

初 朝廷遣王𤨏討湖寇久無功乃更 命王張公浚至潭未幾有 旨召還謂王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有定畫否王袖出小圖示浚且曰都督能爲飛少留不八日可破

賊浚正色曰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日破賊君何言之易耶王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王曰湖寇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孫縣孤立而後以 王師乘之覆亡猶反手耳浚亦未信王果八日平賊浚歎曰岳侯[illegible]

也

王知粘罕主劉豫而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以間而動會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入寇兀朮遣諜至王軍爲邏卒所獲王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鄉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

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僞齊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者曰汝辠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刲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諜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諜徑至兀朮所出書示之兀朮大驚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謀不復問豫以故遂見廢奪

王再破兀朮于郾城即謂其子雲曰賊犯郾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

旣而兀朮果以重兵向潁昌雲貴與戰于城
西令諸軍勿棄馬執俘視楸而發以騎兵挺
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遂大破之
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
聯號拐子馬堵墻而進官軍不能當郾城之
戰以萬五千騎來王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陣勿
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旣相聯合一馬僨二
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
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

拐子馬由是遂廢 [illegible]

[illegible] 勇敢 [illegible]

賊首張超率衆數百圍韓魏公故塋王時年
少適見之超方恃勇直前王乘垣引弓一發
貫吭而踣賊衆奔潰 [illegible]

平定軍路分撥王以百餘騎往榆次縣覘虜
猝遇虜衆騎士畏卻王單騎突虜陣出入數
四殺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至夜以虜服潛
入其營遇擊刀斗者謬爲胡語答之遂周行
營壘盡得其要領以歸 大元帥與王百騎
使招群賊吉倩等王受命出日薄暮頻所部
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群賊駭愕王呼倩
等慰諭之倩等感悟聽命忽一賊起搏王王
批其頰應手仆地拔劍向之倩等羅拜請受
相率解甲受降

與虜相持於滑州王從百騎習兵河上虜忽
乘冰渡河王急麾兵擊之獨馳迎敵斬一梟
將屍仆冰上騎兵乘之虜衆大敗

曹州之戰王直犯虜陣士皆賈勇無不一當
百遂大破之

靳鄉之戰王奪虜纛而舞之諸軍鼓譟奮
遂克之

將戰侯兆川王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
併力來吾屬雖寡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
遂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

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王
堅臥不動虜卒不來

王善等犯京師衆皆懼不敵王曰賊雖多不
整也吾爲諸君破之遂領數騎横衝其軍壁
軍果亂
王善圍陳州恣兵出掠王使偏將岳亨以遊
騎絶其剽掠之路善兵勢沮不復出因與戰
遂敗之及再戰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戟乃
還
兀术之至郾城北五里店王時出踏戰地望
見黄塵蔽天衆欲少郤王曰不可汝等封侯取

賞之機正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
堅扣馬諫曰相公國重臣奈何輕敵王鞭堅
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賊陣前左右馳射
士氣增倍一鼓敗之
紀律
王嘗與張俊論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五
者不可闕一俊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
峻罰
張憲部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
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
平湖寇也統制任士安慢王令不戰及一
至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必斬
士安卒與牛皐等破賊
王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而踣王以其不素
習怒曰前臨大敵亦如此耶命斬之諸將叩
頭乞免猶杖之百
郾城之戰王遣子雲直貫虜陣謂之曰必勝
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遂大破兀术

王御軍重蒐選謹訓習背嵬所向一皆當百
如注城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
之以爲神
王初入泰州會金人攻楚州急王籍郡中敢
勇士及部押使臣効用責其從軍願否狀盡
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其中中的多者得
自擇一馬凡得百人以甲子之分爲四隊常
置左右
王自平楊么還軍鄂州益自奮勵率將士

閱習師徒軍容甚整兵部侍郎張宗元以宣撫判官監京西湖北軍歸復于 上曰將帥輯和軍旅精銳上則禀承 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訓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岳飛訓養所致也

王每行師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必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

居民火王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王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

軍士夜宿民户外民開門納之晨起去草薦無亂湖口人項氏家鬻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欲自損其直二錢以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頭耶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誶曰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

王之駐廣德粮食磬匱將士常有饑色獨兵王紀律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

王自池州進兵于潭所過肅然民不知軍旅之往來 上聞之曰岳飛移軍潭州經過無毫髮搔擾村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還價所至歡悅賜 詔獎之 孝宗皇帝踐祚 詔云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

威望

賊首郭吉掠宜興縣令佐聞王威名奉書迎之王甫及境吉載百餘舟逃入湖

虜之渡江諸將戚方首亡爲盜廣德守臣以其難來告 詔王討之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射矢橋柱方得矢大驚遂遁俄益兵來王與戰數勝復遁王窮追不已方知必爲王所誅會張俊來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爲王置酒令方出拜方號泣請命俊力懇而免之當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王中鞍王納矢於箙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示方方寸折推謝王與俊皆大笑方流汗

股慄不敢仰視

金人犯通泰王敗之於南霸塘㨿虜勢方盛而粮餉乏絶乃下令渡百姓于陰砂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敢逼

賊首張用勇力絶群號張莽湯其妻勇在用右號一丈青轉寇江西張俊遣王討之問用兵幾何王曰以其白行此賊可徒手擒也王至中途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

出戰不欲戰則降用與其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之以歸

王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於上建寇范汝爲陷邵武王分兵保建昌及撫州以岳字幟植城門且牓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以勿犯村氓樵蘇猶故不知有盜

賊馬友復犯筠州守臣已徒步出境聞王軍來友遽逃去

兀朮劉豫寇廬州王奉　詔出師先遣牛皐渡江自提其軍與皐合皐以所從騎遥謂虜曰牛皐在此虜衆已愕然相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

其後虜復分路渡淮駐廬州界　上命王進援兀朮聞之望風遁逃既而復窺濠州王麾兵救之虜方㨿濠自雄聞王至又遁夜踰淮不能軍

虜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號之爲岳爺爺

恩信

王邀擊虜駐兵廣德粮食藉匱王發家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虜之僉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

王在宜興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産業携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各圖其像晨夕瞻仰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

王擊馬進於筠州賊大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卸衣甲當不汝殺賊應聲坐者八

萬人

王破曹成於蓬嶺成竄連州王召張憲王貴
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
即良民脅從深可憫痛縱其所往則大兵既
旋復聚爲盜吾今遣若等三路招降若復抵
拒誅其酋而撫其衆切無妄殺以累 主上
保民之仁於是三將所招降者二萬王用其
酋領而給其食降民大喜
王至固石洞先遣人說降之賊衆不聽遂縱

兵圍之乃悉下山投降王令軍中毋殺一人
或曰說之不我聽何以貸爲王愛然曰此輩
雖兇頑然本屬民耳殺之何益且 主上既
赦其人不然何以成 主上之美命籍其金
帛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之勇銳者隷諸
軍餘悉縱之田里使各安業
王之討虔寇也以 隆祐震驚之故 密旨
令屠虔城王既平諸寇乃駐軍三十里外上
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連請不已 上

乃爲之 曲赦王入城取其罪之尤者數十
置之法餘悉稱 詔貰之虔人懽聲如雷至
今父老家家繪而事之遇諱日則裒金飯僧
于梵舍以爲常
王招捕湖寇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
之先是諸路帥守及諸軍累遣人招安皆爲
賊所殺王所遣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其猶
以肉餵飢虎也王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
死使者起受命以行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

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
賊賊捧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於是楊么
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
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理不若速
往就降遂率所部詣潭城降王慰勞之即日
聞于 朝擢以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賞
予特厚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
具酒與飯酒酣撫佐背謂曰子姿力雄鷙不
在時輩下果能爲 朝廷立功名一

史031-522

足道哉吾欲遣子復往湖中[illegible]可[illegible]
者招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任吾事否
佐感泣拜謝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
不辭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来
降王皆委曲慰勞命其首領以官優給銀絹
使之聽其所往居數月又有二千餘人来降
王待之如初已而黄佐襲破周倫王即上佐
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
佐又招楊欽降王喜謂左右曰黄佐可任也

欽自東縛至庭王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
戰袍予之即日聞　奏授武義大夫禮遇甚
厚所部犒賞各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
喜躍恨降晚王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
諫王不荅越兩日欽又說降他賊將餘首領
三百人未降楊么既死乃降牛臯請曰此寇
逋誅罪不容數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於
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爲姦其後乃沮於程
吏部（乃鼎州太守程昌㝢）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不

降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求全性命而已
今楊么已被誅此其餘皆　國家赤子苟徒殺
之非　主上好生意也連聲呼謂官軍曰勿
殺勿殺王親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强有力
者籍爲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粮令歸田
而悉賊寨之物盡散諸軍
朝廷每有頒犒付之有司分給帥命其將吏
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三緡不帶甲二緡將裁
其數匿金歸已抉而殺之

王爲秦檜所陷殁於棘寺紹興末御史中丞
汪澈宣諭荆襄諸將與合軍訟王之冤澈諭
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爲我
岳公爭氣效一死
其子霖帥廣州日道出章貢父老帥其子弟
迎之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霖
又嘗漕湖北武昌軍吏百姓設香案具酒牢
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
矣霖家人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含[illegible]

對曰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與婿
皆然人以是知公之所以感於人者深也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三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四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 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八

閣學劉光祖襄陽石刻事迹之三

先見

王奉 詔詣都督府與張公浚議軍事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罷其所統王德酈瓊之兵未有所付浚意屬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議呂祉乃謂王曰王德之爲將淮西軍所服也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王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反掌耳王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少揆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王曰張宣撫暴而寡謀且酈瓊素所不服或未能安反

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耳王曰沂中之視德
等尒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
尉不可也王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
愚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
護其軍瓊果大譟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
俊爲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呂祉爲安撫
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益
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僞
齊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王之言

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王赴　行在
入對曰夷狄不可信和不可恃相臣謀　國
不臧恐貽後世譏議　上嘿然已而金使至
和議決王謂幕中人曰犬羊安得有盟信耶
俄以復河南赦天下王表謝又曰夷虜不情
犬羊無信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顧長
慮而尊　中國豈其然乎
二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王授開府儀同三
司力辭曰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

朝廷之體三　詔猶不受　上温言獎激不
等已乃拜王益率士卒訓兵器嚴備分遣宗
材辯者往伺虜情上遣齊安郡王士㒟謁諸
陵王請以輕騎從洒掃其實欲觀敵釁以誅
其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
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必有
肘腋之虞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
耳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明年金人果叛盟

遠略

高宗皇帝即位於南京王上書言　陛下已
登大寶勸　王御營之師日集虜人謂吾素
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擊之而黃潛善汪
伯彥輩奉　車駕日益南有苟安之漸恐不
足以繫中原之望請　車駕還京　親帥六
軍北渡將士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王與張所論時事曰河北在天下猶四肢
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獨恃
以爲固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而人

以往半爲胡虜之區爲招撫計直有藍取河
北以爲京師援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
異時醜虜旣得河北又侵河南至淮至江皆
未可知也
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說之曰中原之地尺
寸不可棄況 祖宗廟在京師 陵寢在
河南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他日欲復
取之非捐十萬衆不可得充不聽
王旣定建康奏曰建康爲 國家形勢要害

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
虜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爲賊若渡江必先
二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
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 上嘉納之
通泰之除王辭焉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招集
兵馬復收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
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王被命討曹成且招之成不聽乃奏云內寇
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群

盜競作 朝廷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
苟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 上許之
僞齊使李成合北虜南寇攻陷襄漢六郡王
奏以爲今欲規恢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
取以除心膂之病六郡旣復 詔爲襄陽府
路以隸王王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
陽軍舊額京西南路乞改正如舊制 上從
之遂改襄陽府路爲京西南路 上令王條
具守禦之策王奏曰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
理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及此時以精兵二

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效順誠易爲
力此則 國家長久之策也若姑以目前論
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田
之法其利爲厚營田就緒峙儲旣成進攻退
守皆兼利也營田之議自是而興
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奪河徑渡至王軍
前 上詔王接納未幾王遣將攻盧氏下之
上以語張公浚浚曰自梁興之來恐意北堅

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
必有通謀者矣
楊再興既得長水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
中原響應王又遣至蔡州焚賊糧及王貴
等破僞齊於唐州引兵至蔡境王即奏欲圖
蔡以規中原　上恐僞齊有重兵繼援未可
與戰不許
王入　朝數見　上論恢復之略以爲劉豫
者金人之屛蔽必先去之因慷慨手疏曰臣

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
之地蓋欲以中國攻中國而粘罕因得休兵
養馬觀釁乘隙不以此時伐其謀使劉豫父
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
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臣望　陛下假臣
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
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
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　王師前
進彼必棄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

復至於京東諸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
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
豫父子斷必成擒金人有破滅之理設若賊見
上流進兵併力侵淮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
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
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
王又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天下之愚
夫愚婦咸願致死于敵而　陛下審重此舉
累年于茲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沮中原來

蘇之望日衰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
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願上
稟　睿算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以成
陛下中興之志　御札報王許其進討王復
奏曰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
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
士知　聖意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　國威
靈鼓行北向
金人廢劉豫王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其不

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
金人叛盟　詔王乘機進取調兵之日王會
將士各語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未幾
所遣諸將及會合兩河忠義皆響應奏功中
原大震王奏以謂梁興等過河之後河北人
心往往自亂願歸　朝廷金賊近累敗衄四
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此正　陛下中興之
機金賊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秦檜
居中沮之

先是王遣義士梁興等招結兩河忠義相與
掎角破賊又遣邊俊等渡河撫諭中固其外
河東山寨皆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或率其部
伍舉兵來歸虜酋腹心禁衛之屬亦有密受
王旗榜率衆自北方來降者於是虜酋動息
山川險隘盡得其實及朱仙鎮之捷王欲乘
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不日渡河奔命如一
恐不及各齎兵仗粮食團結以俟父老百姓
爭挽車牽牛載糗粮以餽義軍頂[illegible]
拜而俟若充滿道路虜自燕以南號令不
行秦檜私于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
之力請于　上下　詔班師王上疏曰虜人
屢戰屢奔銳氣沮喪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
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疏
累千百言　上乃以御札報令少駐近便得
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
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乃先詔韓世忠張
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于　上

以王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
書者十有二王不勝憤惋至泣東向再拜
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
秦檜實誤　陛下也王班師郡縣之民大失
望遮王馬而哭王亦立馬悲咽取　詔書示
之勞苦而去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復取懷衛
二州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
然竟亦無所就自是而後虜勢浸橫恢復之
計不可復議矣

[illegible]

王學射于周同及同死王朔望則寘一衣設危酒鼎肉于其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酹酒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愴愴移時乃還王父見而問之曰飛學射於周君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射三矢者識是藝之所由精也酹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也父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徇　國死義之臣乎

張所與王論時事王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迎　二聖復舊疆以報　君父耳招撫誠能許　國以忠稟命　天子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一死烏足道哉

王從王彥至新鄉虜勢盛王約彥出戰不進王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塵賊據河朔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真欲附賊耶彥默然王遂引所部獨與虜戰

金人寇烏江杜充閉門不出王叩寢閤諫曰

明日啓行至江州會麟救　上嘉其尊　朝廷　賜札褒之

初王受知於張所所以後所以爲感遇書其子閔知王訪求教養遇明堂因乞以父官之

曹成既平王命張憲等逐[illegible]冠楊再興願受縛見王王異再興而奇之命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　國小商橋之戰再興死焉焚其屍得矢鏃二升

知遇

王初以敢戰士應募宣撫劉韐二見大奇之後隸東京留守宗澤澤謂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也

河北招撫使張所待以國士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

從招討使張俊平賊俊常謂諸僚佐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

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王招捕會有旨乃

遷 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人情方恃以
爲安乃不果行又賜王 親札令擇本
路盜賊熾盛處專以委王於是四奏吉寇爲
亂乞專委王廣東宣諭明橐亦奏虔賊爲二
廣患若 朝廷特遣岳飛來不惟可除群盜
而既招安叛者亦可置隊伍使之爲用又知
梧州文彥明奏反寇入廣東乞委王討捕劉
大中復連奏以爲請 上專以虔吉寇付王
王奏乞復襄陽六郡宰臣趙公鼎奏曰知上

流利害無如飛者遂從之
都督張公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於座中獨稱
王可倚以大事乃特命王也襄陽以窺中原
高宗皇帝初以大元帥至相州王因劉浩得
見被命招降群賊由是受知及復建康授神
武副軍都統制 上曰岳飛勇於戰鬭馭衆
有方此除出自朕意既平虔吉召赴 行在上
慰撫再三賜寢幹之旗上書精忠岳飛令王每
行師建之後再入 朝詔以劉光世所統鄜延之

王德等隸王 詔王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王上疏論恢復之略 上召至寢閣命之曰中
興之事朕一以委卿 上又嘗褒其功曰用將
須擇孤寒忠勇久經艱難親冒矢石者
王爲秦檜所陷而歿 孝宗皇帝踐位盡還
寵數又諭其子霖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
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

爵秩

王自從軍凡四補官最後以河北招撫司借

補修武郎積功入轉至中衛大夫特旨落階
自英州刺史累遷至兩鎮節度使
其軍職由中軍統領陞至神武後軍都統制
其鎮帥自通泰鎮撫使累遷諸路制置招討
營田宣撫使
其加官自檢校少保至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
其在朝爲樞密副使萬壽觀使奉朝請
其封爵自武昌縣子進至郡公
生年三十九爲秦檜所陷而歿後追復元官

謚武穆封鄂王建廟鄂州賜號忠烈

詔札

王自常州之戰受 詔復建康及承州奏捷初被 賜札之寵自此是而後曰 詔曰札曰制凡可得而見八十有六

襄陽聽治之所乃昔武穆王之故第也王收復京西六郡欲北向中原而志不克遂忠憤所積沒爲明神安知其不睠睠於舊所臨涖之地哉而闕無祠堂理不應爾余即射圃聽事龕其遺像敬以高廟宸翰之所表異題曰精忠堂護客普慈馮真父類王事實刊之板而列諸四壁讀之使人感奮流涕也夫功名雖出於智勇而其本實生於忠苟忠矣王之事業可跂而及也自今六郡之民與夫三軍之士瞻像閱碑可以想千載之英烈慕前人而興起嘉定四年仲春望陽守臣簡池劉光祖書

二十四終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五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過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九

鼎澧逸民叙述楊么事迹一

常德府舊是鼎州昨於建炎三年有北來潰兵孔彥舟賊馬侵犯府城其時府民爲外有土人妖巫鍾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鄉村愚民連絡澧峽州無知之俗悉來歸奉謂之拔拜法下莫知其數若受其法則必田蠶興旺生理豐富應有病患不藥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鍾相乃妄稱天大聖名號亦曰鍾老爺於武陵縣管唐封鄉水連村地名天子岡所居置立寨柵聚集妖徒齎送金帛錢物積累無數道路填委晝夜不絕蓋以相之長子鍾昂曾於靖康二年蒙本府以土豪勸諭招募勤王民兵三百人依格借補承信郎祗隨統制

鄭洛武一行民兵共五千八[illegible]
王宗王鄧州南道總管司[illegible]
總管司遣發所到民兵盡往南京勤進[illegible]
上皇帝登寶位了當推恩發遣歸元來[illegible]
忽着生業是時鍾昂見世事擾攘依舊將[illegible]
募人團集在家結成隊伍多置旗幟器甲意
要作亂官司坐視不能覺察次於建炎二年
內有湖南人王靖之出入鍾相之門備見其
父子所爲定生變亂欲謀不軌遂具狀經縣

澧路兵馬都鈐轄唐龍圖告首時有鈐幹范
世雄受鍾昂之金曲爲保全止將鍾相以私
置軍器斷罪編管衡州相不久放還聚集妖
黨如故當年五月 聖旨指揮罷鼎澧路依
舊併作湖北路唐龍圖改移充湖北路安撫
使知荊南盡將帶鼎州軍馬及元召募人鍾
昂等赴荊南任當時李孝忠賊馬占據荊南
府城盡燒毀府城官私舍宇起離北去唐龍
圖自公安縣領兵收復空城橫尸滿街火煙

未斷纔方經營府治修葺城壁招集民戶歸
業未成次第伐報有北來范將軍背叛將官
辛泰瞿誠人馬侵犯府境賴辛泰乃窮寇即
受招安定疊未踰月又報有孔彥舟人馬自
隨郢州來猥衆數十萬勁犯荊南唐帥所將
鼎州人兵思歸一夕擁唐帥渡公安江奔走
回本州唐帥告諭本州民戶以彥舟人衆兇
悍殺戮定來本州宜各走避唐帥不住城中
止將得隨行從人將帶家屬徑上辰州前去

其元帶軍馬一時潰散各任所往並無統攝
於是鍾昂部領所募民兵復歸其家團集觀
望事勢無何於次年二月內孔彥舟賊馬長
驅驀澧州直犯鼎州在城居民以知州邢大
卿已亡又無兵馬防守雖有武臣提刑單宣
贇却於出巡將帶宅眷及一司公吏老小上
船往岳鄂州點檢令人齎所乘白馬出陸隨
行是時鍾昂聞彥舟至却將手下民兵於白
沙渡攔截單提刑輜重奪其所乘白馬鼓衆

聚勢作亂招呼龍陽縣妖黨競起虜刼出城
避難人民船隻其勢猖獗府民復走入城爲
見外有妖寇殺掠無處逃生衆共商議莫若
[redacted]香花鼓樂出北門迎接彦舟一行軍馬入
城安泊多備金帛犒設懇告彦舟支吾鍾昂
保全一城生靈性命彦舟初亦喜府民之意
欣然入城不期後軍方自澧州起發至藥山
平無備遂爲鍾相妖徒横衝掩殺損折頗多
彦舟忿怒以謂府民故作好意反相攻害安

泊三日乃發人馬於州城四外二十里間抱
截圍閉將内外人民大縱屠戮無噍類次遣
兵攻殺鍾相徒衆破其巢穴生擒鍾相鍾昂
係累一家妖類械縛入城具事因申聞 朝
廷得 旨令彦舟押遞潭州將鍾相等根勘
以正刑典彦舟因此移軍起離鼎州前去城
壁一空但有所屠尸骸頭顱相枕塡街積巷
穢氣充盈其官司廨藏上有見錢將帶不去
倉敖尚餘米粮數千斛以至富室錢物亦鉅

萬數鍾相餘黨多是龍陽縣市井村坊無賴
之徒楊華楊么楊欽劉詵周倫全琮楊廣夏
誠劉衡黄佐楊二鷂高癩子四十八十餘輩
各爲頭領占據龍陽縣分布於所居村分置
立寨柵又集妖黨群來城中盡搬官私錢物
倉敖米斛用船裝載及打駕抽稅場板木大
川千片各回巢穴是時偶無太守州縣官多
被彦舟所殺或逃散已盡莫適爲主容得水
賊恣行討虜而去俄有知荆南程吏部改移

充鼎澧路鎮撫使將元自蔡州所帶一行軍
馬前來赴任先自公安縣發總管杜湛衆兵
官僚屬取陸路來鼎州次程吏部乘座船并
輜重暨隨軍官屬及人兵老小與避難百姓
舟船自公安油河水路逕澧江安鄉縣石冬鋪
羗口沿鼎口小江出大江上水取龍陽縣至
城下緣舟船之行無次序又久在荆南移治
廢監利縣水鄉荒索無物食用乍見鼎口江
半道腦口市陽城豐水村鄉有酒坊村莊有

措□雞鴨之類惡去争買以至紛拏漸行掠
奪遂成作鬧水寨之人為之舟□之多別無
軍兵防護因争買攘奪以殺傷人搶器刀乘勢
攔截舟船聲言官軍打虜為名遂使衆起行
劫河道窄狹舟人不能措手痛遭殺害應隨
軍官員避難人民老小多被驅掠又程吏部
自蔡州與蝎城人民軍兵南來之時所帶官
司金銀物帛及先在京城權開封府大尹日
所得露臺弟子小心奴同作一船載着其小

心奴姿色妖麗其妻錢氏不容所以頓在別
船盡為賊人虜奪時水寨小首領謝保義送
小心奴獻楊么與鍾相之子郎君作夫人賴
程吏部座船少後方入羌口知前船已失利
急棄座船將眷屬上小船僅能脫免復回公
安縣遣人告急於杜總管郤被一行軍馬趣
公安救護內程吏部杜總管郤統制劉參議
曾簽判宅眷得脫其餘官員無慮數十家老
小盡已陷没不存程吏部遂商議皆取陸路

自公安縣由澧州來鼎州赴任未到城門楊
華等言既是程吏部未赴任已遭水寨人殺
虜必定與我們結冤讎以致來本州任坐遂
發楊廣楊欽徒衆入城放火盡燒官私舍宇
火光亘天數日不滅止存鄉官張待制宅一
區今府衙安靜堂宅乃是舊屋程吏部一行
人馬既到城即就張待制宅為治所漸次打
併街巷分立官司舍宇措置軍馬營寨例皆
茅草搭蓋次招集民户歸業及隨軍官員經

紀等人住坐即糾集武陵桃源縣鄉兵保甲
同軍兵分頭防守程吏部募鄉道使臣李珪
入龍陽縣水寨以朝廷法令禍福招諭楊
華等使之出首放散徒衆着業耕種復為稅
民以前鼎口江作過之人一切不問楊華本
是稅户頗曉事體即隨李珪來城中參拜程
吏部早以特旁令楊華親隨人回水寨遍諭
楊么等諸首領各請出來受招言罷楊么等不
聽郤搖口駡楊華不是丈夫漢遂發怒□□

無數時來城下以小舟數百要取楊華歸寨程
吏部已得楊華拘留監管具事理申奏 朝
廷承指揮差人管押楊華赴 行在蒙命之
以官差充撫州鈐轄不釐務其楊么等爲見
楊華不歸心生疑慮乃率諸水寨首領妖徒
群衆揚言與鍾老爺報讎於府東德山採斫
松杉萬株及往澧州鍬山藥山夾山倒伐松
杉樟楠木萬本又發掘所在墳墓取板材打
造海鰍攎艪等船出沒重湖恣行刼掠作過

勢焰愈熾水賊初未有車船奈以程吏部兵
力單弱又未有水軍戰船但坐視楊么等在
江湖跳梁莫之或制姑且保守城壁徐圖平
滅之計當時因言事者詣 闕論列分鎮不
便事遂有 詔命罷鼎澧鎮撫使改爲湖西
路安撫司程吏部失鎮撫使所得 聖旨便
宜行事世襲錫爵之命頗生怨望怏怏常不
平又無策可以勦除水賊惟恐無功罷去日
逐焦慄不能自安偶得一隨軍人元是都水

監白波輦運司黃河埽岸水手木匠都料高
宣者獻車船樣可以制賊是時本州有虔州
客人賴九郎自請州山場所買文溪杉板條
片甚多在桃源縣上甕子洞下繳小水牌筏
梢泊於是差官盡行拘收打駕下來打造八
車船樣一隻數日併工而成令人夫踏車於
江流上下往來極爲快利船兩邊有護車板
不見其車但見船行如龍觀者以爲神異乃
漸增廣車數至造二十至二十三車大船能

載戰士二三百人凡賊之攎艪小舟皆莫能
當自此楊么等更不敢輙近州城又聞得鄂州
水軍統制覃舍人已交所部水軍三千人與
吳錫統制歸回辰州辰溪縣乃專遣使人持
書公牒禮請委令召募辰沅靖州洞丁刀弩
手來赴本州應援覃舍人名敵是沅州人以
鼎州是一路難以違程吏部之命遂依應於
二月之間召募到洞丁刀弩手一千餘前來
勝候使喚時又招安到人寇劉超下一頭項

背叛黥笱人兵三千餘人內多有驅虜復州
王沙縣湖濕諳會船水人民悉皆放散不有
所歸覃舍人措置擇強壯者招充水軍句日
之間得千餘人與洞丁刀弩手合爲一軍專
習水戰軍分已成倫理自此水陸皆有準備
程吏部遂稍意解剋日發杜總管部率全隊
步兵攻打上沚江水賊夏誠大寨仍委覃統
制發八車船二隻海鰌船二十隻裝載水軍
入上沚江直湊夏誠寨下與杜總管步兵併

力夾攻要必破其寨覃統制力爭以謂沚江
窄狹車船不能回轉又其水長退不定恐緩
急水陷車船不能得出適以資賊反成虎生
其翼之勢不若多遣海鰍船亦足取勝程吏
部不允所請必欲以車船炫賊竟發車船以
進無何夏誠有備大開寨門受官軍之敵杜
總管疑懼其姦計不敢入攻尋值連日陰雨
衆兵淹浸泥淖中縱得晴霽人馬已疲難以
成功程吏部急使班師奈沚江之水漸落沚

灘淺車船不能出賊遂力爭奪覃統制樣
之不迭其船竟爲賊有當時更帶高都料在
船恐船或損要他修整不及走脫賊亦擒虜
止是海鰌船出沚口回州自此水賊得車船
之様又獲都料匠手於是楊么打造和州載
二十四車大樓船楊欽打大德山二十二車船
夏誠打大藥山船劉衡打大欽山船周倫打
大夾山船高癩打小德山船劉詵打小藥山
船黃佐打小欽山船全琮打小夾山船兩月

之間水寨大小車樓船十餘製樣愈益雄壯
忽一日盡至社木灘下賴灘淺來州岸不得
程吏部深切悔恨不聽覃統制之言白車船
樣送并都料與賊滋長其勢致楊么等日夜
乘船到德山灘下驚擾一城人民憂惶無由
平定時有江西布衣方疇上封事達　朝廷
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虜曰僞齊曰楊么然
以金虜僞齊皆在他境而楊么正在腹內不
可不深慮之若久不平滅必滋蔓難圖乃於

紹興三年八月遣發　御前副太平都統制王
四廂𩓡節制本部軍馬三萬人又差建康府
水軍正副統制崔曾吳全王共人船一萬人
水陸並進前來討蕩楊么等賊衆水寨王四
廂帶節制職事到本州要程吏部並聽節制
程乃平數無能不伏節制程云某是守臣但
保守得州城太尉是　朝廷遣來責辦平賊
請自分布人馬討蕩楊么等巢穴緣此程王
赤面兩軍不足各相關防城市惶惶憂其不

測賴隨軍向條議斬監軍者雖各武人通變
頗識大體乃和會程王言且當以　朝廷爲
念況事一家宜各輸忠竭力評議所以破賊
或招或殺以圖成功則爲上策若分彼我適
足敗事恐貽　朝廷之憂於是王四廂勉強
隱忍與程吏部同其節制而程吏部心懷桀
江之辱切齒水賊期其財物寵姬官負軍兵
老小必欲盡其賊獨成其功以快私忿所以
遲遲不肯緊急頭重吾去處究調發王四廂軍

馬以當賊鋒官軍不知地利多落賊人姦便
湖哭手脚自八月到來至十月已死損數百
人至十一月初江湖水淺天氣凝寒程吏部
乃稱宜發兵進討遂王四廂舉起王師水陸
俱下先過德山大溪口破宜巓寨次至龍陽
縣界沅州村破楊欽大寨次至黃庭破全琮
寨次至縣對江北破楊么大寨巢穴一空賊
衆盡將老小乘船牽踶牛猓孳畜往鼎口下
五十里西港地寬處存泊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二十五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六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

鼎澧逸民敘楊么事述二

初發兵時先有戒約崔曾吳全一軍人船止
山湘江口及洞庭湖口牌口等
泝逼逐賊船下來即攔截掩
屏一步其奈崔全二統制以
聞上流消息乃貪功輕動使小
舟上石牌探邏事體水賊先亦知有此水軍
又知都是擺頭船子及海船湖中使用不得
一面支吾上流大軍遂發入車船數隻不豎
旗鎗亦不見人交橫放流而下崔軍探人見
有空船流來必是上面殺敗急報崔全二將
全隊舟船亂次爭先撐篙拽牽悉上石牌入
湖既歷油麻灘又至大梁岸將至鄱官樹湖

面覔處被放流賊車船擂鼓發喊踏車回旋
橫衝亂撞將崔軍人船大小數百隻盡碾沒
入水崔全二統制皆戰亡溺水其餘在沙磧
散柦步兵俱被掩殺一日之間萬人就死致水
賊楊么等盡得崔軍所將 御前器甲旗旛
鎗刀之屬其勢轉加威猛已無下流之慮遂
一意抗拒上流官員實是年十一月十三日
選鋒水軍篤先於牛皐渡口奪
千大德山戰船在鼎口梢泊
統制靳監軍乘三樓大車船
吏部同王四廂在下沚江口阜
帳初選鋒軍未知得崔曾吳全失利忽有一
隊賊人自北岸來至鼎口東岸皆着新鮮衣
服紅錦青稜戰袍打鼓板吹羌笛弄氣毬不
類水寨村人結束約百餘輩以一竹竿繫縛
文字一卷呼覃舍人教人來取文字不得亂
放箭遂插竹竿於沙觜上即令人取之始謂
恐是受招安文字及至拆開却是官告兩軸

[illegible]千錢敉別印一顆　御前小鍾子器甲鄉
一包計百餘枚并王四廂令人所畫湖庭湖
岸圖子一本賊見覃統制拆開遂大笑聲
言崔家水軍一萬來人前日晚被我門殺了
二箇不存衣甲鎗刀旗號錢粮一齊屬我了
也大笑吹笛打鼓而去覃統制方知崔呉二
將水軍全沒急差人告急於杜總管程
王日[illegible]指揮間不期是日晚賊自酉港
[illegible]車船八隻相啣而來船箱
[illegible]甲各執鴈翎長刀光彩射
[illegible]欽大聲叫呼覃統制你但放
大德山船還我放你一軍人回去你還知
[illegible]曾呉全是天下有名水軍一萬來人只消
我三隻車船盡底殺了你門消得甚底殺也
戰船炫燿一時却回酉港覃統制又具此事
至再申程吏部王四廂即傳令速即回軍前
軍中軍後軍一面便回獨遣選鋒水軍大德
山船及十八車船三隻海鰌船三十隻却作

殿後當住賊船初更以來月上　選鋒軍車船
起纜踏車起離鼎口向上以行將近二更月
[illegible]賊船大小車船不知其數追襲至風金口
一面最寛闊處交戰厮打覃統制所乘大德
山車船元是楊欽舊物楊欽不捨必欲重奪
乃與周倫兩大車船挾定攻打至中夜覃軍
因但得灰砲少解賊勢仍得水軍統領邢
顯[illegible]忠揮小舟向上趕杜總管三樓
[illegible]齊發賊船稍却再發則賊
大德山船方脫其船兩邊護
[illegible]急用布帆遮箭以護踏車水
一船戰士三百餘人落得頭破額裂滿身
箭無功而還大軍既回州歇泊水賊亦復
還巢宂休息程吏部建議且分布王四廂甲
軍於德山對岸立寨差本州正將杜誠把托
又社木寨差大軍孫將把托又船場寨差大
軍將官常槊把托各以五百人爲率[illegible]
槊以程吏部犒設不均有言語遂怨王四廂

於　十正月初燒寨反亂初出
州入荆南無何中夜迷路爲後
逵掩襲由胃公堤轉來西門却上
路追逐至辰州界首牛㭨坡被擒斬
一行甲軍招撫歸隊斬至春夏之交江水
泛漲社木寨地勢低平水將登岸本寨申乞
近城高阜處駐劄王太尉取謀於程吏部程
意不欲曰甲軍移則賊必占據其寨既而江
流入寨又向上堤防衝斷江水橫流打斷新

陂橋本寨申乞發船渡載人兵程吏部指揮
覃統制不得擅發船隻於是楊欽乘車船臨
寨放火燒屋又高癩子陸路來攻打寨柵兵
將拒敵力極並無救援其一寨兵將五六百
人一日殺盡不存緣此王四廂與程吏部不
足王四廂遣人赴　朝廷申訴即降指揮令
王四廂班師而還止是本州人兵支吾水寇
至紹興四年十一月水賊周倫寨去岳州稍
近一日令人齎申狀赴岳州太守程殿撰陳

訴稱近有僞齊下襄陽府李成太尉差人自
安復州取水路來故縣灘水寨送金帛物
文書言欲水寨諸首領各備人船戰士尅日
會合水陸並進取復向下江州縣得州者
做知州得縣者做知縣別命官資優加犒賞
等事周倫蕪設來人以乾魚鮓脯田荅報言
周倫等止是鼎州龍陽縣稅户爲被知州程
吏部凌逼要行盡底殺戮不得爲王民且在
湖中苟逃各家老小性命不曉得會合事節

發遣來人歸回後月餘日李成又差三十五
人來內有鄭武功胡大夫二官員又將官告
金束帶錦戰袍并羊羓之類再三相約諸寨
首領尅日會合周倫知事勢異常難以依隨
又恐日後多有人來相逼別生患害一夜將
來人以酒醉倒盡行殺戮沉尸入江中有此
事因申岳州乞就便申奏　朝廷早乞別差
鼎州知州替了知州程吏部使周倫等諸寨
路保全老小耕田種地輸納二

税復爲良民程殿撰爲申 朝廷蒙 樞
院備奉 聖旨 賞周倫忠義特降黃榜一面
道差二使臣賫至岳州令差人送入水軍張
挂安慰人民候事定日應首領人並重賜推
賞榜到岳州則程殿撰已移知鼎州到任已
數月二使臣却賫榜來程殿撰處投下時乃
紹興五年五月初一日本州方發遣水軍計
議効士楊迪知往澧州慈利縣前江雞翁擱
前後江五十八柵鍾相下都首領雷德進處

投文字招諭德進下柵就令將帶黃榜安慰
山寨徒衆仍令德進差人送黃榜入水寨勝
諭榜先至夏誠寨夏誠招諸首領看榜諸人
俱來獨楊么不肯來餘人各有悔過之心是
時 朝廷爲水寨楊么等有北人來結約恐
事體張大不便遂除張右相充都督岳樞使
節制軍馬本州討蕩水寨楊么等巢穴欲
罷程吏部充都督府參議官當年六
相節制司大軍 一至鼎州方議進兵

寨即有龍陽縣沅州村大寨首領楊欽首先
將合寨徒衆老小萬人舟船千隻來投節制
司出首以就招安岳樞相親至城東鄰善濟
觀老小舟船次到報恩光孝寺基寨受楊欽
降拜岳樞相喜楊欽率先出降乃恕其罪申
稟都督行府特命以官并一行首領各次第
推賞補授名目犒設了畢即揀選強壯人充
水軍其餘老弱人並給公據放令歸沅州村
本業住坐耕種田土供了二税復爲良民衆

皆欣躍感戴得全生路於是其餘大寨首領
夏誠劉衡全琮劉詵黃佐等諸寨悉來出首
招安不敢抵拒惟楊么兇狠乃擁鍾相之子
領妖徒緊戀寨柵車船不伏出首致蒙岳樞
相親提帳下精兵虎旅并覃統制水軍車船
前往龍陽縣江北岸直擣楊么巢穴楊么猶
執迷在車船回惶不決見岳樞相旌旆已至
尚不肯拜降却自船頭先提鍾相之子郎君
入水次提夫人小心奴入水楊么次跳入水

被水軍搭材水手孟安没水挾起次是牛觀
察皐用挝〻拖上有餘氣未死押到岳樞相
前尤叫數聲老爺梟其首級函送都督行府
告捷奏聞　朝廷當時牛皐奏獲岳樞相言
許大楊公占據重湖作過致煩　朝廷之憂
雖一王四廂大軍數萬人猶自敗折了空回
今節使太尉提大兵來討蕩巢穴賊衆畏伏
亮威盡已出降獨遊楊公抗拒已行擒戮若
不將其手下徒黨少加勦殺何以示我軍威

欲乞略行洗蕩使後人知所怕懼岳樞相曰
楊公之徒本是村民先被鍾相以妖怪誑惑
次又緣程吏部懷鼎江刼虜之辱不復存恤
須要殺盡以雪前耻致養得賊勢張大其實
只是苟全性命聚衆逃生今既諸寨出降又
渠魁楊公已被顯誅其餘徒黨並是　國家
赤子殺之豈不傷恩有何利益况不戰屈人
之兵而全軍爲上自是兵家所貴若屠戮斬
殺不是好事但得大事已了仰副　朝廷好

生之意上寬　聖君賢相之憂則自家門不
負重責於職事亦自無慚也連道數聲不得
殺不得殺於是牛皐無辭而退遂行撫定諸
寨一時了當當時識者與嗟曰岳樞相可謂
賢大將矣觀其荅牛皐之言則正合老氏所
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
爲上其不允牛皐洗蕩之請則其以恬淡之
道自處而臻不戰而勝之功固已雍容於胷
中彼區區甲胄之流豈足以識其操略哉先

是程吏部以兵力不加楊公乃謀密募人入
水寨圖刺楊公未得其人於紹興三年五月
內青黄不交之時水寨人飢困本州所集沅
南漁户甲頭蘇成招誘到楊欽小寨下不係
出戰人唐教書等五户共老小二十餘口歸
投就食內唐教書頗能道賊寨中事程吏部
一日與盧撫幹參坐於齋武堂呼唐教書來
問楊公寨去處可以使人去得也無唐曰如
別箇寨柵猶自通人來往唯是楊公寨大段

緊寨水泄不通日逐離寨二十里陸路[illegible]
巡邏遇夜伏路小路日夜使飛巡綽寨門外
人今群刀手把定便大蟲豹子也則入去不得
程吏部曰若恁地却有箇甚道理去得唐教
書曰除是飛便能入去得於是程吏部大笑
曰那箇生肉翅人使之以去耶乃顧謂盧撫
幹曰茲事當且止也此說當時邦人皆但知
楊么水寨不通線路難爲近傍初不以除是
飛可入之說爲先兆也及至六年岳樞相提

大兵來平蕩楊么緊完邦人方省憶唐教書
之言於三年前上天已自差下神將專了賊
事只待時節到賊人合滅而此一方生靈有
福星臨照始得平定安樂豈是等閑之事耶
又謂楊么等弄兵重湖數年猖作過驚擾
州縣人民苦於應副軍期科數差役之苦不
堪其命今一旦遭遇岳樞相之來不施一鏃
不用一戰不動聲氣談笑之間了此大事息
得戈各獲休息復見太平景象則其恩德

存在荆湖雖千載亦以不朽人亦孰得而知
愛惠之厚也爰自建炎三年水賊楊華楊么
等起事至淳熙九年已歷五十餘年未聞江
縣人民生齒安居樂業繁夥熙熙至如龍陽
縣上下沚江鄉村民户無慮萬家比屋連簷
桑麻蔽野稼穡連雲丁黃數十萬皆自岳樞
相恩德保全之所由出古人言愛人者必有
天報有德者必有其後今常德之人每聞岳
樞相之官稱者必有手加額茲可以卜人心

之所感仰也克昌厥後豈不宜哉姑叙大槩
慵示將來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六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七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illegible]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岳　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一

文林郎黃　元振　編

紹興乙卯岳武穆公受　命討楊么初么盜據三苗洞庭之險衆十餘萬湖南北大被其害而又北連劉豫遥相應和待虜騎臨江[illegible]欲席卷東下官軍屢衄　朝廷命公討之先是[illegible]靖康初趙九齡爲御營機宜張所爲河北宣撫使辟九齡兼幹辦公事公始從河北軍九齡一見便識公爲天下奇才公亦推九齡之智謀及公之討楊么欲辟九齡爲幕客九齡不果行初九齡見先父繼　紹興初所上論兵書乃與先父定交至是遂薦先父以自代公乃辟先父主管機密軍行至潭[illegible]席參政賀公幕中得士曰某在後省時[illegible]三千餘書無如黃機密者其薦之已得　旨命官爲有力者所沮此西漢人才也公喜以告先父先父亦未嘗識席參也故公軍事必與先父謀之先父亦感公之知巳知無不言庶乎自竭以報効於公不幸大功未立公爲權臣中禍天下痛之先父亦屏居田野時時談及軍中舊事嘗謂公之英威古人不能過至於仁心愛物雖古之名將有所不逮若夫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雖今之老師宿儒勉強而力行者公則優爲之小子不敏憂患困苦今既老追念舊事十忘五六矣特錄其餘以遺後人且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

公討楊么官軍有以交易誘賊遂俘數百人以獻公會爲官於教場閱何以處之皆曰彼殘害官軍多矣宜盡戮之先父獨無言公曰機密以爲何如先父曰誘而執之不武此正是兵機公曰會得會得即問賊曰汝爲盜殘

害一方久矣今當死不足以償衆賊皆請[illegible]
公曰 主上聖明以汝曹本皆良民不幸[illegible]
爲驅脅至此今命我來正欲救汝輩耳又問
汝在賊寨中有何可樂賊皆言寨中荒索
苦公乃厚犒之俾之買市物以歸遺老小陰
戒市人賤取其直而自償之賊歸相告語知
外之豐樂如此爲之歡動皆有願歸之心一
日楊公驅衆出戰官軍敗之復擒數百人諸
屬官皆言前日釋之已有願歸之心今亦宜

釋之先父曰前日不殺爲其誘也今敢出戰
必有寬渠在其中公領之遂親閱視戮其寇
惡者數人餘皆釋之賊既感恩而畏威迫於
渠魁而未得出公乃遣黄佐賷旗榜入楊欽
水寨諭之降欽雖聽命而畏公未果即出先
是黄佐乃欽遣來納降者既而欽復叛故拘
佐於獄公既至乃釋其縶贈之以金復遣招
欽故多疑其難信公乃命先父再往撫諭之
[illegible]曰至前涂更自看事勢如何以爲進[illegible]

父曰彼正危疑正當速往以定之乃以弊
卒從行徑入欽寨欽出迎欲庭參先父執其
手與叙同官之歡曰此見宣撫禮也欽猶以
慮楊公寨聞之須遣兵防托未可即出先父
測其意尚未決乃曰宣撫命其遍撫諭諸寨
乃巡歷其寨而察其形勢見其茅竹爲舍密
比如櫛一火箭可焚蕩乃謂欽曰宣撫與太
守監司待於城上立表下漏以俟公來過期
即進兵董統制已列强弩火箭以俟命公今

遲回未往某固一死公軍亦無噍類矣欽即
時與諸將一行徒衆二萬人隨先父同渡來
參先父既渡即先馳歸報終日無食疲劇殆
不能自支公喜甚就城上設揖令人扶先父
少憩即日奏功楊欽既出降官軍進據其寨
楊公驅衆登舟衆莫爲用公乃投水鈎出而
斬之群盗盡平十餘萬衆不血刃而來歸昔
以公宣布 天子之威德而以不殺而戒之
故也

賊衆十餘萬擇其老弱疲軟者給據爲民亟
其疆壯者爲軍命屬官輪日給據復輪至先
父認得老弱數人前已請據者今乃代人來
請其人不伏而喧公聞之謂先父曰人衆如
此何以辨之審之先父曰此曹慣於爲盜久
矣故每放一人必再三相視果不堪爲軍乃
放之不然大軍去復復聚而爲盜矣公乃親
詰其人而終不伏先父請試搜其身果得已
給之據公大喜盡以委先父不復輪日矣先

父禁盜請給者將斬以徇其餘僞者紛紛逋
去既給單除釋盜請者俾逸去自後無敢盜
請據者於是得疆壯者數萬人以充軍而軍
益壯矣
軍將還先父言於公曰孔明所以七擒孟獲
者慮軍回而復叛將以此服南人之心也故
孟獲曰公天威也自是南人不復反矣今日
不血刃而平大寇散匿於湖山者亦多矣賊
見德而未見威其懼其復反也宜耀兵振旅

而歸公乃大閱軍旅[illegible]旗幟精明[illegible]
不容嗟嘆息知　王[illegible]之有律也
先父始以進士借補[illegible]郎撫諭湯欽[illegible]
衆出降公奏功請[illegible]而部首耐[illegible]
官行下授昌州文學公以先父功多嘗薦
之不下欲復論奏先父聞之語於公曰某士
人也欲以忠義徇國平居嘗謂中原不復
諸將有已極富貴者何以用命今日纔立微
効豈可與　朝廷論功爭但得宣撫見知俾

某得効其愚計他日成就未晚也且將相和
調則士豫附固不宜與都督少異也公喜曰
吾人豈欲言功但恐將士之賞薄不能無厭
望者耳已而都督府[illegible]揮但云當使到來不
煩寸刃束手來歸所有將士暴露良勞各與
轉一官果如公所料者
揚么未平時士人來獻書者紛紛先父請若
其優劣而爲禮之厚薄有屯駐將郝晸門客
侯邦言利便可採先父薦之公命留之帳

聽侯最疑邦言巳軍中陰事遣
言巳爲宣撫國子隊最將邦數
畏公威名不敢遽殺乃以邦爲
父告於公曰士大夫多耻從軍
下士莫不歸心侯邦舊太學士
失身於最今來獻利害而一家
傷沮衆士之心以干我之軍法願
怒曰郝最何人敢殺士人即呼帳
治之先父曰侯邦得鈞旨在帳

難拘制其出入故爲最所擒令
某不可自安於軍中提轄至公
人而爲人所擒汝不知乎提轄
先父之言公即命移文於最取
曰侯邦至而一人一物有傷則
皆行軍法及邦至公命送歸本
領公文申蓋慮最中路邀殺之
士類如此
嘗軍行遇雨公下馬徒步屬

里至一廟宇　憩公勞勉屬
矣然士欲立功名亦須習勞其
安逸故雨中徒行以習勞也廟
公指山問屬官曰諸公識黃龍
其下城如此山之高某舊能飲
嘗有酒失老母戒某不飲　主
自後不復飲俟至黃龍城大張樂
以觀打城城破每人以兩橐駝金
今日之勞有一屬官曰某不要公

要觀公之志直欲恢復燕地蕩其
中原而已也
公自奉甚菲薄屯駐將郝最飲食
其寨而食素最以酸餡爲供公食
最曰此名何物曰酸餡公曰某平
食此顧左右留其餘以爲晚食不
甚愧公性嚴重語不輕發於僚屬
但語次間微見其端而聞者懍然
屬官會食惟煎猪肉韲麪未嘗兼

人供雜公曰何爲多殺物命庖人曰圳中所
送食也公命後勿復供公與士卒同甘苦不
復以口腹自累然亦出於仁心愛物者如此
提轄官有杖士卒者公曰且教訓之勿輕笞
辱也然取人一錢者必斬故士卒樂於用命
嘗謂先父曰某之士卒眞可用矣潁昌之戰
人爲血人馬爲血馬無一人肯回顧者後中
原有日矣
公命宅庫除　宣賜金器存留外餘物盡出
貨以付軍匠造弓二千張先父曰此軍器當
破官錢公曰幾箇劄子乞得其速欲用故自
爲之
一日行軍至一店見其屋新蓋茅而有少缺
處公呼店主人問之此必我軍士取汝茅乎
店主曰宣撫之軍未嘗一毫擾人此自偶缺
茅耳公曰豈有汝新蓋店屋而缺此一束茅[illegible]
叩刷之須臾刷到一馬軍即欲斬之軍曰[illegible]
[illegible]也下店飲食繫馬於簷忽聞[illegible]

來急上馬來不覺誤掣下店主舉家泣告曾
不曾擾猶杖之百而後行
公謂先父曰戰陣既交手執槍住口有唾
得嚥則已是勇也機密儒生[illegible]嘗歷戰陣到
中原見大戰則心動矣先陷[illegible]入小陣以觀
戰其令機密立馬處必無害[illegible]若欲便溺切
勿離馬及蓋數十萬之軍其[illegible]盡在某一旗
上機密若往來不定則軍人[illegible]暗箭射殺之
矣蓋惡我亂其目也大陣皆[illegible]然後可隨衆
動也蓋公神勇每戰嘗自爲[illegible]頭身先士卒
先父力諫曰猾虜或識之聚[illegible]弓以射我奈
何雖公忠義神明相之自不[illegible]傷然非大將
之事也公曰昔杜充留守京[illegible]某有兵二千
來受充節制始至適城外有[illegible]寇數萬充即
命某往戰充謂之杜且斬某[illegible]敢以兵寡不
敵爲辭即往說賊約降來稟[illegible]充曰我何嘗
令汝受降須爲我擒之某復往責賊以約降
後來今不復受降矣頑與汝[illegible]賊魁出

[illegible]大[illegible]二腰分爲
兩[illegible]亦不至然此其若有
神助之若涉平原之戰類如此
公一日以沉香分屬官各得一塊而先父所
得最小以爲不均復以一界分之而先父所
得復小公憮然先父曰某以一身從軍雖得
香無所用之公乃曰某舊日亦愛燒香冠爐
中焚[illegible]香耳後來亦屏之大丈夫欲立功業
豈[illegible]好耶衆[illegible]色
[illegible]曰[illegible]被主上拔擢至此儻有
[illegible]在史書垂萬世指改不
[illegible]通[illegible]必以見告公家素無姬侍
[illegible]山遠方妾傳公納士族之女以
爲妾先父以告公曰四川宣撫嘗遺屬官
來請[illegible]某飯之彼驚訝某之冷落歸言於
其宣撫其乃以二千緡買一士族女遣兩使
臣妻送來某令其立於屏後告之曰其家上
下所衣紬布耳所食虀麪耳汝娘子若能如

此[illegible]可留不然不敢留女乃吃然而
笑其曰如此則不可留也遂遣還之初未嘗
晉見其面也公之不苟辭色出於性之自然
者如此漢上報虜騎大至公移檄本路備五
萬人軍資所遣止二百人耳虜素懾公之威
名望風而遁先父言於公曰宣撫威名已震
虜那敢犯我特大張其勢以動我實不敢深
入我復以虛聲應之正得其情矣然我軍仰
給於江西虜避疆擊弱他日必大入淮西以
輕兵襲江西而焚蕩之我軍之供則自坐困
宜置一軍於江州沿江往來以爲回易可得
利以益軍資又可以開拓形勢以絶其窺伺
之心公於是立江州一軍
先父被檄在遠公嘗遣一兵持書來趣回盛
寒止一單布衫先父問曰汝怨乎曰不怨也
他軍所得請給則有減剋又如科作納襖之
類自身雖暖老小則寒餓矣宣撫則不然一
請食錢若干不減一錢聽其自用之某自一

家累重而貲之非在上者有勉於我也何德
之有
公奏戰功必以實未嘗徇私而寄名虛奏公
之子宣贊雲勇冠三軍攻隨州手持兩錐首
先登城公乃奏其功與褒將私昵冗名戰士
之中以冒官爵者異哉此士之所以樂於用
命 服其至公也
紹興六年冬公親提兵往取蔡州二更令下
三更即行至蔡州其濠水深闊城上惟植黑

旗並無守者每進攻則黑旗動然後一隊兵
上城相禦退則復下勢不可攻乃歸董先爲
殿劉豫伏兵俟我軍退則追而掩之我之後
軍逢彼路白者爲親戚且素聞公之德遂泄
其計曰汝宣撫自來有兵二萬人七分披帶
持十日糧今糧盡而歸劉豫遣李成等十大
將各將萬人先各賜宅一區宮女十人徑來
掩彼軍約盡擒之直造鄂州我軍人持一繩
待南軍穿其手心每十人作一串鼓行東下
今即至矣董先見賊悉得我軍之實馳報公
以待之須臾李成等至見董先舉繩以告之
董先遂擇險地伏其軍於林莽中獨據河橋
悉如路白者之言謂董先曰汝勿走我今先
擒汝先答曰我定不走只恐汝走耳賊見董
先待之閑暇疑有伏不敢徑進每遣兵來戰
董先則旋出林中兵一二隊以應之彼退則
又歸於林中賊益疑相持久之公領大軍復
回李成等望見如銀山擁出於衆山中即遁

奔潰公渡河追之三十里而止擒其將數十
人俘其軍數千人而歸公厚以錢布勞所俘
之軍告之曰汝皆中原百姓國家赤子也不
幸爲劉豫驅而至此今釋汝見中原之民悉
告以 朝廷恩德俟大軍前進恢復各率豪
傑來應官軍其俘皆歡呼而反公乃貽書與
蔡之守者蔡人感公釋其俘遂請降所擒之
將獻于行在所其後講和復割蔡州與虜有
通判者不肯臣虜自縊而死

紹興七年　車駕親征幸建康公來庭　踝
問先父曰某將入　覲以何爲先先父曰當
以取汝潁爲失計而改圖之既取之不可守
而復失之亦徒勞尔公曰安坐而不進則中
原何時可復先父曰取中原非奇兵不可公
曰何謂奇兵先父曰宣撫之兵衆之所可知
可見者皆正兵也奇兵乃在河北公大喜曰
此正吾之計也相州之衆盡結之矣關渡口
之舟車與夫宿舍之店皆吾人也往來無礙

宿食有所至於縑帛之鋪亦我之人一朝衆
起則爲旗幟也今將大舉河北響應一戰而
中原復矣先是　朝廷罷劉光世軍欲以公
代之併軍大舉公既　扈從至建康　太上
知公之可大任也獨召公至寢閤　命之曰
中興之事　朕一以委卿除張俊韓世忠不
受節制外其餘並受卿節制已而有忌公者
沮止之公忽召先父出示張都督劄板乃却
公宮祠之請公曰某所條具交軍事件一日

可辦今乃令某先行留屬官以待命此必事
已中變故令某先行今功不成矣某所以丐
祠也公不樂而行先父曰某家有老母而以
身從軍者欲效尺寸之長以報公知遇也使
前有立功之地某死亦不顧今事既乖則某
亦將歸養以爲後圖他日從公未晚也公乃
許先父謁告省已而　朝廷乃以呂祉代劉
光世遂致酈瓊之叛蓋光世之軍多陝西之
盜賊最爲揉雜而難治西人重世族光世乃

世將故僅能總統之酈瓊王德皆光世之愛
將也二人平日不相下若得威名之將以代
之則可以駕馭而立功　朝廷始以公代光
世得之矣已而中變易以呂祉故二將無所
忌憚而鬪瓊懼而謀叛劉豫又以高官重祿
以誘之所以喪淮西之一軍不然公成恢復
之功矣今天下庸人孺子皆知公之威名至
於公之大計與夫功之所以不遂者士大夫
輩未知也　元振幼從先父於軍中親見其本

末平居追念前事未嘗不歎息流涕於此故
誌之於遺事之末云

南昌武寧縣城隍祠岳忠武王遺
像記

儒林郎前隆興府武寧縣尉建
安章 子仁撰

嘉定癸未秋初筮豫寧攝曹領事已告至于
羣祀暨扣城隍環視繪堵間有魁然容皃儼
然冠裳而隅坐者驟而問焉祝曰是 故忠
武岳王遺像也竦然不覺板之斂膝之前而

首之頓致敬亟退猶未暇訪其故也不數日
隨牒下里酷訝邑在萬山中壤地頗狹而生
齒極繁因召故老訊之咸舉手加額曰昔在
紹興初叛將李其姓者巢穴我疆井溪壑我
盍藏立將丘墟我室廬膏血我骨肉執方危
急累卵造物假手我 忠武岳王怒提師由
洪都來壓境三十里間水適暴漲衆方需渡
神兵自天而下倉黄宵遁由

是不嗚一桴不施一鏃而俘一邑倒垂於指
顧之間丕休哉遡源生齒之
我祖之命于天也昔之所活者一人今不知
幾千萬人矣昔之所全者一户今不知幾千
百户矣凡斯世斯人各有所謂我生之祖由
彌而上皆是也惟吾土吾曹獨有所謂主我
之祖也 王之謂歟噫微不有我祖孰有
我身不有我 王孰有我祖祖固吾身羣開
之天地矣 王又吾祖再造之天地也恩斯
勤斯子孫孫子有心能識有口能誦而迄無

毫髮能報萬分之一也言既涕零如雨時亦
感慨之深不能自禁其悲且泣因思圖像千
載血食一方回視下馬伸尉之墓墮蕪寂子
之碑其愛尤深敬尤至者豈自是
而英爽必顧瞻徊徨移時而不忍去復念
王未正位皃未尊疑於揭虔妥靈之道
稱佰兵邦人之特達者別卜吉
肆覲覘而移崇奉僉言城隍吾土之司命

王吾人之司命也朝夕起敬於斯歲時與享於斯非但祖之而已直所以神之也且共靈與神等矣謹勿易區區愛莫助之祗加華飾少寓勤惓其爲敬若嚴君事若上帝之意三歲則猶一日滿秩受代復走羣祀欵謝東歸獨於蘜火倍切依戀邦人因謂述厥事以記諸壁靡敢以迫行辭遂取曩之所得於故老者筆之且臆爲之說曰天未厭 宋 王稟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胡 王枹憤氣赤心

而死天乎天乎豐其才矣使不嗇其用大其任矣使不狹其成雖 九廟之耻立談可雪何但紆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之疆域哉竊謂王之心日之麗天也茲邑所覩者特容光之照爾王之澤水之行地也茲邑所被者特始達之泉爾銘成績之紀合登太常羽言徒以爲賚豐功之報宜侑清廟叢祠反以爲瀆文成亟示邦人之耆宿者咸曰雖不中不遠矣願相與大書深刻之丙戌秋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二十七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八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　珂　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二

永州判官孫逌編鄂王事

漢川縣尉吳拯編鄂王事

鄂武穆王岳公真讚 新添

廬陵劉過題鄂王廟六州歌頭詞並跋 新添

建安葉紹翁題西湖岳鄂王廟 新添

從事郎前永州軍事判官孫逌編

岳王飛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人毋家姚大翁甚喜其爲人　宣和四年令鎗手陳廣以技擊教之一縣無敵一日有黃冠者見之謂曰子貴人也在坐諸公極有貴人宜自愛姚問王至何官曰他日在政事堂執政諸人憮然黃冠既去王因幹至縣有李廷珪者本係太史局以罪編隸相州偶到湯陰王以五行示之許至兩府且數曰世亂矣其後同縣李道官至節度使王貴承宣使徐慶防禦使姚政團練使王萬橫行自餘隨王者皆正任廷珪亦武翼郎興國軍都巡檢使王至少保樞密副使

鍾老爺既破賊白德者領其子子義號太子與楊么聚衆於鼎州龍陽縣洞庭湖有衆八萬號十萬置三十寨其船有望三州大德山之類三千隻　朝廷亟命王躞討之敗衂統制崔增死于兵知鼎州程昌禹及帥府遣間招誘皆俱受賊害自是楊么子義遂僭乘輿之服立三橋殿帥劉行馬帥黃成步帥夏猫兒統制張彥通黃鈌子閻倫白德楊欽等頭領八十餘人猖獗於湖外　朝廷命右僕射張浚都督荊襄以岳王飛制置使王乃致楊欽結以恩信欽樂爲用獻策云么所恃者舟檝如望三州大小德山之類非一丈水不可

行洞庭湖水舊不及丈公置堰閘十餘年間所以瀰漫欽本任閉塞之責盡知其詐乞二十人往開堰水入大江使舟船不能動又公船皆用車輪乞以青草數千百萬束散之湖中其輪必有室礙王從之兩月果破賊公赴水以死遂斬子義白德等自餘附和願充剌之外聽其復業湖襄賴以安請浚大喜露布以聞時趙忠簡爲首相寄詩張德遠曰一掃湖湘氛穢消生民塗炭得逍遙更須早掛風檣起共看錢塘八月潮蓋 紹興五年六月破么故有是詩云

虔州村民李淘者長大有膂力鄉人畏之後彭鐵大與王彥廖家姊妹三人唱亂淘從之衆以爲首領號李洞天占據固始洞積粮洞上金帛婦女皆在其中岳王爲招討數月破江西賊大小百餘火惟固始洞最後蓋洞高而險王用大木先縛天橋八座日使人上諸賊檣木砲石以下官軍不能上者累日王之

爲天橋也正欲其盡用檣木砲石俟其無備也方以計激發火隊以前後齊心杷山而上甲軍繼之一戰盡獲民復按者故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繪像事王如生

虜人犯漢上岳王遣董先牛臯李建傳選將數千人迎戰臨遣令聽先節制先深入逢虜騎萬餘先一麾軍退臯等告先曰不戰便退不惟虜人相輕歸則宣撫不赦既如此不須深入先不從退百餘里始劄寨其晚虜亦駐軍黎明先領軍又退百里虜人每攏人至數方擊及百里又劄寨次日復如前先遂與牛臯等議曰諸君要與虜戰令日正當効力須死戰可矣既擊虜先身揮數小旗用小鼓小鑼與虜騎對壘使步人皆坐先出戰走馬覘軍畢候虜騎近出小旗軍起立再旗鼓定鳴小鼓前擊虜衆不動鋪鎗作走勢虜騎方向前再鳴鼓向敵又未動如此者三虜騎動分四頭項擊虜騎歸至唐州界牛蹄白石方飯

伏起旗幟遍山虜實驚怖俘獲甚衆得馬三
千疋騎兵千餘人王得此馬三千疋軍勢大
壯先除軍職正任承宣使
趙鼎張浚同秉政時荊湖南北二廣宣撫使
岳王就撥諸路錢二百餘萬市馬川陝廣西
印號分隷諸軍訖以帳奏　朝廷魏公當日
判送檢詳房磨次呈忠簡公却之令聚廳時
稟趙語諸公曰韓張輩恃功自伐頗虧事上
之禮惟岳親遇儒士禀命　朝廷爲將之職

理固當然苐諸將不能行而岳獨能行正宜
奬異以成其善意今反苛究於有司事必窮
實儻支使冒昧必寘法斷遣不舉則棄法如
韓張輩用度自便抑而不問旣無明罰今岳
舉而奏之事方磨究他日焉肯禀奏事繫
國體在岳合稟只當判衆使岳知　朝廷不
以有司相待諸公服其斷
岳王在鄂州爲宣撫使紀律嚴明路不拾遺
秋豪無犯軍民皆樂雖古名將無以加鄧緯

公序上滿庭芳云日落旌旗霜侵甲冑塞角
聲喚寒更論兵慷慨齒頰帶風生坐擁貔貅
十萬銜枚勇雲戟交橫橫嚬笑羌戎授首千
里靜攙搶九州人競樂提壺勸酒布穀催耕
盡芝夫莞子歌舞威名好是輕裘緩帶驅營
陣絶漠橫行功誰紀風神宛轉麟閣畫清明
一云青明
紹興講和湖廣京西宣撫使岳王謝表有云
身居將閫蹟無補於纖埃口誦詔書面有慚

於軍旅檜怒便有陷王之意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並除
樞密使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岳飛除樞密
副使是時汪藻彥章知徽州以啓賀三樞云
累歲賢勞蟣蝨幾生於甲胄一朝醲賞貂蟬
果出於兜鍪時論稱之
江東鄧緯獻書向者華虜長驅江海橫罹其
毒天下之勢岌乎殆哉如人中虛氣羸而風
邪痰痓之疾卒然乘之家人稚子驚號於前

而庸醫愚巫顚倒却走不顧當是之時雖九
轉之藥莫救其咽盧扁之醫不過奕立側視
而已須其疾勢少定然後醫治藥用庶可効
而功可求也今日之事適然類此方冬春之
交胡爲蠶集海上天下根本僅隔波濤之阻
雖伊呂管樂之佐何以禦其暴哉今戎羯已
去禍連其少息矣而賢能之佐又競立於前
不於此時速發藥石力爲之則海内生靈之
禍將何時而已耶然病方危時其外證可怖

雖庸醫却走百輩不足憂而盧扁之醫居旁
不去必其氣本猶在而囊中之術又有起之
之方也向者小人皆懼而君子恃以不恐者
以閤下諸公偕在政府也今正閤下諸公發
藥而治病之秋囊中之方閤下所有千金之
藥又廣求而廣蓄之緝遠方寒立屛然無適
時之用敢持庸陋之說以干執事者之聽其
意以謂如人父兄有病方迎醫治藥而僮奴孺
子不勝憂覩之心輕求枯荄小草籬下之品而

而薦之鼎也之前其適用與否惟閤下擇之
而已緝竊謂中興之君得中興之佐則有功
中興之佐得中興之將則有功君視其佐猶
人欲捍難而有左右臂也人有捍難之心非
左右臂何所用左右臂奮揮而前無戈矛鋋
戟爲之撞擊排刺雖有絶人之勇無所施其
能矣方　今急於中興如吾　君之明又二
三執政大臣皆天下之極選上下相得誠千
載一時矣終未能立非常之功雪無窮之耻

大有以慰天下之望者此何故哉豈將非其
人而然乎然將有二說不可不察也有天下
之將有一國之將天下之將實難其人一國
之將或有之然未見其恭職勝任顯然立功
名者又何爲耶特有之而不用用之非其人
之過耳求其大者既不可得其次或有焉而
不審擇之欲天下之早正速定不可得也以
緝田野庸人而耳目之所熟者僅得一焉誠
不足爲天下將在今日才難之際謂之一國

之將斯可矣敢率然陳之惟閤下少[illegible]焉
伏見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司統制王[illegible]
馬岳飛驍武精悍沉鷙有謀臨財廉[illegible]
循循如諸生動合禮法頃在河北嘗以數十
騎乘險據要却胡虜萬人之軍又嘗於京城
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張用二十萬
之衆威震虜夏去冬江上之戰將士蜂屯飛
獨爭先奮擊追官軍不勝它將皆鳥奔鼠竄
飛獨置寨蔣山孤軍轉戰且行且擊斬首[illegible]

千百計者不知其幾諸將潰爲群盜縱兵大
略飛獨頓兵廣德境中貿糧於官身與下[illegible]
同食而持軍嚴甚民間無秋毫之擾虜人[illegible]
軍經涉其地者或聞其威名各相謂曰岳[illegible]
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幾萬餘人知常州周
杞遣屬官趙九齡迎飛欣然從之且欲據城
堅守扼虜人歸路悉死力以立奇功飛方[illegible]
行而常州之城先以破遂以一軍駐之[illegible]
而羣盜之在近境者或殺或降無不[illegible]

者破郭吉而降其衆斬張威武而併其軍使
叩之遠遁廖成已死其部曲遂自來歸飛自
到宜興客與周杞趙九齡謀畫調發精銳尾
襲金人於鎮江之東殺獲略盡繼遣偏裨及
飛自將取間道直擣建康與金人戰大小數
十合皆大獲僵尸十餘里生致酋領若萬户
千户者餘二十人及斬胡人禿髮垂環者之
首無慮三千人奪鎧仗旗鼓以數萬計且慮
金人徘徊於建康京口之間勢必欲留軍江

南控扼險阻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飛能
奮不顧身勇往克復建康及竟內縣鎮爲
國家奪取形勝咽喉之地使逆虜掃地而去
無一騎留者江淛平定其謀之力也緝謂如
飛者 朝廷宜優擢之假以事權益責後來
之効方今大將皆富貴盈溢不肯用命甚者
握強兵以脅制上下有肆然跋扈之態此可
復用也哉駕馭此曹譬之養鷹隼然饑則爲
用飽則颺去今諸大將皆未嘗從禽而先已

飽肉是以用之向所則皆擧去不顧如飛者
雖有數萬之衆其官爵甚卑　朝廷未嘗寵
借之眇然在偏裨之間此鷙隼側翅時也如
使之立某功則賞以某爵成某事則寵以某
恩如鷹之得兎則飼以一鼠得一狐則飼以
一禽以術駕御之使歉然有貪敵之意必能
爲　國家顯立戰伐之功大抵用將如醫之
用藥而有狼毒烏喙之屬必求它藥此所畏
忌者有以制之使之力足以治病而其毒不

金佗續編卷二十八　十二

至於殺人則適用而有功不然祇以爲害耳
昔唐相杜黃裳薦高崇文使討劉闢崇文素
憚劉澭黃裳使人謂之曰公不奮命當以澭
代汝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武宗之討澤
潞令魏鎭各以兵會魏師何洪欽逗遛持兩
端宰相李德裕遺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
魏以伐磁洪欽聞之遽勒兵請自涉漳今
朝廷之於諸將非挾此以御之詎能責其[illegible]
效亦[illegible]軍中精兵能[illegible]之士幾二[illegible]

天下者不在此數勝甲之馬亦及千疋[illegible]
又諸將特然成軍如飛者不過四五人耳飛
又品秩最卑此正易與時也　朝廷不收拾
旌寵之則飛棲棲然持數萬之衆將安歸乎
飛常與人言使飛得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
外而進退稟命於　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
足靳哉要使後世書策中知有岳飛之名與
關張輩功烈相髣髴耳飛武人意氣如此豈
易得哉亦古人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　朝

金佗續編卷二十八　十三

廷論飛之功加之爵賞使與韓劉輩特然成
軍者勢力相抗犬牙相錯如杜黃裳之御高
崇文李德裕之御何洪欽破姦黨婾靡之風
折強梗難御之氣使之相制以爲用相激而
成功此誠　朝廷無窮之利也緝嚴充枯槁
之士自放於風煙寂寞之濱非有求於世者
誠以　國步艱難斯民嬰塗炭之禍苟耳目
所聞有可以排難解紛僅若毫髮者不得不
薦之於朝庶幾用之而天下有赤寸錙銖之

補烏呼婁不卹縛而宗周是憂懼將及焉而
已

迪功郎前漢川縣尉吳 拯 編

節使岳侯飛鄴人也初為杜相充愛將充既
失建康猶數萬皆西北徤兒詾詾謀異獨畏
侯忠勇因以主帥密白侯侯度未有部曲以
繩之陽使自結以藉上侯乘其不意與平生
三五輩彎弓躍馬儔伍中擊數十人抵弓矢
大罵曰 朝廷不負爾曹爾以數萬衆不能

斬一岳飛即能死我乃為賊衆始戢居洪一
年下士好詢而酬酢輒不苟荅或問侯何日
為太平侯抗聲曰文官不取錢武官不打鹵
卯太平矣其簡要多此類侯御士尤嚴每屯
數萬衆而市不見一卒惟閱試振旅則人始
幸觀之徙鎮荊東得 旨不示郡僚夜遣兵
向明日裁留簿牒數紙并導馬言別而去其平曾
絨了料剌官廩無以供給縣令率皆逃去侯軍
啗死只三日故能域當成迄今江左士庶間

寘具奏以事畢二年京城留守杜充用侯編
統制三年充守建康叛降于虜諸將潰散危
城邑方次第皆反惟侯一軍無所刼掠出示
宜兵時官吏士大夫軍民避虜走宜興者託
侯率免害以是聲譽藉甚四年至湖州歸于
張俊俊薦其能于 朝紹興初俊為江淮招
討使以拒李成命侯同王瓊陳思恭皆以本
軍隸之成軍二十萬以其將馬進軍對壘洪
州來挑戰俊宴諸將問所以侯密喻其計且

請自為先鋒擊進于玉龍觀大破之追至筠
州又敗之降其兵五萬追至蘄州又敗之侯
功第一又令逼張用五萬衆降之加神武右
軍副統制又平虔州山賊數十萬來 朝加
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
四年劉豫使李成寇京西侯與成戰于郢州
敗之又克鄧隋唐三州加清遠軍節度使湖
北京襄制置使會劉豫入寇廬州侯遣統制
牛皐徐慶救之會合張琦及豫軍戰于廬州

[illegible]以牛皋之勇[illegible]遂大敗之
加[illegible]宗信[illegible]節度[illegible]八萬至五
討[illegible]楊太太爲[illegible]所敗楊欽等領
數十萬以拒命時都督諸軍事張浚出[illegible]
湖[illegible]之知其未可攻乃歸潭州急　詔還
朝[illegible]防秋之計會侯來浚語之侯乃出小
以示其攻討出入之要處且語浚曰此易[illegible]
[illegible]浚曰恐阻防秋之期侯明年再來討之如
何侯請除來往三程限八日擒之曲留浚姑[illegible]

遲其行以待浚從之乃遣侯往先是湖南往[illegible]
制任士安王𤫊郝晸等領兵二萬餘擾王𤫊[illegible]
不稟其令是致于敗侯始至鞭士安及俊[illegible]
以折其氣使其賊餌曰限三日不平賊皆斬
汝輩初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至是不
八一人止見士安等軍故賊併兵攻士安三
圍之侯伏大兵四合一戰殺賊畧盡乘
仗無心是夜舟師徑掩其營擒其巢穴
楊欽等惟夏成營三面臨太湖背山勢

示令侯親往測其水淺處令善罵者二千
往罵之又悉衆運草木放上流賊營中聞
罵怒甚爭揮瓦石擊之而遇所放順流草木
乘之一旦填滿遂長驅入其營擒夏成以獻
湖南悉平會其所約止八日矣加檢校少保
以其軍爲行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敗劉豫
克虢州又克西京長水縣慨然有平中原之
志而諸帥養寇不進侯以孤軍獨進自知無

援乃退軍虢州復遣統制王貴及豫軍戰于
商州敗之又戰于京西路敗之七年加太尉
八年來　朝金人遣使來講和侯議以爲不
可宰相秦檜憾之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
年金人叛盟侯遣將李寶孫彥與金人戰于
曹州屢敗之又戰于宛亭縣敗之又遣牛皋
戰于京西敗之進戰于黃河上又敗之又遣
統制張憲戰于潁昌府敗之復潁昌府忠又
戰于陳州界敗之復陳州又遣統制董先姚

攻戰潁昌府敗之又遣將楊成戰鄭州敗之
復鄭州又遣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至夜遣
其將劉政刼之於中牟縣敗之又遣將張應
韓青戰于河南府敗之遣將楊遇戰南城軍
敗之復河南城軍又遣將梁興董成戰絳州
垣曲縣敗之與又戰孟州王屋縣敗之又戰
孟州濟垣縣敗之侯與兀朮戰堰城縣敗之
再戰又敗之王貴姚政與兀朮戰于潁昌府
敗之又命張憲傅選寇成戰臨潁縣敗之侯

屢獲捷方欲深入盡復故境而宰相秦檜勸
上累 詔班師憤恨而還所復州縣復失之

鄂武穆王岳公眞讚 并序 新添

世論唐郭子儀李光弼之優劣者未嘗不自
其大節觀之當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諸
將之進退伸縮無不自已子儀內除外徙聞
命就道光弼在臨淮凡三年及除東都留守
辭以糧運歸徐州收麥光弼亦以是慙恧成
疾而卒此優劣之所分也雖然若子儀者固
無以尚之而光弼之事獨不甚可念乎昔之
養勇者不以一毫挫於物論觚語微忤則拂
衣去衝冠裂眥氣所激也憤而登車目光射
牛背矣大丈夫出萬死一生之力蓋世稟天
之功一旦見制於黃口小兒死而死耳安能
垂頭帖耳受人臺傍者乎雖然使光弼而就
召亦未必死倖且特欲困辱之使出我下子
儀亦復俛仰從就於其閒而竟以自全若夫

召來而必死知其必死不疑以就命者其唯
鄂武穆王岳公乎 國家 建炎南渡禦戎剗
寇東扶西支僅然自立尚凛凛也至 紹興之
八年虜以河南陝西歸我以怠我軍至十年
而奄至而我之諸將受命四出所在捷奏而
武穆克復州縣之功爲諸將冠蓋自 建炎用兵
以來而我之諸將始皆精熟老者如百鍊之鋼少
者如發硎之刃縱橫捷出無不如意此正天人
合一之機千載一時之會也其如和議之說

行而班師之詔屢下何當諸將皆賀和而公
素獨曰求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
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蹟無補
於涓埃口誦詔音面有慙於軍旅此公誓不
與虜俱存之名言也夫 朝廷欲議和而有一
大帥闇闇然不肯和言必與之俱斃而後已
是其可置而不問乎故爲當時計不去公則
和議不成一日召三大帥首相置酒迓之韓張
已至而公以道遠差後餝堂厨必待公至而後

飮至則並除樞密使副未幾言者至而祠命下
矣外此何說哉余嘗聞東嘉陳止齋云往見石
天民言其父嘗赴上江巡檢官夕投宿縣驛忽
呵導岳少保來急急般疊出而少保已至問此
何官是閒無旅館可只就門房駐巡檢如言迨
夜堂上張燭諸將會坐巡檢從壁隙窺之諸將
起禀事寄語公正色而言曰只得前邁諸將退
而起禀者三而公三答之如初言嗚呼公豈
不知此行之必死哉其鼎鼎數千里而來者

非赴嘉召也直趣死如歸耳故曰白刃可蹈
中庸不可能其在是歟近有士夫得揚武恭
王之孫伯岳者言曰武恭一日蒙首相呼召
至則不出見但直省官持一堂牒來云委逮
岳飛赴大理又傳旨要活底岳飛來武恭袖
牒往見公公呵呵大聲而出曰十哥汝來何
爲武恭曰無事叫哥哥蓋時諸將結爲兄弟
行自一至楊十也公曰我看汝今日來意思
不好即抽身入武恭亦以牒傳進頃之有小

環出捧盃酒勸武恭意公必於內引決要我
同死遂飮飮竟公出笑而言曰此酒無藥我
今日方見汝是眞兄弟我爲汝往遂肩輿赴
對嗚呼公不肯爲兒女之死久矣大義明於
天地大忠著於無窮則公之志也死生豈足
爲公道哉雖然公死而和議定而復讎之說
至于今猶復綿綿宛宛未絕而若存者其公
一死之力歟讃曰
於戲 建炎實維中天英丘始營闕陝尚繇

既菑既畬既埴既甄迨紹興十凡二七年我
馬我車我將我徒老鍊矯強百倍厥初彼兇
不知方復狃怯來蹈者焦來觸者碎如熊如彪
如龍如蟒九天九地瞬息無留孰遏其衝有旋
其轅雖犬亦憤草木含羞嚴嚴武穆義不共天
瀝血陳誠抗表矢言斯言之出曾不崇朝三年
爲碧萬古怒濤公死者身不死者　于今杞
天賴以不隊日月有行星辰有紀雲徂雨興
川流山峙此義與存公義之帥巍巍鄂臺唐

堯所都賢哲叢猝河山掖扶其在安陽文武
間作忠獻王韓武穆王岳

廬陵劉過題鄂王廟六州歌頭詞
并跋 **新添**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塡
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兩石劍三尺定襄
漢開號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何
事先烹過舊時營壘荊鄂有遺民憶故將軍
淚如傾當年事知恨苦不奉詔僞耶眞臣有
罪　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
不到舊姦臣人世猶白日照忽開明袞珮冕
圭百拜九泉下萬感君恩看年年二月薦地
野花春鹵薄迎神

右六州歌頭頃吾友劉改之爲　鄂王
作也改之天下奇男子六十年以義氣
撼當世今已矣簡編殘　雋永人口豊
其才而嗇其用天也奕自冠去鄉里問
江盟改之首以國士待我欲送之青雲

奕浸老數奇愳辱朋友每不敢不自勉
來依庸齋先生先生負大名望愛士
出於天姿元侯之舍皆前日改之諸君
子遊地奕居之得無慨乎刋是詞欲寄
武昌故人立于　王廟內書之以寓感
慨云龍集壬申菖芰節日流人張奕

建安葉紹翁題西湖岳鄂王廟 **新添**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更
綴須臾死此廣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作

月堂堂遺像在濃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學
鴟夷理釣舡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二十八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二十九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三

趙忠簡公鼎奏劄一卷

乞於岳鄂屯駐人馬
措置防秋事宜
乞支降軍馬錢糧
乞支錢糧贍給李横軍兵
乞下湖北帥司隄備賊馬
乞賜　御筆
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
奏王彦移軍事宜
乞起復
乞少寬　憂顧
日記雜錄
乞於岳鄂屯駐人馬

臣勘會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全軍人馬先
奉 聖旨起發赴 行在續蒙存留在本路
虔吉州平蕩賊火臣契勘湖北鄂岳州係在
大江之南與江州洪州興國軍地相連接最
是沿江上流控扼淮甸京西實爲荊湖川陝
喉襟要害之所今來防秋在近鄂岳之間理
合預作措置防備不可無重兵捍禦其鄂州
雖有帥臣屯兵數少及本路見管軍馬計一
萬餘人頭項不一其間太半是招收烏合之

人以至器甲大段未備萬一有警深慮難以
支吾臣今相度欲乞將岳飛軍馬候討捕虔
吉賊火了日特降 旨揮令往鄂岳州屯駐
所有合用錢糧專委湖北及鄰路漕臣分認
應副如蒙 俞允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
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東兩浙亦獲安妥及江
路通快舟船往來悉無阻礙欲望 聖慈詳
酌特降 睿旨施行

措置防秋事宜

臣契勘即日防秋是時臣雖夙夜惕厲
以廣爲隄備第念事勢和形利害安危追看
緩急輕重儻非先事建明遂潰 聖聽恐一
措手無及恭惟 請蹕見駐臨安二十閏
爲近輔江東淮甸爲要藩自行朝達鎮江
隸屯宿重兵無慮十萬距京師約三千里
不遠且遠可恃以安然江西一路北際陳
蔡廬壽西連漳荊襄比他路邊面最爲闊
遠僞齊見遣兵將力守光州爲備數年頗聞

農種漸廣自汴由陳蔡至光纔三百里復與
蘄黃接界亦粗有糧可因臣策僞齊萬一會
合金人再來相侵當與一路並進而鎮江建康
既已有備必出光州直擣蘄黃旬日便到江
上虜無造栰乘閒南渡聲搖江湖人心摧於
傷弓當是驚爲鳥散支吾不暇將見 行朝亦
不得莫枕則建康鎮江雖屯重兵固已江
於事矣況已百冬胡騎已嘗出武昌岸
興國緣山疾馳數日傳洪州城下前未

未遠則江西今日利害安危豈不
臣訂本司見管屯駐兵一萬六千餘人皆是
招收烏合之衆除輜重火頭等外可使出戰
僅及萬人才足以屯防近裏州縣隄備盜賊
王堪前當大敵近奉 聖旨留岳飛全軍先
分屯兵駐九江士馬精勁似可倚仗臣愚見
尚有二患邊面闊而偏境近則師不可不益
而旅增而贍給廣財不可不聚謂如江州與
國軍而抵岳鄂皆據大江上游曲折千里空

亦要害受敵處多自湓浦以上江漸狹隘至
霜降水落則一篙可及一葦可航非若下流
深闊多阻未易侵越也今計岳飛兵數二十
一千有餘除火頭輜重守寨疾病人外實得
戰士一萬五六千人忽有警急迎敵保城臨
時應機猶恐分布不給兼岳鄂人馬無多安
能使犄角應援臣欲乞 朝廷更摘那數頭
項堪任出入將兵時暫付臣相兼使用八六
路州縣屢經兵火殘破繼以連歲對
原缺

十二萬三千餘貫米一萬四千五百餘石數
目浩大近蒙 朝廷差撥岳飛軍兵一萬人
往江州駐劄岳飛止差五千餘人前去未附
盡數起發蓋緣去年本軍在彼屯泊之日錢
糧闕少轉運司應副不繼有悞指準致本軍
殺馬剪髮賣鬻妻子博易米斛幾至生事今
來措置防托並發軍馬沿江守把兵衆費廣
理合預行措辦不可少有欠闕臣見將岳飛
一軍逐月所用糧食催督轉運司接運本路

米斛起發外唯是全闕見錢支遣若不控告
朝廷給降應副將來定致闕絕有悞軍事欲
望 聖慈體念本路闕乏特降 睿旨支賜
錢四十萬貫準折金銀降下以充本軍三月
之用或將吉州榷貨務見今入納錢物截日
盡數就便支撥候過防秋日住罷庶免臨時
往復 奏請有悞 國事
乞支錢糧贍給李橫軍兵
臣契勘近據諸處關報襄陽失守鎮撫使李

横等退師到漢陽軍界臣先權宜措置移牒
李横等將所部軍馬擇地利去處駐兵掩擊
賊馬續承岳飛諮目李横等已至蘄黄州一
行兵馬既經潰散若在江北駐劄必不能安
或令過江相兼捍禦却可為用臣亦已牒岳
飛從長措置令逐項軍馬過江安泊老小了
當整齪前去相兼捍禦及牒李横李道權聽
岳飛分撥使喚并逐急差官水陸斡運糧米
起發應副已累具上項因依申奏　朝廷去

訖今月二十八日承岳飛公文探聞李横等
人馬被番偽賊兵潰散前來各無闘志見有
作過之人李道牛皐兩項共有人兵千餘人
已到江北岸張家渡及李横翟琮董先等共
約有五千餘人已起發漢陽軍其李道牛皐
見來申告乞聽岳飛節制内李道單騎已到
江州臣契勘李横等一行人兵令相繼前來
本司已逐旋起發糧米應副外所有日後合
用錢糧未有官司主管今且以六千餘人約

原缺

用意不淺蓋輕兵追襲為患速而小占據上
流為患緩而大計　朝廷已有措置非臣愚
慮所及緣上流既失即自漢陽而下沿江諸
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弛備非特防
秋而已臣已　奏禀乞　支降錢物打造戰
船不惟本路合行計置竊恐沿江諸路亦當
如此兼聞光州順昌府各儲糧十數萬今則
未見動息觀其意向必有所用臣除不住移
文制置使岳飛及本司所遣兵馬遠布耳目

益嚴防守并召募硬探直往襄陽已來伺察
賊情外所有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
司所隷更望　聖慈特降　睿旨嚴切戒約
過為隄備庶免意外不虞之患
乞賜　御筆
臣今日得岳飛書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臣
竊惟大軍一舉所係非輕臣願　陛下以收
復境土拯救生靈為念誠心黙禱克享成功
仍乞　親筆賜飛勉以盡忠體　國之義使

之激厲將士共立功名臣已累具 奏陳乞
在外宮觀然備位大臣不敢以中外為間倚
幸 睿察

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

臣昨日具奏岳飛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竊
惟 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
賊未嘗與敵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
少有蹉跌則使偽境益有輕慢 朝廷之意
臣願 陛下曲留 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

援助其聲勢及饋餉錢糧等事督責有司速
為應副頻以 親筆敦獎激勵且使諸路帥
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
一乞 遣中使齎 親筆賜劉光世
遣發王德酈瓊共以萬人屯舒蘄
間各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闕
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
仍行下岳飛照會
一乞以 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
胡世將荊南解潛等各務盡忠體
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
食及應干軍須等事一一應辦不
得輙分彼此致失機會
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
世已遣中使諭 旨使先知 陛
下丁寧之意臣已請宮祠既聞
聖訓不敢不盡愚見
貼黃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 聖意

行出庶免越職侵官之罪

奏王彥移軍事宜

臣等適蒙 宣諭王彥移軍事臣中間與張
浚議及此事浚言彥病甚其次無可委之人
萬一彥死其衆無所統屬所以有併歸岳飛
之意儻如早來 聖諭召彥赴 闕則荊南
錢糧不足其次既無可以倚仗之人切慮別
致生事臣等商量欲作書與岳飛候飛移軍
襄陽駐劄定然後行下王彥 除命及一面

召彥舟前來則其衆已在襄陽部內不能轉動
矣更合取自　聖裁
乞起復
臣等契勘今日據岳飛下參謀官李若虛申
岳飛於三月二十六日丁母憂乞別差官主
管人馬臣等檢會大將丁憂例合起復緣初
八日歇泊假欲從密院先降　旨揮照會起
復令日下依舊主管人馬措置渡江於初八
日進熟狀鎖院初九日　降制

乞少寬　憂顧
臣於今月初九日準金字牌降到　親筆手
詔以臣在郡之久無甚罪戾曲加獎諭仍戒
飭防秋等事臣孤遠書生本無榮望　緣起
蹤皆自　陛下親擢顧惟　恩遇之隆九死
不足塞責而孤忠寡與動觸怨仇重蒙　全
宥之私久竊宮祠之祿方杜門屛息幸保餘
齡載被　詔除更帥兩路雖以勤對拙不敢
辭難而才力卑微訖無可記惟　陛下眷憐

舊物闊略愆尤併示　優容若益難負荷至又
秋冬防托乃臣之職敢不仰體　聖訓勉効
萬分近岳飛到已發兵屯駐江上凡軍中事
務一一商量措置飛久在江西人情地利素
所習熟今　陛下委付如此必能感激奮勵
向前立功臣謹當委曲協濟以圖報稱伏幸
陛下少寬　憂顧所有條畫事宜節次奏稟

日記雜録附

紹興六年丙辰歲九月時奏　車駕在道初

二日發北郭亭晚泊臨平鎮　奏事舟中方
論奏岳飛之捷　上顧謂右揆浚曰岳捷固
可喜但淮上諸將各懷要害雖爲必守之計
然兵家不慮勝唯慮敗耳萬一小有蹉跌不
知後段如何　復顧某曰卿等更熟慮其等
奉　命而退
初五日發皂林店晚泊秀州　奏事河亭因
及岳飛兩捷俘獲之物　上曰兵家不無緣
飾此不足道卿等因通書飛幕屬叩問子細

非爲核實有吝賞典但欲知事宜形勢措畫之方耳浚奏曰飛之措置甚大今既至伊洛閒如河陽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青之來常有往來之人其意甚堅確青懷衛閒人嘗聚衆依太行數出擾磁相閒金人頗患之今年春併兵力攻青以精騎數百突出渡河由襄漢來歸岳侯青兩河人呼爲梁小哥某奏曰河東山寨如韋詮忠輩今雖屈力就招然未嘗下山隊伍器甲如舊據險自保耕種自如唯不出兵耳金人亦無如之何但羈縻之而已一旦　王師渡河此曹必爲我用　上曰斯民不忘　祖宗恩德如何吾料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曰願　陛下進德修業孜孜經營此念常如今日臣等願竭駑鈍裨佐萬一

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飛捷奏至遣偏將收復商州且乞催巳差知商州邵隆速來之任

十三日晚得岳飛收復西京長水縣……云已收兵復回鄂州以糧不繼也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二十九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三十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百氏昭忠録卷之十四

南劒州布衣上 皇帝書　范澄之
高郵軍紹興三巨公祠記　戴栩
鄂州忠烈行祠記　王自中
宜興縣鄂王廟記　周端朝
宜興縣生祠叙　錢諶
祭岳鄂王文并序 新添　李直
擬建儲劄　宋熹
乞昭雪奏劄　杜莘老
論已破汝潁商虢伊陽長水乞豫防虜
叛會合之計奏劄　陳公輔

南劒州布衣上 皇帝書　范澄之

臣嘗謂天下之人無愚與智皆能指之而名之曰天也無遠與近皆能指而爲明者日也夫天與日無愚智遠近皆知其爲高且明者以其臨照之廣且大也臨照之廣大則蒼然者宜無所不該赫然者宜無所不顯然而天下之物固有所不該固有所不顯者非天與日之不臨而照之也蓋物或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勢不能以自暴白於天日之前則雖天與日之高且明亦不能自該而自顯之也及乎幽暗隱蔽者有所待而昭徹然後天日高明之功全而無所或虧矣惟人君之治天

下天下之人尊之爲天日也仰之爲天日也又喻之爲天日也夫尊仰而又喻之者以其勢之無所不臨而無所不照也旣無所不臨而無所不照矣然天下之事果無所不該歟果無所不顯歟設有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勢不能自暴白於人君之前爲人君者豈能知之乎此必有待焉苟能徹其幽暗去其隱蔽昭然伸剖使之暴白於冕旒之前使人君高明之功遂全而無所虧顧不偉哉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施普離明繼照即位十五餘年中興之功遂過漢唐天下之人愚智遠近指之爲天指之爲日允尊仰而又喻之者爲未足道也然天下之事尚有未該而未顯者臣請徹幽暗去隱蔽曉然明白於　陛下之前使　陛下高明之功遂全盛而無所虧願陛下試詳聽之竊論天下之勢有輕重童子能知之天下之事有疑似聖人難知之惟其難知此所以不可不辨方　陛下中興之初

以韓世忠鎮淮西以張浚鎮建康以岳飛鎮荆襄付之以方面之權以制勇人當此之時將帥爲重及　陛下一旦出不世之略憂尾大之禍駕御籠絡而寵之以過盛之任天下之人皆駭矚而勇人聞之亦褫魄當此之時朝廷爲重此輕重之勢童子能知之矣既而張浚捴諸軍岳飛奉朝請而　陛下之睿謀神斷愈益高明然辭觀勝示遠以撫綏行府見勘張憲其謀有累於岳飛遂逮繫詔獄連

及妻子天下之人不知岳飛之罪又畏扇搖之誅莫不顧瞻相視傍徨不能去如病瘖之人終日茹苦而不敢吐何者事出於疑似之間而聖人難知者也昔者漢高帝之治天下如天日之高明矣蕭何爲相國得罪下廷尉此何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暴白於高帝之前也王衛尉一言而高祖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孝文之治天下亦如天日之高明矣周勃爲太

尉得罪下廷尉此又勃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無以自暴白於文帝之前也薄昭一言而文帝聽之斷然釋其疑似之嫌以全其高明之功高祖孝文之於蕭何周勃既捕之於前又釋之於後後世之人不以爲過者疑似之嫌既釋聖哲之道愈明也今　陛下捕繫岳飛是飛有以取之也是飛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也是非　陛下不臨而照之也夫以其自處於幽暗隱蔽之間而其勢不能自

暴白於　陛下之前而　陛下孰得而臨照
之哉況方當迅雷震霆之怒勢不及於掩耳
而天下之民跣賤無知不敢為　陛下言百
官有司各有攸職不肯為　陛下言宰輔之
臣媚虜急和又決不為　陛下言是　陛下
卒不得而臨照之此臣布衣之士所以不敢
不為　陛下言也大抵治軍者不能舉軍皆
愛治獄者不能舉世皆平何哉寛仁者不足
以得其死力而承風者不能無羅織之訊故

得士卒之心者必得罪於偏裨有睚眦之隙
者必煅鍊以成獄岳飛之治兵嚴肅而尚威
此疑其得罪於偏裨者也張憲之文連主帥
此疑其煅鍊以成獄者也煅鍊之獄雖成而
萬一有疑似之跡則臣不得而知然亦在
陛下廣高明之見而以情察之可也況武夫
悍卒不知禮法多不能自避於瓜李之言夫
岳飛未遇　陛下十年之前一匹夫耳　陛
下卯而翼之以至成功去宣撫之權而典副

樞之任　陛下何負於飛而飛乃爾也議者
以韓信之事為說是大不然彼韓信者是漢
高不可無之人也是漢高祖嘗許之以真王
者也既定天下遂奪其齊楚而侯之是信之
所以怏怏也今宣撫之尊孰與樞密之重而
陛下未嘗先許之以此也彼飛以匹夫之心
十年之間取　陛下三公於其志蓋亦足矣
且身居　陛下禁城之中去荊襄數千里之
遠而又無權以制之彼偏裨者又豈能奉承

其命如平昔者也況今楚泗建康荊襄之軍
皆　陛下之軍也彼其將帥士卒自知身屬
陛下固已安之矣或恐一旦聞有所謂分析
離散之事而驚駭亂常亦其理也彼其平生
以甲冑干戈為同身之具當其驚駭亂常之
時而擐甲執兵又其理也若於此時喻而安
之宜無有它嘗觀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也
其子晞屯邠州軍士放縱段秀實取而殺之
闔營大噪環起而擐甲秀實笑而諭之一軍

當是時使秀實究獄而以一章至長安則子儀又在疑似之間也唯秀實能明而安之不以聞於唐帝故子儀免疑似之讒而開辯之兵不擾向使秀實生於今日爲陛下措置此事則飛必不居疑似之嫌況胡虜不滅之力尚能戡定陛下方銳意於恢復祖宗之業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爲[illegible]哉秦之時子玉得罪於楚[illegible]晉侯喜之而後晉侯之喜可知也南北之時檀道濟有

功於宋也亦屢矣文帝殺之而後魏人有飲馬長江之志也此皆前代之鑑戒不可不察故臣願陛下自尊其高明之德而臨照之又以漢高帝孝文之事而釋飛於疑似之嫌以全陛下高明之功此非獨臣私心之所言亦公心之所言也臣之與飛素無半面之雅未嘗漫刺其門而受一飯之德爾爲陛下惜朝廷之體耳臣非不知陛下方震怒之秋疑似未辨之際此言一聞必罰無赦大則

身汚鼎鑊小則竄跡遐荒而輒敢攖逆鱗者諄者誠懷愛君之心恐虧陛下之高明也陛下重惜國體不憚改爲斷白哀矜之誠宥使君臣之義復全於今日而飛之餘生尚得効於後來天下幸甚臣甘冒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澄之昧死百拜

高郵軍紹興三臣公祠記　戴栩

建炎　時巡　留蹕吳會故淮左爲畿甸藩籬高郵又爲淮左心膂審伸縮察虛實者必

蓋心爲方張忠獻越江督師遙高寄懷有虜揚鄭徐電掃雲朔之志今瞻袞堂則公徙倚之地也韓忠武誠默虜之酋殄僞劉之兵域土廓擴今郡城則公版築之遺也岳忠武親援天子虜視一方去郭數十井土名三垛則公結寨之址也歲遷時改丞嘗去處徒使流臣憤士想義慨於凍雲凄雨之餘遷客羈流索遺蹤於秋草斷煙之外非曠歎歟攝假守是邦越明年實嘉定改元得地於郡廨之西

章築祠以屬民志未幾與節去郡於是委其
役於郡僉王君渭老丁亥三月告成客或諗
楠曰夫三鉅公皆鋭志中原者也然敌南北
兵力之堅脆酌六朝已事之失得則離合大
勢類非征誅所能奠也楠曰不然金虜海䧟
之小醜爾堀起而攘中原二帝四王之統衣
章禮典之舊彼固不敢安於所有也始畀僞
楚再畀僞齊當是時 我之 國勢方植而
未固將材方集而未梟兵實方討而未勁也

故難與爭鋒二十年閒虜益厭兵益圖安揵
大河之南以還 我 我之兵將鷙擊爭奮
百死不却合 我師鷙擊爭奮之勢乘虜人
厭兵圖安之心中原可折箠而定也故和者
彼之願欲戰者我之事機黜羣策以請和舍
我事機而中虜之願欲是自誤而已爾此陵
谷有變遷日月有虧合三巨公之盛心未始
一日消歇也想其忠憤之氣充溥宇内爲颷
風爲怒濤歟爲迅雷爲激電歟或凸一于將爲

巨闕以搘揬犂之首歟爲枉矢爲攙槍以射
參晉之墟歟不然則騎箕上天決銀河以洗
甲歟俎豆于瓌堵之宫是殆鳳皇去而泣梧
桐之棲歟然則死而不滅者公之志於 國
也亡而若存者邦人之志於公也是世道之
綱也抑人心之天也不可以不揭也後五月
望日朝奉郎尚書户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
置屯田戴楠撰

鄂州忠烈行祠記　　　　　王自中
余浮九江逾大别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
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
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巳爲齊守公之
引而西也實始破郢兵簿郢虜憑壘自豪公
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人積其
尸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者余過郢
郢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
以問太守張侯於郢日夜條理之葺弊營新

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嗚
木矣余至鄂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曰
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甚多然其言
不雅純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戎
誓衆言及 國家之禍仰天橫泗士皆郗歔
而聽命聞 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
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
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
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

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
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
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還
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
與其下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彪然舉入郢之
師以臨襄沔定南陽毋敢膺其鋒者其後一
出而平虢略下商於再出遂取許昌以瞰陳
留吏人畏遠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
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 聖

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邑之
賢賜廟號曰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
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率民之志使其英
食于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爲敘其
所以爲將者八條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
也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侯尚書公仲
子尚書公建炎初使虜留 … 而歸節比
屬國宜其子知所好尚如 … 孝曾字王

余則東州王自中也淳 … 年秋九月
日記

宜興縣鄂王廟 … 周端朝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 … 武穆王以
誼尊 宗社志還故疆爲 … 一受靈謁
敬被于荆襄夏郢追胙至 … 震耀矣始
建炎閒虜首南軼王柄位 … 提勁旅韓
戰桐汭連奏六捷俘執偏 … 復溧陽時巨
盜夢午闞宜興殺實吸衆寇犯宜旅雖伏

郭　陷王亟引兵至　郭吉望風宵遁深匯王追奔殲殄盡還所掠輜舟百餘盜相挺未巳率精銳數千計王多設方略降馬皐帽林聚蹴張威武蹴戚方駐軍張渚羣醜全清旁郡邑棄資儲來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躪孔棘賣城畔走近

重郭不自保固而宜興外捍虜內擾盜存立無震王之勳烈雖降在一縣豈不偉歟比聯守將能盡屬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虜已無噍類矣余觀王抗志不撓

誓滅強虜旣掃空洞庭通闢江漢然後舉肱河雒決皆燕趙汔以其身係爲死生視留題金沙寺時氣槩已見英爽有知其當肘夷門蹠居庸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留哉其摧戕寃鬱以功爲諱而宜興之人實曰王之恩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卒與　國家褒䘏節諡之典相爲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也顧出閭里綿絶未稱嘉定十一年　知縣事戴君桷甫上謁猶即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豈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迪民者也其敢忘華乎度地塏鳩財餘將爲新官修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興守佐其費合凡資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　材庀築重堂崇植臺廡森聳備服南面旗纛儀雅邑人聞溢謹舞還念舊事數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主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降殺先嗇蠶農師國里竭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蓋已

黙扶邦烈顯關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爲賜而爲政者教民以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斯宇仰挹善卷之高俯瞰罨畫之清以詠王之德於無窮義問交暢善意周匝抑俾美材華產以保乂王家滋不亦所望於邑之人乎戴君永嘉人端尹岷隱先生之冢嗣端尹嘗以盛心名命其子其爲政宜知本末是宜書十月旣望從政郎太學錄周端朝記

宜興縣生祠敘　錢諶

周侯子陵廟食荆谿之濵幾及千載豈惟忠
烈秩于祀典殆以其斬蛟射虎除害一時於
是邑人祠之益久而奉之益勤也建炎庚戌
仲春岳公觀察總熊羆之師以捍國保民爲
志爰自桐川次于陽羨時方夷狄盜賊交寇
四境舉邑生靈幾死而復生者屢矣皆公之
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謂父母生我也易
公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遮
立生祠繪英雄卓絶之姿修況水芬馨之奉

于子孫孫瞻事無斁可使血食萬古當無愧
於前人謹攝宰是邑式覩盛事然察人之情
猶以爲未至皆欲圖像于家與其稚老晨昏
欽仰如奉省定而後已予恐作繪者不能入
給寫之或失其真又聞四方之人莫不願識
荆州州而有所未得於是摹刻于石庶廣其
傳仲秋朔通直郎權知縣事兼兵馬都監
錢諶謹叙

祭岳鄂王文 并序 新添

李埴

嘉定甲申八月十一日重脩
岳武穆鄂王祠廟告成寶謨閣待　制沿江
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事李埴謹用三牲恪脩
祀事禮容克舉樂舞備具文武齊屬暨軍旅
將士上下莫不咸在庭乃爲文以祭其詞曰
嗚呼　靖炎之交事奚忍言逆胡馮陵天曀
日昏　王起草萊奮戈中原拯豈夷姦醜亟解
恢恪英略不世勁氣軒軒智絶一代勇兼百
賁育　天所授以拯黎元張宗二豪式掖載

援國士見遇視猶弟昆　王益感厲攄心瀝
肝志意胞合忠義永存南薰大釁血蹀於門
天聲一振威讋獯狙　翠華渡江　王亦南
轅羣盜鬩起嘯徒孔繁分據淮沔蟻結蜂屯
義旗所指獸駭雲奔包舉襄郢席卷洛宛洶
湧之勢如擊鵬鶚湖寇負固錯列雄壁刻日
剪除殲其鯨鮑波澄洞庭塵清湘沅三軍承
風肅肅嘽嘽師行所至車整馬閒嚴令一布
晉莫敢干市不改肆里無逸豚鄙類再克鋭

氣如諭遺民傒來踵至壼飧按行都邑展禮
陵園功喪垂成智士嗟嘖存心宗國用意大令
根囊封至論密扣 帝聞嫌疑豈恤忠盡畢
殫勳勞始終光紀旆幡譊夫鴟張飛電驚譁喧
鑿空傳致巧舌瀾翻王亦弗屈甘于抱況冤海
內扼腕聲隨氣吞 大明昇天 景耀有煒
盡燭險幽光賁英寃嗚呼將勇難常知義者
難將材衆建尚德者尊 王兼二長蘊識不
煩用不盡能時運有關征伐之利著謙之坤

三丙辰 大全集卷三十 七

王少挺特志非菩奬藐視同輩有如蟲蠜豐
公一箴佩服靡諼居如儒紳以禮自藩身歿
名垂澤流後昆發潛增耀厥有聞孫直於
王美宿所討論誅姦既死有舌莫捫來踞沙
羡繆紆 上恩考尋舊規攬涕濡淚澆頹瓴
王祠敗屋頹垣惕然于衷義奚敢安乃命更
葺亢司有官奐然一新邦人改觀用示後勸
且愧前誤曰 衣冠如事孔虔餘
威在顏乃獨牲牷乃侑蘋蘩父 歆此

一樽

擬建儲劄 朱熹

熹等竊聞 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
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
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
納即以寅亮爲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
浚等遂建大議 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
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
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

三又十五 大全集卷三十 八

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
集昭陵儲議且請 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毋
疑其言尤切一日 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
定策以 壽皇爲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
正位 宸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
切惟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邁前世冠絶古
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
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録又聞故將岳飛亦
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

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乞昭雪奏劄　杜莘老

臣聞燕昭築臺而群賢願歸勾踐式蛙而戰士思奮故能破強齊擒夫差霸諸侯威震天下良由二君有激厲之術使人樂爲用也恭惟　陛下憤虜渝盟躬行天討必欲掃除強敵再清中原復　二帝之讎隆萬世之業可無激厲之術以勸士大夫耶臣竊見往者秦檜擅權力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使不得伸是以胡銓直臣也以上書激切檜遂竄之遠方二十餘年不用岳飛良將也以決意用兵檜文致極法家屬盡徙嶺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爲之出涕臣願　陛下思咸感之義霈渙號之恩召還胡銓亟賜擢用昭雪岳飛錄其子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在廷之臣必黽勉而盡忠沿邊之將必踴躍而効命臣鄰盡忠於內將士効命於外以此破敵何敵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誠帝王鼓動天下之至權也

論已破汝潁商虢伊陽長水乞豫防虜叛會合之詐奏劄　陳公輔

臣竊觀采薇遺戍役之詩言一月三捷蓋先王之兵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攻之無前迎之無敵故王師所至罔或不勝方其遣也已有三捷之稱焉恭惟　陛下以九月初吉鑾輿順動將撫犯江上之師六軍已行而京西岳飛先已蕩平汝潁既而連破商虢又取伊陽長水捷音五至中外稱快此與采薇之

詩何以異焉雖然勝敵非難慮敵為難因其
既勝不得不慮試為 陛下陳之豫賊不能
自立專倚金人緩則綏求急則急請今次潁
及商虢伊陽長水既遭殺戮[illegible]兵勢尤無定
須祈哀請命告于金人必得援兵而後已縱
使金人畏威遠遁今秋無南向之意而迫於
豫賊之求恐不得不[illegible]此其可慮一也岳飛
之兵屢勝恐其將士[illegible]因勝而驕數鬬而衰商
虢之地接連同華逼近東都皆平原曠野無

險阻可憑若金人出兵會合豫賊衝突而前
援兵不能及此其可慮二也淮上諸軍分布
要害堅不可犯使岳飛擣其心腹而牽制之
此萬全計也深恐諸軍以岳飛屢勝必輕賊
兵敗亂不復南來各弛其備或不至嚴豈此
其可慮三也料此三慮廟堂議之熟矣臣願
陛下以臣所言更與大臣謀之要當密詔岳
飛防備豫賊乞師金人會合而來勢不易支
必須豫爲之計亦以深入爲戒或更令諸將

明其斥堠恐其緩急多方應援仍詔淮上諸
軍各須日日戒嚴如對強敵不應徼倖其不
至也如是則今冬不惟可保無虞亦可因時
乘勢漸圖恢復臣書生也論兵料敵皆非所
長然有所聞不敢默默惟 聖慈特賜 裁察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三十

右鄂國金佗二編並刻於嘉禾續刊於
南徐紹定癸巳冬珂上東淮餉印歸宗
族鄉黨既相與勞苦如平生其間願考

先烈及問排闥之如未者俱以二編爲
請顧珂橐中無儲本遜謝唯吝幾不勝
酬應慨然作而曰此私門書也豈可千
里常致於二郡哉因命工刻梓爲副墨
藏于廟塾以遺子孫且應求者凡六百
二十二版字差小於舊而閑居無事躬
自校證粗爲無舛序仍用初刻尚庶幾
存始之意云端平元年涂月初吉孫中大夫
通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珂拜手敬跋

諸葛忠武書十卷

（明）楊時偉輯

明萬曆四十七年楊氏刻合刻忠武靖節二編本

諸葛忠武書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楊時偉編。時偉有春秋編年舉要，已著錄。初，太倉王士騏撰武侯全書十六卷，時偉病其蕪冗，更撰是書，存其連吳南征北伐調御法檢遺事六卷，而增年譜傳略紹漢雜述四卷，共爲十卷。昔陳壽所進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其文久佚，惟其目尚見亮傳末。今世所傳亮集四卷，由後人採摭而成，文多依託。如梁父吟、黃陵廟記之類，時偉皆糾正其譌。又如小說所載轉生革車之類，亦援據正史糾其附會，較他本特爲詳審。其排比事迹，具有條理，可以見亮之始末，亦較士騏原本特爲精核。舊本與陶潛集合刻，題曰忠武靖節二編，其寓意於進則當爲亮，退則當爲潛。然潛之詩文自爲別集之流，亮之事迹自爲傳記之類，難以併爲一書。故今錄此書於史部，而潛集則仍著錄於集部焉。

合刻忠武靖節二編序

茂苑楊時偉去奢撰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忠武靖節者漢諸葛忠武侯晉陶靖節先生二編合刻也有嘗過而問焉曰吾聞之先正出則

為孔明處則為元亮今是之合也強同焉其若潛見之分何居曰唯唯否否夫易稱龍德時乘御天解不在易地皆然之無乎果其心神韵字自有同道合符者而區區潛見之跡不與焉漢晉之末造天命人心既委轡于曹瞞劉寄奴之手乃心王室者方躑躅徬徨不勝其故主遺民榛苓禾黍之悲思而無可奈何

其志者同是故滄桑觀會抱膝長嘯不帝胄不玄德不三顧不出不淵明也而述酒荊軻等作殆欲為孔明之事而無其資其寂著者曰山陽歸下國安樂不為

君則明以其慷慨悲歌夷齊箕子之心事寄之酒巾籬菊之間而志節同不寧惟是東漢尚節義晉人喜風流而二季之族望如荀文若陳長文王謝子弟輩

咸甘心佐逆攘臂元勳蔑義風流掃地盡矣縣竹一戰父子殉國蓋至斬鄧艾之使為千古快心而後鞠躬盡瘁之燕貽始萬全而無憾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大似不肖夫唯不肖以幸免入洛之機雲無慙忠孝之聽尚則其肖也孰大焉而試較彼聲華門第祗貽文墨紙筆之集詭者竟何如也其才未亦迥異

而承孝克家率酬本志同遇善東漢文章去西京間不啻萎紫矣晉人詩賦流連光景縣弱纖靡不堪大雅而清真簡貴之洗當時陋習匪特出師二表歸去

一詞爲然日月經天光彩常新
未見鼎立而三者其爲典謨風
雅同而揆厥誦讀或獨觀大畧
或不求甚解其深心妙悟蓋罔
弗同也昔謝疊山先生編次文

章軌範一書人爲評註而獨至
出師歸去二篇則斂手閣筆嗚
呼此豈獨重其文哉而景仰之
同然亦可槩見已况夫龍興何
常魚水君臣曾未展其雲霄之

一羽而成都桒畆還澓蕭然隆
中薖軸無心出岫倦飛知還蛇
爾神龍含霧舒卷自如奚潛匪
見奚見匪潛而又奚潛見之不
同客曰善乃今知尚友論世不

必易地而始同也是編之合澓
奚疑焉

明萬曆己未歲立夏前三日

同郡陳元素書

題諸葛忠武侯書小引

按陳壽志所載諸葛氏集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等書具存目錄而裴松之註時引亮集云云至蘇東坡葉水心廼有不見全書之歎則侯集之亡久矣追惋散軼彌深艷羨近歲婁東王岡伯重輯武侯全書匪特在侯不容少此書於弘濟世業勸獎忠孝釐為大觀而世多不見見亦不

賞嗟夫枕中鴻寶帳內論衡豈可為不知者道哉今余是編寔本岡伯更張位置僅三之一增損事辭殆十之九蓋因合刻而自成別本匪掩前書而故立同異也互攷當自悉之又味傳言好為梁父吟不言自作若今所傳步出齊城門意義庸淺奚取而好吟之黃陵廟記亦絕不類當時語氣別有附乙以俟明者

又按傳封武鄉侯謚忠武而後人止稱武侯不解何義因題其端曰諸葛忠武侯書言書不言集不忘原集也原集既亡安得云全而取贋亂真疑誤後學如新書將苑等類則匪況陳裴不載同伯不取而始辨也是用商之同志寧嚴毋濫云

萬曆己未夏日楊時偉識

陸廣明書

諸葛忠武書目錄

卷之一
年譜
卷之二
傳略
卷之三
紹漢
卷之四
連吳
卷之五
南征
卷之六
北伐
卷之七
調御
卷之八
法檢
卷之九

遺事

卷之十

雜述

附記

王問伯武侯全書十六卷目錄

一鼎立　二繼統　三速吳　四南征

五北伐　六遺命　七調御　八法檢

九用人　十世系　十一異同　十二遺事

十三八陣　十四綱目　十五評論

十六碑銘　又紀言三卷

右問伯是書寔創奇作觀其搜採旁雜訂證疑誤可謂先哲之功人後學之嘉惠雖繁複忽冗略不拔勘而朗識冲襟故當不朽用特紀其篇名願與好學深思者共披覽焉

陳壽進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又按本集雖亡幸存題目而一切譌託者又幸其別立篇名絕不攙溷然則存羊辨雁正賴古書不惟裴世期王問伯有功史籍而陳志益不朽矣

諸葛忠武書目錄

諸葛忠武書卷之一

年譜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茂苑楊時偉編次

時偉按古人年譜無事則闕此特變體歲引時事者維侯降神以挽炎祚而桓靈之傾圮既深操權之竊據已固是故伊呂之征誅易而孔明之興復難時爲之也光和以前蘊覧未熾黃巾卓操適際侯生特紀厥要以志時艱而事涉魏吳爲稍詳焉

靈帝光和四年辛酉是歲侯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丞相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則知爲辛酉年生○是歲皇子協生即獻帝

光和五年壬戌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議郎曹操上書切諫

光和六年癸亥

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分遣弟子轉相誑誘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方猶將軍也各立羣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以中常侍爲內應約明年甲子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甲子

春角弟子上書告之詔三公司隸案驗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着黃巾爲標幟故謂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赦天下黨人

中平二年乙丑

崔烈爲司徒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時人謂之銅臭

中平三年丙寅

諫議大夫劉陶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下獄死前司徒陳耽忠正宦官怨之亦陷死獄中

中平四年丁卯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中平五年戊辰

太常劉焉建議以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侍中董扶私謂焉曰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中平六年己巳靈帝崩

立皇子辯○袁紹勸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不就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悉誅之○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廢帝立陳留王協袁紹奔冀州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

關東諸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卓遷帝長安○劉表爲荊州刺史○是歲昭烈領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

初平二年辛未

袁紹使人說韓馥馥讓紹爲冀州牧○袁術遣孫堅擊劉表表將黃祖部曲射殺堅堅子策年十七有復讎之志徑到壽春見術術以父兵千餘還策表拜懷義校尉

初平三年壬申

王允使呂布殺董卓卓將校求赦不許武威賈詡勸李傕爲卓報讎大戰長安中允被殺

初平四年癸酉

曹操攻陶謙初操父太尉曹嵩避難瑯琊爲謙別將士卒所殺操引兵擊謙坑殺男女數十萬攻其三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興平元年甲戌

是年陶謙卒衆推昭烈領徐州牧

興平二年乙亥

李傕郭汜共鬬傕劫天子汜質公卿遂燒宮殿帝幸弘農長安城空四十餘日○按陳志亮早孤從叔父玄依荊州牧劉表則知侯寓襄鄧當在此年以後○侯是年十五歲

建安元年丙子

袁術攻昭烈以爭徐州呂布襲下邳○秋七月駕至洛陽曹操迎天子遂遷都許○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迎降策自領會稽太守○

呂布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表爲豫州牧使東擊布

二年丁丑

韓暹楊奉寇略徐揚間昭烈邀擊斬之

三年戊寅

曹操禽呂布昭烈從操還許表爲左將軍

四年己卯

孫策徇豫章太守華歆降○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

操遣昭烈擊袁術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冑東海郡縣多叛操爲昭烈

五年庚辰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拔下邳禽關羽昭烈奔袁紹○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爲貢報讎射殺策策創甚呼弟權佩以印綬策卒年二十六權時年十九○是年關羽爲曹操斬袁紹將顏良盡封操所賜而犇昭烈於袁軍

六年辛巳

曹操擊昭烈昭烈奔劉表表使屯新野

七年壬午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曹操責孫權任子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與定議遂不送質

八年癸未

孫權西伐黃祖討山寇悉平之

九年甲申

曹操攻袁尚尚犇中山

十年乙酉

曹操攻袁譚斬之

十一年丙戌

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伏發見敗

十二年丁亥

是年昭烈見孔明於隆中時年二十七○後

主禪生於荊州按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即位年十七則知爲丁亥年生正侯出隆中之歲也

十三年戊子

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劉表卒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操於赤壁以侯爲軍師中郎將

十四年己丑

孫權分南岈地給昭烈

十五年庚寅

昭烈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有孔明諫孫莫行之語○以龐統爲治中與侯竝爲軍師○是歲周瑜卒

十六年辛卯

曹操以子丕爲丞相副○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昭烈昭烈西上侯與雲長守荊州

十七年壬辰

孫權徙治秣陵作石頭城改秣陵爲建業○劉璋殺張松勅關戍勿通昭烈昭烈怒斬璋將楊懷高沛進攻涪城

十八年癸巳

曹操攻孫權權率衆禦之相守月餘操還○操自爲魏王加九錫○昭烈舉兵向雒劉璋諸將皆敗退多降昭烈○自十三年至此侯在荊州

十九年甲午

是歲龐統卒○侯留關羽守荊州自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侯爲益州太守○是歲操使華歆等收皇后壓殺并其二皇子皆酖殺之

二十年乙未

立操女爲皇后○昭烈聞曹操將攻漢中求和於孫權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

二十一年丙申

曹操進爵爲王

二十二年丁酉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京兆金禕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謀挾天子以攻操○是歲魯肅卒

二十三年戊戌

吉邈等衆潰見殺○曹操自將擊昭烈昭烈屯陽平

二十四年己亥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遣黃忠擊斬夏侯淵

遂定漢中進位漢中王○是年關羽攻曹仁于禁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臣於操呂蒙陸遜以詐取江陵羽卒○陳羣等勸操篡漢

二十五年庚子 魏曹丕黃初元年

曹操死子丕篡漢封漢帝爲山陽公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辛丑 魏黃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侯與羣下勸稱尊號夏四月王卽皇帝位以侯爲丞相

章武二年壬寅 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擊孫權爲陸遜所敗入白帝城改白帝爲永安孫權請和遣鄭泉來聘帝使太中大夫宗瑋報之漢吳復通○是歲孫權受曹丕封爲吳王改元黃武○張飛卒以侯領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癸卯夏五月以後卽後帝建興元年 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二年

二月侯至永安四月帝崩於永安年六十三

侯受遺詔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封丞相亮爲武鄕侯兼領益州牧政事皆決於亮○使鄧芝聘吳○朱褒高定等叛○是歲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欲使稱藩侯不答作正議文載北伐

建興二年甲辰 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吳張溫來聘復使鄧芝聘吳○是歲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建興三年乙巳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侯率衆南征斬雍闓七擒孟獲

建興四年丙午 魏黄初七年 吳黄武五年

五月曹丕死丕子叡立

建興五年丁未 魏太和元年 吳黄武六年

三月侯率衆伐魏上表出師○是歲侯子瞻生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云瞻今已八歲又按景耀元年癸未瞻戰死年三十七則知爲丁未年生

建興六年戊申 魏太和二年 吳黄武七年

春侯率諸軍伐魏有出師表關中響震前軍馬謖違侯節度敗於街亭疏請自貶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十一月復上表出師圍陳倉糧盡引還斬其追將王雙○二表俱載北伐

建興七年己酉 魏太和三年 吳黄龍元年

伐魏攻武都陰平郭淮敗走遂拔二郡復策拜丞相○夏四月孫權稱帝使以並尊二帝來告○遣衛尉陳震往賀因與吳盟

建興八年庚戌 魏太和四年 吳黄龍二年

魏曹眞司馬懿入寇侯次於城固以待之魏延敗郭淮於陽谿

建興九年辛亥 魏太和五年 吳黄龍三年

伐魏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引退斬其追將張郃

建興十年壬子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是年休士勸農敎兵講武

建興十一年癸丑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是年運米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建興十二年甲寅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遣使約吳同時大擧由斜谷出師始以流馬運乃分兵屯田爲久住計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侯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八月丞相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退軍節度司馬懿追之敗走

是年漢獻帝亦殂於魏
按侯於獻帝生同辛酉歿同甲寅固巳巧合且帝以八月葬而侯八月卒不尤異哉嗚呼漢不亡則侯不死侯死而漢乃眞亡矣

諸葛忠武書卷之一

諸葛忠武書卷之二

茂苑楊時偉編次

傳略

時偉按忠武事跡當以陳志爲綱而散見各傳及裴註者亦復不少全書博採類分是矣顧反遺本傳殊欠提綱是用節錄陳志題爲傳略而傳末董厥樊建等本侯所拔擢親近位至大臣乃相率降叛建至爲鄧艾理寃不亦僨乎故特芟之以湔陳氏之謬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隷校尉諸葛豐後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併氏焉

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

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去襄陽城西二十里名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亮後與羣下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又曰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玆不惑

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裴松之曰魏略此言謂亮爲公威計可也若謂兼爲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夫以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旣已定於其始矣若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終不北向者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
王士騏曰松之數語甚有高識後之帝魏者可愧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

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

巳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巳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

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王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言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巳耶備投毦而起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

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强（蜀會毦而志切毦毦罽也一日續羽爲衣一日兜鍪上飾）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琦乃將亮共上高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

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王士騏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則勸先主就見知孔明之必不屈也庶已從先主而失母之後亮任之詣曹公知庶之必不留也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黃

權亦爾噫此非孔明之通物情乎

時偉按徐庶之從先主邂逅追隨君臣之分尚未定也而又以失母辭去其賢於王陵趙苞遠矣黃權本任將軍受命防魏不戰自降而裴世期以宥權爲得王陶伯以元直爲比則吾所不解也夫雲長立義以去曹元儉詐死以返國方權胥壞矣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甞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

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如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曰亮時住臨烝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鎭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鎭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

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

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强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

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値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權不亦惑哉

時偉按玄德孔明堯舜之心也托孤受遺唐虞之盛也陳壽稱其心神無貳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斯知言哉而孫盛謂爲詭偽其謬甚矣後此彌留豈少話言而釁隙旋起安能以掇前數語禁人手足耶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王士騏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夷人心服千載如新而本傳第以三語盡之苦心妙用俱不可尋壽于是乎可恨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表載後上民篇）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

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

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及軍退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

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

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

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云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

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

○時偉按忠孝大節千古難之子孫世美抑又難之難矣惟忠武獨無遺憾焉當其兄弟三人分仕三國匪不各忠所事而瑾以峻夷誕爲昭族雖處不幸皆非其罪也而視孔明之榮哀思慕固已懸矣恪才搆禍死不殉國去瞻尚之從容慷慨又何如哉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熈元年内移河東

按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

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諸葛忠武書卷之二

諸葛忠武書卷之三

茂苑楊時偉編次

紹漢

時偉按全書首鼎立次紹統若謂紀實正名不妨並舉然以愚攷之武擔即位改元不改漢陳震盟吳稱漢不稱蜀皇皇大典具有明文而陳壽闇私題爲蜀志漢賊既淆名實俱混矣不知既云鼎立誰爲紹統紹統分明便礙鼎立是故定名紹漢以遵侯本志云

昭烈皇帝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常或謂當出貴人昭烈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俱事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昭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

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昭烈由是得用合徒衆

關羽傳羽亡命奔涿郡昭烈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

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

烈求謁不通昭烈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枊棄官亡命遇賊力戰數有戰功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曹操征徐州徐州牧陶謙表昭烈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今漢室凌夷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北海相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

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陳登傳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座共論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

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
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
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
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袁術來攻昭烈昭烈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
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
也昭烈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
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昭烈妻子昭烈轉軍

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間昭烈邀擊盡斬之昭
烈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昭烈遣關羽守下
邳昭烈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
出兵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曹操厚遇之以
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
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操遣夏侯惇往不能
救為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曹操自出東
征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生禽布昭烈復得妻子
呂布傳布縛急操欲寬之劉備進曰明公不
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縊殺布
從操還許表昭烈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
輿坐則同席嘗從容謂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
箸
華陽國志云於時正當雷震昭烈因謂操曰
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
乃何至於此也
時帝舅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當

誅曹操遂與承等同謀會見使邀擊袁術遂據
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東海郡縣多叛操為昭
烈
操使劉岱王忠擊之昭烈曰使女百人來無
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建安五年操東征虜昭烈妻子并關羽以歸
魏書曰董承等謀洩操將自東征備諸將皆
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
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

必爲後患紹見事遲必不動也
昭烈走青州袁紹遣將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
昭烈相見時關羽亦去操歸昭烈
關羽傳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
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
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
効以報曹公乃去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
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

主於袁軍
昭烈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表自
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
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
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兵一旦自燒屯
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敗
聃偉按博望燒屯事陳壽志原載建安十一
年以前而三顧隆中則十二年事也今俗說
屬之孔明有初出茅廬第一功語頃來謝少
連王冏伯皆誤歸之三顧以後蓋不知昭烈
自善用兵正不必盡歸美孔明也且自燒屯
不云敵屯
趙雲別傳曰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
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
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
愼慮類如此
十二年曹操北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
用操自柳城還表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

昭烈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
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座起至
厠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
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肉
復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
悲耳
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諸葛
亮說昭烈攻琮荊州可有昭烈曰吾不忍也劉

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勸昭烈速行昭烈曰夫濟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

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將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于當陽之長坂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初先主之敗人有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紆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遣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併力與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操引歸昭烈表

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皆降琦病死羣下推昭烈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

趙雲別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討張魯內懷憂

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操之深讎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迎昭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法正傳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

昭烈留亮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璋自出迎松白正及龐統等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龐統傳統說昭烈曰荊州荒殘難以得志今益州富強戶口百萬兵馬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昭烈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統曰夫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逆取順守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

明年曹操征孫權權呼昭烈自救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懼禍及己白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勑諸將勿復關通昭烈昭烈怒召璋白水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向璋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十九年雒城破進圍成都

龐統傳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

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今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輕騎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張飛傳飛與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生獲

巴郡太守嚴顏飛呵曰何以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至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

馬超傳超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成都密書請降先主喜曰我得益州矣遣人迎超超將兵竟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卽降

蜀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饗士卒取金銀分

賜將士還其穀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婣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趙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時曹操定漢中昭烈聞之遂與權連和分荊州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昭烈令張飛破郃等

張飛傳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

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還南鄭巴土獲安

二十三年昭烈進兵漢中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

破淵軍淵等授首

法正傳初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

趙雲別傳曰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迎忠值操揚兵大出雲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追至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曹操舉衆南征昭烈斂衆拒守積月不拔操引軍還昭烈遂有漢中秋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

黃忠傳曰忠常先登陷陳勇毅冠三軍於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金鼓振天讙聲動谷一戰斬淵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孔明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

當解之

費詩傳曰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詩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羽大感悟卽受拜

王士騏曰漢王兩語殊不相蒙意必漢升之

誤已參之華陽國志果然漢升黃忠字也宋本既誤監板因之將將紀亦因之校書之難如此

時偉按華陽國志云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較爲醒豁

魏延傳先主爲漢中王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乃拔延爲督一軍盡驚

時偉按昭烈用人神明不測處有類高光其

薄許靖疑馬謖而拔黃忠魏延是也

二十五年曹丕篡漢或傳漢帝見害昭烈乃發喪制服在所竝言衆瑞宜即尊位以纂二祖遂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

費詩傳羣臣議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忤旨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强禍大主歿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歆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降黜也宜哉

時偉按明紹統者莫如此篇最快

章武元年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立

子禪爲皇太子帝忿孫權之襲關羽秋七月帥諸軍伐吳

二年夏六月軍敗於猇亭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曰永安孫權聞昭烈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許之使太中大夫宗瑋報命

三年昭烈病篤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托孤於丞相亮夏四月帝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亮集載昭烈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

巳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知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女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女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巳

楊慎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知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愼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三國志載孟光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

虔恭仁恕答之光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光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世貞曰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過遂小不振大過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

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葬惠陵

馬謖傳曰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帝臨終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

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
軌也
劉知幾史通曰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
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後主建興元年太子禪即位封丞相亮為武鄉
侯領益州牧
三年丞相亮南征
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六年丞相亮伐魏敗於街亭詔貶亮右將軍行

丞相事冬復伐魏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
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八年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城固魏師還
九年丞相亮復出軍圍祁山斬其將張郃
十年休士勸農
十一年運米斜谷口
十二年亮由斜谷出八月卒於軍帝素服發哀
三日殺丞相參軍李邈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
書令總統國事

華陽國志曰李邈字漢南昭烈領益州牧邈
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
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
為不宜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
為丞相參軍亮殺馬謖邈諫以秦赦孟明用
霸西戎楚殺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至是亮
卒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
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
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

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
靜息大小為慶帝怒下獄誅之
王士騏曰邈之免死亮之力也而一言失意
直以狼虎目之邈真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
差強人意
時偉按後主四十年無可表見者後世遂以
庸懦為嫌而愚獨謂其弘量英斷其大有三
官府內外悉委丞相既不中制又絕嫌猜一
也及丞相亡殁三十年不事更張不設丞相

二也怒誅李邈三也而誅邈更奇豈特差強
人意而已哉○又按邈罪當誅在後疏耳如
前二語未爲不正也
十三年進蔣琬大將軍以費禕爲尚書令
延熙元年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進琬大司馬以費禕爲大將軍九年蔣琬
卒
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
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所刺

十九年進姜維大將軍
景耀六年魏將鄧艾鍾會分道入寇都督傅僉
死之衛將軍諸葛瞻禦之敗於緜竹帝用光祿
大夫譙周策將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
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
先帝可也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
而後自殺衛將軍瞻瞻子尚戰敗及尚書郞黃
崇俱死之
時偉按北地王後主子也傅僉傅肜子也黃
崇黃權子也肜死伐吳僉死拒魏若瞻尚若
僉可謂世濟忠孝矣父爲降虜子爲忠孝若
諶若崇不稱幹蠱哉且崇勸瞻速行據險無
令敵得入平地蓋深有將略焉而率厲軍士
期於必死其勇烈不減於僉綱目紀崇僅入
分註故並錄之以表忠漢之士云
又按張飛傳飛長子苞早夭苞子遵爲尚書
隨諸葛瞻於緜竹戰死
趙雲傳雲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

戰死
姜維傳曰傅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

諸葛忠武書卷之三

諸葛忠武書卷之四

長樂鄭振鐸藏書

茂苑楊時偉編次

連吳

時偉按隆中語云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爲援而不可圖全書特紀連吳其識超矣至若董恢之代答禕恪之相嘲尚可存疑虞俊抑張溫之敗孝起說正方之言直爲芟去而周瑜魯肅之逆順兄瑾子喬之往復則附入之以備連吳事跡云

建安十三年昭烈敗於當陽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孫權聽許遂遣周瑜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併力拒操

魯肅傳初荆州牧劉表卒肅進言於權曰荆州與國接壤沃野萬里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肅請得奉命弔表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行恐爲操所先權遂遣肅行肅未至而操已濟漢津肅前進與備相遇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備大喜卽遣亮與肅同行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

裴松之曰備權併力皆肅之本謀

王士騏曰亮之說權全在於交肅肅爲之內亮爲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他日荆州之借亦肅勸之肅死而孔明爲之發哀有以也

吳書曰曹操遺權書云近者奉辭伐罪旄麾

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震響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

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里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奉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

又曰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疫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

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

將兵與備幷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又曰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

又曰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引軍還

初操聞周瑜年少美才謂可游說動也密遣九江蔣幹自託私行詣瑜瑜迎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淮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四年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使周瑜分南岸地給昭烈昭烈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昭烈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十五年時劉表吏士見從北軍者多叛操來歸昭烈昭烈以瑜所給地少自詣權求都督荊州數郡惟魯肅勸權借之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權留備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蓋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宜以借備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云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魯肅傳曰時曹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周瑜傳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

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翫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備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且慮備難卒制故不納

瑜臨困又牋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江表傳曰昭烈謂龐統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幾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十七年劉璋迎昭烈欲討張魯及曹操征孫權權呼昭烈自救

昭烈貽璋書曰孫氏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欲得荊州昭烈報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聞曹操已定漢中懼失益州乃與權分荊州以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

馬良傳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

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章武元年昭烈東伐孫權求和

諸葛瑾傳曰瑾與昭烈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分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附)江表傳曰瑾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深相明究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二年昭烈敗於猇亭還住白帝孫權甚懼遣使求和太中大夫鄭泉來聘始復通也昭烈許之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前所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尚存今漢已廢自可名爲漢中王也

章武三年昭烈崩于永安孫權遣立信都尉馮熙來弔喪十一月使中郎將鄧芝報聘

鄧芝傳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鄧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

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

王士騏曰權有弔喪之使則蜀之報使自不容已寧待芝言芝既至吳權果狐疑不時見芝此又何意非蜀志歸美於鄧芝則吳書之妄錄也

建興元年吳遣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使鄧芝重往

秦宓傳吳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至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宓至溫問曰君學乎宓答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曰天有頭乎答曰頭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天有耳乎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九皋聲聞於天無耳何以聽之天有足乎答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日生於東乎答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天有姓乎答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宓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為上吳主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象起垂綸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介曰願差使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付之象書一符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須臾已至成都

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於蜀中相識甚篤便
作書寄家此人捉書負踰騎杖閉目已還到
吳厨下切膾適了
吳書吳範傳曰範字文則上虞人以治厤數
知風氣聞於郡中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
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
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
明審如此
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

有鄧芝
裴松之曰漢書禮樂志長離前掞光耀明左
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
多浮艷也掞羨念切或作艷
時偉按陰化見蔣琬傳丁厷未詳且不著何
年使吳也
吳錄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
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
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辦定

恐西朝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
外間隙萬端皆當防守丕覬釁而動惟不見
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建興四年亮初從南歸以費禕爲昭信校尉使
吳
費禕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
衜才辯鋒至禕詞順義篤終不能屈權謂曰
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
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

使稱旨頻煩至吳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
醉然後問以國事幷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
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
遺失
又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
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
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
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

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裴松之曰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

諸葛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江表傳曰禕與恪嘲難言及吳蜀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狗身蟲入其腹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之都

恪傳曰蜀使至群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

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時偉按習氏之說裴注駁之是矣如曰愕然四顧曰目禕速言此豈專對之儀至伏食相嘲作賦競逞又非客主之雅

七年春孫權稱帝遣使約盟共交分天下

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

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使當移兵東戍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漢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幷涼冀兗屬漢其司州

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始於董卓終於曹操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僞取天位而叡幺麽尋丕凶蹟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斯其義也諸葛丞相德威遠著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

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旣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玠偉按幼記此牘謂是痛惜子喬家庭感愴耳近檢吳書孫翊傳曰翊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

書云云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據此則有不勝疑異者因攷子喬之卒在建興元年癸卯今云松卒黃龍三年辛亥去喬卒已九年矣豈喬向時之咨述始爲今日之惻愴耶披尋書意都不涉松區區咨述遂至感涕揆之情事無一合者絕不省其所謂悼松者果安在也將以陳志爲不審又無是理裴註素精洽駁亦無一語殆不可曉故特拈所疑以俟商確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
耳
經陽小谷雖山崖絕重溪水縱横難用行軍者
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
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
和合有可貴者
殷往嗣秀才之僑肸者也東吳孫盧中乃有奇
偉如此人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毦
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
益之
前趙子龍退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
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
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强也
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
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
與伯苗相聞而已

王士騏曰二條見於水經近有補遺亦牘者
僅載二語
時偉按諸葛兄弟交使二國俱公會相見退
無私面其奉公遠嫌如此向使東西離異又
當何如耶乃知往復有書皆自連吳始也故
備載附焉
與吳王書曰所送白毦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
慙
時偉按白毦結毦向誤認爲帽毦借用吾友

錢功甫云羽毛飾也從耳不從目方知讀書
不識字何啻千里因改正結毦下
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今使典糧穀
糧穀國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乞爲啓至
尊轉之
陸遜傳曰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
權輒令遜語亮
吳書是儀傳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
儀使蜀申固盟好

蜀書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伉直見敬亞於鄧芝費禕

吳主志赤烏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

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張嶷傳曰吳太傅諸葛恪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

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

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為諸葛恪司馬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

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時偉按建興十二年孔明師出武功屯田渭濱約吳同時大舉向使營星助曜魏不支矣即元遜所謂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蓋良筴也元遜不死伯約不孤漢事或未可知而天不祚漢可為永恨

若元遜不負門風雅志忠孝千載而下猶凜凜生氣足繼周公瑾魯子敬云

諸葛忠武書卷之四

諸葛忠武書卷之五

茂苑楊時偉編次

南征

時偉按忠武南征事炳耀宇宙今古無兩而陳氏紀之甚略信如罔伯所恨其散見他傳及裴松之註常璩華陽國志者全書已備採焉而其他郡邑紀載今叢見聞乃又別入遺事未便稽覽今爲删併因取事涉南征者悉隸於此庶幾歸一俾成鉅觀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越嶲夷帥高定亦叛丞相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遥領郡從事

常璩南中志曰先主薨後越嶲夷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今不足殺令縛與吳蜀郡常頎行部以都護李嚴書曉諭闓闓答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頎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褒因殺頎爲亂益州夷多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蟎腦三斗斵木構三丈者三千枚女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斵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

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褒猶不悛

裴松之曰房爲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反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王士騏曰裴語極當左編採以入傳非也

建興三年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

襄陽記曰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

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
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
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强賊彼知官勢內
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
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
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
其心而已亮納其策

王連傳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
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
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
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

亮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
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
高定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屯守亮欲俟定軍
到併討之軍卑水定部曲殺雍闓孟獲代闓爲
主馬忠破牂牁李恢困於南中

李恢傳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
恢誰可代者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
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
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以恢爲庲降都督住
平夷縣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
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
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
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
能復北欲還與女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
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
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

平定恢功居多

夏五月亮渡瀘水所在戰捷聞孟獲爲夷漢所
服募生致之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
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
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
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
復反矣

南中諸郡悉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
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

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遂至滇池改益州爲建寧郡以李恢爲太守分建寧越巂爲雲南郡以呂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

呂凱傳雍闓降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絕而凱與府丞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凱答檄曰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受遺託孤翊贊季興錄功忘瑕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漢貨物以漸服屬成夷漢部曲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孟獲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賦之用

常璩南中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報讎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

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

又云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謂沙壺曰君

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坐而舐之沙壺與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為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着十尾臂脛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為其國譜也

滇載記滇酋有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為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嶲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為酋

長賜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

諸葛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神則享之為出兵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麵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為出兵後人由此為饅頭 事物紀原

卭州沉黎縣即孔明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

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 九州記

安遠寨在嘉定州江安縣南七十里世傳孔明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爲寨 一統志

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之瀘峰每歲蠻人貢馬必相率拜於廟 一統志

掇旗山在納溪縣東四里武侯樹旗於此以誓蠻人故名 一統志

諸葛洞在龍州宣慰司治南石崖屹定傍有石洞數步相傳武侯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設一牀粟一握以秣馬後遂化爲石粟至今猶存 一統志

諸葛營在定遠縣西一十里亮討南中過舉州於目直睞北傍山下築營夷稱望子洞基址尚存 楚雄府

東山在府城東一十里一名飽煙蘿山其西有武侯塔相傳諸葛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於上 姚安府

諸葛營在司城南一十里其東東嶽堰內一土墩周廻二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潦不没俗謂武侯旗臺 金齒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擒孟獲屯營於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爲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 金齒

大相公嶺在滎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征西南夷經此上有諸葛廟 雅州

孟山在滎經縣東二十里諸葛擒孟獲處 雅州

七縱橋在孟山下相傳因諸葛擒孟獲而名 雅州

古城在滎經縣西五里諸葛征南屯兵於此唐李德裕增築 雅州

武侯廟在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鼎新榜曰天威廟 黎州

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諸葛所築壕塹故壘存焉 黎州

又有武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黎州

孟獲城在司城東二里瀘州即擒孟獲之地

諸葛寨在長官司西 黎平府

諸葛武侯廟在府城東南隅 黎州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所建以鎮蠻戎者 叙州府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為諸葛武侯制服也 桂海虞衡志

漢蠻者衣服與中國略同能通華言自云諸

葛武侯戍兵 桂海虞衡志

銅鼓山在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漢諸葛亮征南於此獲銅鼓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 威清衛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鼓有剝蝕又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 安南

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瓢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挽此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

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輙禍起蕭牆矣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

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史萬歲征南寧夷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進破三十餘部於是勒石頌德 隋書

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亮碑文曰城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措捂 一統志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亮南征駐兵於

此臨安府

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相傳立石誓云後
有功在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
碑其右尋爲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横仆其側

山川紀異

宋淳化中李順之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
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
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
侯戒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輙渡此水若必欲

過須致祭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
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
心服雖千年如初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録

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
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有開府滇中者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
一區欲移幕府剗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地
皆以鐵錮之

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蠢夷往尋龍絡巳
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

太華山是滇省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
一釘拔則夷必有變者

諸葛忠武書卷之五

諸葛忠武書卷之六

茂苑楊時偉編次

北伐

時偉按陳傳諸葛集本名北出全書改云北伐名義正矣第後主一詔實六師之前茅孔明二表並千古之正氣而叙列混淆今爲釐揭若夫營星告殞遺恨未酬英雄襟淚千載扼腕故雖文長公琰之危討伯約元遜之虛策亦爲節錄以附侯志焉

建興元年封丞相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時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誅戮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

横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建興三年丞相亮自南中還將北征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五年三月後主詔曰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竊神器昭烈皇帝膺誕皇綱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冲光戴前緒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

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討克復舊都在此行也吳王孫權同恤災患合謀掎角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詣受節度大軍北出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反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

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丞相亮帥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

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楊愼曰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者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六年春丞相亮伐魏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鎭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

王平傳曰謖舍水上山擧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

趙雲傳曰雲芝兵弱敵彊失利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亮問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上疏請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於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聞孫

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幷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

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擧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王士騏曰臣之未解二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然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騏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有脫誤耳

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攻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詔策亮曰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今復君丞相全載傳略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等寇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魏師還使魏延入西羌破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

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

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九年伐魏大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大將張郃

郭冲五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偃旗息鼓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王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

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懿必謂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矢中郃髀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劒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强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幷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以一當十殺張郃郤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時偉按郭冲五事去漢尚近聞見可憑而裴松之槩爲抨駁似乎過覈寔尠存疑故詳錄其可據者以備稽覽

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守不出亮始分兵屯田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

胡三省通鑑註曰字書幗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註補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蓋婦人首飾之稱不特喪冠

楊慎曰幗讀如憒作國音者非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擥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秋八月亮卒於軍中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時偉按仲達之當孔明也一遇於城固而遁還再遇於上邽而斂跡纔有鹵城之戰喪師衂將自是渭南之壘藉口仗節據原得勢本其所深忌也而故言無事以安衆心遂至甘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然則孔明將略益見所長而懿且不能料生亦足驗矣彼奕棋二國手之喻豈其然乎

魏延傳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襃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

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蔣琬傳琬以爲昔丞相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

由漢沔襲魏與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
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於是遣尚
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
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
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
慘今魏跨帶九州根帶滋蔓平除未易若東
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
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
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
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
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
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
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
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
琬遂還住涪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
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
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

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
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
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
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
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維率數萬人圍
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明年
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攻狄道狄道長李
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
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
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
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
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
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
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
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
至故維爲鄧艾所破於段谷求自貶削爲後
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
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

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於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

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游軍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鍾會攻圍漢樂遣別將進

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

城出降○會與維書曰君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紀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

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旣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

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旣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旣立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欲授維兵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

世語曰維死見剖膽如斗大○華陽國志曰維敎會誅北來諸將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時偉按忠武旣歿漢知亡矣猶獲綿延至三十年或屯備國中或揚師境外雖衰糧頓甲而不忘忠武之遺志焉琬褘繼卒維乃孤懸即令陰平知備能久存哉伯約心事故爲不負孔明彼譙周仇國之論曷足道耶

諸葛忠武書卷之六

諸葛忠武書卷之七

茂苑楊時偉編次

調御

時偉按全書有調御有法檢疑皆用人事也而分爲三用主明揚法專幽黜知故僚友乃屬調御余特喜其調御之名爲之解曰調者諧也御者駕也駕御諧和用人之道無餘事矣於是芟去用人併歸調御而黃權孟達既爲降虜不足復存故特除之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以守耒陽令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亮留鎮荆州統隨從入蜀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

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徽甚異之稱爲南州人士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

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

張勃吳錄曰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爲蜀郡太守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

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横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東征孫權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

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正傳曰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嘗竊歎息松於荆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戴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華陽國志曰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益部耆舊雜記曰張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靖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

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

側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王士騏曰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
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
也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
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以丞相孔明至爲之
拜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先主奔江南荆楚
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
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

使遂遠適交阯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阯至
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
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
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
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
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
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
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

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亮謂巴曰張飛雖
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
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爲
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
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亮後爲丞
相教與羣下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
於十反又曰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其追思

和如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
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
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
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
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
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
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

大悅以示賓客
羽子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亮深器異之
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
官至虎賁中郎將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領荊州辟爲
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
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
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
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

使時閒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
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
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良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
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
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
旋常爲賓客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
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
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
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如有酒
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賴
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扶持全濟以至今日
閒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
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
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
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建興二年丞相亮領
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
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以微不聞
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
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
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
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
朝廷主上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
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

以隆季興之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
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
與書曰曹丕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
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
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
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乎其欲微如此拜爲諫
議大夫以從其志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以爲參軍
署府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

史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亮與裔書曰昔在陌
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
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自以爲與
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
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
不能忍耶

劉璋時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裔軍敗
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
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是益州耆
率雍闓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闓送
裔於權會遣鄧芝使吳亮令芝從權請裔○
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
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乃爾乎裔對曰臣以
爲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裔北詣亮
諮事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
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輔之疲
倦欲死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爲蜀部從事先主

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
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
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
子當運發兵何疑○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
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
策功幹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
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祇字君肅時亮聞祇游戲不勤所職當奄往
錄獄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悉已

閻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祗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守葭萌

張魯遣將楊帛誘峻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劉璋將扶禁向存等率萬餘人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以爲梓潼太守
峻子弋字紹先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
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向寵襄陽宜城人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丞相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

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立廟

祀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

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紀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憮無武將之體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除廣都長先主嘗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將加罪戮亮請曰將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以明此選之

清重也亮數出外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擧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搆戲於琬琬曰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

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
及前人或以白琬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
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
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
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
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
惡存道皆此類也
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
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益部耆舊雜記曰丞相亮於武功病篤後主
遣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宜旨別
去數日忽還見亮亮曰孤知君還意語雖彌
日有所不盡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
實失不諮請公如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乞
復請蔣琬之後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
其次亮不答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丞相亮南征還羣僚
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
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頻煩使吳辭順義篤語
在連吳値魏延楊儀相憎惡每至爭論延或舉
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嘗入其座間辯論分別
終亮之世各盡儀延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
禕與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
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
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
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神色

未泰而禕晏然自若和聞之乃謂允曰吾常
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判也而今而後吾意了
矣○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
每省讀書記暫視已究其速數倍於人終亦
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
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
禕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
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延禧七年魏
軍次於興勢假禕節衞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佞慧允常正色匡主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亮表後主云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時震爲尚書蔣琬爲長史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

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語載連吳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亮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

敏於軍事旣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
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爲庲降都督綏南
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
胄背叛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
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
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
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
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

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
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廖化字元儉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
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
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
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
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幷州刺
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
預之右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太守丞相亮連
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
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
督農供繼軍糧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丞相亮深識之著季
漢輔臣贊
賴厷零陵人太常恭子也先主爲漢中王用荊
楚宿士恭爲太常恭子厷丞相西曹令史隨諸
葛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張裔蔣琬書曰令

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
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爲亮主簿亮嘗自校
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
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
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
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
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
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顒死亮垂涕三日

姚伷字子緒閬中人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竝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竝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亮駐漢中以延爲督前

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後改名平與丞相亮竝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鎭永安建興四年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眞欲

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

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

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馬謖字幼常良弟也諸葛亮深加器異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街亭之敗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

張裕曉占候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

先主竟不用裕言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人寄白其言先主嘗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

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王士騏曰張裕之戮本自先主嫌忿而亮表請其罪可謂慎於用法矣

時偉按昭烈生平率多大英雄語而魚水芳蘭又為世說中奇雋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人也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乃詐

與和親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旬日清泰

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寖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眾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

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
譙周字允南西充人也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時後主頗出游觀周上疏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於是

動遵法度北州歌歎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卽降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資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爲者
時偉按周疏剴切似爲經通之言迺至以仇國沮姜維勸降誤後主遂成千載遺恨耳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禪既闇主周寔駑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周嘗問杜瓊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巳來史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巳具矣當授與人也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天下其當會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

時偉按搜神記云漢元成間已有五馬大討曹之讖然則當塗幾何典午隨伏固不待張掖湧圖而後見也彼屬蜀冑侍曹如歆朗羣孫輩相率責漢者俱當在大討之科矣譙周妄作妖讖岌岌勸降蓋亦諸奸之儔伍而忠武之罪人也

諸葛忠武書卷之七

諸葛忠武書卷之八

茂苑楊時偉編次

法檢

時偉按原集法檢不言所用而全書以屬刑罰要爲近之然但紀裁下不及自檢有如赦羣下以勤攻冀直言之違覆曰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請自貶三等以督衆師之咎即謂法檢不專馭下亦可矣至若郭冲記事尤關政體故特採焉冠之篇端

郭冲五事其一曰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

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

前出師表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

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又云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街亭之敗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

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玆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

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
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
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
疑於直言也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
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及卒如其所言

時偉按以上六則或斟酌時宜或糾繩宮府
不交相劘切即自勘影衾法檢之途於斯爲
廣矣千古聖賢豪傑亦復誰能踰此豈惟檢
物爲然哉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先主至荊州以未有
繼嗣養封爲子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西上所
在戰克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發兵自助
封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與孟達忿
爭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

主率所領降魏魏遣達襲封封破走還成都先
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亮慮封剛猛易世
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彭羕字永年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
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諸葛亮雖外接待
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
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羕
爲江陽太守
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

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
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
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
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
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
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
無道振威闇弱其唯主公有霸王之器會公
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

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頗以被酒侻失老語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

廖立字公淵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快快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耶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以

謖爲參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

弇州續稿書馬謖傳後云考向朗傳朗素與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然則謖且逃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誅何待

時偉按岡伯云謖有死罪二安得而不誅乃知家庭緒論有自來矣失不稱引者當亦不少

李平傳建興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諭指呼亮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

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巳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

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
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
忠報橫造無端迷罔上下自度姧露嫌心遂
生聞軍臨至西鄉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
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勸乃止今篡賊未滅
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
危大業輒表解平任削其爵土
來敏字敬達來歙之後也為虎賁中郎將丞相
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
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
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
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
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
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
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
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

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孟達書曰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
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
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
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
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
依依東望故遺有書
費詩傳降人李鴻來詣亮曰間過孟達許適
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
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
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
無復已已亮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
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
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亮欲
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
時偉按反覆如達雖侯之駕御所不及也故
附之法檢以存侯赤牘云
諸葛忠武書卷之八

諸葛忠武書卷之九

茂苑楊時偉編次

遺事

時偉按全書遺事篇捜輯諸書及各乘志浩衍閎博良見苦心特太繁雜間多冗長至引抱朴子訛妄之譚韋南康胡僧之事未經駁正聊爲綴題旣劃南中碎事附入南征因取他篇如世系八陣遺命異同中語當入遺事者足成此篇

襄陽記曰昭烈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娶諸葛孔明小姊

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時偉按擇主而得英雄擇婦而得醜女雖曰天作之合而千古善擇者蓋無如孔明矣然木牛流馬法寔繇婦傳蓋亦一大英雄而天所生以佐侯者也

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婦具麪須臾而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求傳此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

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

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

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

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 劉賓客嘉話

魚復縣鹽井以西石蹟平曠聆望四遠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見者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東坡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太宗

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時偉按衛公六花猶元子云常山蛇勢也善乎東坡詩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馬隆李靖之說謂善師其意而巧借其名可耳

新都縣八陣圖記曰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武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愼嘗放舟過夔門乎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

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節楊升菴集

時偉按昭烈伐吳侯不在行也而此云從伐行營豈誤耶永安宮卽魚復縣改名少陵詩崩年亦在永安宮所稱白帝城是也昭烈病

篤召侯託孤於此蓋曾至焉而制作後先則未容輕辨矣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抱朴子曰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

時偉按孔明之寓荊州知之者惟德公德操元直輩耳雖以昭烈久同流寓思賢若渴而未之前聞必因元直之言而始見曹瞞未得荊州何緣欲用孔明且汚君之云豈操自謂抑誰指耶夫鞭撻九有草創皇基而不得人士第一流奚取不妄大抵抱朴子葛洪誕書也而蘇子瞻楊用脩皆據爲談資殆所不解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

裴松之曰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閒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侯嘗奉使至吳覩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

頭虎踞帝王之宅也

侯與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懿戎服蒞事使人密覘侯葛巾羽扇指麾三軍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黃權在魏司馬懿遺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費褘使吳諸葛亮送之於此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名萬里橋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臣愚以

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

劉先主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為軍需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

綿竹武都山上出白蕁菜甚美武侯所鑿李膺有記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於魏

襄陽郡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先有董家居此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

華陽有讀書臺孔明相蜀築此以集諸儒兼以待四方賢士

諸葛亮所止兵士獨種蔓菁取其纔今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煑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即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

蒲元為諸葛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糧難致元牒與孔明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兼設雙環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成得以載其糧也元別傳見北堂書鈔

蒲元於斜谷為孔明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乃命人於成都取水水至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云雜八升

取水者方叩頭伏云實於涪津渡覆遂以涪
水八升盆之咸共驚服刀成以竹筒納鐵滿
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稱絕當世因曰神刀
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
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
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
宋御仗有諸葛孔明篇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
之不能入上以賜殷孝規 宋書

隋西蜀郡福緣寺僧淵以錦水沒溺者衆欲於
南路駕飛橋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三
鐵錞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
用訖投江須更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
竪柱其錞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
水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丸枕枕之聞其中
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聞雞鳴亦
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為怪乃碎之中
設機軸以應夜氣乃諸葛雞鳴枕也
成都諸葛武侯祠古栢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
足異者杜甫嘗作歌
韋南康始生有胡僧往視之謂曰別後亡恙乎
韋氏問故答曰武侯後身也吾往與之友故不
遠而來因字之武侯
時偉按此無稽之言初無羊叔金環之證而
遂起姜女玉環之訛世之易誑久矣唐書本
傳韋臯字城武不云武侯

諸葛書 卷九 十二

龍透關在嘉定州南七里世傳為亮所立 一統志
龍州武侯廟在宣慰司東百八十里初州人以
鄧艾嘗經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
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
臥龍山在敘州府城東北五里上有孔明祠又
有泉極清冷 一統志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樹圍
數丈唐末漸枯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
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時

人異焉至皇祐初新枝聳中云枯餘莖存若虬龍之形

諸葛井在臥龍岡上草廬前青石爲床有汲綆渠百十道數不能眞

諸葛草廬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楊士奇撰文

黃陵廟在夷陵州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諸葛建祠一名黃牛廟

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

臥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處

碁盤嶺在府城南五里相傳諸葛安賓奕碁於此有石盤廣六尺碁痕尚存

孔明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

相公山在耒陽縣東北四十里諸葛嘗駐兵於此因名

諸葛廟在石鼓山亮駐臨烝調賦以供軍實後廟食於此宋重建張栻爲記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亮廟唐杜甫詩先主武侯同閟宮　本朝洪武初合廟祀之

劍門關在劍州北境大劍山至此兩壁峭聳有隘束之路亮因立爲劍門姜維退守劍門即此

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嘗駐兵於此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建以誓蠻戎者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嘗於此置烽火

蓮池在沔縣治北其畔有諸葛亮讀書亭遺址每遇花時縣人遊翫

諸葛祠在沔縣東南八里

諸葛墓在沔縣東南十里

夔人重諸葛以人日傾城出游八陣蹟上

八陣臺在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蹟

諸葛武侯廟在府治八陣臺下　夔州

八陣圖在定軍山下諸葛亮所作又督軍壇亦

在山下亮嘗督軍於此鄉人言每陰雨時聞有擊鼓聲 漢中府

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凡兩經其地初覩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 韻珠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亦異哉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自熟王梟不汲而常滿

近此類乎信夫孔明之才藝固後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雞鳴枕不一而已 升菴集

窩疑當作鍋

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臥龍岡上疑在漢末為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復聞宋人一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徑樂山北注諸葛好為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也劉弘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王弇州宛委餘編

時偉按荊州自景升作牧玄德流寓時曹操方與袁氏父子相持用師幽冀者幾及數年故襄鄧無曹劉之爭而昭烈有髀肉之歎也如果為兵衝安得長嘯登游高吟樂山耶蓋弇州亦偶未之思耳李安即太傅掾李興王隱晉書云興一名安

梁父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〇舊說齊有三勇士晏嬰譏於君饋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皆自刎

黃陵廟記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郤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

涔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
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
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
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
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
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
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斧斧
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與之再建其廟
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工節

時偉按梁父吟義淺詞庸決非孔明自作與
其所好吟者不待辨矣至二桃事殆如兒戲
其不足誣景公晏子明甚平仲賢相也孔明
豈不知之而信彼齊東野語乎從古迄今不
闇爲平仲辨誣孔明證誤何哉黃陵廟記中
亂石排空驚濤拍岸二語見東坡大江東去
二語在坡詞則佳而於記爲不韻疑非孔明
時渾樸語也王弇州宛委餘編曰公孫接田
疆古冶子死於齊何得葬海鹽東十五里則

知今古傳訛在辨與不辨耳
上事　臣先進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
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賊見
橋垂成便引兵退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
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與張睿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
能尚道
與張裔　去婦不顧門委韭不入園以婦人之

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誡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
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
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
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
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
致迷亂

誡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張敬夫曰貞觀政要載孔明語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眞孔明語也

楊用脩集載武侯格言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

歷夷險而益固

宋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見宇第雄觀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頹敗者拆去之止留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石碑出土尺許有刻字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遂新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　蜀古蹟記　補遺

諸葛忠武書卷之九

諸葛忠武書卷之十

茂苑楊時偉編次

雜述　贊　評　論　碑碣　詩賦

時偉按全書評論篇惟楊戲贊陳壽評張儼論及袁孝尼習鑿齒諸人可爾碑銘僅劉鎮南裴晉公二篇而劉碣又入遺事殊失倫類詩僅少陵幾首他如崔浩薛能之謬矣呂溫段文昌輩之庸拙亦污簡冊何也今為刪併總名雜述而分註其下云

楊戲贊曰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東坡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論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

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又定上蜀丞相亮故事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

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

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宙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

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邵公鄭

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謹録上諸著作

王士騏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

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以周公爲比其尊之亦至矣至於將略之貶非其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定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孔明聞之必且為之三歎壽未為不知也

全書小引節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

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安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

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鬭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

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袁孝尼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懿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

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

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
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
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
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
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
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
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
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

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
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彊
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
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
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
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
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
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
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

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
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
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
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
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
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
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
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旣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
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

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張裔傳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
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
身者也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
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
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
今日之勞乎
劉義慶世說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竝有盛

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弇州續稿曰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秉國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即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

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狗也在洛下與夏侯太初齊名爲吏部郎中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鎭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即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明斬馬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孫嘿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於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有光於祁山之捷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遜而順元遜遜而踞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

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會列元遜於孫峻孫綝不亦冤哉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

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
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蜀記曰晉永興中鎭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
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
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
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
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
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
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
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
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驅我
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
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
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
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顚夭
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旣沒以言
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微夷吾反坫樂毅不終

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
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
河渭安堵匪皐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
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
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
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
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曁昔之乖萬里
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于豐沛太
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

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裴晉公蜀丞相祠堂碑銘曰度嘗讀舊史詳求
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
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
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
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
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
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

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
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
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彊國誰謂
遐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
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
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廷大敵財用足
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
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
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

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
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
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
能事崔浩之說又詣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
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
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
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由斜谷據武功分
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
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

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
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
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
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
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
願奮短札以拼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
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寵
耻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
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

藩服乃理將明帝道厥落綏懷溥暢仁風闔閭
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
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
代而同轍矣度謬以肅薄獲忝管記隨旌旄而
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
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　或師
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歎終古
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
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

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㒒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爭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虖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誦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

翦騈邑斯奪繇是而言殊塗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駭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杜少陵謁先主廟詩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又諸葛廟詩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

蛛絲欻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又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又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志林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讎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

蜀者以蜀有呑吳之意此爲恨爾此理甚長
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
意眞書生習氣耶

又古栢行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

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廻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又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又咏懷古跡二首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巣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又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東坡八陣圖詩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蹤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囓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

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　節

獨吳斯詩　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天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十萬師聲威搖八荒夫星隕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有終不亡　節

楊鐵厓八陣圖賦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劒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

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禦信
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
識時之俊傑兮藐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
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筭兮本馬圖之
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衡
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
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忒兮出沒靡常奇不失
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
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

洋邑之氷兮竦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霹靂彼
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磈石非神物之陰衛
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
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筭不出於八奇賊之望
而走兮甘巾幗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
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德宙之赫伐遠
尚父之六韜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
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
又何法玆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老曰流

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欻中營之告變兮
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暠
暠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相繆兮地
老天荒歌梁父兮醒吾鯨招謫仙兮呼子長訪
魚復之砂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
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一是書既竣客有卒業而笑云忠武書盡於此
哉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子亦遺之何也時偉蹶然而起曰吾誤矣遂

因而思宋儒諸先生評論無一載焉者卽微
客言自知其善忘而多遺也客曰夫一人之
見不足以盡一書一書之紀不足以備千古
又奚疑焉時偉曰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
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
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
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
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之

締構蓋至孔明而略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所謂禮樂此則後世之禮樂而決非堯舜周孔之禮樂也且孔明正名於蜀亦猶夫子正名於衛其雍容禮樂亡論已即身死敵庭子若孫死戰地慷慨從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彼南渡之宋迺至不可名言而禮固已壞矣而樂固已崩矣而方且釋干戈以譚禮樂又且外干戈以求禮樂然則蜀未嘗亡而宋未嘗存也爲宋計者惟有君死苦塊臣死金華

如岳武穆之壯心怒髮直擣黃龍府而後已設不幸而斬馬滅亡不猶愈於奄然覥然偏安百年之爲多辱乎哉曰孔明鵬舉必能殲魏擣金乎曰未可知也司馬懿之善守宗弼之善謀非一時足制其死命者而孔明鵬舉皆孤忠獨運協贊者少若夫營星告墜誣獄洗冤雖天不助順而要亦未必非所以善二侯之終也客退而憶其言若有可思者併錄之以自志遺忘之倣　時己未六月望酷暑

嬴孫記於瓜牛廬中

友人　錢允治功甫
欽　龔次公　同校
弟　時偕思永叅訂

余於讀書嘗苦譌字今至自刻更疎校讐既已脫印徧呈友生而絕無來敎者唯家弟商訂十餘字次公細摘改正更多最後迺得結耗字義於功甫古昔掃葉之歎懸金之賞豈虛語哉因綴題以示同志客爲之胡盧曰舉

世皆知玄德性好結帽今忽改作結二從來書生滿口胡柴奈何一旦硬差舌強余笑無以應　秋仲雨窓廿九日時霖潦十二日矣

諸葛忠武書卷之十終